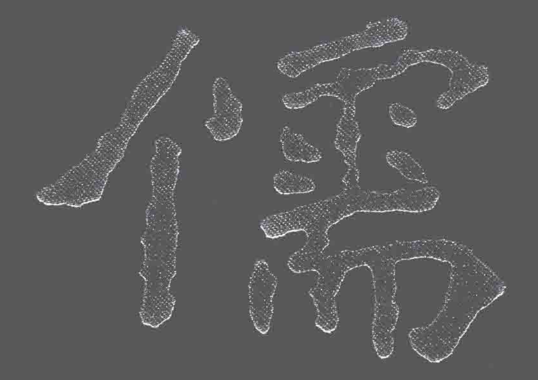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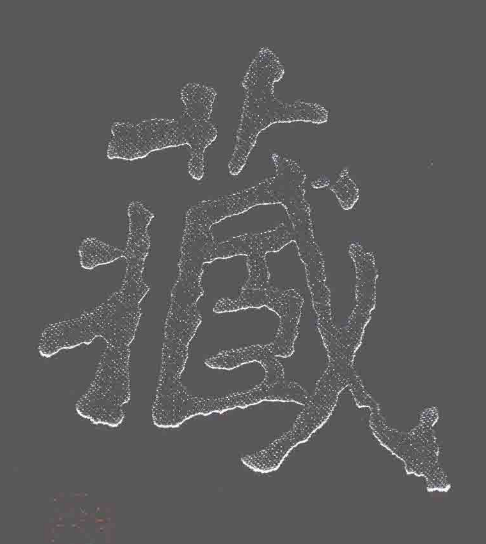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二四五册上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儒藏》精華編第二四五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韓格平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竪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四五册

集部

《儒藏》精華編第二四五册

集部

上册

目録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一……一七八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四……二二九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五……二四一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二……三七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一……五〇五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二……五二七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元〕郝經 撰
邱居里 趙文友 校點

目録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五五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六七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一五七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一……一七八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四……二二九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五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二……三七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一……五〇五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二……五二七

校點説明

郝經（一二二三—一二七五），字伯常，元澤州陵川（今山西陵川）人。家世業儒，祖父郝天挺，曾爲金元大儒元好問師。金末戰亂，郝氏南徙，郝經出生於河南，金亡後遷居河北。家貧好學，先後入館順天府守帥賈輔、張柔家，得以博覽二氏藏書。憲宗蒙哥六年（一二五六），受召北見忽必烈於沙陀，條上數十事，得到器重，留於王府。憲宗九年，隨忽必烈進攻南宋，任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蒙哥死，上疏建議忽必烈撤軍北還，争奪汗位。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元世祖即位，以郝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出使南宋，告即位事，並商和議。南宋丞相賈似道此前在鄂州私自與蒙古議和，懼事泄露，拘留郝經於真州十六年。其間郝經曾多次致書南宋君臣，以完成使命，皆不報。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元朝大舉進攻南宋，郝經始得放還，次年夏回到燕京，秋七月病卒。謚文忠。（據元苟宗道《郝公行狀》、盧摯《郝公神道碑銘》、閻復《郝公墓誌銘》）

郝經師從元好問、劉祁，又曾問學於楊奂、趙復、王粹。爲人尚氣節，務實學，善詩文，是元初著名的儒家學者。《宋元學案·魯齋學案》稱其學「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諸儒，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文章豐蔚豪宕，雄渾有氣，如太極、先天諸圖説，道命心性諸論，及論學諸書，皆深切著明，洞見閫奥。《周易》、《春秋》諸傳，亦深于經術。詩則神思深秀，天骨挺拔，可與元好問雁行。被拘真州期間，日以著述爲事，著作有《一王雅》、《春秋外傳》、《原古録》、《通鑒書法》、《太極演》、《周易外傳》、《續後漢書》、《玉衡真觀》、《變異事應》、《行人志》、《陵川文集》等數百卷，傳世者僅《續後漢書》九十卷（《永樂大典》輯佚本）與

《陵川文集》兩種。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是郝經的詩文全集，有賦一卷、詩十四卷、文二十四卷，爲延祐五年（一三一八）朝廷命翰林國史院編定，江西行省刊板印行，是爲元延祐江西行省刊本。明正德二年（一五〇七），沁水李瀚得到劉龍自明内閣藏延祐刊本所録的抄本，在武昌重新刊板印刷，是爲明正德李瀚重刊本。清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澤州知州朱樟得到陵川武氏所藏李瀚重刊本，經過抄録校訂，由鳳臺人王鏐在澤州第三次刊板印行，並增補《附録》一卷，是爲乾隆王鏐校刊本。嘉慶三年（一七九八），高都張大紱據王鏐校刊本舊板重印《陵川文集》，是爲嘉慶重印王刊本。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陵川縣又以王氏舊板第三次印刷，增補《郝經年譜》，是爲道光重印王刊本。《四庫全書》所收《陵川集》，亦據王鏐校刊本抄録。至於道光二十八年涇縣潘氏袁江節署刊、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新建吴坤修叢書《乾坤正氣集》，收録《郝文忠公集》，然僅有文集二十五卷，不收詩歌。

上述各版本中，元延祐江西行省刊本今已不傳，明正德李瀚重刊本、清乾隆王鏐校刊本、嘉慶重印王刊本、道光重印王刊本均存世，而七閣《四庫全書》，則存文淵、文津、文溯、文瀾四閣抄本。此外，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尚存清初抄本一種，清抄本三種。二〇〇六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秦雪清標點之《郝文忠公陵川文集》，該書簡體横排，不注明底本，亦不加校勘記，無從參考。

《儒藏》（精華編）選用現今存世的最早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李瀚刊本为底本，收録《郝文忠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而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王鏐校刊本（簡稱王鏐本）、臺灣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爲通校本。本次整理，還增補了一些内容。卷十二末，據王鏐本補入郝經佚詩《太平頂讀秦碑》一首。全書末增補集外附録五篇：包括據王鏐本輯録的清康熙中陶自悦序、乾隆三年朱樟序、乾隆三年王鏐跋

三篇，據《四庫全書總目》輯録的《陵川集提要》一篇，據《元史》輯補的《郝經傳》一篇。以上各處，均出校勘記説明。

校點者　邱居里　趙文友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首

序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序

國初未遑文治，不階教育，奮然自勵，致海内盛名，文章事業，耆舊推重，時輩莫敢與角，若國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司徒冀國公謚文忠郝公，真豪傑之士哉！

公諱經，字伯常。上世澤州之陵川人，八世義居儒行，師表一鄉。至公恢大素業，蔡國張公館于家。世皇聞之，首加禮聘，奏對屢稱旨，益奇之。南征挈以偕行，授江淮宣撫副使。中統初，選充宋使，留十有六年，不辱君命，天下户知之，詳見隧銘洎神道碑。今集賢大學士郭公貫，幼從公學，其任禮部尚書也，請刊其遺文。朝廷從之，事屬江西行省，以序見徵。

惟公挺不世出之才，蘊大有爲之志，氣剛以大，學博而充。陳時政兵事，綽見經濟之能；傳《周易》、《春秋》，深探幽隱之趣。正蜀紀，刊前史之繆誤；移宋朝，悉和議之利害。雜著歌詩，涵泳古今，本原《騷》、《雅》，不失爲奇作。使之參與廟謨，黼黻王度，斯民被澤，吾道增重也必矣。方群賢彙進之秋，乃遠涉江淮，投身虎口。及歸，年德耆劭，區宇混一，宜享安榮之樂，而大故遽及，生平抱負，竟不獲展萬一，可哀也

已！然其終始大節，日光玉潔，焜耀無窮，述作之夥，刻示永久，斯可以下慰九泉矣。❶崇儒報功，國家盛典，獲紀其實，託名簡編之末，又何敢辭。敬爲之書，以諗來者。

延祐丁巳四月日，國子祭酒東平晚生李之紹謹序。

新刻陵川文集序

斯文在天地間，未嘗一日磨滅，雖否剥之極，亦必陰有禪續，以需復而開泰。蓋天地之命脉，吾人所恃以生者，其得而喪乎？自古夷狄之禍，未有如勝國者，溷我神器，腥我皇極，天常人紀，宜若壞爛而無餘。然豪傑之士，奮起北方，文章行義，炳炳相望，足以用夏變夷，推而使繼唐、宋之後，有六朝、五季所不及者，豈非天意之有在哉！吾鄉陵川郝先生，自少力學，博極群書，其爲文豐蔚豪宕，詩奇崛俊逸，而卒澤于道德仁義，誠一代宗匠，非區區模寫篆刻者比也。顧兵燹之餘，其集失傳。龍垂髫時即慕先生名，僅聞其詩一二，求全集不得者，數年而未置也。迢承乏史職，憲副沁水李公叔淵篤學好古，凡先達制作有未顯者，輒爲表章，亦以是屬龍，始獲抄諸閣本。及公轉湖廣憲使，遂付諸梓，龍得校而序之。

惟陵川學有淵源，不徒文而已。蓋自明道令晉城，澤人遂知程氏之學。郝氏世以儒顯，至先生益務恢拓，故其學邃于理而精于《易》，自伊洛以遡鄒、魯，而上窺羲、文，期于有用，不爲俗儒。聘起使宋，

❶「斯」，原作「廝」，今據王鏐本改。

慨然以弭兵安民爲任。不幸拘留十有六年，囚辱備至。方舍命不渝，從容著述，爲書凡數百卷，皆闡精示微，窮高極遠，擴前賢所未發。此吾儒之澤所以不斬，而生民卒免於左衽也。嗚呼！自有元得罪萬世，後之議者，往往以仕元病諸公。不知天生賢才，爲斯道計，賢才處世，亦惟以道自任，不敢有負于天。天下雖亂，于是存吾道而生吾人，亦庶乎其可也。叛如公山，僭如楚子，而夫子皆欲往焉。況生其地，爲之民，將奚所逃哉！以夷狄之暴而君諸夏，非諸賢維持而救正之，則人道之滅久矣，豈能復待聖明之出乎？因序先生集而併及之。

正德二年丁卯秋八月朔，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編脩文林郎上黨劉龍序。

陵川郝文忠公文集序

文所以載道，道一也，而文則隨時而變焉。有唐、虞、三代之文，有先秦、兩漢之文，有魏、晉之文，有唐人之文，有宋人之文，有元人之文。唐、虞、三代之文，簡古不可尚已。秦、漢而下，愈變則愈繁，至于元，而文之變極矣。文雖以時異，而道未嘗不寓焉。其言比于道者，文之粹者也；其言盭于道者，文之駁者也。若陵川郝公之文，其元文中之傑然者乎！

公生于冀而仕于元。少穎敏有大志，自六經、諸子、歷代史傳，以至天文、兵律，無不淹貫洞達。其學博，其才贍，故發而爲文也，汪洋滂沛，如大河東注，一瀉千里；抑揚起伏，如太行諸峰，層見疊出。蓋積之

深而發之盛，理固然也。公嘗以元世祖即位，奉使輸平于宋，適理宗末季，賈似道誤國，遣人幽公于真州者十有六年。公處困而裕，方且日以著述爲事，初無抑鬱無聊之態，則其所養，又可知已。

文集凡若干卷，板行于元，久而散逸，見者鮮焉。吾大憲長李先生叔淵，博學好古，以公鄉先哲也，景慕之尤深。求其集踰二十年，始得全帙，如獲拱璧，遂手校而刻之梓以傳。嗚呼！宋開，慶間，公從元世祖次師于鄂，登高吊古，其詠武昌三節婦詩，實載集中，則鄂固公所嘗游覽之地也。距今二百余年，而文集迺刻于兹，夫豈偶然也哉？抑公之所著，有《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内外傳，皆卓然自成一家，惜乎無傳焉。安知是集一出，不有因之而旁求者乎！公名經，字伯常，謚文忠，世家澤之陵川。其履歷顛末，具在銘誌，兹故得而略云。

正德二年歲在丁卯春正月吉，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奉勑提督學政前翰林院庶吉士廬陵陳鳳梧謹序。

劄付咨文

陵川集劄付❶

延祐五年五月初九日，奉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準中書省咨，集賢院呈，延祐四年十二月初五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嘉禧

❶ 本文原無文題，今據四庫本補。

殿内有時分，對速古兒赤、明里董瓦學士、喜春等有來，本院官陳大學士奏：郝伯常學士做國信使，入宋講和，去時於真州拘留了十六年間，做了一部《續後漢書》，并他平日作來的文章《陵川文集》這兩部書，中書省交江西行省，有管下學校錢糧内開板去了也。奏呵，奉聖旨：您與省家文書，交疾忙了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具呈照詳。得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省府仰依，已行開刊施行，奉此。

中書省移江西行省咨文

皇帝聖旨裹，中書省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呈，照得先據經歷司呈，奉禮部符文，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呈，准尚書郭嘉議關：「竊謂：士遇則致君澤民，功被一時；不遇則著書立言，名垂後世。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文忠郝公，以命世之才，爲世祖皇帝所知，潛邸召見，置諸侍從。中統御極，即命講好使宋，拘留十有六年，至元乙亥始得歸國，凛然風節，遠配古人。將被大用，以宿瘴而卒。其平日著述，如《三國志》，黜曹魏而主劉蜀，使正統有歸，脗合朱文公《通鑑綱目》筆法，一洗前書之謬誤，是誠有補於世教。又如《春秋外傳》、《一王雅》、《陵川文集》等書，學者願見而不得。不幸其子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文徵早卒，伏慮前書，久而散失，良可惜也。如蒙朝廷允許，於懷州本家取發前來，付翰苑披詳，發下版行，庶使一代儒宗雄文傑作不至湮没，傳之將來，以見聖治文明之盛。是則非惟死者之幸，實後學之幸也。請轉呈

都省，照詳施行。」本部參詳：如准所言，將郝文忠公遺文裒集梓行，誠有補於世教。具呈照詳。覆奉都堂鈞旨，送禮部依上施行。奉此，行據懷孟路申，今將《陵川文集》并《三國志》申解前去，乞照驗事。省部仰照驗，議擬施行。承此，具呈照詳。得此，除將發到《陵川文集》一十八册、《三國志》三十册，送付編脩官蒲道源等考較去後。今據待制趙穆、編脩官蒲道源等官連呈：「文忠公郝經所著文集，筆力雄深，議論該博，忠義之氣，藹然見於言意之表。其《續漢書》，得先儒之至論，黜晉史之帝魏，使昭烈上繫漢統，扶立綱常，有補世教。其間叙事，典贍核實，多前史所未及者。若蒙呈達都省，行下書坊，版行傳後，非惟使斯人生平精苦之志，有以表見于世，亦示我國朝之有人焉。」呈乞，照驗。得此，翰苑議得：如准待制趙穆等所言相應，除將前項文集依數發付禮部，依上施行外，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施行。奉此，本部參詳：郝文忠公著述《三國志》、《陵川文集》等書，既翰林國史院考較得堪以版行相應。得此，南行省所轄儒學錢糧多處刊行相應。得此，今將前項文集隨此發去，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行下合屬，依上委官，提調如法，刊畢，各印二十部，裝褙完備，咨來。

傳記資料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神道碑銘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曾祖昇。祖天挺。父

思温，既殁，其徒相與號静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堨休滀慶，迺發於公。壬辰之變，静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沉塞静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爲學，晝或忘晡，通夕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剞劂捥摩，磊砢而直，廉栗而輝，涵積揉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趨武周、孔，比肩淵、軻，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爲己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户張蔡公柔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内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爲賓友，公一謝絶。

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聞，去聲。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粲若所陳也。帝喜隃所聞，❶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劘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上聲。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概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埴元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絶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駴，遽請和。屬憲廟升遐，王師言還。

❶「隃」，王鏐本作「喻」。

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璮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李庭芝寓書于公，譏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爲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璮，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辯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詭數也，建鐍館所，塹垣栫棘，驛史訶闌，❶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可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顔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睠。隱其瘁於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

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爲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稽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真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

❶「史」，王鏐本作「吏」。

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❶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窘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

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静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己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陗立，衆不可攀，薰良蕕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爲，已墮奇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絀丕儕權，❷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真觀》、❸《删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爲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乎？捐累適己，又何其勤也！

公娶張氏，淑明祇修，媲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擢寘侍從，今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從公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叶，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涿郡盧摯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於國，叙德暴庸，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

❶「曾」，原作「會」，今據《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西湖書院本《國朝文類》卷五十八改。

❷「儕」，王鏐本作「擠」。

❸「真」，原作「貞」，今據王鏐本改。

皆能道公姓字，與没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唯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爲。振轂鄒魯，驂乘傅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瀦？孰植其兹？孰芬其敷？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音麾。聖潛于藩，髦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公雲逵。❶ 迺睠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槧操觚，榮覲幽羈。删述昈分，❷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爲國蓍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輿論嗟嘻。蒸蒸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盧摯撰。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墓誌銘

一天下之道有二：以仁，以得人。奚以仁？孟軻氏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奚以得人？漢史所謂知人善任使，所以成帝業也。洪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之取江南，其審是道歟。我朝肇起朔方，奄宅中夏。惟靖康餘孽，假息一隅，干戈相尋，餘數十年。中統建元之初，首遣信使通好，以偃兵息民爲務。宋人怙險，執我行人，久之而不返，始興問罪之師。臨軒命將，引宋將曹彬不殺爲戒，其一天下之仁，灼見於此。爲將帥者，卒能以仁義之師席卷三吴，所過

❶「逵」，原作「達」，今據王鏐本改。

❷「昈」下，王鏐本有小字「音户」。

市不易肆，三代名將不啻過焉。奉使節者，被執十六年之久，卒能完節而歸，不辱君命，兩漢名臣無以尚之。嗚呼！世祖皇帝知人之明，遠追堯、舜，豈區區漢祖所可比隆哉！將帥謂誰？大丞相伯顏是已；奉使謂誰？故翰林侍讀學士郝公其人也。

公諱經，字伯常。系出有殷帝乙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因土命氏。八世祖祚，自潞徙澤之陵川，遂爲陵川人。祖諱天挺。考諱思温。八世同居，以儒術教授鄉里。考歿，門人謚曰静直處士。静直公三子，公其長也。幼不好弄，沉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挈之河南，偕衆避兵，潛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煙于穴，爞死者百餘人，母許亦預其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寒葅一瓿，抉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異見於童稚若此。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狼狽，晨給薪水，晝理家務，少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于鐵佛精舍，俾專業於學，坐達旦者凡五年。初被郡帥賈侯之知，待以賓禮。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授諸子。蔡國儲書至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才識超邁，務爲有用之學，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華，發爲詞章，論議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爲任。自是聲名藉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

時世祖在潛，以太弟之貴開府朔庭，招集四方賢士，講明當世之務。歲丙辰，公應召而北，優被顧問。首陳唐、虞、三代治道以對，又條經國遠圖及民間利病，凡數十事，悉見嘉納。歲己未，憲宗皇帝大舉伐宋，取道巴、蜀。世祖奉命帥東道兵，直趣鄂、岳，以公從行。公乘間進言：「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巴、蜀地險，宋人邊圉孔固，萬恐鑾輿西邁，非萬全之舉也。我師未可輕進，宜修德以應天心，布澤以係民望，敦族以固根本，警備以防未然，蓄鋭以養兵力，相時而動，江左不足圖也。」世祖偉其説。會立江淮宣撫司，授公宣撫副使，以先啓行，布宣威德，招納降附，所活不可勝計。是歲秋，王師渡江圍鄂，憲宗皇帝次合州，綴于一砦，師久無功。未幾上仙，凶聞至軍中，會宋人請和，即命班師。

明年，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謂公言：「宋人譎詐叵信，盍以疾辭？」公曰：「自南北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初，鄂渚之役，宋將賈似道遣介乞和。王師既還，遂以扞城爲己功，入拜僞丞相，顓制國事，宋主仰成而已。聞公來聘，恐泄匄和之議，故館於儀真，不聽其入。公被留既久，上書宋主，移文相府，開陳古今和戰利病，喻以禍福存亡之理，累數十萬言，皆不報。又數以詭計撼公，公曰：「吾家業儒，凡七世矣。顧肯虧忠義大節，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佐從數十輩，雖被館穀，嚴扃錮鐵，環兵擊柝，如墮狴犴中，人人鬱抑，殆無生意。公厲志堅貞，確然如石，不可轉也。

至元十一年，大丞相伯顔戈船南下，奉辭伐罪。宋主懼而歸公，始知似道姦謀誤國，即加竄殛。十二年，公至京師，世祖錫宴於路朝，慰勞良久。公自中途遘疾，至是

增劇。翌日，車駕幸上都，公留治疾，以七月乙酉，終於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朝廷憫其忠節，特授公子采麟奉訓大夫、知林州。凡從公使宋者，賜爵有差。噫！宋之亡也，非若吴皓之昏暴，陳叔寶之昏淫，以姦臣制主，弗體聖朝好生之德，拘執行人，自啓兵端爾。嚮使從公之言，講信脩睦，則干羽之舞，不專美於虞庭；宗廟血食，微若敖氏之嘆矣。蓋宋運將終，天開皇元混一之期，以至歸版圖於職方，納降王於軒陛。惜公不及見焉，悲夫！

公在儀真，日以著述爲事。準《通鑑綱目》作《續後漢書》，以正史壽之失。著《春秋》、《周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真觀》、《删注三子》、❶《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凡數百卷。先哲立言垂世，多自幽憂困吝中。是知天之厄公，適所以厚公也。夫人淇澳張氏，貞静端淑，教子有法，後公十年卒。三子，二早卒，采麟，今官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文章行業，克世其家。二女，適某氏，適某氏。孫墅，尚幼。二弟：彝字仲常，韜晦不仕；庸字季常，累官奉訓大夫、知潁州事。公之殁也，權厝於保定西郭静直君墓側。大德三年春，遷窆于河陽虎頭山之原，從吉兆也。先事朝請君持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苟宗道所述家傳，請銘幽隧。復嘗與君同僚，義不可辭。銘曰：

虎山兮蒼蒼，河水兮洋洋。山之麓兮河之陽，有堂其封兮郝公之藏。昔公之往矣，金虎斯煌。偃革息民兮，仁信是將。羌宋人之弗寤兮，乃底滅亡。公陷

❶「删」，原脱，今據《郝公行狀》補。

荆吴十六年之久兮，秉使節之堂堂。英風義概高古之人兮，耿百世其垂光。虎山兮茫茫，河水兮湯湯。山之永兮河之長，郝氏餘慶兮淵乎未央。

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閻復撰。

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爲世。❶八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爲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母某氏。大父諱天挺，字晉卿；母某氏。父諱思温，字和之，既没，門人謚曰静直處士；母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匱德不仕，教授鄉里，爲一郡望族。静直君生三子，長即公也。次曰彝，曰庸。

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强記不忘。歲辛卯，静直君與夫人許氏攜公避亂于河南魯山，與衆數百皆匿于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薰穴而死者殆盡，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絶。時公甫九歲，匍匐摸索，得黄虀一瓶，又得蜜一器，遂用太夫人所佩剪刀，❷抉其齒，以蜜和虀汁飲之，少頃而蘇。静直君異之，雖奔走瀕死者數，愛公不忍棄也。

歲壬辰，河南亡，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静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

❶ 「世」，清雍正十二年刻本《山西通志》卷一八九作「氏」。

❷ 「遂」，王鏐本作「隨」。

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静直君以爲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鷄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營幹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僧張仲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徹明者五年。每遇疑難，則沉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娱。賢則顔、孟，聖則孔、周。詎如韋如脂，爲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爲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一以窮理盡性脩己治人爲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爲決科干禄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群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

既冠，順天路左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户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于帥府，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公管鑰，❶恣其搜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厥後，張、賈子孫比皆爲將相名臣，以顯于世。初，遺山元先生學于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爲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自

❶「管」上，原有「之」，據文意删。

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各欲聘爲己用，皆拒而不答。

歲壬子，今上以皇太弟開府于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諸公累薦公于上。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召公，不起。十一月，召使復至，公乃歎曰：「讀書爲學，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賢思治如此，吾學其有用矣！」歲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上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以爲：「創法立制，必有一定規模，然後可行。故有一國規模，有天下規模，有萬世規模。當今依倣前代，建立萬世規模。」皆當時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今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上皆以爲善，雖不能即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用公之言十六七。

歲己未，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宋，自西川入。今上總兵直趣荆、鄂，遣使召從行。上駐蹕於濮，會軍師有以宋臣植齋奏議呈獻者，言宋邊防衝要，忌吾者凡七處。上召諸公共議，公乃具奏，以爲：「古之一天下者，必己之德澤深厚，紀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敗亡有釁，天命人歸，一舉而取之。其地醜德齊，驕肆妄動，輕則見沮而還，重則覆亡之不暇。我國家開創以來，彎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立，民不聊生。彼之君臣輯睦，政事修明，無釁可乘。我乃空國而來，僥倖一舉，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彫弊於下。故人之攻吾者，不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久備之道而攻之，臣

見其危矣。顧王整兵修武，以俟西師，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與帝修帝德以應天心，明王道以慰人望，簡賢良以尊將相，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僭慝，❶制諸道以防窺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鋒，興學校以育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可弭，社稷無虞，我無釁而宋可圖矣。」上見公儒生，談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汝與張拔都共議邪？」公曰：「臣少館于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論議。此特臣臆説，張侯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凡七千餘言。

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忠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命公爲副使，以歸德路一軍聽二公節制。行至棗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❷公曰：「嚮者奉命，令我輩布宣恩信，以先啓行。傳聞王師已踰淮、蔡，我若背馳還汴，是大不可。」楊公弗聽。公反覆辨争，楊公怒而起曰：「事當從長。」遂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率戲下擬建旆而南，楊公悔懼，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矣！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唯命是聽。」翼日，遂與之俱，會王師于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爲阿諛詭隨，有如此者。公等存恤遺黎，聽納降附，所至民皆聚拜馬首，故遠近降者如歸，所活不可勝計。繼而聞西師果以萬乘之威，綴于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衆。公急上奏，曰《東師議》，大略以爲：「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以防禍於未然者。」周至懇到，上稱善者久之。然與帝業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未

❶「僭」，原作「潛」，今據王鏐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汴」，原作「沛」，今據王鏐本改。

幾，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還。

明年庚申三月，上即皇帝位于開平。四月，遣使召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上回，或勸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極，幸而天誘其衷，主上有意息兵，是社稷之福也。儻乘幾挈會，得解兩國之鬭，活億萬生靈，吾學爲有用矣。」遂赴召。夏四月，見于開平，以公爲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1]齎國書入宋，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仍詔沿邊諸將，毋得出境侵抄。及陛辭，公請與一二蒙古偕行。帝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且賈似道在鄂時，已嘗請和於我矣。」將出，帝賜蒲萄酒三爵，且命公曰：「朕初即位，凡事草創，卿今遠行，所當言者，可亟上之。」公乃具草，言帝臨御之初，當大有爲以定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略，凡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王，罷諸道世襲，尤爲切至，帝皆節次行之。初，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璮，先差人達知亡宋。夏五月，公至濟南，璮以書來止公，云：「近遣劉仙等二人至淮安，已爲知州葉再遇所殺。宋人意殊叵測，公等可無行也。」璮意實不喜和議，故因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言而遽回，罪也。遲疑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璮言聞諸朝而行。

六月，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亡宋三省樞密院、制置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而不報。時邊帥有侵略宋境，

[1] 「國信」，原作「信國」，今據王鏐本正。

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人追及之，責以不遵約束之罪，仍將生口數十護送各歸本業。七月，進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寶臣、遥授陳州通判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遠軍招撫司參謀潘拱伯來館伴，仍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憂朝廷初政，治具未完，事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言闕失，以爲：「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樂，雖不能便如三代，亦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參用儉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脉，方今最爲敗亂，當速修理。」行次昭信，伴使潘拱伯傳兩淮制置使李庭芝欲一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於半塗，其故何哉？」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真州，館於忠勇軍營，宋人規模布置，已成囚所矣。十月，宋遣吉州刺史兩淮制置司諮議官衛司愈來，傳宣撫問云：「蒙國遣使通好，實出美意。爲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留儀真。」又出李庭芝一書云：「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款我。」[1]仍械繫李璮敗將劉軍判者以爲口實。初，公之在宿州，李璮潛師侵宋，宋人敗之淮安，故以款兵之事誣我。公答書大略開陳聖主通好美意，中間别無蓋藏。至於邊將用兵啓釁，彼自不遵詔旨，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主，有云：「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置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上書宋主闕下，反復辨論古今南北戰

[1] 「款」，原作「疑」，今據王鏐本改。

和利害，并今次遣使，止是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等但云，朝廷已有定議矣。

初，公之爲使也，雖出於聖上本意，平章政事王以道，忌公威望軋己，乃力贊之，仍親作國書以促公行，蓋欲排置于外也。宋人既定議，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少沮。明年，伴使朱實臣等僞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累言之，欲離貳公心，以起降意。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設若有之，更當發遣我輩還國。」公乃與介佐一行，束裝露次于庭者月餘，以請歸。宋人知公終不可屈，乃堅請復位，後果虛妄。公在真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館門扃鐍牢固，無故不復啓鑰。院中舊有大樹數株，盡皆斫去。墻高丈餘，上則樹以蘆栅，下則荐之以棘，外則掘壕塹，置鋪屋。兵卒坐鋪者恒百餘人，晝則周圍覘伺，夜則巡邏擊柝，所以防閑挫抑者無所不至。公皆不以爲意，益振其剛大之氣，不作委靡乞憐之態。

公御下頗嚴，介佐人員見宋以長久之計羈縻不遣，時亦有怨嗟者。公謂之曰：「吾一介書生，蒙主上兩徵而起，❶一命爲宣撫使，再命爲國信大使，捨忠與義，其何以報。嚮在淮北，猶豫顧望，畏避不前，我之罪也。一渡長淮，宋既接納，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死生進退，在於彼國，吾惟有一守節不屈耳！吾祖宗以來，七世讀書，寧肯爲不忠不義，以辱及中州士大夫乎？但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以天時人事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悦服，故雖被拘執十有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

❶「上」，原作「人」，今據王鏐本改。

與公俱歸。蓋以公平生忠義之氣，有以激勵而然也。歲丙寅春，三節人有因鬭毆相殺死者。公曰：「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不可與久處此困厄也。恐別生事端，玷吾大節。」乃與幕僚苟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者又九年。片天之下，四壁之內，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定，雖萬折而不衂，著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奪，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日給廩餼頗有加焉。

至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顏將兵伐宋。既渡江，帝命兵部尚書廉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焉。明年三月，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迓公者，相次于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1]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來懇至。賜宴畢，復召入賜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諭宋詔草，不稱旨，俾公改作。公援筆立就，帝稱善，即行之。至晡乃出。翌日，車駕幸上都，令公就醫看治。無何，宿疾復作。秋七月十有六日疾革，其子采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執筆，目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終于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日，采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于保定府西郭外静直君之墓側。公雖没，四海九州之内，牛童馬走，皆能道公姓字矣。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歸者，各命官有差。特命其子采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

[1] 「鍾」，原作「鐘」，今據王鏐本改。

初，上之圍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上未之許，而聞先帝昇遐，班師北歸。似道遂以爲己有却敵之功，誣奏宋主，即軍前拜相。甫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尋前約。似道諱其前言之失，耻爲城下之盟，故定議羈留公等於真州。舉國皆知其非，唯似道主而不遣也。噫！公入宋之初而似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公没之明年而宋亡。公之一身，關係兩朝之興喪，惜乎不得一見而終也。

公生於喪亂之後，能嶷崿振拔，不爲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爲成己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機，道德性命之情之妙，與夫聖賢心傳踐履之實，古今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乎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也。蓋將唱鳴吾道，揮斥百家邪説之蠹，橫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泳陶寫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蘊蓄之久，理足而氣有餘。蓋有激于中，則吐而爲之辭，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韻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攄寫至理，吟詠情性，不爲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姿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爲己有，故有筆勢俊逸遒勁，似其爲人，無傾側頗媚之態，亦爲當代名筆。

公自幼事父母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全八世同居之義。亂後，

得親族疏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終以誠，而又喜交游，好施與，樂爲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爲人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辭鋒雄辨，望之凛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惡太甚，故屢中小人之禍。

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究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庵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辭例森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姦雄之僭僞，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干卷，《制作本原》若干卷，❶《比類條目》若干卷，可使讀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泝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也。又學《春秋》者必自三傳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已極其至。近世諸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易外傳》十卷。又爲《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真觀》、❷《删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公娶淇澳張氏，賢明端淑，貞静有守。公在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法，寬惠慈愛，

❶「原」，原作「意」，今據《陵川文集》卷二十八改。

❷「真」，原作「貞」，今據王鏐本改。

篤於恩義，宗族賴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即采麟也，今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孫墅，尚幼。女二人，長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仕郎、安陸縣尹蕭玠。弟彝，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宦達，以醇德篤行終。男二人，長早卒，次克紹。弟庸，字季常，累官奉訓大夫、潁州知州而卒。有女二人，長適洛陽裴氏子讓，次適潁州學正申必敬。

奉直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門生苟宗道狀。

封　贈

翰林國史院呈

皇帝聖旨裏，翰林國史院謹呈：照得故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始於丙辰年世祖皇帝召赴闕廷。己未年，欽授宣命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至中統元年，欽授宣命，授前職，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使宋。宋人輒留一十六年，逮王師入境，始得北歸。無幾，宿毒暴發，身故。至元二十四年、元貞二年，禮部、御史臺俱爲本官封贈事舉呈都省，至今未蒙聞奏。本院參詳：本官抱幽鬱之憤者一十六年，其風節耿耿，始終不移。向非彼取滅亡，必無生還之道。興言及此，良可哀也。且江南未平之前，朝廷惟以拘留使人爲宋朝之罪，蓋視奉使爲甚重也。及其幸免而來，則不暇行賞而殁。殁既有年，而封贈之典尚闕，此尤可哀者也。抗孤身之危，而待一國之斃，方之蘇武，功則過之。禮宜優加爵謚，表異忠賢，以彰聖朝崇義報功之美。合行具呈中書

省，照詳施行。

大德七年七月日。

御史臺呈

皇帝聖旨裏，御史臺據監察御史呈：

伏惟剖符析爵，崇德報功，加謚定封，褒忠勸善，匪徒誇觀美而飾虛文，將以表勤勞而歛實用也。如唐贈白起，周封比干。苟著忠勳於異代，猶加寵命以旌之。況捐軀竭節，宣力當世乎！竊念故翰林侍讀學士郝經，負匡濟之略，荷特達之知。方世祖皇帝龍飛之初，歎殘宋之未服，生靈糜爛，方域繹騷，亟欲保境寧民，戢兵講武。擇公卿將以遺之。見大夫無可使者，遂授公以前職，充國信使，持璽書，往喻旨。屬僞主孱懦，邪臣擅朝。絶不爲通，拘弗令反。屢欲加害，略無改容。守節益堅，抗言彌厲。我朝以其執使拒命，阻兵安忍，故一怒興師，而長江失險，勢將銜璧，危若綴旒。國至臨亡，公始得釋，被拘十有六年。蹈禍患而弗撓，觸威武而弗懾。忠義肝腸，始終如一。雖蘇屬國之持節漠北，❶顏平原之禍笏淮南，❷殆無以過也。因奉命無辱，莫顧一身；致伐罪有辭，遂混六合。歸朝未幾，以疾不禄。褒崇之典，咸謂闕然。欽惟聖主嗣登寶祚，動遵憲度，禮遇忠賢。或生封以酬其勳，或死贈以奬其魂。莫問幽冥，均霑寵渥。唯公服勞今世，不媿古人，封贈未加，寔孤衆望。若蒙録其忠勳，錫以贈謚，庶幾陳力就列之臣，益思勉勵也。乞照詳。

❶「漠」，原作「漢」，今據王鏐本改。

❷「禍」，王鏐本爲墨丁。

得此，本臺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施行。

大德七年十月日。

封贈誥詞

大德九年六月，成宗皇帝制曰：鄂渚之役，彼因紓難以匄和；中統之初，首議遣書而通好。故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毅然銜命，志在息民。往諭聖祖一視之仁，卒被僞相姦謀所梗。雖蒙假館，遂見拘留。鴈書未達於中原，龍棹已横於江上。閉儀真者十六載，臣操益堅；訖宋籙之三百年，兵端自此。甫遂生還之願，遽傳哀訃之音。永懷忠亮之風，宜舉褒崇之典。於戲！請纓象闕，既酬終軍繫粤之心；圖像麟宫，式表子卿歸漢之節。可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謚曰文忠。主者施行。

大德九年六月日。

加贈

延祐四年四月，今上皇帝加贈推誠保節功臣、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司徒、柱國，追封冀國公，謚文忠。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一

賦

擊蛇笏賦并引

孔公原魯，孔子之裔孫也。仕宋祥符間，嘗以笏擊祆蛇，其事其節，則有臨川之誌、徂徠之銘、王偁之傳在，其笏，則歸于今張文彦遠。經晚進曲學，固不足贅于諸公之末。然義激于中，而有不能已焉者，謹賦而廣之。其辭曰：

昔仲尼之得政也，兵裔夷尸，姦宄藏甲，出大都、圮魯宴而齊沮，王道之端，於是乎啓。奈之何天不假命，遽行而遽止。其餘威遺烈，鉞于筆而鈇于禮。誅十二公之亂臣，二百四十二年之賊子，壓之以大經，束之以大法，莫敢瀆彝倫而擾天紀。孰意其孽魄狃而不散，逆靈締而不弭！蟠結乎大塊之阿，囚鎖乎九原之底。乃卵狠而孕戾，不矜廉而厲耻。每間治而爲亂，輒張慝而掩媺。代謝屈信，閱越千祀，以及于宋，化祆蛇而陸起。窟宅乎廟堂，馮附乎神鬼。蜿蜿蜒蜒，曳曳頍頍。伸腹傴脊，呀口侈噬。呈露怪狀，愕目奪視。侈大澤之運，動常山之勢。愚吏蚩氓，崩角蹶趾，釃酒血牲，匍匐祈祀，若新莽盗國，而無知之民共稱符瑞；狂巫顛覡，踴躍驚喜，稱爲神龍，因緣爲市，若賊操竊權，而嗜利之士爭爲役使。妖聲異聞，鼓舌轟耳，喁訛唱和，讙呶

叫噪，震一郡而駭千里。莫之敢詰，亦莫之敢詘。聖有賢孫，釋褐于是。端笏而前，山立顧指，蓄鋭俟發，韜鋒卒起，❶若子房之睨秦始；奮笏而擊，頽拆身弛，祆死于心，毒搖于尾，若太尉之擊朱泚。❷於是惑民雨解，義士風靡。天子是嘉，用爲御史。司國之直，致國于理。而諫中宫之廢，折遼主之誚。邁節特操，凛乎清霜，皦乎白日，雲高而山嶷。是仲尼之以直道詒厥子孫，俾萬世如矢者，不屈不撓，拔邪樹正，賞善誅惡，無時而已也。則是笏也，與誅卯刃、❸脩經筆、兵萊人戈、叩原壤杖、墮三都鍤，異時而同跡。仲尼爲不死矣。嗚呼！叔世而下，蛇龍混蟄。春雷瘖而不鳴，直道僨而不植。已刓方而爲圓，又枉尋而直尺。誣譎誕僞，異態百出。有蕩俗惑衆，乘高而爲姦，若兹穴廟之蛇；有巧發毒伺，中人而不可測，若含沙之蜮者。有之笏也，無之人也，孰爲之擊也！

哀三都賦 有序

李唐亡，長安、洛陽遂虚。梁篡而汴始建，五代荐國，日益殷富。逮宋受禪，太祖以汴土簿易，無四塞之固，且非王者處上游之勢也，議遷都長安，而太宗與大臣不從。太祖曰：「今汴所利者，近漕江、淮之粟耳。不及百年，民力殫矣。」至宣、政間，民雖繁夥，皆游食不本著，佻靡相矜，益之以黨禍，重之以侈政，老姦擅

❶「韜鋒卒起」，原本、王鏐本爲墨丁，今據四庫本補。

❷「太」，原作「大」，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❸「卯」，原作「卵」，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國，黠閹用事，敗盟開邊，而宋果亡。金源氏都燕，挾河朔之勢，以雍、洛、汴爲邊鎮。既失河朔，始南走汴，金亡而汴亦虚。迄今二十餘年，百王之制度，九州之壯觀，寖以蕪替，遂無孑遺。神州陸沉，永爲丘墟，可哀也已。於是作《哀三都賦》。其辭曰：

維帝極之弗建，致神器之顛趾。德者斃而覆宗，力者踣而沉祀。兑鋭缺而兵頓，坤靈黑而士死。天王之所居，衆大之所止，顛野馬而蕩滅，走城狐而傾圮。噫吁嚱嘻！伊誰之始？乘厥權輿，遐哉邈矣。亡國之蹤，自西而東。吞聲隕涕，原始要終。昔明皇之臨御，恃開元之駿功。抑漢魏而濶視，攀三五以比隆。謂天崩與地陷，可宴安以無窮。學《霓裳》於天上，養禄兒於宫中。侈幾一動，姦臣愚弄。欲未足心，禍不旋踵。割一統以幾絶，耨兩河之盗種。陵夷僖、昭，孽臣姦驕。睥睨問鼎，倔强不朝。巢以饑熾，温用盗帝。刼乘輿以入洛，血椒蘭而行弑。剗咸陽之故基，祝萬世之元氣。❶舍洛邑而弗居，陋姬旦之王制。噫嘻嗚呼！兩京遂蕪。中夏壯觀，削于汴都。迄用定命，蔑爲訏謨。龍蛇起陸，競爲闚闟。閲五季如傳舍，啓二都之永圖。❷戢干戈以禮樂，化殘暴以《詩》《書》。豈期百年，弗戡顧天。❸漢黨復錮，唐閹再權。壞法亂紀，拔本塞源。既崇侈而肆欲，復敗盟而開邊。東南朝廷，種兩蔓菁。華石綱運，太湖浪驚。祖宗之澤盡，華陽之宫成。引

❶「祝」，四庫本作「劖」。
❷「都」，原作「猪」，今據四庫本改。
❸「戡」，四庫本作「堪」。

金源於海上，揭汴底而一傾。忘社稷之實禍，慕燕雲之虚名。二帝北虜，一馬南渡。孽不自天，勢成崩土。有臣不臣，假王張楚；有民弗民，依國齊豫。靈光巋然，幸無一炬。鼠竇座以飛嘯，燕雕梁而不語。何故新之多變，竟不知其誰主！粵惟金源，國一再傳。舉玄菟與肅慎，繩遼武而帝燕。合夷夏之制度，成一典而焕然。去唐宋惟一間，詎元魏之敢先？而乃馭失其道，潛朽其索。北陸翻沙，蕭墻禍作。公孫于郲，王遷于洛。日入崦嵫，寝適冥漠。駐汴宫爲王所，不甘卑而分弱。籍二京之形勢，跨關中與河朔。雖日窘而日蹙，猶夭矯以磐礴。俾早爲之定鼎，不遂至于墜落。嗚呼噫嘻！商於雪飛。車説其輻，火焚其旗。一債塗地，三都遂隳。彗哲王之偉蹟，剥列聖之丕基。俘梁亡之庾信，走吴滅之陸機。寧區中以馳矚，悵掩袂而興悲。碧雲高寒，何處長安？澧水有芑，涇水有蘭。❶縈不見人，慨乎其嘆。漢室金莖，東移淚潸；茂陵玉盌，暴出人間。愁虹兮貫天，淒風兮射關。覽冠蓋兮弗復覬，❷帝東游兮何當還？維終南之峻極，與太華之孱顔。壓九地之王氣，鬱千里之秦川。雖人亡而事去，尚虎踞以龍蟠。北邙坡陀，伊洛交波。惄焉如擣，傷如之何？悲哉白馬之禍，舉衣冠而一盡。宵人肆忿，寧恤乎他！鸞皇胡不冥飛？卒莫逃於網羅。❸望清流而揮涕，睇濁流而嘯歌。水南有花，水北無家。荒涼國色，慘淡天葩。衝風起兮飄忽，蕩愁錦與

❶「蘭」，原作「瀾」，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覬」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忌」。
❸「網」，原作「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驚霞。湯湯乎汴、蔡，三徙兮終敗。倏鼎湖之龍去，震長平之瓦解。曠萬里爲一虛，疑天地之欲壞。文子文孫，青城苦魂。風悲白日，雨泣黄昏。陰燐吐焰，枯血長存。宫百王兮何有，山萬歲兮不壽。石九州兮果窮，巖玉京兮獨秀。惡於中原，無所歸咎。李唐既遠，金源弗受。熙、豐一黨，宣和八賊。務快私忿，❶竟亡人國。言及此兮噎吭，涕無從兮横臆。草木爲之不春，日月爲之改色。小人懷土，君子懷德。王澤不流，下民蕩析。狐猶死而首丘，人豈忘乎都邑？秦人朝鮮，汴人祁連。不見鄉園，泣涕漣漣。父僕三韓，子奴桑乾。于嗟潤兮，乃無羽翰。目愁雲乎異域，淚老目乎荒原。慢摇神而振志，忽心死而骨寒。苟言還而言歸，豈安土而重遷？烏兮鵲兮，何枝可倚？丘平壠徙，碑拆松摧。❷鄭不來矣，鬼其餒而？魂一夕兮九逝，扣玄關而問之。彼氣數則已定，何侘傺而自私！夫亡有大釁，興有嘉運。豈九州之神靈，無一人而與問？王業不偏安，坤極不終僨。蓋泰生於否，而亨始於困。國家方尚，帝德推天。元飛漢、唐之龍，馭貶拓拔之鴈。臣閲帝王之窟宅，奠天居而覆民。吾何爲乎，怨嗟艱辛？以熱中而疾夏，爲萬物而憂春也。易哀爲樂，收泣爲笑。捧葵藿之朝陽，返山河之夕照。

渾沌硯賦

賈侯有硯，端之異石也。温潤堅潔，

❶「快」，原作「怏」，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拆」，王鏐本、四庫本作「折」。

渾然天成，而不鎡匠鑿之力。余嘉其能全於樸而致於用也，❶故名之曰「渾沌」而賦之。辭曰：

昔先天氏之一卵，全渾沌於太極。有心有跡，而惟變是適。方其㲉不音而拘，龍不蛻而蟄。會萬殊於一同，而納萬動於一息。忽感而化，與神俱入。秘于重泉，贅爲老石，而潛風波，没泥滓，漱沕潏，❷湛清泚。哆蟾驚而墳彩，❸老蛟怒而厲齒。既未復于故步，復見遇乎舟子。淵九重而縋出，判二氣於太始。深固反以誘盜，静密反以求徙。割鰲膽而獲翠，落鯨肝而得紫。一泓鑿而失真，六竅存而不死。然衆變之夭忽，實大化之所使。水無風而不波，心無物而不起。但不離不隨，不鑿不弭，又焉有卵爲石、石爲硯之異？又何疑硯非石、石非卵之旨？蓋必有是物，以明是理；必有是用，以明是體。一貫而通，一宅而止，是渾沌硯也已。故其奕輝光，登侯堂。琰匣貯而色瑩，浄几陳而氣張。定心存而玄穎自役，大樸在而儵忽自亡。散跡於《墳》、《典》，策勳於文章。石渠、東觀，陵轢秦、漢；孔壁、汲冢，頡頏夏、商。❹爈南山之松而不變，腐孤竹之管而不傷。墨者自墨而不迎，儒者自儒而不將。舍中和而雲淰雨霶，❺摧堅貞而金聲玉相。霧縠披于沍冰，陰鑑溢于秋陽。

❶「樸」，原作「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沕」、「潏」下，王鏐本、四庫本各有小字「音勿」、「音聿」。

❸「蟾」，原作「噡」，今據四庫本改。「墳」，王鏐本、四庫本作「噴」。

❹「商」，原作「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以下逕改，不再出校。

❺「淰」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閃」。

色非此色而妄幻滅，❶時非此時而寵辱亡。守重厚，薄泓洋，不名不毒，而其用不可量也。

亂曰：硯之珍，石之詭，杳渺光含玉肥水。知白守黑兮爲石谷，知剛守柔兮爲水委。是以涸四海而不汔，灰萬山而不毀。納元氣兮雲之根，化無窮兮神無已。而列諸聖賢之軌，固不待蒙莊、浮屠駕言而作呰。時張、賈二侯方事佛老，故以是諷焉。

銅雀臺賦

天斷漢紀，❷誕植姦孽。董則顛而袁則揭，❸曹氏猖狂，銅雀巍業。阨崑崙，閉孟門，嶻三臺，見三山，截霓斷雲，縵重楹而走六龍。折角徙甍，頡地頏空，碧甃金鎔，直外隆中。壯天骨，柱天崩，激千里而怒長風。如此之富，如此之雄，而操之心猶未充。俾漢之天爲曹氏天，漢之國爲曹氏國。漢之民也曹氏奴，漢之臣也曹氏隸。漢氏之宗廟宮室燼矣，而曹氏之列屋長門美矣。漢之庭寡婦悲，曹氏之庭嬙與妃。聆義聲，觀義旗，孰知其非？而操之心猶未涯。既立海移山，分辰斡斗。負漢鼎而入魏宮，結漢網而維魏臺。則丕也拜表，植也拜章。權退備隱，琮降表亡。不愧漢霍光，自比周文王。四顧無人，虎踞而鬼倀。忘赤壁之辱，❹誦《明月》之曲。笑吳、蜀之僻隘，鄙

❶「滅」，原作「減」，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紀」，原作「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揭」，四庫本作「愒」。
❹「壁」，原作「璧」，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以下逕改，不再出校。

桓、文之局促。乃上重臺，入雙闕，慨雄姿，鼓高節。燕歌兮玉糝塵，趙舞兮風翻雪。望二喬而不見，怒孫、劉之未滅。謂我翼莫吾禦，我角莫吾折。彼神器入吾手，孰敢撤而裂之哉！曾不知此世此年，守漢宫者孤兒泣血，守魏宫者姦雄倚疊也。一旦懿不忠國，昭不義扶，濟戈投車，龍悲鼎湖。則銅雀之富，魏宫之蓄，賊規盜模，一爲晉所居。嗚呼！天既不有漢，而魏復當有天？使魏有天，則魏之爲魏，亦昭然矣。奈何魏反不務可作真帝，逼君而生拱北，以漢臣欺世，而死征西乎！噫！欺人者不自見。己不欺人，人不欺己。魏欺漢，作是臺而不能居；晉欺魏，獲是臺而不能保。臺乎！臺乎！果孰居乎？不欺人者，其永居乎！

龍蟠若木山子賦有序

龍蟠若木者，禁園之奇石也。德陵狩汴，播棄泥壤，遂用崩折。有客過而悲之，因命僕以爲賦。其辭曰：

天蜕奇骨，僵立突兀，不斤不鑱，而盡諸山之秀，鎪造化之窟。力百轉而峭崒，鬱龍蟠于若木。茁元氣乎一拳，露太初之面目。潤涸四海，幽翻萬谷。尺有千仞之峭，巋無一粟之俗。蓋天鍾美於是，備夫三索之藴，以終萬物而始萬物。不徒説於人，而爲眼中之物也。故其堅足以不磷，重足以鎮躁，止足以閑邪，静足以寡欲。使爲明堂之礎，而足以柱天；使爲昆吾之硎，而足以

剸玉。❶惜乎時也非時，命也非命，投閑置散於侈靡之地，而爲游觀者所矚。故默默以自容，兀兀以自足。三十六宫，芳爇沉薰麝，争容而戰媚，抹朱而縇緑。此則煙凄霧慘，風呼雨沐，踞長松而倚脩竹。盡漢武之雄夸，與秦皇之凶獨。齊管絃于天籟，等山丘于華屋。寄春色於莓苔，寓山鳥之一曲。幾雷霆之震怒，欲奮飛而起陸。媧皇逝而不返，懼不周之再觸。是以陸沉而不溺，朝隱而不屈。巍巍乎將閲千祀、振萬古，而不朽不殁也。豈意其山移海倒，地圮天覆。虎出于柙，龜毁于櫝。斡神鼎而竇康瓠，逐麒麟而囿麇鹿。又崩折于瓦礫，復閉滯于溝瀆。彼不才之石，瑰珂磽确，全其天而碌碌。此其將遂沉淪湫底，與糞壤同化？亦將有時而出也耶？嗚呼！一石之奇猶若是，矧抱奇之士乎！士已爲楚大夫之三刖，而石復爲奇章公之慟哭也，❷宜矣！

静華君墨竹賦 君姓張氏，行臺公之女，元遺山之姨姪，總管喬君之妻也

甚哉！物色之有異也。不爲丹青，不爲麗縟，不爲泉石，不爲卉木，墨於用而形於竹。開太古之玄關，寫靈臺之幽獨。儲秀潤於掌握，貯冰霜於肺腹。足乎心而無待於目，備乎理而不備乎物，全乎神而不徇乎俗。蓋達者之有天趣，而以貞節爲寓也。若一葉一節，施塗粉澤。舒焉而布煙，慘焉而綴雪。以規規之形似，幸他人之目悦。

❶「玉」，原作「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章」，原作「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是俚惡之傚顰，❶惡足以知吾物色之説！竹有竹外之形，墨有墨外之色。故與可有成竹之論，坡仙有心識之訣。而潁濱謂解牛斲輪，心手俱滅，而後至乎超絶。詎庸陋固滯者，得厠其列也？於乎静華，琴書滿家。雄侯玉胄，振吐天葩。幽閑貞一，瑩璧無瑕。棄寵光而高蹈，緬逸志於雲霞。湛虚室之太素，曾不熹乎豪奢。故其坐雲軒，佇靈宇，凡蹤絶，天籟舉。吞八九之雲夢，小渭川之千畝。沛蕭蕭之神寓，植歲寒于毫楮。掃胸中之全竹，❷走筆下之風雨。忽穎脱而迸裂，怒絶繃而掣去。何此君之尚玄，蔑青翠而不處？怳一夢於藍田，幻兩身於湘浦。措斧斤兮何地？陋淇園之漢武。揮淚涕兮何從？媿蒼梧之二女。發四座之清風，驅半襟之煩暑。欲折枝而不得，懼真宰之或怒。縱入横出，高森亞舞。不步不武，不繩不矩。百千其狀，劒拔戟踞。會于嚬呻，而得於盼顧。豈畫工之屑屑，於此焉而得與？神奇忽怳，固不與萬物同化，將落落兮終古。則君之玩物色，寓天趣，又其紛紅縵緑，❸所得同年而語哉？

亂曰：月府兮雲鄉，戲墨兮淋浪。震虩虩兮神蒼筤，列數幅兮森中堂，氣颯爽兮來三湘。粤惟静華之比德兮，秉貞節兮凌霜。

怒雨賦 己酉五月十三日

蟾骨畢而膨脝，箕侈口而饞吞。帝惡

❶「俚」，原作「理」，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胸」，原作「脑」，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❸「其」，四庫本作「豈」。

貪兮赫怒，氣軒軒兮不平。乃命箕伯，召坎師，轉陰軸，翻陽機。鬱抑乎兩儀，蘊隆乎四維。包并乎八荒，充塞乎九圍。括一囊而大舉，疆萬里以長吹。陣雲移海而起，雙霓貫斗而飛。肅肅慄慄，沉寥慘戚。❶收兩造之和氣，寒凛凛兮來逼。忽六合之破碎，迸金光于虛碧。震來兮虩虩，迅擊兮霹靂。轟萬乘之空車，隕千尋之絶壁。勁穿心而裂耳，訝踵入而頂出。間剥啄之聲落，似沙石而還濕。忽抑絶而閉默，等萬籟之喧寂。驟江傾而河沛，瀽天瓢爲一滴。滔滔蕩蕩，漭漭泱泱，千里一注，瞿塘峽上；急浪驚湍，沕潏飛蟠，從天而下，底柱山間。紛秦堅之百萬，避晉玄之五千。怒夫差之水犀，既射潮而矢天。少瑟縮而淅瀝，復誕漉以連泫。蛟龍奮而不屈，走陸梁以高騫。蚯蚓喑而不鳴，蛙黽噎而不喧。疑天地之嘉運，欲覆世而一湔。罔兩驚而轉石，罔象喜而跳淵。溢溷中之污穢，没庭下之蘭荃。疑天地之衰運，復太古之茫然。稚子踣而不蘇，畏崩壞而壞垣；老媪伏而不動，固局束以攣拳。彼胸中兮何主？宜外物之變遷。羌獨台兮草堂，方偃蹇而高眠。爲攬衣而徐起，正冠襟而待旃。主之乎以忠信，彼胡爲乎詖偏？倏孤電之長掃，賈餘勇而忽還。星吐焰而耿耿，月流波而娟娟。於是撫牀而下，擊藜而歌之。

歌曰：尸居兮龍見，淵默兮雷殷。彼自怒而爲幻，我惟常而是允。存而守之，一心而定；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又何怒之遷，而喜之引也？

❶「沉」，四庫本作「沇」。

瓊花島賦有序

歲癸丑夏，經入于燕。五月初吉，由萬寧故宮登瓊花島。徜徉延佇，臨風肆矚，想見大定之治，與有金百年之盛，慨然有懷，❶乃作賦焉。其辭曰：

栝矢飛燕，遼傾宋奔，中夏壯觀，萃于金源。鬱天居之宏麗，開陸地之海山。忽陵飛而阜走，見虎踞與龍蟠。建瓴水於河朔，浩不知其波瀾。沉沉覃覃，旋坤轉乾。赤城紫府，幻出塵寰。粵惟瓊花之一島，突兀乎其間。崑崙之巔，海風怒掀。劈濤頭而迸落，結水面之青蓮。巖巖磐磐，儼立孱顏。嶷如鰲頭，冠日觀而却走；傴如鱷背，❷負月窟而横高寒。其頂有廣寒殿，故云。瑶光樓起，金碧鈎連。斷霓飲海，頡地頏天。華陽九州之塵，雲消露浄；❸遼海百年之藴，燧湧煙填。慶雲佳氣，鬱鬱芊芊。時屬清夷，天下晏然。倒淮南之戈而荆楚帖，崩統萬之角而安西安。神武不殺，而日趨於平泰；信誓既結，而無事乎開邊。明珠白雉，不召而麇至；❹蒲梢騄耳，無用而復還。一人高拱於其上，無所爲而樂穆清之燕；大臣優游於其下，無所爲而興禮樂之盛。萬物鈞化而無間，四海被澤而不偏。風俗既厚，綱紀日完。財不聚而富，刑不用而措，政不更張而治，士不作聰明而賢，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嶷嶷乎魏孝文，駸駸乎漢孝宣。宜乎於此樂天下之

❶「懷」，原作「壞」，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鱷」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鯨本字」。
❸「雲消露浄」，原本、王鏐本爲墨丁，今據四庫本補。
❹「麇」，四庫本作「麋」。

樂，軼邁往而追羲軒。收萬方之瑰詭，盡九土之纖妍。紆青雲之環佩，奏鈞天之管絃。御長風於絶頂，訪蓬壺之飛僊。開八荒之壽域，正一氣之陶甄。躋斯民於仁壽，而君臣與焉；挈斯民於遂樂，而君臣享焉。涵浸醲鬱，上格于天；舒愉粹暢，下達于泉。濟濟洋洋，殆三十年，見始終之全。倏九龍之飛去，墮神鼎于羽淵。宗沉社債，而乃屢遷。雖則屢遷，❶竟不能永其傳。功如是，德如是，不克負荷，一舉而棄捐。孰爲之司，而使之然？涸金源於汴、蔡，臥一島於蒼煙。悲風射關，謂居庸也。枯石荒殘。瓊花樹死，太液池乾。游子目之而興嘆，故老思之而淚潸。蓋餘恩遺烈，膏于骨髓，著于肺肝。雖死而若生，雖亡而若存。有與析津同沛，箕尾共騫者。雖曰假山，而實德山也。彼虐政虐世，昏君暴主。以萬人之力，肆一己之欲。刳吾乾坤，穢吾山川。雖曰石山，而實血山。民欲與之俱亡，卒聚而殲旃。寧不愧於兹焉？

泰山賦

粤大荒之播氣，肇天一而爲水。滓沉澄而濁凝，柔洞蕩而剛峙。故水載乎地，地載乎山，抵艮茁震，冠海而起。爲萬物之始終，藏八索之首尾。堪輿之骨壯，真宰之形似。人皇九頭，俶載于祀，禹鑿益焚，神力是試。條而爲三，别而爲九，祀而爲四。中維岱宗，獨尊而雄，盤踞萬古，莫與比隆。衡固阜麗，瘴海極熾，融飈赫赫，物燬其鋭。華固秀拔，金天肅殺，一翠横秋，萬化搴揠。

❶ 「遷」，原作「傳」，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恒亦宏富，天地闔户；玄都幽府，固陰寒沍。粵惟玆山，首出庶嶽。其頂則呀突乾維，其足則亘抐坤絡。❶奄東國之全勢，孕日出之鴻爔。作帝孫而奕大，混天胎而不鑿。爲有生之司命，權天地之槖籥。露太初之面目，愠巨靈之獰惡。鰲六眷而矯首，龍七襄而奮角。障大海使不流，俾降丘以東作。拒洪河之奔湍，俾回翔而北却。三州得以完厚，萬民得以土著。瞰臨冀、魏，軒輊恒、趙。背左燕、遼，夾右瀛、鄭。劈青、徐之疆畛，包兖、豫之封略。壓吴頭而益重，捽楚尾而欲割。拉琅邪而横騖，控龜蒙而回躍。淪濟、漯以爲襟，帶汶、沂以爲約。瀦大霈於雷夏，洩厖澤於邾、漷。秦觀可以窺長安，周觀可以窺汴、洛。合沓九州之半，覆壓數千餘里。重覺魯强，不爲齊弱。豈無他山，高蹈磊落？劒門則擅其重閉，樓石則肆其超卓。天台則鬱其詭譎，太行則亘其磅礴。各據地勢，偃蹇岞㟧。如草昧之崛起，據偏方而驕跋。恃區區之險固，儌制外之封爵。孰如玆山，中華正朔？建極啓元，衣冠禮樂。天宇夷而皞皞，王道裕而綽綽。豈無群山，紛紜交錯？或繚徑之蛇結，或垂巘之鷲啄。或刀巖之櫛疊，或斷壁之牙遏。或青蓮之天開，或蒼屏之玉削。如夸徒與宵民，極其力而相較。客氣鼓其餘勇，冶容盛其塗抹。孰如玆山，袞冕黻珽，朱紘疏越？純粹中正，崇高溥博。大哉乎聯延九重，鬱如深宮，歸其中峰，見天子之雍容。前列如却，後列如剥，拱捧旋躩，見百工之致恪。云云亭亭，衆星北辰；石閭社首，百鸑一鶚。既熂湧而豐隆，復曠

❶「抐」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納」。

豁而綿邈。扶青帝之宮觀，綈玄臺之樓閣。瀛州邃其幽深，蓬壺敞其寥廓。飛僊飄兮遨遊，抱明月而遂樂。采玉芝之芳潤，探先天之希潤。御絶頂之長風，眇天地於目末。閲扶桑之菌蠢，幻魚龍之轇轕。卵長鯨於雲根，巢陽烏於日脚。蒼筤分其霽色，鑠紅金于碧落。羲和起其龍馭，駭萬國以開覺。者晛蓄而奕奕，昭靈貯而灼灼。豈徒云乎高大？乃與世而落莫。豈呈奇而露異？等尋常之嵓壑哉！若夫觸石而雲，膚寸而合。崇朝一雨，暵旱弭虐。卷舒陰陽，杳不可度。有如是之神。儲膏溢澤，蒸爲桑土。衣被天下，民無寒苦。播爲陽春，狐纊天宇。發育萬物，句芒彙庶。信屈起伏，如嫗如煦。有如是之仁。既高而大，又神而仁。乃於嶽麓，篤生聖人。續太皞之統，萃奎壁之真。太極再造，四時復春。蘊而爲道，發而爲文。膏澤其民，堯、舜其君。德與山高，名與山尊。六經垂天，與不死者存。則又與夫育蘭茝，囿松椿，出器車，生皇麟，羨金錫之利，蘊珠璧之珍者，不既大矣乎？宜乎唐、虞盛典，周、漢極制。巍巍堂堂，殷秩縟事。後王後帝，崇德報施。繼繼承承，垂于萬世。

虎文龍馬賦 有序

乾陽萃精，星列房駟，健之至也。故飛而在天則爲龍，行而在地則爲馬。雖八卦皆擬其象，而獨專於乾坤。負《圖》而出于河，包犧氏按之爲畫，聖人事業以之張本，而文籍生焉，則又用之至也。出於乾陽，故産于西北，陰國金天，往往驥蹋群龍，駔駿特異，號稱龍種。其蓄息盛

大，皆莫若國朝，沙漠廣莫，地經兩海，盡爲游牧之所。又兼金源四十萬，并西域三十國。古之所謂千里者，海飲川量，婦人豎子，皆乘御之，搜奇拔異，始得與御苑下乘。今上所御虎文龍者，空西北百千萬群而未之有，伯樂之所未見，書傳之所不載，古今之所罕聞。又虎變炳然，有定武功、彰文德之象焉。昔漢武帝得之外國，而親爲之歌。唐太宗之所御，則圖畫凌煙閣，而爲之贊。矧今生于本國，又若是之異乎！歌頌不作，則與駑駘等爲無聞。敢犯齒路馬之罪，而獻賦曰：

天柱折，地維絶。東南傾，西北揭。隱日星爲晝夜，結陰陽爲冰雪。死土銜沙，枯山積鐵。白草失春，黄榆不葉。❶洞澒幾萬餘里，蹴踏幾千萬年。蘊天馬之剛健，混神龍之窟穴。不知其幾萬餘群，幾千萬匹。相我薄伐，控弦立國。不棧豆而秣粟，不棗脯而芻膝。盡風呵而雨止，恣原阜而野櫪。從横散漫，優游閑適。全其所天，故皆越逸。一兵控百，百不介一。力有餘裕，故皆蓄息。瀾翻浪動，川盈谷溢。奮威靈以一戰，獵諸國而無敵。迄今四十有餘年矣。我君中興，真龍間生。一氣直壯，四星曜靈。駭西域，驚北庭。飛黑水，晦青冥。碎崑崙，轟雷霆。煙雲墮地，列缺生獰。振長風而一嘶，凡馬喑而不鳴。六丁盻瞠而弗執，真宰辟易而弗乘。於是飲余吾，濯渥洼。褪鱗介，脱角牙。食萬虎而類駮，❷化一龍而若騧。質金火而黑章，黎剪刀而互

❶「不」，王鏐本、四庫本作「下」。

❷「虎」，原作「馬」，今據四庫本改。

呀。❶變乾坤之至文，散玄黃以爲花。會運數以呈用，來馴服于帝家。頭骨隱戟，面顴夾璧。豎目日出，陽鑑電激。膺門肉潤，汗溝血滴。垂梢絲齊，分鬣髮直。露筋藏骨，玉蹄鐵脊。前鳳後兔，宛轉却顧。飛燕掠地，輕不著土。奔軼滅没，掣去縱步。東西有日，天地無路。倏忽變化，匪龍匪虎。逍遥良善，遇知得主。帝軒之飛黄，后唐之赤文，周王之騄駬，漢武之天驥，魏文之澤馬，殆皆不得同年而語矣。於是帝亦惠異，登進上廄。一品芻秩，萬乘之右。鉸玦寶錯，鞍勒珍鏤。金轡玉鞭，服習馳驟。建旆西出，足力騫張。渴飲洱水，怒蹴點蒼。萬里一息，建業興王。吸絶江流，瞰視武昌。朝楚暮燕，載會衣裳。新宫法駕，金蓮正香。飛龍在天，遂卻走馬。和鑾雍雍，垂拱而治天下。視彼夸毗盤于，遊畋放心，事侈黷武，求仙奔貳，師走嫖姚，志欲無已焉，則又天淵之懸也。

亂曰：嗟異馬兮遇主知，虎爲龍兮風雲期。奮靈虬兮躍神螭，隘萬里兮强一馳。乾坤小兮日月低，適時乘兮加罼羈。效倜儻兮呈權奇，宣皇靈兮耀主威。朝江南兮暮遼西，功德盛兮天人歸。飾玉輅兮開金扉，馬在廄兮方無爲。

冠軍樓賦 有序

中統元年庚申夏六月，奉命使宋，道出宿州，潦路霖雨，蒸厲作惡，遂爲稽留。時東平嚴侯之弟開府于是，一日，置燕于冠軍樓，在城北隅，西望平遠，盡得東南

---

❶「黎」，四庫本作「犛」。

之勝，乃爲賦之。其辭曰：

庚伏苦雨，沴氣中人。壞垣毀屋，没馬滑輪。蒸㶉鬱攸，卷局不伸。予乃斷羈思，振氛翳，藏天倪，肆棲倚。將超超乎邁往，而沛沛乎凌厲。爲引領而延佇，快遐覩而馳睨。玉臺公子，金羈列侯，立馬却坐，起予勝遊。越黄泥之坂，而登冠軍之樓。清風翛翛，火雲四收，别入一天，曠如三秋。濶步高視，覺九州之外復有九州。欲中天而上征，削塵蔓與隱憂。頡汗漫以爲友，翥逍遥以爲儔。旁薄乎希濶，徜徉乎燕休。既而觴豆粲列，吹歌疊發。涼入翠綃，怨生瑶瑟。邊聲跌宕，壯氣激烈。卷山河於霞腴，駐風雲於玉節。目與天遠，萬象入睫。夾右齊、魯，面左楚、越。海、岱連絡，遡東北而去；淮甸平遠，轉東南而坼。聯陂塘而際野，渺青山於一抹。屹震南之相望，嶷鰲頭而岌嶪。千麾霜横，萬壘星列。皇輿鞏固，藩墻不决。隱若長城，淮海有截。惟威惠之並舉，俾姦宄則遯跡。雖平衍之一區，固形勢如四塞。伊將臣之司邊，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兵，而在于德，所以爲冠軍也。玉盤醽醁，遽一再行。吴歈楚謡，激爲新聲。淋漓參錯，飲驥澆鯨。酒酣氣張，心翼馮馮。慨嘆今昔，反有累乎高情。顧瞻彭城，隱隱垓下。想見高帝之嫚駡，項羽之叱吒。騰擲宇宙，而競爲凌跨。白骨蔽野，魚龍戰罷。孰得孰失？皆爲解瓦。一時偶然，莫驚王霸。睢水復爲之流，而怒魄邈然而化。還望維揚，壞堤虵虵。❶土蛇一脊，千有餘里。負汴水而依淮，猶繚首而曳尾。遺長雲與老樹，見窮奢而極侈。

❶「壞」，《歷代賦彙》作「壤」。

藐瓊花於天風，弔荒淫之帝子。凡以欲而從人，乃保宗而延祀。將以位而爲憂，固兢兢而不恣。詎可從耳目之欲，血生人而肆一己哉？其債社沈族，身被其戮，爲萬世笑，宜矣！登高而賦，樂極生悲。擾擾紛紛，將安所之？納萬變於一息，復駕焉而還歸。月在疎桐，步玉馳嘯。書而爲賦，以寓遐眺。

瓊花賦 有序

中統二年春三月，制使李公致瓊花數枝。是年冬十月，而夢二客相邀，至維揚之后土祠，❶飲于花下，嘯歌爲樂。既醉而覺，乃作賦焉。辭曰：

江風吹雲，枕壓霜月。神不棲目，軼思超越。栩栩曳曳，境與世別。天宇闢，凡蹤絶，歷蘭路，開桂闕。飄飄乎馮高御空，不知身之幾何，而造乎虛白。已而扶摇頡頏，恍惚莫量，疑在鈞天，亦如巫陽。孤鶴飛來，縞衣玄裳。翩然負予，背風翱翔。下視淮、海，雉堞相望。貝錯珠瑩，接屋連墻。繡簾琱櫳，綺疏緑房。十里一市，金紗煌煌。混灝海之魚龍，駭飛埃而陸梁。忽丹霄之二仙，翥青鳥以相將。指仙花以爲言，可嚼月而飛觴。是閬苑之仙根，來瑞世而呈芳。坼膩雪以摇碧，刻春冰而帶黄。噴蘂蝶於花心，引輕絲而不狂。天風收其落英，不委地而飄揚。彼衆卉則俗死，漫紅袄而緑娼。玉陰婆娑，徙倚徜徉。清香忽來，莫知其方。乃誦《明月》之曲，歌《窈窕》之

❶「揚」，原作「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以下逕改，不再出校。

章。倚歌横簫，鏘鳳鳴皇。挹芳瀾之浩渺，傾墜露之淋浪。卷瓊瑶於盃盤，吸霜露於肺腸。欲折枝而不敢，懼真宰之或傷。且對花而舉酒，澆遯世之茫茫。倏焉玉女，隔花而語。髣髴花神，是爲花主。責自瑶華，❶以臨后土。剪冰綃以爲裳，染麝塵於金縷。拂白霓而下征，曳秋霞而輕舉。現仙姿於塵寰，寓風神於月府。且曰有妹，其字飛瓊。適來瑶池，善爲新聲。與君佐酒，以薦予誠。遽作穿雲，振摇瓊英。説仙家之幽杳，詠蓬壺與赤城。閲花朝以逍遥，駐芳姿以輕盈。嗟胡爲乎斯世，而沉冥于此生也。時予既醉，二仙亦去。花落尊空，歌殘玉樹。斗轉參横，脱兔驚寤。餘香冉冉，月滿窗户。乃爲記夢之歌。

歌曰：玉宇春兮花始開，與二仙兮飄然而來。花亦喜兮摇摇乎瓊瑰，掇飛英兮泛酒盃。飛仙爲我兮歌以纍纍，亦既醉兮胡不歸？花滿袖兮香滿幃，謂予是夢兮予不疑。嗟時之人兮，孰非夢之爲？

秋風賦 有序

久在舍館，偶因秋風之起，一時介佐三節人員，皆爲感愴。故作是賦，以激釋云。

駐星麾於江滸，歲月會于作噩。漲老天之黄雨，鬱餘蒸而欲灼。忽焉西南，天露雲駮。棫棫栗栗，慘慘邈邈。抵罅吹隙，涼冷遽作。始則叱虢突厲，撲蠛抑蚋；漸乃蕭瑟披離，衝牖動幕。散宿濕于雲梢，眇新聲于木末。觸餘感而興懷，倍陰森而索寞。

❶「責」，四庫本作「謫」。

既乃一時介佐，塌焉而嘘。撫髀搏膺，掩面向隅。以爲行如返如，執如棄如，相與愴怳怨艾，咎躬責己。天實斲余，行使尼止。方變故之無窮，則憂思其曷已？ 或當饋而三嘆，或中夜而九徙。歌缺壺而寓哀，痛撫牀而裂眥。金石化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余乃紓徐而告之曰：「士不以一失自沮，一得自憙。金百鍊而方精，節萬折而逾厲。持此心之亢矯，奚外變之軒輊？ 今則暑勇退，涼風至，困疾蘇，淹抑肆。我雖連蹇，宋猶有禮。撫問仍存，德音在耳。當凌厲清氛，趯然而喜。排去鬱攸，攝衣躡履。灑然濯熱，泠然淬志。快側佇於雲霄，期翱翔於帝里。乘此風以成行，俾照耀於萬世。何乃作楚囚對泣，竟不爲魯連、毛遂，而漫爲宋玉之悲耶？ 子以秋風爲悲，余獨以秋風爲樂。夫以秋風爲悲者，非獨子也，常情皆然。門巷蕭條，良人遠征。傷心砧杵，掩淚邊城。庭樹翛翛，鴉啼柳斷。帷薄生寒，夢長人遠。此怨婦之以爲悲者也。弱水雲沉，交河日落。風急霜清，重城擊柝。令重身輕，黃雲畫角。十年不代，有書無衣。吞聲飲泣，又下邊陲。此戍役之以爲悲者也。塞北游子，江東賈客。去國朞年，音塵杳絶。行露沾衣，風吹曉月。草根蛩吟，喚愁啼血。四顧無人，氣填心拆。此覊旅之以爲悲者也。囊中金盡，淚滿貂裘。從橫不就，報主懷讎。葉落尊空，心事悠悠。知己不見，天高鴈沉。彈鋏風悲，長歌短吟。白草荒山，塵埃滿襟。此不遇之以爲悲者也。菽粟青黃，草肥弓勁。瀚海波翻，鐵山塵亘。肉飽顔酡，控絃馳競。一噴生風，長林葉下。陳合鞭鳴，驍騰萬馬。破屋殘城，崩沙解瓦。此遺黎之以爲悲者也。今則仁聖

御世，霈德施惠。下輪臺之詔，發輪平之使。二鄙不聳，嗇人和會。麻麥幪幪，黍稷穟穟。室無怨曠之婦，塗無稽滯之旅。朝無不遇之歎，戍無屯謫之苦。抄騎不出，❶烽燧不舉。則其情之所悲，亦將以爲樂也。子何以所樂者，重爲悲乎？」於是介佐相與言曰：「吾等之昧，固如所云。吾子之樂，可得而聞？」曰：「可哉！麗金行秋，赫輪不鑠。大火西流，盲沴不作。有風颯然，云胡不樂？若夫洞庭波，木葉脱，陂潦盡，山雲薄。快萬里以長吹，卷餘苴與纖惡。汎六合以澄清，展青空而高濶。淨蒹葭之洲渚，闢芙蓉之城郭。留夕照于飛樓，挂殘虹於高閣。水落而江淨天澄，林踈而煙横霞抹。天痕虚而見歸鴻，露華涼而聽鳴鶴。金莖突兀，霜仗光寒。銀字聲淒，翠綃香着。泛新商於瑶瑟，戛清音於珠箔。際邁爽以昭曠，莫不凌競而曲躍。❷是其所以清也。紛拂於青蘋之上，夷猶於銀漢之間。激怒於土囊之口，弄響於松篁之前。散驚轟於洪濤，發鏗鞫於狂瀾。搃生金於曲岫，振鳴玉於空山。虎嘯而萬竅裂，龍吟而九淵翻。是其所以雄也。至於蜚霜激沙，撇捩秋草。白鷹蒼隼，金眸玉爪。飄飄搏擊，氣勁心老。沙場欲雪，代漠生雲。驊騮紫燕，渥洼龍文。輕風入足，赭沫追奔。朝飲溟、渤，夕踏崑崙。尾閭潮回，天池浪激。鯨鬣揩山，鵬背閼日。乘化起運，扶遥發迹。超逸絶塵，杳不可及。是皆憑威靈而神變化，瑰奇壯浪，有不可紀極者。余於是

❶「抄」，原作「杪」，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競」，原作「兢」，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時，則將掇蘭搴蕙，濯纓結佩。翥非煙之冉冉，御靈飆之沛沛。相羊逍遥，游於萬物之表，鶩於八極之外。聽萬籟之秋聲，轉一元之和氣。舒而爲春，融而爲薰。鷺仁壽於吾民，厝治安於吾君。是余所以樂也。子其束載秣馬，易悲爲樂。鴻毛垂翅，乘此以飛揚；巨魚濡沫，快一縱于林壑也。」

仍作歌以訊之曰：茂陵劉郎去不歸，秋風起兮白雲飛。余欲翔于帝鄉兮，蹇予行兮江之湄。南山有黄兮北山有薇，月縞縞兮風凄凄。有美人兮天之涯，搴桂子兮今其時。執子之佩兮，擥子之衣兮。與子歸兮，從風之吹兮。子毋以爲悲兮。

牡丹菊賦 有序

初入新館，客將宋日新致朱砂紅牡丹菊一本，祇三四花，慘悴萎暗，不以爲奇，遂植之穿廊西之隙地。今歲忽茂達成叢，高六七尺，及秋而放數百花，所未見也。適正甫書狀生朝，而其花尤盛，故作賦以寓感。其辭曰：

西風悄兮幽扃，木葉下兮空庭。忽異卉之呈芳，乃示予以不情。欝霞腴之春姿，敷玉瀣之秋英。蹙絳綃于青苞，翦翠羅于緑莛。拆緗桃與紫微，訝鞓紅與鶴翎。高層層以奕奕，重臯臯以盈盈。結膩黄以爲心，抹沉粉而含馨。凝夜氣以夸晝，姹斜陽而彈晴。❶仍牡丹之花王，强將菊以爲名。嗚呼噫嘻，時哉匪時。造化則奪，形色不移。雖反常而似妖，顧真宰豈予欺？寓國色於羈孤，謝凡品之芬菲。掞金氣於西陸，

❶「晴」，原作「睛」，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吐霜葩於東籬。鄙傾城之鄭袖，期佩蘭之湘纍。獨超出於群倫，不繫累於等夷。❶特以秋而爲春，乃奇花之出奇。彼自爲一時，殆非後時也。且持盃而浥露，更嚼句以待月。儘吴江之飛霜，甚窮海之饕雪。與後凋之姚魏，共終全于晚節。

幽怨賦 有序

上即位之元年，詔經更成于宋。宋人逆之入，置于儀真。姦宄漏國，相與構陷，誣爲款兵，不受書命，且僞報異聞者再，遂不令進退，自庚申至于甲子，凡五年。冬十有一月，宋人乃報其國喪，而復無縱釋之命。幽抑無紀極，而莫適赴愬，作《幽怨賦》以自釋。辭曰：❷

天明監觀弗蔽兮，奠表著以誠陳。各蹈道以執則兮，于坦夷兮是循。惟禮與信爲通逵兮，俾行李以問津。顧卒履之弗越兮，何虎尾之咥人？棘予裳而梔予車兮，竟蠖屈而莫信。滑溟涬以造艱兮，胡構台以愆辰？習坎而入于坎窞兮，遂蒙羃乎穹旻。塊百折而僨于下兮，墜沉坳而無極。荐局側于眢井兮，重覆盆而擠石。鬱憒默而屯惛兮，觸黝然其若漆。蹐泥塗以墊隘兮，薄湫壤而淫濕。頓濡滯而壅底兮，疾重膇以侵賊。❸混河魚與谷鮒兮，麥麴窮兮焉所得？顛連而無扳援兮，仰千仞兮無涯涘。責躬而反己兮，抑不知其所自。粵台宗之權輿兮，兆玄鳥以降殷。託帝乙之支

❶「繫」，原作「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辭」上，王鏐本、四庫本有作「其」字。
❸「膇」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墜」。

屬兮，分方祊于太原。❶蟬聯而曼延兮，委落族而紛綸。羌台弱植之犖特兮，乃繼序乎其季。振迅而自亢兮，欲託始以立世。襲皇風之氤氳兮，紉幽蘭以爲繫。冠章甫之巍峨兮，錯瓊瑰以爲佩。握火齊于天衢兮，挽扶桑以載燧。造高朗以正大兮，灼群昧而用晦。攄混沌之滓穢兮，萃元精之純粹。衣堯兮服舜，仁爲旗兮義爲軔。堅窮而石守兮，望道囿而日進。絶蹤兮追塵，弗以爲遠也。探神區而揭道真，軼乎無極之近也。渴日而不得留兮，乃以夜而爲晝。葺江籬以爲裳兮，搴芙蓉以爲袖。扈辟芷以掞芳兮，濯爛錦而繽繡。步驥騄于康莊兮，翥鴻鵠于雲霄。越希有而出大荒兮，乃度夐而絶遼。汎洙、泗以揚波兮，扇之乎以清飈。掇蕙茝而抔瀼露兮，灑旭日而晞蘭苕。邁靈脩之際嘉兮，下弓旌以爲招。謂黎元之無告兮，久遇毒于荼苦。方焦糜于鼎鑊兮，又薦之于刀俎。俾顛連之赤子兮，化白骨而撑拄。血肉膏于原野兮，腐棲苴而横宿莽。鬩貙兕而犖虵虺兮，翳三光而污九土。朕蠹焉其傷心兮，❷豈爲民之父母？汝其爲吾藎臣兮，敷余乎于吴楚。轉一氣爲陽春兮，暴尫魃爲靈雨。包載干戈兮，朕亦願爲好生之主。越拜手稽首兮，迓續民命則在乎茲舉。畀龍節而錫虎符兮，繚霞旌而凛霜仗。遺黎若崩厥角兮，將慰乎雲霓之望。引餘息而煦之以天吹兮，鼓太和之泱泱。變時雍而底定兮，鰥孤癈疾者而有養。攀三五以反旆兮，輅成康而掉鞅。姦宄遽爲之闕塞兮，憯不知其故也。

❶「祊」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崩」。
❷「蠹」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虩」。

方血人于齒牙兮，盜憎主人而惡也。要余御而不使之行兮，❶斷予轡于路也。梟鳥不識夫鸞皇兮，謂予日之暮也。啅噪而各爲兇聲兮，乃遷台以怒也。懷照乘與夜光兮，適闇擲而召疑。謂魚目與瓦礫兮，乃翻誠以爲欺。棄神鼎與和氏兮，以康瓠珷玞而爲奇。如射工之伺人兮，故巧發其陰機。弗爲社稷之遠猷兮，姑詭遇于一時。好逆而寇來兮，則予焉所知會！衣裳而衷甲兮，執魯連爲鍾儀。荐棘而重圍兮，隔天日兮江之湄。遡洄而迍以邅兮，設羅畢而爲之穽。錮陰谷而高且深兮，入而不使之去也。爲嚇逼之千端兮，覬予改于步也。奈予心之不移兮，屹乎不周之柱也。倏歲月之屢遷兮，春與秋其代謝。交一臂而閲之兮，身乃爲之傳舍。方氣數之締兇兮，予曷能與之争？天定亦能勝人兮，而僞烏能易余之誠！戴片天以兀處兮，而豈能拘余之心？欲天飛而道游兮，曾不知予身之陸沉。冥搜而坐馳兮，迅祥飈而邁往。激九萬之扶摇兮，欻上征而遐想。❷將搴瑶芝于玄臺兮，愬于帝而稱罔。虎豹乃守天門兮，列魑魅與魍魎。犬詵詵而吠人兮，闔帝閽而弗敞。仰天而呼兮，孰讎吾民而若是之阻脩？台聖非姬昌與玄王兮，曷爲亦在夫夏臺、羑里之幽？豺虎縱横兮，麟獲而爲囚。鱷鯤拉其鬐鬣兮，乃突梯乎蜃鰌。王鵙喑而不鳴兮，蜩鳩肆其啁啾。雜芳蓀于資菉兮，竟不別夫薰蕕。日方中而見沬與斗兮，蹇予之行孰爲此謀？挾李順與苟純兮，王驩入室而操矛。漏國而倒制兮，委而

❶「要」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捧」。
❷「欻」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忽」。

莫予問也。呼天而無與言兮，撫予膺而自恨也。蹇予業已如是兮，第不忘乎吾民。翩然還歸顧自視兮，面四壁而無聞。余節弊而增塵兮，眇隻影而無倫。漫勞心而惙惙兮，輒中旦而弗寐。載命龜而虔卜兮，復端策而訊筮。吉弗食而數奇兮，再三瀆而莫契。鬼神亦台違兮，予焉得而請于帝！登天而不可兮，乃益入于地。悠悠靡所薄兮，曾不知其爲計。望燕雲而不見兮，聽哀鴻之嗷嗷。靈脩不可以有爲兮，遽違遠而鬱陶。懷猷而孰爲矢兮？屹魏闕而夢勞。繄眇末有以召是兮，祇怨艾而自責。必操存之頗僻兮，有蒐慝與隱慝。無乃不能制欲兮，勝于理而不德。亦其饕功而冒進兮，任乎重而弗克則。亦遂非而崇侈兮，不能執中而過以不及。或昧夫幾而闇以顯兮，室于物而彊以塞。❶孝不能盡親兮，忠不能盡于君。信不能及友兮，誠不能格夫人。是用底于蹇跛兮，則皆自夫予身。內咎而不敢誰尤兮，中隱畏而酸辛。第予之所奉行兮，禮人而篤夫動也。縱或有以自取兮，何爲至此極也？戢兵兮止殺，則吾君之仁也。輸平兮繼好，非有惡于渠也。止予兮將焉求？則亦荏禍于渠也。前脩與已事兮，可以鏡視而新是圖。親仁兮善鄰，乃爲國之訏謨。合則所以福吾民兮，阻則爲咎之徒。繄天誘吾衷兮，吾民之禍庶有豸。行人竟何辜兮？乃畢羈而反害。夫澶淵與靖康兮，于得失之跡則固在。和安而戰危兮，前轍宜以爲戒。謂江南之文物兮，可以繼夫三代。釋子卿而俾之歸兮，乃曾不如匈奴。闕太和而徼倖兮，反信用乎矯誣。

❶「彊」，原作「疆」，今據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誤國而不自知兮，曾漢、唐之不如。嗟台身之在天地兮，眇太倉之一粒。吾君之命不辱兮，死生不足爲得失。和龍之赤氣兮，釁固有所積也。自昔怙私而召亂兮，從顛隕而弗恤也。蹇台焉所望兮？乃援溺而入于羽淵。時不可以驟合兮，竟却走而不前。苟非台之所召兮，則壞運其自天。顧台所懷之貞珉兮，猶未至於玷缺。故佩之杜蘅兮，有芳荃以爲結。擷中庭之霜華兮，旆之乎吾之節。擥江雲而綴天星兮，噫孤風而抱明月。吸素霓與清氛兮，雖闇室而益白。絜己而莫予污兮，挺節而莫予折。截玉而斷鐵兮，冽冰而凜雪。不欺天而負君兮，庶無愧乎前哲。從野馬與塵埃兮，溷狐兔而蹀血。已地坼而天傾兮，猶不懇予之説。❶在我者亦既盡兮，安得復爲之喋喋！

亂曰：與其惡蒙以求明兮，曷若靜固以養正兮？與其行險以徼利兮，曷若安時而委命兮？世固不余知兮，謹獨聖之令也。幽所以益吾之修兮，屋漏則致予之敬也。非予殄天民之澤兮，殃民者固爲之穽也。

❶「懇」，四庫本作「懲」。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1]

古　詩

寓　興

弄丸觀古初，洞見天地心。不外人與物，坦白無幽深。如何妄意者，肺腑戈矛森。亂鑿渾沌竅，遂使天機沉。世失鍾氏子，孰與傳希音？欲言復無言，感動爲長吟。

靈源洞無極，混混春泉瀉。流爲川上波，晝夜逝不舍。[2]榮枯遞乘除，寒暑相代謝。化機一闔闢，圓方自陶冶。君子惟乾乾，惕夕懼以籍。勿謂吾道亡，中有不亡者。

思慮即鬼神，所發不可妄。人物或可欺，鬼神其可誑？山川鬱其傍，日月烜乎上。化幾速影響，昭晰示情狀。屋漏謹操存，頃刻不可放。重華尚兢業，吾儕可浮蕩？孳孳持此心，斃已無他望。

衆變成大化，總萃入神紐。渾淪包無外，開闔紛參蹂。伊人具斯理，往往昧所究。湮沉血氣中，頓躓牛馬後。哀哉何不淑，自棄甘凡陋。孰能與湔拂，俾見高明囿？

世運何無涯，質文繫所尚。弊政與先

❶「陵川」，原脱，今據王鏐本補。

❷「逝」，原作「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務，取舍定興喪。嗚呼周轍東，王室歌板蕩。虛文不知革，實禍國相望。區區八百祀，猥處諸侯上。

落日下西極，仲尼悲死麟。王澤久已熄，煽火焦斯人。中原一戰場，戈甲埋驚塵。驅車屢途窮，處處傷問津。歸來續韋編，理窟搜鬼神。百流收一源，炳烺光日新。六經垂天地，一視萬世仁。

綿綿河畔柳，婉婉成盤匜。素絲玄復黃，織組爲裳衣。迢遥門外路，客子各所之。並行不相悖，並成不相夷。如何墨翟氏，慟哭爲傷悲？

聖人無常師，師襄又郯子。無入不自得，豈惟柱下史！夸徒以藉口，妄誕爲評訾。當時五千言，洞達窮妙理。大出六合外，遠探無極始。後人弗克承，削繩復破軌。流漫源以湮，枝披根以死。借問蓬壺仙，吾道誠爾爾。

明堂一牘書，制作本至道。折衷六代典，密理參玄造。焕乎其爲文，表表垂世教。豈惟得時制，萬世是則效。新莽何爲者？剽竊資篡盜。大典即委地，生民弊殘暴。至治何由興？有淚滔蒼昊。

潛觀聖人用，乃在筆削書。矯矯百王法，挺挺森天誅。立義本忠恕，淳風還唐虞。後王政苟且，舍此由他途。僭逆尋干戈，血肉汙皇居。遂世不復古，永永沉真儒。

鹿門有高躅，彭澤歸去來。劉伶醉不知，痛飲銜深盃。何如王夫子，教育經濟才。河汾大澤流，唐運實此開。彼伊皆季世，此獨何爲哉？

坎坎咸秦坑，下有六經燼。後天百代跡，泯泯同一盡。厲階仲尼没，諸子各啓

釁。短長互相擊，世主孰取信？異端實禍因，莫將獨罪秦。

　中原二十世，迥無一漢祖。關中無一民，沛下無尺土。寛仁代暴虐，麟鳳消豺虎。所欠惟學術，不得同湯武。擾擾草竊盜，紛紛孺兒女。局促無遠略，倔强何足數！獨有唐文皇，僅得爲英主。

　漢鼎既已墜，海内必有歸。誠能正德業，亦足爲王基。何必由禪讓，以爲篡弑資！鬼操勿謂鬼，百戰得偷兒。征西題墓隧，永世將誰欺？

　太康晉一統，中國威幾振。天子無遠略，宰貳爭欺徇。清高機務廢，曠達廉節盡。往往矜豪奢，珠璧家充牣。搆成骨肉禍，結起邊夷釁。自此中國亡，罪莫加石晉。

　天王不巡狩，高居事遊燕。侈心自玆啓，欲歷寰海遍。陋矣逢惡儒，拜疏請封禪。名數聖無徵，事典不經見。萬乘壓川谷，供具窮宇縣。❶鏤玉以銘德，千古示誇衒。豈知蘊藻菜，足作王公薦！茂陵休著書，請讀史鰌傳。

　周謗尚赤舄，孔尼猶絃歌。大節窮乃見，首陽高峨峨。白刃義可蹈，之死矢靡它。子雲漢巨擘，問學崇丘軻。投閣遽隕穫，劇秦真媕阿。❷玄文與法言，辯口徒增多。與器不與節，天命其如何！

　道入王霸雜，氣逐山河分。有才或不德，有武或無文。小智私已甚，竊位徒自尊。患失以持禄，往往植禍根。

　采采商山芝，麌麌秦庭鹿。商山白雲

❶「宇」，原作「寓」，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媕」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宴」。

深，不見秦庭骨。乾坤百戰場，松下纔終局。笑殺子房公，幾被高皇戮。

伊尹五就湯，嚴陵不臣漢。所履元不殊，心跡孰與辨？濟時與全節，亦各適所願。紛紛夸毗子，利欲迷生死。黄塵事走趍，青山爲仕途。

昊天有至文，倬彼雲漢章。秋風波洞庭，漪瀾肆汪洋。嗟哉破觚士，徇辭刳肝腸。執柯以伐柯，元氣爲凋傷。千金享弊帚，魚目誇夜光。道喪實昧昧，浮僞方翺翔。孰爲摭其華，立聖追羲皇？

昂昂兩飛鳥，不知何許來。結巢黄金殿，弄語登瑤臺。吾民競奔走，恍惚爲鶩猜。或爲魯鶢鶋，拜祀祈矜哀。或爲長沙鵩，與世生殃災。歲久卵翼繁，百千爲朋儕。山水割膏腴，搆宇凌天街。遂令周孔徒，凍餒纏霜埃。

天容恒青青，日月自昏曉。此心本澄淨，萬事空紛擾。日月不變天，萬事不變心。洞觀天人際，一理神幾深。

草木變榮瘁，松栢獨也正。一色貫四時，閱世還無竟。咄嗟樵蘇子，仰視驚眄瞠。雖云梁棟姿，不免斤斧横。顔夭跖乃年，匪道實維命。非爲桎梏死，亦非寒餒病。脩身以事天，終自爲賢聖。

西山有佳色，東溟浩淵波。區宇仍峥嶸，雷風相盪磨。借問先天公，吾道其如何？麟鳳久不來，西伯安在哉？

俯仰天地間，吾身眇何許。百年交一臂，竟自爲黄土。灌以仁義波，植之天人圃。握蘭當靈風，清芬遍寰宇。可與無極翁，乘化遊千古。

秋風吹幽蘭，明月照寒江。戛然一長嘯，遺響纏飛霜。有味非尊鱸，齒頰流冰

漿。遠駕中和車，高遊一氣傍。濂溪訪達叟，深探先天囊。

有飲不滿盃，有蓄不盈握。床頭一卷書，即是平生樂。落日從昧没，浮雲盡輕薄。且濯冠纓塵，不爽崆峒約。

碧海驚蕩潏，❶中無安穴鱗。風濤浩無際，我來方問津。飛流霑衣裳，顧眄潛悲辛。扶桑繫孤槎，不見同舟人。浩歌登日觀，唤起雲中君。

玄臺上凌虛，中有帝子室。縱横羅萬家，曠蕩含虛碧。我有今借契，揭來爲扣擊。無聲亦無臭，默默還寂寂。時有清風來，颯爽吹江石。漠然竟無應，真似無知識。

瞬目一晝夜，寤寐一死生。爲善尚不及，作惡竟何成？仲尼幸知過，顔子不復行。君看貫盈者，果莫逃天刑！

皇天分四時，庶類能蕃殖。聖人定四經，萬世扶人極。率經以事天，非聖即爲賢。人事乃天道，大經即天言。下學上達理，捷徑餘無先。

骯髒一丈夫，鼓掌下崆峒。嵩高看山色，杳杳乘長風。悴然兩頰春，不語指西東。偶來洛下居，舉世忻相從。三年忽成市，遂爲天地中。世人竟不識，耳目如矇聾。問之皇極君，乃是無名公。

朱弦寂無聲，太羹淡無味。其中還有物，磊磊軒天地。毫末晉楚富，眇小王公勢。孟賁弱其勇，離朱暗其智。卷舒穹壤間，與化同無際。

吾道古有統，軻死迷其傳。昌黎功甚勤，突兀排金僊。奎宮吾星會，麗天光群

❶「潏」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聿」。

賢。太極出面目，伊洛開淵泉。吾道本吾心，心在道即全。但使心不昧，吾道長昭然。

北風

北風胡爲來？掣箭飛沙石。無乃化樞逆，贔負塵昏塞。萬竅怒一吼，土口哆一吸。憤叱一氣轉，大呼天地窄。掃平長城隍，卷起黑山磧。野馬突空走，舊雪來塞北。曠宇驚峥嶸，六合危屹岌。中原一囊土，❶再逐混沌闢。霾霾薄扶摇，黄盡勢轉黑。堪輿亦不守，慘淡歸岑寂。卉木盡摇落，鳥獸皆竄跡。斷鴻撲雲去，下有退飛鷁。神鰲蔽兩目，大鵬摧六翮。有物入驅除，迅鋒誰與敵？惟餘冀北駒，驍騰數萬疋。乘此振威靈，踏碎夷夏國。吾民一孔僂，攣手重局脊。住時雖不寒，口箝復股栗。矧此烈烈威，露頂裸以赤。破屋簾不閉，土挫纔半席。鶉懸肘不揜，壞褐纔過膝。妻踣子亦仆，並日無一食。抱臂走道路，無奈征賦急。肌裂冰刀刲，肉死霜矢射。骨槁痺不仁，氣竭凜不植。心飛靡所薄，指直不能屈。十室一無在，道左骸岸積。箕伯方震怒，横空賈餘力。乾坤氣不平，更欲吹海立。時余亟奔走，欲入蜩殼夕。暝排竟不前，佇足猶畏偪。池冰勁作聲，地底生霹靂。雲飛月縮艷，日落天失色。斗尾垂三星，擺蕩光的皪。所遇變於前，頓覺所守易。耽耽道在樓，磨天百餘尺。毳幙重重圍，光彩耀金碧。氣濛翡翠鎖，香潤椒塗壁。上有金貂兒，銜冰驅熱

❶「土」，原作「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疾。罇俎快號呼，淋灕文錦濕。長歌葉落柯，笑擲千金璧。四座自三春，杳與人間隔。俯思心惄惄，幾爲吾民泣。何此有二天？天乎不余恤！孰能以此意，沛我蒼生澤？且息絲税賦，且弭兵戈役。四海一狐纊，家家趙衰日。此意竟誰會？歲月逾回遹。黎亦冀休止，虺虺以颼颼。黎亦冀霽止，噎噎愈不息。何日不嗚條，黄鳥鳴習習。五絃解吾愠，薰兮來帝室。

原古上元學士

麟死九鼎淪，萬世無孔孟。文字糠粃餘，扶藉不絶聖。伊昔大觀季，天王始失政。中聲入哇淫，吾道孰不競。金源東北來，一洗河海浄。斯文甚濫觴，幾墜土梗横。吴楚割半天，瘡痍僅續命。伊洛遽騫騰，朱張立朝廷。弘肆六藝學，俾與日月並。中原有奇才，詞賦方鬬飣。天門黄金榜，赫耀動萬姓。君臣此爲得，父師此爲令。或者語詩文，環視驚盻瞠。孰意元化精，不遂入昏暝。浚發自蔡黨，高步出遼敻。墨浸天壤深，筆掃風雷勁。絲綸帝載熙，訓誥王言瑩。諸公繼踵作，互執造化柄。黄山與黄華，雙鳳高蹭蹬。清風玉樹嗚，千古一輝映。有若閑閑公，光彩璧月恒。雲煙恣揮灑，乾坤快歌詠。亹亹金聲鏗，矯矯銀鉤硬。楊馮李雷麻，巋崿胥倡應。五行連麗天，四海望而敬。偉哉遺山老，青雲動高興。文林剗荆棘，翰府開蹊徑。秋空玉琴張，搏拊分雅鄭。三間一曲歌，忽喚劉伶醒。哀哀汴蔡亡，六合爲懸罄。此老獨巍然，聲價駭群聽。振袂凌孤霞，珠璧飛欬謦。人宗一代文，天賦百年

盛。紛紛夸毗子，捆摭爲訾評。自謂人勝天，詎知天已定。行行野史成，共爲天下慶。作噩建子月，投我以照乘。蔀屋驚見斗，寒焰忽蟠亘。經也生已晚，弗及拜先正。窮閻一束書，十載成墮甑。學問苟有歸，貧窶安足病？今乃得溟渤，問津有龜鏡。挈我登龍門，綆我出虎穽。摇摇風中旌，兹始見依凭。緬思先世澤，于今果無竟！嗚呼世道喪，欲語寒淚迸。何時倒銀漢，與世開⿰冥色⿰青色。昂頭冠三山，俯瞰旭日晟。陸海闢文源，生民共涵泳。

明月

明月不自照，漫作地上雪。不照蒼天心，照我多顔色。天下一月明，美人何相隔？靈波許我浴，好花許我折。滂沱淚沾血，蹉跎望明月。

黄華

有華春不開，苦愛風霜節。有根風不栽，有子霜不結。華開難及時，華落難載色。睠焉涕泗零，桃李肯孤潔？西風一萬里，摇蕩幽香歇。

古意

行行重回首，日落天風高。擊黎歌正月，曳屣吟離騷。何當御六龍，醉蹴三山鰲。一劍絶坤維，灝海無波濤。

蒼玉軒

緑玉劍拔起，翠龍飛紫煙。虚簷生爽氣，六合涵幽妍。老露洗珠國，秀月涵金天。蒼茫太古意，蕭颯長風前。

中夜誦書有感

日月猶不死，吾道曷其昏？天地猶不壞，吾道曷隱淪？世我實相違，贅蔓徒紛紛。有道復無鳳，非時亦獲麟。爲抱大人器，願歸大人門。長劍空倚天，安得静風塵！藜糗一鼓腹，布褐還生春。曠蕩五車書，悾悯一幅巾。青錢買濁醪，置之老瓦盆。一醉南山頹，載立元氣根。

虚白庵

郭抱大素樸，搆庵萬物表。不礎亦不楹，曠蕩含幽杳。中有無名公，獨立何矯矯。神存一室固，心死萬化了。下視人間世，汙溷驚擾擾。客氣賈餘勇，浩然還自小。紋錦裹血肉，珠璣裝傻儍。❶金宫壓地軸，玉觀飛雲杪。一朝等黄土，閲世急飛鳥。何如此庵中，振古一昏曉！白雲滿霜樹，老月涵風篠。此色與此界，昧者恒背遶。苟能反身觀，捷徑明瞭瞭。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即知此庵中，眼界濶多少。

❶「傻」、「儍」下，王鏐本、四庫本各有小字「音沓」、「同裹」。

義士

燕趙古多豪士，其借交報仇，排難解紛，以義相許，固其俗也。丁巳春，余入燕，得義士人一焉，曰晉古，跌宕於搢紳間，聲名籍甚，故得其爲人尤詳。初以蚤失怙恃，着道士服，杖屨去家，觀覽山川，交識名右，王内翰、白樞判、魏靖肅、元遺山，一時名流，皆嘗爲之先後。尤喜周急援難，凡孤弱頓躓，莫能自致，往往賴之以濟。一日，挈壺酒踵余門而求詩。余素喜奇節士，聞其概梗，尤有激于中焉，乃爲之賦詩。

嶷嶷一義士，能激壯士肝。燕市忽相逢，布褐春風寒。謂余欲赴難，白刃色無難。義烈我克舉，鴻毛輕泰山。嗚呼世道喪，私智忘厚顏。狗苟復蠅營，青天井中看。自救亦不暇，碌碌長辛酸。爲爾舉一盃，萬古高風攀。會與魯連子，把臂觀海瀾。

鶴媒

胎禽昂藏姿，仙家有高躅。堪輿雪月精，凋刻爲毛骨。金鼎百鍊丹，結爲頂中物。清秋唳江臯，圓吭振哀玉。時逐無心雲，閑向天邊出。弄月過赤城，警露晞暘谷。還聞緑綺琴，翻翥舞終曲。道人庭户幽，滿院苔痕緑。春深步落花，天寒倚脩竹。每惡鷹鸇忍，大笑鸞皇俗。誰知藪澤間，甘爲獵人畜。反藏媒翳機，解發刀矢毒。翩嬛舞仙裳，着意親麋鹿。左右成掎角，顧盻争血肉。有如欺世人，長往謝奔

逐。木食還草衣，緘口復瞑目。與世若相望，白雲繞茅屋。澹然似無心，干戈還滿腹。當時王夷甫，豈勝何平叔？巖廊高一世，危坐翻地軸。

鴈媒

雲衢眇飛鴻，往來解隨陽。序當夜有所，次進朝有行。瀚海天山西。卵育歲爲常。八月秋風高，雝雝共南翔。水國足汀洲，江湖多稻粱。❶晻靄帶殘蘆，老岸青草長。哀鳴洞庭月，亂點瀟湘霜。太和開冰天，北去頏穹蒼。信禽法天運，斷不爲炎涼。偶爲篝燈誤，縛足離江鄉。飲啄養爲媒，朋儔總相忘。嗷嗷解愁人，乃反無愁腸。弋人見冥鴻，矰繳潛施張。置媒使號呼，投網來搶攘。奄忽一舉盡，羽毛皆摧戕。厭然束縛去，又向雲間望。嗟嗟罔民徒，詭計不可防。被獲反爲用，竭力如鬼倀。有信復無智，終自爲身殃。誤己更誤人，不悟真可傷。❷

三臺

飲馬清漳曲，看山上三臺。爾來一千年，平地猶崔嵬。當時兩京荒，鄴下王業開。竊國深規模，根基重栽培。藻幹壓太行，半空丹碧堆。冰井極高寒，金虎何雄哉！銅雀中天飛，酖毒澆鬼魁。兆已成鼎足，浪戰端可哀。諱死着死欺，涕泣效嬰

❶「粱」，原作「梁」，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悟」，原作「悞」，今據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孩。分香儘遺臭，臭腐不肯埋。笑殺歌舞人，兩耳生青苔。舜禹纔二世，漢武尤雄猜。公卿皆負土，殿閣磨瓊瑰。忍死待仲達，痴騃真堪咍。誰知篡國臺，即是亡國胎！美人爲黄土，西陵等寒灰。把酒憶思王，山影青滿盃。高詠朔風詩，日夕鴻鴈來。

書羑里祠

周德奕世修，殷道屬不競。陋哉一抔土，欲以厄大聖。人衆方勝天，故使俟天定。聖乃先天作，静斡造化柄。六畫出象數，萬世立龜鏡。終亦有天下，羑里安足病！後來僭僞者，視此驚盻瞠。爲王以不死，瞰鼎窮恣横。隨得亦隨失，肉薄還骨併。何如會兹理，在德不在命！

去三汊見太行

二年大河間，胸次洶餘浪。身與天根浮，泱漭隨下上。靈槎沓虚舟，顛倒泥底樣。恍疑渾沌初，溟涬天水象。揚鞭得西歸，瞠目爲一放。舉首見太行，逸翠蜚萬丈。爽朗肝膽張，❶豁達氣宇曠。真宰聳奇骨，頓覺天地壯。兹山自佳色，何乃氣凋喪？吾家在椒嶢，老霧横莽蒼。松楸日樵采，山靈亦悽愴。何時鶴髮翁，攜我躋疊嶂？雖無錦繡裹，粗着文彩狀。山河表裏全，自古更霸王。于今何索然，死石徒映向。在人不在山，先民語無妄。行行重行行，落日兩相忘。

❶「朗」，原作「郎」，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

古詩

曲阜懷古

孔林

泰山元不頽，永作聖人墓。嶽麓南面馳，崛岉勢蟠踞。端門血書飛，❶梁木忽生蠹。遂成覆夏屋，三千各封樹。脩竹與文楷，灌聳擁煙霧。森森十里林，鬱鬱九原路。燕人遠來觀，子貢獨不去。秦火卷土焚，漢雨横天注。本根萬丈深，枝葉四海布。斯民賴餘蔭，顛沛來比附。凡鳥寧敢巢？儀鳳見乃屢。緬懷掩袂時，重念絶筆句。摩挲石麒麟，可惜死不遇。

杏壇

天地一生意，孔門儘春風。喜聞夫子道，歌詠各雍容。當時説春王，元化開無窮。杏壇仁義香，不見花白紅。庭中手植檜，霜榦參青空。幾回比歲寒，亦指徂徠松。有席不暇暖，木鐸摇西東。桓魋怒拔樹，仗劒邀其窮。回車殺鳴犢，擇木視飛鴻。燕居都幾年，一世如斷蓬。誰知千萬

❶「端門血書飛」，四庫本作「一從仁瑞亡」。

世，遂爲吾道宗！枝葉今尤多，春來花更濃。昨朝上丁罷，醉殺守祠翁。

顔巷

顔巷無顔徒，荒煙亂榛梗。奚復辨崇陋，淒然想幽屏。應卜原思鄰，不與端木並。曲肱儘餘樂，閉户祇退省。自有正大域，直造高明境。不違獨得仁，無欲乃能静。瓢飲忘萬鍾，簞食同五鼎。乃令子慟哭，天喪不敢請。顔夭未爲短，跖壽豈爲永？不貳乃云命，枉生特儌倖。黄桑千年道，尚有門前井。誰來洗心齋？無人照止影。西風散禽鳥，老雨溷蛙黽。

周廟

中城繚危基，公宫盡禾黍。惟餘文憲廟，青松蔭寒礎。塼壇冷香火，誰復薦籩俎？厥初蒼姬王，世德繼湯禹。一再幾遂微，管蔡甚禄父。公旦述聖事，攝政輔幼主。皇皇赫東征，焰焰顯西土。下能開成康，上能並文武。禮崇七年制，樂備六代舞。更比夏商文，不替羲軒古。公薨葬畢郢，廟食乃在魯。宛與大成鄰，氣色成龍虎。誰知曲阜城，即是文章府！

子思墓

王陵象尼山，窒皇擬天闕。白石六十四，方正相倚疊。卿雲繞龍隧，脩竹生馬

鬣。前却三代祖，宛與聖人列。乃是子思子，道貫祖孫一。顔夭曾始傳，心授相世及。大學宏綱舉，中庸性理切。浩氣有孟軻，六經復爲七。向微三大賢，聖統幾廢絶。爾來一千年，晦没無人説。韓李端緒開，伊洛本根揭。萬古唐虞心，日月光目睫。不必揮金鎚，拜墓即親炙。

奎文閣

新宫拜小寢，旋上奎文閣。欄蠹紫苔深，簷傾青瓦落。佇立思聖人，音容儼如昨。臨深敢爲高，犇逸不可學。闕里泰山前，洙泗墳林脚。道德並流峙，鳶魚各飛躍。靈光秋草没，泮水清霜涸。返照入顔巷，無人有餘樂。舉手捫天星，絡繹光閃爍。何時五曜入，晃朗璧府廓。歸馬掃攙搶，勝殘沉貫索。忽聞金石聲，殷殷地中作。青天有太陽，莫漫螢火爝。

遊靈巖寺

乙卯秋九月十九日登泰山，二十二日下太平頂，遂遊靈巖寺。

岱宗西北馳，倒卷碧玉環。嶽靈秘雄麗，勢欲藏三山。初從谷口入，兩崦争孱顔。漸疑下地底，細路深屈盤。仰視覺天窄，石井攢峰巒。陸海沙刼開，突兀仁王壇。❶桐鯨吼西風，棟宇横高寒。石龍噴清泉，洒落几案間。脩竹掃山色，瑩緑穿雲根。丹鳳飢不來，寂寞青琅玕。上方在天上，下視無塵寰。空霏鎖霜樹，翠錦蒙朱

❶「王」，王鏐本、四庫本作「主」。

殷。西日回清輝，輕金滿煙鬟。何時脱世網，掛席高盤桓？静境求初心，滯慮驅萬端。向晚蒼煙合，更欲窮躋攀。路斷不得前，矯首重一看。

贈青社諸公

北風吹海氛，雄鯨偃修鰭。❶皇皇擇木鳥，落日將安之？清霜摧豐林，枯沙没卑枝。況復天地閉，豈汝飛騰時？嗷嗷復嗷嗷，途窮愈多岐。寸心增鬱陶，拊髀潸生悲。蒼茫欲問津，謾使行人嗤。賴有魯連子，亦在東海湄。舉手謝浮世，共欲尋安期。扶摇三山巔，笑傲雲濤低。半夜開扶桑，弄日騰清輝。伊昔孔尼父，亦欲居九夷。世網儻可逃，去去夫何疑！

青州山行

薄遊東諸侯，致敬多擁篲。訖無安巢木，歲晏復反轍。飲馬南洋橋，摩玩米芾記。蛟龍鬱蟠拏，劍戟磔芒刺。酌別表海亭，瀲灩吸空翠。霜風吹鴻鵠，草野簇車騎。日斜過雲門，凌跨方半醉。垠崿亂葉滑，蹭蹬幾欲墜。懸嵒半遏面，絶澗黑無地。入險難遽止，眩運不敢視。層崖宿山家，坐久猶膽悸。居民畏馬嘶，游子喜犬吠。汲遠終夜喧，月斜人未睡。柴關見星稀，❷枕石餘蘚膩。酒散身逾困，飢透食有味。忽聞炒椒巔，虎去失羸牸。陰森木石

❶「鰭」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奇」。

❷「柴」，王鏐本、四庫本作「紫」。

怪，慘冽霜露氣。黎明轉重崦，呀互急幽閟。❶繚繞天一線，陷日孤光細。嵌隙深且蒼，白晝悲魍魅。過午纔得水，飲漱解鞍憩。却是城西河，山間更清駛。彎環折鱷腸，詰曲亂之字。跋步重踆涉，❷深淺頻揭厲。林開見石田，數頃牛角鋭。淳俗久深居，見人但驚避。農婦帛纏頭，應門聳高髻。破屋有村翁，無言但流涕。舉鞭爲撫摩，俾説山中事。都因七十堌，鹵莽各稱帝。實户三百萬，食盡猶未棄。白骨與山齊，查牙誰與瘞？幸得脱齒頰，瘡殘餘一臂。年來立海州，遺噍更疲弊。邊郡增仇敵，深山無子弟。聞此不忍聞，愴悦復噭嚱。海岱稱東秦，山河號十二。峽口吞穆陵，渤澥卷無棣。初從霸國後，往往逞兇猘。號公死巖邑，恃制殆非計。祇爲殘民區，每啓姦雄志。窟宅多龍蛇，桃源難避世。數日出脩阻，川途漸平易。雲梢見萊蕪，❸孤城隱霾曀。回視青萬疊，乾坤屹軒輊。穿出過徂徠，背轉逾汶泗。泰山正面看，益見崇高勢。目中好全齊，蒯生莫兒戲。爲告慕容超，勿謂燕得歲。

界墻雪 不用體物字，昌州北，金人所築界墻也

陰風簸長嶺，坤倪忽軒豁。嶙轟生鐵雲，黯淡死灰潑。初來雜沙石，硬顆傾碎雹。旋轉迸玉屑，一噴勢愈惡。勁發萬弩齊，激去掣箭鑿。委積皆重搭，背左着點烈。遒緊不暇飛，滚滚互團掿。蟠空凍相

❶「閟」，原作「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踆」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逡」。
❸「梢」，原作「稍」，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粘，連締渾欲閤。漫天都一片，奚計席與箔。何處覓界墻？人間無海嶽。顧眄已數尺，氣偃驚駭愕。慄慄寒作威，稜稜痛如斫。糢糊半垂面，酸楚欲折脚。我馬不得前，我僕指已落。重繭頓覺輕，透骨江紙薄。挾纊殆兒戲，豐貂亦纖弱。向晚耦陡黑，陰雲肆饕虐。横空怒潮頭，壓地塌天角。平拉老鼠山，倒卷鴛鴦濼。刀槊走柔然，金鼓鏖衛霍。竟夜遽呼號，乾坤碎磨錯。車從谷口没，人在冰底罨。黎明遞相尋，推阜各挑撥。❶還聞頓足歌，彎弧盡欣躍。正好射黄羊，何須待消鑠！長嘯蹴踏去，天沙蕩寥廓。聲繞霹靂絃，查牙競禽縛。平地深虎穽，更不用矰繳。瀝血嚼紫肝，流澌飲紅酪。雪盛馬尤肥，皇天助幽朔。資賦不畏寒，自得生處樂。可笑嬴秦初，更嘆金源末。直將一抔土，欲把萬里遏。隱墻日避冷，手弄不龜藥。救死恐未能，奚暇更守捉！況乃天道北，斗極重旋斡。黑雪是長安，飛洒過汴洛。突兀無與强，萬古入陰壑。爲告党家兒，惟當守盟約。君看銷金帳，豈是疆戎索？

獲鹿新居哭元遺山

殘山遶荒城，慘淡帶餘雪。我來問新居，欲語還哽噎。摇摇識風旌，掩掩淚隱睫。額地升中堂，痛激肝膽裂。鼻若聞闔風，幽冥忽穿徹。空床一束書，不見文章伯。愁馬喑不鳴，老僕頓欲絶。嬌兒背面啼，高弟展轉説。有書未絶筆，有傳未卒業。靈輀已西州，壯心空北闕。緬思從公

❶「推」，王鏐本、四庫本作「堆」。

遊，灝汗飛玉屑。振筆青雲開，炳烺寒電掣。鯨吹濤山回，隼厲霜鋒擊。❶蘊情入軟語，婉藹幽更切。鶯啼柳陰深，百囀春不歇。方張大庭樂，誰意成永別！徙倚扳庭柯，窗户轉寥沉。❷乾坤入凋喪，衣冠少顔色。魂來暮山青，魂去暮山黑。城頭老畢逋，底事悲破月？中腸元易感，使我心欲折。

登昊天寺寶嚴塔

旭日燒銅輪，赤氣繞車轂。平步登青天，陸海一龍窟。寶藏沙刼開，突兀翻地軸。瑰奇入霄漢，締構窮土木。高穿翡翠籠，直到蓮心出。錯落金鯨鱗，蹭蹬木虵腹。致身知幾層，但覺重錦束。巧碎雕鎪心，力盡撐拄骨。合沓三天神，倚疊萬國佛。丹青雜珠琲，新若手未觸。盤盤老風煙，天門鎖寒玉。乾坤一柱旁，日月互生没。六年五入燕，空爲眼中物。于今始一登，頓覺超凡俗。曠宇凌高寒，飄飄肆遐矚。海卷碣石回，天壓陰山覆。瀘溝一衣帶，居庸險何足！蒼蒼金臺雲，青青薊丘竹。昔賢今不見，悵望空注目。下視極羽淵，黄熊尚盤屈。窟宅幾千祀，潛姦富凶毒。魑魅不能禦，何人與驅逐？燕雲割山河，神州疆理蹙。稱臣又呼父，萬古天王辱。一登還百憂，慘淡意回復。安得脱世網，對此傾醽醁。慷慨澆心胸，醉向天邊宿。

❶「擊」，原作「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沉」，王鏐本、四庫本作「寂」。

贈劉茂之

昔歲，余先子辟兵淇衛間，久雨壞垣，壓其腰股，瀎絶不知人者數日，醫者以良劑飲之而愈。甲寅夏，故疾復作，號呼晝夜，殆不能堪。全真者劉茂之飲之以藥，便血數斗而愈。丙辰夏，得風疾，而小便結塞十餘日，臍周左如覆盃狀，醫者殫技，莫之能瀹。茂之視之曰：「是針不能達，藥不能及，有一術可愈。」乃以手按摩，自章門至于氣海，頃之，血溺并出，出數斗乃愈。先子生平疾病者三，而愈於茂之者二，是先子數年之命，茂之延之也。茂之滿城人，名至臨，嘗遇異人，授之方技，而不自售。遇有疾者，哀其苦而閔其窮，即爲治之，無不愈。顛連無告者，日塞其門而不憚也。雖爲全真道，而喜交遊，洒落通敏，不滯於物，胸次洞豁，廓無梗礙，而其藴蓄，有非凡夫所能見者。余嘻先子之事，且嘉茂之之爲人，乃爲賦詩。

道進物我化，技進心手忘。飄飄子劉子，道技皆所長。委世欲長往，顧瞻仍彷徨。吾民吾同胞，顛頓真可傷。以道引汝年，以術藥汝瘍。生死且肉骨，下手開膏肓。譬如庖丁牛，游刃不折芒。舉目皆全人，仁壽涵八荒。惟天畀先子，❶兩厄皆再康。晏景回桑榆，庭户生輝光。我欲借君術，醫國還虞唐。彷徨張四維，突兀宏三綱。緬思何可得，謾自摧肝腸。山林有高躅，注目煙霏蒼。何當把臂遊，深探先

❶「畀」，原作「界」，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天囊。

隨州

山南楚甸坼，漢東隨爲大。盡日涉艱阻，極力出險隘。川途落木杪，忽覩天宇快。長林偃秋色，百雉露茫昧。疑向遠水曲，隱映脩竹外。捷去不得前，橫亘斷崖礙。煙深梅欲春，石亂水相帶。飛鳥不知人，投樹聲甚怪。探騎隔岸言，轉出西城背。火壕削紫土，斬絶黑欲墜。當時不受攻，例與安陸潰。居人盡室去，涵養儘一敗。荒空二十年，繁夥日蕪穢。白堊餘屋壁，狐狸窟庭内。穿窗棗枝曲，倚柱巖桂壞。誰種當道棘？亂長侵階菜。❶奥室没蒿萊，何處覓粉黛？濕氣雜土腥，當晝半暝晦。相國來秉鉞，下令急剪拜。佇馬開天荒，欲復太平代。勿謂少師侈，今有季良在。

石門

霜風赭諸山，重崦黄槲映。東南漢川盡，萬疊複嶺亘。甲士斫前路，呀轉崗坂競。登天忽落井，急注繚一徑。翻身伏馬鬣，植立上石磴。覆地露葉滑，捽面樹枝迸。斷木餘高盤，蹶步復拉脛。楂竹礫青耳，剟刺蹄血凝。石梁僅尺許，絶澗陡色暝。萬衆急相擠，失脚如墮甑。前抵雙石門，扼塞兩窟並。不虞爲申警，❷傳呼空谷應。大洪宿重兵，榜栳相盻瞠。木蘭與白

❶「菜」，原作「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警」，王鏐本、四庫本作「驚」。

兆，左控復前迎。漢淮此要害，敵人必來偵。部伍各整頓，介胄聽將令。遇敵毋妄動，涉險更安静。如律以次發，不鼓氣益盛。崎嶇得隙地，稻塍土脊硬。匍匐扳劒刃，澒洞下泥穽。回看半天乾，却欲上危磴。❶日斜布營壘，煙起衆已定。反思中原好，桑麻展平鏡。沃衍少巖邑，生民樂王政。鬻熊文王師，南服始數乘。後來爲覇國，春秋每譏評。一州七千里，蓋亦賴形勝。六朝據上流，踵武反朝廷。吾欲問楚人，于今更幾姓？

白兆山

旗尾拖澗雲，鼓行斷横谷。敵人隔林望，坐甲不敢出。白兆有居民，煙蘿蔽喬木。負檐來迎降，馬首争蒲伏。爲聞不殺令，又復治安陸。萬死乞餘生，焦土覓舊屋。老人翻白鬚，南望呑聲哭。松楸却成林，到此死亦足。載説桃花嵒，醉墨苔蘚緑。每於秋月下，似有飛僊讀。遽令巾其巔，重爲賜米肉。偏裨好護送，縱歸不令宿。喜氣動江山，迢遥肆遐矚。安得與李白，雲窗對脩竹？

雲夢

群山避鄢郢，霜浄楚天遠。秋色浮鴈背，風水蘆花滿。陂澤通江湖，口岸藏町疃。❷横匯淵藪大，散漫稻畦淺。積煙晚翠重，老浪虚白卷。乾坤入涵混，魚龍深宛

❶「磴」，王鏐本爲墨丁，四庫本作「嶺」。
❷「口」，王鏐本、四庫本作「田」。

轉。殘嶺土崖斷，餘浸黑壤軟。平崗繚中洲，潤甸負長坂。勁竹密如簀，緑粉封紫笴。忽向青楓末，半出黃槲峴。北人有圖畫，却向此間展。選鋒一萬騎，掣電鐵滿眼。更不顧虜獲，直向腹心剪。昨去今飲江，埽道草盡偃。何處仍三户，踐蹂殆不免。荒莊自池臺，寒蔓相挂罥。鵝鸛不知家，悠悠忘還返。注目浩無際，馳想首重俛。何時結茅屋，老吟寄殘喘？濯纓謝漁父，瞑臥汀沙晚。

青山磯市

渡江不殺降，百姓皆按堵。羊羅到武昌，相望兩舍許。井邑聯亘長，横斜纏水滸。青山一聚落，中道勢幽阻。通衢萬家市，巴商雜越旅。背面千檣洲，漢陽對鄂渚。絶岸斷鰲立，崩濤高觜吐。竹樹深且密，石頂還戴土。傑觀復傑出，層楹瞰全楚。❶薄暮重登臨，道者貌甚古。開軒具盃酒，江氣滿樽俎。萬里西風來，飄然若輕舉。

壓雲亭

重嶺繚郭峻，高亭下臨鄂。艨艟斷江流，甲騎蹙城脚。拒命始進攻，鐵匝長圍合。顧已無頭陀，徑欲椎黃鶴。謁王登巉巖，再拜瞻日角。王氣壓江山，曠朗天宇豁。十月汗沾裳，敷奏初不覺。詔賜金叵羅，禮酒焉敢嚼！絲綸重開喻，滿面春風

❶「全」，原作「金」，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着。撫膺還自頌，不負平生學。❶須臾動金鉞，猛士徹虎幄。龍起皆雲從，青山萬馬落。

黃鶴樓

江漢天西傾，斷岸蹙寒雪。石城踴高樓，瞰臨勢縣絶。雲夢呑八九，沅湘在眉睫。層軒掩石鏡，更欲壓大別。千帆落山巔，萬檣擁舟楫。中天卷晴嵐，不與人世接。縹緲多飛僊，超摇有遺跡。前缶黃鶴來，重與添顔色。丹梯插青空，萬丈生金碧。聞説吕洞賓，題詩滿新壁。至今起香霧，怪字人不識。仙語龍蛇亂，醉墨江山濕。有時横長笛，吹落漢陽月。洞庭與彭蠡，一聲勿穿徹。我方溷戎馬，對面兵塵隔。焉能載酒上，雲間覓僊客？當年禿髮翁，幾回喚李白。不見狂處士，亦爲重嗟惜。高賢共長往，矯矯不可得。落日聽江聲，西風冷蕭索。

渡江書所見

己未秋，奉命宣撫江淮，自鄧南入新野，蹈宋北鄙，渡泌河，及湖陽，入于春陵。陂塘聯絡，畎澮縈屬，村墟蓊翳，荒空不可行。佳木脩竹，奇花異卉，櫛比林莽間。怵然有感於中，而取野蓮、荒竹、秋桐、野菊四者，姑以寓感焉。

❶「平生」，王鏐本、四庫本作「生平」。

野蓮

陂塘渺煙蕪，❶秋波淡浮空。蒹葭雜芙蕖，依稀見愁紅。輕銷露華凉，亭亭倚西風。金粉亦自香，霞腴爲誰容？無言恨最深，失偶情更濃。摇摇似相招，爲喜詩人逢。翻思彼桃李，反在羅綺中。復憶巖下蘭，緑葉翳荒叢。西子出苧羅，原思老蒿蓬。萬物在生處，莫謾仇天公。

荒竹

荒竹遶廢宅，高下隨女蘿。新梢入林莽，迸葉揚條柯。玉骨清且癯，埋没還奄阿。病緑煙慘悽，枯黄雨滂沱。劒斷戟復折，壯士空悲歌。伊昔主家安，森森氣相摩。籊龍起雲雷，平地煙霄過。幽香澹庭除，静陰延綺羅。一自兵塵生，人去斤斧多。寂寞秋不實，飢鳳將奈何！

秋桐

高秋江漢波，卉木入摇落。荒林擁孤桐，蔓草重繞縛。淒迷氣日喪，憔悴葉自脱。黄凋晚風吹，青裂飢烏啄。無時亦無儔，幢幢老陰薄。儀鳳安所棲？宫樹空寂寞。謂汝無自傷，植根亦嬌弱。豈能持風寒，況乃失所託。何時此焉居，揚鋤剪荒惡。擕幼扳庭柯，遂我生聚樂。

❶「塘」，原作「壙」，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野　菊

乾坤入消數，萬物呈晚節。秋晏菊始華，荒叢翳林樾。野逈幽姿清，崗斷寒艷接。絲蟲罥青苞，啼螀抱枯葉。瀼露積玉華，層層擁金屑。我欲摘以杯，飲之濯中熱。霜栽鬱高標，胡與荒穢列？嗟爾夷惠儔，玉質難變滅。不謂無人看，便使幽香歇。安得老瓦盆，坐對澆古月。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四

古詩

渡江書事

朔龍蜚冰天，瀚海開日月。萬國入尺箠，海外迄有截。東南天一隅，區宇獨限越。我鞭莫及腹，我車莫通轍。阻山還據江，罙遠極亘絕。❶桓桓天策王，建旆秉鈇鉞。睿衷推深仁，不忍遽剪伐。弘霈縱俘囚，下令明不殺。威鋭極晦蓄，龐恩肆霑洽。彼乃執信使，謂令旨所差張天鐸也。徼鄙闚偷劫。本以禮義期，誰知重驕跋。王乃振師徒，揚旗禡太白。東西兩距海，百道相綰結。幹腹出大理，上流下開達。夔門勢扼吭，通泰潛擣脅。萬里常山蛇，首尾勁相接。八月馬首南，王氣快軒豁。千麾繞清霜，萬蹄碎蹈鐵。高天四旁開，厚地一道裂。西風楚山空，豺虎皆遯跡。驥怒憑風嘶，一噴飛亂葉。羅洑覘江津，輕舟詰朝發。清波乃舒徐，大浪還妥帖。中流笑前人，浮梁與荻筏。白魚入王舟，瑞氣浮桂楫。曾莫一矢遺，諸軍報鱷捷。❷談笑過江東，兵刃渾不血。居民盡按堵，王師有成法。駐軍武昌南，威聲轟霹靂。中令仍緩師，天吏有餘恤。彼昏還犯順，投袂安可

❶「罙」，王鏐本、四庫本作「深」。

❷「捷」，原作「揵」，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及？文物三百年，衣冠本無敵。誤國不知罪，虛文猶論列。誣以敗爲功，負以勝爲說。欺君還毒民，何以救破滅？右師滿湖湘，左師溢巴峽。江滸連大屯，淮南擁驍甲。當朝大冠峨，于今有何策？外勝常以力，内强惟以德。乃今并棄擲，本拔原自塞。伊昔澶淵回，信誓始寧謐。貽謀燕翼子，海内日富實。中平或生虞，❶南北動疆場。❷鄭公慷慨姿，開心見肝膽。遼主亦爲動，相視指天日。竟無海上盟，二帝終失國。後來秦太師，始悟前王失。尋盟息干戈，好聘堅金石。百年享安榮，而反加罪罰。經術日窮奇，國論甚迂濶。賢王本寬仁，於彼欲存活。而乃極擯蔑，激怒爾何益？嗚呼天王統，紀綱萬世一。文物與禮樂，百代更累積。一朝遂塗地，吾民作何物？厲階大江流，天地限南北。兵争無時休，血與江水赤。混一纔四家，千年儘戈戟。何當斷其流，舟車到南極！

宿汝南道院

虛庭淡黄昏，折梅見新月。徙倚爲長吟，❸幽香有時發。枯葉鳴衝風，花間動殘雪。悠然憶故山，風塵信音絶。矯首天一方，疎星鴈聲噎。

浮山堰

斷磧呀石菴，長亘青迆迆。蜿蜒繚强

❶「平」，四庫本作「年」。
❷「場」，原作「埸」，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❸「倚」，原作「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蛇，鑿萼横齲齒。❶淮流從天來，撇捩過一矢。氣怒猶不平，直欲卷遺址。蕭郎真耄期，見性不見理。日暮乃倒行，平地成浲水。赤子生魚頭，百萬並一死。雖無殺戮名，亦與挺刃比。麪牲及菜果，小惠徒自喜。梁宗不血食，餒鬼未報此。侯景登明堂，降罰亦天使。哀哉無辜民，朽骨在餘滓。霖潦秋煙深，煩寃掛疎葦。淅瀝生悲風，❷慘淡動遊子。白圭壑鄰邦，遺誚今未已。水可亡人國，斯言厲階始。爲報移山人，愚叟真愚耳。

冬至後在儀真館賦詩以贈三伴使

突兀天壤間，洞視及八軌。區宇入割裂，疆場更彼此。鬩怒尋干戈，禍亂無期已。孰能着手援？下石往往是。予方閉關居，不忍安坐視。復有弓旌招，飈然爲時起。仁義一萬言，麻鞋見天子。天道本好生，天顏亦爲喜。乃曰哀吾民，去殺兵當弭。今日踐阼初，急務惟爾耳。三人奉書行，一信盈尺紙。詔下癃老泣，春風動田里。入境及淮壖，肺臆即開披。剷薙撤藩垣，羅列倒瑚簋。萬變惟惘赤，一念無倖詭。白虹晝貫日，清江秋見底。行人不能行，在所輒頓止。一自入儀真，改館七牢美。坐使庖丁勞，徒增魯連耻。空庭重咨嗟，闇室還徙倚。❸蹉跎兩朝事，慘澹一江水。堂上接玉帛，何如四郊壘？萬衆七奔命，何如一行李？新陽復生意，歲律已窮

❶「萼」，王鏐本、四庫本作「咢」。
❷「淅」，原作「浙」，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徙」，原作「徒」，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紀。節候中易感，挺特入骫骳。折梅愧皇華，對酒生頮泚。蒼生苟能活，志士豈惜死！願借君懸河，發我弦上矢。天下本一氣，南北只一理。處置一何難？鴻毛扇糠粃。中原帝高光，遽可遼金比？君家祖宗法，親仁載良史。可令富鄭公，樹立太平址。一若泰山安，一若九卵累。事幾或一失，千載貽詬訾。中間樂禍徒，沮遏逞姦宄。以爲富貴鎡，瞰鼎磨血齒。高天無風飈，側佇羽翮俟。激怒起兵端，馮鋒肆蛇豕。皇皇仁聖資，比復當謹始。發言謾盈庭，執咎誰敢爾？是非在目前，胡爲眩紅紫。政如道傍室，牽制終誤己。區區謾多議，紙上何足恃？出門懼垂堂，何嘗見邊鄙。暌孤還自暌，見鬼急張弛。一斷即遇雨，群疑皆披靡。天運屬安治，何當合離仳。不能鷹脱韝，還成肉在几。盤飧寧忍食？欲斷南八指。

儀真館後園感春

深庭日清亮，卉木欣東風。冉冉蒼翠香，過雨濕青紅。天葩擁纖妍，膏沐誰爲容？蛺蝶太放顛，百匝遶幽叢。自謂擅春色，豈知吾汝同。一夜落花深，綠苔香錦重。我來藉醉眠，仰而聽遊蜂。悠然發驚省，桃李不如松。

繁李夜逾白，條楊先時青。春深百草長，蘼蕪滿空庭。生恨復喚愁，況復聞啼鶯。心事觸處傷，有花還無情。朝光紅露晞，暮色紫煙晴。新燕喇春梁，歸鴻眇雲聲。❶何當理舟楫，麗日清江亭？

❶「聲」，四庫本作「深」。

風花點白紵，香露滴清晨。幽樹静益鮮，虚庭寂無塵。亂草縈階除，蒼苔老餘春。鳥鳴墮紅英，蔌蔌着襟巾。翠碧挂黄棠，飛去誰家鄰？陰森現畏景，綽約逢花神。回首碧雲重，紛紛擾天真。

三月花更愁，一雨香百和。緑英堆狼籍，紅蕾愁亦破。冉冉物華暮，紛紛蜂蝶過。幽事關心深，愁來籍草坐。春去酒樽空，尚有餘花墮。世路足迍邅，人生多坎軻。徙倚昤殘柯，吁嗟果奈何！❶

幽蘭三伴使致蘭二本感而賦詩

春山好鳥鳴，淑氣扇芳樾。林深草野迥，窅與人世絶。猗蘭鬱幽姿，心馨忘目悦。薈蘙祇自全，荆蒯甘與雜。静深反致寇，輕風遠香發。虞羅斷芳根，逢諛李桃冗。本非華堂姿，衆卉同搴掇。不逢汨羅臣，❷又失長沙客。上官增青蠅，鄭袖逞顔色。薰蕕臭自長，瀟洒煙霧質。竭來偶相看，慘淡初未識。却疑子羽寢，三嗅清香泣。坐久忽目成，江雲滿窗白。重吟遶雙叢，一花還一節。青金呀鳳觜，紫錦卷鷲舌。我欲紉以佩，愛重不忍折。呼兒課楚辭，諷詠思比德。所貴香不淫，時至酷清烈。所恨失所來，好玩反爾賊。何當煙雨深，還山種明月？

橄欖 南人謂之格覽

南菓足韻勝，北人罕爲奇。銀盤獻青

❶「奈何」，原作「何奈」，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汨」，原作「泪」，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子，愛玩驚見之。蓮房飽出蟵，棗滑生下枝。翠粉苔埻新，❶清烈凝松脂。齒牙噴艱澁，苦硬不可持。氣韻久始來，靈根瀹天池。洒然凌青飈，甘露濡仙芝。有如宿瘤妻，苦節真可期。亦如相韓休，朕瘠天下肥。危辭遽逆耳，終自爲良規。先難阻欲速，後得卒莫違。默默心語口，此樂夫誰知？始覺衆菓俗，橘奴復梨兒。海嶺瘴天黑，異味翻荼飴。雨露存天真，颶霧不可滋。島嶼出乳泉，造化亦若兹。元氣舌本甜，酸苦歸涕洟。本來甘受和，衆味相假移。居然復其源，僞妄焉能欺？何當謝世網，兀坐忘奔追。深山石室空，煮石療調飢。破鼎煎春芽，嚼此吟湘纍。翛然沃肺肝，看山坐支頤。物表有真味，載歌采薇詩。

秋思

星麾重霜露，落月窺弊裘。久客心易傷，況乃逢暮秋。誰知楚江邊，即是窮海頭！赤子解虎鬬，先拚十二牛。太阿授楚柄，濤塗竟拘囚。昊天有肅殺，未肯休戈矛。書生本迂濶，國計無身謀。俯仰但不愧，萬事從悠悠。

燕南二十年，閉户鑿混沌。先天探首尾，立志極悱憤。衣帶歲不解，彊勉忘怠困。落筆一萬字，開卷即立論。不知世代遠，但覺聖賢近。學問期有用，匡濟展底蘊。徵車賁丘園，蟄窟驚一奮。使行還尼止，江邊坐孤悶。

❶「埻」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孛」。

江聲萬馬來，勢欲衝夜枕。志士足多感，坐起安得寢！靜聽風雨急，透骨寒凛凛。湖湘湊遠浸，巴蜀動餘淰。誰令限南北？洶怒欲相諗。落落弭兵心，于今成貝錦。薦玉期捧盤，墮甑如拾瀋。樽中有瓊花，明朝且轟飲。

木葉墮積水，西風白鴈來。祇應破月底，曾過黃金臺。昔年弔荆卿，臺邊把酒盃。落日督亢陂，莽蒼秋雲開。浩歌易水寒，晚山青崔嵬。誰知坐江館，兩見飛鴻回！空庭日徙倚，慘淡生莓苔。援溺先墮井，計拙良可哀。

弱冠燕市游，許與皆豪英。百匝紅錦圍，酒海横長鯨。醉倚薊丘竹，[1]長嘯秋風生。有時按策坐，談天復談兵。劃破天心胸，四座一時傾。今來閉重門，但聽擊柝聲。乾坤惡喧聒，竟歲喑不鳴。何日九地雷，決裂重一轟？

昔游東諸侯，秋晚登泰山。佇立太平頂，超然出塵寰。日觀望吴越，浩渺秋雲間。長風漾江海，天末生微瀾。今年坐舍館，江聲滿重關。却如在幽陵，脩阻不得看。好花静有色，相對婉且閑。無由寫哀怨，日遶歌幽蘭。

儀真館後園海棠兩花于秋因爲小酌賦詩

二年海棠秋，幽妍對寥索。霜後輒載花，枯株吐纖弱。化工爲詩人，故令造物錯。木落出奇芬，風度亦不惡。尖黄簇短葉，膩翠光欲鑠。蹙縮包紅栗，殷濃入深萼。稀疎生意怯，静麗尤綽約。飛絲罥青

[1] 「丘」，原作「兵」，今據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蟲，蠨蛸共聯絡。深閨養春嬌，霜華滿珠箔。賴得西風輕，微薰小陰作。盈盈出宮妝，新寒翠綃薄。空庭自顏色，含恨誰附着？息亡楚無言，意婉心不樂。琵琶怨昭陽，所遇非所託。獨有未歸人，相看慰孤酌。却似海南時，坡仙政漂泊。有酒仍有花，世事且高閣。後時亦何遲，適寓今猶昨。香霧霑新橙，傾酒兩螯嚼。銀燭更高燒，秋花易零落。

甲子歲後園秋色四首

鷄冠

夷則播新律，卉木協秋候。綰結流火餘，的皪金天宿。峨峨列庭除，❶摘摘儼雄秀。炎帝朝火官，絳幘軒宇宙。植立竟不拜，離披擁青袖。奕葉初類莧，吐心漸如豆。脉絡引絲起，一片珊瑚瘦。❷雲芝茁紅腴，紫茵卷翠脰。碎顆蹙丹砂，肉綻殷血透。怒割赤龍耳，勁磔還亂糅。麻葉薄且聳，山字缺乃覆。查牙欲成角，擁腫下連咮。生全餘小穗，展盡帶殘皺。昂藏偃膺高，突兀出群驟。還將早霞映，欲向朝日雊。月露終夜棲，風雨幾回鬭。再礪復自止，交退誰與救？區區閑草花，象物與接搆。弭兵日觀戰，亦是自貽咎。垂簾且相忘，高枕臥清晝。

❶「列」，原作「烈」，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瘦」，原作「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牽牛

野花照天星，星中花亦盛。長夏蔓草深，疎籬掩斜徑。幽庭日無事，森寂澹相映。繚繞絲亂垂，點綴葉相並。金風一披拂，零露光彩競。參差碧玉簪，綰插滑欲迸。霜絲吐冰同，容色好娟净。堂陰青錦張，墻背紫苔瑩。時方鵲橋成，佳節當秋孟。織女能剪裁，天河洗尤稱。女以秋爲期，郎將花作證。風雨開雲屏，鸞凰鏘月鏡。處處乞巧筵，家家喜相慶。五年江館客，萬事成墮甑。不能致龍節，空自悲虎穽。永日鏖炎蒸，中暑甘臥病。對花淚盈目，坐起不覺暝。雲漢見雙星，回頭看斗柄。遥憐小兒女，昏嫁俱未竟。中流虞風波，相見何日更？

葡萄

深院荒草長，短蔓裂塼縫。葡萄本西果，南國誰與種？插蘆爲扶持，灌溉甚珍重。瘦骨紫節舒，龍頭青線控。蟠蟠上疎籬，蒨蒨將遠縱。遭遇雖後時，取實望秋仲。摘露添俎豆，庶間館人供。誰知六月旱，卉木焦死衆。斷秧餘幾花，强勉着土擁。[1]竟作纏結枯，日遶空悼痛。肺渴口重乾，望梅心欲烘。忽憶河隴秋，滿地無歇空。支離半空架，串艸十里洞。掬乳積城岸，湏瀼接梁棟。一泒瑪瑙漿，傾注百千甕。往歲見沙陀，回鶻正來貢。詔賜琥珀

[1]「强勉」，王鏐本、四庫本作「勉强」。

心，雪盛瓶盡凍。査牙飲流澌，氣饜黑馬湩。❶一旦離魏闕，五載猶在宋。見此復何時？鳥道目逆送。

野　蓼

窅池蓮蒲短，久旱餘淺淤。墻隈積餘埃，玉鳳秋不翥。野蓼根莖堅，幸得侵沮洳。節葉瘦且赤，蘼蕪交翠箸。細蘂亦鮮潔，粉末糅丹素。❷獨窣梟輕穗，離披滴清露。水花澹晚色，幽杳足真趣。忽憶過夢澤，千里渺煙樹。蘆花與蓼花，露錦蕩雪絮。深入芙蕖藪，❸遠映蒹葭渡。舉鞭問飛鴻，駐馬嚼佳句。乃今四壁中，浩渺隔煙霧。日斜對幽叢，聊以慰遲暮。大似辛苦蟲，無復風標鷺。來因援沉溺，底事極幽錮？屢上刳腸書，無地瀝血訴。嗟嗟好花草，焉用生此處？祇應爲詩人，故故獨不去。嘗膽如啖蔗，❹食蓼猶饍御。仰首但有天，志節久愈著。

新館秋懷贈正甫書狀

桂香動幽人，秋草滿高墻。縞袂臨西風，佇立歸興長。羈翼塌卑枝，冥鴻恣翱翔。南山豈能移？愚叟不自量。嗟爾違慈顔，從余使炎方。亦欲登雲衢，逸足馳康莊。誰知成阻脩，按劍看夜光！遂生肘腋變，梟獍爲禍殃。顧微仁者勇，臨難志力强。繾綣百折餘，奮義肝膽張。吾徒其能

❶「饜」，王鏐本、四庫本作「壓」。
❷「末」，王鏐本、四庫本作「米」。
❸「藪」，原作「數」，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膽」，原作「瞻」，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人，玉石焚崑岡。所幸書幣完，舌在身不亡。老雨洗新屋，情話對空床。從渠讒口壓，貝錦生鋒鋩。誣善祇自欺，謗毀庸何傷？❶ 昨宵燈火新，月落霜露涼。載續所著書，静默窺天藏。槁茗煮黑水，數椀澆枯腸。楚騷不必歌，仰臥看屋梁。行止有天運，得失理亦常。道能全始終，終得拜萱堂。

烈士吟贈總領宋琚

薄俗敗風節，有志亦中改。舉世遂無耻，逐利甘鄙猥。或有申棖慾，難免市道買。幾回惜魯連，重爲嘆朱亥。襟期何灑落，高義冠千載。聊聊復誰繼？❷ 碌碌等駑駘。南北久拏兵，吾徒着手解。救鬭乃搏撠，陷穽生蟲豸。歲久或竊發，亂刃期俎醢。烈士有宋君，王事賴不壞。賊中偶拘隔，凜凜畏英采。慨然自拔出，喜聞官長在。館吏誘令降，不語首重擺。中宵出儀真，五鼓入淮海。覊留故箝逼，難耐冀自悔。睨柱欲碎首，守者盡惶駭。大官遽稱謝，不拜貌磊磊。❸ 遂陳稽遲故，❹ 勸令更延待。方説在諒陰，便對有冢宰。彼知辭理屈，我乃意氣倍。顧盼立功名，足以起庸怠。君當持此心，吾亦重自罪。春風波長江，佇看振旅凱。請鉞雪主辱，爲國清大憝。

❶「庸」，王鏐本、四庫本作「痛」。

❷「聊聊」，四庫本作「寥寥」。

❸「不」，王鏐本、四庫本作「下」。

❹「稽」，原作「稭」，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新館八月三日雨

氛祲積穢沴，旁魄宇宙滿。驕陽鑠洪爐，竪電繞新館。輪囷頽雲擁，決驟白雨建。迅雷初喑嗚，缺裂蟠空遠。猛風忽着人，潑目氣即偃。光怪入肝膈，勢若山壓卵。柱天金塔碎，奮地火旗卷。連閃復疊擊，黑海共旋轉。群龍破壁飛，驚浪拍户剪。大舟千斛翻，空車萬乘碾。夜久怒益甚，惴惴懼難免。童僕儘顛頓，覆面不敢喘。床第等階戺，❶無復辨深淺。記異古未有，大變見亦鮮。祇應和龍氣，突兀揭幽顯。都將生靈恨，六合忿一闡。蠢爾禍國徒，聞此無愧靦？

新館春日書懷

天末聞春鴻，梅梢見新月。孤影獨徘徊，踏破墻陰雪。寂寞未歸人，慘澹無家節。異域機穽深，中原信音絶。白璧一片心，青天竟難説。誰將萬古恨，總付江城客？

歲華雖云改，突兀祇此心。弱質乃重負，第恐力不任。走馬活斯人，覆舟成陸沉。饔牢耗將竭，變故日益深。東風吹江聲，曉日晞鳴禽。從今桃李花，又是夸園林。

❶「第」，原作「笫」，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鶺鴒下空庭，❶飛鳴行且摇。飲啄還相呼，去去仍相招。我有弟與妹，江山鬱迢遥。膝上讀書時，中堂拜母朝。鵷雛遶竹花，翡翠巢蘭苕。銜風吹雲衢，兩處聲嗷嗷。

二親連夜夢，慘戚異平日。祇應節序改，思子不忍食。覺來淚滿枕，肝裂刀斧劈。爇紙死灰飛，酹酒霜階濕。遥想墳前土，歲久深荆棘。忠孝兩未盡，愧恨空飲泣。

怨入江流深，恨與春潮上。天涯獨昂藏，顧盼空俯仰。誰知誤國徒，解結漫天網！不漏一民命，赤子驚攘攘。徙薪重獲戾，擲秆乃加賞。笑殺伍子胥，黄池尚争長。

舉盃對江梅，酒面生春香。一酌酹上玄，再酌澆新陽。自勸未歸人，一詠復一觴。中原帝仁君，突兀恢皇綱。緬思好生心，此去不可量。自昔有天道，我本無愁腸。

丁卯孟春新館望南極

八年坐江館，祇得片天仰。厄運運迍邅，乖氣纏魍魎。白虹貫黑日，彗孛掃穹壤。神風忽吹出，新屋眼界廣。前秋老雨餘，霽色開莽蒼。參足玉井東，去地都幾丈。頹星隱江氣，焰焰光欲長。老人慰羈孤，驚喜意惚恍。都疑夢寐中，怪事非所想。誰知今年春，更比往歲朗。黄閏對天狼，數日見乃兩。恨無雙白璧，薦幣展覲享。中庭望不盡，謾爲拜稽顙。南海還無波，北辰氣尤敞。中原帝聖君，太平今有象。整頓高世策，道泰非技癢。

❶「鴒」，原作「領」，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五

古　詩

幽　思

江山鬱幽思，静止有天光。宛然褰薄帷，明月照我床。蟋蟀鳴孤根，鴻鴈頑飛霜。惄惄動羈衷，耿耿發清狂。有萬來無端，百折縈回腸。晤言且伏枕，一寐成兩忘。

搔首視天宇，幄幕四垂碧。道窮誰與言？逌然坐孤石。❶默默心語口，冥區扣虚寂。老鶴翩然來，聲帶江臯濕。偶與成唱和，玉振動肝臆。感寓遂無窮，亹亹參玄極。

性天入無極，窅窅觀化初。渾淪一活物，極盡都無餘。乾坤藏首尾，坎離互根株。擺拉屑磨齒，出入軋户樞。遂生無量人，乃有萬卷書。總萃成六經，所以爲吾儒。

衆動劇藏蓋，獨覺還發蒙。揭焰開熒臺，赤日凌青空。宇宙一蔀屋，至明元無窮。但見人物異，誰知地天通？君看九泉下，景曜皆燭龍。昧者烏可言，耳目真矇聾！

有物與生俱，混涵具萬象。昭昭爲吾天，皓皓不可尚。妙合元化精，屬底更無

❶「坐」，原作「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上。濬然入虛明，大惡滋意匠。如何窮奇徒，穴蠹肆豪强。胡不觀其生？未死先自喪。

天幾爲身樞，轉斡主性情。静定得其正，焉用巧與營？化窟每雕鎪，焜燿開萬靈。僞妄相冶陶，蜾蠃爲螟蛉。反觀心地初，周匝惟一誠。莫漫强作爲，無本竟何成！

吾身眇天地，太倉一稊米。洞達乘道藴，大易乃吾體。胡爲生町畦？祇自揭底裹。戰心作蠻觸，鬭物劇角抵。並行本無悖，用智私乃爾。終令八尺軀，瑣瑣同螻蟻。

爰念算心者，愈算愈無數。脱兔驚處女，不知竟何處！豈如千歲日，坐欲窮其故。清風倏然來，皓月皦然去。太虛自澄湛，寂歷降霜露。求體與追迹，抱甕渾不悟。

至神妙無方，倏忽驚掣電。歸藏豈無所？至密周匝遍。君子慎不出，與民亦同患。念兹即在兹，過化復乘變。何須七處徵，非必八還見。槌碎玉連環，總是光明殿。

風輪載水輪，天地一虛舟。歷世千萬年，生滅祇幾漚？大吹推濤山，組練翻神州。有生當盡壤，❶物類仍自稠。漂泊往何深？推盪來亦周。安得窮其原？神區莽悠悠。

化區一洪鑪，萬化總銷鑠。誰知鎔冶際，圍範已附著。倏忽聚散間，共是一蜩殼。古今都無跡，曠蕩歸冥漠。易簡故不弊，悠久相盤薄。若言天地壞，大塊何

❶「壤」，王鏐本、四庫本作「壞」。

處着？

凡物皆抱一，太極元有兩。厥初無端倪，乘化互消長。何人與安排？妥帖自來往。萬物儘銷沉，山川空泱漭。秋水雙芙蓉，玉鏡花俯仰。並蒂復同根，一種誰涵養？

地中有晦明，天體無晝夜。人物互寢興，❶擾擾爭傳舍。形器兩疣贅，面目更假借。化工急轉圜，光景速代謝。君子惟立德，乾乾擬泰華。揭焉與化俱，萬古常不化。

誰將碧桃核，種向虛空天？偶然落地上，紅雲滿山川。❷秋風實離離，到處桃花然。太極襌兩儀，萬物相繼傳。堯老舜乃攝，伯禹不與賢。父父復子子，一家三千年。

二乃極之儀，三爲易真數。渾然一推背，竟不失故步。昨朝遶屋行，百匝誦佳句。日暮碧雲重，褰裳自闔户。夢裏遍天下，還向家中住。偶奇遂無窮，總在相因處。

太極易始圖，先天乃心法。重重自環中，井井皆成八。一從孔孟後，此幾無人發。誰知周與邵，千載合符節。精窮無餘塵，表裏儘通徹。青天碧玉樓，影壓秋江月。

太虛道之蘊，太極道之體。象滋本太元，氣母託太始。維繫復融液，有萬皆本此。總向此中生，會向此中死。誰作先天囊，顛倒不見底？我欲包無窮，滿貯本然理。

❶「興」，原作「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紅」，原作「經」，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賦予初無私，稟受各分定。渙汗出大號，有物歸一令。群倫或弗從，是乃與天競。爾貴非吾心，爾富非吾性。篤恭恒自盡，慥慥言與行。窮通無加損，靜俟乃安命。

數有本然差，參伍行鬼神。乾坤互傾壓，氣運潛屈伸。遂生無量物，乃有不盡人。脩短變則殊，盛衰化相因。向非冰雪姿，安得花柳春？或欲一死生，第恐理不純。

元陽首庶物，蒼蒼豈正色？轉圓開化幾，剛健乃天德。伊人體其全，造命還立極。往往欺以誣，反復爲戕賊。還看仲尼處，亦是帝堯則。乃謂吾不能，自暴烏足責！

屈平窮作問，柳州怨爲對。蒼蒼都不聞，自致誣罔罪。不周彊爲柱，❶杞人謾憂墜。無擊復無鎛，居然詎茫昧。君子惟脩身，屋漏極謹畏。吾心即吾天，炯炯不在外。

道宰藏殺幾，天斷運神武。剸割與裁制，乃爲造物主。躁欲生内兵，神奇入臭腐。撐裂太元體，鑽穴成苦窳。漫合神農藥，枉費女媧補。遂成血肉運，萬世一刀俎。

盈盈水中荷，鬱鬱畹内蘭。娜娜楊柳春，挺挺松栢寒。資度與余同，生意最可看。内恕惟恐傷，吁嗟懼凋殘。如何被秦人，伐木仍赭山！又有跖之徒，瀝血還膾肝。

人生會有爲，事物各有義。苟非吾所取，千駟不一視。峨峨君子心，磊磊丈夫

❶「柱」，原作「住」，今據四庫本改。

志。泰山輕鴻毛，無復顧勢利。悲哉患失徒，滿目惟富貴。舐痔復嘗糞，甘心同狗彘。

道有本然分，立世爲大節。抑抑卑高陳，井井貴賤別。昭布作禮經，巍峨正人極。有位當自守，有門誰敢越？維世爲大綱，少紊王政缺。端本必正名，大哉春秋法。

姿貌争寢揚，髑髏無好醜。魂氣忽登殂，骨肉歸一朽。中心足良好，衆美集萬有。不與死生俱，能同天地久。粲粲含笑人，皎皎當窗牖。寧知賈大夫，還有射雉手！

丹砂雜青空，珊瑚映瑶草。瑩美絶雕飾，物外天然寶。元精赤子心，烱烱顔色好。净徹無點滓，本真當自保。光明天地藏，萬象跡如掃。藹然一壺春，遂古常不老。

鄰里遞歌哭，萬古一死生。不知道之常，擾擾競衰榮。❶都爲利欲驅，每被寵辱驚。胸中忽成敗，堂上生棘荆。終朝飽則已，胾肉同藜羹。十萬下箸難，安用志慮盈！

白楊纏悲風，萬象總一丘。前哭後還嗟，相送何時休！君看華堂上，幾人能自留？爲善已無及，顧盼驚蜉蝣。如何貪生人，作孽謀阻脩。腐敗不可埋，遺臭徒千秋。

形氣有盛衰，魂魄共强弱。志師强心田，天地相旁薄。苟爲物欲屈，消沮不復作。精成百鍊鏡，躍馬能矍鑠。伯有死猶見，陰燐雨中着。莫讀無鬼論，神全鬼

❶「衰」，原作「哀」，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自却。

高山洩雲峰，陸物水必具。野草茁獸毛，林葉開鳥羽。剛柔乘萬變，天地一逆數。形色每相因，真宰解陶鑄。一受不復易，妍蚩總天賦。❶更教影問形，陶老端慕顧。

嘗觀西伯易，兩兩皆反對。初從消内長，却向進中退。止是一乾坤，倍蓰生萬類。如何區中人，失計即憒憒。吉凶互乘除，否泰相嚮背。富貴爾欲榮，貧賤彼何罪？

重險入坎窞，心術乃凌跨。靈田初坦平，底處藏譎詐？都因己弗盡，牙角潛締架。節節生城府，岌岌深罟獲。厭然欺一世，巉阻無隙罅。誰知方寸間，乃解坑天下。

見邇當慮遠，知前必念後。勿謂苟且已，天地甚長久。雖遮一人目，難塞萬世口。輪囷南箕舌，轉斡北辰斗。森列甚可畏，洋洋在左右。克己與不欺，此語宜重守。

市賈争錐刀，喘汗忘昏曉。夸毗角名場，提踵中忿擾。復有欺世徒，每患機穽小。易陽反爲陰，揭本都在杪。儘爲僞妄役，至死心不了。焉知無事人，獨立萬物表！

大鵬欲南運，北溟待天風。龍神九地潛，雲氣會相從。有形皆受制，無體方獨通。超然謝世塵，杳杳遺孤蹤。化冥復神俱，進退何雍容。掌握起消息，孰能爲樊籠？

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大澤生龍

❶「妍」，原作「奸」，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蛇，原田長荆榛。載質遽出疆，遑遑告時君。有教不擇類，善誘皆循循。濟衆己所任，謀道豈謀身？至哉擊磬心，中有堯舜仁。

飲水澹無味，顔氏何所樂？陋巷并日食，至今見蕭索。當時一瓢中，總是天人學。無悔不違仁，造道乃獨覺。義理泰山重，富貴秋雲薄。畏匡不敢死，襟度何落落。

通逵有大鼎，能函十二牛。內可膳千夫，外足鎮九州。蒙童抱束薪，短焰如鬼幽。勺水竟不熱，誶罵增怒尤。力到功自成，適遠匪坐謀。未行恐有聞，千載一仲由。❶

乾坤廓奥區，衆動自紛擾。萬世一寒暑，往來幾昏曉。兹生顧指間，倏忽急飛鳥。大人車輪目，獨見明瞭瞭。斂藏入化宇，敻出造化表。道德高無極，教化今未了。

一理初不殊，萬化各所之。室中本無車，門外元多岐。君子盡在我，我盡夫何疑？可行吾即行，斯乃聖之時。屢空仍自樂，途窮安足悲！爲告處世人，勿爲世塵欺。❷

開春桃李花，川原發艷陽。盡室出綺羅，嫵婉衒盃觴。太和暢天地，晝景方舒長。一旦鶗鴂鳴，霜露凋衆芳。短日頽崦嵫，塞向皆閉藏。君子法天運，行止亦其常。

鸞皇翥丹霜，尺鷃搶枯株。知止各翱翔，卑高一何殊？精衛苦填海，寃憤一何

❶「由」，原作「田」，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欺」，原作「斯」，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愚！鳲鳩不爲巢，亦自有所居。偉哉衡門士，高臥一束書。曲肱有餘樂，不用長者車。

死生由一陽，静陰存大樸。卓午見墻影，旭日昇海角。焰焰火燎原，祇畏水澆潑。區區揠苗徒，强把混沌鑿。黄庭衣朱衣，着意皆假合。寧知歇心地，自有長生藥！

叔世王道缺，斯人絶其綱。況復異教祛，瞢昧皆發狂。陋儒萬口和，追逐尤犇忙。潤飾借寇兵，倒戈蠧天常。或者以邪攻，出筥復入筐。吾將抱六經，鑿室深山藏。

悠悠窮原人，極上不及下。作計入鬼窟，有物皆土苴。❶兩墮歸虛無，天地亦僞假。終然禍仁義，舉世一野馬。與物都無情，刻忍恩遂寡。至今慕高遠，誰是真識者？

梁折入小成，僞妄亂本真。爲我亦爲義，兼愛同爲仁。厥初毫釐差，其禍無父君。向非大儒辯，喪心幾殺身。誰知寂滅術，遂使無人倫。巍然文章伯，詆斥一何勤。

日出開心窗，日入潛水府。寤寐不在吾，晦顯竟誰主？槖籥一往來，何處有龍虎？癡頑坐徹明，瞢暗睡卓午。矯揉徒自勞，謾使形神苦。君看乘化者，徜徉樂終古。

昨夢入高寒，御風驂兩鸞。扶摇青羅界，日下看長安。烈烈丹鼎紅，紫焰燒肺

❶「苴」，原作「且」，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肝。清晨餐玉屑，半夜登金壇。茂陵一抔土，❶依舊在人間。鼓掌爲一笑，舉世皆面謾。

夜窺古潭月，洞徹天心心。滉朗色界異，焜燿皆黄金。旁有蔚藍叢，上有丹桂林。倒影下無極，湛墜入幽深。衝風颯然至，波蕩不可尋。始知人間世，有動皆陸沉。

隱几罷心官，堨焉偶皆喪。忽在無生前，窅處太古上。頃之開内目，百骸洞五臓。知覺猶有滯，尚未都無妄。遂加存養功，玉宇森萬象。造化皆由吾，乃見鬼神狀。

濯纓厭世塵，入海求夜光。貝闕涵珠宫，異色森綺芒。采采滿懷袖，駕龍登扶桑。赤烏驚上天，火曜舒乾陽。回視乃瓦礫，自愧空犇忙。書生莫謾愚，弊帚安足藏！

聖域每反觀，洞達萬物情。知盡理自窮，衹是本然明。恢廓無滯淫，静止不將迎。儵然坐乘化，❷皓月滿中庭。忽聞鴻鴈來，偶聽風水聲。秉燭入暗室，驚落東窗螢。

有物莫不由，萬古長安道。區區往來者，總向塵中老。年年雨灑清，日日風驅掃。行人竟無迹，涸轍生秋草。我欲謝帝閽，離居事幽討。束載無良辰，幾回問蒼昊。

一念游萬仞，塊坐不盈尺。片席凝塵埃，顧盻竟充斥。誰知呼吸間，即是一太

❶「抔」，原作「杯」，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儵」，原作「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極？有鳥鳴窗疏，唧唧和機織。偶然作聲聽，出入幾自適。但令無錯應，萬類等喧寂。

藏舟泰山巔，偶值懷襄流。忽從歸墟東，直向西海頭。洗日復濯月，光抱空中樓。扶疏散青紅，異氣纏九州。忽焉閣寒沙，佇立令人愁。明朝早潮來，欲住不得留。

興感思往事，邈若不可及。觀化推將來，遽覺今爲昔。今昔本無異，至理萬世一。不朽惟事業，天地共終畢。前波復後波，日夜奔注急。祇是眼前水，源深遂無極。

景晏念慮歇，支頤坐看山。起來復何爲？結佩紉幽蘭。❶萬事從悠悠，不愧俯仰間。舉杯謝塵世，月落梅花殘。深江總風波，天淡孤鳥閑。氣數當閉物，❷我亦方閉關。

惟時屬屯蒙，患難豈能免？南北走孤蓬，秋風任飄轉。五年一龕燈，半世幾詩卷。老吟調鬼神，深造每懼淺。久爲造物惡，今日復洞闡。❸無思重苦思，甘心向連蹇。

宓犧地中復，唐虞天下泰。三王當革命，五伯極破壞。孤秦龍戰野，塗地盡一敗。既有昔時寅，復到後來亥。消長數相因，治亂更萬代。❹無爲我生初，委順從運會。

❶「紉」，原作「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物」，王鏐本、四庫本作「塞」。
❸「闡」，原作「闡」，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代」，原作「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采杞

蕪城古道荒，有杞雜荆棘。西風結霜腴，纍纍綴秋實。肥瑩珊瑚珠，朱殷明欲滴。長條擁寒葉，射日光的礫。采采置傾筐，入手火齊濕。歸來奉二親，煮茗紅脂泣。前秋入新館，枯枝倒懸壁。冬初半青乳，慘淡不忍摘。忽憶采杞時，樂事不可得。隻身對孤叢，片影深暝色。王事尚稽遲，何日共子職？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六

古　詩 和陶[1]

和陶詩序

賡載以來，倡和尚矣。然而魏晉迄唐，和意而不和韻；自宋迄今，和韻而不和意：皆一時朋儔相與酬答，未有追和古人者也。獨東坡先生遷謫嶺海，盡和淵明詩，既和其意，復和其韻，追和之作自此始。余自庚申年使宋，館留儀真，至辛未十二年矣。每讀陶詩以自釋，是歲因復和之，得百餘首。三百篇之後，至漢蘇、李，始爲古詩。逮建安諸子，辭氣相高，潘、陸、顔、謝，鼓吹格力，復加藻澤，而古意衰矣。陶淵明當晉宋革命之際，退歸田里，浮沈杯酒，而天資高邁，思致清逸，任真委命，與物無競。故其詩跌宕於性情之表，直與造物者遊，超然屬韻，莊周一篇，野而不俗，澹而不枯，華而不飾，放而不誕，優游而不迫切，委順而不怨懟，忠厚豈弟，直出屈、宋之上，庶幾顔氏子之樂，曾點之適，無意於詩而獨得古詩之正，而古今莫及也。顧予頑鈍鄙隘，躑躅世網，豈能追還高風，激揚清音？亦出於無聊而爲之。去國幾年，見似之者而喜，況誦其詩，讀其書，寧無動于中乎？前者唱喁而後者和訛，風非有異也，皆自然爾，又不知其孰倡孰和

[1]「和陶」，原脱，今據原本目録及王鏐本、四庫本補。

也！屬和既畢，復書此於其端云。

停雲 思歸也

停雲蔽日，翳翳弗雨。伊余懷傷，自詒伊阻。展轉拘幽，莫或念撫。瞻望中原，徙倚凝佇。停雲悠悠，蒸氛濛濛。衝風入室，洶彼大江。崩心震魄，慨嘆北窗。孰因孰極？惟道是從。服仁佩義，完節爲榮。之死靡它，寔余之情。寤嘆弗寐，攬衣宵征。載思子卿，千載如生。無媒取妻，匪斧伐柯。欒禍深仇，焉能爲和？生民無辜，遘凶既多。銷兵無期，將奈之何！

時運 安命也

時運代遷，既夕復朝。我來幽都，尼于江郊。側佇風飈，載翔雲霄。天澤弗流，原田槁苗。熱中熬熬，孰沃孰濯？密室陰陰，孰眷孰矚？仰視俯察，無愧則足。知命何憂，事天乃樂。在昔過魯，風雩浴沂。爰登岱宗，曠然忘歸。五夜觀日，神光發輝。乃今坐井，高蹤曷追？太行之巔，先人舊廬。貞松鬱林，中堂巋如。安得燕喜，美酒滿壺？否弗終傾，壞運屬予。

榮木❶ 觀物也

榮木青青，英華若玆。氣至而滋，人亦如之。變陽化陰，物各有時。無莫無適，夫道一而。翳翳榮木，云云歸根。多華早落，幾何生存？大冶通逵，乾坤爲門。深固有

❶「木」，原作「物」，今據四庫本改。

方，封植倍敦。升聚退散，載美載陋。生基死涯，信新屈舊。大業弗藏，萬有自富。造物忘物，於焉有疚。脩身事天，莫敢失墜。造次九思，局脊三畏。學聖造聖，希驥則驥。純誠粹精，遂入獨至。

贈長沙公族祖

述東軒老人也。經之六世祖，受學於明道先生。至曾叔大父東軒老，❶道益大，傳之先大父，思而有作

世遠學傳，道親族疎。起宗大家，罔不在初。淵源益深，歲月聿徂。慨我寤嘆，載思躊躇。於昭東軒，棣華新堂。心授口說，繡弓白璋。習習和風，冽冽清霜。吾道有宗，吾家有光。一世師儒，雲從志同。洪河北南，太行西東。瀦爲湖湘，流爲淮江。六經百氏，包羅旁通。邈予小子，亦聞格言。激揚餘波，瞻仰故山。宿草荒阡，抱書潸然。惠我後世，伊余之先。

酬丁柴桑

自警也

孰使而行？孰尼而止？排難兩朝，奔命千里。終豈能必？爰契厥始。稽山濤江，覬爲一遊。墮甑半途，十年隱憂。豈作咄咄，祇賦休休。來之坎坎，天命悠悠。

答龐參軍

始予年十六，讀書於保塞鐵佛寺南堂，不解衣帶坐徹明者五年。感而思之，爲賦是詩也

孤燈長明，終夜誦書。躋深凌高，❷中

❶「老」下，四庫本有「人」字。

❷「躋」，原作「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心自娱。載汲載薪，不遑寧居。惟梗伊蓬，託處聚廬。以道爲富，以德爲珍。勤以脩身，孝以事親。師心造聖，不資於人。靜境神會，伊顔孔鄰。窮年揭揭，日夕孜孜。力探自得，何樂如之！作爲文章，暢爲歌詩。聲滿天地，無爲無思。渾沌復鑿，太極再分。警覺不寐，怡然懽忻。軼起遠蹈，馭風騎雲。萬動皆寂，博我以文。一席五載，默以道鳴。弓旌下招，遂成飄零。遠奉信函，使于吴京。故業委地，朔南失寧。焰焰古佛，依依北風。深窗短檠，時見夢中。孰令一身，❶乃異初終？祇緊其逢，載飭厥躬。

勸農

閔農也。兵亂以來，四民失業，農病爲甚。因讀淵明勸農之作，感而賦此

植天務本，實惟農民。力田效勤，含淳守真。代食惟賢，勸恤相因。耒耜之益，始活斯人。每每原田，奕奕黍稷。雨暘若時，具來播植。惟是穮蓘，惟是稼穡。倉庾惟盈，斯人足食。爰自兵興，魚涸處陸。汙萊菑畬，澆散純穆。浚肌刮骨，猰貐塵逐。❷婦役弗蠶，夫征弗宿。共政蝟起，❸紛更弗久。飢腸曷充？獨耕無耦。既空杼軸，孰事畎畝？流亡異土，隕涕博手。食衆農寡，安得不匱？有年無種，豐穫安冀？盜賊群起，餒死並至。曾是司牧，曾是無愧。井地荒空，甿俗頑鄙。逐末逞僞，無復率履。農爲匪民，犯繩越軌。本既凋傷，政何由美！

❶「身」，王鏐本、四庫本作「人」。
❷「猰」、「貐」下，王鏐本、四庫本各有小字「音軋」、「音與」。
❸「共」，四庫本作「苛」。

命子感子也。余生三十有五年，舉四子而三夭焉。季曰阿壽，生四年矣。而余使宋十二年，弗克撫育，感而有作

余家冀方，遺風帝唐。詩書是傳，奕葉有光。厥初受氏，爰自殷商。由漢迄今，載債載昌。金源之亡，屯盈禍周。百口九族，竟不首丘。父獨抱子，脱死横流。敢望子孫，復始公侯？嶽嶽樹立，自别豬龍。治經立學，生人之功。鬼抉神搜，天緘地封。坦坦正道，明明高蹤。瀹苗起宗，暢根達柯。乃嗣乃續，庭充府羅。天不慭遺，未卓而窳。宛宛三稺，遽委蟲沙。曷敢尤天，祇自咎德。阿壽始孩，弗子去國。川途阻脩，變故揆忒。教之誨之，於焉可得！不成乎終，何誕乎始。徒耀松楸，謾驚閭里。有子無子，命數定止。未能無情，與物悲喜。既已奪去，摻之弗及。❶亦既生存，寧必成立。不孝之罪，聖人所急。大禹荒度，亦閔呱泣。物生不齊，亦各有時。天弗私爾，勿勞爾思。魚腹子滿，孰繁若兹？蜾蠃類我，孰其使而？林回棄璧，厲夜求火。不知其天，祇解私我。失惡乎否？得惡乎可？坼裂啄食，屬離是假。孤館四鄰，擾擾嬰孩。一死一生，朝去暮來。胡肖不肖？胡才不才？敬恭脩身，曷云悲哉！

歸鳥寓感也

歸鳥翩翩，集于深林。飛雲遥遥，反彼高岑。瞻望弗及，實勞我心。重門擊柝，闔

❶「摻」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衫，上聲」。

于幽陰。歸鳥翩翩，深林于飛。飛雲遥遥，高岑是依。嗟我征夫，曷云還歸？瞻彼北辰，翰音弗遺。翼翼歸鳥，翺翔徘徊。曳曳飛雲，巖谷是棲。鼓瑟鼓琴，云胡不諧？孰爲知音？伊余孔懷。翼翼歸鳥，棲于故條。曳曳飛雲，鬱其高標。伊余南征，輸平內交。滔滔弗歸，故山夢勞。

形神影❶

形贈影

萬象生道區，受形各有時。運會迭往來，寢揚成壞之。妙合我初凝，爾亦即在兹。隱見陰陽中，幻化無了期。寤寐一死生，寂然匪爲思。我勞爲有此，爾苦勿涕洏。請看聲與響，相隨復何疑？大都本無有，相贈徒費辭。

影答形

静陰乃道影，範圍無巧拙。大車轉通逵，轍迹豈能絶？妍醜君固有，隨君非慕悦。❷日月相代明，豈能與君别？思君不如我，君没我不滅。生死無加損，得失豈内熱？因物不遂物，原原靡衰竭。君終復隨我，兹時見優劣。

❶「形神影」，王鏐本、四庫本無此題。
❷「慕」，原作「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神釋

出入生死間，妙物不自著。物物弗爲物，超然變新故。二子一醯雞，羊負相冒附。成壞不在己，安用相告語！元陽初化時，静一是存處。在在靡方所，悠悠無定住。陶老信達者，得失委命數。全神乃遺形，種秫修釀具。一醉樂有餘，陶然忘毁譽。醉夢曾弗辨，町畦都削去。既不將不迎，亦何憂何懼。能逃世上名，豈有身後慮？

九日間居 憶九日登隗臺

高秋登隗臺，悵然思樂生。君臣灑落契，千載稱榮名。西風菊花期，日照黄金明。青山遶故國，白鴈遺燕聲。佳時動幽懷，晏景催短齡。浩歌正激烈，樽酒時自傾。故鼎反磨室，六雄競光榮。督亢一寒蕪，酒酣重傷情。丈夫遇主知，唾手成功名。

歸園田居六首 憶登封盧溪幽居，唐盧鴻故居在焉

童稺遊鹿豕，野逸便深山。幽居遠世塵，顥顥羲皇年。盧溪鬱巖阿，繚壁涵清淵。徵君始真隱，種玉開石田。幽人競卜鄰，聯落崎阻間。竹木茅舍邊，桑麻橘籬前。三春牡丹雨，十月梅花煙。盧溪故居有徵君祠，祠前牡丹甚盛，背坐竹木間，多古梅，故云。孤雲出遥岑，頽日下層巔。性與萬化寂，身同天地閒。一從入羈覊，趨蹶寧復然？

區中戰群倫，兩馬復掉鞅。樂哉山中

人，身世無妄想。❶避世如避仇，納履遂長往。耕鉏足衣食，生聚羅稺長。含淳遂天真，體胖心亦廣。底事綺里季，出山真鹵莽！

雨餘山色浄，霜降木葉稀。南澗拾梨栗，帶月吟風歸。青青路邊蘭，細細侵裳衣。飯飽晦亦足，物我兩無違。

好山無俗人，林泉有真娱。種秫足自釀，高下開荒墟。清溪浸古屋，❷況有高賢居。緑竹掃山色，奇木近千株。鄰舍幾父老，話言皆純如。相見即痛飲，甕盎傾無餘。酒酣藉月卧，清興欲凌虚。云誰知此樂？此樂世間無。

攜酒招野人，共飲清溪曲。蔬蔌總狼藉，一醉萬事足。苔痕入窪樽，林影上棊局。月出盃更深，不須更秉燭。歸去静柴扉，酣卧日已旭。

中天太少室，青滿洛陽陌。三十六芙蓉，舍此將安適？嵐光上晨曦，秀色宜日夕。攀躋景無窮，養生地有隙。不聞車馬喧，豈憚耕鋤役？奔騰三十年，樂事都敗績。面目祇自憎，俗死竟何益！

問來使同前

朝拾澗底松，空翠冷潑目。暮歸東籬下，自種今秋菊。清泉洗碎月，襟裾有清馥。❸高卧幽夢長，不覺黄粱熟。

❶「妄」，原作「忘」，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浸」，王鏐本、四庫本作「侵」。
❸「馥」，原作「復」，今據四庫本改。

遊斜川 憶西郎

江壖坐白頭，自分如歸休。十年不出户，夢憶西郎游。看花當雷溪，水合青山流。泓澄潭洞豁，容與浮輕鷗。回抱道明莊，魏道明也。玉翅開林丘。西郎十二峰，如列鳥翅，見《水經》。依依避秦人，桃源闢田疇。遺我山中酒，殷勤更獻酬。花飛好鳥歌，塵世有此不？醉踏石上水，灑然濯百憂。何年結茅屋，歸去便可求。

示周掾祖謝 同前

勞生役世物，萬戚無一欣。且拂冠上塵，暫作山中人。尋春洞林深，賞晤元有因。遠嶺絶水登，鳴泉隔花聞。幽趣方顧接，轉側志劬勤。醉歸語山家，今年當卜鄰。便送買山錢，結茅東澗濱。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淵明柏下飲，相與樂吹彈。何異燔間乞，安足以爲懽？總爲付任適，得酒即開顔。自同墓中人，未死心已殫。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萬化一大路，去來皆茫然。孰能不由行？蹥武億千年。委順出倏阻，煩憂尼崎偏。淵明苦避俗，中歲歸田園。門前柳生肘，更不入市廛。自謂羲皇人，翛然北窗眠。日月自運會，寒暑從代遷。達道久已化，宛在伯玉前。作詩本無怨，高興浮雲

煙。樽酒且逍遥，銜盃稱世賢。

答龐參軍 釋魏斌念母

嗟嗟勿念思，諄諄聽吾言。孰不欲事親，燕安樂鄉園？王事有去留，載讀陟岵篇。大孝五十慕，義止從古然。白地内罟獲，賦予有厄緣。悠悠無了期，鬱鬱安得宣！精衛豈填海？愚叟難移山。天定自勝人，還歸會有年。

五月五日作和戴主簿 重午書懷，贈書狀官苟正甫

壞運窘天步，行人當厄窮。兀坐數年華，大火復當中。盛陽正發育，一氣方盈豐。草木各暢茂，郊園融凱風。我獨少生意，束臂待一終。燒酥點昌葅，强飲心尤冲。江静重門深，兵嚴四壁隆。何日河陽縣，濶步登平嵩？正甫孟州人，州治後有平嵩閣，余賜田亦在是，故云。

連雨獨飲 新館久雨

悠悠孰主張？尼此真偶然。早歲喜學道，自致雲霄間。意欲凌八表，縹緲追飛仙。折翼墮江國，閉門悲漏天。宛在厄會中，不自我後先。乾坤漬塗泥，霑濕何時還？異域歲月速，轉首十二年。形神與化馳，欲辨復無言。

移居二首

吾道即吾廬，仁義是安宅。苟能庇風雨，便可度朝夕。雞川十一遷，歲有缾缶

役。僦屋復分庭，處處置床席。往年始定居，生聚絶勝昔。哭墓遽南來，昆親忽崩析。

城南初定遷，高架插書詩。基構計久常，中表塗墍之。幽窗置棐几，道妙儼若思。訪問復安身，作休日四時。束帛賁門閭，推挽忽在兹。進退已不詳，天命豈吾欺？

和劉柴桑 釋宋琚念母

骯髒宋仲儀，倚楹獨躊躇。念母望北雲，悵然憶家居。湯湯伊祁水，想見先人廬。爲言我與子，南來墮幽墟。鄉園入渺茫，草木荒菑畬。母氏倚門望，無爲執勤劬。生男不若女，有子還如無。王事靡私鹽，義別無親疎。嶽嶽守一節，乾乾斷百須。道在母即存，志當金石如。

酬劉柴桑

長風動江色，俛仰星一周。蕭然步空庭，葉落淒其秋。復命不事操，燕山一田疇。我亦慕高節，終能同此不？憂心重鬱陶，安得駕言遊！

和郭主簿二首 勉馬德璘、孔進❶

周公待昧旦，大禹惜寸陰。聖學如弗及，神道開靈襟。嗟爾氣質成，變化更張琴。力奪造化幾，炳烺異昔今。尊德始好問，卓出衆所欽。去就審且精，取予酌與

❶「孔進」，《陵川集》卷十六、卷二十作「孔晉」。

斟。繫風捕幽景，扣寂求至音。講習説麗澤，琢磨朋盍簪。❶踐形當自得，好高勿臨深。

誠身乃事親，行義貴全節。清心不滯物，月江夜澄徹。味腴須嚌深，窮理必詣絶。天人一理貫，胸次總羅列。苟能一德全，即爲萬世傑。二子久事余，旦旦提耳訣。慎勿自棄捐，舍此無歲月。

於王撫軍坐送客 秋夕遺懷，以下並同

鴈啼霜江清，人與卉木腓。舍館極羈留，感秋尤思歸。包胥客咸陽，孰爲賦無衣？美人期好合，願言遂相違。宛轉萬民命，怵惕終夜悲。坐起對孤影，斜月流寒暉。悽風合酸辛，逌然嘆稽遲。天道本好生，伊何獨予遺？

與殷晉安別

昔游翰墨場，渴日志尤勤。遠探羲農高，近詣周孔親。屬天耿長焰，豈惟照四鄰。尸坐正冠裳，暮夜達旦晨。擬從太極初，再使乾坤分。經世啓帝運，立德開王春。偶別燕山月，忽落吴江雲。悵然負初心，計拙良有因。妄動希時榮，何如安賤貧！撫膺祇自責，安敢復尤人！

贈羊長史

寥廓安得翔？沮澤多羅虞。蛩吟苦關心，鴈足無來書。憶昔少年場，結佩遊通

❶「盍」，原作「合」，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都。北嶺既再登，楚山亦常踰。樽酒生風雲，鞍馬走臺輿。鱷轉復虎躍，一世英豪俱。投穽誰使然？奇蹤日踟躕。户外皆告絶，跬步無所如。幽明澹窗星，夜氣深庭蕪。心折萬緒繁，邁閔思舊娱。紙上認堯舜，自笑幾何疎！起來月中行，滯鬱方一舒。

歲暮和張常侍

渴中夜尤劇，扣關汲新泉。快飲沃肺肝，四顧無與言。白髮照寒月，素影亦何繁。幽窗挽衣坐，反責思尤愆。胡不蹈東海，胡不餓西山？靦顔食不義，❶忍辱待生還。露氣淒且清，別恨相縈纏。殷憂有時窮，今夕是何年？歲月肯我與，精魄隨化遷。嗟哉胡不晨，天乎其偶然？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月出蔓草寒，江聲動清飇。窗户漸槭槭，淒其飄我衣。孤鴻悲遥天，寥落片影微。蟋蟀不在堂，苦傍傷根葵。運數方厄窮，氣序亦頹衰。羈懷感尤深，中宵涕重揮。黄虞不可攀，周道何委遲？嘯歌和淵明，慨嘆有餘悲。

悲從弟仲德

銀沙滿玉河，界天清露零。孤心正耿耿，秋夜何冥冥？念我當屯凶，不如初無生。乃同不周折，遽向東南傾。猘毒方弄

❶「顔」，王鏐本、四庫本作「然」。

兵，好會其能成？蕭蕭變齒髮，冉冉頹年齡。潮生夜江高，簷間動松聲。心魄忽蕩搖，攬衣步中庭。幽蹤獨往來，慘淡關山情。未信天爲人，更著影問形。我本不欺人，萬折氣益盈。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青苔入室深，蝸涎縈素書。坐席凝陰塵，形骸久塊如。臀困礫株木，冥升躓天衢。投膠止河濁，自笑真迂疎。羈魂重凌兢，枯腸謾縈紆。一榻不復移，轉首十年餘。空期汗漫遊，慨想山澤居。兀兀几上肉，喁喁釜中魚。有物皆恣睢，而我獨囚拘。安得天池風，吹上太行廬？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逼窄片天月，照我江濱居。闇然六用絶，孤影獨于于。屋漏重反覿，面壁復向隅。幽明無二道，得喪歸一塗。康莊馭軒車，豈能適江湖？挾山以超海，過計元自疎。憂違付順適，樂地儘有餘。天運誰能逃？忿懥將何如！

南北信命絶，欲行將安之？家人歌戾戾，遊子無還期。門前大江橫，潮來不違時。日月相代遷，我獨何在茲？細和淵明詩，載歌歸來辭。知命不必憂，樂天復何疑！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

兹心乃活物，探賾還搜冥。遂知天地幾，洞見古今情。樂禍多下石，復故誰班荆？嗟嗟何不辰，瞢闇誤此生。老樹棲驚烏，江静秋月明。顧影無匹儔，徙倚恨不平。空庭步數周，肅肅成宵征。河陽有賜田，何日得歸耕？自顧灑落姿，❶而乃重纏縈。當處不可出，誤我衹世名！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禍隆殺戮運，民命殲蹂踐。赤手與天争，跋疐其能免？更深不成眠，反側懷念緬。世路劇翻倒，喜惡還病善。擾擾人爲多，邈邈天道遠。寒暑迭代遷，潰亂胡不返？自與鄉鄰鬬，嗟我識慮淺。

先君貽詩書，繕性安賤貧。每戒躁與速，重勗敬以勤。尤惡名太早，不許交時人。守道業惟舊，充誠德自新。粟盡義不渝，闔門亦懽欣。伊顔遽學步，鄒魯頻問津。友愛撫弟昆，仁賢是親鄰。宛若故山家，陶唐有遺民。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至日雪

夜窗密有聲，庭阿遽深積。誰知大江頭，却似窮海昔！鶡鳥喑不鳴，羈鴻斂雲翮。乾坤一糢糊，玉氣皓無隔。嗟余雪國來，十年一行役。體髮久已變，兹心獨難易。真宰豈仇予，運數會崩折？途窮歲亦

❶「姿」，原作「恣」，今據四庫本改。

窮，真標見松柏。

還舊居 庭草

客居久爲家，十載猶未歸。蔓草上階除，委碧生恨悲。相看辨時節，夢寐荒是非。昔時車馬多，薙去一無遺。今來斷行跡，愛玩常相依。榮瘁雨暘中，凋腐寒暑推。露緑感春芳，霜黄怨秋衰。藉步柔且佳，關心涕長揮。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萱

南風青鳳尾，擁翳當庭軒。金觜碧玉莛，呀折如焚燔。深叢駐長夏，次第開後前。北堂昔養母，家人欣聚圓。對花舞班衣，暫出轍遽還。懽顔每爲開，太和回一天。一從哭墓後，去國十二年。年年見新花，永日相對閒。忘憂却生憂，所賴志義堅。夕步拾落英，丹蕤滿芳田。感創復臥思，蒼茫不成眠。故叢誰翦移？祇應滿西園。

己酉歲九月九日 黄葵

清標倚西風，零亂七月交。天宇始霽肅，卉木方瘁凋。停停展嬌黄，獨爾風度高。金盌困側露，緑莛嫩干霄。倐然對仙花，頓覺忘憂勞。開樽坐疎影，渴飲劇沃焦。折來插愁鬢，兀醉從陶陶。日上復盛開，更須醉明朝。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芙蓉❶

久客未還反，殷憂徒多端。對花復舉盃，暫得心田安。芙蓉如美人，盛容耐闋觀。愁紅漬粉深，醉臉傷春還。上日嬌暈滋，依風翠綃寒。含涕有深思，欲言還羞難。露重膏沐新，低重淚闌干。無情似傷情，使我凋朱顔。載歌更獻酬，物我何相關？起來拂花舞，不復爲嗟嘆。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菊

霜菊有正色，堆積深庭隈。綠蘂粲金屑，清香動幽懷。願言窮節士，氣韻相與諧。亦有玉華鳳，豈無紫冠雞？俗死委蔓草，繞叢日百迴。屈子餐落英，至今辭賦哀。淵明折滿把，嘯傲東籬開。❷余今手自種，坐俟星火頹。依風日吟哦，天道孰違乖？最憐抱露蛩，寒夜同幽棲。

❶「蓉」，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❷「籬」，原作「離」，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七[1]

古　詩和陶[2]

飲　酒

順適皆坦途，忘幾信所之。天地與化遷，焉能獨違時？酒中有深趣，真樂良在兹。痛飲忘形骸，物我兩不疑。每笑蘇學士，漫把空盃持。

謝安曠達士，攜妓遊東山。蒼生如我何？勸我真狂言。樽中酒常有，縱飲當窮年。此樂醉者知，難爲醒者傳。

道在盃杓中，有物都無情。一醉還天藏，豈將飲爲名？嗟嗟羈羈人，勞勞失此生。自著徽墨纏，仍因寵辱驚。枯腸歸高岡，渴死竟何成！

武帝燒黄金，玉殿紫煙飛。終下輪臺詔，創然徒傷悲。侈心與物競，詣絶無所依。血氣有壯瘁，困憊終還歸。醉鄉萬事和，悠悠無盛衰。有酒當共飲，獻酬莫相違。

好酒無惡客，合席語喧喧。銜盃相爾汝，共釂何黨偏。秋月流金樽，春風頹玉山。便作無懷民，坐使唐虞還。酒盡任去留，醉眠都無言。

詩因酒更多，真境發精英。爛熳醉後

[1] 「陵川」，原脱，今據王鏐本補。

[2] 「和陶」上，原本目録及王鏐本、四庫本有「古詩」二字。

言，舉是醒時情。百川飲長鯨，千觚都一傾。我亦如劉伶，終當以酒鳴。百年都幾何？不飲安用生！

上春東風和，百卉呈媚姿。家家社甕熟，相喚插花枝。此時酒無算，盡發胸中奇。醉人臥花間，陶然亡云爲。不飲彼何得？祇自强拘覊。

西風黄葉落，處處菊花開。霜螯味滿殻，持盃亦開懷。正當劇飲時，惟恐與時乖。快意傾灧灧，無復念栖栖。金英既狼籍，人亦醉如泥。我順物安忤，兀兀靡不諧。悠然反化初，世路都沈迷。駕言入醉鄉，麴車不可迴。

夜醉曉來醒，日出東南隅。嗟嗟早行人，百里已半途。我祇孰爲容？彼亦孰爲驅？飲酒有運數，生平酒常餘。賜田總種秫，終傍淵明居。

屈子重違天，陶公乃達道。遥遥隙中駒，放盃身已老。欺爲畫餅欺，遂使腸枯槁。君看桃花顔，得酒色更好。榮名身後事，美酒樽中寶。一飲便成仙，御風凌八表。

我愛李太白，醉眼高一時。把盃問明月，揮灑多文辭。吾生嗜盃酒，感寓實在兹。常向醉中醒，更飲不復疑。載讀止酒詩，陶公亦吾欺。安得泛酒海，弄月恣所之？

壺中別一天，飲之造真境。有夢渾未覺，獨醉勝獨醒。忘物神乃會，放懷道即領。巨壑當藏舟，括囊勿脱穎。爲告不飲人，此理天日炳。

好事邀我飲，布席我已至。散談坐生風，引滿即徑醉。快意無町畦，縱横不比次。忘情釋重負，適己乃爲貴。世上多虚

名，樽中有真味。

種柳復藝菊，即是陶潛宅。眼中總盃杓，門外無轍跡。朝飲仲尼千，夕醉季路百。不用五斗解，豈計東方白！熙然識此生，獨醒真可惜。

五年一龕燈，面壁初治經。仇酒恐廢學，中歲卒無成。晚悟盃酒樂，苦節因自更。軍府酒若海，浩蕩波門庭。十年醉如醒，遂以善飲鳴。陶然合天和，萬古達者情。

繫舟范丹墓，黄流駕長風。玉川與金波，杞城二酒館名。❶萬甕傾月中。鯤鱷亦霑醉，興與江河通。醉鄉總直道，世路曲如弓。

遍飲天下酒，風味我自得。南江與北嶺，淄澠不能惑。兩海納一樽，巨量吞四塞。胸次含春元，澒洞和萬國。熟醉即無言，百世歸一默。

我本醉鄉人，弓旌招我仕。自此樽俎疎，漠然忽喪己。醒治夸了了，枯槁成内耻。況復拘厄途，不得歸田里。十年猶不字，駸駸踰一紀。日事雖有酒，多病輒自止。强飲終無歡，忘力徒自恃。

醒眼舉作僞，醉時見天真。模糊渾沌初，大朴還其淳。山中酒初熟，烈烈風味新。一飲平天淵，再飲一齊秦。人物在眉睫，慘淡飛埃塵。矻矻含瓦石，哀哉爲誰勤？遂古有達者，祇與盃酒親。陶潛豈乞食？有酒即問津。門首佳客至，快漉頭上巾。君看飲酒詩，始知真醉人。

❶「杞」，王鏐本爲墨丁，四庫本作「宜」。

止酒

物各有所止，惟止止衆止。所嗜止盃酒，跌宕乾坤裏。好飲即爲徒，更不顧妻子。無酒則酟我，得酒即欣喜。日在醉即眠，日出醉未起。沈酣三十年，落魄誤生理。赴詔方始醒，曠然便失己。南來增殷憂，從此酒止矣。愁濃亦如酒，苦海浩無涘。何當大刀頭，一飲醉千祀？

蜡日自釋

氣數方構凶，我獨其能和？幸有樽中酒，自種庭前藿。自詠還自酌，酬適興亦多。且笑勿裂眥，深衷寄長歌。

四時記夢

夢中見西郎，綠玉十二峰。忽到太行顛，故山深長松。

擬古九首

陶潛避世士，手種門前柳。作傳復自序，實録傳永久。高風激余中，論世期尚友。何當菊花秋，共漉山中酒？嗟嗟墮世網，願言久已負。枯腸充殷憂，覽鏡顔益厚。會有還歸日，再覔無何有。

天地相依附，吾道同始終。經世維皇綱，一王辨華戎。聖人鍾神靈，樹立何豪雄。六經通四時，顥顥弘宗風。王法莫有生，大統垂無窮。本原豈多言？萬理祇

一中。

屋漏闚天人，炳烺兹一隅。掌中握靈幾，宇宙從卷舒。日月驅吾輿，乾坤廓吾廬。有萬叢吾身，通途安廣居。私智生町畦，坦夷深榛蕪。擾擾趨蹶中，跬步無所如。

十年不歸山，衡麓皆榛荒。風雨秋草深，蕪没讀書堂。鳥道常矯首，天宇青茫茫。賜田在河陽，經始築圃場。黄流經中天，太行面北邙。痛飲登平嵩，醉眼高昂昂。厄風墮江濱，欲去還無方。辱井俗死人，顧影徒自傷。

和龍蟣蝨流，瘡膚不復完。節旄久零落，破碎十年冠。片天亦愧仰，計拙祇厚顏。音塵兩國絶，江深掩重關。幽思摇風旌，百感來無端。亦有絶絃琴，挂壁不復彈。忍聞雲間鴈，祇恨鏡中鸞。搥坐惜日月，心死骨重寒。

鬼神居無鄉，一念即在兹。欲知得失初，當謹未思時。静敬守關鑰，精一辨澠淄。理窮性乃盡，天命不復疑。君看語孟書，皆是直指辭。皇皇三百篇，舉要無邪思。奈何季末人，忘慮先自欺？戴盆還揠苗，冥行恣所之。楚虔方詬天，豈悟祈招詩！

憶昔山中春，谷風扇微和。幽人坐孤石，好鳥相和歌。冷泉有清音，音響一何多？迴復步澗芳，有時墮林花。田家携酒來，奈此高興何！

幽庭抱枯株，感概憶壯遊。結交燕趙豪，徑欲窮九州。❶岱崇登日觀，赤壁弄江流。醉走天山馬，叢臺問沙丘。中途軔吾

❶「徑」，原作「經」，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車，歷覽猶未周。行止不在吾，順適安敢求！

蓬瀛有奇藥，馭風欲載採。驚濤忽翻山，對面桑田改。鯤化鵬遽起，鱗鬣乾半海。天池無培風，九萬亦有待。且搭垂雲翼，運數安得悔！

雜詩十二首

縱橫十萬里，悠悠總世塵。勞生爲物役，往往失此身。對面皆九疑，惟有酒相親。花開社甕熟，春風滿比鄰。痛飲有高矚，暮夜達旦晨。君看雞窠中，豈有百年人？

種豆南山歸，放目陟高嶺。雜田似蔬畦，繡錯成野景。日夕臥柴荆，破屋風露冷。床頭有餘醁，渴飲興味永。月出流清輝，起舞動孤影。呼兒讀離騷，載酌幽懷騁。醉眠踏曉日，獨樂静中静。

天命端可樂，物情孰能量？開軒受西風，明月照我房。悠然中聖人，載酌夜未央。哀鴻忽遺音，底事昔隨陽？遂令不飲人，反側斷中腸。

三代祇周孔，漢末有佛老。汨真復翔僞，彝性遂不保。涇渭混濁清，原隰易濕燥。世多喪心人，死病不辨早。涓滴成江河，豪末遽合抱。六合一榛荒，浪走無正道。

丹山九采鳳，有道即游豫。阿閣與岐山，和鳴復高翥。一從休德衰，轉翮遽揚去。高賢亦違亂，好遯有深慮。冒出犯難行，宵人肯爾恕？幼安遼海居，龐公鹿門住。倏然遠世塵，豈復有憂懼？

展禽黜不去，子文無慍喜。争如臥雲

窗，遠棄人間事。淵明偶束帶，初無仕宦意。酒熟遽告歸，佳期恐難值。散髮山月清，濯足溪流駛。把菊見南山，物我有廢置。

大道初坦平，奈此世路迫。刧灰到重泉，兵塵滿阡陌。乾坤一戰場，血盡骨更白。何處著此身？重覺天宇窄。獨立萬物表，衹有雲門客。弋人忘冥鴻，此中是安宅。

道人守化根，静境深苞桑。單衣不掩骭，一食恒糟糠。何心到文繡？更不願膏粱。真風出樊籠，太和蘊元陽。中襟既忘幾，外物奚能傷？矯矯離群倫，宛在天一方。尊中有奇樂，一詠復一觴。

西北有佳人，飄飖碧雲端。❶悠悠與神俱，冉冉從化遷。偶來住人境，結廬青山顛。更不煙火食，衹把晨露餐。我欲從之遊，路遠縈塵緣。逌然歌紫芝，重寄歸來篇。

聖作尚簡易，古道皆若稽。叔季私煩苛，平地生巖崖。生民入罟獲，慘慘傷予懷。孰能與蠲除？變亂益盈彌。神農設教益，庖犧初取離。靡不漏吞舟，豈能强骨羈？謀利困管商，遂使大質虧。

夷則弛炎律，廓廓高天涼。我作清夜遊，步月上河梁。蛩吟煙露根，鴈翔風水鄉。商聲激孤衷，銀漢零飛霜。向不酌酒樽，奈此秋興長。

溪風吹竹花，石壁墮松子。山氣清入骨，雲嶠時猶倚。変変静中趣，超超物外理。

❶「飖」，王鏐本、四庫本作「飄」。

詠貧士七首

簞瓢豈顔樂？大聖德歸依。曠寂無過地，高朗有清暉。夸毗紆金朱，志意欲奮飛。徼倖行險途，跋疐終安歸？道義我素飽，勢利爾恒飢。缾空豈足耻？心死良可悲！

虚室白無塵，澹然造義軒。藜糗一鼓腹，春風滿丘園。久雨釜生魚，上日厨無煙。琅然金石聲，密密道味研。七日無是餒，方聞固窮言。貧乃士之常，安貧乃爲賢。

家無儋石儲，漫撫無絃琴。淵明果達道，遯世求希音。擾擾劉寄奴，戈矛日相尋。豈若一樽酒，對菊時自斟！飢來偶乞食，當時孰汝欽？獨有桃源人，乃見高世心。

貧賤人所惡，眷眷思黔婁。富貴不可居，歸來願言酬。籃輿向田園，嘯歌行道周。俯仰澹無營，事事即無憂。農人與野叟，欣然作朋儔。有子復有酒，生平復何求？

有名不可求，有禄不可干。干禄當事人，此身即屬官。豈辱八尺軀，區區爲一飡？道義等芻豢，足饜無飢寒。冠蓋不與賜，屢空獨稱顔。憂道不憂貧，高賢多閉關。

不食如繫匏，無家劇轉蓬。尼父道彌高，少陵詩益工。閉門張仲蔚，知者獨劉龔。求志終隱居，龐公竟誰同？但有樽中酒，何必慮窮通？田父邀我飲，步月欣相從。

落落田子春，不負劉幽州。竟辭萬户

侯，魯連真其儔。昔年過燕山，飲馬易水流。斯人不復見，悵望生隱憂。日暮一樽酒，碧雲誰與酬？西風薊丘前，鴈呌疎竹脩。

詠二疏

趙蓋楊韓誅，見幾當遽去。宣帝亦寡恩，二疏知所趣。眷禮方未衰，解韍即高舉。未幾太子立，果然殺蕭傅。嗟嗟二大夫，灼見夷險路。鈇鉞已在頸，富貴其可顧！誠者健其決，豈惟常人譽。歸來事樽俎，鄉社屏世務。父子歡有餘，忘懷還澹素。韋匡多諫章，擾擾渾未悟。光禹貪身榮，寧爲漢室慮？高風獨東海，千載道益著。

詠荆軻

燕國八百年，最爲遠秦嬴。可作殷周基，何乃事荆卿！癡兒强復讐，匕首揕咸京。徑刎於期首，更圖督亢行。倉皇事不就，狼籍斷冠纓。寒風死别歌，睥睨一世英。不若縛設諸，飲恨復含聲。❶縱使殺一秦，寧無一秦生？吕政方忘燕，忽作繞柱驚。并吞勢不已，舉兵復有名。掃平黄金臺，故鼎入秦庭。昔我渡易水，晚登燕子城。投文吊田疇，思賢重屏營。舉事本道義，不繫敗與成。爲國恃刺客，夫豈英豪情？

❶「含」，王鏐本、四庫本作「吞」。

讀山海經十三首 寓興

江風送夕涼，蕭蕭齒髮疎。種菊滿秋庭，偶似淵明廬。澹然絶慮營，静讀窗前書。坐馳造聖域，氣馬尻爲車。自得每厭餘，無地容豢蔬。重覺洙泗親，似與羲皇俱。造起幾天地，周身一河圖。但恐丁壞運，閉物將無如。

清泉沃醉面，復見桃花顔。運甓置齋外，尚擬康强年。睡熟如在家，詩凡憶歸山。偶聞江上鐘，忽憶夢中言。

伊昔住山時，高興薄林丘。自許作真逸，永結煙霞儔。竹間挂巖月，石上鳴溪流。不逢塵俗人，甘與鹿豕遊。

算心到密地，難藏神與陽。付我祇一仁，藹藹生意長。潛地復經天，炳烺生道光。群龍勿使戰，每戰雜玄黄。

道寶人共傳，自棄真可憐。片言未能充，積惡如丘山。一貫有妙理，六經皆天言。弗知還弗行，人生幾何年？

天開萬象春，生意滿草木。好鳥相和鳴，嚶嚶出幽谷。旭日露華滋，天地一膏沐。人心暢達時，此理宜自燭。

當春對花飲，酒面浮花陰。藉草幽澗邊，野色風滿林。三月鶯亂飛，晛睆弄好音。一醉卧郊原，萬事不到心。

世無不藥死，得己即命長。君看行尸人，舉步皆失常。狂生莫揠苗，癡叟無休粮。節食謹作爲，壽樂元無央。

瑣瑣蒙利徒，揭揭事奔走。自得乃自失，甚勝即甚負。身外皆屬人，區中竟誰有？配極惟大業，方保萬世後。

淵明忘世士，何必讀山海？神仙荒有

無，怪誕豈真在？若有西王母，武皇不終悔。歸來當痛飲，白衣久已待。

怪力與亂神，不語有深旨。兹生理未窮，何暇遠徵死。不須妄云爲，祇在實踐履。過高皆異端，中誠足深恃。

道衰多散人，體亡有放士。受命備萬物，禀彝各有止。方士欺凡庸，異書寧有爾？子瞻號通儒，亦重抱朴子。

嗟嗟蠹書蟲，本無經世才。鹵莽欲援時，迸走遽南來。明月果闇投，按劍還驚猜。掇患既違時，委順庶優哉。

聯句 漫興

觀星見天體，北辰直南極。鵬圖亦有待，必以六月息。九萬摶扶摇，翱翔豈人力？君子有天運，俟命祇自飭。焉用熬中腸，鰥目重反側！時來沛然起，會矯垂天翼。雲逵無阻脩，河山改顔色。行止各有時，作詩爲祛惑。

桃花源詩

桃花荒有無，誰云隔塵世？秦人既能往，我亦從此逝。歸舟忘津途，頽運急興廢。緬懷别一天，花陰好休憩。淳風無澆誕，道種可樹藝。凡夫安得到，俗駕豈容税？君看閶闔下，聒聒形聲吠。苛法如牛毛，浮僞競新製。高人肯著足？有山皆可詣。隱見須適時，淺揭深則厲。淵明資好遯，棄官在中歲。處身向田野，曠遠黜智慧。把菊祇見山，種秫自爲界。盃酒與浮沈，林樾重蒙蔽。到處桃花源，真境不在外。當時避秦人，未必識妙契。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八

歌　詩

白溝行

西風易水長城道，老濘查牙馬頻倒。易水岸淺橋横路欲平，重向荒寒問遺老。石郎作帝南邊是白溝，北人爲界海東頭。世宗恰得關南從珂敗，便割燕雲十六州。漢兒不復見中原，當死，點檢陳橋作天子。溝上殘城有遺堞，歲歲遼日禍基元在此。酒酣踏背上馬行，彎弧更射溝人來把截。南月。孫男北渡不敢看，道君一向何曾還！誰知二百年寃孽，移在江淮蜀漢間。晉家歲久河乾骨仍滿，流禍無窮都不管。日暮途日月豈能長？當時曆數從頭短。九原重怨桑窮更著鞭，百年遺恨入荒煙。只向河東作留維翰，五季那知魯仲連！稱臣呼父古所無，萬守，奉詔移官亦何疚。古諸華有遺臭。

賢臺行古黄金臺也，土人稱爲賢臺

高臺突兀燕山碧，黄金泥多土猶濕。曉日曈曨赤羽旗，燕王北面親前席。費盡黄金臺始成，一朝拜隗人盡驚。誰知平地幾層土，中有全齊七十城？禮賢復讎燕始霸，遂與諸侯雄並駕。七百年來不用兵，一戰轟然駭天下。二城未了昭王殂，火牛突

出騎刼誅。臺上黃金少顏色，惠王空讀樂毅書。古來燕趙多奇士，用舍中間定興廢。還聞趙括代廉頗，敗國亡家等兒戲。燕子城南知幾年？臺平樹老漫荒煙。莫言騏驥能千里，祇重黃金不重賢。

古菱花鏡詞

燧人燒殺太古月，化爲片銅藏死魄。噎光沈曜解反照，黑潭萬丈生虛白。蛟龍遯去不敢藏，高秋無波更澄徹。徑圍數尺透膽寒，一身忽入空明穴。背紐深嵌邊如刀，週圍菱花纏枝葉。毫髮縈回印水紋，❶朱砂翡翠編鱗甲。不知世上幾千年，依舊團圞無壞缺。百煉得道遂不化，又作鑪中一太極。寢揚寧陋各成形，焉用區區强裝貼。一略精神隨臭腐，眼前脂粉墓中血。菱花鏡裏都無物，瑩净圓平本顏色。等閑棄擲漬苔蘚，❷未免昏翳人不識。忽爲磨洗開玉井，孤電繞手明月璧。蔀屋褰開有神物，挂向青天照白日。皦然盡見不欺人，魑魅魍魎焉敢出！壽福蓮花空自名，不須倒影尤奇絶。

藜杖行 家君命作

荒藜一兩青墻隅，數莖坳深勢扶疎。❸柯葉張磔忽過墻，赤絲綰結緑珊瑚。雨餘霜重凋傷後，瑩節高肥榦枯瘦。斷截爲杖勁且堅，黃玉壓手光欲透。更將月漬晞朝暾，潤滑隱隱分細紋。家君垂老添數僕，馮

❶「縈」，原作「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蘚」，原作「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坳」，王鏐本、四庫本作「拗」。

藉看月復穿雲。倚床半夜風雨怒，只恐飛騰作龍去。乃爲作詩重相告，從臾少陵桃杖句。天生此杖向吾家，再起衰宗振國華。會當拄到太行頂，指點千年墓上花。剗除蕪穢重洒掃，横膝琅琅過庭教。揞傾拄壞植孔孟，永使子孫扶聖道。

蔡江月歌

郎山五季稱孫姑，兵家洞達握化樞。遂令方諫擁節旄，南振趙魏北燕都。爾來燕南道術高，往往卓犖動星閶。晚金乃有蔡江月，採桑神授青衣書。歸來丫髮辭姑嫜，脱去帉帨投釵梳。便向床頭尋紙筆，揮灑萬字紛瓊琚。夫婿瞠視不敢詰，鄰里環矚皆駭吁。爲言諸人當避兵，西山岡頭是我居。未幾雲衆四遠集，豪傑望風皆奔趨。指授方略無不中，權謀每笑孫吴疎。嘗將勳業論諸將，指示張公都不如。名高兩受紫泥詔，道重六屈金虎符。留道潤、賈瑀、靖安民、張甫、武仙、今萬户張公皆嘗師事之，金宣宗下詔賜號江月真人。事平笑傲作天仙，緑眉粉面堆翠鈿。絳襦青帔玉冠佩，插花吟諷香雲纏。繡帷深處説黄庭，碧桃隱映燒丹煙。篇章不似婦人語，磊落見道參幽玄。異人異事會當傳，爲學韓公稱道謝自然。誰與刻向西郎巔？❶ 姑姑堝邊玉劍前。❷

天賜夫人詞

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婚對。

❶「郎巔」，原作「廊嶺」，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堝」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戈」。

玉波泠浸芙蓉城，花月摇光照金翠。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朵仙桃降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忽從鍾建背。負來燈下驚鬼物，雲鬟欹斜倒冠佩。❶四肢紅玉軟無力，夢斷春閨半酣醉。須臾舉目視傍人，衣服不同言語異。自説成都五千里，恍惚不知來此際。玉容寂寞小山顰，俛首無言兩行淚。甘心與作梁家婦，詔起高門牓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須知伉儷有緣分，富者莫求貧莫棄。望夫山頭更賦白頭吟，要作夫妻豈天意？君看符氏與薄姬，關繫數朝天子事。

緑珠詞

石郎癡騃誇多財，三斛明珠買禍胎。墜樓獨有一緑珠，緑珠不負三斛珠。君不見，息嬀無言生成王，西施歌舞向五湖。水流花落金谷園。土花零亂埋花鈿，娼女笑殺真女憐。欲着明珠三百斛，金谷園中買玉谷。

朝雲詞

章惇不愛東坡睡，再着罪名投海外。骨肉故舊但哭送，朝雲請行了無畏。朝爲行雲暮爲雨，朝朝暮暮珠厓下。爲憐國士奉巾櫛，秃髮無眉都不顧。海南又甚大法場，春淺愁深不可當。一夜東風掃落花，爲賦海棠空斷腸。三作埋文盛德事，掩淚無言誌王氏。文正清獻及張公，地底雄文還有四。君不見，世間多少迴頭人，舊花摘却

❶「欹」，原作「歌」，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繫新裙。癡哥癡哥笑朝雲，翻手覆手江上雲。

讀鄉先生劉景玄碑

太行元氣果不死，弊世有此魁傑士。胸中羅列世間書，泛異窮奇無不至。嘗借莊周十日還，成誦未嘗遺一字。萬言默識殆片時，記問區區總餘事。詩文清雄簡且高，濶步不讓坡谷豪。散談四座誰敢言？横膝摇吻獨滔滔。未見皆如汲冢竹，劃開砉若并州刀。超遥孤風送行雲，爽朗夜月虚秋濤。初欲有爲下天井，寡鶴遂把霜毛整。時危事去可傍人，清露滿天還自警。終不一到當塗門，回視俗子徒紛紛。洛城西南有佳處，竹間水遶梅花村。此中儘可嚼佳句，笑傲煙霞有深趣。著書藏山不示人，坐看石田生老樹。九皐清唳誰不聞？海内至今揚清芬。鄉閭晚生不及見，掩淚空讀遺山文。

讀麻徵君遺文

太初百煉透光鏡，❶突兀心魄無氛埃。神姦遯伏徹膽寒，日月分曜乾坤開。一詩拈出託怪錮，挂向青天白玉臺。陋儒效顰不敢視，一世盡服瑰奇才。予時髫童誦黄口，似爲古人今未有。忽從亂後得遺文，磊落從横百餘首。就中不獨此篇奇，黄金滿籯珠滿斗。高古遠探秦漢前，奥雅要繼詩書後。正大初從孟及韓，新澁却將韓變柳。金源百年富詩文，伊洛一泒獨徵君。説易

❶「鏡」，原作「境」，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不肯坐皐比，公卿大夫日盈門。工夫詣理全道技，日薄崦嵫終隱淪。嗚呼一鏡墮渺茫，血食肉漬莓苔昏。我欲重磨扣帝閽，虎豹呵禦不得聞，魑魅魍魎忽成群。

湖水來

枯風怒遏長川迴，兩湖五月生黄埃。水晶宫碎洲渚出，昆明老火飛狂灰。魚龍錯落半生死，乾坤枯槁無雲雷。海鯨怒抉海眼破，濤頭一箭湖水來。新聲汩汩入黑壤，寒虹矯矯收蒼霾。鷗鳥静盡波不起，澄清無瑕玉鏡開。浮光四動青雲第，倒影半浸黄金臺。何當乘興呼太白，棹歌長入琉璃堆。滿船明月露花冷，翠綃銀管飛瓊盃。

梨花曲

春風羅綺傾城出，踏破一川生恨緑。競堆芳樹占春光，海棠癡睡夭桃俗。梨花兩株最幽妍，姑射風神素娥骨。微光半展兩三葉，弱蒂相扶生一簇。膩粉攢攢青淡淡，纖纖翡翠輕輕玉。開樽徹幕對芳姿，一時英俊皆潘陸。辭鋒席上戰珠璣，談藪胸中湧川谷。肝腸爛熳發天藏，滔滔濯洗澆醽醁。虹霓萬丈氣相許，削去町畦開窘束。或如磊磊摇孤松，或似森森掃秋竹。或如赤驥奔長風，或似蒼虬起幽窟。歡成氣合花亦喜，舞殺微風香蔌蔌。疎陰浮動酒杯中，一吸霜魂清滿腹。緑鶯飛來隔花語，花間似聽飛瓊曲。卑枝拂面不忍折，醉眼高橫看不足。所恨此花不解語，與説瑤池舊

追逐。又恨此花不解飲，共醉廣寒宫内宿。最憐人散月玲瓏，玉容寂寞還幽獨。

題琴戚先生畫像

齊人善瑟王好竽，逵也豈效伶人趨。有路多塵土，封豕磨牙鬬虓虎。何如此曲不須彈？風入長松鳴太古。歸來坐石摟長裾，突兀天地爲蘧廬。王門

聽角行 贈漢上趙丈仁甫

疎星澹不芒，破月冷無色。千年塞下曲，忽向窗中得。當空勁作六龍嘶，四海一聲天地寂。長呼渺渺振長風，引起浮雲却無力。此聲誰謂非惡聲？借問何人有長策？漢家有客北海北，節毛落盡頭毛白。

聽此空令雙淚垂，中原鴈斷無消息。南枝越鳥莫驚飛，牢落天涯永相失。江上舊梅花，今夜落誰家？樓頭有恨知何事，❶牽住青空幾縷霞。

蜀亡嘆贈眉山唐仲明

子規啼缺峨嵋月，嘉陵江中半江血。青天蜀道爲坦途，馬蹄蹴落陰山雪。芙蓉城碎朔風急，虓虎磨牙綺羅穴。不識兵戈三百年，疊鼓一聲肝膽裂。小臣鬬死尚南首，大臣見殺猶望闕。漢家陽九厄再逢，忽焉王氣西南絶。孔明廟前老柏死，四賢堂上英靈滅。愁雲深連白帝城，哀湍遠瀉瞿塘峽。坡仙玉里子西孫，挺身北走來中原。

❶「何」，原作「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峨岷秋色横眉宇，骯髒獨倚燕市門。時望蘇樓一迴首，漠漠萬里煙塵昏。古言蜀險甲天下，一夫扞禦足成霸。前劉後李王復孟，❶虎視中原雄並駕。于今底事谷爲陵？錦城萬里趨龍庭。當時不與秦塞通，一天自可延千齡。吾子莫漫嗟飄零，厲階權輿實五丁。仲明初被俘，鬻於燕市，自言子西孫，且道陳侍郎被執不屈，朝服望闕自盡，賢王課端爲立祠事。安陸趙仁甫作疏鳩貲贖之，疏中有云：「錦江秀色，都爲巴蜀之蕭條；玉壘浮雲，盡入峨嵋之悲慘。」余讀而傷之，故作《蜀亡嘆》，畀仲明爲行券云。

西郎吟 上左副賈侯

西郎峨峨秋凌空，萬壑秋氣丹霄通。翠蟠燕趙一千里，蒼束刀巖十二峰。壁立不讓恒山雄，顔行欲過東海東。老鷹南來駕黄隼，結巢便入山靈宮。羽毛不鎩爪距禿，肅雲慘月驚長風。巨靈雖爲重御護，湫穴幾爲脩蛇訌。❷相君巖巖西郎秀，壽與西郎高不朽。老鷹黄隼正吾儕，亦賴恩靈庇黄口。黄金臺上秋風高，會當凌風快鴻毛，爲公搏擊毆雲飃。❸

懷素青帘鬬將二帖歌

青布高垂誇美酒，醉僧扶書賒幾斗。❹朝朝挂向長安市，行人看書不飲酒。唐家既滅酒家亡，青帘草聖千載後。瀚海西邊唐將鬬，將軍揮戈虜連彀。當時本自説戰

❶「王」，原作「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訌」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洪」。
❸「毆」，原作「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書」，原作「畫」，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功，却使醉僧誇好手。筆勢更比青帘雄，常山長蛇救尾首。賈侯愛玩看不休，❶不肯插向萬卷樓。壁間一雙岳湛璧，灑落神俊懸清秋。見我酒酣使題評，快飲數鍾澆枯喉。爲説草書秦漢間，變出楷隸蓋有由。但存妙處遺土苴，縱筆自如成鎖鈎。大巧既窮出大拙，作者每向無心求。所以顛張醉素嗜酒能出奇，放浪縱恣隘九州。夭矯騰蛟龍，❷峻利森戈矛。❸婀娜春樹花，蕭颯秋江鷗。兔起復鶻落，雲行溪水流。神聚精不散，抉怪還撐幽。都非有意舉自然，所以超凡入聖直與造化侔。陶然以酒寓天趣，一著直在最上頭。莫言只作醉僧圖，君未得醉方隱憂。一身纏縛萬古愁，焉能浩浩復悠悠？侯乃大笑言，君更飲數甌。壁間又添珠一斛，三帖使我子孫收。

再飲陵山春

滿城山城好風土，❹土厚人淳樹木古。陵山倒壓西南城，山泉白重如鍾乳。山家釀作陵山春，春波滉瀁紅蓮府。朝朝撾鼓獻大捷，醉殺張公萬貔虎。予年甫童監摧酤，直向山根置官務。涸泉爲酒酒如泉，潮沸雲蒸日傾注。❺撥開醅面漲霞腴，輕膩鵝黄湛玉湖。石泥大白不動聲，米脂浮顆泛金酥。清香插腦甚酷烈，冷飲頓覺詩腸熱。萬卷强將一斗澆，春入四肢紅兩頰。詩腸

❶ 「休」，原作「體」，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 「龍」，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❸ 「森」，原重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删。
❹ 「滿」，原作「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❺ 「注」，原作「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自此爲酒海，痛飲高歌忽千載。昨來夜燕秋月堂，風味依然渾不改。只無山色與泉聲，滿耳笙歌不欲聽。何當揭瓮看濁清，❶一吸春泉快渴鯨。不須注金仍注瓦，醉臥婆娑古槐下。

長歌哀李長吉

元和比出屠龍客，三斷韋編兩毛白。黄塵草樹徒紛紼，幾人探得神仙格？青衣小兒下玉京，滿天星斗兩手摘。胸中旁魄銀河湧，❷驅出鱣鯨噴霜雪。逸氣似與秋天杳，辭鋒忽劃青雲裂。剸空一劍斷晴霓，齊梁妖孽皆泣血。上帝俄驚久不來，恐向塵寰覆迷轍。赤虬嘶入造化窟，千丈虹光遶明月。人間不復見奇才，白玉樓頭耿孤潔。我生自此雄文價益高，翠華灼爍紫霓掣。我生不幸不同時，安得從衡鶩清絶？思君岳岳矯首立，扣破玄關天地寂。忽驚鳳鳥入寥廓，恍惚渾疑見顔色。車聲嘈管縹緲間，亂霞顛倒無蹤跡。六龍驤翼夾秋日，神鼎俄空鉉華碧。丹霄盤礴冠元精，縱有新詩招不得。煙淒淒兮鎖瑶臺，望王孫兮去未迴。瑛瑛玉樹生瑶階，有瑶花兮花不開。仰天三嘆天無語，萬里長風酒一盃。

壽元内翰

秋風颯颯吹庭梧，長庚吐焰横太虚。遺山先生曳長裾，醉鞭黄鵠來天隅。蹴開

❶「濁」，原作「埶」，王鏐本爲墨丁，今據四庫本改。

❷「魄」，原作「魂」，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化窟肆搜取，玉斗倒瀉明月珠。❶九原呼屈原，底事爲焦枯？青雲問李白，佳句今何如？百年元氣一盃酒，千丈光輝萬卷書。高臥一曲歌，聲價百碑礫。雲璈宮徵奏玉宇，春鶯花柳鳴天衢。惜哉時不與命偶，西周削弱爲東都。明堂一柱入樵採，安得致主爲唐虞！遺山山頭有舊廬，歸來亦足爲歡娛。既有墮地風雲之驪駒，又有竹花弄語之鵷雛。仰天一笑萬事足，倒騎箕尾遊蓬壺。

辨磨甘露碑

國賊反城自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訟德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用宰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閻流涕。數樽黃封幾斛米，賣却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國責金源，吠堯極口無靦顏。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❶「瀉」，王鏐本、四庫本作「寫」。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九

歌詩

讀党丞旨集❶

一代必有名世人，瑰偉特達爲儒宗。接續元氣大命脉，主張吾道追軻雄。金源文物纂遼宋，國初尚有宣政風。世宗大定三十年，師干不試信命通。藻飾皇度議事典，培植教養王化隆。勝殘去殺於乎仁，繼以泰和尤昭融。中間丞旨掌絲綸，一變至道尤沈雄。巋然度越追李唐，誠盡簡質辭雍容。斵雕剥爛故爲新，暢達明粹理必窮。❷漢火百煉金源金，周制一用中華中。自此混然更比坡仙純，突兀又一文章公。伊昔避亂始爲金國文，崑崙發源大河東。學書遍寫竹溪洙泗間，太平頂隱東蒙峰。古文隸篆妙入神，風葉，瑑句迥倚徂徠松。邈然欲作魯兩生，放浪海雅韻勝超樊籠。中原有主始出仕，白頭射策開上尋高蹤。進退不苟尤老成，蓬累偶爾爲蛇龍。天聰。先皇實録似貞觀，往往筆補造化功。鎬王一詔説帝心，懇惻義與大誥同。告歸復擁仙巖節，君臣道合全始終。文孺子端拜道左，請更指授祛矇聾。爲言但當多讀書，不求於工應自工。嗚呼後學安得知？客氣

❶「丞旨」，四庫本作「承旨」。本文下同，不再出校。

❷「達」，原作「遠」，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趁俗塗青紅。丞旨有集當重讀，官樣妥貼腴且豐。秋風蕭颯黄金臺，紫氣正遶燕山宫。果如公言讀盡世間書，必如真龍出九重，一洗萬古凡馬空。

書蔡正甫集後

哀哉蕭閒蔡丞相，崔浩幸免門房誅。文采風流今尚存，筆力矯矯鍾遺孤。中朝尚文屬安治，儒雅柄用敦詩書。揚厲偉蹟加潤色，鋪張鴻休尊典謨。共推小蔡燕許手，金石瑰奇近世無。森森凡例本六經，貫穿百代恢規模。追琢山嶽礱琬琰，郊廟祠宇神鬼墟。斷鰲立極走四夷，銘功頌德流八區。煎膠續絃復一韓，高古勁欲摩歐蘇。幾回細看聖安碑，區别二代張吾儒。車輪眼孔斗大膽，突兀正論摇天樞。滔滔更辯燕王墓，證據古今攄悃誣。瑣屑芥蒂一無遺，有似爾雅編蟲魚。不肯蹈襲抵自作，建瓴一派雄燕都。昨從張公借書讀，文府武庫渾不殊。堆山疊岸亂策中，煙煤一書纏網蛛。爲讀忽見文正宗，歸來撫卷爲嗟吁。規矩準繩有大匠，自視所作何麄疎。乃今政須日一通，深探海底尋驪珠。更書卷尾記年月，龍集己酉八月初。

登龍興閣觀銅像

轉空岌嶪金碧鱗，平地突起三百年。我來一登秋雨霽，壯氣奕奕排霜天。初疑榱桷欲飛動，❶復恐棟宇將騰騫。峨峨鰲頭昂出六合外，地軸欲斷還相連。鈎心詰屈

❶「桷」，原作「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牛斗度，光景焕爛日月躔。高標樞極森户牖，囚鎖造化蟠風煙。上窮九霄下九泉，中有十丈植立之金仙。焜煌照曜手眼千，提挈萬象歸斡旋。把掘心印持化權，❶蕩摇幻海開福田。吾徒問學一見亦瞻仰。彼伊紛紛無所守，宜乎奔走狂蹶顛。天地萬物同一身，手眼億兆元無邊。各因私智自閼塞，所以一目無所視，一手還拘攣。周旋憑欄肆遐矚，太行滹水吾山川。孤鴻眇眇入天末，遠引幽思參茫然。何當乘化恣所往？日馭叱起先著鞭。掃除塵翳快一瀚，眼界廓廓開坤乾。

趙邈齪伏虎圖行

南山射虎曾得名，壁上忽見令我驚。何物敢爾來户庭？屢叱不動仍生獰。畫師前身是山靈，胸中有虎無丹青。老檞數筆平掃成，❷殺氣慘淡猛氣横。頭顱半妥蹲孤城，怒尾倒插蟠霜旌。鐵鬚張磔疑有聲，赤吻瀝血猶帶腥。抱石欲臥伏欲騰，❸爪入石角瞠不瞑。寒電夾鏡奪兩晴，四座凛凛陰風生。威棱神采出典刑，邈齪乃是金天精。伊昔詩家杜少陵，酷愛賦馬并賦鷹，爲憐神俊故屢稱。我今賦虎亦有徵，要得猛士建太平，坐令四海皆澄清。吁嗟擲筆還撫膺，世間道路多棘荆，倀鬼磨牙不可行。

❶「掘」，王鏐本、四庫本作「握」。
❷「檞」，王鏐本、四庫本作「槲」。
❸「伏」，王鏐本、四庫本作「復」。

跋展子虔畫齊後主幸晉陽宫圖

盲人歌殺斛律光，無愁天子幸晉陽。步摇高翹翥鸞皇，錦韉玉勒羅妃嬙。馬後獵豹金琅璫，最前海青側翅望。龍旗參差不成行，旄頭大纛懸天狼。胡夷雜服異前王，况乃更比文宣狂。眼中不覺鄴城荒，行樂未足游幸忙。君不見，宇文寢苦戈滿霜，黄河不冰便着一葦航。癡兒正看新點粧，浪走更號無上皇。狂童之狂真可傷，展生貌此示國亡。圖邊好著普六茹，并寄江南陳後主，門前便有韓擒虎。

山陽橙歌贈緱子玉

太行之陽，大河之曲。鬱洞庭之秋色，結江南之尤物。西風萬里吹吴霜，黄入新橙變寒緑。河山孕秀渾不異，風味矯矯清亦足。緱君遺我秋滿座，瘴雨蠻煙遶茅屋。黄龍飛去失新卵，壯士熟視不敢觸。急呼西施南威一雙婢，便擘輕金染纖玉。崆峒酒海入盃盤，快作鯨吞香滿腹。齒頰戛戛秋風生，浮動霜天穿月窟。憑凌唤李白，共酹劉伶骨。從渠人間世，擾擾還碌碌。淋漓傾倒發天藏，傾盡明珠三萬斛。

鼠毫筆行贈劉遠

輕風吹衣硯滴乾，胸中有思如湧泉。此時正賴毛錐子，束縛贈我森戈鋋。遼東黄貂健且圓，得法自遠源也傳。巫閭山色來幽燕，鴨緑巨浸涵中邊。貯雲停霧遵且

堅，雞距一米雄於椽。❶宣城必須試誠懸，❷山谷枉道能三錢。雖云好手必利器，心手器要三者全。近聞清秋十萬騎，長槍濶劒凌霜天。何如明窗浄几，❸執此對聖賢？撼搖風雨一萬字，瑰劘日月三千篇，元氣萬象歸斡旋。

贈楊伯通

天機奪得探天幽，七襄掌上如泉流。飄然聲名半九州，倒騎箕尾燕市遊。河山壯觀在眉宇，總萃萬化摩高秋。世人擾擾入揮斥，公爲布衣輕王侯。❹即今鸞鳳與蛟虬，垂翅枳棘蟠囂湫。何時風雲各變化，白日矯矯登鼇頭。

緯亢行

歲臨鶉火斗插子，稺陽欲復老陰死。朱靈南極元龜首，望舒北至明堂裏。乾坤翻覆變已窮，氣數朝元將有啓。旄頭日没正當中，五緯將且躔蒼龍。群陰已伏衆星没，玄天變白生清風。兩角在南大角北，龍頭半妥朝上宮。誰知總向亢中聚，同舍參差不同度。歲鎮熒惑共光明，金水煌煌俱不怒。❺東西絡繹似連珠，色正芒寒共昭

❶「椽」，原作「掾」，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城」，原作「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何如」，王鏐本、四庫本作「如何」。
❹「輕」，原作「公」，今據四庫本改。
❺「怒」，原作「恕」，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布。往年長星掃金源，前年孛入紫微垣。欃槍妖客不時出，天狗枉矢還驚傳。今朝太平有此象，不久再見成康年。昔時曾聞入房駟，兆啓金商六百祀。同來東井漢元年，四百年中稱帝制。後來丁卯煥文章，二百餘年方季世。曾逢丙午當百六，今日重逢又重六。五星忽來會辰前，不知誰禍誰爲福？綱紀梁棟兩攝提，招摇玄弋動光輝。馬祖直欲飲亢池，星翁曆史休相欺，正是君臣會合時。丙午冬十有一月，越十有五日辛未，五星會于亢，太陽躔斗十九度。《太陰經》心五度，木星躔亢二度八十三分十杪，[1]在辰前，逆行，六日行一度。土星躔亢宿一度三分，在辰前，順疾，十日半行一度。金星躔亢一度六十四分四十六杪，在辰前，順疾，一日行一度。火星在亢東五度六十二分半，在辰前，順疾，二日行一度。水星躔亢三度三十二分三十杪，在辰前，順疾，一日行一度。以其五緯皆躔于亢，故謂之緯亢云。

答李淑玉

古稱燕趙多奇士，乃今於君還見之。襟懷落落絶點滓，雲夢湛徹涵天池。玉虹千丈青羅天，赤驥萬里黄金覊。文章翰墨特餘事，宇量藴畜乾坤奇。昔年贈我以長句，靡旌摩壘來致師。吾方堅壁養吾鋭，十年不戰空相持。昨朝燕王古臺下，慷慨懷古傾酒巵。一鼓作氣森辭鋒，再鼓建旆開襟期。須臾合沓鬭談藪，錦囊亂瀉明玉璣。上稽唐虞下周孔，推索究竟餘無遺。嗚呼吾道甚綴旒，絶無僅有真可悲。何當扶義帥衆軍，鼓吹六經張四維。縱横闢去異端異，突兀振起衰世衰。廓清摧陷翳正路，剗

[1]「杪」，王鏐本、四庫本作「抄」。本文下同，不再出校。

除荆棘驅狐狸。景星會入奎壁府，祆祲倒卷蚩尤旗。吾民仁壽吾道行，聞望萬古江河馳。

唐十臣像歌魏徵、李白、郭子儀、渾瑊、顔真卿、韓愈、白居易、牛僧孺、崔慎由、司空圖

鄭公山立面粟黄，袖中隱隱露諫章。致君堯舜肩禹湯，太宗一鏡今不亡。謫仙翩然來帝鄉，淋漓龍巾倚御床。斗酒百篇錦繡腸，光焰至今萬丈長。汾陽沈雄異姓王，中興功業冠有唐。人臣始終壽且昌，深山大澤龍蛇藏。咸寧氣貌慘不揚，殺氣凛凛横天狼。回天再造忠且强，功名端不讓汾陽。太師魯公日角方，挺特不撓百鍊鋼。端笏正朝貌堂堂，盧杞藍面不敢望。昌黎高冠何昂昂，泰山北斗元氣傍。天衢摇曳雲錦裳，斥去老佛擅文章。樂天翛然世相忘，江水蕩漾江花香。不作房杜庸何傷？歌詩直與日月光。奇章重厚國棟梁，亂來粗能立紀綱。太平無象稱小康，不計黨禍深膏肓。崔相憂國眉兩厖，❶區别流品何太忙？天子閉目猶自防，曹節侯覽不可量。司空表聖宜賢良，清癯不欲游巖廊。詩外有味誰肯嘗？寡鶴飛去高翺翔。

樓子白蓮

玉樓一尺千蘂攢，緑雲高擁白玉盤。真出清波絶點塵，水仙解種水牡丹。秋渚亭亭倚妍素，冰肌不受煙脂汙。都將金粉抹蘭膏，香盡西風一天露。洛神漢女回清

❶「厖」，王鏐本、四庫本作「龎」。

顧，脉脉溶溶縱微步。我將一葉卧爲舟，載向水晶宮裏住。誰意無心復無子？裍雪堆霜委波底。空餘潔白漫清高，古來薄命皆如此。

宣和内人圖

牡丹横壓搔頭玉，眼尾秋江翦寒緑。金翠冠梳抹且肩，正是宣和舊粧束。腰肢一搦不勝衣，當時宜瘦不宜肥。三千想見無顔色，偏有親題御製詩。蔡攸恢復燕山府，曾索君王不曾許。蕭條萬里去中原，偶見花枝淚如雨。却將换米向三韓，[1]遂令流落在人間。道君一顧曾傾國，今人休作等閑看。

薛稷舞鶴圖

丹砂入頂開雪翎，雙膝半屈玄裳輕。一天清露月滿庭，浮煙弄影來玉京。當時華表曾留形，只見翻翥還無聲。畫工姓薛不姓丁，前身亦是胎禽精。素練忽展江邊亭，長風翛翛筆下生。洪流蕩潏排重扃，抖擻寒玉凌赤城。我欲援琴鼓湘靈，低昂曲折仍有情。壁間至今不肯停，灑落一見胸次清。請君休讀瘞鶴銘，爲君更寫舞鶴行。

索靖月儀帖

草書初工漢晉末，超凡入聖張與索。

[1] 「米」，原作「來」，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伯英冠軍名貫索，數行一筆鈎鎖活。索靖變體作章草，草法如真楷爲草。出筆似隸簡且婉，態度益多縈結少。一畫大抵皆三變，却把張芝墨裙練。包藏飛動爲妥帖，功夫總向中邊見。昨從中秘得月儀，古意遠過王羲之。世人草法宗會稽，章草自此識者稀。二十六幅兼閏餘，玉盤亂走明月珠。辭尤簡嚴勢深秀，字字出奇世所無。如印印泥筆不差，短長肥瘦無損加。鈎心鬬角方且停，半妥遠山飛小雅。古人下筆不輕易，一世功夫成幾字？由來絶藝屬高人，鹵莽焉能作能事？當時瓘死岳亦亡，一妙不可在洛陽。秋風揮淚指銅駝，此生不用尚書郎。風度超然如靖節，灑落孤風與明月。須知萬古冰雪姿，就中自有蛟龍畫。君看顛張醉素兩秃翁，半盆墨酒澆心胸，世人不識盡稱工。乾坤模糊眼正黑，豈知更有月儀帖？

跋党丞旨篆字太白琴讚

右軍學書世界黑，扶桑蠒盡西海竭。竹谿學書無片紙，寫遍千山萬山葉。太白琴讚二尺餘，丞相小篆丞旨書。端勁妥帖肆雄奇，展盡筆力世所無。緑綺徽聲絶絃久，嶧陽孤桐至今有。知音賴得謫仙詞，揮灑又逢天下手。問説琴臺在魯山，磨崖深刻亦何難？青天二絶一萬古，絶勝區區坐上看。

書黄華涿郡先主廟碑陰

稱道孔明獨有杜少陵，論著昭烈復見王黄華。君臣一體始無愧，蜀相祠望樓桑

家。昨因應詔過燕南，青林一簇啼鳶鴉。簫鼓寂寞村社散，廊廡慘淡昏龍蛇。西南一碑刻蒼玉，每讀輒止驚咨嗟。磊落一片恢復心，始終於仁無少差。當陽之言永安命，三代聖王何以加！仲謀雄略祇僭僞，阿瞞詭譎空姦邪。論議到此真不欺，文采絢縟森芳葩。書法二王作真行，得意韻勝如時花。❶歌謡慷慨燕趙義，士風但恨不能完。漢軍敗，崩三巴。百匝細讀立復坐，不覺午日傾簷牙。徬徨欲去不忍去，飢馬更繫枯荆楂。東夷何以得此人？日出之圖王氣韜朝霞。滅遼服宋帝諸夏，禮樂制度無疵瑕。家世章廟布衣臣，貴胄鼎族來幽遐。春深徑渡鴨緑江，太行山巔高挂浮海槎。風流儒雅冠當代，碧雲玉樹峨烏紗。漢魏以來無此作，作詩爲向諸生誇。

入燕行

南風緑盡燕南草，一桁青山翠如掃。驪珠晝擘滄海門，王氣夜塞居庸道。魚龍萬里入都會，澒洞合沓何擾擾？黄金臺邊布衣客，拊髀激歎肝膽裂。塵埃滿面人不識，骯髒偃蹇虹蜺結。九原唤起燕太子，一樽快與澆明月。英雄豈以成敗論？千古志士推奇節。荆卿雖云事不就，氣壓咸陽與俱滅。何如石晉割燕雲，呼人作父爲人臣。偷生一時快一己，遂使王氣南北分。天王幾度作降虜，禍亂衮衮開其源。誰能倒挽析津水，與洗當時晉人耻？崑崙直上尋田疇，漠漠丹霄跨箕尾。

❶「韻」，原作「顛」，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跋魯公送劉太冲序帖

魯公筆法皆正筆，出奇獨有劉太冲。初從真草入行草，削去畦町尤清雄。懸針數筆皆側鋒，往往矯矯如飛龍。輪囷權奇恣揮灑，瑰偉乃見烈士風。觀此好向書家道，未有能真不能草。

荊公配享小像碑本

天津月明聞杜鵑，愁殺洛下無名公。未幾南人果爲相，汴梁化作單于宫。老泉初作辯姦論，舉世盻瞠俱未信。王衍盧杞合一人，熙豐末年禍始釁。小還累讓謙萬端，一知制誥不辭官。臯夔稷契高自稱，敢把官家輒面謾。富強豈是吾儒事？王道何嘗利爲利？却將孔孟作申韓，刻剥生靈壞元氣。顛倒乾坤事事新，規模僞莽與孤秦。底事當時不便亡？祖宗恩澤猶在人。西窗更勸殺韓富，所幸不從天且祐。惠卿遽已發私書，佞人不遠將誰咎？獻可即日彈新參，罪狀十事猶叵堪。朝臣縮手疑太早，後來君實亦爲慙。至今宗廟無片瓦，學術終然殺天下。燕山竟不得寸土，瓜步江寒飲戎馬。當時三黨皆奇才，共成國禍真可哀。可能陳竇勝牛李，未能朋亡皆禍胎。仲尼日月萬古一，顏孟大賢纔入室。首惡要伏《春秋》誅，更可巍峨聖人側？倀鬼諛鼪死不休，更期不朽鐫頑石。世間萬事難盡曉，三韓分米買日曆。

定武蘭亭帖

會稽蘭亭修禊草，一世真行此尤好。當時信手叙興感，心手兩忘都壓倒。法度備具郁有神，一篇秋水逍遥身。不知孰爲鍾太傅？何處復有衛夫人？有時姿媚似花朵，却向莊嚴生婀娜。蕭然自有林下風，野逸行間亂塗抹。字字不同數十之，清流激湍黜黜奇。❶管絃豈計絲與竹，九方相馬誤黄驪。❷遂使書家推第一，昭陵玉匣藏真跡。歐虞褚薛臨硬黄，價重兼金與連璧。温韜刼墓出人間，縑墨生塵冰水寒。中祕緘封貴人手，翰林待詔時得看。西蜀初傳刻棗板，點畫傷硬亦蕭散。後來定武刊翠琰，山陰春風還在眼。君謨坡谷始盛稱，韻勝遠過换鵝經。宋金以來三百年，永和規模存典刑。昨向燕都得善本，重爲摹勒憂墜損。雲龕細鑿黄金臺，永與諸人作繩準。當時無意不欲傳，只今視昔似偶然。君不見，浙江變作黑水源，越山筆冢高摩天。運斤斲輪熟乃精，從横十萬方無言。初從有意到無意，始知前賢道爲技。試看魯公座位帖，數幅書藳爲二絶。

望漢樓

漸臺斗折新莽死，天下還歸赤帝子。漢民恰見漢官儀，又值王郎與更始。河北忠貞有耿純，舉族徑欲隨官軍。❸孤城頓爾

---

❶「清」，原作「情」，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管絃豈計絲與竹，九方相馬誤黄驪」，此二句原誤乙，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正。

❸「徑」，原作「侄」，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音信絕，誓死不肯爲賊臣。築臺望漢賊滿目，蒼茫不見劉文叔。❶饒陽一縷燎鬚煙，正向蕪蔞食豆粥。滹沱冰合赤幟來，犇麢解瓦驅風雷。漢家一氣從此迴，域門不閉乾坤開。誰知當時望漢臺，即是畫像登雲臺！

沙丘行

林胡遂出榆林塞，滿國騎射衣冠改。西游直入咸陽宮，趙王使者秦王駭。玉鞭擊斷過函谷，夜飲叢臺翻酒海。生前傳位稱主父，一切都非三代故。座中誰意有潘崇？宮甲盡起商臣怒。熊蹯不來事益急，雀鷇雖探能幾日？❷一生英氣頓消散，胡服掩面空垂泣。祖龍亦向沙丘死，詐殺扶蘇書一紙。武皇父子戰京師，釁端也是開邊起。古來好殺多子禍，浮山堰壞臺城餓。至今金陵罵侯景，誰知亂本由臨賀。君不見，殷湯六百載，周武八百年，以殺止殺救民命。用兵雖人元自天，孝子慈孫相繼傳。

❶「茫」，原作「忙」，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雀」，原作「省」，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

歌詩

宿鐵塔寺

西風蕭蕭暮煙濕，滿袖青攜亂山入。枯雲黯慘忽蔽空，未及黄昏陡昏黑。行行暝投荒寺宿，繫馬階除劒懸壁。中庭一塔揭暝色，倔强生獰半生澁。鐵龍雷轟不能蟄，怒尾呀天轉張磔。須臾蜚雨過前山，密灑窗扉寒淅瀝。黄塵萬事隨雨來，壯懷零落憂思集。學成書劒兩無用，竟作窮途奔走客。短衣著處逐秋蓬，誰信胸中有長策？孤燈照夜耿不眠，老焰憧憧動輕碧。寤言欲問復無言，抱膝長吟轉蕭索。

楷木杖笏行

金源以來，進士登第例授楷笏，無則以槐代之。今曲阜祖庭，有孔道輔釋褐時擊蛇笏，殷血猶在，横絡一綫，旁迸數砂粒，色若棗漆，以水濯洗，則其色鮮紅如新濺著者。今此笏乃其尺度，故制也。孔氏族人，又以長材爲杖，以贈好事者。乙卯秋九月，經拜謁墳林，家長翁以笏、杖各十相貽，故爲賦此。

兩楹夢斷壞梁木，天出斯文生宰木。翳雲擁霧二十里，虎踞龍蟠泰山足。道德仁義爲根株，禮樂枝葉光扶疎。芘蔭百代

吾道尊，户有絃誦家詩書。中間楊墨常蠹食，重欲剪伐逢老釋。崔嵬柯幹尚生意，千古堂堂孟韓力。年來旦旦加斧斤，幹爲居楔枝爲薪。❶知音抱去甚泣玉，觀者掩面如悲麟。大横庚庚紫蛇腹，❷手板霑恩照緋緑。老儒扶藉見聖人，豈並枯藤與桃竹？斯文將墜吾道亡，不絶一綫甚濫觴。豈爲區區徇枯木？亦如告朔存餼羊。孔氏家庭手植檜，楷樹相望閲千世。亂來秦火幾番燒，土黑灰寒共憔悴。靈光殿基秋草深，牧童相唤穿墳林。青蛙亂聒顔氏井，飢烏落日啼白禽。佩玉長裾新進士，❸回視詩書等閒事。赭袍白馬飛將軍，凋劍長槍不識字。中原慘慘無神靈，白骨蔽野無蒼生。只知下石誰手援？老天有淚洪河傾。❹皇極厄會數血肉，❺誰與澄清倒溟渤！摩挲東家扣脛杖，拂拭囊中擊蛇笏。❻會當立聖躅袚昏，鞭擊魚龍起春窟。

手植檜孔子像

稷降播種生百穀，封植積累鍾運木。七百餘年開世卜，子欲代母彗東出。仲尼傷麟掩袂哭，手植庭檜鍾遺躅。三代脉絡拱把續，先王遺澤不滅没。歲寒高隱闕里屋，忽遇秦火傷老佛。榱崩棟折不可復，民莫芘

❶「居」，原作「居」，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庚庚」，原作「庚庚」，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裾」，原作「裾」，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❹「天」，王鏐本、四庫本作「夫」。
❺「血肉」，王鏐本、四庫本作「流血」。
❻「擊」，原作「繫」，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蔭殃禍酷。千年餘根重儲蓄，孔庭家傳深韞匵。遺我尺許香馥鬱，手澤膏潤如紫玉。道德根株太極骨，神雖無方像髣髴。刻劃乾儀鏤坤軸，象環綦組殷士服。瀾翻海口與河目，突兀六經還在腹。梁木可仰天未祝，元氣不死生意足。不須金身駭氓俗，見者再拜重祇肅。文楷十里泰山麓，墓前舉是韋編竹。聖世不絶生民福，我欲載之告四隩。斥去僞邪信抑屈，矯矯更用擊蛇笏。

并以楷木及墓竹緝神室，故云。

梁甫吟

南山有芙蕖，北山有鯉魚。河乾石亦爛，海竭桑亦枯。于嗟乎，將安歸乎？南山有鵷雛，北山有蒲蘆。蒼梧竹不實，朝陽桐亦枯。于嗟乎，將安歸乎？秋蘭兮青青，秋菊兮有英。美人兮不來，芳菲兮滿庭。[1]望美人兮山之阿，褰桂子兮披緑蘿。美人兮不來，臨風兮嘯歌。荒山陂陁，六龍蹉跎。雲雷不從，將奈之何！

封松行

始皇登泰山，風雨暴至，避於五松下，已乃爵松爲五大夫。今其處猶有穉松存焉，乃爲賦此。

六國西移周道絶，草木盡汙秦兵血。泰山山頭五株松，黛色猶參周日月。文武成湯深雨露，八百年來養貞節。祖龍一旦侈心生，坑深不用諸儒説。千乘萬騎壓山谷，檢玉泥金自銘德。鬼神呵禁不容上，振

[1]「菲」，原重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删。

雨凌風力飄蕩。人誅未即即天誅，欲使碎骨千年障。偶來擇音幸偷生，濫爵斜封重誣謗。真松本自如魯連，泰山豈不如林放？山東赤帝子已生，❶山靈亦已居芒碭。秦皇雖云幸，余亦爲松悲。君不見，湘妃祠前風雨夕，赭山伐木一無遺。

乙卯秋九月十九日登泰山太平頂❷

窮秋老雨四十日，坤軸欲爛陰霾纏。我來方作泰山游，玉虹一夜收雲煙。山靈奕奕生喜色，❸突兀撐裂青羅天。輕裾飄飄過黃峴，乘興直到三峰前。霜餘灌木出秋色，萬疊紅錦幪椒巔。泓澄寒溜浸太古，翠壁細瀉珠璣圓。當時秦漢極侈麗，未必如此皆天然。天門中斷兩屹立，箭筈一磴蛇蜿蜒。凌層絶頂肆崇峻，佇立矯首望八埏。長天沉沉入西極，九州却在東海邊。衝風慘淡萬里來，海窟勁刮鯤鯨涎。須臾白雲生嶽麓，脚底泱漭無山川。秦壇周觀覺浮動，滿地覆冒兜羅綿。忽疑山移入海中，白浪四洶虛濤掀。山陰瑰詭光怪出，赤氣翠暈相鈎連。下從谷底上碧落，寶塔萬級高蟠旋。遂登日觀叱日馭，六龍倒着珊瑚鞭。玉鱗剥落金甲拆，九芒迸綺生血鮮。三山搖蕩海水沸，蓬壺縹緲來飛僊。爲言此色與此界，君自固有非塵緣。恍然記悟復無語，把手一笑三千年。

❶「已」，原作「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九月」，原脱「九」，今據原本目録及王鏐本、四庫本補。

❸「靈」，原作「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華不注行

崑崙山巔半峰碧，海風吹落猶帶濕。意氣不欲隨群山，獨倚青空逈然立。平地拔起驚孱顔，劍氣勁插青雲間。濟南名泉七十二，會爲一水來浸山。我來方作鯨川遊，玉臺公子邀同舟。君山浮嵐洞庭晚，小孤滴翠清江秋。酒酣興極煙霏昏，魚龍慘淡迴山根。少陵不來謫仙死，舉杯更欲招其魂。魂兮不來天亦老，元氣崔嵬山自好。超超絶頂凌長風，注目東溟望蓬島。

峭山陵行

五國興王兵一旅，并滅兩家都一鼓。燕雲忽使遼作金，汴洛遽令齊代楚。乾坤

入手肯與人？根本未牢難遂取。漢人且使漢人看，一旦不須煩再舉。當時若欲存中國，只向京師留少主。石家父子尚徒勞，今次重來渾浪語。邦昌數月又劉豫，二子猖狂都不悟。誤添鱗角欲爲龍，刮盡肌膏送兵賦。我爲其德爾爲讐，百姓囂囂怨嗟聚。君親無將將必誅，大寶何人敢叨據？臣節便棄真鹵莽，侈然竟致人神怒。八年辛苦謾經營，兩手歡欣却分付。祖宗天位爾乃奸，倉皇被執欲免難。峭山山前齒已冷，道君猶自在三韓。當時徼倖學敬瑭，錯把金源比契丹。地下若逢張孝純，赤汗滿面不敢看。劉豫何須責，邦昌先已爾。莫言從權爲社稷，争忍便受傳國璽。君不見，滎陽紀將軍，❶也曾詐作漢天子。漢王既脱

❶「滎」，原作「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不用生，鼎鑊談笑就一死。

居庸行

驚風吹沙暮天黃，死焰燎日橫天狼。巉巉鐵穴六十里，塞口一噴來冰霜。導騎局脊銜尾前，❶氊車轣轆半側箱。彈箏峽道水復凍，居庸關頭是羊腸。橫拉恒代西太行，倒卷渤海東扶桑。幽都却在南口南，截斷北陸萬古疆。當時金源帝中華，建瓴形勢臨八方。誰知末年亂紀綱，不使崇慶如明昌。陰山火起飛蟄龍，背負斗極開洪荒。直將尺箠定天下，疋馬到處皆吾疆。百年一憤老虎走，室怒市色還猖狂。遽令逆血灑玉殿，六宮飲泣無天王。清夷門折黑風吼，賊臣一夜掣鎖降。北王淀裹骨成山，官軍城上不敢望。更獻監牧四十萬，舉國南渡尤倉皇。中原無人不足取，高歌曳落歸帝鄉。但留一旅時往來，不過數歲終滅亡。潼關不守國無民，便作龜茲能久長？汴梁無用築子城，試看昌州三道墻。

北嶺行

中原南北限兩嶺，野狐高出大庾頂。舉頭冠日尾插坤，橫亘一脊繚絶境。五臺南望如培塿，下視九州在深井。上有太古老死冰，沙埋土食光烱烱。盤磴滑硬草無根，枯石摩天墮生礦。南人上來不敢前，撲面欲倒風色猛。坡陀白骨與山齊，慘澹萬里殺氣冷。嶺北乾坤士馬雄，雪滿弓刀霜滿頸。稀星如盃斗直上，太白似月人有影。

❶「脊」，原作「眷」，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寄語漢家守城將，莫向沙場浪馳騁。

懷來醉歌

胡姬蟠頭臉如玉，一撒青金腰線緑。當門舉酒唤客嘗，俊入雙眸聳秋鶻。白雲亂卷賓鐵文，臘香一噴紅染唇。據鞍側鞚半淋鬅，❶春風滿面不肯嗔。繫馬門前折殘柳，玉液和林送官酒。二十五絃裝百寶，一派冰泉落纖手。須臾高歌半酡顔，貂裘潑盡不覺寒。誰道雪花大如席，舉鞭已過雞鳴山。

雞鳴山行

一峰奇秀高插空，萬馬踏碎青芙蓉。桑乾黑浪落絶壁，霜浄天澄更覺雄。窮邊絶徼誰曾顧？千古行人少詩句。渾如定武看嘉山，絶勝齊州華不注。

沙陀行

老鼠山陰界墻北，隱隱磷磷起沙磧。泉腴草薦地高寒，王氣瑰雄當斗極。幾回秦漢儘消沉，隔斷中原没行跡。坡陀瀰漫重復重，舊爍新尖宛如一。天傾海倒白浪枯，中有生龍千萬疋。雲屯霧鬱無半岸，水灔煙浮川谷溢。騵驒窟宅簸蕩寬，騄駮康莊戛磨密。參差不斷動魚文，汹瘇相銜翻蟻隙。噴風掣電脱兔疾，色别群分鮮錦織。春迴凍裂怒蹄囓，踢碎冰天轟霹靂。分馳茁壯賈餘俊，突兀權奇縮生力。角伏踠促口乂豁，目凸銅毬凹溝脊。鯨鬛瀾飜鳳臆

❶「淋」，四庫本作「林」。

横，山字圓平尾梢直。飄飄舉是萬里足，往往玉立八九尺。雪壓草根脂滿口，不解人間有阜櫪。腹胦氣猛穩且馴，不喜牽籠喜迎敵。隘視河山渾一抹，仰首西風聽鳴鏑。古來伯樂未曾見，天下更無多馬國。國初西北半天紅，房駟光芒遶天策。帳前白馬飛下天，青草年年益蕃息。開國一戰何所須？木鎗五千跨生駒。百萬山崩排堵墻，乘勝逐北過燕都。更得金源四十萬，大青小青絶世無。回戈却取西南夷，奄有渥洼與余吾。長鬚巨鼻入監牧，大宛空群王作奴。崑崙蹴平飲河源，瑶池月窟皆長驅。金粟沙陀拓境數萬里，驌騄驍騰古無比。金粟堆空漢月沈，馬上真人作天子。釁端不在宴賜年，斗尾堆金勢難止。西域既定右臂舉，皂旗隨風便南指。迅鋒踏破李王城，抄騎直入杏花營。小關透漏潼關敗，嶢峰扶出汴梁驚。黄流見底江漢狹，我馬正渴方横行。中原無人馬有足，殘城破屋不足平。風聲鶴唳皆落膽，但言有馬不問兵。既平西海復南海，馬鳴蕭蕭迴斾旌。歸來罷戰合長圍，令如殺敵誰敢違？包山絡海數千里，兩稍把手隔年期。一朝圍合密鐵匝，馬耳戢戢爲藩籬。百獸擁起自衝蹙，罥牙挂角傷毛皮。先開一面放三日，然後共施弧矢威。黄羊野馬不足數，躪躐貙兕驅熊羆。赤霧不散肉山赭，乾坤模糊血淋漓。長楊上林莫大誇，舍長露短彼一時。向令見此無復獵，相如枉用多文辭。以戰爲獵國俗然，況乃萬里皆鞭箠。馬多地廣兵力勁，將士能將馬爲命。終身騎射不離鞍，辛苦生獰殆天性。每將飢渴勒狂横，❶一飽一肥無

❶「狂」，原作「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復病。俊逸都無水草態，變化自有真龍性。鼓鼙聲動便開張，人人據鞍皆王良。直入飲血嚙頭顱，查牙生人潤枯腸。所向空濶都無敵，遂令四海皆天王。駞駝錦背高崔嵬，玉帛萬國來梯航。琵琶絃急曳落高，酡顔半醉馬乳香。玉脂瀲灔玻璃滑，浮動酥顆金粟黄。供官大群肉擁腫，揮霍鴻洞如酒漿。馬頭一璞驚孱顔，横截數尺琢玉鞍。前朝韸革編珠排碎錦，繁纓小鈴絡金鐶。不數大無價，九采奪目誰敢看？五花虎文稱裝束，踏地恐破驕且閑。大官牽來至尊御，馬前拜舞朝百蠻。此時息民立紀綱，泰山四維萬世安。地無與大兵無疆，何用更舉祇自殘。天生此馬爲天下，敵盡兵窮亦當罷。五十年來不摘鞍，安得瘡疲被王化？但願沙陀馬無數，會見中原有新户。深宫九重不動塵，永使騂騮脱羈靽。

化城行

東郊野馬如馬驚，依稀隱約還成城。參差雉堞雲間横，鰲頭岌嶪擎長鯨。壯哉三都與兩京，殿閣樓觀煩空明。丹艧峭麗欹且傾，煙氣荏苒摇旆旌。其中似有百萬兵，是邪非邪寂無聲。秦邪漢邪杳難名，長風忽來一掃清。赤日如血高天青，霜浄沙乾鴈鶩鳴。路傍但見棘與荆，衹有慘淡萬古情。人間城郭幾廢興，一抔聚散皆化城。君不見，始皇萬里防胡城，人土並築頑如冰。屈丐按劍將士蒸，堅能礪刀草不生。神愁鬼哭枯血腥，殺人盈城着死争。只今安在與地平，平地深谷爲丘陵。江南善守鐵瓮城，城外有田不敢耕。西北廣莫無一城，控弦百萬長横行。身爲心城屋身城，一

朝破壞俱化升。佇立感化參玄冥，乾坤翻覆一化城。

鐵堠行

漢家窮兵漠南無王庭，解甲百萬標北庭。高摩斗尾似陰山，冰埋雪漬生鐵腥。殺氣昏昏無白晝，行人不識呼鐵堠。北去和林又數千，衛霍過此猶窮鬬。中原無人益蕭條，僅得呼韓一再朝。子卿不來王嬙去，平城冒頓仍自驕。長城蹴踏誰遮截？千年費盡九州鐵。道傍白骨皆人堠，井田廢後無長策。

古長城吟

長城萬里長，半是秦人骨。一從飲河復飲江，長城更無飲馬窟。金人又築三道城，城南盡是金人骨。君不見，城頭落日風沙黃，北人長笑南人哭。爲告後人休築城，三代有道無長城。

白山行

鴛鴦濼東白石山，一峰峻前尤高寒。金蓮花擁玉芙蓉，奇秀誰教在此間？頑冰積雪雕鎪就，追琢琳琅露枯瘦。霧披煙染不能青，草隱沙昏日依舊。當時朱勔若相逢，玉京不運萬歲峰。華陽宮中第一山，沉水灌洗金泥封。瑰異無緣到華夏，歲歲年年聚羊馬。幾回重着吟鞭點，崔嵬貌作詩中畫。曉來雨過無埃塵，落月冷浸光更新。就中必有連城璧，世間誰過三刖人。北山安得移山叟？移向石淙玉溪口。太湖烏

玉都壓倒，更添風月三千首。

戊午清明日大城南讀金太祖睿德神功碑

雜花粧樹燕草緑，珠翠重重擁燕玉。踏青車騎各一簇，嶢天一碑杳梢出。軃肩垂袖立馬看，穹龜交龍勢崛蟠。四面渾鐫堆字山，填金剜盡黑蠟斑。冒頭遷史學舜典，序事班書雜文選。銘章生民麗且婉，太祖帝紀都一卷。初賄肅慎兆已陳，日出之圖生聖人。周雖舊邦命維新，不事殺戮義與仁。海青一翅海西落，兩國君臣具不覺。鷓鴣聲裏降王縛，漢民不失生聚樂。平地突起金天龍，面如紫玉真英雄。化行江漢服羌戎，百年以來誇儁功。參用遼宋爲帝制，文采風流幾學士。磊磊高文辭稱事，卓冠一代誰復似？汴亡文物委地壞不收，獨有此碑岌嶪在幽州。荒煙莽蒼無人讀，使我掩面涕泗流。鄭王已自磨甘露，故壠移來立新墓。小民世情多心諱，更欲去除誰愛護？不久拽仆野火焚，後人不復見此文。攀花再讀傾一樽，朗詠直過宣陽門。

聽姚尚書彈玉磬琴

桐焦漆死聲無木，首尾斷裂烏蛇腹。江冰絃索玉軫足，瑟瑟音徽明碧緑。龍池鳳沼銘山谷，高人爇香一揮拂。冰泉雜弄碎金玉，沈着凍雨打疎菊。磊落鏗錚不煩促，注坡寶馬急回復。峻嶮屹立驚突兀，蕭散清越重紆曲。委珮編磬輕撞觸，霜秋月夜風萬斛。帝子揮淚滿湘竹，大雅一變無塵俗。斷絃今乃煎膠續，名琴絶藝會遇難。頓覺古意生肺肝，回視鄭衛何卑凡。坐中

乃有郝高山，子牙從今放手彈。

趙州石橋

輪囷太古緑玉月，半插水面不挂天。一矼一段數十丈，大業至今七百年。深銜密匝無罅隙，嵌磨妥貼堅且圓。仰視壓面勢飛動，勁欲拔起疑墜顛。鬼功神力古未有，地維欲絶還鈎連。蛟龍辟易洚水伏，細紋參錯如新鐫。晴虹不散結元氣，海捧縹緲纏韮煙。衝風倒景鯨背摇，金瀾滉瀁青環偏。乾坤壯觀全趙雄，幾回笑殺秦人鞭。往來細讀張相碑，直與北嶽相輊軒。先君有詩不忍看，❶摩挲華表空泫然。

東坡先生畫像 曹州教授王安仁所藏，己未六月一日敬題

五精聚奎五季平，三朝積累三蘇生。東坡一龍獨峥嶸，抉裂西極來承明。頓撼日月轟雷霆，萬喙蓄縮喑不鳴。顛倒六合江河傾，瀾翻奔注汹四溟。閎肆捭闔掀鯤鯨，❷紆餘曲折重關扃。脱兔處女孫吴兵，珠璧噴薄光怪驚。嘻笑怒駡似不情，卒止禮義歸中聲。既竭復鼓氣益盈，轉石決溜方施行。變窮出奇伏且騰，常山蛇走捩孤鷹。恣睢安閑便且輕，鳥鳴花落春山晴。根極孔孟據六經，道德仁義炳日星。蹴踏

❶「看」，原作「着」，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捭」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擺」。

漆園隘蘭陵，揮斥戰國跨兩京。睥睨儀秦更縱横，每笑子雲譏長卿。屈宋賈馬擷華英，李杜韓柳皆包并。諸子百氏歸題評，出入老佛雜刑名。雜不越理純粹精，融會變化集大成。更不蹈襲自名家，一張新錦秋江澄。巉巉峨眉去天尺，倒插崑崙有餘力。雪嶺隱日嘉陵深，翻動鸞皇織金碧。乾坤都作一錦城，回視前王甚寒乞。書法淋漓元氣濕，以隸爲楷尤雄崛。爲嫌顛張醉素俗，特與魯公添出筆。九天九地未曾見，總向篇章揮灑出。❶備具百體窮道技，横拈竪出皆第一。奇才本欲濟時了，慷慨屢進萬世策。王道還疑仲舒緩，時務仍比陸贄切。以重自任伊周學，貫日巉天天下節。大儒不使爲大臣，豪傑竟作文章伯。區區小技皆游戲，舉是先王等閑事。從渠喚作謫仙人，耻作翰林直學士。❷當時不止忌才名，凜凜都因有英氣。初爲子孫得宰相，竹筒吹喘競逐放。陰謀毒手必置死，禍致詩文厚誣謗。❸玉堂遽作赤壁磯，金蓮却照儋山瘴。政足大公無所損，粘天更覺風濤壯。不恨不得居廟堂，但恨夷甫誤蒼生，遂使諸戎更霸王。一網打盡朝廷空，八賊揶揄宗國喪。蘇公竟不到中原，舒王却在凌煙上。昔嘗讀公文，今乃拜公像。至神無滯形，丹青莫能狀。畫工豈有浩然氣？謾着南箕翕舌空點痣。❹不如夜寂對江月，皜皜見公真顏色。面間多黑子，故云。

❶「總」，原作「聽」，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直」，原作「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禍」，原作「稛」，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翕」，原作「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温公畫像 王安仁藏

後來三代漢唐宋，太師温公絶世無。汲黯魏徵與宋璟，馬遷劉向及仲舒。問學德度兼名節，純粹骨鯁一大儒。麒麟鳳凰代希有，布帛菽粟民所須。無心求世篤脩身，正襟危坐三省吾。以道事君入官聯，循分守信不敢踰。進言格非理必盡，渾厚質直辭無餘。制禮作樂如成康，漸仁摩義期唐虞。不幸熙豐方有爲，祖宗良法盡剗除。磊磊顯諫章十上，不用不可一日居。勇退不補樞密班，分司洛下甘著書。論列治亂尤愛君，心存魏闕身江湖。鈎深致遠推象數，更擬太玄作潛虛。窮神知化德亦盛，不忍赤子極焦枯。一僮一馬哭裕陵，萬民遮擁牽衣裾。有田不敢種青苗，司馬相公來活予。兩宮下詔登一相，旱火潑雨天下蘇。東丹驚喜西夏服，中朝突兀尊皇輿。誰知孔明食遽少，以死勤事皆駭吁。革弊治蠹雖未竟，已定鼎命開規模。建炎國脉實在此，紹聖姦黨徒厚誣。高風奕奕今共仰，遺像尚可懲姦諛。槁木寧有食肉相？隱隱但見金粟膚。布衾自可覆蒼生，貂蟬不稱山澤臞。泫然想見公薨時，鬻衣致奠哭過車。不獨此本在人間，一日四海皆畫圖。更不負公有子瞻，兩碑萬字堆瓊琚。❶刻石署公爲首惡，小人私計真區區。

閑閑畫像 王安仁藏

烏巾鶴髮鳶雙肩，丹砂噀面深兩顴。❷

❶「兩」，原作「雨」，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顴」，原作「觀」，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存神垂老孰與傳？正大八九天興前。金源一代一坡仙，金鑾玉堂三十年。泰山北斗斯文權，道有師法學有淵。中華命脉屹不偏，楚妃正色絶纖妍。石光玉潔無腥羶，高文大册職所專。潤色帝業星霓纏，體制妥貼開坤乾。官樣奥雅春容篇，❶筆力壯浪傾源泉。草聖肆意揮雲煙，晚年游戲西域禪。月江卷盡藤蘿涎，清風倏倏易一編。❷每欲杖屨尋伊川，熒惑犯昴光竟天。不與亡國天惜賢，始終無慊獨巍然。國初學士汴與燕，世章蔡党方騰騫。宣政佻靡快濯湔，補完大朴無雕鐫。卿雲腴霞鳳鸞翩，貝闕寶府珠璧聯。崇極欲圮龍步遷，此老始終元氣全。大儒巖廊筆如椽，六鰲一掣三山連。紀甂墮地誰續絃？破觚頓脰皆沈綿。東塗西抹競取憐，夸紅姹紫十百千。安得起公重着鞭，萬古一日當天懸。德陵嘗賜公所服丹，潮紅滿面。公先壬辰之變，以禮部尚書、翰林學士丞旨卒於第，人以爲天幸。

高麗歎

高麗立國千餘年，跨山連海東北偏。文物制度慕漢唐，衣冠禮樂如中原。曾蹶煬帝困太宗，拒險守要尤精雄。瞰臨遼碣飲鴨緑，風飄轉出東海東。自被天兵都破碎，稱臣納質兵弗退。殘滅虜掠五十年，窮蹙無聊竟何罪？盡將生口賣幽燕，年年探借高麗錢。肌膚玉雪髮雲霧，羅列人肆真可憐。前年令公輔太子，鈎魚山前見天子。掩面過市衆皆哭，哭聲痛入燕人耳。幾迴

❶「春」，原作「舂」，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倏倏」，原作「修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事宋事遼金，不似今番寃苦深。甘心曲股渾不信，要把高麗都殺盡。嗚呼哀哉！何時免此殺戮運？

曉登昆陽故城

弓刀蹀躞西風鳴，❶慘澹夜入昆陽城。疎星牢落楚氛黑，立馬起坐東方明。凌晨歷覽增壯觀，世祖凛凛猶如生。以寡敵衆古亦有，以怯爲勇夫誰能？始知謹厚是真勇，彼僞不足當吾誠。眼中百萬已破碎，着手一戰成中興。天定豈容人復勝？新莽猶然事符命。❷漢家王氣滿咸陽，空向漸臺看斗柄。憑高落落生壯懷，萬里一片青山來。子陵不屈亦堪惜，乃使耿鄧升雲臺。東都制度遂狹陋，王室陵夷寖傾覆。漫將風節與維持，終入曹瞞莫能救。巖巖高節固可奇，濟時行道胡不爲？釣魚臺上秋風老，我欲與子論襟期。蕭蕭草木南陽道，龍虎舂陵氣仍好。須當策杖向軍門，整頓乾坤濟時了。

武當道士歌

武當道士數十百，亂兵驅來不動色。就中一人尤瑰奇，兩頰紅潤鬚髮白。怪目深涵漢江水，仙骨逈立秋山石。肘後高懸綠玉符，簪頭倒挂丹砂筆。傍人爲説不記年，上聖親傳官斗極。掌上曾教起風雨，袖中傾下生霹靂。玉肥嘸嗽身體輕，居無匕箸不火食。深巖綰縛龍幾潭？遠岫逍遥

❶「躞」，原作「爕」，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莽」，原作「奔」，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鶴一隻。爇香重與扣玄關，爲説天道方在北。歛藏形氣更不語，我亦無言兩寥闃。

附：巴陵女子行有序

己未秋九月，王師渡江，大帥拔都及萬户解成等自鄂渚以一軍覘上流，遂圍岳。岳潰，入於洞庭，俘其遺民以歸。節婦巴陵女子韓希孟，誓不辱于兵，書詩衣帛以見意，赴江流以死。其詩悲婉激切，辭意壯烈，有古義士未到者。今并其詩録於左方。嗚呼！宋有天下，文治三百年，其德澤龐厚，膏於肌膚，藏於骨髓。民知以義爲守，不爲偷生一時計，其培植也厚，故其持藉也堅。乃知以義爲國者，人必以義歸之。故希孟一女子，而義烈如是。彼振纓束髮，曳裾峨冠，名曰丈夫，而誦書學道，以天下自任，一旦臨死生之際，操履云爲，必大有以異於希孟矣。余既高希孟之節，且悲其志，作《巴陵女子行》，以申其志云。

北來諸軍飛渡江，突騎一夜滿岳陽。巴陵樓頭火起入閭巷，曹逃偶走如牛羊。亂兵驅出女子尚書婦，生平不識門前路。亂兵驅出勢倉皇，夫婿翁姑在何處？❶吞聲掩淚行且啼，啼痕沾濕越羅衣。此身忍使人再辱？裂帛暗寫臨終詩。上言社稷安危事，下説投江誓天志。一回宛轉一悲辛，心折魂飛不成字。詩成淚盡赴江流，蛾眉蕭颯天爲愁。芙蓉零亂入秋水，玉骨直葬青海頭。古來烈婦纔一二，誰似巴陵更文理？名與長江萬里流，丞相魏公還不死。

❶「翁」，王鏐本、四庫本作「公」。

巴陵女子赴江詩

巴陵女子韓希孟，魏公五世孫，嫁與賈尚書男瓊爲婦。岳州破，被虜之。明日，以衣帛書詩，願好事君子相傳，知吾宋家有守節者。

宋末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每陳唯雄整。❶及其侍幼主，臣心常炳炳。❷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❸即日陛辭行，盡敵心欲逞。陳橋兵忽變，不得守箕潁。禪讓法堯舜，民亦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未改祖宗法，天何賜大眚？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曠中原，❹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治，❺臣實無魏邴。失人與得人，垂誡常耿耿。江南無謝安，漠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飛渡巴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守，誰知如畫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與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含香署蘭省。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瘤癭。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昞。❻鴛鴦會雙飛，比目願長並。豈期金石節，化作桑榆景。旄頭勢正然，蚩尤氣先屏。❼不意風馬牛，復此逸鄢

❶「雄」，原作「務」，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炳炳」，王鏐本、四庫本作「烱烱」。
❸「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四庫本作「殄滅速爲之，下民待延頸」。
❹「曠」，王鏐本、四庫本作「喪」。
❺「治」，王鏐本、四庫本作「活」。
❻「比」，原作「此」，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❼「尤」，原作「牛」，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郢。一身遭虜刼，❶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吊空影。簪堅折白玉，瓶沈斷青綆。死路定冥冥，憂心常炳炳。妾心堅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爝火燃，願爲死灰冷。捨生念麴娥，乞憐羞虎穽。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定許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

武昌詞三首

王師圍鄂，游騎於金牛鎮得一婦人，欲侵之，厲聲曰：「我夫婿翁姑皆死，目前未即死，又可受辱邪？速與我死！」遂置之。自稱梅溪主人張素英，作歌詩數篇以見志，尋以疾卒。於湖中得一路分妻，一日以無夫，選賜有功軍人，即以掌批其頰，對今上大呼曰：「妾夫將千五百人，扼敵沅州。妾命婦也，豈可辱於是？乞速賜死！」上矜其志，賜之衣糧，使有司存恤之，以俟其夫，亦尋以疾卒。又有漢陽教授之妻，爲一兵所掠，義不受辱，投于沙湖。三人者，僕親見之，皆可附希孟之義，各爲賦詞，以寓意云。

巴陵女子韓希孟，梅溪主人張素英，解作歌詩還死節，不論傾國與傾城。

烏鬼山頭鬧鼓鼙，武昌恭人攜孺兒。黄鬚回鶻便批頰，義感萬乘真英奇。

漢陽宣教是妾夫，妾身未死緣事姑。騎士朝來强擁去，抱石半夜投沙湖。

❶「身」，王鏐本、四庫本作「方」。

使宋過濟南宴北渚亭

往年薄游宴渚亭，高秋霜落波光清。今年持節又來宴，菱葉荷花香半城。城南倒插泰山脚，城北沈涵海氣横。週圍盡浸樓臺影，魚鳥慣聞簫鼓聲。錦堂流出珍珠冷，花底漂摇碎光烱。名泉多在府第中，綉簾深掩胭脂井。推波委濤到北渚，滙蓄涵停數十頃。虹去聲。橋桁柳平分破，巨壑雲莊入煙暝。❶濟南名士多老成，行臺突兀皆名卿。樽中政有李北海，坐上寧無杜少陵？堰頭臘瓮滿船求，歌舞要送行人行。江南風景已不殊，渚亭即是西湖亭。

古篆行 贈高松嵓文舉

亂來小雅幾盡廢，文物典章俱掃地。紛紛隨世趨所尚，天下幾人知篆隸？關南賴有高使君，書法一世推專門。諸家命脉究終始，力探遠蹈工古文。倔强鐫金還屈鐵，勁利玉板昆吾切。❷孔壁汲冢都破碎，方矩圓規仍妥帖。儀真館中坐老夫，日看筆陣驅雲煙。琴讚一字二尺許，顧盻頃刻還終篇。圓熟省力似行草，霜月冰泉勢尤好。自言一畫氣一口，少爲呼吸便傾到。❸文章是乃精意能入神，奏刀砉然如運斤。

❶「煙」，王鏐本、四庫本作「燕」。
❷「板」，王鏐本、四庫本作「版」。
❸「到」，王鏐本、四庫本作「倒」。

亦説氣爲主，巧寓拙外意愈新。金源百年党丞旨，明月夜光傳片紙。屠龍誰意復有人？元氣堂堂元不死。請君閣筆無妄書，鐵門自買堆磚礫。他年必到秦丞相，今日還逢李大夫。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一

歌詩

西陵行

漢鼎已移心未已，不肯分明作天子。冕旒北面稱警蹕，造僞萬般難免死。臨終更不謀禪代，竊國規模有丕在。人間解着鬼欺人，地下還將縛鬼賣。漫言題作征西墓，誰信西陵亦虛墓？又説譙都九烏井，臭腐掘埋祇幾處。銅雀臺邊鬧歌舞，兩眼難看滿黃土。何須析履更分香，涕淚咿嚶效兒女。君不見，永安宮中漢昭烈，重向孔明託後主。付君一片討賊心，嗣子不才君自取。天下英雄只玄德，操等區區真溷鼠。

書晝錦堂碑後

兩朝定策推元勳，君模楷法歐陽文。豐碑突兀大字書，目射猶有五色雲。德並汾陽盡終始，器如霍光學問美。孔明才具汲黯直，社稷大臣無與比。西北無事中國安，三十年來只一韓。乾坤都着錦綉裹，笑殺錢王衣錦山。身安即是蒼生福，晝錦名堂公所辱。君不見，萊公眼孔似車輪，美錦裁來便裹足。

朝歌行

壯哉茲城冠河山，老玉回抱青孱顔。建邦立極古有制，何乃獨在河朔間？獨夫智力制天下，瞰視中原强王霸。誰知天與六州王，八百諸侯已從化。摘星樓頭醉未醒，酒池一夜蜚血驚。成湯高宗遂不祀，珠宫瑶臺爲土平。我來歎感重延佇，❶驅車不入朝歌路。陰風莽蒼吹短衣，落日投文比干墓。

比干墓

斫脛河南比干墓，崔嵬尚是武王土。一丘直欲壓太行，一死能令重千古。國亡突兀見真純，龍逢與君冠夏殷。無人語與魏鄭公，良臣不幸爲忠臣。已醢九侯紂猶怒，箕子佯狂微子去。三仁一仁獨殺身，剖心庶使王心悟。王終不悟國遂亡，朝歌無人至今荒。行人只拜比干墓，有殷賢臣獨不亡。❷

共山行

吾生嗜奇能討幽，足跡徑欲窮九州。會稽未得探禹穴，太行先作共山遊。是時天地方閉塞，固陰沍涸山靈愁。誰知真宰爲我起蟄窟，喜氣奕奕山光浮。雲容煙影變態出，❸脉絡盡露峰巒稠。宏富屹天造，

❶「歎感」，王鏐本、四庫本作「感歎」。
❷「殷」，原作「因」，今據四庫本改。「賢」，原本、王鏐本爲墨丁，今據四庫本補。
❸「態」，原作「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峭截窮彫鎪。峨峨鰲脊，❶一翠萬里。壯綰出元氣，直入東海頭。中間膏腴甲天下，匱奇孕秀無與侔。雲根漲波璃，❷寶藏劃不收。玉鏡面寒瑩，皪皪明珠流。泓澄百丈底，錦石埋黄虬。老蟾噴彩忽蕩動，萬山破碎翻神湫。竹間老樹掛山骨，緑玉葱錯風颼飀。不見孫公和，荒臺等陵丘。萬籟喑不鳴，遂古空悠悠。何時無名公，説破先天由。一笑碧山下，弄月凌虚舟。舉手謝浮世，醉卧三千秋。卷藏神紐入化府，從渠菌蠢還蜉蝣。

太行望

半天遮斷連青城，參差雉堞雲間横。當時十歲初渡河，舟中錯愕來相迎。今年恰得到蘇門，百泉亭上更崢嶸。千嵒萬壑入絶壁，落日倒銜山盡赤。玉立萬仞磔鯨牙，金翠千層擁鰲脊。天沈影重看不足，雲浄煙虚晚尤碧。西北兩峰寒，云是雙石人。不覺淚横臆，患難思二親。一從戎馬三十年，桑梓慘澹埋荆榛。何時突兀過絶頂，拜掃丘園見鄉井？黄沙神頭聞有千尺松，灑盡苦淚吟長風，注目直向東海東。

三汊北城月樹翫月醉歌

大河奔放千里一片黄，鰲頭傑觀突起河中央。露華漲冷濯桂窟，氛露洗盡豁四旁。濤山隱映生金輪，水天不辨渾金光。❸

❶「峨峨」，原不重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❷「波」，四庫本作「玻」。
❸「辨」，原作「辯」，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杳然坐我月宫上，星斗錯遻雲錦裳。玉虹高挂飲酒海，黄流倒卷都淋浪。兩行美人列嫦娥，翠綃深夜冰肌涼。悄然清唱多怨曲，攪亂羈思爲停觴。輕飈忽來四座覺浮動，吹落桂子颯颯生秋香。急令撾鼓歌慷慨，驪龍掀舞白鳳翔。玉床插天抱孤月，醉臥萬里銀河長。

望京府賞紅梅

汴梁宮中絳綃梅，移向汴河堤上栽。青條團掿杏花顆，❶瑣細向陽才半開。❷張公小隊呼我飲，風色偃髯寒氣凛。玉銜徑踏黄河冰，貂帽颯簷掀紫錦。金鞍細馬歌舞人，雪壓小橋不動塵。入門下馬簇花宴，紅蓮舊府花正新。玉川金波碧香酒，❸折花遍插分素手。春透寒梢未全綻，風流正要臙脂瘦。賞梅不用歌落梅，緩歌却着銀笙催。愛香細擷生霞蘂，浮動雲腴嚼一杯。本是前村冷澹花，不稱王侯將相家。明朝會散更向明月底，藉雪凍吟疎影裏。

黄山草聖歌

一從蔡党闢文源，復有黄山黄華相後先。黄山古雅尤老成，迫蔡埒党難重輕。爲避時名便把黄華放，一頭聲價亦自雄周京。澹薄脩然無宦情，玉階寡鶴誤一鳴。書法更比詩文精，正筆子瞻變真卿。擘窠大字儼重極方停。真行草至顛草，獨步

❶「掿」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搦」。
❷「細」，原作「總」，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波」，原作「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一代真豪英。昨嘗中酒觀此本，清風颯颯吹我醒。卷軸甚大總是學易詩，如如縱筆自在綰墨繩。正是莊生悟道書，網破夢覺蝴蝶驚。絲綸不收魚不食，湛徹盡見江底星。鉛華洗淨出玉骨，無意偶與閑雲行。中間態度自關鏁，剪裁不斷還相縈。往往筆不盡，點綴藏遒緊。初疑不附着，字字相掎角。二王没後無草書，顛張醉素空模糊。只除洛陽楊風子，認得黄山趙蹇驢。

三峰山行

朔方善爲斡腹兵，豈肯掠地還攻城？北王戰罷馬首迴，十年大軍不南行。西域既定殺李王，疾雷破桂關中驚。鷙鳥匿形深且蟠，汴梁不悟空椎冰。小關幸勝未足多，舉朝刻日期中興。都人盡喜識者懼，俄聞遶出西南路。突騎一夜過散關，漢江便着皮船渡。襄陽有兵隔岸看，鄧州無人渾不顧。縱入腹心將安歸，彼騎豈足當吾步。脱兔一去不可及，却兵洛澗苻堅誤。❶日日鏖戰深且艱，我帥益忙敵亦閒。短兵相擊數百里，孤窮轉鬬甲盡殷。❷直向虎穴探虎子，既入重地寧肯還？掃境盡至欲一賭，前後百匝相回環。就中真人有天命，躍馬直上三峰山。黑風吹沙河水竭，六合乾坤一片雪。萬里投會卷土來，鐵水一池聲勢接。丞相舉鞭摔鮎言，❸大事已去吾死節。彦章雖難敵五王，并命入敵身與決。逆風生塹人自戰，冰滿刀頭凍槍折。一敗塗地

❶「苻」，原作「符」，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轉」，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❸「鮎」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帖」。

真可哀，釣臺變作髑髏血。二十萬人皆死國，至今白骨生青苔。壕塹已平不放箭，城門着礮猶自開。大臣壅蔽骨肉疎，事急又送曹王來。至了不去誤國賊。向非汝南死社稷，欲爲靖康不可得。

青城行

壞山壓城殺氣黑，一夜京城忽流血。弓刀合沓滿掖庭，妃主喧呼總狼籍。驅出宮門不敢哭，土淚滿面無人色。❶戴樓門外是青城，匍匐赴死誰敢停？百年涵育儘塗地，死霧不散昏青冥。英府親賢端可憐，白首隨例亦就刑。最苦愛王家兩族，二十餘年不曾出。朝朝點數到堂前，每向官司求米肉。男哥女妹自夫婦，靦面相看寃更酷。一旦開門見天日，推入行間便誅戮。當時築城爲郊祀，却與皇家作東市。天興初年靖康末，國破家亡酷相似。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尋常事。君不見，二百萬家族盡赤，八十里城皆瓦礫。白骨更比青城多，遺民獨向王孫泣。禍本骨肉相殘賊，大臣蔽君尤壅塞。至今行人不歎承天門，行人但嗟濠利宅。城荒國滅猶有十仞墻，墻頭密匝生鐵棘。

照碧堂行

熒惑入斗終下殿，哭廟背城爲一戰。怒龍飛去轟霹靂，震碎乾坤掃孤電。倉皇不乘破竹勢，苟且只與姦臣便。旌旗慘澹入宋州，争似全師祇守汴。四郊皆壘彈丸

❶「土」，王鏐本、四庫本作「血」。

城，玩主潛生肘腋變。官奴闒茸本駑下，輒敢鴟張學韓建。宮中梟獍有小鍾，密結兇渠欲爲亂。公卿誅徙威權去，左右俄空侍衛換。開門日日向敵言，旦夕須將天子獻。事急壯士能感激，決計惟當下手先。卿爲其易朕爲難，傳呼便詔將軍見。升堂進謁遽令前，❶太阿倒持仍使看。王敦但覺赤日壓，全忠甚駭浹背汗。倚門力士驚盻瞠，面無肉色復肉膻。❷膽定徐徐索劍還，徑斫逆賊肩膂斷。照碧堂紅血滿壁，手刃不覺御衣濺。顧盻黨與皆就禽，❸禁蹕忽清祆霧散。此時便亡心亦足，外敵雖强無內難。臨危突兀翦强臣，絶地求生未曾見。古來惟有敬宗奮袂誅爾朱，今朝天興拔劍斫官奴。壯哉兩君萬古無，嗚呼兩君萬古無！

汝南行

將軍死綏君社稷，炳烺義所不可惑。青衣行酒豈能活？肉袒牽羊祇辱國。初從貞祐棄燕雲，赤氣半天開斗極。又絶西夏撤藩垣，枝葉縱存無本實。不問朔漠攻蘄黄，敗盟要利增讎敵。區區一道當數面，賦税重繁兵役急。宮闈意忌疎骨肉，陪貳從諛專壅塞。此時久已當破滅，❹況復奔播何嗟及！天興不是亡國主，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稱小康，若比先朝少遺失。汴梁不守大事去，黄陵潰散焉敢北？險阻

❶「謁」，原作「竭」，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膻」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同袒」。
❸「皆」，原作「背」，今據四庫本改。
❹「此」，原作「比」，今據四庫本改。

艱難氣益振，照碧堂中親討賊。孤軍轉戰入汝南，作氣蟠鋒轉深壁。日夜望有勤王師，以廢爲興賴忠力。闞闍誰意叛武仙？感慨從爲歎仲德。雙雞既盡麴屑空，重圍益堅負户汲。池戰水涸還登陴，城墮斫樹埋巷柵。空拳無皮短兵盡，戰士嚼齒猶憤激。譙門闢碎鬭尤甚，肉薄似墻當劍戟。雖知力竭不可救，氣數儘窮心未畢。慨然傳位誓衆死，音彩凛凛不動色。一百餘年作天子，與國俱亡在今日。哀哉雉頸復自楚，將相血視不敢泣。互爲挐髻相剚刀，往往刎頸屍狼籍。須臾衆踣若崩山，汝水不流波盡赤。黑風裂天灰燼飛，紅雪亂撲深數尺。島中自殺五百人，義烈只數田横客。何如國君死國臣死君，❶數萬同死死所得。還聞露布到江南，城南夾攻平汝南。莫言解復九世讎，三韓有靈應益慚。

金源十節士歌

金源氏播遷以來，至于國亡，得節義之士王剛忠公等十人，皆死事死國，有古烈士之風，可以興起末俗，振作貪懦。其名字官階，始終行業，自有良史。其大節之嶽嶽磊磊，在人耳目，雖耕夫販婦、牛童馬走，共能稱道者。作歌以歌之，庶幾揄揚激烈，由其音節見其風采云。天興諸臣，國亡無史，不能具官，故皆祇以當世所稱者，如郭蝦蟇、仲德行院等書之，俟國史之出，當爲釐正云。

❶「何如國君」，原作「何國君君」，今據四庫本改。

王子明

讀書便學張復之，手刃姦髡血寫詩。幾回投筆重咨嗟，章句小儒安足爲！時危始作通州守，賊臣遽獻居庸口。千群鐵騎遶燕都，玉輦倉皇下殿走。孤城彈丸當畿甸，飲血登陴日酣戰。晉明逗遛南八回，❶拊髀張拳面迎箭。日暈忽破城無址，失守何顔見天子。朝服南嚮再拜畢，意色不動握節死。詔爲立祠謚剛忠，稱道更有閑閑公。突兀義與巡遠同，千載凜凜烈士風。

移剌都

金源大將重移剌，義烈膽勇絶世無。渥洼霜蹄誤一蹶，長萬忽中金僕姑。思歸不忍遯逃去，立功報效同關羽。雄猛已取左右忌，姦兇叵測憂旦暮。曹沫不免刼齊桓，賢王慷慨許送還。聯鑣南下三千里，義如子反與華元。負鑕梁園見天子，猛士來師盡驚喜。再賜節鉞還部曲，光彩騰騰滿旗尾。獨當一面帥南陽，誰知鬼蜮不可防。忽然羅織斬東市，市人盡哭斛律光。自壞長城撤棟梁，剪殘羽翮速滅亡。嗚呼移剌都，可惜烈丈夫。擊殺騏驎跨蹇驢，却相白撒將官奴。

郭蝦蟇

不援西夏棄燕都，本根顛蹶藩籬疎。不都長安都汴梁，爲愛青屋能久長？隴上

❶「晉」，四庫本作「進」。

豪士山西將，❶憂國無言意惆悵。中興不居用武地，❷君臣苟且吾何望？郭公堂堂性忠勇，自拒洮河保秦鞏。數年尚得建行臺，金城堅牢華嶽聳。誰知自報小關捷，總倚潼關爲守阨。渾將梁宋作龜茲，便視秦梁等吴越。❸西州漸孤敵漸多，四郊皆壘奈敵何？將軍百戰氣尤壯，頭顱擲血爲洗戈。野無戰地始乘城，城傾堞圮接短兵。先將妻子置草圍，❹坐束萬矢著死争。鏃筈相銜如雨注，敵人却走不敢顧。彎弓入圍始自焚，飛矢出圍渾燎羽。灰飛城陷力始竭，賢王立祠稱壯烈。王師十萬下馬拜，競捽馬鞭聲咄唶。黄河都爲苦淚流，隴山自此無顔色。峨峨大將節，凛凛死國名。英靈在天爲列星，祇應汝南破滅時。却從煙焰見天興，臣自焚，各得死所古未聞。

合答平章

乘輿已播遷，乾坤在孤注。維時忠藎有合答，應敵東西無定住。職兼將相爲國楨，身繫安危如尚父。❺賊國白撒深冒嫉，小臣獻讒極諂附。飛章誣陷罷兵柄，幾把功臣薦刀鋸。子儀召入奉朝請，彦章不用大事去。事急復起使迎敵，即日上道無喜怒。并命鏖戰來報捷，每從中制肘屢掣。嶢關透漏斡腹出，大河絶流兩軍接。天欲亡人不可爲，六合横傾數丈雪。人自爲戰

❶「士」，原作「山」，今據四庫本改。
❷「地」，原作「帝」，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梁」，四庫本作「涼」。
❹「子置」，原作「置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乙。
❺「父」，原脱，王鏐本爲墨丁，今據四庫本補。

身伴僵，空拳無皮凍槍折。人竭慷慨赴敵死，❶死恨不能存社稷。至今三峰山，白骨盡銜鐵。老臣一片憂國心，慘澹悲風與寒月。

陳和尚馬

陳侯膽勇絶世無，也曾深入身陷敵。一夕躍馬却南歸，追騎畏威不敢及。入朝復使爲大將，鈴閤蕭然見襟量。征南素有《春秋》癖，禮接士夫尤退讓。深知敵情屢獻策，常談不用心怏怏。憂國密坐時拊髀，揮淚無言重惆悵。三峰失利還被執，植立不拜尤憤激。彼此皆帥敗則死，椎碎兩脛終不屈。臨終大呼逊吉烈，豹死留皮在今日。壯哉國士當代無，一死又勝移剌都。

烏古孫道原

金源國士多國人，與國俱死皆大臣。中都百年涵育重名義，況復舉是王室親。失守有福興，大梁當亡仲寧、道原尤有聲。道原氣比二相直，立朝凛凛盡忠赤。京師根本寄天下，致力一死乃其職。誰知崔立便反城，豈能復作褚淵生？都堂一夜血浸屍，瞠視國賊目不瞑。家中復有貞義女，父死于君女死父。蹋户懸梁義不辱，駡賊投繯有餘怒。一門忠貞古未有，名節俱全義不朽。從今莫把夷狄看，中原幾人能自守？

❶「人」，四庫本作「力」，義勝。

仲德行院

士窮見節義，國亂出忠勇。仲德帝室胄，虎文將家種。儼儼静且深，辨事不賴寵。帝聞彭城有逆節，詔公密取不敢泄。臨行斬首挂馬鞍，萬衆不讙皆妥帖。仗鉞東南當一面，寇去看書寇來戰。中樞大府無人聲，儒將威名滿淮甸。甫臨秦鞏遮長安，大軍失利三峰山。徑穿敵壘數千里，乘輿已出空淚潸。過門不入急赴難，犯圍直向黄河岸。照碧堂空幸汝南，賊臣新誅衛士散。自古未有降天子，君臣血視付一死。夫人徒步自拔來，命婦般礟自我始。夫婦死國無與侔，至今聞者涕泗流。

絳山奉御

田横得士，大都從死五百人，島中悲歌天下聞。天興君臣數萬同日死，自古得士誰得似？至今汝水澁不流，寃波苦浪漂髑髏。高官厚禄義當死，裨將賤卒果誰使？乃知義烈能感激，致命竭力無彼此。幽蘭軒中自焚日，宦人乃有魏御直。慨然正色責承御，俱從煙焰焰火入。❶尚衣奉御絳山奴，殺馬毁玉如袁克。撥灰向敵葬主骨，敵人義之亦垂泣。君不見，漢唐閹豎徒紛紛，❷刼制朝綱紊宫闈。英風突兀惟此君，千載凛然應不泯。

❶「焰火」，王鏐本爲「火」與墨丁，四庫本作「火中」。
❷「徒」，原作「從」，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李豐亨

士爲有用學，有志終有爲。先生乃不幸，一第當時危。腐儒苟且皆畏避，奔走要門求内地。赵趄冀得斗升禄，靦面衹爲妻子計。先生守官聽銓選，不避畏途羞自便。一通誥命令城父，即駕柴車出畿甸。甫能到縣敵已至，意色不動即視事。排墻拔樹爲守禦，馬嘶動地人鼎沸。團兵僅得二千人，開門轉戰箭滿身。見星壘出據大林，人蔽一樹氣益振。弓折矢盡樹無枝，重圍百匝何所依？飲血復鼓更格鬭，揮戈慷慨指落暉。力竭衆斃付一死，以死報國真烈士。君不見，汴梁諸生不出門，手把付身皆餓死。❶

李伯淵

天王出居委社稷，城門不開人相食。内外音塵俱斷絶，匝合長圍事尤急。賊臣一夜忽爲變，舉城應敵遽傳箭。政事堂中誅二相，部曲讙呼上前殿。京城提控便稱王，鹵莽欲學張邦昌。公然入宫辱妃嬪，輒據御座着柘黄。伯淵忠壯賊黨畏，飲泣無言重歔欷。烏合不久相屠并，討賊誅讎在此際。宫前古槐是獨柳，馬上便梟崔立首。剖心灑血哭向天，義氣凜凜古未有。主人已亡國難興，讎耻既雪歸同盟。不幸復遇襄陽潰，一死兩朝全令名。常聞汴梁父老説，當時不受江南節。便亡儘可作純臣，金

❶「付身」，四庫本作「遺經」。

源義士第一人。此是《春秋》責賢意，但能殺賊都不計。況復去就死生皆得所，英聲自足垂千古。

題項王墓

黄公廟西穀城北，突兀一丘埋項籍。誰知道傍幾抔土，却解銷沈拔山力。天下苦秦又一秦，天資好殺不好仁。古來鬭將皆莫及，當時帝王自有真。江東子弟亦良苦，本自亡秦却亡楚。❶不渡烏江亦天意，免使東南爲漢虜。時不利兮可奈何，可憐壯士亦悲歌。臨亡焉用幾行淚，倉皇灑向漢山河。魯人仗節付一死，❷葬王故用魯公禮。規模往往近三代，天命宜歸赤帝子。往年聞有沙丘土，搥牛致祭重流涕。墓前作文哀項籍，不知所哀竟何事？漢王入關無項王，不王諸侯不殺降。約法開關各罷兵，一伐大定武與湯。漢王纔入項王來，天下盡爲狼與豺。嗚呼遺民端可哀，項王宜怨不宜哀。

靈泉行

乙卯秋八月及行臺，嚴公獵于東山，遂會于鳳山之靈泉，故賦二詩。

赤雲夾日騰清暉，太陰殺氣纏海霓。元戎小隊數百騎，金鑣玉勒紅牙旗。長鞭一點陣偃月，稍騎兩合前山圍。查牙折角獲挺鹿，❸模糊生血禽孤羆。霜蹄剥落落澗

❶「亡楚」，王鏐本作「云楚」，四庫本作「去楚」。
❷「仗」，原作「伏」，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挺」，四庫本作「鋌」。

石，飢燕亂掠秋草飛。應弦霹靂疊破碎，掇拾挂馬皆纍纍。一川錯莫半山赭，❶空穴破冢妖狐悲。將軍推仁亦中怛，❷弛弓服矢收神威。力士下馬各數獲，從官解劍稱酒巵。山河慘澹生壯觀，乾坤突兀增雄奇。溶溶喜色動歸路，滿城樓觀重煙霏。

蕭蕭弓劍秋山行，老玉破碎前相迎。石蛇遶徑入煙樹，一天忽在青山層。三巖鼎峙勢欲墜，元氣突兀强拄撐。相君坐定從官列，游子乘興窮其登。穿雲石磴上方遠，忽入洞窟行幽冥。黑風吹衣出大隧，泉源湛徹光泚清。倏然濺弄胸次豁，一匊流盡千年酲。憑高悠悠肆遐矚，天宇曠濶秋毫明。泰山西來忽中斷，翳翳桑土西南平。須臾撾鼓震虛谷，樽酒坐嘯還同傾。醉歌扣碎一明月，欲入碧海騎長鯨。

❶「莫」，原作「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怛」，原作「恒」，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二

歌　詩

彭城李師射虎行

偃林風色號驚烏，山殘樹老虎負嵎。將軍躍馬翻雕弧，飛電一點金僕姑。赤羽飲肉血滿鬚，勁欲一撲垂霜顱。谷神不靈喑且愚，山靈僨死悲狸狐。十年一逕無樵蘇，一日便使爲通衢。虐政既革虎害除，郡人咄喈爲嗟吁。歸來猛氣慘不舒，勇無所用將賈餘。舉杯側坐紅氍毹，玉鞭擊碎青珊瑚。意欲一舉開八區，櫜弓却馬還隆儒。作詩問君能從無，當路先去入於菟。

八月十五夜五河口觀月

去年燕南醉明月，黄金臺上秋風發。兩行燕玉笑姮娥，直着風神比顔色。前年山南醉明月，露氣風聲纏玉節。甲士撾鼓邊聲雄，漢水波翻峴山裂。今年又作江南行，五河河口澆雄鱷。❶ 舉杯對月月浮動，酒浪摇碧金鱗生。彷徨四顧天宇豁，九州四海一月明。誰令此地限南北？鬨起禍亂挐甲兵。人生大抵隨所遇，南北東西無定住。今宵對月傾金尊，❷便可長吟嚼佳

❶「鱷」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鯨本字」。

❷「今」，原作「金」，今據四庫本改。

句。醉時抱月凌孤風，桂苑煙霄快高步。浩歌亂扣白玉盤，天上人驚亦何懼。不須槌碎黄鶴樓，何必翻倒鸚鵡洲。大江江頭呼李白，我欲與汝蓬山游。赤城城頭摇曳紫綺裘，白雲雲邊倒卷蒼玉甌。雙成佐酒飛瓊唱，不解人間更有愁。

燭芝行

更長燭明對幽獨，紫煙青焰噴赤粟。燻爲芝菌亂烱碎，莖葉輪囷花篤蔌。珊瑚小樹凝霞腴，一片金沙襯紅玉。嗟嗟既以明自煎，尚有精英結尤物。江南江北富貴家，喜氣氤氳滿華屋。高燒深夜照紅粧，剪落煙花花更出。余方孤館交一臂，兩國愁添兩眉蹙。魚龍慘淡湖山昏，風雨飄蕭鬼神哭。星芒錯落劍花澁，慷慨歌謡動心曲。投戈散地三十年，殘姓遺黎儘魚肉。子亡其父婦亡夫，淚痕更甚銀盤燭。不知此瑞胡爲來？奕奕層層生不足。祇應臘盡將回春，再立元氣開乾坤。發爲陽和盟二君，億萬性命從今存。❶金蓮夜對承主恩，玉虹千丈纏朱門。照耀萬古光斯文，與世作瑞垂後昆。

書焦山瘞鶴銘後

江流赴海勢莫遏，潮頭推山怒噴薄。崩崖倒影浴朝日，金碧萬丈涵石脚。右軍將軍筆如椽，擘窠大字銘瘞鶴。剸劃造化

❶「性」，原作「姓」，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去畦町，六合萬象歸旋斡。❶ 意趣宛在結繩前，巧寓拙外無心學。氣壓江海爭雄深，飛動還疑地軸弱。年深石欄水波沸，❷鱷鯢淬齒龍厲角。書家元氣老欲死，濺沫掀濤半斑駁。華表空存舊年月，胎禽竟自翔寥廓。儀真館中三伴使，攜來貽我襟宇豁。墨粘紙濕帶江霧，神采超超勢沉着。忽從滄海得遺珠，舉目全牛已刲割。乃知書法盡本此，泝流求源各穿鑿。惟餘魯公、坡仙得其正。永州磨崖《中興頌》，惠州李氏潛珍閣，照耀萬古傳脉絡。何時摩挲斷石一樽酒，揮灑江山臥煙壑。坐中還有打碑人，直待今年秋水落。

書磨崖碑後

書至於顏魯公，魯公之書又至於《中興頌》，故爲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河朔嘗見三數本，皆完好，而森森如劍戟，有不可犯之色。今得此本，頗爲殘缺，既裝褙，則反得古中韻勝。乃知崖角刓弊，本真全露，有李白所謂「秋水出芙蕖，❸天然去雕飾」者，尤可賞激也。乃爲賦詩云。

汝南昔曾謁公祠，霜日皓冽森英姿。乃今江館坐牢落，奪目忽覩中興碑。神明煥若還舊觀，義烈凜凜生見之。滯氣激起天宇豁，快意發冢揮金鎚。生平每爲二賢惜，以技掩節公羲之。不阿桓溫止殷浩，遺世脱屣終游嬉。平原突兀杲卿死，李唐中債公能持。政令二賢書不工，隻字片楮猶

❶「斡」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烏活切」。
❷「欄」，王鏐本、四庫本作「爛」。
❸「芙」，原作「美」，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當奇。矧於超凡入聖筆，冠冕百代書家師。坡仙論書至公止，此本於公又其至。正筆篆玉藏李斯，出筆存鋒兼漢隸。古硬陵轢瘞鶴銘，韻勝韜抉蘭亭記。離堆雄峻僅能亞，畫贊沉深還櫛比。書法至此爲絶塵，頓覺諸家異端異。恢宏正大極遒緊，馳鶩剛方窮壯麗。萬古千秋討賊心，二十四城忠義氣。惜哉歲久頗殘缺，苔蝕潮春寖磨滅。去國幾年似者希，滄海遺珠亦奇絶。酒酣對酌虎賁郎，況乃摩挲是明月。斷畫嶄嶄屹斷金，倔强常山筆端舌。中間剥泐尚含胡，慘淡中丞面餘巘。載看激裂壯士肝，意苦時危將泣血。置書勿論撫膺嘆，更有何人似公節？忠貞端不負巡、遠，文字尤令重元結。只今誰識段文昌？❶世上焉知李希烈！終南太華皆可磨，後人竟莫墮嵯峨。惟餘浯溪青天一片石，照耀邃古馳江河。誰能與世見此不朽業？蕩攘邪穢蠲祆痾，再立元氣攎澆訛。踵武至德肩元和，九原起公吾其歌。

江梅行

江城畫角吹吴霜，破月着水天昏黃。波澄煙妥林影澹，雙梅帶雪横溪塘。此時承平風物盛，家家種玉栽琳瑯。朝來伴使宴江館，銀瓶亂插吹銀管。霏微香霧入紅袖，零亂春雲遶金盌。都將和氣變荒寒，錦瑟愁生燕玉煖。爲言儀真梅最多，苔花古樹深煙蘿。一年十月至二月，紅紅白白盈江沱。自從天馬飲江水，草根齧盡梅無柯。揚子人家楚三户，今年幸有燒殘樹。忽聞

❶「今」，原作「令」，今據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星使議和來，盡貯篘籠待供具。從今江梅好顔色，爛醉長吟嚼佳句。

江聲行

鴈啼月落揚子城，東風送潮江有聲。乾坤洶洶欲浮動，窗户凛凛陰寒生。昆陽百萬力一蹴，齊呼合譟接短兵。鐵騎突起觸不周，金山無根小孤傾。起來看雨天星稀，疑有萬壑霜松鳴。又如暴雷鬱未發，喑嗚水底號鯤鯨。衹應靈均與子胥，沉恨鬱怒猶難平。更有萬古戰死骨，銜寃飲泣秋濤驚。虚庭徙倚夜向晨，重門擊柝無人行。三年江邊不見江，聽此感激尤傷情。須臾上江帆欲舉，舟子喧豗鬧撾鼓。江聲漸小聽雞聲，慘淡芙蓉落疎雨。

花蘂夫人詞

青城費氏以才色入孟蜀宫，後主嬖之，效王建作宫詞百首。國亡入宋，備太祖後宫，嘗召使誦詩，因誦亡國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予感其事，故爲作《花蘂夫人詞》。

花蘂夫人似花蘂，冰肌玉骨深宫裏。等閑蜂蝶那得知？惜殺風流蜀天子。芙蓉開滿摩訶池，月殿香來動風水。廣寒却有兩姮娥，鬢亂釵横飄桂子。自作宫詞一百首，學得晚唐王建體。六宫寵愛渾一身，太真、飛燕親曾比。誰知一夜花開了，子規啼向汴梁邸。始知世上花蘂多，一番春去空紅紫。榻上真龍方鼾睡，絶語新詞不到

耳。向人更誦亡國詩，争妍忘盡降王耻。十四萬人皆男兒，夫人宜向蜀宮死。

二年冬至日湯安撫送梅

風吹雪霰日南至，銀瓶又插真州梅。塵封蠟顆春欲透，添水細浴清香回。去年擬向西湖看，今歲猶然揚子岸。燭花相對淡横斜，江静天寒聽孤鴈。

後聽角行

丁未冬十有一月，漢上趙先生仁甫宿于余家之蜩殻庵，霜清月冷，角聲寥亮，乃作《聽角行》以贈其行。近在儀真，每聞角聲，因思向來卒章四句「江上舊梅花，今夜落誰家？樓頭有恨知何事，牽住青空幾縷霞」，便有江城羈留之兆。故作《後聽角行》以自釋云。

燕南壯士江城客，孤館無眠心已折。那堪夜夜聞角聲，怨曲悲涼更幽咽。一噴牽殘楊柳風，五更吹落梅花月。霜天裂却浮雲散，鴈行斷盡疏星接。餘音眇眇渡江去，依稀似向愁人説。勸君且莫多嘆嗟，家人恨殺生離別。可憐辛苦爲誰來？凋盡朱顔頭半白。萬緒千端都上心，一寸肝腸能幾截？當時聽角送南人，南人吹角不送人。不如睡着東風惡，拍枕江聲總不聞。

巧蟠梅行

金陵檻梅曲且紆，松羔翠箸相倚扶。紫鱗强屈蟠桃枝，藤絲繳結費工夫。白蘂紅萼玲瓏層，玉錢亂貼青珊瑚。江石細嵌

蒼蘚泥，百巧直要似西湖。盈盈矮矮密且疎，北客乍見忘羈孤。聞説江南富貴家，金漆洞房新畫爐。錦簾深垂春自生，遶床羅列十數株。清香透骨滿意濃，翠袖捧觴歌貫珠。開殘不向前村尋，送新易舊常有餘。細思只是兒童計，不是詩人與梅意。深江古岸三百樹，亂落潮溝遮野渡。苔封雪漬硬劉青玉錐，半開不開萬里霜風吹。犯寒燒酒傾數杯，折殘戴了乘月回，一天清興詩家梅。

電白馬行

余方丁年喜鞍馬，費却千金總駑下。忽從河壖得驥子，躍出驚湍汗流赭。逸足追風名電白，電掣騰空一片雪。幾回閑蹋汴梁花，半生快意燕山月。身如膩玉不染塵，面無餘肉腕露筋。不驕不惡穩且馴，良馬可人如美人。顧盻徘徊會人意，門巷街衢盡能記。繫向垂楊立如睡，逍遥布路方半醉。恒山堂北曾躍數丈橋，漢東事急一踴上山趾。臨危赴難每索轡，兩耳直欲摩雲霄。前年渡江飲血鸚鵡洲。今年朝天五千里，金蓮花開却飲灤江流。❶忽從監牧群中過，大青小青盡回頭。詔令持節南使宋，黃金臺前始解鞚。儀真夜夜來入夢，突兀使我心魄動。

長星行 甲子歲七月一日始見，九月十六日没

銀槊萬條日没西，玉虹千丈月合丑。東南雄雞一聲半天赤，太陽欲出星在柳。

❶「灤」，原作「欒」，今據四庫本改。

勢妥裁冰刀，東北迸開驅雪帚。行侵熒惑掩太白，直從北斗向南斗。上相黯慘忽無色，上將差參都不守。❶明堂帝坐總茫昧，房駟王良欲奔走。漸過輿鬼漫兩河，渾掃三垣當井口。突煙滾滾欲浮動，異事驚人古未有。初從暵旱忽風雨，拔木轟山聲亂吼。爾後妖芒忽亘天，七月初吉又踰九。縱橫凌犯臥復堅，自暮至朝長更久。五年江館戴片天，變故紛紜翻覆手。摧心褫魄又見此，閉目不敢窺户牖。天傾地裂由積釁，敗國亡家皆自取。吾聞有道必得壽，長星勸汝一杯酒。

入奏行贈千户魏斌

天王推恩下寶書，龍節玉幣金虎符。邊臣喜兵禍二國，陰使豎子來相圖。七年姦兇緘髓骨，故作狼跧期一撲。朦人救死趨夜發，群起先尸帳下督。拔栅登門强斬關，直入臥内殺長官。洶湧逆氣噴信函，糢糊生血撼帳竿。❷魏斌慷慨掉臂入，舉頭爲城令避賊。抱書登墉性命存，黑風卷地飛沙石。賊徒駭亂各散走，館吏嚴兵擁前後。倉皇國士幾委地，再活還因此人手。人心事急方可見，平日相看祇見面。只今歸國俱入見，爲君草奏黄金殿。整頓腰間大羽箭，討賊誅讎爲一戰。

觱栗行

昔年燕都賢豪宴我百花樓。張觜合吹

❶「差參」，王鏐本、四庫本作「參差」。
❷「竿」，原作「竽」，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絶藝，❶象花短管安蘆頭。主人捧觴初壽客，一聲便作新涼州。傾側四座皆寂默，清洌揭起斷蒼虬。❷漸爲怨曲淒且幽，更有珠裙翠袖揄音赴節轉鶯喉。❸宛如飢鳳來求凰，碎挑銀字眉黛羞。有時亂敲檀板忽惆悵，渾似薊門桑葉秋。軒昂悲壯多感激，有客淚滿紫綺裘。幾年南來坐江館，但聞江城畫角聲悠悠。昨宵花落啼杜鵑，月窗孤影生離憂。誰家夜把觱栗吹？一噴新聲喚舊愁。窅如深江一葉舟，高如楊花春不收。忽然撩遏成百折，低昂頓挫如有求。一絲解將心緒抽，掛向燕山新月鈎。無情漫激壯士肝，中夜坐起涕泗流。

狠墻嘆

危墻凋峻倒插棘，❹四簷抵匝無罅隙。東日曬透西日炙，周興鐵瓮熾火逼。置予此中不許出。虐哉狠墻甚狠石，嗚呼何時見天日？

寃鐍嘆

重門重鐍禁不開，伴使送入不復來。鐵簣生澁深金苔，沴氣纏結埋陰霾。竇中進食當門回，咬唇閉目猶疑猜。嗚呼寃鐍孰爲哀？

❶「吹」下，原脱一字，王鏐本爲墨丁，四庫本有小字「原缺」。
❷「洌」，原作「列」，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轉」，王鏐本、四庫本作「囀」。
❹「危」，原作「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憶寶刀歌

生平知己壓腕刀，借交報仇燕南豪。一從濠梁成隔絶，梟獍觸忤狐狸嘷。夜夜斗牛多異氣，玉虹縈天光燭地。幾回夢裏飛入手，痛惜當年都廢棄。近來館下遇家賊，空拳無奈徒忿激。撼床一夜寶刀鳴，黑風卷地吹霹靂。只今使節猶未回，祇應玉琫生青苔。何時磊落却在手，爲我討賊除氛埃！

陽春怨

去年春歸花滿空，今年無花酒樽空。起來墻頭望歸鴻，却見落花千片紅。❶ 劉郎劉郎怨東風，武陵桃源一夢中。西樓畫角東寺鍾，深閨月落昏簾櫳。美人美人隔江水，流年暗逐江水東。

江頭怕見楊柳春，楊花飛來愁殺人。紅顔落盡花片新，黄昏無人淚霑巾。舊花被疊凝春塵，夢中忽見渾未真。隔花半面春山顰，恨郎不歸多怨嗔。不知兩處同苦辛，同是天涯愁恨人。幾年心事向誰説？花落鶯啼晝掩門。

別時重約頻付書，一字不到八年餘。死耶生耶漫嗟吁，是耶非耶有還無？應言被郎誤殺余，豈知郎在空床居。春風滿簾酒滿壺，落紅零亂飄庭除。不言不飲愁恨俱，半睡不睡情緒無。杜鵑啼落桃花月，紅燭無情泣座隅。

芳草凄凄春又青，階前院後喚愁生。

---

❶「落花」，王鏐本、四庫本作「花落」。

隔墻飛花帶鶯聲，都因無情却有情。强飲不醉愁難醒，欲睡不着夢難成。一簾斜日堆緑英，春風澹淹江無聲。楊花茫茫揚子城，總是天涯流落情。夜來説殺梁間燕，一世春愁在此行。

長歌行爲正甫書狀壽

髯公子，聽我歌，歌聲苦長奈若何。窮天亘地怨不盡，顧視萬古都蹉跎。借問怨何事？怨我與子久在江之沱。嗟子之才世豈多？琮璜縝潤琢且磨。圭珽特達正不頗，宜在巖廊奉璋峨。紫霄絳雲白玉珂，翠蕤孔蓋金錯摩。論建唐虞開太和，突兀磊落不媕婀。高風颯颯吹明河，秋天水鑑冷不波。六合表裏盡清徹，世塵不到更把佳句哦。誰知一旦雜黽蛙，翻風豫章蔦女蘿。所以歌聲長，與子砭沉痾。子居河陽縣，我住陵川頂。子方丁年我知命，龍文虎氣心炯炯。大材自古多抑塞，會當拔起快馳騁。金樽滿浸太行影，黃河倒卷入天井。門前大江流，幾度秋風吹？我歌聲正長，莫嘆猶未歸。壯節巉天虹貫日，志士豈作兒女悲！

丁卯冬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易外傳畢記夢

君子道長及夬決，聖筆無麟義當絶。尋終究尾動精爽，黑月入夢寒滿魄。❶頑冰瑩徹轉車輪，陰鑑瀝水深嵌壁。❷屋山東日

❶「月」，王鏐本、四庫本作「日」。
❷「瀝水深嵌壁」，王鏐本、四庫本作「水深嵌屋壁」。

忽分曜，❶一線微光變痕迹。兩手摩挲冷逼心，恍然記悟祇一易。韋編斷後二千年，故紙紛紛壅南極。却從孤館學蠹魚，自笑蚍蜉不量力。雕鎪太極百萬言，破碎乾坤裂肝臆。大江粘天硯滴乾，風雨滿窗真宰泣。邵先生，程夫子，是聖人，能不死。平地重成五鳳樓，精義入神還有此。

補遺❷

太平頂讀秦碑

岱宗太平頂，磨崖與天齊。左列則天頌，右刻張説辭。文采與書法，不離近代規。漢封宛在周觀東，秦壇夐出絶頂西。壇前圓平值中峰，突兀上有始皇碑。年深雨漬百裂餘，析作兩峰蹲半規。面陽數字仍可辨，隙縫重銜苔蘚皮。中間隱約見制可，完好可辨惟臣斯。拳如釵股直如筯，屈鐵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勁益飛動，迴視諸家肥更癡。當時風雨有餘怒，豈容夸石獨在兹？祇應神明愛文物，❸不肯轟擊常護持。昔年韓文公，曾賦岣嶁詩。字青石赤皆傳聞，漫爲咨嗟涕漣洏。何如親登泰山日觀峰，光怪特見絳氣纏金虹。摩挲細讀秦相碑，天門高咏來清風。乃知山靈不相負。夜宿天邊不忍去，醉倚雲窗重回顧。

❶「屋山東日」，王鏐本、四庫本作「山東日月」。

❷《補遺》一首，原無，王鏐本據清康熙三十三年秀野草堂刊本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乙集《郝經集》輯補，今據補。

❸「文」，王鏐本誤作「九」，四庫本作「尤」，今據《元詩選》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三

律　詩

秋興五首

風振長天秋氣豪，幽人興與雪山高。霜纏短褐歌商頌，月滿空庭讀楚騷。萬事已應隨弊俗，一身寧忍墮塵牢？會須散髮滄溟上，鞭擊魚龍舞碧濤。

世事雖窮道不窮，金聲猶振魯王宮。看書極探天人理，下筆全侔造化功。未洒後塵心有贅，忽驚前哲坐生風。六經依舊垂天地，千載秦灰散刧空。

沙冷雲平塞外天，霜風掣箭射幽燕。群狐蹀血濡腥尾，❶一鶻搏空弄老拳。白玉樓成賀安在？黄金臺廢隗猶賢。翩翩精衛休填海，驅石秦人已斷鞭。

永夜漫漫苦飯牛，北溟誰下釣鰲鈎？拘雲琢句鬼神泣，倚劒長歌天地愁。日暖桃源秦世外，月明蘭國楚江頭。但能握節終吾事，絶食猶輕漢五侯。

萬里長風掃陣雲，浩歌一曲倒清樽。昔人猶有未埋骨，邃世難招不返魂。陰沴豈能昏日月？濁河難使貫乾坤。皇天不許中州静，夜夜長庚出薊門。

❶「群」，原作「郡」，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寓興

實學湮沉僞學張，四科一併入文章。詞源更不窮西漢，詩律惟知效晚唐。風雅義迷元氣死，天人理昧正心亡。何當倒挽銀河水，浄洗雲孫織錦裳？

李淑玉送醉梨

李氏家梨點漆光，蟄龍遺卵結冰霜。香中風味爛中得，皮裏陽秋凍裏藏。破酒滿盤烏玉顆，醒心一掬粉紅漿。燕南奇士供奇果，不獨張公擅洛陽。

雪意

暘谷初冰冽曉霾，瑶花一夕滿瑶臺。雲飛海嶽寒難吐，風振堪輿凍不開。秀魄暗成冰井月，冷魂潛入楚江梅。梁園此日多豪俊，濯濯無因展異才。

晚晴登西臺

電明雲黑轉驚雷，忽送諸山暮雨來。萬騎蹴風飈陣駭，六鰲噴海漲天開。無情漫作陸地浪，有意不洗中心埃。落日明霞照湖水，一天爽氣上高臺。

呈王內翰

霜落雲枯秋盡時，翰林遺得桂林枝。春風久已歸桃李，刼火從渠照虎貔。白髮操戈浮世在，赤心傾蓋幾人知？壺中有酒無天地，醉後休歌貝錦詩。

送陵川魏夢臣

太行一脊壯中州，上有吾家最上頭。蓬鬢他鄉淹歲月，錦衣何日拜松楸！塵埃滿面將何往？羽翼生心漫起愁。聞説棣華堂尚在，紫荆花老鶺鴒羞。

南樓書懷贈趙丈仁甫

慘澹風雲鸚鵡洲，蹉跎歲月仲宣樓。從渠得失兩端了，不愧乾坤萬事休。往行前言祇自省，樂天知命復何憂？此身難着人間世，只合長歌老飯牛。

送仁甫丈還燕

一鞭天地起孤愁，高戴南冠賦遠遊。濟瀆醉探窺海眼，岱宗濶步望吴頭。唐虞問學傳千古，伊洛波瀾浸九州。七十餘君皆不遇，却擕漢月渡盧溝。

送高聖舉之關西

碧落心期已自通，滿襟霜月又相同。斯文不墜浮雲外，元氣常存刼火中。太華峰頭老秋色，銅駝陌上舊春風。終當對此一樽酒，豈限秦關西與東？

哀王子正

鹿去中州道不行，先生今日死猶生。長鯨萬里朔風急，獨鶴一天秋月明。擬見斯文還太極，時方作太極書院未畢。遽收浩氣反元精。世無程邵知音少，雲黯燕山恨不平。

追挽楊文獻公二首

九龍猶未復金源，柱石儒臣不假年。社稷隕靈興廢定，圭璋無玷死生全。筆頭黼黻能華國，掌上星辰解補天。景略格言今在耳，空令有識淚如泉。

晚進無由拜搢紳，空將行録問前津。身兼達德智仁勇，學貫三才天地人。月落丹山嗟鳳鳥，風悲大野哭麒麟。文章從此無公論，安得餘波灑後塵？

送董巨源

錯落霜華季子裘，茫茫何處是西周？乾坤破碎無元氣，歲月蹉跎漫客愁。舉世横身歸虎口，幾人懷策射龍頭？相逢不得

從容地，空着長歌慰遠遊。

挽喬侯

挾槊歸來鬢未霜，便如王翦臥頻陽。風雲墮地空黃土，❶劍甲埋光慘白楊。壯節固應書北闕，英名更好刻西郎。傳家有子無遺恨，珠樹蘭花滿玉堂。

老馬

百戰歸來力不任，消磨神駿老駸駸。❷垂頭自惜千金骨，伏櫪仍存萬里心。歲月淹延官路杳，❸風塵荏苒塞垣深。短歌聲斷銀壺缺，常記當年烈士吟。

詠史

八朝高祖擅英聲，盡以姦雄篡奪成。曹魏規模爲故事，帝堯禪讓竟虛名。貪夫胠篋盜仁義，豎子欺人弄甲兵。天下區區幾千祀，誰能端肯爲蒼生？

壽毛德義

振落紛華别得天，誦詩學道便超然。黃花明月琴三弄，緑竹清風《易》一編。本與聖賢相對偶，却教塵土强拘攣。他年看

❶「墮」，王鏐本、四庫本作「墜」。下同，不再出校。
❷「駿」，原作「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延」，王鏐本、四庫本作「留」。

取騎鯨去，摇曳長裾入紫煙。

題楊之美尚書寄王運使守太原書後

憶昔風塵暗兩京，北門此日賴真卿。乾坤翻覆見忠節，臣子危亡置死生。一柱數年支大廈，孤軍千里重長城。尺書便是中丞傳，讀者猶能感義聲。

哭高監察

問學淵源算略長，中樞近右轉臺郎。繡衣春照金宮日，白筆寒生玉殿霜。亡國失身雖共苦，無兒死客獨堪傷。摩挲翠琰徐河道，駐馬西風淚幾行。先生諱凝，字士美，❶遂州人。以才幹精絶，拔爲樞密院都事，學術純正，轉監察御史。金亡入燕，喪子感疾而卒。居順天，嘗語僕以讀書作文法，故其卒，賦詩以哭之。今順天北徐河橋上修橋碑，先生之父都轉使之文也，❷故及之。

讀昭烈皇帝紀

誓將餘燼熾高光，誰意區區竟蜀亡。三顧雄圖起諸葛，一生遺恨逐劉璋。吞吴絶援誠無策，爲羽誅讐義不忘。可惜後人私漢統，周文孰與漢中王？

南堂即事

長夏禪房絶點埃，鬱蒸襟袖迥然開。半軒流水移天去，滿榻雄風送雨來。不記

❶「士」，原作「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轉」下，王鏐本、四庫本有「運」字。

閑愁千萬種，有時清唱兩三盃。輕鷗也自知人意，浮入驚波却便回。

大宛二馬 天廄所育，詔錫張蔡公

二馬飄飄萬里來，玉花蕭颯上金臺。風生兩耳雲霄近，電掣雙瞳日月開。渥水虎文連殺氣，大宛龍種絶氛埃。將軍正欲成勳業，看汝驍騰展驥才。

落花

彩雲紅雨暗長門，翡翠枝餘蕚緑痕。桃李東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玉欄煙冷空千樹，金谷香銷謾一樽。狼籍滿庭君莫掃，且留春色到黄昏。

哭魏先生

臨危正色義巍然，曾叱三軍誚武仙。赤子共知歸大老，晚生獨喜見先賢。鸞鳳重赴丘園詔，❶鬼蜮潛生李郭船。高棟傾摧更誰屋？衣冠苦淚欲平天。

挽劉善甫

葱葱玉樹照清秋，蹭蹬群倫正黑頭。方以孝廉升茂等，便能籌策佐賢侯。氣凌天宇虹千丈，怨入東風土一丘。寂寞神交與英契，幾回中夜淚横流？

❶「鸞鳳」，王鏐本、四庫本作「鳳鸞」。

挽賈叔儀

把臂論交氣吐霓，青天白日快襟期。誰知夜半驚鸞去，謾使秋殘獨鶴悲。刼火只燒希世寶，惡風偏損出林枝。玉昆新有池唐句，夢斷空看墮淚詩。

哭祁陽賈侯

萬卷巉雲慘六經，三千拊髀惜生靈。地維斷絶翻河海，天柱傾摧變日星。相印不交虛左揆，衮衣忽歛閉幽扃。恩門知己將何報？❶淚洗貞珉刻墓銘。

哭蕭侯孟圭

譙都狠蜮政中傷，❷毒手陰謀果扼吭。方喜明時見麟鳳，忽驚平地碎圭璋。人心甚海誰能測？天道如弓不可量。爲告遺孤休舐血，玉壺冰鑑有賢王。

挽劉房山

節鉞盧龍十令公，紫髯如戟氣如虹。半生笑殺春閨月，一夜歌殘玉樹風。羲獻典刑存筆外，遼金興廢列胸中。飄零竟向

❶「恩」，原作「思」，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政」，王鏐本、四庫本作「致」。

梁園死，苦淚空隨汴水東。❶

題李轉運碑後

宣政宵人禍搢紳，先生道義獨能存。恨身不入蘇黄黨，此足可登童蔡門。賴有高文見完節，惜無佳語爲招魂。屠龍大筆神明護，滄海遺珠在後昆。

次韻答王國範

從君躍馬入長途，樽酒風雲日便疎。白璧暗投皆若此，赤心知己更誰歟？不能北闕紆奇策，甘向南山守敝廬。抱膝長吟意蕭索，半生辜負五車書。

靜香亭二首

南風吹緑滿庭槐，門巷翛然絶點埃。紅玉生煙塵世隔，錦幃遮日洞天開。鶯知好客飛無語，蝶爲新花去復來。❷好着生前無限酒，❸浩歌長醉亂霞堆。

小山曲檻映回廊，別有一天深處藏。人物風流還似晉，衣冠儒雅尚如唐。四圍紅錦香風軟，滿地緑陰清晝長。坐久杳然忘世味，碧雲高興欲飛揚。燕自兩河之戰，遂非唐有。薦罹遼、金，幾四百年，然而不漸宣政佻靡之化，豪勁任俠，渾厚敦雅，猶有唐之遺風焉。故是詩有「衣冠儒雅尚如唐」之句。

---

❶「汴」，原作「卞」，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蝶」，王鏐本、四庫本作「蜨」。
❸「着」，王鏐本、四庫本作「酌」。

題涿郡昭烈皇帝廟❶

興王百折似高皇，垂老纔能據一方。鄴下只知移漢鼎，江東不肯對劉郎。千年生長村猶在，三代君臣道未忘。涿水都爲永安淚，子規啼血怨樓桑。

衛南感

衛北傳聞卷甲趨，衛南誰意却南驅？百年曆數雖當盡，孤注乾坤便可輸。漢割鴻溝還鬬楚，蜀亡江表益征吴。兵家勝敗尋常事，萬折彌堅是丈夫！

靈巖道中

輕騎長鞭踏老埃，蕭靈爽氣動靈臺。霜餘落水三秋盡，日照扶桑半夜開。袖裏還攜泰山去，筆頭又卷東海來。臨風悵望有所憶，魯連安期安在哉？

金線泉

不着靈犀水自分，輕金一縷見天根。飛來寒電空留影，消盡春冰尚有痕。亂劃波心還便續，醉探泉眼不能渾。❷冥冥化窟呼真宰，此理須當與細論。

❶「郡」，王鏐本、四庫本作「州」。
❷「渾」，原作「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過臨淄

區宇沉雄海岱間，漢家曾着此秦關。風煙老樹千年國，金碧斜陽一片山。管仲霸圖無謂小，魯連高義孰能攀？半生失意仍漂泊，嘆舊懷賢益厚顔。

竹溪

竹溪無竹背陰崖，澗石參差漬老苔。六逸于今竟何往？四賢不復更誰來？葉邊重覓懷英畫，天末空思太白才。爲向居民問遺跡，路南衹有看山臺。泰安文廟有羊祜、孫明復、石介、党世傑四賢祠。

哀李文甫

亂來嗟嘆子衿風，英俊無聊坐死窮。數册舊書塵滿甑，一間空屋淚霑蓬。最怜短折抛嫠婦，忍見咿嚶哭騃童。收拾同門二三子，挽輿權厝草岡東。文甫，保州清苑人，其父、祖皆第進士，爲顯官。❶ 金亡，以孤童歸鄉里，教授句讀，安於貧窶，年三十一歲疾卒。經嘗與之游，故賦是詩以哀之。

哭亡友孟振文

簪笏箕裘出鼎腴，泥塗誰使擲瓊琚？負骸千里還墟墓，泣血三年殞敝廬。聞説

❶ 「官」，王鏐本、四庫本作「宦」。

朱衣畏金石，豈期白粥亦癰疽！羈孤撩亂號嫠婦，淚浸床頭幾册書。振文，順天軍節度使某之孫，故須城令某之子，轉運使李公特立之甥也。幼孤，三十年後，始於河南登封求得其父遺櫬。負歸，甫葬於清苑先塋，❶而喪其母。母喪適終，而疽發背卒，故云。

曉渡溠河

旌旗斷續出林巒，部曲喧豗過石灘。殘月没時愁地險，宿雲收處覺天寛。自知不武還爲將，漫使閑身也屬官。落盡黄榆秋色老，❷楚山青曉石樓寒。

營獨山谷

秋風獵獵建牙旗，月澹昏黄馬不嘶。區脱定時林影黑，邏兵行處草聲低。豺狼遠跡終宵遁，烏鵲驚飛到曉啼。中夜幾迴還自惜，缺壺歌罷意淒迷。

德安道中聞大軍渡江

萬騎吞江勢欲乾，江神一夜倒狂瀾。縱横奇計山河壯，霹靂先聲草木寒。下令推恩今始見，存心不殺古猶難。天將海宇都平蕩，休道東南有謝安。

公夫人毛氏挽章

雍容二十四城春，叶贊元戎作虎臣。家法自傳王令尹，流風復見謝夫人。種香

❶「塋」，原作「瑩」，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色老」，原作「老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乙。

忽去花辭樹，秋月俄空鏡掩塵。最苦一年門下客，不能執紼在江濱。

孟少保後園四題

芙　蓉

池館無人花正愁，仙家城郭楚江頭。一簾斜日錦雲晚，萬里西風紅露秋。深院周圍情脉脉，小山側畔思悠悠。衹應來歲蓬蒿底，埋没兵塵取次休。

木　犀

湖玉山前緑玉房，靈犀幾點透心香。麝塵和露花間結，金粟嫌風葉底藏。着莫生情動騷客，❶殷勤通信與春娘。短襟翠袖偏能惜，戴了還看意緒長。

山　茶

雪塢欹斜緑葉稀，梅邊竹底弄嬌姿。小山曲檻偏宜着，飛蝶狂蜂總不知。秦樹怨離抛翡翠，漢宫愁絶冷臙脂。内家最愛常留得，生色屏風有數枝。

瑞　香

羽葆層層擁細花，甲梅斜映隔山茶。兩三叢裏氤氲氣，數百年來富貴家。雕玉香濃團瑞雪，翠翹春暖插輕霞。主人一去

❶「着莫」，王鏐本、四庫本作「寂寞」。

無消息，庭户蕭疎落晚鴉。

題汶陽王太師彦章廟

不許乾坤屬李唐，孤軍直與決存亡。誰意大梁僅得延三日，疋馬猶能敵五王。千年豹死人間有馮道，幸因身後遇歐陽。留皮在，破冢風雲繞鐵槍。

晚登徐州黄樓

人物河山自古雄，郡人尤説大蘇公。❶黄樓去後風波惡，赤壁歸來文字工。戲馬尚能存壯觀，沐猴且莫笑重瞳。我來慨嘆懷今昔，❷樽酒超超駐晚風。

題留城留侯廟

龍蛇繞亂出氛埃，隆準相逢帝業開。三世相韓擕劍起，一言平楚據鞍回。掃除亂略伊周輩，駕馭英雄管樂才。崔浩張賓是何者？敢將驥騄比駑駘！

宿州夜雨

飛電穿窗滿室光，却從陡黑見昏黄。雷霆半夜翻龍窟，風雨終宵撼客床。塞上詩懷尤索莫，天涯壯氣獨昂藏。星躔何日平康了，兩國長令似一王。

❶「尤」，王鏐本、四庫本作「猶」。
❷「慨嘆」，王鏐本、四庫本作「慷慨」。

震南樓

危樓雄壓楚氛收，緩帶輕裘日燕游。赤羽萬夫開虎幕，黄流一曲枕鰲頭。天高樹老關河暮，水落雲枯澤國秋。此地誰教限南北？蒼茫極目使人愁。

以三弟庸將别憶二弟彝

西風木葉下湘潭，鄉思離愁兩不堪。二弟分襟向河朔，一身持節使江南。斷鴻噎噎催秋别，疎雨零零梗夜談。莫爲他邦重懷憶，[1]要將忠義壓煙嵐。

沙洲夜泊

一來駐泊便淹旬，洲渚人家鴈鶩村。滿地月明疑白晝，半帆煙影易黄昏。天連平楚無邊濶，河入長淮徹底渾。夷甫諸人憑寄語，莫教石勒上東門。

九月晦盱眙南爲何待制壽

雲國回春事亦難，每將和議動龍顔。不辭漠北三千里，[2]喜見淮南第一山。總謂豚魚知信使，誰言虎豹守天關？先生此舉真豪傑，鶴髮遨遊二帝間。

[1] 「邦」，王鏐本、四庫本作「鄉」。
[2] 「漠」，王鏐本、四庫本作「溟」。

奉和詳議叔蠟梅之什

蠟顆含春色更嬌，物窮宜着點枯條。日融蜂翅黄將破，雪壓檀心紫欲消。驛使最憐和竹把，野人不惜並薪燒。何當走馬燕南道，管領東風玉燭調。

月丹

小艇移來江漲橋，盤盤矮矮格仍嬌。丹霞皺月瑚紅玉，香霧凝春翦絳綃。一種是花偏富貴，三冬無物比妖嬈。廣寒記憶曾攀折，滿殿光搖照紫霄。王承宣致月丹一本，云山茶大者曰月丹，❶又大者曰照殿紅，故爲賦此。

館中書懷

一夜風濤洶客床，覺來無處問行藏。頭皮新起粼粼雪，鬢脚潛生短短霜。李順包藏情已露，王驩朝莫意難量。事成却被庸人擾，心緒和梅也不香。

劉房山方鏡二首

銅老寒芒欲動搖，嶄然圭角背鸞翹。四邊蝕却月猶在，一段裁成冰不消。挂向霜臺空耿耿，照來蓬鬢謾蕭蕭。好將物鑑爲人鑑，圓行圓幾滿市朝。

端瑩無塵電影飄，先生心印見秋毫。

❶「曰」，原作「四」，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冰池落手洞庭小，玉井涵天太華高。物外將迎何足數？世間妍醜莫能逃。開奩一照還驚掩，疑有蒼虬噴雪濤。

伴使秦文舉欲入維揚故賦詩以見意

東風吹落瓊花雨，南浦潛生茘子煙。夜久有懷聞獨鶴，春歸無語怨啼鵑。天沉海底涵金鎖，日隱鰲頭頓玉鞭。千尺絲綸萬年井，文園消渴竟誰憐？

芍　藥王承宣送揚州芍藥數本

夜來風雨洗殘春，芍藥還開春又新。入座忽驚持酒客，舉盃先酧送花人。煙輕雪膩丰容質，露重霞香婀娜身。鐵石肝腸總銷鑠，都將軟語説風神。

瓊　花

淮南江北春三月，天上人間玉一株。有地欲移移不得，見花方落落還無。冰蕤膩碧開香雪，金粟銜黄簇蘂珠。聞説隋家自亡國，莫將詩句重相誣。

館　中　書　懷

星麾留滯楚江邊，葉落尊空又一年。兀坐政如游黑海，舉頭時復見青天。拘同羑里難重易，拙甚揚雄愧草玄。聞説長歌猶慟哭，慰愁賴得有詩篇。

晚步

花落深庭步晚風，雨苔生緑上幽叢。黃鸝隔葉啼巖桂，翠碧扳枝啄海紅。静裏細吟詩有趣，閑中遐想事無窮。江雲不定生愁思，白疊爲鱗散遠空。

爲劉詳議壽

鶴髮垂肩雪滿鬚，故鄉耆德更誰如？風流杜牧心尤壯，湖海元龍氣不除。白酒芙蓉秋爛熳，青山桑梓日蕭疎。去年淮上今江上，安得稱觴向弊廬？❶

曉起

屠龍心事碧雲重，臥誦離騷嘆我儂。墮甑幾回傷往事，斷蓬何處着孤蹤？鴈啼揚子江心月，風遞金山寺裏鍾。喚起小童添半臂，且乘曉露看芙蓉。

湯計議生朝

一夜芙蓉着早霜，江風吹浪到中堂。兩朝和氣回春色，百萬生靈入壽觴。傾蓋便能知肺腑，舉盃時復露衷腸。靈椿未老多丹桂，今日燕山竇十郎。湯時年四十七八，❷

❶「得」，原作「德」，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七八」，王鏐本、四庫本作「餘」。

一子請舉，一知無錫縣，二補太學上舍。

生朝祭先有感

金橘堆盤荔子丹，瓊花滿奠爇沈山。風生香案空遥拜，月掩重門尚未還。目斷松楸心耿耿，氣填胸臆淚潸潸。三冬又盡三年數，兩國無成兩鬢斑。

先大夫忌日

墨絰歸來草滿墳，擬將還葬奉遺言。幾年竟墮蹉跎計，萬里徒勞慘澹魂。客裏可堪逢忌日？夢中却得見生存。連夜夢見先君，如平生。遥知今夜佳兒女，哭斷寒雲静掩門。

爲劉郎中壽

翠羽同舟共陸沉，蕭條江館歲華深。艱危愈識斷金義，險阻尤存底柱心。表海亭邊今昔事，雲門山下短長吟。幾時拂拭塵埃了，尊酒盟寒却重尋。

鏡𨙸亭

薄薄輕雲似霧塵，陰陰江氣冷侵人。一庭芳草留連客，兩樹夭桃斷送春。檻外流鶯仍語巧，梁間旅燕又巢新。東城飲伴西湖柳，寒食中間入夢頻。

望金陵

雲際參差是石頭，天浮斜日鴈橫秋。誰將故國千年恨，都付長江萬古流？破屋殘城未埋骨，焦頭爛額盡封侯。不逢四海爲家日，獨立蒼茫漫起愁。

贈都事荀正甫

接屋連墻受學初，嶄嶄頭角氣凌虛。捋鬚便敢刺雙虎，回首還看總一豬。未齧子卿氊上雪，且傳黄霸獄中書。天教三士從重耳，返國尊王儘有餘。

甲子秋懷

江館無家久似家，西風院落老天涯。黄纏薯蕷猶多葉，緑擁芙蓉尚未花。紗幕墜塵歸晚燕，窨池生草窟秋蛙。枯腸欲斷誰濡沫？擊柝聲中夜煑茶。

秋晚後園獨步

孤館年深草自荒，愁來無語立斜陽。裂冠毀冕霜雞紫，接屋連墻露菊黄。仰視飛鴻腸欲斷，佇聞靈鵲恨尤長。中原萬里家何在？江氣霏霏水潑裳。

壽劉詳議

坐數年華更覺頻，今年猶在大江濱。却秦但惜侯嬴老，反晉全憑舅犯親。把酒相看如夢寐，圍棋正急羨精神。丹心不誤蒼生命，黑井從渠白髮新。

晚步

薄寒孤影澹黄昏，步出空齋自掩門。霜落池萍清見底，風凋庭樹静歸根。天高鴈去人千里，江濶烏驚月一痕。兩國音塵俱斷絶，幾年懷抱與誰論？

丙寅新館重九

幾度重陽雜溷蛙，舟中一夜總仇家。半囚半客儀真館，不死不生揚子衙。巖桂渾疑是楓葉，牡丹誰使作黄花？强將瓊露澆斜日，萬里西風萬里霞。是日伴使送木犀一瓶，牡丹菊一本，故云。

丁卯春日夜飲見月

新年新月照愁人，白髮新添愁更新。擬着長鞭遊海外，豈期孤劒坐江濱！醉殘蠟炬前冬酒，開盡梅花今夜春。自古行藏有天命，不須兒女淚霑巾。

雨中飲臘封瓊露

簷溜琅琅戛玉繩，陰氛鬱鬱釀炎蒸。江湖不見繫書鴈，風雨偏驚墮網鷹。天道本來愁似海，人生安得酒如澠！臘封賴有瓊花在，痛飲從渠變谷陵。

修易外傳太極演

暮四朝三等賦狙，斗升幸得活枯魚。深庭寂寂都忘世，長日沉沉且著書。根本還將太極演，規模直向先天初。興來徑着江濡筆，事去從渠雪滿梳。

贈馬德璘

持節寧知墮甑空，政當竭力効公忠。鬢毛變白烏元黑，頭角尤高馬自童。日月麗天常轉北，江河宗海必朝東。下帷講誦朝還夕，玉振金聲道不窮。

贈魏斌

我解屠龍推第一，君能射虎説無雙。乾坤磊落心何愧，歲月蹉跎義不降。白刃斬袪離舊館，黑風吹血破寒江。競將康瓠欺神鼎，正賴孤忠力與扛。[1]

[1]「扛」，原作「杠」，今據四庫本改。

戊辰新館守歲贈正甫書狀

坐上春回北斗邊，梅花驚落燭花前。六人同出今三歲，一夕相看是十年。行入玉門持漢節，却朝金闕見唐天。不須更作楚囚泣，歸馬東風快着鞭。

勉孔進學

萬卷撑腸是丈夫，豈宜冠玉作庸愚？學書便得吾家法，開卷願爲君子儒。十載甘心作蘇武，九齡誰意得童烏。天將男子屠龍技，着力須探頷下珠。

己巳三月二十六日二首

春來渾不見花枝，春去蕭條總不知。有酒四時難有興，無情三月竟無詩。歸鴻恨別排雲遠，雙燕嫌孤入户遲。江濶風高還欲斷，魚龍宛轉亦堪悲。

夢遊故國人仍獨，春到空梁燕自雙。雲淡星疎祗見斗，浪平風定不聞江。五更鼓角纏孤枕，千里關河入破窗。落盡好花春又老，依然塵土暗金釭。

庚午夏至夜雨

至日元陽霖甲子，中宵陰氣一何豪。龍蛇起陸乾坤黑，風雨翻江鼓角高。病骨

濕侵寒似水，寃腸恨入毒於刀。❶幾回坐起椎床語，❷白地南來坐鐵牢。

壽正甫書狀二首❸

歲晚途窮漢節遥，秋高江濶尉佗驕。銀潢鴈度五更月，赤岸鯨吹半夜潮。世路從來多梗塞，雲天無日不風飈。艱危正要胸襟豁，磊磈須將斗酒澆。❹杜少陵《王宰山水圖歌》「赤岸水與銀河通」。赤岸在瓜步山東南，連皇天蕩，海濤入江，衝激六七百里，金陵之至險也。直儀真西南，❺故有「銀潢」、「赤岸」之句。

江城兀坐聽秋聲，羨殺西風鴈背輕。一紀乃能同患難，數盃聊復慰生平。新書總付徐無黨，半臂誰添宋子京。昨夜太行還入夢，倚天青碧大河横。時余改修《三國志》，正甫爲余集註，故有「徐無黨」、「宋子京」之句。

❶「於」，王鏐本、四庫本作「如」。
❷「椎」，原作「推」，今據四庫本改。
❸「壽正甫書狀二首」，原兩首詩各自爲題，今據原本目録及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磈」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同魂」。
❺「直」，王鏐本、四庫本作「在」。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四

律　詩

升賢村二首

棗栗荒山脚，懸崖石作墻。共言長樂老，此是讀書莊。五季乾坤黑，三綱道義亡。誰云不直死？更請問歐陽。

兩嶺青林夾，孤山黑石圍。雲攜疎雨過，風約斷虹飛。爲告奸雄叟，難逃筆削譏。荒村好終老，白首竟忘歸。

張燕公讀書臺

石窟煙龕黑，懸崖隱斷碑。峥嶸大手筆，突兀小須彌。天入無邊潤，山臨欲盡危。祇應秉鈞日，憶得讀書時。

寓感二首

天運不可測，人心空自疑。茅廬與耕釣，遭遇亦其時。火鼠能爲布，冰蠶自吐絲。區區路傍馬，笑殺抱關兒。

前途如闇室，長夜老乾坤。怪字書衾裂，繁雲蔽月昏。悠悠心曷展？落落志仍存。反側不成寐，西風葉打門。

過友人故居

不見青雲士，唯餘數畝宮。斷墻藜藋滿，破屋子孫窮。肝膽交游在，文章事業空。舊時同坐榻，閑卧夕陽中。

送王國範北上

一别恒陽下，雲霄忽羽儀。耻爲州郡屈，直結帝王知。歲月不我與，河山空自奇。黄塵愧先達，感概入新詩。

送宋和甫從軍

北陸開新運，争依日月光。一時乘變化，萬里快騰驤。碧海轉鯨背，青雲列鴈行。春風吹錦浪，好去看三湘。

下泰山題真君觀壁

黄峴趨迴馬，州人競捧觴。忽驚天上夢，猶帶日邊光。絶頂秦碑裂，陰崖漢栢香。行行重回首，瞻仰意難忘。

開平新宫五十韻

日月旋天蓋，星辰合斗樞。光騰掌内鐵，氣繞澤中蒲。金帛羞重賜，弓刀奮一呼。真人翔灞上，天馬出余吾。尺箠初開闢，群雄競走趨。無勞爲更舉，乘勝即長驅。蹴踏千年雪，驍騰萬里駒。長城衝忽斷，弱水飲先枯。肅殺威靈盛，驅除運會俱。華夷塵澒洞，天地血模糊。地盡諸蕃

外，兵窮兩海隅。九州皆瓦礫，萬國一榛蕪。誰與重休息？徒爲妄駭吁。治平須化日，殺伐豈良圖？聖子曾當璧，神孫會握符。鐵山深蘊玉，瀚海特生珠。曆數終當在，謳歌信不誣。欲成仁義俗，先定帝王都。畿甸臨中國，河山擁奥區。燕雲雄地勢，遼碣壯天衢。峻嶺蟠沙磧，重門限扼狐。侵淫冠帶近，參錯土風殊。翠擁和龍柳，黄飛盛樂榆。岐山鳴鸑鷟，冀野牧駒駼。風入松杉勁，霜涵水草腴。穹廬罷遷徙，區脱省勤劬。階土遵堯典，卑宮協禹謨。既能避風雨，何用飾金朱？棟宇雄新造，城隍屹力扶。建瓴增壯觀，定鼎見規模。五讓登皇極，群生賜大酺。還聞却走馬，即見弛威弧。簡策詢前代，弓旌聘老儒。恢弘回一氣，徼倖絶多途。雷雨施龐澤，乾坤洗舊汙。直爲提赤子，遂使出洪爐。遠檄收疲薾，❶窮邊罷轉輸。江壖遺鄂岳，石窟棄巴渝。刀槊存殘骨，膏粱换毒痛。却令逢有道，免使叫無辜。契濶還同室，鰥惸得字孤。八荒皆壽域，六合極歡娱。白叟休垂泣，蒼生獲再蘇。只知期用夏，更擬論平吴。旭日冰天透，仁君雪國無。終能到周漢，亦足致唐虞。遇主得知己，逢時合捨軀。弭兵通信誓，奉詔敢踟躕！頓覺心田豁，還將肝紙刳。行行重回首，瑞氣滿闉闍。

不寐

夜久不成寐，蒼茫自詠詩。客懷山月

❶「薾」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你」。

老，❶春信野梅遲。喜子垂窗隙，燈花落硯池。祇應有行色，失語問何時。

春　夜

春雨江湖夜，東風花柳寒。舉頭不見日，何處是長安？歲月纏星節，乾坤遶血盤。控拳紛愈甚，排難古來難。

儀真館中暑一百韻

五載淹江館，三年錯雨暘。熱中蒸滯氣，涸轍斷枯腸。黑井鹽煎火，紅爐鐵鍊鋼。帡幪加誕罔，坎窞觸機張。直壯無身慊，窮堅着命當。鼻煙從燎炬，溝汙盡翻漿。噎塞難通匕，摧頹懶揭裳。沾濡粘弊屣，毒螫上空床。甑擁輪囷肉，瓶熬鬵沸湯。噞喁氣尤偃，呌吼怒如狂。曉瘴煤生柱，晴霾土抹墻。片雲遮日薄，疎雨灑晴忙。熒惑凝青血，長庚迸赤芒。槁天高破碎，乾月死昏黃。翕熇渾無露，萎焦似有霜。燕呀棲不壘，鳶跕墮難翔。❷雷殷轟蚊塔，沙生闇蜮槍。飛螢空自爝，戰蟻竟深藏。盤礴摧腰脊，低垂塌目眶。本來觀化日，誰使遇愆陽？風土聞南國，江山異朔方。豈期惟酷烈，無處别炎涼。故國包全晉，吾家壓太行。高寒雄地勢，瀟洒静雲莊。六月衣冠冷，千年草木香。長松撼潮海，絶壁隱虛堂。却到燕山北，行歌易水傍。鴈霜凋夏木，鳩雨潤春桑。聘幣輝光重，徵車道路長。沙陀瞻帝里，雪谷拜天

❶「山」，王鏐本、四庫本作「三」。
❷「跕」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喋」。

王。的皪星銜凍，嚴凝日隱光。群雄奮冰窟，六合入氈囊。半世無蒸濕，于今重禍殃。襟裾堆蚤虱，肘腋沸蜩螗。豈免泥塗辱？還令羽翮戕。甘言雖未已，毒手益難量。夾柵仍規覘，重圍更限防。塹門深虎圈，擊柝閙魚梆。箝逼鑪錘密，枝梧觜吻荒。釜鬻烹則易，刀俎食非强。氣數俱臻極，天人盡反常。旱灾綿歲月，禍本入膏盲。重怒非長策，佳兵甚不祥。揶揄肆巖阻，鄙外極戎羌。信誓猶然在，明徵固未妨。但令心匪石，儘自口如簧。喟嘆愁仍積，吁嗟氣不揚。行人竟何罪？國體豈無傷？反己私尤責，知微實愧惶。逢時當際會，援溺止懷襄。自縛懸難解，輸人律否臧。惡心煨肺腹，畏景急炮煻。欲掘陰山鼠，翻思雪窖羊。履危從蹇剥，挺節不低昂。伊昔當崇慶，金源復靖康。白虹纏帝座，紫電激天狼。傳説騎箕尾，王良策駟房。一龍轟霹靂，萬馬快騰驤。歷塊無完國，蜚鋒舉斷吭。纔聞過燕趙，又已出河湟。此際通和好，惟時正擾攘。渾如沃薪水，大似堰流糠。狼籍三峰敗，顛連五國亡。濟師攻汴蔡，徼節到餘杭。海上盟空潤，城南事渺茫。劒關開要害，淮海失城隍。宇縣餘骸骨，乾坤一痏瘡。百年血肉運，萬里戰爭場。邊將徼功賞，兵人藉糗糧。居然忘厄會，但請復侵疆。虎怒寧須激？鯨吞更請嘗。肌膏坐銷鑠，節鉞漫熒煌。破屋渾生亂，❶方畦孰插秧？蘼蕪没洲渚，潢潦漫陂塘。莽蒼人何在？陰森鬼正倀。鴈兵秋滚滚，魚窟夜遑遑。豈忍仍擠石？無爲更藥殤。欃槍閙三紀，絲枲紊

❶「亂」，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亂」。

千箱。已亂仁明出，中興祚胤昌。勝殘須必世，奕葉始呈芳。秦府鳳鱗質，周家金玉相。河山收殺氣，雲漢煥文章。潛邸人皆仰，春宮德益彰。厭兵符太母，歸馬勸先皇。禮樂尊周孔，聲名慕漢唐。恢弘張治具，突兀振乾綱。駿發輪平急❶，鋪敦大命將。奉書祇局脊，馳驛敢彷徨！加額人皆賀，摩肩衆所望。只今全父子，無復痛孤孀。延入拘營壘，周羅匝廡廊。只將人桎梏，不用鐵鋃鐺。龍節埋泥穽，狐涎汨土甌。焚身無取齒，避竈豈爭煬？炎赫惟加熾，風飇不許涼。祇愁化灰燼❷，何處薦珪璋？天問終無語，冥搜未易詳。艱屯果誰敢？壞亂實難匡。有賦誇鸚鵡，無媒獻驌驦。何當快風雨，吹去臥滄浪？

二月二十三日猶在儀真館三首

向晚日華紫，殷然轟夜雷。龍蛇開蟄窟，桃李動春臺。淚逐催花雨，心同潑火灰。何由復龍動？百感坐中來。

一年淹使節，二月駭春雷。瘴入江心黑，雲銜雨脚灰。壯心還激烈，滯氣忽褰開。明日誰聊賴？鶯花故惱來。

二月還如夏，炎蒸鬱震驚。迅霆侵骨冷，飛電透心明。海氣霑衾濕，江聲拍枕平。從今休禁火，一雨萬家生。是月初二日火，二十日丑刻火，午刻復火，一月凡三火，獨遺舍館及漕臺、州治在，故有是句。

❶「輪」，原作「淪」，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燼」，原作「盡」，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月夜感懷

去國朞星歲，無家阻萬金。江山沉苦思，花月動哀吟。變故空長策，蹉跎惜此心。遥憐燈火罷，兒女夜愁深。

江暑

地軸風濤浸，吴門江海流。四時長似夏，一雨便成秋。煙潤青紗幕，香濛白氎裘。燕山猶避暑，今日向江頭。

壽何待制

歲月閑丹竈，乾坤坐白頭。幾迴看北斗，何日見西周？盤谷蘭花老，天壇桂葉稠。會當逃世網，共與赤松遊。

雨中感懷

舍館年年老，江邊日日陰。雨聲便熟睡，花氣動幽吟。樹密鶯愁濕，庭荒雀畏深。晚風吹鼓角，慙愧弭兵心。

薄莫二首

薄莫秋雲合，江聲静裏來。無聊空徙倚，失志重徘徊。細雨金桃落，疎煙玉鳳開。相看如夢寐，觸物總傷懷。

棘柵今年改，庭隅展半陰。草依斜徑短，苔入後墻深。歲遠人空老，時危事益沉。頻頻問烏鵲，何日有佳音？

曉起

傍枕衾裯薄，❶還家夢亦難。月華終夜白，江氣先秋寒。心苦天爲碎，辭窮海欲乾。起來看北斗，何日見長安？

聖節

六年瞻北闕，八月拜西風。冰雪天王聖，河山帝業雄。但令旄節在，焉問酒樽空。屬國歸何晚？浮江有阿童。

壽劉詳議

甲子數盈亥，神强志不衰。共知憐絳老，誰與問鍾儀？萍梗三朝夢，乾坤兩鬢絲。得年萬事足，爛醉復何辭！

江雲

江雲似江水，渺渺復粼粼。晻靄無窮態，❷紆餘不盡春。遮回斷行鴈，望殺未歸人。何日星軺路，凴高更憶親。

新館感春四首

東風吹敝褐，水氣撲虛簷。月窟星河澹，江城鼓角嚴。年深愁不醒，春至恨猶添。爲問秦通守，何顏説錦簾？

❶「裯」，原作「稠」，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晻」，原作「掩」，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行李金昏節，腰圍玉搏鞓。❶居然隔天日，不許出門庭。歲月侵霜鬢，乾坤誤六經。誰邊覔春色？墻上草還青。

佇立無人語，巡簷思慘然。夜江寒浸月，春樹暝生煙。計拙仍持節，途窮擬問天。難爲繞指鐵，萬折志彌堅。

憶昔清明際，昏昏醉裏身。吟魂半窗月，花影一簾春。豈意傷心別，空勞入夢頻。漫聞烏與鵲，悵望幾迴嗔！

丁卯夏六月大雨震電

雨連江表黑，電入海東紅。川瀆翻冥漲，乾坤破猛風。忽開金碧界，❷幻出水晶宫。我欲乘時去，長歌向此中。

八月九日甲子夜雨

久旱雨亦好，還霖甲子秋。陰森當月黑，黯黮作天愁。北海汹疑落，西風浩不收。凛然寒入骨，鄉思滿床頭。

九月五日念母

思子甚思母，祇應淚更多。尚無歸國日，其奈倚門何！江漢悲温嶠，詩書愧孟軻。今朝誰獻壽？庭户可張羅。

❶「搏」，四庫本作「樽」。

❷「開」，原作「聞」，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戊辰寒食

今歲明寒食，梨花月正圓。客愁催我老，春色向人偏。强飲稽留酒，難辭簇送筵。杜鵑休浪語，歸去更何年？

贈魏斌

熊虎無堅對，風雲滿義襟。每將孤劍説，但惜二毛侵。❶貫日臨危節，巉天討賊心。中原有期運，莫畏歲華深。

傳易有感

故國河山表，中原斗極邊。稽留深失計，還反竟何年？風雨纏孤劍，塵埃委斷編。漫窮西伯易，誰好子雲玄？

壽正甫書狀往歲正甫壽予以詩今歲復用其韻以壽之❷

繾綣心尤壯，崔嵬志不遷。雖云寃土窄，猶有片天圜。吾道艱危久，君才賦予偏。抗秦完白璧，禦寇敓青氊。遂使干旄在，終當斗印懸。物窮寧不返？期逝未爲愆。在我都無愧，從渠遂弗悛。風雲纏怒虎，霹靂墮寒蟬。真玉千燒冷，渾金百折堅。十年仍囓雪，一念久通天。莫信枉能直，誰言典則全？會將乖頷抉，還把怒鬚編。得失兩端了，安危一着先。冥區初罔

❶「二」，原作「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狀」，原作「壯」，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象，陸海本忘筌。日月圓機轉，乾坤大器埏。❶屈伸成變化，來往共回旋。困極難移石，潛深可脱淵。九原驚奮迅，八表會飛騫。蘇武終歸漢，田疇不負燕。河山生喜色，戲綵舊堂前。

新館夜聞杜鵑二首

啼落深江月，催殘故國春。不堪多恨鳥，偏聒未歸人。血盡腸應斷，哀餘聲更頻。關心尤入耳，一枕夜愁新。

久客難勝感，那聞泣血禽。乾坤心緒苦，歲月鬢毛深。亡國元多恨，催春漫好音。館人將赭樹，何處没青林？

壬申二月四日二首

庭雨滋春草，江煙濕落梅。病多剛斷酒，席合亦持盃。氣數冥難測，乾坤莽不迴。還看仍焰焰，未肯着寒灰。

戍鼓晚來急，春潮夜有聲。燭花侵坐落，梅影上窗横。小酌歡尤洽，孤吟興愈清。最憐星散後，一枕故山情。

病中即事

久客難堪病，衰顔倍覺秋。空杯仍自舉，墮甑復何求？兩度交金火，連年犯斗牛。道窮還遇此，安得見西周？

❶「埏」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羶」。

十二月十七日大風雪

海立陰風黑，冰床報雪威。紛披平地衮，攪擾半天飛。窗隙楊花亂，簷前穀穗肥。還聞八千騎，飽肉飲江歸。俗謂冰顆爲冰床，有則有大雪。又謂簷前冰柱爲穀穗，長大則豐年之祥也。

癸酉閏六月十三日夜病中聞笛二首

深夜涼風發，迢遥送笛聲。只愁江月破，不放野雲行。怨曲人多感，離腸恨易生。病中椎坐起，❶傾側若爲情。

斷續誰家笛？噫鳴入耳偏。❷燕山記疇昔，❸江館是何年？餘響星河外，羈魂月露邊。那堪更三弄，老淚已如泉。

❶「椎」，王鏐本、四庫本作「倠」。
❷「鳴」，原作「鳴」，今據四庫本改。
❸「昔」，原作「惜」，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五

七言絶句

滿城道中二首

溪水隨城陡屈伸，夕陽亂閃碧金鱗。
沙堤帶草馬啼健，❶山色逼人詩句新。

十二西郎縹緲中，顔行壁立插晴空。
欲攜天地諸山去，不逐秦鞭過海東。

抱陽寺

孱顔蒼玉抱幽村，突兀雙龍窟宅尊。
回首萬山東盡處，冷煙平遠半乾坤。

郎山

晚風吹散樹頭雲，斜日燒開水外村。
十二西郎來馬上，翠鋒蒼戟倚天門。

九日郭外二首

溪上蒼煙一道開，誰家日夕採菱回？
片帆不舉波間過，無限好山波底來。

❶「馬」，原作「鳥」，今據四庫本改。

萋萋宿草暗荒丘，落日徘徊上上頭。
一曲悲歌天地窄，怪人獨鳥入長楸。

讀張良傳

顛嬴滅項復韓讎，便與赤松方外游。
丞相蕭何功第一，白頭不免漢家囚。

讀則天紀

則天未了立韋后，武惠纔薨策太真。[1]
誰使唐家多女禍？晉陽宫裏舊宫人。

讀唐文粹

琅琅玉振粲珠光，一代雄文照李唐。
底事平淮碑一首，文公不載載文昌？

醉後二首

何須黑白太分明，不必區區話獨醒。
四海蒼生皆醉飽，我將荷鍤學劉伶。

誰將元氣釀春風？解潑愁人磊磈胸。
只是忘憂不忘國，徑當一飲竭千鍾。

張侯宅新竹四首

斫盡凡材直幹生，脱綳直欲與雲平。
珊珊戛戛風來去，常有湘江夜雨聲。

孤根北地久難生，全仗扶持長育成。
敢借他年數梢力，掃除氛祲見澄清。

疎陰杳杳色霑衣，恰似瀘溪月下時。

[1] 「策」，王鏐本、四庫本作「册」。

可恨一枝高更秀，背人偏被惡風吹。

四座清陰上綺羅，交青雜翠嫩煙和。
閑花閑草遥相映，更覺森森逸氣多。

讀晉武紀

恰下曹丕受禪臺，賊臣女寵競姦回。
夕陽亭上一杯酒，又唤五胡諸夏來。

即事

一簇花枝鬧酒巵，兩家佳婦與佳兒。
半生失意元多感，更見男婚女嫁時。

獨酌

歌罷長歌酒自傾，休嗟屈子愛劉伶。

如今識破人間事，獨醉從來勝獨醒。

蠶

作繭纔成便棄捐，可憐辛苦爲誰寒？
不如蛛腹長絲滿，連結朱簷與畫欄。

西園姚黄

四圍國色鬬新粧，一本當中淡淡黄。
三十六宫簾盡捲，沉香亭下看明皇。

題明皇私語圖

一旦妖姬屬亂兵，當時私語竟何成？
祇應蜀道蒙塵日，悔不終宵問賈生。

題芙蓉盆

戊申秋，道士李師於中山治所後堂故基得東坡先生「雪堂圖書」，青玉潤瑩，隸法鍔截，四面各五分，方停無紐，蓋先生帥定武時所遺也。九月五日，觀于芙蓉盆雪浪碑下，因書一絶，以寓感云。

辭却金鑾到雪堂，中朝無復漢文章。不須更論青苗户，丈八盆邊醉一場。

羽扇

天山雪鶻落霜翎，更比冰紈分外輕。五丈原頭兵十萬，縱横奇計指麾成。

大風

土囊都不辨雄雌，直把乾坤怒一吹。我欲乘時起鵬運，北溟飛去到天池。

三臺懷古二首

衰草遺臺尚幾層？荒涼無復艷歌聲。西陵儘有千年臭，費盡衡漳洗不清。

涕泣咿嚶後事多，高臺空着繐帷歌。一時姦僞雖難辨，争奈天長地久何？

蘇門八詠

百泉

碧玉山前玉鏡明，亂山倒影睡龍驚，蹴

翻貝闕光零亂，萬斛明珠儘一傾。

湧　金

雲容天影與山光，一片飛來浸夕陽。
萬古娑娑金世界，海神擲向水中央。

梅　溪

竹外青山竹裏泉，嫩寒風力妥輕煙。
誰將景與詩人會？　正是梅花欲雪天。

卓　水

竹梢低處見共山，一水環流萬竹間。
飢鳳不來空閬苑，晚風吹碎碧琅玕。

嘯　臺

肉薄群狐尾血腥，一天自作鳳凰鳴。
閬風吹斷無消息，老樹遺臺萬古情。

仙人迹

八表遨遊入太清，世塵十萬盡縱橫。
翛然物外誰曾見？　無跡無蹤是善行。

安樂窩

不見先生二百年，老雲石室鎖荒寒。
當時一理元無間，何事都將四段看？

月臺

飛仙挾月下崑丘，擲向山頭更不收。
却被巨靈偷桂魄，太行山色照神州。

陳橋門

一片黄袍着帝躬，六軍謀逆爾何功？
太平三百年基業，都在當時涕泣中。

龍德故宫懷古一十四首❶

常怪韓王智數多，不從太祖據山河。
黄流豈是天爲壍？青屋誰知是帝羅！
國是當時總是非，强將商鞅作皋夔。
莫言天變渾無畏，不見雷轟黨籍碑。
蔡京姦計假荆公，紹述雖同事豈同？
不向嶺南消禍本，更從海上立奇功。
禁絶蘇文碑盡磨，中原不使見東坡。
牛童馬走能傳誦，若比燒時數更多。
覺察伊川不著書，更將僞學重相誣。
至今江左傳伊洛，依舊堂堂一大儒。
錮黨紛紛快老姦，敗盟更欲復燕山。
當時若使無夷禍，不在權臣即宦官。
人間未省有金國，地底唯知幸鐵樓。
忽見城頭鶻鴿舞，賣花聲斷不勝愁。
萬歲山來窮九州，汴堤猶有萬人愁。
中原自古多亡國，亡宋誰知是石頭？
復國誅讎事豈難？背城借一據河山。
汴梁更不回頭望，直送汪黄到浙間。
少康一旅便南奔，畀付英雄國可存。

❶「四」，原作「三」，今據四庫本改。

宗澤云亡李綱罷，衣冠不復到中原。
却許邦昌爲紀信，渾將秦檜作程嬰。
甘心江左爲東晉，長使英雄氣不平。
金人不敢駐幽燕，劉豫猶令帝八年。
若守汴梁和且戰，關河一半尚能全。
建炎新焰起江東，寃血青城尚幾重？
閩越兩王還有後，天教太祖繼高宗。
帥府雄開不即真，宋州躍馬趣曹門。
只將京國爲根本，百戰能令社稷存。

宫人斜

椒壁摧頽隱野蒿，妖狐篤簌噪空壕。
美人一夜爲黄土，郕國夫人甲第高。

宿邯鄲

青蔬白飯力加餐，且慰行人行路難。
莫向夢中還説夢，世間何處不邯鄲？

射鴈

驚鴻數點亂長空，金鏃高穿帶響雄。
部曲盡看鞭指處，冷雲一字落秋風。

味真庵

世間有味非真味，味到無時却是真。
一食萬錢難下箸，簞瓢陋巷是何人？

感興

不得意事十八九，可與言人百二三。❶
無慮無愁一尊酒，短屏高枕日東南。

帥正堂

秋渚芙蓉澹澹香，新亭爽氣釀新涼。
晚風吹斷溪南雨，一片金煙掛夕陽。

曉渡沙河

馬渡潺潺石子灘，山頭曉月爛銀盤。
一天清興重回首，霜露滿鞍風水寒。

長蘆舟中遇風四首

海風栗栗刮鯨涎，吹裂西南一半天。
暝色忽開隨酒散，浪花和月上船舷。

鏗鏗急雨射狂瀾，兩岸陰風蔓草寒。
雲脚半天拖海氣，斷虹忽落着飛湍。

杯盤楚楚下中流，風順帆輕暮靄收。
忽憶黄河轟歛日，翠綃涼月轉船頭。

斥鹵誰知草木蕃？桑連平野麥連村。
漁人遥指碧雲際，碣石東邊是海門。

贈漁者二首

一尺新魴緑柳穿，漁人饋我不論錢。

❶「百」，原作「而」，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斫開細雪銀膏瑩，旋折黄蘆爇晚煙。
短短蘆芽小小蒲，臨流舉網得嘉魚。
船頭撥剌猶然活，試問前村有酒無？

曹南道中憩關羽祠書事二首❶

傳聞哨馬下江陵，青草湖南已受兵。
關羽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
白汗翻瓶馬不前，緑陰還得解鞍眠。
塵容突兀祇何事？六月長途又一年。

寓目

錯莫坤靈慘不春，搶攘戈戟鬧風塵。
可憐萬里中原土，一段荆榛愁殺人。

秋夕

心事悠悠逐去鴻，夢魂渺渺入西風。
無邊木葉無窮恨，一夜秋容滿鏡中。

宿黄陂縣南

茅屋欹斜竹逕荒，稻畦殘水入方塘。
營屯未定斜陽下，鴈點秋煙不着行。
稻糯今年分外成，家家準備樂昇平。
誰知未穫還抛却，天着豐年待北兵。

❶「羽」，四庫本作「帝」。本詩下同，不再出校。「書」，原脱，今據原本目録及王鏐本、四庫本補。

賢王渡江

魚入王舟動日華，水天一片紫金霞。
渡江千古誰能得？恰到中原第四家。

渡江中流贈楊宣撫

策馬南來便渡江，臨流舉酒望賢王。
舟中賴有婁師德，無浪無風到滸黄。

幽蘭軒

手殺官奴志自强，孤軍百折竟天亡。
君臣義盡平日死，絶勝迎降軹道傍。

太白入斗

聞説長庚是使星，近來偏向斗牛明。
天官太史無多語，[1]玉帛交馳不用兵。

宿舊縣故盱眙也

無風無浪片帆輕，總道昇平在此行。
却向淮南望淮北，斷鴻聲裏斷煙横。

勝游

好處相逢是勝游，兩年霜後到江頭。
盃盤狼籍西風老，橙橘香中過一秋。

[1] 「官」，王鏐本、四庫本作「宫」。

邵伯藕[1]

蛟人折向水晶宫，却着金刀截玉筒。
齒頰冰漿流不盡，灑然嚼碎雪玲瓏。

霜後芙蓉

憔悴江頭秋牡丹，南人棄擲北人看。
明妃出塞胭脂冷，霜滿琵琶淚滿鞍。

燭花

江城深夜作輕寒，金粟堆盤蠟炬殘。
應是燈花憐久客，故隨人意報平安。

聞歸鳥[2]

來時隨鴈向南來，鴈北回時人未回。
至竟行藏豈由己？且添温水浴疎梅。

正月三日見月

小雪初晴卵色天，虚庭摇曳動江煙。
忽聞歸鴈驚回首，新月梅梢又一年。

送江梅還伴使

坐席凝塵晝掩門，客懷牢落阻江濱。

[1]「伯」，原本目録作「白」。
[2]「鳥」，原本目録作「鴈」。

春來不見花消息，却着殘梅送主人。

凌晨

凌晨聽鵲暮聽鵶，夢裏關河枕上家。
應是皇州春色滿，膽瓶昨夜也開花。

感興

鞍馬匆匆改館來，芙蓉開罷海棠開。
梁間笑殺新來燕，去了重來尚未回！

佛頂橙

玉人解作軟金盃，刳盡金犀氣未回。
滿酌瓊醅歌水調，碧雲高興一天來。

儀真館後園萵葵

開徹萵葵夏景深，半墻紅錦臥堂陰。
雨荒苔老無人跡，傾盡區區向日心。

揚子

揚子江邊不見江，江聲隨雨入寒窗。
憑誰載酒尋蘇二？赤壁磯頭白鳥雙。

館中春晚

春去春來總不知，楊花誰使入簾帷？
偶然得句還驚悟，却是今宵夢裏詩。
花落深庭日正長，蜂何撩亂燕何忙？
匡床不下凝塵滿，消盡年光一炷香。

八月十六日曉起見月

冷雲收盡月當西，過却秋宵已失期。
何事天公太相妬，只教人看不圓時？

聞鴈

觸處關心總可傷，五年束手坐空堂。
江深月黑風雨急，一鴈飛鳴有底忙？

橄欖

半青來子味難誇，宜着山僧點蠟茶。
若是党家金帳底，只將金橘送流霞。

江靜

江靜天寒不啓關，梅華開却月丹殘。
擬將斗柄占星歲，窗隙簷頭細細看。

梅

欲吐檀心却倒垂，梅花只看半開時。
折來細嚼還重嗅，歌罷離騷更詠詩。

憶酒友

三年獨酌楚江濱，醉裏乾坤夢裏身。
周顗近來添一斗，坐中不見洛陽人。

喜　雨

過時無雨已爲災，七月纔聞起怒雷。
但得山田稻畦滿，不須霶霈入城來。

不　寐

夢境都非得意時，覺來誰與論襟期？
蠨蛸竟夜不成網，費盡千絲與萬絲。

十樣小菊

孤根如線耐霜侵，浪蘂還開玉與金。
爲問西風緣底事，一枝同氣不同心？

館人饋鴈

持節江頭久食魚，館人供鴈意踟躕。
呼兒細看雲間足，恐有中原問信書。❶

芙蓉小酌

輕紗白紵不勝單，繚亂江雲作小寒。
乘興更須傾一斗，芙蓉宜向雨中看。

窞　池

半池泥水不曾清，一撮魚針也自生。
好雨竟無風日惡，門前空説大江横。

❶「信」，王鏐本、四庫本作「訊」。

二月一日雨中看梅

紫樹青條玉幾叢，半開半落不禁風。
看梅何必前村雪？二月江南煙雨中。

示馬德璘

當年駐馬石床邊，老父相逢已結緣。
須向桑田最佳處，掛冠神武卜終焉。乙卯秋，食于廣平逆旅，一老父挾方書數策，與之語，達者也。及使宋，其子德璘從行，似不偶然，故爲示此。

示孔晉

十五從戎已自奇，更當磊落振襟期。
咸寧曾建中興業，本是汾陽帳下兒。

丁卯歲元日

青春白髮坐相催，草草杯盤淺淺梅。
爆竹煙寒簫鼓喧，隔墻飛過紙錢灰。

真州沙瘴

侵曉煙煤半抹墻，急燒黄酒嚼鹽薑。
真州城裏多沙瘴，人道淮東小法場。

立秋夜有感

月邊一夜火西流，雲白天青萬里秋。
朔鴈今朝離瀚海，定從何日到江頭？

丁卯新館寒食無花四首

折殘魏紫戴姚黄，香盡河陽與洛陽。
剛向江頭覓春色，幾年孤館對空墻！

四圍擊柝鎖重扉，春去春來總不知。
腸斷東城中酒後，春衫走馬拂花枝。

八年寒食總無家，三月清明不見花。
屋角映陽看薺菜，墻陰撥土覓蒿芽。

陽和渾不到空齋，深院無人長緑苔。
爲報監門暫開鎖，少分春色入門來。

館内幽懷

狂花野蔓滿疎籬，恨殺絲瓜結子稀。
獨立無言解蛛網，放他蝴蝶一雙飛。

伴使西計議送牛酪

深凝碧椀玉脂香，輕結酥皮蠟面黄。
斫雪徑調傾一椀，大江忽在鐵林傍。

新館木犀

欲將金粟插銀壺，沉麝看來氣韻麤。
爲問西風能記否，好香曾到故鄉無？

觀哺乳燕

黄口嗸嗸競食時，一雙忙殺尚嫌遲。
遥憐待哺諸兒女，更比烏衣分外飢。

觀牡丹菊有感

黃花喚作牡丹菊，又喚芙蓉秋牡丹。幸自拒霜全晚節，强爲春色亦應難。

戊辰七夕

只見星杓掛月鉤，銀河依舊隔牽牛。遥憐玉雪佳兒女，淚滿西風乞巧樓。

戊午歲作一貫圖戊辰冬十月晦始成

十載方成一貫圖，恍然才見未生初。仲尼没後遺言絶，且讀遺書莫著書。

讀堯典

關雎風雅三千首，堯典文章第一篇。從此聖人都不説，且休便論伏羲前。

讀王旦傳

禍本誰知自二王？玉清未了又儲祥。一瓶珠賣萬人命，剃髮披緇未易償。

即事

網羅蚊蚋一蠨蛸，終日經營何太勞？縱好未能包六合，大鵬依舊九天高。

蒸開柳眼中宵熱，落盡桃花半曉霜。五月綿衣休便送，江頭天氣不尋常。

夢遊木香洞府

月窗青錦麝塵寒，夢遶煙條露蘂看。但覺身輕似蝴蝶，種香風物異槐安。

暮春二首

揚子楊花雪打門，運衙花樹緑藏人。花開花落年年事，看取人間不盡春。

重圍雨久塌蒼苔，火鋪喧呼着棘栽。唯有東風難禁約，隔墻吹過落花來。

五言絶句

同闞彦舉南湖晚步四首

月出東南隅，湖湧黄金波。清風颯然至，奈此良夜何！

太白吐金氣，水樓清霽寒。悠悠半滄海，月出浮雲端。

荷花臨水殿，綺月轉簾腰。晚吹動銀管，暮涼生翠綃。

清風凌八極，虎豹天門開。長虹忽中斷，海窟明月來。

送闞彦舉

長風吹短褐，浪起魚龍腥。萬里一樽酒，送客東湖亭。

促織

亂聒霜前夜，忙催機上秋。無衣汝何益？重作旅人愁。❶

曉寒

列列窗分曙，霜雞噤不鳴。只疑滄海凍，還使日難生。

即事

短衣歌永夜，長劍倚高秋。近愛東家子，無憂樂白頭。

大城南

柳拂春煙白，花融曉日紅。蕭蕭玉銜馬，沙上踏輕風。

❶ 「旅」，原作「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六❶

圖記

太極圖說

陰靜 陽動
火 水 土 木 金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至宋濂溪先生周茂叔，推廣其義，作《太極圖》而爲之說。夫《大傳》之言，固自有次第，雖未爲圖，而圖已具乎其中矣。「易有太極」，即此也○。「是生兩儀」，即此也◎陰靜陽動。「兩儀生四象」，即此也。「四象生八卦」，即此也○坤道成女乾道成男。❷「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即此也○萬物化生。茂叔乃爲此圈圖，指明其次第。以「太極本無極」爲天地、人物、五行根柢，以動陽、靜陰爲太極妙用，分陰分陽爲太極體段。陰陽既分則兩儀立，兩儀立則二氣、五行行乎其中，而八卦成列，太極之跡著矣。乾統三男，坤統三女，善惡分而吉凶定，太極之功用無窮，而人道立矣。是以死生化萬物，吉凶生萬事，而太極之大業

❶「陵川」，原脱，今據王鏐本補。

❷「○」，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下同，不再出校。

成。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爲圖之大旨也。

其《説》曰：「○無極而太極。◎陰静陽動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動極復静。❶ 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坤道成女乾道成男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陰静陽動，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坤道成女乾道成男，萬事出矣○萬物化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中正仁義而已矣。而主静，無欲，故静。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無極而太極」者，包本末、貫隱顯、一體用、極始終而爲言也。屈信消長之幾，氣形象數之藴，命性心跡之原，天地人物之理，造化之樞紐，鬼神之情狀，道德之統體，無不在焉。其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能極盡，而莫不極盡焉爾。故極者，極盡無餘之稱也。其上則盤薄無顛而不可窮，其下則匯蓄無底而不可測，其外則周匝遍滿而不可出，其内則旋緊嚴密而不可入。渾淪圓轉而無上下内外，開廓布置而皆上下内

❶「動極復静」，《太極圖説》無，下同，不出校。

外。含弘天地人物，包括鬼神造化，混然一大活物，旁行而不流，無所不往而未嘗去，居其所而變動無窮焉。聖人無以指名，故名之曰太極，《易》之全體大用，皆在夫是矣。故孔子謂「易有太極」，邵康節謂「畫前有易」，則太極者，易之所故有也。庖犧所以畫其故，文王所以演其故，周公所以效其故，孔子所以説其故，周茂叔所以圖其故也。不畫、不演、不效、不説、不圖，太極自若也，而無所損；畫之、演之、效之、説之、圖之，太極亦自若也，而無所益。聖人將明易道，必指其故以爲法，於是畫、演、效、説、圖之爾。學者將求其故，必自圖以求説，自説以求效，自效以求演，自演以求畫，稽諸天地，考諸萬物，本諸聖人，反諸吾身，混然一太極，皆吾所固有，❶而後可以言易矣。六經無「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先儒謂周子得是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希夷初爲老氏之學，故以「無極」冠「太極」。雖然，作圖之義，本於《易》，不本於《老子》。言太極之本然，無聲無臭，而無所不具，無所不極，雖非六經所有，假以明道，故謂之「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則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太極之體，以一具兩而本靜也。靜極則動，動極則靜，所以爲兩；靜者動之根，而動者靜之根，互爲其根，如環之無端，所以爲一：造化之幾生，而理具夫是矣。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爲陰陽之幾，陰陽爲動靜之氣，

❶「吾」，原作「無」，今據四庫本改。

變化相乘，流行不已，各造其幾，於是分陰分陽，一定不易，兩儀之象成，而氣具夫是矣。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陰陽動而倡，❶陰感應而合。陽一變而六陰合則生水，陰二合而七陽變則生火，陽三變而八陰合則生木，陰四合而九陽變則生金，陽五變而十陰合則生土。互變互合，迭陰迭陽，相生相克，而成五行。陰陽，氣也；五行，質也。質具乎地，而氣行于天，故謂之行也。二氣變而爲五行之氣，布而爲四時之行，則人與萬物生，而數具夫是矣。理入于氣，氣形於象，象別爲數，而太極之統體具矣。自無極至此，由本及末，自隱至顯，一極之終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者，復自一極之終而反之始也。非五行之外復有一陰陽，陰陽之外復有一太極，太極之外復有一無極。夫所以爲五行者，祇一陰陽也。所以爲陰陽者，祇一太極也。太極之所本，祇一無極也。自其分而言之，則有陰陽、五行之別；自其本而言之，則皆一太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者，再推本立説也。夫動静相根而陰陽立，則命之賦予而不已者也。五行變化而陰陽分，則性之付畀而不易者也。分陰分陽，五氣順布，則水、火、木、金、土各一太極，而謂之性，性命之原著矣。性命之原著，則人與萬物自是而出矣。「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推本人物之始也。無極之真，則道之本

❶「陰」，疑爲衍字。

然也。二五之精,陰陽、五行之精氣也。妙合而凝,胳合凝聚精氣爲物也。於是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復具一太極,而人物生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言人物之所以生也。二氣、五行,凝聚爲物,得動陽剛之精者,爲乾道而成男;得静陰柔之精者,爲坤道而成女。乾統三男,坤統三女,分男分女,八卦成列,[1]人與萬物各一太極,而三才具美。「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者,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自生人,物自生物,命流而性正,質變而氣化,生生而不窮。自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生出人、物,而人、物以陰陽、五行各自相生,又一極之終也。陰陽分而兩儀立,五氣布而四時行,真精凝而男女成,乾坤位而八卦列,二氣交而萬物生,太極之道,於是備矣。「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者,此復自萬物推人道之極也。夫人於真精凝聚之處,天命流行之際,義理付予之時,獨得其秀而爲最靈,得二氣、五行之全,而備萬物之理,所以配乾道而爲男,合坤道而成女,而其心之神靈,復自爲一太極。分陰而形生,分陽而神發,具水、火、木、金、土之氣,爲仁、義、禮、智、信之性,物欲感動,或得或失,或是或非,善惡分而萬事出,如萬物之生而爲事業,亦自爲一極之終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者,善惡既分,萬事既出,非修道立教則人極不立,故復以聖人立教爲説也。太極之在人,其本體則静,其標準則中,其位置則正,其

[1] 「卦」,原作「掛」,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發生則仁，其行用則義。聖人定此五者，使人無欲而主静，存夫吉善，去夫凶惡，以全太極之本然，則人極立矣。「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聖人，人極之極也，德合天地，明合日月，序合四時，行合鬼神，則與太極同體，而主乎人極矣。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氣質之不同，學問之不至，故自聖人等而下之，又有君子有小人，而其德有吉有凶。五者有所不至，克己修身以至之，雖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而不假修爲，則可以爲吉人君子，以保人極。五者有所不至，惟欲是從，而不中不正，不仁不義，亂而不能静，則爲凶徒小人，而人極喪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既分，兩儀既立，五氣既布，四時既行，八卦既列，男女既别，人極既立，善惡分而吉凶定。陰陽之氣，行于天而爲天極；剛柔之質，具于地而爲地極；仁義之性，充于人而爲人極。分一極而立三極，則太極之功用顯，而三才道備。兼三才而兩之，六位時成，而太極之全體具。易行乎其中，而造化無窮，本末具舉，始終道著，死生之説可知矣。故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自無極、太極發而爲動、爲陽、爲剛、爲仁，則原其始而生也；自無極、太極復而爲静、爲陰、爲柔、爲義，則反其終而死也。終根于始，始根于終，死根于生，生根于死，互爲其根。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而天地人物，截然而不亂，判然而不雜，混然而不昧，開闔變動，生生而不窮，主張維

❶「人」，王鏐本、四庫本作「太」。

持，泯然而無間。自天地觀之，則天地各一太極；自五行觀之，則五行各一太極；自八卦觀之，則八卦各一太極；自人與萬物觀之，則人與萬物各一太極。合天地、五行、人物觀之，則共一太極。一生一死，一見一隱，而有不生不死、不見不隱者存，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易之爲道，至是極矣，故復贊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此《圖》既本於《易大傳》，而其説皆掇拾《大傳》之要，區以爲言，以明《易》之大義。《大傳》謂「生生之謂《易》」，故每節皆以生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於其末，始言生死以爲結。以一生字貫天地、萬物，則生者，太極之本原也。非生，則天地、萬物皆莫得而見也。故讀其説，但見生意一篇塞于天地，溢于肝臆，一太極混含流轉，無一息之或死，而發育萬物，造起天地，生生不窮，數圈幾字，範圍法象。自太極内推出動靜，自動靜内推出陰陽，自陰陽内推出五行，并陰陽、五行推出人、物，自萬物内復推出人，自人内推出聖人，其次又推出君子、小人，末乃自始終上推出死生，合而爲之易，以盡易之道。仲尼以來，無此作也，可謂幾聖之學矣！

初，宓犧氏畫八易卦而不及五行，箕子作《洪範》九疇而不及八卦。至仲尼贊《易·説卦》之本，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五行在其間，而其數不備。「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其數備而不舉爲行。蓋八卦成列，則五行不復見矣。故八卦可以備五行，五行不能兼八卦。八卦備三才之道，五行則

備二氣而已。是以五行僅爲《洪範》之一法，而八卦則具《易》之全體，所以言卦而不言行也。《洪範》本於人，故以皇極言；《易》本於道，故以太極言。故《易》能兼《洪範》，而《洪範》不能兼《易》。是以此圖上推無極，下窮變化，中備三才，陰陽、五行、八卦、人物，各分四段，太極著二氣之本，陰陽著二氣之儀，五行合二氣之變，乾坤、男女備八卦之索，八卦備二氣、五行、人物之道，精粗巨細，無不具胳而合之爲一太極。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嗚呼！按《河圖》以畫卦，❶先天之易漸著于人道，文王備於宓犧，周公備于文王，仲尼備于周公。由宋以來，邵康節圖《先天》以盡卦之理，周茂叔圖《太極》以盡易之道，張子厚爲《西銘》合先天、太極之旨，總爲人道。探於宓犧氏之先，繼於仲尼之後，再造一極而天人之事益備。始則天出《圖》以示人，末乃人爲圖以契天，而始終一圖。始則以先天爲後天，末乃以後天爲先天，而先後一天。於是太極之道，貫萬古而無弊焉。伊洛諸儒，承受開闡，推尊擬議，以爲千載不傳之緒，不爲妄矣！

❶「畫」，原作「晝」，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先天圖❶

先天圖說

先儒謂康節先生得是圖於李之才，之才得之於穆脩，脩得之於希夷先生陳摶。蓋自宓犧氏畫卦，已具此圖，而未爲之圖。其意言象數，心傳口授，至希夷而傳諸其徒，至康節而遂爲之圖，示之人，而筆之書爾。其圖自圓而方，有畫無文。其制作本意，則具於《皇極經世書·觀物》諸篇。其言論風旨，則凡而不目，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

❶「先妄」，原作「無妄」，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歸妹」，原作「歸昧」，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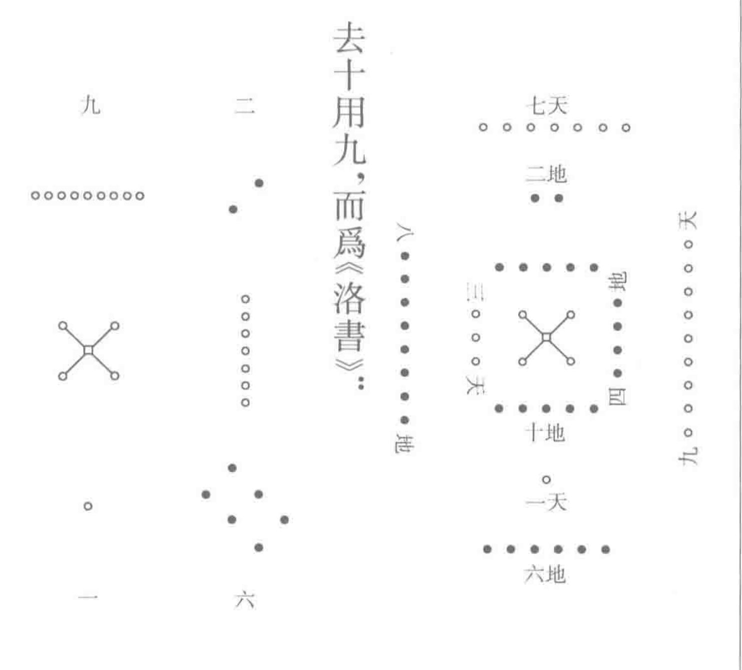
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之間，道也。」曰：「先天之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不誠不可以得道。」曰：「《先天圖》者，環中也。」有是數語而已。蓋引而不發，欲學者潛心究意，以求心法，知天地萬物不外此心，無畫之卦，無體之易，無方之神，盡在于是，則圖亦爲筌蹄矣。經自束髮問學，即以是圖心觀意會，迄今二十餘年。始則見黑白于紙上，後乃見動静于心中。涵茹既久，推而放之，則見開闔于天地，參錯于萬物，變化于鬼神，重重相因，井井不紊，死生消息，莫非自然，反之于心，會爲一圖。乃申而爲之説，以明先生之意云。

按《乾》之《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之文昉乎此，仲尼以之贊大人也。先生之學，大人之學也。以爲能造天地者太極，能先天地者此心也。盡心窮理，與道不違，默執左契，無往不合，我亦一太極，亦能造一天地，於是謂畫前有易，而以「先天」名圖。先天即太極也。故濂溪先生則圖《太極》，先生則圖《先天》，其原則皆本於《河圖》。

昔者宓犧氏當制作之時，將造書契以代結繩，開斯文之統，作易以明道，面目太極以爲萬世用，則必假物以示象，於是因《河圖》而畫卦。仲尼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雖無圖，亦當制作也。故伊川見賣兔者，謂此兔亦可作八卦。宓犧見《河圖》而畫卦，孔子感麟而作《春秋》，取神物之至著者以發端爾。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象數既具，理在其中，而當其可，即物而皆可畫也。前乎宓犧，豈無聖

人？不當其可，雖有《河圖》而弗畫也。後乎宓犧，豈無聖人？不當其可，復有《河圖》亦弗畫也。當其可而圖出焉，則宓犧所不得辭，是以畫之以爲大經大法之始，雖曰後天，其實先天也。

然不知何以爲圖？何以爲畫？按《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不言其何者爲《圖》，何者爲《書》，何以爲則。《書·顧命》謂「天球、《河圖》，在東序」，則《河圖》乃一物，歷代以爲寶，然亦不知其爲何物，與其圖之所以制作度數。孔子又嘗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終不知其所以爲畫，所以爲卦。《周官》雖有太卜、筮人，並言三易，而亦不言《圖》、《書》之所以爲卦。由漢以來，孔安國、劉歆、關朗謂《大傳》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爲《河圖》：



去十用九，而爲《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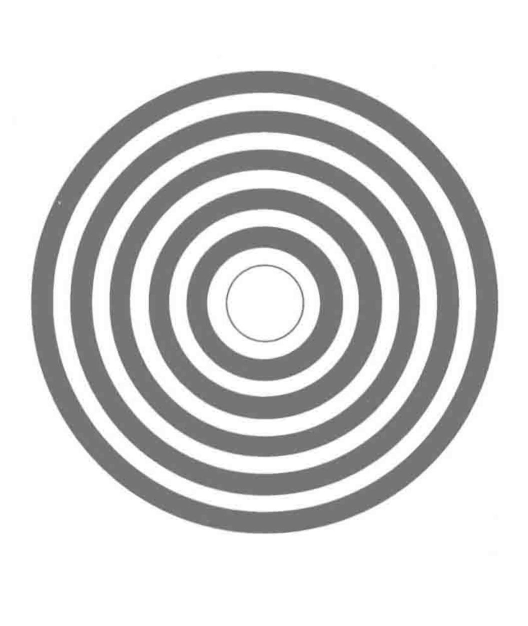
遂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而《大傳》與《書》皆無明文，亦無點誌；孔子則並

稱「《河圖》、《洛書》，聖人則之」，不別爲八卦、九疇。然《河圖》之數凡五十五，《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河圖》十位，《洛書》九位，不知其何以畫三卦八，重而爲六，錯綜爲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九與十，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合夫乾、兑、離、震、巽、坎、艮、坤之序。然不知其所以爲卦，所以爲畫，雖爲推衍湊定，不免牽合，不能合夫畫三卦八之所以然。若以生成之數而言，則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祇成五行，而無八卦，亦無三畫。若以五、十爲衍母，一、九爲衍數，則揲蓍求卦之法，非按《圖》畫卦之本。《河圖》，卦之本數；蓍策，擬卦之數。故謂之衍，謂之象，謂之「參天兩地而擬數」。❶ 衍則推之，象則放之，擬則比之也。蓍策出於卦、畫，非卦、畫出於蓍策也。夫神生數，數生象，象生畫，畫生卦，而後蓍贊神，神藴象，象成數，數成畫，畫成卦。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六十四而大成。故卦、畫非點誌之牽合，《河圖》之象固有之，宓犧因而畫之也。

按《大傳》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圖則圖像云耳。《易》之爲畫，象《河圖》之像也。夫道有一，即有二，二者一之耦也。至於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皆本然之一、二，至十而終之耳，至於百、千、萬、億皆是也。故有静即有動，有陰即有陽，有奇即有耦，死爲生根，實爲虚形，地爲天體，月爲日魄，莫不兩兩對待，以成變化，而後生生不窮，所以爲易也。故《大傳》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

❶「參」，原作「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即《河圖》本然。天地相錯，初無點誌，亦無文字，祗如是耳。



天地、象數、卦畫、蓍策皆具其中。太極爲道之物，主静而本陰，以静生動，以陰含陽，故此〇即太極，所謂天地之中也。從中因起，以一具兩，一奇爲陽◎，二耦爲陰〇。陽旋轉而上而爲天，陰翕聚而下而爲地。相銜相次，兩兩相因，各環乎中。內則參天兩地而爲五，外則參地兩天而爲十。於是一、三、五之間而有二、四，以奇兼耦，天中有地，而陽根陰；六、八、十之間而有七、九，以耦兼奇，地中有天，而陰根陽。參天兩地則陰從陽，參地兩天則陽從陰。於是參五錯綜，互相依附，陽伏乎陰，陰伏乎陽，天依乎地，地依乎天，陰陽相爲倚伏，天地互相依附。陽變陰化，天推地盪，開闔聚散，擺拉旋轉，人與萬物莫不各具一天地，以本太極。三才兼兩，卦畫自成，不假作爲，而莫非自然。故一、三、五之三天而自爲乾，二、四、六之三地而自爲坤，一天依二地而自爲震，一地依二天而自爲巽，二天間一地而自爲離，二地間一天而自爲坎，二天

依一地而自爲兑，二地依一天而自爲艮。太極動而生陽，一變爲天，自子變而進，信而爲神，繼道成性，左旋行健。故一天爲震，二天爲離、兑，三天爲乾，至午則極奇而窮上。静而生陰，一化爲地，自午化而退，屈而爲鬼，歸根復命，右轉處順。故一地爲巽，二地爲坎、艮，三地爲坤，至子極耦而窮下。故一奇一耦，合而爲三，錯綜天地，爲易真數。陽卦則天包乎地，陰卦則地包乎天，三奇三耦，自成本然。三畫奇耦相參，自成本然，六位重卦已在其間矣。又益之以兩，而天地各五者，所以極數之終，蓍重卦之六，爲蓍策之本也。

太極不動而居中，則不用之一也。非不用之一，無以爲有用之兩，故五天、五地，各一太極而爲六。太極則成始之一，十則成終之一。天地之數各五，而不用者各一。故一與十如初、上，其四則中爻也。乾知太始，故有一而無十；坤作成物，故有十而無一。分而言之，内各具天地之三，因一以生三；外各因天地之三，加兩以成三。合而言之，天無十，因地以成十；地無一，因天以爲一。於是乎奇因十以成耦，耦因一以成奇。始則陽因陽，陰因陰；終則陽因陰，陰因陽。重重相因，從中因出，如水之漣漪，卵之渾淪，而無間斷。道之體用備，内外合脗而爲一，别而爲兩，畫三卦八，重而爲六，錯綜而爲六十四，易於是乎與天地準矣。故《大傳》復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極道之變所以爲《易》，固無點誌之牽合也。此則《河圖》之本然，卦畫之具體具在，而未畫未分也。

故《大傳》復明畫三卦八之所以然，

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夫太極，一也。非一莫能生兩，故太極以一具兩，爲易之樞機，天地萬物之根柢。旋轉而生，生而又生，所以爲易，而爲奇耦之原也。故一分而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別圖定象，其序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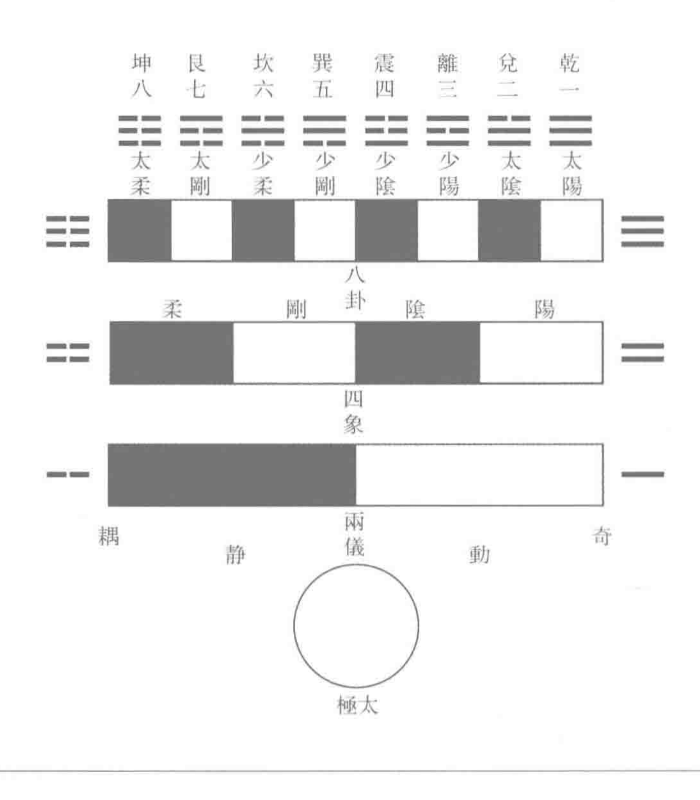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八卦　四象　兩儀

○

其下之如此○者，即圖中之太極，以一具兩者也。所以動而生陽，爲此也◎；靜而生陰，爲此也○。❶ ◎此即爲奇▯。○此即爲耦▮。故太極生兩儀▮▯，❷乃圖之天一地二也。動靜相根，陰陽相乘，奇耦相因，生而又生。一陽一陰，生氣而本陽；一剛一柔，生質而本陰。故兩而又兩，兩儀生四象▮▯▮▯，乃圖之天三地四也。陰陽之氣，各有太、少，於是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剛柔之質，亦各有太、少，於是爲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故四而復四，四象生八卦▮▯▮▯▮▯▮▯，乃圖之天五地六也。祇加一倍，分而錯之耳。於是分圖立畫：

❶「○」，原作「〇」，據圖與文意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儀」，原脫，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以天之一、二、三，❶地之二、四、六，相交相合，爲兩儀、四象、八卦之以次縱加横分，分而爲三，定《易》之真數，别爲上中下，以象天地人。於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各以兩抱一，成變化，行鬼神，定吉凶，生大業，而發育萬物，開闔天地。□者如此，■爲畫而爲陽剛；■者如此，■■爲畫而爲陰柔。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三變而成奇耦，三畫自具八卦，遂盡三天三地之變。乃分圖立卦：

❶ 「一二三」，疑當作「一三五」。

太陽　太陰　少陽　少陰　少剛　少柔　太剛　太柔

陽　陰　剛　柔

陽　陰

奇　耦

乾 天天天 一三五 奇奇奇 ☰
兌 地天天 一三二 奇奇耦 ☱
離 天地天 一二三 奇耦奇 ☲
震 地地天 一二四 奇耦耦 ☳
巽 天天地 二三五 耦奇奇 ☴
坎 地天地 二三四 耦奇耦 ☵
艮 天地地 二四五 耦耦奇 ☶
坤 地地地 二四六 耦耦耦 ☷

三天純奇，曰乾☰。二天依一地，復奇而耦，曰兌☱。二天間一地，奇耦而奇，曰離☲。一天依二地，奇而復耦，曰震☳。二地間一天，耦而復奇，曰巽☴。二地依一天，復耦而奇，曰艮☶。三地純耦，曰坤☷。遂畫爲☰、☱、☲、☳、☴、☵、☶、☷之卦，卦於是乎小成。復於一卦之上，各加之八，八卦相錯，而爲六十四卦，於是乎大成。是以小成因大成，大成因小成，各具天地之中。太極爲奇耦之中，三爲五中，五爲十中，具備天地之數，而成六爻，不假作爲，而莫非自然。於是畫三卦八，開闢一天地，推出無窮天地，蘊藏無窮天地。小成之八，大成之六十四；小衍之十，大衍之五十；天數二十五，合而爲五十；地數三十，合而爲六十。五十爲蓍數，其德圓如天；六十爲卦數，其

德方如地。六乾之六，爲三十六，爲乾之策；四坤之六，爲二十四，爲坤之策。一、二、三、四、五，爲奇卦之策；六、七、八、九、十，爲揲扐之策。七七四十九，爲蓍之用以象天；其一爲不用之用，以象太極。八八六十四，爲卦之體以象地；其四爲不易之體，以象太極。始於奇耦一天地，終於蓍卦一天地，故卦畫、重卦、蓍策，無不備於《河圖》，著乎八卦之中矣。此宓犧氏之所以聖也。及周文王，一卦之上，遂各加八，而遂重之，因其本然而無我。其間兩兩而重，分爲上下，著其義而爲之名，繫之辭以明其理，兩兩反對，以示其變。以《連山》起艮，《歸藏》起坤，皆非《河圖》天地之固有，乃首乾、坤而命之爲易。易，變易也，所以變易宓犧之卦，盡道之變，而爲萬世之用也。

乾下乾上乾　坤下坤上坤　震下坎上屯　坎下艮上蒙　乾下坎上需　坎下乾上訟　坎下坤上師

坤下坎上比　乾下巽上小畜　兌下乾上履　乾下坤上泰　坤下乾上否　離下乾上同人　乾下離上大有

艮下坤上謙　坤下震上豫　震下兌上隨　巽下艮上蠱　兌下坤上臨　坤下巽上觀　震下離上噬嗑

離下艮上賁　坤下艮上剝　震下坤上復　震下乾上无妄　乾下艮上大畜　震下艮上頤　巽下兌上大過

坎下坎上坎　離下離上離　艮下兌上咸　巽下震上恒　艮下乾上遯　乾下震上大壯　坤下離上晉

離下坤上明夷　離下巽上家人　兌下離上睽　艮下坎上蹇　坎下震上解　兌下艮上損　震下巽上益

乾下兌上夬　巽下乾上姤　坤下兌上萃　巽下坤上升　坎下兌上困　巽下坎上井　離下兌上革

巽下離上鼎　震下震上震　艮下艮上艮　艮下巽上漸　兌下震上歸妹　離下震上豐　艮下離上旅

巽下巽上巽　兌下兌上兌　坎下巽上渙　兌下坎上節　兌下巽上中孚　艮下震上小過　離下坎上既濟

坎下離上未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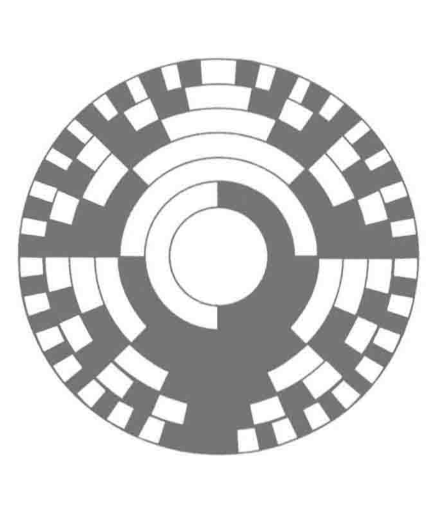
故爲六十四卦，分爲二篇，上經起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起於咸、恒，終於未

❶ 訟卦「坎下乾上」，原作「乾上坎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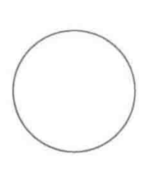
濟。雖皆本於八卦，由其變動綜錯，故其位置不同。仲尼贊易，乃於「天一地二」，「易有太極」，明宓犧畫卦之本，而皆倍起，一本于數。於「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明宓犧八卦之位，則乾上、坤下，離東、坎西，兑東南、艮西北，震東北、巽西南。由乾而左，則乾一、兑二、離三、震四；由巽而右，則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分而爲二，而皆反對。於《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明文王重卦之序，亦分而爲二，而皆反對。於「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兑，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明文王八卦之位，則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震正東，巽東南、離正南，坤西南、兑正西。乾統三男，坤統三女。退位錯處，以用爲位，而不反對。然而自宓犧畫卦，而畫前之易始著，自文王重卦，而畫後之易始備，於是宓犧之卦不復特見，而盡爲周易矣。蓋宓犧之卦，即有文王之重；文王之重，舉是宓犧之卦。故仲尼謂宓犧之罔罟佃漁，則取諸離；神農之耒耨之利，則取諸益；黄帝、堯、舜之垂衣裳，則取諸乾、坤。未嘗重卦，已有其象，故又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易，宓犧之先天；八卦，乃文王之先天；重卦，乃周、孔之先天。故周公爲《爻辭》，孔子作《十翼》，以聖繼聖，不敢舍犧、文而自爲。殆天下之理，不能外夫是矣。其後揚雄爲《太玄》，關朗爲《洞極》，司馬光爲《潛虚》，皆以準易而不由犧、文，卒皆重複造鑿。雖揚雄之《太玄》得數之理，而方州部家一定而不易，不能如八卦之可以錯綜爲卦，從横成象，而不離奇耦二畫之本然，是以不免於屋下架屋、牀上疊

牀之譏矣。

至康節先生出此圖，脗合犧、文之卦，自其重而觀之，則皆文王之卦也；自其純而觀之，則皆宓犧之卦也；自一卦而爲八，則皆始畫之序也；合八卦而爲圖，則皆《河圖》之位也。故圓圖其始分《河圖》之數，未分畫重卦，則有此圖：



以著固有，故「易有太極」，即所謂環中與心也，乃圖之中虛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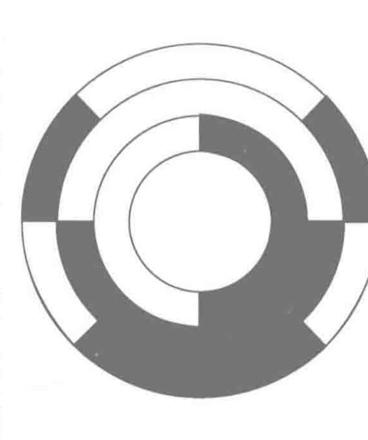


一分爲二，「是生兩儀」，即卦之初畫，一陰一陽，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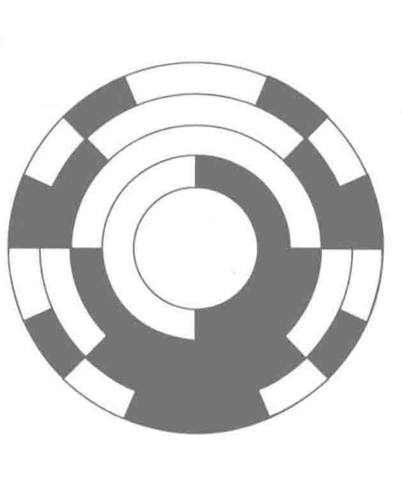
二分爲四，故「兩儀生四象」，即卦之二畫，一陰一陽各兩之，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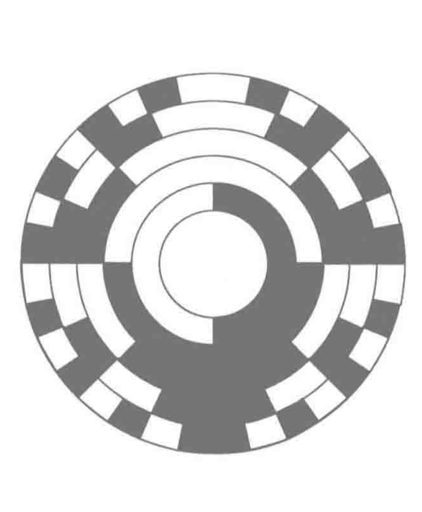
四分爲八，故「四象生八卦」，即卦之二畫，二陰二陽又各兩之，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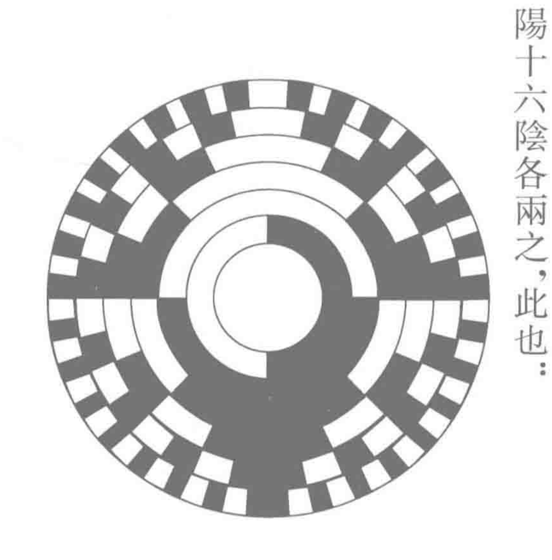
八分爲十六，即重之四畫，四陰四陽各兩之，此也：



十六分爲三十二，即重之五畫，八陰八陽各兩之，此也：



三十二分爲六十四，即重之六畫，十六陽十六陰各兩之，此也：



中分二體，各具四卦，橫列六位，分爲內外。其內祇一陰一陽，其外亦皆一陰一陽。祇固有之天一地二，其序不紊。自左而右，自陽而陰，皆太極固有之兩，《河圖》本然之十，故成此圖。既分而爲重而爲卦，乃成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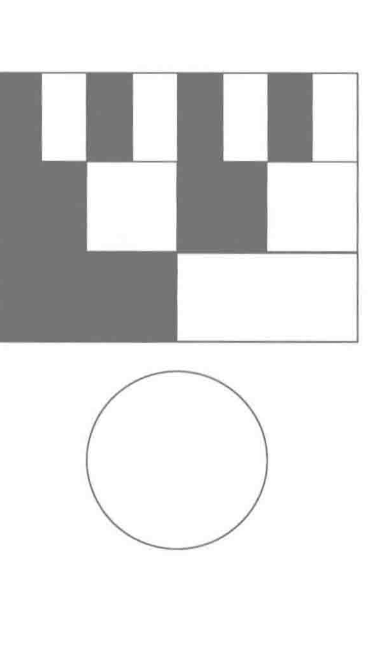
左三十二卦，自一陽爲復，至六陽爲乾，內皆陽畫，爲乾、兑、離、震四卦，自震向乾左旋；其卦外皆各具乾、兑、離、震、巽、坎、艮、坤，亦皆自震向乾左旋。右三十六卦，自一陰爲姤，至六陰爲坤，內皆陰畫，爲巽、坎、艮、坤四卦，自姤背乾右轉；其卦亦皆各具乾、兑、離、震、巽、坎、艮、坤，亦皆自姤背乾右轉。是圖本以《説卦》「天地定位」一節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爲法。故先生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數往也；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爾，此制圖之本意也。故其內之一陰一陽而統夫八者，不易之體也；外之陰陽相錯而各具夫八者，變易之用也；變雖八而不變其序者，雖易而不易也。乾直午，坤直

子，陰陽之極也；離居東，坎居西，陰陽之中也；震、巽、兑、艮，居於四隅，陰陽之偏也。乾、兑、離、震，在天爲陽，在地爲剛；巽、坎、艮、坤，在天爲陰，在地爲柔：四象於是乎具，八卦以之分也。陰生於午而並乾，陽生於子而並坤，陰根陽，陽根陰也。乾盡午中，坤盡子中，窮則變也。剥、復夾坤，夬、姤夾乾，死生之交，變通之本，雖盡而不盡，陰陽之幾要，造化之原委，太極之本然，所以易與天地準，乾、坤毁則無以見易者也。故先生謂：「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静者也，一動一静交，而天地之道盡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矣。静之始則柔生焉，静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矣。」又謂：「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於復，而陰起于姤也。」自乾至復，陰在陽中，則陰逆行；自坤至姤，陽在陰中，則陽逆行。自復至乾，則陽在陽中，皆順行；自姤至坤，則陰在陰中，亦皆順行。於是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晝夜相雜，剛柔相生，其理自然，而其變無窮。其皆本於乾者，先生謂：「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又謂：「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幾於道，[1]故以況道也。」是以圖自中起而止於中，始於乾而終於坤也。乾、兑、離、震，居東南爲陽，而震、離爲春，當丑、寅、卯，兑、乾爲夏，當辰、巳、午。巽、坎、艮、坤，居西北爲陰，而巽、坎爲秋，當未、申、酉，艮、坤爲冬，當戌、亥、子。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1] 「陽」，《皇極經世書》卷十四作「陰」。

也。故先生謂：「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開闔，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此圓圖之理也。

圖之既爲圓而備之矣，又爲方以變之者，復推本三聖，脗合一易，以盡卦畫之變也。其在圖之中者，象宓犧變圖畫卦之始也。❶



按《大傳》：「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圓、方之文昉乎此，仲尼以之贊蓍卦也。圖所以盡蓍卦之理也。圓象天、天象道，信以知來，太始之體盡矣；方象地，地效法，屈以藏往，成物之用盡矣。故先生謂：「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圓者徑一圍三，重之則六；方者徑一圍四，重之則八。裁方而爲圓，天所以運行；分大而爲小，地所以化生。天變方而爲圓，而常存其一；地分一而爲四，常執其方。圓者尅方以爲用，方者引圓以爲體。天以體爲基而隱其基，地以用爲本而赫其用，故既爲之圓，而又爲之方也。圓方相乘，八卦相盪。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合，天中有地，地中有天，地下有天，天上有地。天體動，一氣旁薄，運轉而不移，窮上而不窮；地體靜，一脉錯綜，迴

❶「始」，原作「此」，今據四庫本改。

環而不易，極下而不極：可謂盡天地之情狀，而見天地之心矣。故希夷謂龍圖，天散而示之，宓犧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言天以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象，列而示之人。宓犧則畫爲乾、兑、離、震、巽、坎、艮、坤，用而合諸天。仲尼則爲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言，以形其所以然也。故濂溪則推出太極，本然一物，而具兩體，動静相根，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合一坎、離，并五行、二氣，以示之象。先生則舉太極、八卦之全，具於未畫之前，推本宓犧之卦，倍而相因，具於已畫之後，錯綜文王之重爲六十四者，合而爲之圖，既爲之圓，又爲之方，以盡四聖人之意，一易之變也。故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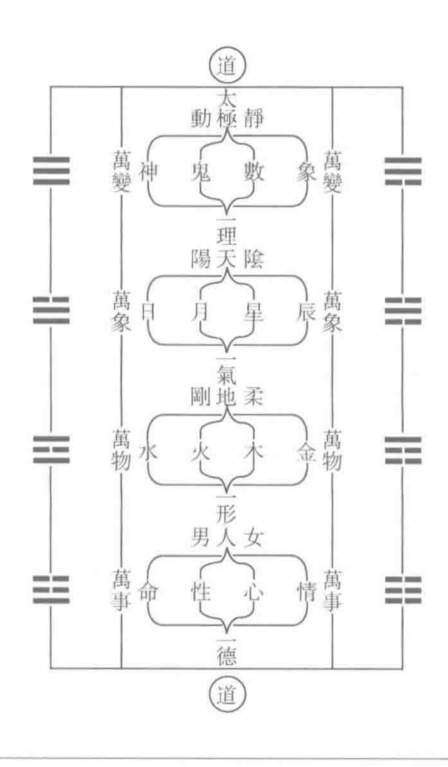
	乾一	兑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坤八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剥	坤
艮七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坎六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巽五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震四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離三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兑二	履	兑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乾一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從横逆順，左右上下，其卦皆八。以圓圖之左旋者乾、兑、離、震，自下而上横疊之，皆四行；其下皆純卦，其初畫皆陽也；其上各

具八卦，其序則亦乾、兑、離、震、巽、坎、艮、坤，順而不紊也。以圓圖之右轉者巽、坎、艮、坤，復自下而上横疊之，亦四行，置於震之上；其下亦皆四純卦，其初畫皆陰也；其上亦各具八卦，其序亦不紊其乾、兑、離、震、巽、坎、艮、坤。於是陽下而陰上，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否隔於西南，泰交於東北。地南天北，地下有天，陰南陽北，陰中有陽。由西北自下而上觀，由西南自上而横觀，由東南自上而下觀，由西南自否直泰而斜觀，由西北自乾直坤而斜觀，隨行而上觀，復隨行而横觀，皆不紊其乾、兑、離、震、巽、坎、艮、坤之序。破圜爲觚，反上倒下，而充周縝密，停當妥帖，一無矯㖞造鑿之私，而莫非自然，此方圖之理也。

始則坤下而乾上，今乃乾下坤上，以體爲用，交爲一泰。始則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終則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布散退藏，陰陽不測。順而數之，則知天地之已然；逆而致之，則知天地之將然。破壞無窮天地，推出無窮天地，再造一易而不外乎羲、文、周、孔。圓圖既盡其妙，方圖復盡其變。一以見其體，一以見其用。一則爲奇，一則爲耦。一物而具二體，亦一太極也。前乎宓犧，有易而無畫；後乎宓犧，有畫而無文；至乎文王，有文而無説；至乎孔子，有文而有説：於是不可復加矣。由孔子而來，學者忘夫易與畫，而不勝其文與説。又入于術數，而壞于穿鑿。故先生脗合犧、文，置易畫前，裁爲圓、方，藴易畫後，不爲辭説，一掃秦漢以來千五百年支文蔓語，於仲尼氏之後，復立一宓犧氏，以著本然之易。嗚呼！先生之學，可謂幾於聖矣！

一貫圖說



道本於一，行于二，復于一。靜者，一之體也；動者，一之用也。動所以行夫靜，二所以終夫一也。一動一靜，道有太極，而理之體具矣。極信而長，神則生矣；極屈而消，鬼則生矣；一二生三，數則生矣；奇耦具兩，象則生矣。神、鬼、數、象，是生萬變，理之用具矣。一動生陽，一靜生陰，一陰一陽，太極有天，而氣之體具矣。陽精焞麗，日則生矣；陰魄分曜，月則生矣；陽暉昭布，星則生矣；陰體潛構，辰則生矣。日、月、星、辰，是生萬象，氣之用具矣。靜陰生柔，動陽生剛，一剛一柔，太極有地，而形之體具矣。一剛化柔，水則生矣；一柔化剛，火則生矣；剛根於柔，木則生矣；柔蘊於剛，金則生矣。水、火、木、金，是生萬物，形之用具矣。動靜有理，陰陽有氣，剛柔有形，五行、八卦，合爲一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男一女，太極有人，德之體具矣。靜陰不易，命則生矣；動陽變易，性則生矣；剛宰不易，心則生矣；柔見變易，情則生矣。命、性、心、情，是生萬事，德之用具矣。

道形而上，推而下之，貫極而爲一理，

貫天而爲一氣，貫地而爲一形，貫人而爲一德，而道之大體具。人形而下，推而上之，貫己之一德，貫地之一形，貫天之一氣，貫極之一理，而道之大用具。於是道貫天、地、人，理貫氣、形、德，人貫地、天、道，德貫形、氣、理，而上下一道。一理貫萬變，一氣貫萬象，一形貫萬物，一德貫萬事，而從横一道。神貫鬼、數、象，日貫月、星、辰，水貫火、木、金，命貫性、心、情，而始終一道。動貫陽、剛、男，静貫陰、柔、女，變貫象、物、事，事貫物、象、變，而反復一道。故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其理蓋如是矣。

然而道之功用，委之太極，著之天地、萬物，而歸之人。人必一其德，而後可復歸于道，故人得其道則謂之德，失其道則謂之不德。必立命養性，存心制情，以一其德，而致諸道。人得其道，則天地萬物得其道；人失其道，則天地萬物悖其道。故孔子又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以道觀人，則道貫人；以人觀道，則人貫道。人能貫道，然後可以踐形，下學上達，乘化入聖，盡在是矣。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七

論八首

道

道統夫形器，形器所以載夫道。即是物而是道存，即是事而是道在，近而易行，明而易見也。謂夫虛無惚恍，而不可紀極者，非道也。謂夫艱深幽阻，高遠而難行者，非道也。謂夫寂滅空濶，而恣爲誕妄者，非道也。道不離乎萬物，不外乎天地，而總萃于人焉。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至靈，非是則道無以見也。故動静相根，道之幾也；陰陽相乘，道之氣也；剛柔相錯，道之形也；消長相尋，道之變也。其包綿長，貫上下，統中外，使天地萬物各受其成，守其則而不可易者，則謂之太極。其迭生死，互往來，環始終，使天地萬物各全其理，新其氣，續其形，生生而不已者，則謂之造化。其湛静方一而不可易，變動周流而不可測者，則謂之鬼神。其全太極之體，乘造化之幾，盡鬼神之情，而與道爲一者，則謂之聖人。故天地者，道之區宇也；萬物者，道之郵傳也；聖人者，道之主宰也。莫不出乎道，莫能離乎道，而人爲甚焉。故道之賦予，則謂之命；其得之理，則謂之性；其制宰之幾，則謂之心；其發見酬酢，則謂之情；其血氣之所嗜，則謂之欲；其義理之所得，則謂之德。全心之德，則謂之仁；盡心

之德，則謂之忠；推心之德，則謂之恕；實心之德，則謂之誠。德之品節，則謂之禮；德之中和，則謂之樂。敬者，持夫此者也；智者，知夫此者也；勇者，行夫此者也。脩夫此者，賢也；盡夫此者，聖也；昧夫此者，愚也。推而行之，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悖而忽之，則天地萬物各失其序；致而極之，則天地萬物各臻其極。

奈之何人之心甚易放，而其德甚易亡也。聖人有憂之，懼夫不克負荷，而道因之以壞也，於是觀其時而佐其極。生人之初，欽欽顒顒，醇而又醇也，天地自若也，萬物亦自若也，各載夫道而莫有失也，聖人弗言焉。見解出矣，聰悟開矣，於是宓犧氏始泄道之幾而畫夫卦，猶未見夫辭也。情欲生矣，血氣勝矣，流于偏而入于左也，於是陶唐氏始曰「中」，有虞氏曰「道心」，曰「人心」。偏既勝矣，欲日張矣，桀侈紂肆，禍生人而毒天下也，於是湯曰「建中」，武曰「皇極」，伊尹陳一德，周公制禮樂，其革道之蔽，❶可謂至矣。厥後陵夷于幽、厲，爭奪于五伯，德不足而力，禮不足而刑，先王之制於是大壞，人心放紛，而道日敗也。於是仲尼氏出，作爲六經，建道之極，而俾與天地並。爲之男女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而人之大倫正；爲之禮樂刑政，文物制度，而人之大法立；爲之士農工賈，服食居室，而人之生理存。根刮推致，因仍損益，各底其極，道之用盡而其體具矣。既而顏子以之言「仁」，曾子以之言「恕」，子思以之言「中庸」，孟軻以之言「浩然之氣」，皆所以羽翼夫道也。道所以生形器，人所以居形器，

❶「蔽」，王鏐本、四庫本作「弊」。

大聖大賢所以修形器也。道之所生，聖賢之所修，斯人居之而已矣。彼昏無知，棄而弗居，放心亡德，昏蕩戕圮。血氣肆而道心亡矣，嗜慾張而天理滅矣。静動相違，則道之幾乖矣；陰陽舛悖，則道之氣紊矣；剛柔失中，則道之形繆矣。不能運會則太極差，不能始終則造化熄，則道之原幾乎塞矣。

天原于道，道原于天，萬物原于天地，人原于天地萬物。人不蹈道，則天地萬物壞；天地萬物壞，則道壞矣。道具于形器，亦壞于形器。形器所以載道，亦所以壞道也。則天地萬物之中，安用夫人乎？曾鳥獸草木之不若也。鳥獸草木雖不能純具乎道，亦不能壞道。孰謂人而反壞道乎！於是高遠者，欲遺形器而離人類，遂入于虚無；誕妄者，欲滅形器而絶人類，遂入于空寂。遺者而卒莫能遺，滅者而卒莫能滅，所以爲異端，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也。盍於吾形器之中，求吾之所不壞乎？吾之所固有者，道之所不壞者也。一形器壞，則有一形器，道固無恙也。存而居之，則道在于是。故道一壞而在聖人，再壞而在六經，道雖屢壞，而固在也。天地萬物者，道之形器也。六經者，聖人之形器也。道爲天地萬物以載人，聖人著書以載道，故《易》即道之理也，《書》道之辭也，《詩》道之情也，《春秋》道之政也，《禮》、《樂》道之用也。至中而不過，至正而不偏，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非有太高遠以惑世者。惟夫未有見夫此也，故以爲高遠，以爲幽深，以爲艱阻也。莊周雄辨過于高，荀卿著書求夫異，後世百家衆流，力探遠蹈，欲出聖人之上，卒在聖人之下。曾不知至易者乾，至簡者坤，聖人所教、六經所載者，多人事而罕

天道。謂盡人之道，則可以盡天地萬物之道，能盡天地萬物之道，則三才之藴一貫于我矣。嗟夫！天地萬物，具在聖人之六經，日星而昭昭也，而由之者鮮。潰亂于嗜欲，撐裂于爭奪，誘瀆于富貴，浮靡于文章，沉溺于訓詁，破碎于決科，支離于穿鑿，蕩于高遠，惑于異端，窮于詐，昧于私，而塞于不行。悲夫！聖人之形器，將遂壞也歟？

命

命者道之令，居陰行陽，主性立心，而不易焉者也。故有本然一定之理，判然一定之分，截然一定之數，沛然一定之氣，所以賦予授受，窮天地，亘萬世，化化生生而不已也。故其體則一定，而賦予則不定；其體則一本，而賦予則萬本。由其體而及于用，自其殊而反于一，則惟齊非齊，參天兩地，奇耦錯綜，天地萬物皆受之而卒歸之，莫不聽焉，莫能易焉。出乎道，號召天地人物，而使用乎道，千變萬化不能離乎道，而皆維繫焉，是以謂之命也。故其大本著于太極。自其爲動靜，爲陰陽，爲剛柔，則太極之賦予，而天地受之也；爲二氣，爲五行，爲寒暑晝夜，爲生長收藏，則天地之賦予，而萬物受之也。人受太極天地之全，爲心性，爲形體，爲男女夫婦，爲父子君臣，爲禮樂刑政，爲生殺與奪，而萬事萬物聽焉。故道造太極之命，太極造天地之命，天地造人物之命，人造萬事萬物之命，而且成太極天地之命者也。

始則受命，次則聽命，次則造命，終則復命。夫道德仁義，孝悌忠信，則得之於天，是受命也；壽夭窮達，貴賤得喪，則定

之於天，是聽命也；宰制施爲，成己成物，則出之於己，是造命也；全而受之無所棄，全而歸之無所違，盡其在我，與天爲一，是復命也。受者修之而弗敢壞，聽者順之而弗敢違，造者操之而弗敢失，復者終之而弗敢怠，則太極天地能造我，而我亦能造太極天地。與太極爲一，與天地爲三，夫是之謂聖人。仲尼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儌倖。」夫窮理盡性，學也；至於命，則知矣；居易以俟，則聽也；行險儌倖，則違矣。故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嗟夫！世之人不能爲學以知命，又不能脩身以俟命，動而棄擲，終以違悖，至於顛連跋疐，則曰是吾命也，可乎哉？凡棄父之命者，則曰不孝；反君之命者，則曰不忠；違師之命者，則曰不敬。矧於悖天之賦予，而恣爲戕伐，不反躬責己，而曰在天，之人也，可以謂之不仁。故聖人安命，賢人俟命，而小人委命。安命者道化，俟命者德全，委命者自棄。

性

凡物之生，莫不有所本而爲之性。天地本太極，則太極爲之性。萬物本天地，則天地爲之性。人官天地，府萬物，得於賦予之初，見於事物之間，而復於真是之歸，則其所性根於太極，受於天地，備於萬物，而總萃於人，所以爲有生之本，衆理之原也。故無所不本之謂命，無所不有之謂性，無所不統之謂心，無所不著之謂情。則性也者，命之地，心之天，而道德之府也。啓道之善，體乾之元，發陽之端。與生俱生，而能

生生；不與生俱壞，而能不壞。與天地周流，不入於僞妄，萬事萬變，莫能外焉。其體則靜，其用則動，其位則中，其理則善，其氣則生，其德則仁。其藴也充實，其積也輝光。混然而無間，粹然而不雜。所以復太極之本，而得本然之全也。

然而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情。情復于氣，氣復於理，則能仍全；氣徇于情，理昧于氣，則用夫脩道之教，而資於學問之功也。夫氣稟不能移，知覺不能奪，不待問學，安然而化，則聖之事也。奪而知所以存，移而知所以復，盡夫問學，以充夫性，則賢者之事也。溺於氣稟之偏，誘於嗜欲之差，不爲問學，亡而不復，則小人之事也。雖然，天之賦予者一，受其成而不壞，聖自聖，賢自賢，小人而自小人，本然而固有者，無加損焉，所以與太極爲一，爲命之地，心之天也。大聖大賢，立極垂訓，必本於是。仲尼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利貞者性情。」❶則推本然而言也。曰「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則兼生質而言也。蓋有本然之性，則有生質之氣，性統氣，氣載性，相須而一也。故劉康公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言其位。《樂記》謂「人生而静」，而言其體。子思子則謂「天命之謂性」，而言其所受。孟軻氏道「性善」，而言其理之本然。則無不盡也，無不備也。其言之差，自告子始。告子曰「生之謂性」。生固可謂性矣，而所以生之理則不言也，是以差也。至荀卿，則斷然而謂之

❶「貞」，原作「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惡」。惡豈性也哉？生質之情則有之，其本則非惡也。揚雄則爲淆亂之言，曰「善惡混」。性之理無不善，其惡則情之流也。源泉而滑之以泥，❶其清潔之本在焉，而遂謂之濁。日月而蔽之以雲，其昭徹之本在焉，而遂謂之昏。清濁不相入也，昏明不相易也，而可混乎哉？本然之善，蔽而爲惡，倏烏可謂之混也？至韓愈氏，則以五性、七情并義理、氣質合而爲言，則過夫荀、揚遠矣。第謂性與情之品三，則太拘而有未盡焉者。蓋自其同者而言，則萬殊一本，自其異者而言，則一本萬殊，非三品所能限也。至乎蘇軾，則曰言性之差，自孟子之定名爲善也。曾不知孟子之言本諸孔子。孔子曰「元者善之長，繼之者善」，則性善者，孔子言之也。向無定名，則人亦無定性哉，是亦一偏之言也。蓋孔、孟之言性也本夫理，諸子之言性也本夫氣，是以至於謬戾而不知其非也。

夫通天下一理，會萬物一氣，無非本然之全也。堯、舜、幽、厲之性同，而其生質則異。稷、契、顔、曾則謂之人，商均、丹朱、楊食、我子、越椒可不謂之人乎？堯、舜由之，而幽、厲不由，彼能安全，此則恣而不返也。語其本然，則人與草木鳥獸異；語其生質，則人與草木鳥獸同。雖曰人也，而不能存，則亦草木鳥獸也。雖曰草木鳥獸也，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苟能存焉，則亦人也。故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嗚呼！物欲肆而天理亡，能存之者鮮矣。自

❶「滑」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汨同」。

言性者不一，而善惡之説差，又非惟不能存，而爲惑世蠹道者竊之，誘人以善，而導人以利，懼人以害，而驅人以惡，以僞亂真，譸張誕妄，入於人也深。仁義道德之説不行，使天下之人，皆忘其本然之性，而無復人道，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遂底于亂，而淪于血肉。悲夫！

心

命之賦予，則謂之性；性之發見，則謂之情；性情之幾，則謂之心。命者，性之本原；情者，性之功用；心者，性之樞紐。性與情爲體段，充周而無不具；命與心爲主宰，發微而無不在。帝出乎震而成乎艮，神則妙萬物而爲言；人稟於命而終於情，心則妙衆理而爲用。自動静而爲陰陽，自陰陽而爲天地，其所以然者，太極也。自命而爲性，自性而爲情，其所以然者，心也。故太極者，天地之心；心者，人之太極也。其幾則神妙，其本則静虚，其才則施爲，其用則不測，而惟正是主，惟變是適。動以道而裁以時，雖終日動而未嘗動也；動以欲而滑以私，雖終日存而莫能存也。專而制之，則入於錮滯；委而任之，則入於流放；巧而用之，則入於機械；悖而行之，則入於欺罔。思欲静之，乃所以動之也；思欲安之，乃所以危之也；思欲養之，乃所以害之也。故以思爲用，復以思爲害，不思則妄，過思則妄，不應物則妄，逐物則妄。以意爲才，復以意爲害，踰越則妄，虧欠則妄，當舉而不舉則妄，不當發而發則妄。[1] 以知爲導，

[1] 「發」，王鏐本、四庫本皆作「廢」。

亦以知爲害，蔽昧則妄，穿鑿則妄，當知而不知則妄，不當知而知則妄。妄則非心也。故命可事也，性可存也，情可制也，惟心也則難。幾微而易昧，知覺而易動，出入而易放，圓轉而易流，光明閃鑠，容理必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所不體而莫能執其體，是以難也。惟仁可以全其德，惟義可以盡其用，惟智可以充其才，惟勇可以弘其力，惟畏敬可以閑其邪，惟克治可以去其害。不然，則無不傷也，無不忘也。

夫性非氣質無以見，則氣質之害至于惡；心非思慮無以見，而思慮之差至於亡。所以有問學之道，❶而聖人相與爲傳而謹之也。堯傳之舜，曰「允執厥中」。中者何？心之全體也。允執，則不放矣。舜傳之禹，曰「道心」，曰「人心」。道心則其理，人心則其欲也。禹傳之湯，曰「無間此心」，則混然而一也。湯傳之文、武、周公，曰「建中」，以吾心之中，建於吾民也。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曰「純」，純則一而不二，其心無物欲之雜也；曰「皇極」，自太極而爲君極，皆心之用也；曰「禮樂」，心之品節則謂之禮，心之中和則謂之樂也。孔子傳之曾、顏，曰「仁」，言本心之全德也；曰「一貫」，一心而貫萬事也。曾子傳之子思，曰「忠恕」，忠所以盡夫心，恕所以行夫心也。子思傳之孟子，曰「中庸」，中者心之體，庸者心之用也。至孟子而著其所傳，曰「浩然氣」，言心之廣大無限量也；曰「不動心」，言動而得其理，則本然之静也。前聖後聖，一心相傳，若合符節，所以爲道德，爲六經，爲萬世立教，爲生民立極。至于今而人之類不至爲草木鳥

❶「問學」，王鏐本、四庫本作「學問」。

獸，至于今而知有父子君臣、長幼上下、是非邪正，善可爲，惡不可爲；直可行，枉不可行；是爲霸，是爲王；是爲中國，是爲夷貊；是爲君子，是爲小人：昭昭然不可欺，則萬世一心也。故不爲今之虛無而自棄，不爲今之誕幻而自誣，不爲今之差謬而殺天下後世。則吾之心明白正大，如白日之正中，猶夫昔日帝堯之所傳，則吾亦一太極，有亘萬世而不死者。苟溺於虛無，惑於誕幻，心術之差，流毒締禍，雖幸而生，吾見其爲行尸矣。

情

情也者，性之所發，本然之實理也。其所以至於流而不返者，非情之罪，欲勝之也。蓋有性則有氣，有情則有欲。氣勝性則惡，欲勝情則僞，上智下愚所以不移，賢不肖所以别也。故情之生也，發於本然之實，而去夫人爲之僞。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其理則根於性；爲仁、爲義、爲禮、爲智，其端則著於心；喜、怒、哀、樂、好、惡，其發見則具于情。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而哀，可樂而樂，至於好、惡，皆當其可而發，則動而不括，無非其實，得時中之道。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不妄，仁、義、禮、智之德全，則能制夫欲而復于性，統夫氣而安於心。如喜而溢美，怒而遷怒，哀之也而至於傷，樂之也而至於淫，善者惡之，惡者好之，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得其正，忍而至於不仁，悖而至於不義，傲狠而至於無禮，昧没而至於無智，則不能制夫欲。失則踰閑放僻邪侈，一入于僞，亡本心之德，昧本然之實，則不能復夫性，爲下愚，

爲凶人，與草木鳥獸並，而絶夫人道。所以必加脩治斷絶之功，而用夫省責推致之力也。修致既切，❶功力既至，❷則欲節而後情定，情定而後心存，心存而後性復，性復則人之道盡。人而盡夫人之道，則可以謂之人矣。故曰：情也者，性之所發，其至於流而不返者，非情之罪，欲勝之也。

仲尼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又曰：「下學而上達。」夫性，形而上者也；情，形而下者也。性爲命之地，情爲心之地。故學問之道，始於下而終于上，始於近而終于遠，始於無所知，而終於無所不知，所以盡夫心。盡夫心，所以盡夫性也。是以君子用力於日用之間，慥慥於躬行之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洒掃、應對、進退，以盡夫性與天道，則一僞不容，而無非實理也。後世虚空誕妄之學，行務乎上而不務乎下，務乎僞而不務乎實，談天説道，見性識心，斬然而絶念，塊然而無爲，而不及情，其所謂性與心者，則安在哉？可謂不情之學也。造化之情，著于天地。天地之情，著于萬物。人之情，則參造化而通萬物。能盡人之情，則能盡物之情；能盡物之情，則可以見天地之情矣。是下學上達之道，自流徂源之事，名教有用之學也。

氣

道統天地萬物之理，氣統天地萬物之形。道入于氣，則理入于形。氣也者，所以

❶「致」，原作「治」，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力」，原作「用」，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用道造形，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故天地萬物，在於屈信消長之間，流峙融結之内，爲寒暑，爲晝夜，爲死生，爲覆載，翕闢爲壯穉，榮瘁爲晦明、剛柔，精聚而爲物，遊散而爲變，貫四時，閱千歲，振古而不弊焉者也。人禀是氣以生，而理無不具。混涵於性，而斡旋於心，發揮於情，而著見於事業。體於仁，用於義，撙節於禮，昭徹於智，充塞於誠。其力則爲勇，其才則爲斷。其油然莫之能雜則爲善，浩然莫之能禦則爲大。當於理則融然而喜，悖於義則勃然而怒。惻焉而内恕則爲哀，❶懽然而暢豫則爲樂。委曲於幾微之間，而圓轉於變通之際，覆冒於公普之地，而挺特於正大之域。其爲體也，則動容周旋而無不至；其爲聲也，則合比律呂而無不和；其爲容也，則莊厲温恭而無不正；其爲色也，則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故能與天地同流，而貫萬物爲一。

是氣也，自聖人而至於下愚，其禀之也一也；自赤子而至於耄期，其用之也一也；自生而至於死，自死而至于生，其本之也一也。然其所以爲聖，所以爲賢，所以爲君子、爲小人者，存養之功至與不至也。安然而運化，不待存養，而莫或傷之者，聖也。養而存之，而莫使傷之，則賢也。暴而傷之，至於消沮悖逆，則下愚而小人也。存養之道，積於義理，止於分位。出處以時，動容以中，齊莊中正而有立，寬裕温柔而有容，發强剛毅而有執，振於餒散之中，收於流蕩之際，重警省以作志氣，❷去虚驕以除客氣，斷嗜欲以安血氣，暢冲和以宣滯氣，

❶「恕」，王鏐本、四庫本作「悲」。
❷「警」，原作「驚」，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致恬澹以充道氣，去絶人欲之私，一以天理之公，則雖小人而可以爲君子，雖下愚而可以聖，自局脊索盡之中，可以至於剛大矣。嗚呼！天之賦予者甚大，而人往往自爲小之；氣所以載道，而人往往自爲壞之。天地兩間，無有限量，則孰不當高視濶步，而浩然莫之違也！或者乃至於無所容，俯仰慚怍，手足莫措，皇恐戰汗，雖或爲鴟張誕妄，猖狂恣肆，其中則枵然而莫之有，一旦臨小利害，則屈喪俱盡。皆人也，而獨若是，獨不知其所自耶？

仁

理之統體，則謂之道；道之功用，則謂之德；德之充全，則謂之仁。故仁也者，道德之要，所以盡性存心焉者也。其大原則出于天。天之體曰乾，而乾之德有四，曰元，曰亨，曰利，曰貞。元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各一其性，其中則亨、利、貞具焉，而各一其元，故爲善之長，生物之本。其於氣也則爲春，其於德也則爲仁。人禀是德以生，其理則具于性，其用則藴於心，其端則爲惻隱，其情則爲愛利，其體則爲公普，其所宜曰義，其品節之分曰禮，其真是之知曰智，其充實不妄曰信。無非本然之全也，在夫充之而已。運會變化，萬物紛錯，天地之間莫不得其所者，天之所充也；動容周旋，中理合道，天下之人莫不得其所者，人之所充也。天而充之，則人與萬物皆得其仁；人而充之，則亦天之仁也。其或不能，而至於不充者，有害之者也。天之仁而莫大也，而或害之，則本然之差，不齊之氣也。日月之晦食，寒暑之舛謬，風霆雨雹之陵暴，草

木鳥獸之夭折，則於天之仁有未既盡焉，然非天之罪也。天之仁而猶或未既盡，況於人乎！人之不仁也，嗜欲之私，生質之氣，其害之也有甚焉，其至於不充，咸其自取也。夫理者天之公也，欲者人之私也。一理之不當，一事之不仁也。夫婦之道不盡，則夫婦爲不仁；父子之道不盡，則父子爲不仁；君臣之道不盡，則君臣爲不仁。至於酬酢萬變，經理萬事，宰制萬物，私欲一萌，則於其理莫能盡。惛惑欺妄，放僻邪侈，忍鷙殘賊，作於其心，則戕性害己，見諸事業，則病人害物，至於窮極，則毒天下，禍四海，滋蔓於後世，而傷天地之仁。

噫！天之有戾氣而害於仁也，小人之有欲而害仁也，若是之酷也，是之謂人勝於天。惟克己制欲，庶幾乎復而充之也。仲尼贊《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則仁也者，配三極而爲用，如是之至也。於其授七十子之徒，則各因其材而篤之。與孝與忠，與智與勇，與仁之一事，而不與仁之全。於顏子，則僅與其「三月不違」。於堯、舜，則曰「博施濟衆，其猶病諸」。何若是其重且難也？蓋人之於仁，其受之也無不全，充其所受，則雖天地聖人，有時而不能，是以難也。其傳諸顏氏子也，曰「克己復禮爲仁」，則教之以學問之道；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勉之以功用之歸；而猶未既盡與，不一而足。嗚呼！以仲尼之爲教，顏子之爲學，而猶若是，又矧其下乎！如是，則仁不可爲也。仁者，人所固有也。一念之合理，一念之仁也；一事之中節，一事之仁也；一物之得所，一物之仁也。若是其易也，豈不可爲哉？苟惟欲之從，而不復於理，則雖

賢也而爲之難；苟克其私而反之也，雖衆人也而爲之易。故極其所充，則天地聖人有不能盡；語其固有，則愚夫愚婦可以能行：則非難能也，不爲也。嗟夫！去欲則如拔山，爲惡則如走壙，❶反躬則如倒海，克己則如登天，《語》之曰「有仁焉」，則亦難焉耳矣！

教

天地生物本之者，道也。載以氣而流以形，使之各正性命，而不失其本焉者，教也。故播之以四時，推之以六氣，交之以五行，照之以日月之明，鼓之以風霆之力，潤之以雨露之澤，肅之以雪霜之威，發揮其精神，變化其氣質，無非所以爲教，以成夫道也。人配天地以生，其所以爲道爲教者莫不備，而其所以行道立教者，則又有甚焉。故自太極而下，教在天地；宓犧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教之始生也，則道之弊也，聖人因而修之。人之性始醨而欲漸長也，於是有書契以代結繩；人之欲漸長而漸踰分也，於是有法度以爲刑政；人之争端日興而漸以禍人也，於是有師旅以爲征伐。世變日下，人俗日偷，於是過爲之防，曲爲之制，因其情而導之使不塞，因其情而遏之使不流。於是因其本然之倫，而爲夫婦、父子、兄弟，使之親親而不離；因其本然之序，而爲君臣、師友、上下，使之尊尊而不犯；因其本然之禮，而爲冠昏、喪祭、朝聘、會盟，使之節節而各盡其分；因其本然之義，而爲孝弟、忠信、睦姻、

❶「壙」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古通曠」。

任恤，使之沛然而各蹈其道；因其本然之則，而爲廉耻、羞辱、好惡，使之厭然而各盡其情。而後不愆不忒，信如四時；升降舒數，和如六氣；涵浸浹洽，澤如雨露；靡然從化，速如風霆；截焉法令，凜如霜雪。五音純，八風調，兆民樂其生，萬物得其所，無疵厲夭殈，而共躋仁壽。教立道行，而天下平，天人相通，上下爲一，神人允協，幽顯罔間，而人道始盡矣。

故教始於宓犧，成於堯、舜，備于周公，定于仲尼。《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蓋宓犧而下，至于堯、舜，聖聖相承，興滯補弊，教立而後道備，道備而後無爲。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黄帝、堯、舜則中天下而立，與乾坤並而爲三也。黄帝、堯、舜氏没，繼以夏、商之衰，教幾大壞。而周公制禮作樂，備六代之典，使天下之人徵而行之以爲教，[1]教復立而周室大治。厥後周衰，皇一降而帝，帝一降而王，王一降而霸，所謂道與教者，莫不壞亂之極。而仲尼氏出，則無黄帝、堯、舜、周公之位，無創法立制之權，不能修道立教，轍環天下而莫能用。於是制作六經，天人之理則寓諸《易》，天人之辭則寓諸《書》，天人之情則寓諸《詩》，天人之政則寓諸《春秋》，天人之則則寓諸《禮》，天人之和則寓諸《樂》。性與天道之要，立身行己之實，則寓諸七十子問難之間。三綱五常、大法大典而無不備，先聖人之道具在，沛然與天地同流，中天下而立，亦與乾坤並而爲三也。邵子曰：「春夏秋冬者，昊天之四時也。《易》、《詩》、《書》、《春秋》者，

[1]「徵」，四庫本作「遵」。

聖人之四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備矣。」故曰：太極而下，教在天地；天地而下，教在聖人；仲尼而下，教在六經。則太極爲教之始，而仲尼爲教之終，終而復始，則仲尼亦一太極也。立經陳紀，建極垂世，亭毒甄育，範圍裁成，其爲教也無窮。天地在而六經在也，天地不壞而此教不壞也。故自仲尼氏没，雖分裂於戰國，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之間，而雜于唐，宜乎大壞，一無所有，而天地自若，人之性不易也，本然而固有者皆不亡。而六經猶夫日月之昭昭也，百姓日用而先王之遺澤猶在也。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亦皆假之而奸其間也。向無六經爲教，則人之類滅，而天地或幾乎熄。天地熄而人之類滅，則彼所謂老與佛與凡異端者，將安所厝哉？大哉乎！仲尼之道，六經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其與太極並始終乎！彼異端者，又焉足爲重輕也哉！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八

論

五經論并序

邵子曰：「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聖人之四經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是則四經也，謂之五，何哉？其一則《禮》、《樂》也。夫論性者，言四端而不及信。序五行者，土配王于木、火、水、金。故《易》、《書》、《詩》、《春秋》之間，《禮》、《樂》爲之經緯，雖五而爲四也。惟齊非齊，奇耦錯綜，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乃作《易》、《書》、《詩》、《春秋》、《禮樂》論。

易

盡天下之情者，《詩》也；盡天下之辭者，《書》也；盡天下之政者，《春秋》也；《易》也者，盡天下之心者也。昔者聖人之於《詩》、《書》也，删定之而已矣；於《春秋》也，筆焉削焉而已矣。其於《易》也，則上下數千載，歷四聖人，或畫焉，或重焉，或辭焉，不敢率易而備，爲之没齒刳心焉，始就于一端而已。何獨如是之艱且遠也？蓋顯天下之至神，必待天下之至聖；探天下之至幽，必待天下之至明。況於以天下之

至神，於天下之至幽，而爲大經大法也哉！非至明者與至聖者迭興繼作，艱且遠而爲之，則不能也。所謂至神至幽者，何也？凡天下之物，非主不立。無精粗巨細大小，皆有主焉者。一户之闔闢，主之者樞也；一裘之裼裓，主之者衽也；一鐍之啓閉，主之者鑰也。是物也而猶有所主，夫仰而目之蒼蒼然，俯而足之廣且厚者；昭然而往來而爲晝夜者；粲然而麗天，晝隱而夜顯者；起於青蘋之末，怒於土囊之口，而橈天下者；藹然而遍空，殷然而驚世，油然而潤物，突然而高，沛然而就下者；薈蔚葱鬱而夭且茂，翼焉飛雲，蹄焉走陸者；而其中有黔首而横目，衣冠而飲食，有男女夫婦之别，父子兄弟之親，君臣上下之分，化化生生，無時而已焉者：是至大而至衆也。主之者果何物邪？唯其所爲者至顯，故其所主者至幽；其所造者至妙，故其所主者至神。索之而不可得也，聽之而不可聞也，視之而不可見也。浩乎其無津涯而無畔岸也，漠乎其無紀極而無朕兆也，摶之而無迹語之而無徵也。於是衆人之中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性甚善，而其智甚靈也，是不可與草木並朽而無知焉。乃盡己之心，推而盡天下之心，假天地萬物，畫而爲卦，以垂道之統，明夫所以主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衆人之中又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情甚易遷，而其智甚易變也，不可與草木並變而同盡。乃盡己之心，推而盡天下之心，引而信之，以盡天下之變，而重其卦，明夫雖變而主焉者在也，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衆人之中又有聖人焉，曰吾民之欲甚大，而其惡甚易長也，懼其淪於非類而不返也。乃盡己之心，推而盡天下之心，而作

爻、象、彖、繫之辭，發理形象數之幾，命性心迹之本，以明夫吉凶消長之道，進退存亡之理，而垂教焉。使不失其所主，而至幽者顯，至神者著，焕乎日月之正中而弗昃也，於是而始成夫《易》。

故《易》也者，四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心而爲之者，非他經之所得比也。《詩》、《書》、《春秋》，如夏冬各一其時；《易》則一元之氣，貫天地而通四時也。大哉《易》乎！在天爲神，在人爲心，其在經也則爲《易》，合而言之一也。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合而言之亦一也。嘗觀之於吾心，於寂静感通而見無畫之易；觀之於書，於奇耦變動而見有畫之易；觀之於造化也，於至頤至微而見無體之易；觀之於天地萬物也，於至大至衆而見有體之易。吁！易果何物也？《大傳》曰：「易與天地準。」或曰：易準天地而已乎？天地之外無復有物乎？曰：天地無外，其有外，聖人存而弗論也。聖人垂世立教，以有徵者傳信也，豈爲是忽恍不可測者引而自高，❶以惑世也哉？老氏能言之矣而入于偏，釋氏能窮之矣而入于誕，二氏之所以得罪於吾聖人也。其曰「易與天地準」，至矣！

書

乎于中則不徵於言，徵于言者，皆未孚于中者也。故言之愈簡，則其孚愈篤；辭之愈繁，則其疑愈肆。然則無言可乎？不然也。言，心聲也。心有所用，則言以宣

❶「測」，原作「惻」，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之，雖欲勿言，焉得而勿言！夫孚于中者，其言自可徵也。不孚于中而第徵於言，誣譎誕妄，可勝也哉！嘗觀夫《書》，自宓犧至于帝嚳則泯而不録，唐、虞二代之聖也，五篇而已，而夏后氏之書四，商之書十有七，周之書三十有二。周踰于商，商踰于夏，夏踰于唐、虞。豈唐、虞不及夏，夏不及商、周與？何唐、虞之寡，而商、周之多也？上世聖人之垂統也，宜其多而反寡，後世聖人之繼承也，宜其寡而反多，何也？昔周豐之言曰：有虞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夏后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謂去古遠而俗日益薄，狙詐日益盛，馴致而然也。蓋信則不言而喻，故其書寡；不信則言而不喻，故其書多。自伏犧至于帝嚳，其俗朴以誠，其政簡以一，不徵于言而天下信，是以聖人存而弗論也。堯禪舜，舜禪禹，三聖授受，以天下與人而不疑，有人之天下而不與。然而授受之際，猶懼其不克負荷，而始有疑焉。故堯之語舜，曰「允執厥中」，❶一言而已矣。及舜之命禹，又有疑焉，加之以「人心」、「道心」之分，喻之以「惟精惟一」之戒，三言而已矣。厥後湯、武以臣誅君，作爲誥誓，以信天下之信。伊尹以臣放君，作《太甲》三，以明己之不篡。周公攝政，召公不説，群叔流言，於是啓《金縢》之書，作《洛》、《召》誥命，諄諄讙讙，以一己之誠破天下之惑。是以彼如是之無，如是之寡，此則如是之重且多也。雖然，是皆孚于中而有徵之言，由疑而發之耳。

自周室東傾，五伯更政，刑牲歃血而愈

❶「執」，原作「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疑，登壇載書而愈叛，交質子而愈弗信，骨肉睽爲仇讎，肝膽澗爲楚、越，朝執牛耳，暮尋干戈，不孚于中，不徵于辭，惟欲是變。聖人傷而憂之，乃斷自唐、虞，訖于周，而定有徵之言以垂教。以明夫堯、舜、三代之世，其中甚孚，其言甚信，足以傳大道，破大惑，已大亂，立大政，不曾是喋喋虚飾而已也。嗚呼！日昃而群陰作，聖人没而異端起。曼衍之言，慘刻之論，從横不根，恐愒之談，蝟然而興，豈惟不孚于中而不足徵也哉？卒之以言亂天下，而莫知適從，激毒發戾，一債而火于秦，悲夫！

詩

天下之治亂，在於人情之通塞。甚矣，人之情惡塞而好通也。故天下之亂恒生于塞，而其治恒生于通。君人者，亦審夫通塞而已矣。激揚疏暢，導之而使就于通；剔抉滌蕩，達之而使去乎塞。蓋塞則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交惡，蘊賊崇圮，反目以相睽，憤心以相戾，板板憒憒，以及于亂，在《易》則爲否。通則上孚于下，下孚于上，上下相孚，鬱乎相扶，曄乎相輝，濟濟洋洋，以臻于治，在《易》則爲泰。夫人之情猶水也，湮其流，窒其源，則必壅汩而内潰，穴地而突出，湍奔而肆行。不爲疏之，而又障之，則必沈沈淪淪，洶湧旁魄，觱沸而上行，❶愈障之而愈深，愈防之而愈沛，久且遠溢而一決，則必襄山懷壑，放激衝觸，肆其所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善治水者，疏而通之而已矣，瀹而注之而已矣，適其性，因其勢，

❶「沸」，王鏐本、四庫本作「發之」。

道之而已矣。

昔者聖人懼民情之塞而弗通也，於是乎觀乎《詩》。《詩》者，述乎人之情者也。感情由感而動，故喜怒哀樂隨所感而發。感之淺也，或默識之而已，或形乎言而已。感之深也，言之不足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永歌之，《詩》之所由興也。喜而爲之美，怒而爲之刺，其哀也爲之閔，其樂也爲之頌。美而不至於諛，刺而不至於詈，哀之也而不至於傷，樂之也而不至於淫。己不能盡而託之於人，人不能盡而託之于物，物不能盡而歸之于天。上焉公卿大夫，下焉薪翁笱婦，有所感而必有所作，君而知之，天下之情無不通矣。故致治之君，觀乎人情也，必於此乎取之。於是婦寺言之，史書之，瞽歌之，於其巡狩而采之，朝貢而陳之，太師聲之，君人者儼然而坐聽之。聞其安樂之音，循己而省之，曰：「吾何德何修，而臻此歟？」乃兢業祇懼，德日益加修，行日益加檢，潔齊粢盛，作爲樂歌，薦之郊廟，曰：「茲先王之致也。」其聞怨以怒、哀以思之音也，矍然而起，愀然而變，循己而省之，曰：「予得罪于天下矣，予負責于後世矣，予其遘天之誅矣！前言往行，何者之愆？禮樂刑政，何者之紊？」惴惴乎蹈深淵也，愬愬乎履虎尾也，德日益修，行日益檢，以銷神人之怒，猶可及也。其不幸而萬民怨嗟，四海扼腕，而君人者無聞知，患生而弗之覺，禍至而弗之悟，卒僨其社而沈其宗。此文、武、周、召之所以治，宣王之所以中興，厲之奔，幽之死，平、桓之所以失政也。至矣哉！《詩》之於王政如是之切也，於人之情如是之通也，於治亂如是之較且明也。故有國君人者，不可以不讀《詩》。

春　秋

六經一理爾。自師異傳，人異學，各窮其所信，而遂至于不一。《易》、《春秋》之學，相戾、相遠、相捍蔽，特其甚焉者。《易》載聖人之心，《春秋》載聖人之迹。心、迹一也，何遠之有？彼學者見《易》之神妙不測，變通無盡，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知鬼神之情狀，探賾索隱，而逆知來物，乃臨深以爲高而遺其跡，視拘拘於世教法度之間者，以爲沉於流俗而不返也。而學《春秋》者，於一言一動，一事一物，必律之以禮而繩之以法，惟恐其弛而不嚴，濶略而不切也，而狹其心，不知有變動不拘，周流六虚，上下無常，不可爲典要者。故各極其所執，相乖相格，無有爲貫而一之者。蓋《易》窮理之書，而《春秋》盡性之書也。《易》由正以推變，《春秋》由變以返正者也。人之性甚大，而其理甚備，在於行而盡之而已。一行之不當，一性之不盡也。於是聖人因其性之分，與夫分之節，而制夫禮。故人有是性，必以禮行之，而後能盡是性。雖然，行不可必也。時得而行，行之于時，見于事業而已矣。時弗得也，行之於身，著書立言，垂訓于後而已矣。舜、禹、湯、文，時得而行，盡性於事業者也。孔子弗得時行，盡性于書者也。而《春秋》者，盡性之跡也。故即性以觀性，莫若即跡以觀性。即性以觀性，無聲無臭，不可得而觀也。即跡以觀性，有徵而可觀也。故觀性之書，皆莫若《春秋》。

孔子之著書也，於《易》則翼，於《書》則定，於《詩》則删，而其於《春秋》也，則謂之

作。何哉？權天下之輕重，定天下之邪正，起王室之衰，黜五伯之僭，削大夫之專，治亂臣賊子之罪。以魯國一儒，行天子之事，而斷自聖心，書國書爵，書人書氏，書名書字，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若《易》、《詩》、《書》之因其舊而加修之也。至矣哉！大經大法，百王不易，萬世永行。舜、禹、湯、文，盡其性而行之於一時。孔子之作《春秋》，盡其性而行之於無窮也。信乎其生民以來未之有，而賢於堯、舜遠矣。故世之學者，觀於《春秋》而行之，足以盡性而學夫聖。蓋性盡而理窮，則《易》在其中；《易》在其中，則聖在其中矣。

嗚呼！三傳之禍興，而論説紛紛，豈惟不知與《易》一，而各標異議，莫知所從。彼以爲是，而此以爲非，彼以爲非，而此復以爲是，彼出乎彼，則曰余出乎此，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己之僞是非侈，聖人之真是非喪，則性烏可盡，跡於是乎泯泯也。下此而又有甚焉者。誕妄者入于讖緯，馮藉者入于叛逆，深刻者入于刑名。有王者起，則必削而去之，蹈聖人之跡，以求聖人之心，用《易》以窮理，用《春秋》以治天下，[1]則舜、禹、湯、文之功業，可指顧而至。不然，則其亦已矣。

禮樂

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其既發，情也。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可哀而哀，可樂而樂，則情之所以率乎性也。喜怒哀樂，不當其可而發，則非性、情之正，而人欲之私

[1]「治」，王鏐本、四庫本作「致」。

也。夫人之有性也，而必有情；有血氣也，而必有欲。情、欲常相勝也，非情勝欲，則欲勝情。情勝欲則爲君子，欲勝情則爲小人。情勝欲則治，欲勝情則亂。故天下之治亂，在夫情、欲之相勝也。聖人者，懼天下之欲勝情也，於是因其本然之分，而爲之禮，以節制之；因其本然之和，而爲之樂，以宣暢之。爲之禮，雖有欲而不能踰；爲之樂，雖有樂而不能悖。天下有僭越之姦，狂狡之戾，則有禮以折之；有忿疾之亂，鬱塞之慝，則有樂以釋之。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故禮樂者，王政之大綱也，得則治，否則亂，聖人致治之功，必於此乎取之而不敢易也。以性、情治天下，以天治人，非有我之得私也。故禮樂之治，王者之極治也。

自宓犧而上，理具而無器；宓犧而下，器具而無文。至乎唐、虞，文具矣而未備。至乎周公，理與器與文於是乎大備。故其中間有堯、舜之治，有夏后氏之治，有殷湯之治，有周文、武、成、康之治。夷、厲而下，欲勝而情亡，禮樂之理寖以昧，而其器寖以缺，致治之功寖以隳，而王政之大綱寖以不舉。繼以幽而周室大壞，平王而東，禮樂遂爲虛文矣。陵夷至于孔子，雖欲與之，焉得而與之！乃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於是因魯史而修《春秋》以明禮，就太師而正《雅》、《頌》以明樂。然而無其位，無其權，明王不興，卒不能復禮樂之實，第存其名而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告朔之禮不行，是實亡矣，羊存而何益？而孔子惜之者，謂名存而實亡，

愈於名實之俱亡也。嗟夫！禮樂根於性情，而其蔽至於虚名之不能存，天下之治，從何而興乎？自是而下，判爲十二，折爲七國，并爲孤秦，燔燒《詩》、《書》，削禮瘠樂，置生民于鈇鉞之上，❶用鞅、斯、申、韓之術，一以刑法繩下，而遂至于亡。嗚呼！禮樂根於性情，文與器雖亡，而生民之性、情未亡也。有明主舉而行之，禮樂之治可復矣。

思治論

無意於取，而有意於治者，殷、周也。有意於取，有意於治者，漢、唐也。有意於取，有意於治，而不知所以取與治者，晉、隋也。取之以道，治之以道，其統一以遠；取不以道，治之以道者次之；取與治皆不以道者，隨得而隨失也。嗚呼！安得知治體者，與之共論治道乎！

治少而亂多也，尚矣！所以然者，知治體者鮮也。將百萬之衆，舉天下如鴻毛者，易得也。決策制勝，慮皆傴臆者，易得也。平賦役，調糧餉，聚如丘山，運如風雨者，亦易得也。至於乘幾挈勢，以仁義道德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則難矣。故漢知所以取之者，蕭公、子房也；❷知所以治之者，賈誼、董仲舒、汲黯也。漢不能盡其用，所以僅能爲漢，而不能三代也。漢季之失天下也，知所以取與所以治者，孔明也。天不盡其用，不能三代，而區區庸蜀也。晉既盗

❶「鈇」，原作「鉄」，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蕭」，原作「董」，今據四庫本改。

魏，又欲取吳，取所以取與所以治者，❶羊叔子也。僅能用其取，而不知所以治，是以隨得而隨失也。唐有天下，因隋之亂，名義近正，知所以取。貞觀之治，魏徵、房、杜知所以治。惜乎衆目雖舉，而大綱不立也，是以一治一亂，卒僨以亡，僅能爲唐，而不能三代也。三代而下，千有餘歲，竟不能復其治。何治如是之少，而亂如是之多也？蓋雖有願治之君，而無知治體之臣，僅爲一時之治而已。雖亦或有知治體之臣，而復無願治之君，没没於世，卒不能用，一時之治亦難也。

嗟夫！世變而既下矣，可乘之幾，可挈之勢，豈遂無有哉？前世則亦已矣。國家奮起朔漠，奄有北土，一舉而收燕、雲，再舉而滅夏，又再舉而得關中，又再舉而覆汴、蔡。荆襄、蜀漢，繼踵而破，高麗、濊貊，日出之國，委命下吏，莎車、烏孫，崑崙、虞泉，日入之地，盡入鞭箠，臣漢、唐之所未臣，蜚揚突蕩，席卷夷夏，蹂斥宇内，四十餘年矣。豈無意於取乎？而不知所以治之者。夫得寸而治之，國之寸也；得尺而治之，國之尺也；務取而不治，❷猶獲石田也。夫致治之道，自治爲上，治人次之。自治其本也，治人其末也，本固則末盛。《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言本既撥，則枝葉從而害矣。又曰：「綿綿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本根芘則可以求福矣。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況於國乎！所謂本者，不勤遠略，而反自近者始也。修仁義，正綱紀，立法度，辨人材。屯

❶「取」，據文意似當作「知」。
❷「治」上，王鏐本、四庫本有「知」字。

成以息兵，務農以足食，時使以存力，輕賦以實民。設學校以厲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選守令以宣恩澤。完一代之規模，開萬世之基統，即此爲之，不求之於外。大總其綱，小持其要，上下井井，有條不紊，蘇潤瘡痍，補葺元氣。如此數年，治體既定，綱紀日張，户口增益，民物繁夥，禮義隆懋，心格其非，風俗完厚，上下妥安，如餒而飫，如醉而醒，如瘠而肥。本根既固，德威惟畏，弱國入朝，强國請服矣。

蓋不屈則無以信，不翕則無以闢，不静則無以動，不存則無以施，理勢然也。苟信而不屈，動而不静，施而不存，馮鋒恃鋭，謂莫己若，鮮有不弊者。《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言兵以禁暴誅亂，不可窮也。又曰：「天下雖强，好戰必弱。」言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不可久也。夫文，止戈爲武。《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武王之所以爲武也。國家擁百萬之衆，衡制夷夏，莫敢誰何。雖數年無君，無犬吠之警，豪傑弭耳瞬目，奔走奉戴，吏民竭膏血，倒倉庾，空杼軸，罄筐篚，以供賦役，可謂力勝矣。少霽威蓄鋭，固其本根，漢、唐之舉也。焉有用兵四十年，而不已者乎！遺民安得不膏鈇鉞、糞草莽乎？有千金之璧而不琢，執之以擊瓦礫，而不以爲寶，不玷而缺，亦云幸矣。曷若琢爲琮璜，藴之匱而藏之密，與天球、《河圖》爲奕代之寶乎？蓋不智不勇，然後可爲大智大勇；不恃其力，然後可以大用其力。役其智者，則必至於闇；肆其勇者，則必至於困；竭其力者，則必至於踣。以智力勝人者，人亦以智力勝之矣。以義勝人者，天下無敵也。

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或偏或全，必有在而不亡。天下雖亡，元氣未嘗亡也。故能舉綱紀禮義者，能一天下者也；不能舉綱紀禮義者，安於偏而苟且者也。天下嘗分裂矣，昔秦不能舉而漢舉之，漢所以一天下也；吴不能舉而晉舉之，晉所以一天下也；陳不能舉而隋舉之，隋所以一天下也；隋不能舉而唐舉之，唐所以一天下也；南唐、吴越不能舉，世宗、二趙能舉之，宋所以一天下也。晉、隋不足稱也，粗立綱紀，猶能一天下。矧於幅員萬里，巍巍堂堂，莫之與京，能舉綱紀禮義乎，其混一區宇，囊括海内，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四維之也，必矣！蓋天下之勢，必一方之綱紀禮義立，天命之，人歸之，而後天下一。此善於彼，而後天下一。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欲以力勝之，未之前聞也。縱能勝之，不能安之，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反使乘時徼幸、歛羽毛而待風飆者，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羊祜所謂「既平之後，❶方勞聖慮」者也。今梁秦之西東既被其澤，綱紀既立矣，河朔之民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使河朔之民亦如梁秦，復加之以意而致之以理，不在於耀武萬里之外，而可以文致太平。豈惟生民之幸？天下可一而社稷之福也。嗚呼！二帝、三王不得見之矣，舍漢、唐何適也？漢、唐又無及矣，舍今之世何適也？《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經，布衣也，夫復何言？念之而已。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者，幸留意焉！

❶「祜」，原作「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十九

論

辨微論

異端

儒之名立而異端作，儒之實亡而異端盛。實既亡矣，虚名之儒何益乎？是以不競于異端；是以天下之人，蚩蚩擾擾，復以儒爲異，而不知異端之爲異也。夫道行于一喪于二，天下治于一亂于二，矧異端之多乎哉！昔三代無儒者，而天下皆儒也；後世有儒者，而天下無儒也。三代之盛，莫盛于周。周之盛，莫盛于禮樂。自黄帝至于文、武，六代於是乎備。有異服異言之典，有反常惑衆之誅。居有服章，動有儀則，出有權衡，入有規矩。沉涵仁義，優游禮讓，咀咏德澤。方此之時，人人皆儒，而天下無儒之名也。是以成、康四十餘年，德著刑措，可謂盛矣！

及周之衰，禮樂廢缺，王政下移，侯度不謹。孔子有天縱之聖，而不位君師，六代之典，於是大壞，吾民日趨于異。孔子没，諸弟子各以其説遊於諸侯，而儒之名始立。孔子之時，已有過不及之差，愚魯喭辟之不一。既本揭原分，幹摧枝折，異端於是乎作。是以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李斯出於

荀卿之門，而周亂其理，斯削其跡，墮先王之制，滅先王之道，萬億之不能一存。撤天下之藩籬，破天下之畦町，則孰不得鼓舞猖獗於其間哉！是以申、韓以刑名，孫、吴以兵，儀、秦以辯，楊朱爲我，墨翟兼愛，雜然鋒出，燦然星布。至於漢氏，賈誼以王佐才，當孝文致理之時，而猶惑於申、韓；史遷學名兼綜，先黄老而後六經。何者？儒之實亡而異端盛，莫知所從也。遂致後世夷貊肆而老、佛横，敗人之國，亡人之家，傾人之天下，塗吾民之耳目，亂吾民之心術，斵吾民之天性，而不可救藥也。悲夫！

孟軻氏辨之於微，而時人弗知；仲舒欲罷黜百家，而孝武不用；韓愈氏力爲之爭，而竄逐南海。三人者，非不爲大儒也，而不能遂滅異端，措天下於三代之隆，躋吾民於康衢，遂吾民於仁壽者，衆皆異而己獨儒，而欲以一己之儒，一天下之異。是猶致寇於室，而坐甲于户也，力而禦之，死而敵之，其爲勝也，不亦難乎！然則天下遂爲異也？亦有時而出也邪？道與時不可必，天欲生斯民也，育斯民也，必有大聖人者，舉三代之隆以勝之矣。不然，則其亦已矣。雖有孟軻、仲舒、韓愈者，亦無如之何矣。孟軻、仲舒、韓愈者，猶無如之何，觀今日之文章，斷今日之事業，吾爲無望爾也夫！

禮樂

天下之事，有幾有時，興喪成敗繫焉爾。事有不舉，而無幾與時，則已矣。其不舉，天也，非人也。見其幾，忽易而不乘，遇其時，苟且而不進，而遂至於不舉者，人也，

非天也。夫可乘之時，可爲之事，❶千載一會，邈乎其難哉！故三代之後，禮樂不興，非不興也，失其幾而違其時也。失其幾而違其時，雖有知者，亦無如之何矣。文中子曰：「使諸葛而無死，禮樂其可興乎！」諸葛而無死，天假之年，誅魏復漢則有之矣，禮樂之興喪，何諸葛之足繫哉！天下襲訛踵陋，蹈枉興僞，五百有餘年矣。禮樂之興喪，留侯、叔孫通、孝文不任其責，尚何諸葛之足責哉！

昔周公攝政，遠焉而管、蔡誚，邇焉而公奭疑，上焉而王不知，戎商始革，未洽周化，千載之下，聞者猶危公。公乃雍雍皞皞，曾不芥蒂，七年之間，收六代之典，制禮作樂，頒之於明堂。竊嘗計之，管、蔡、公奭之禍大，而公不懼，禮樂之事甚迂而緩也，公汲汲而爲之，何哉？蓋幾不可失，而時不可違也。苟計一己之私，廢萬世之典，公不知也；使天下淪于非類，公不仁也。故公之不計一己之危，而必爲萬世之典，此周公之所以聖也。

留侯佐高帝，誅暴秦，蹶强楚，平定天下。灞上一言，直作伊、周，借箸之籌，便同湯、武。天下既平，納履而去，其邁倫之節亦高矣，保身之知亦明矣。而漢制皆因秦敝，不爲之革。蕭何之圖書，皆秦人奮私智，破古法，吞噬天下之汙跡也，而遂用之。使漢之禮樂不興，不能比隆三代，雜而不純者，留侯誤之也。豈留侯言之而高帝不聽邪？《詩》、《書》之綿邈，陸賈稱之，使爲之著書矣。仁義之迂濶，三老言之，即爲之縞素矣。遷都之重，婁敬陳之，即日而西駕

❶「事」，原作「時」，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矣。矧留侯腹心之臣，禮樂天下之大事，創業垂統，子孫之所儀刑也。帝有從諫如流之美，豈言之而不聽哉？禮樂之興，適其幾而會其時。留侯者，外無管、蔡之誚，内無公奭之疑，上無成王之不知，而乃忽易而不爲，苟且而不進，何哉？此留侯之所以能爲漢世佐命之大賢，而不能如周公之聖也與！蓋留侯才知有餘，而學術未備，故不足獨任禮樂之責。

誤之者又有叔孫通也。叔孫通上及遺周之緒，仕於秦，臣於漢，周之完典嘗見之矣，秦、漢之事盡知之矣。當漢室創制，而不舉三代之懿，顧乃剽掠秦餘，俯仰隨世，使禮樂曀光沉耀，葬于九京，泯然無聞於後。帝乃謂「朕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使帝而有知，通之罪其容誅乎！雖然，通以腐儒之姿，乘時徼利，觀其徇二世者，可知矣。當紛紜征伐之衝，❶士未息肩，强梗之將，摇蕩疆埸，❷謀畫大臣，不爲之啓禮樂之事，通又何足獨任之！故留侯任其責於上，通任其責於下，孝文任其責於終而已矣。

漢承秦敝，至于孝文，天下屬安治。賈誼言宜改正朔、興禮樂，而孝文乃謙讓未遑，遂因常蹈故，亡秦之制，訖爲盛典，後王後帝，繼繼承承，恬然處之，而不以爲非也。或欲革之，而反以爲異也。是以後世知者而不能行，行者而無其時，禮樂終於無興矣。嗚呼！漢初之幾一失，禮樂之治遂百千祀而不能復，彼二臣一君，不得不任其責。

❶「紜」，王鏐本、四庫本作「紛」。

❷「疆」，原作「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學

智一而不鑿者，故學純而不駁。一而不鑿，則得者精而成者大；純而不駁，則守者固而行者正。是以建大節，處大變，斷大惑，紛然而至而不紊，翛爾而起而不動，以一身而鎮天下，天下與之，以一言而率天下，天下從之，此大人君子之爲學，所以安天下也。小人之學異乎此，所以亂天下也。天下之安危，繫夫學而已矣。大人君子之爲學也，用智之公也。公則一，故其學純，外物不能間入以相擾也，故能御物而不屈。夫學純故有器，有器故有節，有節故不爲私奪，所以天下恃之以安也。小人非不學也，用智之私也。私則有欲，有欲則屈于物，一心焉而萬物屈之，是以中無主而外無正，天下因之以亂也。學而因以亂天下，曷若不學之愈乎！不學則樸魯重厚而無欲，猶足以鎮天下，而不至於亂天下也。夫人而有智，而資之以學，不至於大聖，而必至於大姦。故周公、王莽皆學也，而周公以之安周，王莽以之簒漢。周勃、霍光無學也，而勃能誅諸吕而立太宗，光能廢昌邑而立宣帝，臨大節而不奪。故學之以亂天下，不若不學之爲愈也。

嗚呼！後世之學，又異於此矣。既不能至於大聖，又不能至於大姦，又惡其名而不能爲之不學。或徇時爲骫靡之文，或爲人爲纖巧之利，或射利而爲瑣末之業。既不能安天下，而亦不能亂天下，孳孳矻矻，學之而無用，爲之而無益。智分而不一，業駁而不純，器促而淺無以容，節錯而卑無以立。使先聖人正大之道墜而不舉，民俗日

僞以偷，而曰吾學矣，果何學也？ 噫！ 天下其無學者耶？ 則執筆綴辭者多矣，峨大冠、襜大裾、堯都而舜俞者多矣。 其有學者耶？ 未聞有以正大之學安天下者也。 故道之不行，天下之不治，非時君衆人之罪，余學者之罪也。

學

天下之無全才也，學使之然也。 古之學者一而要，今之學者雜而僞。 一而要也，故能爲己，而其才所以全也；雜而僞也，故不能爲己，而其才所以不全也。 嗟夫！ 學而不能爲己，不能全其才，尚何學之貴也哉！ 蓋人之爲學，所以致吾之知也。 一則其智不分而見者博也，要則用力不匱而蓄者厚也；雜則其智分而見者寡也，僞則用力勞而蓄者鮮也。 見者博而蓄者厚，此才之所以全也；見者寡而蓄者鮮，此才之所以不全也。 今夫日一而已，故能光臨天下，照耀萬物，物不能欺。 星非不衆也，的焉而自照之不暇，矧能及於他乎哉！ 何者？ 日一而星雜也。

雖然，後世之不能古也，抑亦有由焉。 古之爲學也，道一而已矣；後之爲學也，異端之多也。 故古之爲學也易，今之爲學也難。 古之爲學也，幼而灑掃應對，長而性與天道，比年三十而必有立焉，如此而已。 後世之爲學也，何多乎哉！ 有科舉之學，有文章之學，有典故之學，有經史之學，有星數卜筮之學，有地理之學，其至者有性理之學，有象數之學，其誕者則有老、莊之學，浮屠之學，申、韓、孫、吴之學，至於百家衆流，又有不可勝數者。 其書萬億卷，有終身不

能偏觀者。是以各以其所習者鳴，或以徼名，或以射利，或以欺世誤天下，或以干仕禄，或以全身自樂。是以智不能一而才不能全，擾擾紛紛，日趨于亂，而卒不能及古也。悲夫！昔仲舒嘗言之武帝，欲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歸於一，而武帝不能用也。以漢之懿，仲舒之純賢，武帝之雄材大略，而猶不能一道術，使天下遂無全才，學者無所歸，不入於彼而必入于此，後世其亦已矣！

學

學者，學夫舜而已矣。學焉而不至，達不失爲伊、吕，窮不失爲顔、孟，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下此而何學焉？噫！後世功利之説行，學顔、孟者鮮矣，矧於舜乎！其以舜爲無功利歟？任禹而水土平，任稷而烝民粒，任契而五品遜，去四凶而天下安，則有大功大利及於萬世者矣。其以舜大而難學歟？舜，人也，我亦人也；舜，性也，我亦性也；舜，心也，我亦心也。苟篤力行而有所至，則亦不難矣。其以舜非豪傑歟？匹夫而爲天子，則亦豪傑矣。何遽而不爲哉？夫舜之爲舜而所以如是，非直有赫赫大過人而人不可跂及者，亦脩其本然之德，積而化之也，何難之有！顧第弗學耳。

彼世之人，見小利而忘大利，見小功而忘大功，邇者迂之而鶩于遠，❶細者忽之而謀于著，悖仁義中正而直以取富貴。聞堯、舜之事，莫不群聚笑之，而以爲愚且誕，自

❶「迂」，原作「迁」，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謂翹楚豪邁過之也。及計之於終，其所成與其所至，乃不能晞伊、吕、顔、孟之末光，矧於舜乎！故曰後世如有作者，虞舜不可及已。

嗚呼！功利之誤世也深矣。自其説一行，而三代之學遂廢，聖人亦從而不作，以及于今泯泯也。蓋天下之人，有血氣之性，故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有功名之志。有利欲之心，必争奪以充其心；有功名之志，必争奪以充其志。莫有自反而以本然之分制之者，此亂之所由生也。是以秦、漢而下，詐醉戰酣，灑人之血以爲池，積人之骸以爲壘，磨牙而争之，力相軋而計相勝，以千萬人之命，易尺寸之功，以千萬人之生，易毫末之利，籍籍紛紛，魚腐肉胾，竭天下，倒四海，不足以充利欲之心，塞功名之志也，又惡知天下之有舜哉！

經　史

古無經史之分。孔子定六經，而經之名始立，未始有史之分也，六經自有史耳。故《易》，即史之理也；《書》，史之辭也；《詩》，史之政也；《春秋》，史之斷也；《禮》、《樂》，經緯於其間矣，何有於異哉。至馬遷父子爲《史記》，而經史始分矣。其後遂有經學，有史學，學者始二矣。經者，萬世常行之典，非聖人莫能作。史即記人君言動之一書耳，經惡可並？雖然，經史而既分矣，聖人不作，不可復合也。第以昔之經，而律今之史可也；以今之史，而正于經可也。若乃治經而不治史，則知理而不知跡；治史而不治經，則知跡而不知理。苟能一之，則無害於分也。故學經者不溺於

訓詁，不流於穿鑿，不惑於議論，不尼于高遠，而知聖人之常道，則善學者也。訓詁之學，始於漢而備於唐。議論之學，始於唐而備於宋。然亦不能無少過焉。而訓詁者或至於穿鑿，議論者或至於高遠，學者不可不辨也。學史者不昧於邪正，不謬于是非，不失于予奪，不眩于忠佞，而知所以廢興之由，不爲矯詐欺，不爲權利誘，不爲私嗜蔽，不以記問談説爲心，則善學者也。

古無史之完書，三變而訖于今。左氏始以傳《春秋》，錯諸國而合之。馬遷作《史記》，離歷代而分之。温公作《通鑑》，復錯歷代而合之。三變而史之法盡矣。古不釋經，亦三變而及于今。訓詁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三變而經之法盡矣。後世無以加也，但學之而不遺，辨之而不誤，要約而不繁，得其指歸而不異，而終之以力行而已矣。嗚呼！後世學經者，復務於進取科名，徇時之所尚，破碎分裂，經之法復變矣。學史者，務於博記注，鎡談辯，❶釣聲譽，以愛憎好尚爲意，混淆蕪僞，而史之法復變矣。其將變而無窮耶？其亦變而止於是邪？其由變而經史之道遂亡也邪？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昔人之議猶若是，矧於今之變乎。變而不已，其亦必亡矣。

厲志

與時而奮者，衆人也；無時而奮者，豪傑也。士結髮立志，挺身天地間，禀天地之正性，屬天地之正氣，備五行之秀，孕萬物

❶「鎡」，王鏐本、四庫本作「滋」。

之靈，豈偶然也哉？彼一草木、一花實、一鳥獸魚鼈，得五行、二氣之一偏而已，猶且無無用者。或以藉，或以構，或以茹以餌，而皆有用，矧於人乎！故天下無無用之物，亦無無用之人。人之於世，治亦有用，亂亦有用。天生斯人，豈欲其治而安於享利，亂而安於避禍，治亦無用，亂亦無用，徒樂其生、全其身而已乎？必有用也已。必有用，故亦必有爲。必有爲，故天下無不可爲之世，亦無不可爲之時。雖然，嗜常而厭變，安逸而惡勞，徇苟且而偷生者，衆人之性也。與時而進退，逐世而俯仰者，衆人之情也。知己之有用，與己之有爲者，百千人一焉而已矣；知己之有用，與己之有爲，而必于用必于爲者，又萬億人一焉而已矣。至治之不興，天下之恒于亂也，此故之以夫。

故士之聰明睿知而達乎此者，必以天自處，以生民爲己任而不偷也。是以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一夫不獲，若撻于市。文王不遑康寧，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孔子去魯奔衛，不用于齊，譖于楚，畏于匡，逼于宋，餓于陳、蔡之郊，而窮于天下。孟子不果於梁，不遇於魯，臣於齊，諄諄於滕、薛。是數聖賢者，豈不知安逸之爲樂哉？知己之有用，與己之有爲，俛焉日以孶孶，而不敢自棄而私焉耳。或遇或不遇，或窒或亨，有所成無所成，繫之天而已矣。顏子之所以安於陋巷而不動者，有仲尼任天下之責，而無與於己也。

嗚呼！季世孰知有此哉？公道不立，而人人自私也。山林之士，往而不返，

槁其形，灰其心，以絶玆人，自同于麋鹿，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恤也。市朝之士，溺而不回，狃于利，徇于欲，既得而患失，自同于狐鬼，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顧也。文章之士，華而不實，工麗縟，衒辭令，以沽名而賈利，自同于絺繡，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濟也。由是而言，道不喪，天下不亂，可得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今而天下既若此矣，文王其有乎爾？亦無有乎爾？誦書學道之士，將安坐而待之乎？將亦有爲乎？必有其時而後有爲乎？

時務

堯、舜邈矣，而不可繼也；三代曠矣，而不可及也；二漢寂矣，而不可見也。堂堂中夏，幅員萬里，吾民將安所之乎？堯、舜、三代、二漢之世，亦吾民也；今而天下，亦吾民也。吾民不變，則道亦不變；道既不變，則天亦不變。❶何遽而不可繼、不可及而不可見也哉？抑亦無由焉爾乎？亦有由焉爾乎？生民之制，至於堯、舜，古有不平有不備，及此而平矣備矣；有不至而有不盡，及此而至矣盡矣。此二聖者，生民之極也。故孔子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謂生民以來，至于堯、舜，始並乾、坤而爲三也。三代之君，即堯、舜之成功而行之以義，不激擾，不矯造，生民樂生，千有餘歲，以及于秦。

秦不蹈道，墮功而悖義，堯、舜、三代之制始大壞。使秦多歷年所，肆其凶毒，吾民

❶「天」下，王鏐本、四庫本有「下」字。

不殲于斧鉞，則愚瞽無知，昧其天性，無異於草木鳥獸，而人之類滅矣。天矜吾民，二世而斃。有漢氏興，追蹤前世，結絶理斷，補漏塞罅，雖王道未純，而有三代之遺風。文中子曰：「二帝、三王不得而見，舍兩漢將安之乎？」四百年天下無二志，終之以禮樂，三王之舉也。故堯、舜而下，三代而已矣。三代而下，二漢而已矣。後世不可及也。二漢之亡，天地無正氣，天下無全才，及于晉氏，狙詐取而無君臣，讒間行而無父子，賊妬騁而夫婦廢，骨肉逆而兄弟絶，致夷狄兵争，而漢之遺澤盡矣，中國遂亡也。故禮樂滅于秦，而中國亡于晉。已矣乎！吾民遂不霑三代、二漢之澤矣乎！

雖然，天無必與，惟善是與；民無必從，惟德之從。中國而既亡矣，豈必中國之人而後善治哉？聖人有云，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苟有善者，與之可也，從之可也，何有於中國於夷？故苻秦三十年而天下稱治，元魏數世而四海幾平，晉能取吴而不能遂守，隋能混一而不能再世。以是知天之所與，不在於地而在於人，不在於人而在於道，不在於道而在於必行力爲之而已矣。嗚呼！後世有三代、二漢之地，有三代、二漢之民，而不能爲元魏、苻秦之治者，悲夫！

傳國璽論

上世帝王所以立政傳信，考文議禮，則有瑞玉、服章、符節、左契，各爲一代法制，別等衰，辨上下，列貴賤，定尊卑，以爲名器，而不以爲傳。故唐、虞、夏、殷、周之制，代各不同，其受命也，莫不革故而易新。其

先代之寶，世所共珍而不忍毁之者，如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等，或以爲藏，或以爲分，以爲寶器，而亦不以爲傳。故或在王朝，或在侯國，宗沈社僨，則轉而之他爾。而其所以爲傳受而守之，而莫或敢以置者，在夫道而已矣。初自道傳而極，極傳而天，天傳而地，地傳而人與萬物。聖主受命，爲天地人物立主，乃復以道爲統，而以爲傳。故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本於天命，根於皇極，原於心性仁義，謹於存養畏敬，明於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察於綱紀禮樂、文物政事，是以爲二帝、三王，而道高萬世，生民之治，古今莫及。未聞有後世帝王所謂傳國璽者也。

及秦始皇并天下，奮私智，盡滅上世帝王之制，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乃兼皇帝之號，而爲皇帝璽綬。以滅趙所得楚和氏璧制，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爲傳國璽，其文謂「受天之命，既壽永昌」。於是除謚法，謂己爲「始皇帝」，其餘以世爲號，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如有意於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爲是物既亡楚，又亡趙，復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虵劒並藏之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并爲一代寶器。取藍田渾璞，刻爲大漢受命之璽，以示惟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遂以爲傳國璽，於是重爲神器。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揶揄，欲以爲己有。綰於周勃，問於霍光，而奪於王莽，挈於王憲，專於更始，上於盆子，復歸於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于死。東漢之亡，刼於董卓，獲於孫堅，拘於袁術，卒入曹丕之

手。魏傳之晉，懷、愍之難，❶入于劉、石，復歸于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爲帝王之統，不在於道，而在於璽。以璽之得失，爲天命之絶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而爲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争奪，以得者爲正統，遂入于宋。靖康之亂，爲金所有。由漢以來，始有傳國璽，十餘代，千有餘年，竟不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綱紀法度、治世之具，而皆不傳。始則雜乎王霸，終則盡爲苟且。其篡弑奪攘，蹂躪血肉，污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而弗傳也，弗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也，宜哉！

彼嘗有是而亡其國矣，吾今得之，其誠爲吉祥也哉？昔湯伐桀于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爲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不可以亡國之物爲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雖一時忿激之言，最爲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言哉！不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竟寶吕政亡國之器，襲訛踵陋，莫以爲非，可爲嘆惋也！

且其制名以爲傳國，謂以國傳之人與子孫也。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可以謂之傳矣。武王傳之成王，成王傳之康王，可以謂之傳矣。凡不以禮授受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篡弑而得，則謂之奪；攘竊而得，則謂之盜。仍謂其璽爲

❶「懷愍」，原作「愍懷」，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正。

傳國，何哉？或曰：「然則無璽可乎？」曰：信以傳信，既以爲典矣，可遂廢而不用乎？一代受命，自可爲一代之璽，更其文爲一代之文，國亡則藏之。秦不傳漢，漢不傳魏，可也。光武傳之明帝，明帝傳之章帝，至於建安禪代之際，更爲魏璽可也。獨以秦璽爲歷代傳國之璽，不可也。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爲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爲寶。一帝一王，各爲之寶，不以爲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本云。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

雜著

内遊

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絶、超麗疏越者，非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還于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吐而爲辭，筆而爲書。故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遷之爲遷，亦下矣。勤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記》一書，甚多疏略，或有抵捂。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❶其於書法也，則《記》繁而《志》寡。項籍一夫也，而述《本紀》，與堯、舜並；陳涉役徒也，作《世家》，與孔子同。其失豈淺淺哉？

❶「述」，原作「迷」，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埶」，原作「執」，王鏐本、四庫本誤作「軌」，今據《漢書・司馬遷傳》改。

故欲學遷之遊，而求助於外者，曷亦內遊乎！身不離於衽席之上，而遊於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遊於千古之上，豈區區於足跡之餘、觀覽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氣，明正精一，遊於內而不滯於內，應於外而不逐於外。常止而行，常動而靜，常誠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衆止不能易；如明鏡，衆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權，輕重在我。無偏無倚，無汙無滯，無橈無蕩，❶每寓於物而遊焉。於經也，則《河圖》、《洛書》，❷剸劃太古，掣天地之幾，發天地之蘊，盡天地之變，見鬼神之跡。太極出形，面目於世，萬化萬象，張皇其中，而瀰茫洞豁，崎嶇充溢。因吾之心，見天地鬼神之心；因吾之遊，見天地鬼神之遊。周《誥》、商《盤》，《禹謨》、《舜典》，諄諄忠致，貫日月，開金石，都俞吁咈，咢咢灝灝，唐、虞、三代之治，僾然而見。《風》、《雅》變正，諷贊刺美，洋洋乎中聲，鼓動至化。元經筆削，蹂邪值正。❸齊桓、晉文，覇心方侈，而束之以道，縛之以義。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藩垣屏翰，既周遊而歷覽之，乃升正大之堂，入高明之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拱宓犧而坐，皋、夔、伊、呂，亞風牧而侍，孟軻氏辨乎其間，而顏、曾導焉，荀、揚奉焉。熙熙乎育物之仁，翕翕乎制物之義。位尊卑，辨上下，治神人之禮，和而不流之樂。別嫌疑，明是非，照燿昭晰之智，❹閑而存之之敬，實而守之之信，化而極之之聖。死生之說，神應之妙，大發其閫，而詭

❶「橈」，王鏐本、四庫本作「撓」。
❷「洛」，原重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刪。
❸「值」，王鏐本、四庫本作「直」。
❹「昭」，原作「照」，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言誠行，放闢斥除，聖路廓清，而天宇泰定。至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何盛爾也。

而後易志頤精，而遊乎史。廢興之跡，邪正之由，大君大臣之所以盛，小惠小道之所以蔽，禮樂之所以興，政刑之所以紊，國勢之所以張，國本之所以强，姦佞騖孽之所以逞，禍亂崩析之所以致，紀綱之所以明，風俗之所以壞，教化之所以行。見其記註繁而正義鮮也，思得仲尼者而筆削之；見其典故廢而法制剥也，思得周公者而振起之。既遊矣，既得矣，而後洗心齊戒，退藏於密，視當其可者，時時而出之。可以動則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蘊而爲德行，行而爲事業，固不以文辭而已也。如是，則吾之卓爾之道，浩然之氣，巌乎與天地一，固不待於山川之助也。彼隳山喬嶽，❶高則高矣，於吾道何有？長江、大河，盛則盛矣，於吾氣何有？故曰：欲遊乎外者，必遊乎內。噫！以史遷之才，果未遊於內邪？蓋亦稱之者過矣。

敘書

中統元年使宋，宋人館留儀真。三節人馬德璘、孔晉，初不知書，資穎異可教，積六七年，皆能通書傳，作字便有楷法。及被刼殺，至新館，惟二子事余甚謹。乃論定學書筆法次第，使知正筆之所自，古之大匠遺跡在而不亡者。

古文：黄帝命蒼頡制字，模寫萬象，又號「科斗書」。三代、秦、漢以來，鍾鼎款識

❶「隳」，原作「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皆是也。欲知其所以然，則有許慎《説文》耳。

篆：周宣王時，史籀變古文科斗爲「大篆」，今存者祇有石鼓文數十字。至秦李斯，删大篆爲「小篆」，今之「篆書」是也。李斯則有泰山及嶧山碑，漢碑中或有之，皆可學也。唐以來李陽冰尤精絶，今存者《庶子泉銘》及《新驛記》耳。金党懷英，陽冰之後號稱獨步，世多有之，法度尤備，所當學也。

隸：秦程邈變古文、大、小篆，漸生楷法，以其佐隸，謂之「隸書」。猶有古篆法八分，故又謂之「八分書」。凡諸漢碑皆是也。如蔡邕《石經》，梁鵠、鍾繇《孔子廟受禪碑》諸石刻，唐以來蔡有鄰，金党懷英，皆當學也。凡學書須學篆、隸，識其筆意，然後爲楷，則字畫自高古不凡矣。

楷：東漢王次仲復變隸八分爲「楷書」，言皆書之楷則也。以其法度謹嚴精盡，故又謂之「真書」。其小者謂之「小楷」。魏、晉以來，凡爲書皆先小楷，故爲書法之本。能小楷，則能真、行、草，擘窠大字、扁牓，皆自是擴而充之耳。魏鍾繇《賀平關羽表》等，❶晉王羲之《黄庭經》、《樂毅論》、《東方朔畫贊》，王獻之《洛神賦》，智永禪師《千文》，歐陽詢、温彦博《姚思廉墓誌》、《九成宫銘》、《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碑》，張旭《郎官石記》，顔真卿《杜濟墓誌》，皆規矩大匠，技極而意無窮者。褚遂良、薛稷、徐浩、柳公權、李邕皆唐代名家，凡墨蹟硬黄臨二王書及諸石刻，❷皆當以爲程式。其次楊凝式《千文》，蘇軾烏絲闌《孝經》，黄庭堅

❶「關羽」，四庫本作「襄樊」。

❷「蹟」，原作「積」，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南康郡太君行狀》，❶米芾《金剛經》，雖少變楷，亦各出奇也。其擘窠大字，王羲之《瘞鶴銘》，顔真卿《中興頌》、《離堆記》、《東方朔畫贊》、《糺宗碑》、《宋文貞公碑塔銘》、《井椿碑》，蔡襄《晝錦堂記》，蘇軾《潛珍閣銘》，黄庭堅《楊震傳》，趙秉文《御史箴》，皆備極法度，窮盡筆力。扁牓大字至丈餘者，金王無競燕都諸宫殿寺廟及汴都諸宫殿門牓，古今第一，所當學也。

行：魏、晉以來，又變楷法，自圓熟而趨簡易。楷如立，行如行，故謂之「行」，得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行草」。晉以來諸公書帖，王羲之《蘭亭叙》，智永禪師《千文》，顔真卿《座位帖》、《送劉太冲叙》，楊凝式《千文》，蘇、黄諸書帖皆是也。

草：漢、魏以來，盡變真行，張芝、二王，造微入妙，號稱「草書」。晉、宋六朝諸書帖，唐以來張旭、僧懷素、楊凝式，宋以來蔡襄、蘇軾、黄庭堅、米芾，金源氏趙渢、趙秉文，皆稱草聖。今見諸石刻者，《潭帖》、《絳帖》、《閣帖》、《汝帖》、《百一帖》，皆當學也。以草爲楷，則又謂之「章草」。❷或謂漢章帝制，❸因以爲名；或謂漢之章奏用此。魏、晉以來，諸書多有之，獨索靖《月儀帖》爲妙絶，今有唐貞觀間硬黄臨本，可學也。

故古文則簡婉，存其太朴，如面目太極，初解繩約之結者。篆、隸則遏截勁利，停穩妥帖中有飛動勢，而意態不窮，要之，高古遒深而已。小楷則精緻蕭散，秀逸而存風骨，❹傾欹而見正大，出奇示變於規矩

❶「行」，王鏐本、四庫本無此字。
❷「謂」，原作「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帝」，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❹「秀」，原作「透」，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準繩之中，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工而不巧，拙而不惡，重而不滯，輕而不浮。筆死則癡，筆緩則弱，筆疾則淺，筆側則偏。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凡行草之理，皆在其中，而其鋒不可犯，又在夫熟之而已。功夫到則自造微入妙，窮神知化矣。擘窠大字，莊重雄崛，峻拔秀麗，沉着痛快，❶極盡小楷之法，而崇深停隱耳。行則行雲流水，而遂變楷之草。草則縱意所如，變態百出，紆餘鈎鎖，騰擲翻翥，而萬象生焉。心手相忘，從容中道，長江之波也，太虛之雲也，輪扁之手也，運斤之風也，九方皐之馬也，點綴批抹，莫非自然，而不知所以然，然後超凡入聖。要之，自楷與行，又加熟焉，則自至是矣。非模寫鬭飣之所能也。蓋楷則《孟子》七篇，草則《莊周》十萬言耳。楷則子美之詩，草則太白之詩也。

然既知法，又貴知變也。非變法而自爲法，則不能名家，在人足迹之下矣。鍾、王變篆、隸者也，顔變鍾、王用篆也，蘇變顔、柳用隸也，故古今書學，不能踰是四家。鍾、王則筆意俱盡，顔則意盡筆不盡，蘇則筆盡意不盡，大抵皆藏鋒隱骨，含蓄態度，謂之屋漏雨、錐畫沙，皆此意也。故古文則學先秦，篆則學李斯，隸則學鍾繇，楷則鍾、王、顔、蘇，行與草則張芝、索靖、二王、張旭耳。是皆先君子指授，生平臨寫以爲師則者。汝輩以吾言求之，循序而進，不躐等妄爲，庶幾終能有成。熟而自得，雖亦名家可也。然讀書多，造道深，老練世故，遺落塵

❶「沉」，原作「沈」，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累，降去凡俗，❶翛然物外，下筆自高人一等矣。此又以道進技，書法之原也。其惟勉旃！

學難

學之無難也，尚矣。人而有智，而俾之學，國家之所以作成之者厚，師友之所以訓誨之者篤，第成之有小大，覺之有先後耳，夫何難哉！故辟廱于京師，庠序于國，校于鄉而塾于家。立公議于士夫，振綱紀于君相，廩祿給而廉恥厲，束縛而涵育之，鼓舞而追激之，作其氣而振其弊，網羅剔抉，匡直輔翼，使卑高巨細，各遂其所成，各盡其所用，則何學而不遂，何材而不全哉！是以朝稱多士，而野無遺賢矣。政治隆平而風俗純粹，學之無難也審矣，而謂之難，何哉？

學之無難也，前代之無難也。學之難也，今日之難也。非唯其難也，而又無學也。曷難乎？辟廱亡而鄉校毀矣，公議廢而綱紀墜矣，廩祿絶而廉恥缺矣。所餘者，天理人心之固有也，而又誕幻以拂其性，偏駁以惑其心，勢利以脅其志，嗜欲以汩其情。學王道而霸術入矣，守正理而異端奪矣，務實德而僞妄騁矣。一身之微，或誘於其前，或驅於其後，不入于彼而必陷于此。雖有特立獨行不倚之士，不待文王而興，捐飢餒，戰寒暑，不由師傅，不顧流俗，不徇虛文，卓乎其不撓，確乎其不拔，輕勢利，斷嗜慾，斥誕幻而橫騖，棄偏駁而高蹈，欲存其所餘而保其固有者，猶戛戛乎其難也。而

❶「降」，原作「絳」，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又指訐以爲異，謗讟以爲非，排之固而擠之力，巧爲之機而毒爲之中，莫有一煦濕濡沫，爲接綆引手者，下石而溺灰者皆是也。又孰爲之作成，孰爲之訓誨哉！必使其顛踣潰亂，箝其口而不言，桎其足而不動，如是而後已，則所存者幾何？其亦必亡矣。故爲之難也。一有學者，而琢喪之如是，故謂之無學也。嗚呼！牛山之木嘗美矣，而令濯濯也，是豈山之性哉？《詩》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學者之謂矣。作《學難》。

瑞麥頌

歲壬辰，❶王師濟河，河南亡。孽孽餘猘，狡狡蝟興，兵鋒遺黎，虔劉殆盡。而又壤地聯宋，師出其間，突蹂汴、洛，披轢亳、宋，至于徐、揚，馳亘上下，千有餘里。姦宄抵隙，嘯跨兩境，依險首鼠，血人于牙，二十餘年矣。今上即位，宵旰求瘼，❷詔太弟都督諸軍，謂將有事于宋，必先事于河南。河南既治，本根既固，藩墻不穴，資糧鎧馬扉屨足，而漢、淮可圖也。於是詔分陝東、河南諸道有金故地，置經略司于汴，命萬户史公、行臺趙公及中貴莅焉。公等既至，乃議事典，約法制，鉏桀鷔，去蝨賊，撫單弱，出滯淹，布屯戍，均賦輸，抉索利本，掐擭弊萌，進用老誠，設施比次，井井以進。朞年報政，帑有餘資，庾有餘粟，四鄙不警，民狎于野，風雨時順，歲乃大穰。甲寅夏五月，甸人進麥，八穗一莖，馳馹上聞，洞洞屬屬，

❶「壬」，原作「任」，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宵旰」，原作「霄肝」，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歡聲四布。夫黄龍白麟，赤芝朱草，鳥獸草木之異，無益於時者，猶以爲休徵。豈若食民之天，有如是之盛乎！桑無附枝，麥有兩岐，猶熢美於漢，炳耀千古，矧如是之多乎哉。經越在草莽，不能瞻望清光，拜手稱慶。❶歌頌，布衣職也。乃作《瑞麥頌》，以爲四野謳歌之倡。其辭曰：

河流湯湯，❷金源故虚。朔龍乾飛，千麾萬旗。蹈厲靡前，飲河長驅。河流不洋，曾不馬濡。汴覆蔡傾，遂伐荆吴。千里搶攘，鞠爲蓁蕪。白骨撑拄，枯血模糊。宛宛赤子，鋒鏑之餘。裹創柳元，❸巢狸窟狐。殆二十年，僨而不蘇。皇帝踐阼，丙丙當宁。同仁一視，廓清天步。乃眷曰咨，咨汝南方。神州王畿，可爲寇場？乃命太弟，俾長戎行。曰史曰趙，建爾旂常。爾爲朕行，蘖彼夷傷。分陝建臺，固吾圉疆。汝脩汝戈，汝峙汝粻。乃拜稽首，天子之休。不克負任，天子之羞。帝曰汝嘉，汝違朕憂。玉節煌煌，奉命南下。有澤其車，有濯其馬。鉏夷棘荆，枝柱壞厦。❹顛强躓囂，崩麕解瓦。山通藪開，漸出單寡。髫童耇叟，傴僂罷亞。失喜驚呀，悲集淚寫。載申王度，載宣王化。民具萃止，麌麌茂舍。乃斧其桑，乃樹其檟。乃聚乃育，乃室乃嫁。務畜勸分，墾荒闢野。惟是帖妥，莫敢侈哆。惟是信義，莫敢狙詐。清以益燕，簡以益暇。緩帶輕裘，投壺歌雅。元氣油油，眷我中夏。我庾既億，我倉既盈。雲霓濡來，呻吟不聲。山河改色，乾坤夷清。德威惟畏，

❶「手」，王鏐本、四庫本作「首」。
❷「河」，原作「何」，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柳元」，四庫本作「匿影」。
❹「柱」，原作「桂」，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德明惟明。皇澤灝灝，汪洋濛溟。惠風不鳴，震雷不驚。雨暘燠寒，弗淩弗乘。人和天和，年穀屢登。靈浸邃達，瑞麥乃生。岐岐嶷嶷，八穗一莖。甸人進只，幕府嘉只。何以致茲？臣當歸美。乃藉乃襲，獻諸天子。以益鴻休，以曄信史。經也作頌，以告休功。❶匪惟頌功，惟以勸終。

文弊解

事虛文而棄實用，弊亦久矣。自爲己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狃於習而啗於利，是以背而馳之力，衒而爲之譟。援筆爲辭，綴辭爲書，藉藉紛紛，不過夫記誦辭章之末，卒無用於世，而謂之文人，果何文耶？俾佛、老二氏蠹於其間，文、武之道墜于地，而天下淪于非類也，宜矣！其不幸而不觀於大庭氏之先，而不見夫文之質也；不幸而不遊於孔氏之門，而不見夫文之用也；不幸而不窮夫六經之理，而不見夫文之實也。仰而觀，俯而察，天地之間，衆形之刻鏤，衆色之光絢，衆聲之咿喔，衆變之錯蹂，爛乎其文而若此也。不知孰爲之而孰綴之，乃規規以爲工，❷切切以爲巧，❸斐斐以爲麗，❹角勝而相尚，爲文而無用，何哉？

三代之先，聖君賢臣，唯實是務，至於誥誓勑戒之辭，賡和之歌，皆核於實而曄於華，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史臣贊曰「聰明文思」，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自其發見者而言，不以文爲本也。天人之

❶「休」，原作「体」，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工」，原作「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切切」，原不重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❹「斐斐」，原作「斐斐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删。

道，以實爲用，有實則有文，未有文而無其實者也。《易》之文實理也，《書》之文實辭也，《詩》之文實情也，《春秋》之文實政也，《禮》文實法而《樂》文實音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夫惟無文人，故所以爲三代，無虛文，所以爲六經，後世莫能及也。余常熟讀《語》、《孟》二書，意味無窮，❶感化不已。師弟對問之間，而文若是，豈有意於文而後言邪？聖賢之膏腴，道德之精華，發而自然耳。故所以爲孔子，所以爲孟軻，後世亦莫能及也。孔氏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未聞其執筆命題而作文也。則所謂文學者，亦異矣。

後世文士，工於文而拙於實，衒於辭章而忘於道義，故班、馬不免於刑，范曄、陸機、謝靈運不免於誅，陳叔寶、楊廣不免於覆宗社，而柳柳州不免於小人，文何益耶？苟有其實矣，何患無文？三代則亦已矣，至於後世，漢高帝奮起亡秦，王有天下，功並湯、武，未嘗爲文也，如《大風之歌》，聲震海嶽而光犯日月。諸葛孔明仗義興漢，委身事蜀，道合伊、呂，而他文未見也，如《出師之表》，與商、周命訓相上下。則有實者有文也，必矣！❷方今道喪時弊，正氣湮塞，生民墜溺，志士振起之秋也。可拘於虛文，溺於淺淺哉？宜嘬六經之實，盡躬行之道，精百代之典，革虛文之弊，斷作爲之工，存心養性，磨厲以須天下之清。其行也，其達也，必不與草木並朽而無聞矣。

❶「味」，原作「昧」，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矣」，原作「以」，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龍首辨

保之野有耕夫，抱數節之骨，以爲龍首者，駭於郊鄙，郵傳於道路，譟於里巷，聲於州庭。千里之民，釋耒耜，休蠶織，輟業吐哺，翹翹焉而觀者四合也。耕夫遂益以爲異，神而珍之，複爲之襲而固爲之祕，雖家人莫得而見。或者以百金易之，拒而不酬也。一日，有司懼其惑衆，召致而廷辨之，乃鷙食之獐餘，跨之隆者以爲角，髖之凹者以爲目，❶脅下之缺、夾脊而脩曲者以爲頸，穴而涸、圜而寬者以爲頂。審爲僞，乃命揭之通逵，❷以定民志。而耕夫猶慟哭于下，額地呼曰：「世無識龍者。」噫！其真無識龍者邪？其真非龍也邪？

聖人不作，豢龍氏殁，龍之不常于世久矣。何據而知之？不介鬣，不爪不角，數節之骨而以爲龍，而執之以惑世，至於慟哭而不悟，何哉？蓋世之人，非聰明睿知卓爾不回之器，苟徇于僞而膠於私，則真知正識，蕩然一廢也。故燕噲欲以遜子之，漢哀欲以與董賢，德宗以盧杞爲忠，明皇以禄山爲孝。衆皆惡之，而獨好之；衆皆以爲非，而獨以爲是。❸人之於人猶若是，矧於希世不常之龍乎！龍之不常，斷首而見，亦不足以爲異，矧僞妄之枯骨乎！嗟夫！趙高指鹿爲馬以亂秦，耕夫以獐爲龍，欲何所爲乎？

❶「髖」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寬」。
❷「逵」，原作「達」，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正。
❸「爲是」，原作「是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二履辨

歲丙辰，王府以城開平之故，遍告山川，至于濟瀆。瀆出二履以答之，陵川郝經爲之辨曰：濟瀆之淵應尚矣。其秘物幽，其納物悉，其出物異，瑰詭昭著，在人耳目者甚衆。雖巨細不倫，而皆與誠合，或奬大，或戒諭，莫不有義焉。蓋其神靈橐籥乎其間，正真而一，斡天地之藏，爲神藪理窟，爲化樞，爲變通之源，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今二履之見，豈無義乎？

夫履，所以行也。二帝、三王之道，在夫行而已矣。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行王道，立王政，始而終之而後可。始於爲，而後可以無爲。故去四凶，平水土，而後垂衣裳；伐暴亂，救焚溺，而後包干戈。豈有不行不爲，而天下自治者乎？夫行莫如禮，禮所以履也。故仲尼於天澤之象而深明之，上天下澤，上下定位，所以爲禮。天行健，而履之以柔行，而惠澤建于下，下悦而應乎乾，❶乃爲履。故剛中正者，禮之理也；辨上下者，禮之分也；和而至者，禮之用也。履虎尾而不咥人者，有禮則危可以安也。故别嫌疑，辨猶豫，明是非，正綱紀，立法制，厚人倫，美教化，定民志，屹爾而立而不易，遒爾而行而必至，炳炳爲一王法，厝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四維之者，❷舍是將安之乎？

故禮者，國之幹也。有國君人者，必行行力爲而已矣。是以高皇帝食未下嚥，而

❶「悦」，原重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删。
❷「四」，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命叔孫制禮儀，張蒼定章程，❶陸賈著《新書》，韓信申軍法，史臣以爲規模宏遠。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而紹開中興。太宗親平禍亂，用魏徵、房、杜，化民以禮，而文致太平。是皆知所先務，雖立國未久，而必於行，以創業垂統，而使子孫儀刑。故漢祚四百，而唐亦幾三百年，基圖鞏固，有以結民之心，其祖宗所貽之者厚也。

國家光有天下，以土則廣，以兵則强，以民則衆，以力則大，以開國則久，以世傳則遠，服聲教之所不被，臣漢、唐之所未臣。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制未盡定，而教化未盡行也。今是履之出，其亦勉其行歟？夫行者，天德也。王者體天治人，則自强不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夫是之謂皇極。嗚呼！國家强皁，天子神聖，諸王賢明，天與之，人與之，天下莫不與也，則皇極之道將建于世。❷不然，何告之明，而示之揭也！《詩》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行之而不至焉者有矣，未見不行而至者也。行歟？否歟？坐視天民而莫之恤歟？

瘞鶴銘辨

右焦山《瘞鶴銘》，磨崖元本如此大小，凡五段，共一百十三字，自左方書起，而斜正不相屬云。《瘞鶴銘》正書中大字，古今推爲第一。蓋自正書中出奇，古意中有韻勝，脱去規格，超出畦町，而沉著峻麗，雄拔

❶「張」，原作「章」，今據《史記》、《漢書》改。

❷「于」，原作「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莊重，有淩厲八極之氣。雖殘闕斷食，❶而筆意具在，如乾坤破碎，元氣自存，雲霧班駁，日月無與争光者，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超凡入聖筆也。其準繩意匠，後世唯顔魯公書《中興頌》、《宋文貞公碑》爲近之。張嘉貞《北嶽碑》雖極形似，特掇拾土苴耳。嘗觀東坡書惠州《潛珍閣銘》得其氣，山谷大字《楊震傳》得其骨，楊凝式、米元章，推其變而得其奇者也。則是書也，書家之命脉，筆勢之宗趣也。❷山谷謂《瘞鶴銘》乃大字之祖，爲不誣矣。

論者往往必其名氏。苟其書工，雖無名氏，庸何傷？如其不工，雖有名氏，江中斷石耳。山谷先生識慮詣極，與爲右軍書，謂其勝處不可名貌，❸反復題評，稱道不已。而《滄浪翁詩》直以對《黄庭經》，蓋必有所據依。且《潤州圖經》以爲羲之之書。盧山陳氏本又有「逸少書」字，則真是之歸爲逸少書無疑。近因裝背拈綴帖嵌，❹顧盼回復，意見筆外，每相領會，甚多《蘭亭》筆法。以書法論人，則其人可知矣。而《東觀餘論》、《西清詩話》斷以爲陶弘景書，雖曲爲左契，而書家未嘗題品。夫書出一手，如印印泥，雖妍醜不同，各如其面。而一受成形，必不可掩，相去萬里，相後百年，落紙入手，知爲某人。況羲之、弘景皆一代偉人，其書跡存者，固不待辨驪黄、分牝牡，自可得天幾於滅没之間。羲之書甚多，皆可考據，而弘景書殆未見也。若以此銘爲弘景書，必得弘

❶「闕」，原作「關」，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食」，王鏐本、四庫本作「蝕」。
❷「趣」，王鏐本、四庫本作「題」。
❸「勝」，王鏐本、四庫本作「盛」。
❹「裝」，原作「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景他書，會其筆意，必如此銘，然後可信已。《東觀餘論》又謂：「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方年三十二。永和七年辛亥歲，❶年四十九，❷始去會稽閑居。❸不應年三十二已自稱『貞逸』。」以爲必非右軍書。是大不然。其銘之年月，作文之年月也，非書之年月也。《鶴瘞》文成之歲，則甲午歲也。書之之歲，焉知非永和之末、升平之初乎？不徵於書法，而徵於歲年，殆刻舟求劍之説也。矧於銘中書「華陽貞逸撰」，不書其并書也。其次即書「上皇山樵」，則書之人也。故陳氏本於「上皇山樵」下，又有「人逸少書」四字。雖弘景嘗號「華陽隱居」，豈可妄爲附會？縱使隱居之號與銘中同，則撰文之人也，非書之之人也。銘中又有「仙家」、「仙侣」等語，則《瘞鶴》作文者，必道家者流，而書之者右軍也。不知勒石之歲復在何年？則《瘞鶴》作文書字，必不能皆出一人之手，共爲一時之事，又豈可以晉永和而爲梁天監，必皆出弘景之手乎？不徵於銘而徵於號，殆亦參母投杼之惑也。

夫善書者而後能知書，作文者而後能論文。彼論者敢爲斷然不移，豈皆知隱居、右軍者邪？必有子房而後知漢高帝，必有徐庶而後知諸葛孔明，必有劉弘而後知陶士行。山谷先生道高一世，名冠當時，而書法之善，自成一家，亦隱居、逸少流也。其於此銘，與爲右軍書，而不及隱居，則不易

❶「辛」，原作「丁」，今據四庫本改。

❷「四」，原作「三」，今據四庫本改。「九」，原作「八」，今據中華書局本《東觀餘論》改。

❸「始」，原作「殆」，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之論也。聽盤爲日，姑宜置之。

中統元年，持節使宋，館留儀真。伴使潘居之以焦山磨崖《瘞鶴銘》見貽，而昏剥湮漬，漫不可别。既而提舉路鈐王順送焦山寺僧所寄一本，及《辨證》一卷，即此本也。方之他本，最爲完具。嚮在河朔時，所見數本，皆摹榻失真。近歲鄧州石刻傳布雖多，而枯硬剸截，絶無韻勝。及見此本，氣韻具足，矯矯飛動，乃知書家亦自有真耳。故既論其書法，又辨其名氏，又賦詩以答諸伴使云。

文

手植檜復萌文

丁未春，魯客過余，言闕里祖庭手植檜復萌，爲之言曰：木之植也，樹藝者之事也，聖人曷爲爲之？植生民，植道德，植教化，聖人之事也；木也，曷爲爲之？昔生民嘗厄，道德嘗廢，而教化不施矣。窮奇、饕餮肆乎上，夔龍熊虎鬱乎下，原圮而堙，隰窒而墊，獸横而奔，天也。有聖人曰舜、禹者起而植之，疏鬱爲通，散氛爲清，剔險爲易，汔魚爲氓，楝處而穀食，教行而化靡，未聞其植木也。厥後道漓德涼，鷙暴纔作，曰桀曰紂，網藪爲惡，炙民爲爐，沉民爲淵，颷煽而石擠焉。有聖人曰湯、武者起而植之，蘇其昏墊，藥其創夷，丘崇其德，川湧其澤，未聞其植木也。昔人謂孔子之聖遠於堯、舜，今而周道絶，生民厄，而弗之植。檜，散木也，而手植之庭。何若是恢恢者置，而屑屑爲也？豈不知閟禮之樹見拔於宋，而手植之檜能存於魯耶？

蓋聖人之意有所在也。明王不興，已不用而道不行也，不得如舜、禹、湯、武之親植之也。天縱之聖，亦不可泯泯而自棄也。故雖不能植之於時，庶植之於後；不能植之一世，庶植之萬世。是以制大訓，奠辭命，示諄諄，敷悃赤，則植之《書》矣；明風俗，正雅樂，述王政，表廢興，則植之《詩》矣；發天機，結聖統，闡幽賾，究通變，則植之《易》矣；明王道，立王政，治亂臣，討賊子，則植之《春秋》矣；位尊卑，辨上下，節天地，治神人，則植之《禮》矣；宣湮鬱，諧政治，贊陰陽，協教化，則植之《樂》矣。植之之道已具，而植之之意未見也。乃檜於名而植於實，以道德爲元氣，以仁義爲株跋，以堯、舜、禹、湯爲楨榦，❶以文、武、周、召爲枝葉，以行業崇蘊之，以恩澤濡溉之。其樹本也，堅確乎其不可拔；其禀質也，固鬱乎其不可樜；❷其樛布也，芘蔭天下；其材構也，棟宇六合。薈蔚葱鬱，而森參霄暐，則其植也卓矣，有大於舜、禹、湯、武之親植之者也。❸

雖然，聖不代興，道亦屢喪。孔子没，正道微，異端作，有墨、晏、莊、楊蠹食者矣，有申、韓、蘇、張剽議者矣。孟軻氏辨而植之，灌以仁義，扶以神聖，煦枯爲榮，蹂邪爲正。又有鞅、斯屠剥者矣，有吕政焚灼者矣。高皇帝滅而植之，潤以文、景，❹晞以武、宣，牙揭孽振，甫訖其全。自是而下，或仆或植，根拔兩漢，枝别三國，莽、卓、操、懿，互爲蟊賊，振落六朝，勍霜赤立，剜刻夷

❶「楨」，王鏐本、四庫本作「植」。
❷「樜」，王鏐本、四庫本作「摭」。
❸「植」，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❹「潤」，原作「閏」，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貊，封殘老、釋，梯生于唐。韓愈氏立，投荒萬里，檜也再植。嗚呼！韓愈氏已矣，後人孰能植之哉？朽於塵而燼於兵矣，梁木其壞，余無所望也，❶豈意其復萌哉！不溉不封，茁而自植，沐雨蘇風，穎出而激，屹乎其庭，魯邦周室。蓋本之大，植之固，道德充而聖功溢也。雖廢於人，而必植於天矣。噫！雷霆鬱而必震，❷卉木寒而必春，日月食而必明，聖道塞而必行。今檜也自萌，既爲之兆矣。必有其人植之也，聖人之道必行矣。經也小子，敢不矻矻而進於學歟！

邀窮文

館于儀真，既歷三年。淵獻孟陬，又逢歲元。時始五鼓，賓主禮畢。❸坐而假寢，窗户嘖嘖。忽焉有物，若嘯若泣。風動幕開，闖然而入。檝手呀肩，歔歈爲言：「自子之生，與子後先。子坐我立，子行我前。子初爲學，日鑿混沌。我窒其竅，使汝好問。子初飭身，百務紛紜。我乃拂亂，使汝多聞。汝初著述，造物充斥。懼或有傷，則閣子筆。子初論説，天地決裂。懼或泄漏，則捫汝舌。人方事近，我推汝遠。適越面燕，迂塗宛轉。人方事巧，我推汝拙。抱甕澆畦，匍匐出穴。人方事易，我推汝難。回天止日，測海移山。人或相窘，❹懼汝不忍。我則抑遏，使汝憤蘊。人或汝傲，懼汝與校。我益以德，使汝不報。譊譊惡言，磔蝟蜚蜂。使汝多敵，繕治于中。咄咄怪事，撲

❶「望」，原作「放」，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霆」，原作「庭」，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畢」，原作「卑」，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或」，原作「回」，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頭衝面。使汝駭懼，視所未見。險阻備嘗，猶以爲未。鉏汝客氣，斷汝驕志。勞汝筋骨，亂汝心思。搜抉無有，❶極道之至。利汝紛華，固汝本根。絶汝聲色，富汝詩文。增邑不能，廓道之門。七年徹明，不解衣帶。我膏汝燭，夜半常在。一歲十徙，不蔽風雨。我張汝室，莫或敢侮。惟子是時，與我相隨。起居飲食，跬步不離。今子一旦，賁于丘園。安車束帛，平地青雲。一爲執政，再授宣撫。便欲相疎，憙樂讎苦。虎符龍節，附翼攀鱗。建旆南來，棄予于貧。糟糠之妻，猶不下堂。貧賤之交，猶不可忘。矧予與子，肝膽肺腸。遠涉江淮，故來訪汝。爆竹書桃，儘自呵禦。煙昏霧慘，依約門墻。棘栅重圍，鐵鎖銅簧。左闕神荼，❷右望鬱壘。擊柝聲中，森羅可畏。始吾謂子，得志堂堂。今乃楚囚，索莫荒涼。始吾恨子，今爲子悲。風馬雲旗，薄言旋歸。」

余乃惘然，如夢如覺。致辭相邀，與敘契濶：「余非棄子，子自棄余。世不余知，惟子知余。生亦由子，死亦由子。余止爾尼，余行爾使。豈惟余哉，天地亦然。惟子五人，翻黄倒玄。太極鴻荒，爾其爲主。六合八極，爾其居處。二氣三才，爾其鼓舞。徵爲五色，發爲五聲。萃爲五味，列爲五行。惟子五人，始得而名。惟爾某甲，勾芒畢達。爲棟爲梁，儘其戕伐。惟爾某丙，赫赫炳炳。化生爲熟，鑠鈍爲穎。惟爾某戊，坤厚載道。發生甄陶，有物是造。惟爾某庚，物以西成。鑪錘白鍊，利用惟貞。惟爾某壬，潤物爲霖。積爲淵泉，益久益深。四

❶「抉」，原作「快」，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荼」，原作「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時代謝，萬物化育。非子五人，則誰自出？物窮則變，既變則通。非子五人，孰能不窮？天有五賊，見之蕃昌。人有五性，修之賢良。隨爾不得，豈敢遯藏！仲尼嘗窮，不窮其聖。顔淵嘗窮，不窮其行。原思嘗窮，不窮其性。范丹嘗窮，不窮其政。一時之窮，千載之幸。是數聖賢，可爲龜鏡。求爾不得，敢不承命。昔者子雲，作賦逐汝。竟自投閣，漫爲章句。後來文公，作文送汝。延之上坐，送而不去。余學非揚，余德非韓。固窮守道，素行憂患。安子不得，其敢棄捐！余非阮籍，又非子路。不爲慟哭，不爲愠怒。泰山四維，安於所遇。家徒四壁，常爲晏然。家無儋石，其心愈堅。雖屯之邅，與蹇之連。不疐不跋，與物變遷。子嘗許我，可以爲賢。頃者赴召，爲時而起。失之不懼，得之不喜。三十年來，赤子創痏。鋒鏑之餘，化爲倀鬼。戈甲相尋，莫知其已。兩國顛連，實如倒懸。解而休之，兩君一天。誰知姦宄，又欲下石。從渠捃致，我心不忒。不作盧昶，食豆辱國。不作苟純，輸情爲賊。終合千古，照耀簡策。盡其在我，窮非所恤。子其以爲失，以爲得邪？」於是五人闃然而應曰：「若然者，吾其與子終其身而周旋者也。當箝口縮舌，復不敢爲譏評之言。」倏焉驚悟，爇香酌酒。欲相勞苦，顧眄莫有。有聲無跡，觸坐動牖。起而觀天，赤氣滿斗。

哀　辭

胡先生哀辭

歲癸卯秋八月二十七日，安肅胡先

生卒。陵川郝經緝辭以寓哀，曰：

噫！天柱折一石，何能補天缺！國步蹶一士，何能支杌隉！況俗弊風頹，山移海竭。鳳麟梟獍之不分，瑾瑜珷玞之不別。俾尼父涕洏，楚和泣血。離婁視之而矇，公輸造之而拙。正道之已絶，孰可結邪？❶而先生獨立斯世，特秉貞節。不以含垢者爲國君，納汙者爲川澤。抵詖蹴跌，信屈扭折。挽斡天之斗而揚清流，呼立石之風而卷妖孽。熾爾而不滅，卓爾而不屑。沮之而不縮，震之而不懾。善必旌而惡必罰，❷柔則吐而剛則齧。世人奔濤而蕩波，先生遡洄而鼓枻。世人藉麴以餔糟，先生洌冰而凜雪。若治底雍夷，❸堯基舜攝。有饕餮死，有窮奇裂。則先生之道，亦可白也。赤何方人衆勝天。❹屈子逐而賈生責，文舉赤而比干戹，是先生欲效尤也。然於此世，保此業，亦可謂「堅而不磨，白而不涅」者也。僕嘗謂國猶有楨，而民猶有哲。自先生不禄，亂益張，邪益揭，則「瞻烏爰止，於誰之屋」邪？❺嗚呼！人雖云亡，道或不滅。有子而賢，穀或未闋。白楊摩天，❻挺長風而掃秋月。聽咿咿之聲，猶有烈烈之色。彼姦譎者誦吾辭，❼寧不扼吭而斷舌！

❶「孰」，原作「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而」，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❸「夷」，王鏐本、四庫本作「熙」。
❹此句疑有脱誤。
❺「屋」，原作「屈」，今據四庫本改。
❻「摩」，原作「磨」，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❼「彼」，原作「被」，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渾源劉先生哀辭并引。

先生諱祁，字京叔，號神川遯士，南山公曾孫，蓬門御史之子也。其弟郁，字文季

歲庚子，經甫踰童，獲拜先生于館舍，而遽南軔。濶越八九載，己酉春，先生往來燕、趙間，始得奉杖屨。格言義訓，雖屢得聞，而頑鈍椎魯之資，桿棘而不入。是以塵心槁思，渴而未沃也。庚戌春，方負笈南邁，以遂摳衣之問，而凶訃掩至。繼而其弟文季來，以先生易簀時所付一書四十篇曰《處言》見示。經再拜雪泣讀之，其辭汪洋煥爛，高壯廣厚，約而不缺，肆而不繁。其理則詣乎極而窮乎性命，於死生禍福之際尤爲明析，非世之所謂文章，古所謂立言者也。於是感愚志之不卒，傷先生之不夭，閔吾道之不競，恨憤惋激，吐辭以哀之。嗚咽扼吭，不復條貫。其辭曰：

濁河絶流大梁亡，日入地底陰燐光。三五百年秀孕隳大荒，文源湮汩甚濫觴。三五在北輝其芒，姑爲維持爲主張。砭焫沉痼開膏肓，❶護籍儥踣扶顛殭。碧雲雙鳳方翺翔，忽弱一箇危乎姜。當年振羽來朝陽，竹花蹴落桐花香。岐山山頭喚文王，一鳴燕雀驚且狂。總角獨步高昂昂，旁魄瓌奇古錦囊。飈然聲價騰且驤，飛蒙茸兮走陸梁。挺特温潤直以方，有虞圭璋夏琮璜。波瀾老成肆汪洋，洞庭萬頃澄秋霜。上稽韓柳下蘇黄，探道索古追羲皇。一編《處言》含天章，立意造語攀荀揚。嗚呼天道其何量！既與之德不與昌，既與之年不與長。

❶「肓」，原作「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渾源之山空蒼蒼，相臺臺下天荒涼。元氣索莫真宰藏，南山家世兩渺茫。有弟有弟涕隕裳，❶有識有淚如清漳。奠桂酒兮陳椒漿，魂兮來歸摧肝腸。魂兮不來空所望，嗚呼天道其何量！

❶「裳」，原作「常」，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祭　文❶

祭淮瀆文

維中統元年夏四月，天子遣臣經奉書使宋，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意。秋八月二十四日，啓行渡淮，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淮瀆之神：

皇綱不弘，壞運締兇。海嶽氣分，迭爲長雄。千里長淮，寔爲兵衝。屍斷其流，幾不能東。衁血淪天，崩濤漲紅。征夫力殫，居民室空。殆三十年，莫知其終。皇帝踐祚，乃眷南顧。釁各有端，吾可重怒？事當一新，豈論細故。一視同仁，以廓天步。乃命臣經，仗節啓行。輸平繼好，明允篤誠。❷武用不殺，德惟好生。南北東西，皆底于平。河海江淮，有波不興。魚龍戰罷，天地澄清。舟子掛席，置醑于罌。四宇熙熙，雲旗風馬。維神有相，安流順下。保合太和，共成新化。尚饗！

禡牙文

維年月日，具位將南轅啓行，謹以清酌

❶「祭」上，原衍「雜著」二字，今據原本目録及王鏐本、四庫本删。

❷「明」，四庫本作「光」。「誠」，王鏐本、四庫本作「行」。

庶羞之奠，昭告于牙旗之神：

維我國家，威定萬國。前矛所指，莫不頓折。際天之覆，海外有截。逖爾荆楚，邈爾吴越。江淮一流，而乃限絶。譬彼金甌，粤東南缺。經備戎行，受天之鉞。謂余爪士，薄言往伐。載飭王度，❶載申師律。蒐乘補卒，敦陳固列。兹爾桓桓，兹爾烈烈。建而旆之，王靈赫赫。蚩尤竟天，太白掃月。以纓扱矢，釃酒釁血。毋作神羞，駐看鯨捷。尚饗！

祭遺山先生文

維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遺山先生之靈：

嗚呼！氣數之窮，靡物不壞。或者不淪胥，乃造物者之所在。造物之所在，宜莫不生。而奪于成，是理其可明邪？嗚呼先生，萃靈蜚英。羈丱宦學，嶽嶽稜稜。碩士鴻儒，莫不震驚，以爲間世生。閑閑初見公文，曰：「是間世生者。」渡南河而爲名公，入京師而爲名卿。張洞庭之天音，引岐山之鳳鳴。方雷厲以風飛，掞鴻章而振纓。挫萬象於筆端，倒河漢而一傾。擿塵言與滯思，瀹錮濁以爲清。闢斯文之洪源，俾灝汗而淵澄。而乃汴、蔡淪亡，蚩血凌城。氣數俱盡，萬化崩騰。時惟先生，獨矯首而行。挽崦嵫之日，嘒欲曙之星。❷收有金百年之元氣，著衣冠一代之典刑。辭林義藪，文模道程。獨步于河朔者幾三十年，豈非造物者之所在，而斯文殆將興邪？去魯西來，聿峻有

❶「飭」，原作「飾」，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嘒」，原作「慧」，今據四庫本改。

聲。天奎不芒，遂入杳冥。筆未獲麟，年未中壽，而奪去之遽。彼造物者，果可明耶？嗚呼先生，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古文之有體，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樂章之雄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軒。其籠罩宇宙之氣，撼摇天地之筆，囚鎖造化之才，穴洞古今之學，則又不可勝言。人得其偏，先生得其全。天不假之年，嗚呼哀哉！先生雖死，文或不死，是謂亡而不死；先生雖可哀，吾徒無所仰，尤爲可哀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魏先生文

歲舍辛亥，正月壬戌朔，越三日甲子，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徵君魏先生之靈：

嗚呼！世變風靡，滚滚湍若。❶既莫之遏，亦莫之淪。懷山襄陵，稽天滅壑。真宰睨而不視，元氣湮而索寞。榱崩而孰與之支，癰潰而孰與之藥？根拔而孰與之植，蔓滋而孰與之削？是以渾訌厖昧，板板蕩蕩，道益喪而俗益薄。鹵莽焰熾，士夫氣鑠。莫不卷舌于咽，頓脰于殼。既刓方以爲圓，又琢雕以爲朴。則吾誰與歸，而於焉是學？幸一二遺老，挺特而不屻，山立而不却。維持護藉，天旋而斗斡。俾夕日與曙星，不遂至乎墜落。嗚呼！今先生復逝矣，天不欲斯民之有活乎？何於遺老之遽奪，何爲吾道之虐也！嗚呼先生，學正而博。義理昭著，襟宇清廓。守不可移，嶷如山嶽。有經世之志，有佐王之器。有已

❶「滚滚」，原作「浣浣」，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亂之才，有致平之略。果鋭剛明，百鍊之精，肯造次而輕脱？卷而藏之束而縛，泥而滑之櫝而鑰。嘗一試乎，天興之末。王孫宗暨，悍臣驕跋。坐視國斃，卜所於託。磨牙垂涎，瞰鼎窺洛。先生慨然，請符曲躍。責以臣義，申以王約。萬人震懾，一軍駭愕。客氣俱盡，心死神怍。由是而觀，則先生之志，與先生之養，亦孔之灼。幅巾歸來，聲震河朔。朝庭載徵，安車繹絡。方敬之如蓍龜，委之以心膂。迓續斯民之命，砭[石芮]斯民之瘼。躋斯民於仁壽，挈斯民於遂樂。皇風扇而皥皥，吾道裕而綽綽。企仰延佇，甚於飢渴。忽萬里之悲風，遽沉淪于冥漠。秘于重泉，斯民其無望；葬于九京，吾道其弗爝。世變愈下，志氣愈弱。吞聲爲辭，雪泣于酌。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敬叔文

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永平趙先生之靈：

嗚呼！天不勝人，人不蹈道，禍亂寧有至極邪？莫不惡直醜正，翔僞飛佞。而福淫佑邪，紛紛而蝟起，糾糾而棋布。轟闔駭散，風霆雨雹，百千情狀，可一端而概邪？而其中人以毒，斃人以禍，固仁人君子之不能免。❶其肆行吞噬，眈眈逐逐，有如垂涎傅翼之虎，而吮血磨牙者，猶可逭也？其禍人而人弗覺，毒人而人弗悟，卒之乎顛蹈壞亂。如含沙之蜮，隱草之蛇，其能免邪？嗚呼！小人之乘時，如是之烈，

❶「之」下，王鏐本、四庫本有「所」字。

爲君子者，宜乎出處之節也。宜出而處，辱其自取；宜處而出，自取其辱。嗚呼！處而不能存，出而不能遂，爲時所制，而小人所戾，憤悒而終者，先生也。哀哀先生，止于是邪？云誰之咎，其亦命邪？士夫奪氣，狡孽增華。有室其苴，有子其麻。葬于九京，去日益賒。❶善人亡矣，小人之幸，君子之嗟。時則弗偶，而德音不瑕，其又何以加？嗚呼哀哉！尚饗！

祭順天賈侯文

歲舍乙卯，正月十一日，門下士郝經等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于故左副元帥賈公之靈：

嗚呼！石隕有徵，山崩有徵。人之云亡，社稷隕靈。繄公堂堂，氣阜而京。殆三十年，嶷爲國程。當金紐之中絶，皆狡狡以蝟興。公於草茅，摯如孤鷹。紫濤怒掀，偃如雄鯨。瑰珂偉岸，突兀骯髒。闢掌中之天地，陣胸中之甲兵。南直滹沱，北薄幽陵。魚龍闢分，河海澄清。先後張公，建邦成城。束裂帛之旗，卧斬木之干。銷沮耰之刃，納結茅之産。糞葦瓦礫，❷屠夷棘荆。鋒鏑之餘，遂底于平。民物日夥，帑庾日盈。截然燕趙之交，與天下争衝。❸鄭有人焉，雪山孰敢輕。端序則見，如孽而萌。❹有撥亂之略，有致治之術。有不可奪之節，與不可蔽之明。未竟其用，未成其行。未充其器業，未終其勳名。而天奪之遽，薨于

❶「日」，原作「曰」，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葦」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菊」。
❸「衝」，王鏐本、四庫本作「衡」。
❹「萌」，原作「崩」，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朔庭。淚平冰天，莫不震驚。牛童馬走，涕泗從横。蓋不爲公惜，爲天下惜；不爲公悲，爲天下悲；不爲小人之不幸，爲君子之不幸。如是則公雖死而不死，雖不生而亘千古而生也。五馬南來，萬里悲鳴。不平之志，越柩有聲。蒲水湯湯，西郎青青。玉氣萬丈，埋于杳冥。樹之墓櫝，必材而榮。玉挽萬牛以回首，終扶危而柱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蕭孟圭文

年月日，陵川郝經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蕭使君之靈：

嗟嗟乎君，秀拔乎群。東丹之裔，嶷若青雲。魁梧昂藏，鬣倏而神。翩翩揚揚，信陵、春申。粹然天和，四時之春。琮璜陷涅而不滓，玉樹臨風而不塵。胸中汪洋，涇渭自分。芬如蘭薰，純如飲醇。故莫不以鉅人長者，推聞其爲人。愛而慕，敬而親。至止肅肅，而來止欣欣。射穿札而孔武，❶書斷編而甚文。交天下之豪右，友天下之縉紳。敬賢下士，倒廪傾囷。瑰材偉器，爲時俯馴。故一命而將千軍，而襟度未展，志略未信。振落殆忽，憤不顧身。豈人衆勝天，天奪棄人邪？嗚呼！共子新城，莫敖荒谷。一則事父，一則自速。君何爲哉，而與若爲屬？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百折不挫，志士所尚。君何爲哉，自糞葦以喪？耻欲弗吊，恨欲勿哭。泣涕無從，湧胸溢目。始欲責天，謂不可測。天豈棄人，而反自責。始欲尤人，人惡自賊。盡其在我，而

❶「札」，原作「扎」，今據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反自克。有聲徹天，有淚達泉。天邪人邪，竟莫能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成玉文

中統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國信大使遣人代奠于故國信使、行府提控都管成玉之尸：

嗚呼哀哉！初奉恩詔，事皆汝聞。爛額焦頭，奔走救焚。陛辭而南，惟吾與汝。橫身爲國，去兵報主。孰謂姦臣，並公謀私。根柢蟠結，二豎夾持。闒茸污穢，脂左糞右。腆腮犬彘，濟惡營臭。汝如一鶚，軒然當關。群梟噎喑，盛暑而寒。汝嘗言吾，此輩宜備。吾不汝然，竟墮賊計。日入慝作，聲洶氣龎。階下尸殘，石之紛如。賊遂登門，索吾于室。乘黑吾出，蔽樹而匿。賊乃抽戈，吾遽踰墻。不知數仞，形勢倉皇。伴使來救，汝死吾脱。血胔塞吭，吾耻偷活。大事負任，義不苟死。吾存爾存，是以在此。古來義士，多死逆徒。汝得其死，後事在吾。一日還反，弭楫淮濆。而父而昆，而子而孫。吾必提携，以叫帝閽。討賊贈官，賁汝寃魂。汝則不死，仍大而門。嗚呼哀哉！尚饗！

箴

志箴

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爲憂患移，不爲利欲拘。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愚。

賢則顏、孟，聖則周、孔。臣則伊、吕，君則唐、虞。斃而後已，誰毁誰譽。詎如韋如脂，趑趄囁嚅，爲碌碌之徒歟？

家人箴

有父母以同其體，有兄弟以同其氣。有妻子以同其室，有臣妾以同其治。父母無非是，兄弟惟友悌。夫婦則待以敬而禮以閑，臣妾則接以和而莊以涖。必兢兢而處以誠，❶親親而持以義。此焉無虞而天下治，此焉有虞是面墻而立。可悖而忍，殘而忮，以賊天倫；淫而侈，私而蔽，以喪家極？二南之原于《詩》，冠昏之本于《禮》。釐二女于《書》，首乾坤于《易》。由是而言，家其可斁？

師箴

責善在己，我心即師。責善在人，善人是師。覺有先後，年有長幼。智有大小，德有諒厚。❷成己成物，用作新于舊。其流之清，其源必澄；其本之茂，其末必榮。故蒙者求聖，而闇者求明。彼靈不冥，實右我後生。如聽如瀆，如反如復。授者不明，而學者不篤，師道淪以没。師也是司，敢告其僕。

友箴

入門而父兄，出門而朋友。獲於上説

❶「兢兢」，原作「競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諒」，四庫本作「凉」。

於親者無不在，輔其仁成其德者無不有。棄挾論世，必召厥真；去益即損，必貽其咎。無比周以相阿，無面諛以背詬。無舍義而即利，無重新而輕舊。無輕怒以相絶，無私惠以相佑。有胥仵者勿較，有忠告者必受。無以昵而相狎，是構離而結鬬；無徇己而絶人，是起穢以自臭。友兮友兮，以有德兮，以有志兮。無志而無德，又奚友之爲。

思箴

粤惟心官，必思而得。既爲心用，又爲心跡。發我天機，生殺語默。勞焉則耗，佚焉則溺。放焉則侈，昧焉則窒。惟睿惟敬，乃正而實。勿竊我以私，勿殉我以必。勿愚我以固，勿顛我以逆。於焉是去，聖神斯立。心也是司，操之其勿失。

正心四箴并引

《傳》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四者皆本心之固有，得其理則雖有而無，非其理則不得其正，心亦因之以亡。故申而爲《正心四箴》，以自警云。

恐懼箴

直大而方，本然之勇。莫我敢遏，何懼何恐。僞妄自私，内曲而老。股栗聲澌，氣竭身倒。

憂患箴

知命樂天，憂患外來。在我者盡，無妄之災。憂從己召，患亦自取。畏壓巖墻，夫孰援汝。

忿懥箴

見理不明，咸其自恕。隕身及親，忿然不顧。自反而縮，橫逆我加。修己以道，戮人以瑕。

好樂箴

善善惡惡，乃其良好。宜惡而好，好樂非道。禮義悅心，芻豢悅口。簞食瓢飲，樂哉孰有。

立箴

維天行健，萬化斯立。君子體之，自强不息。下學上達，與天爲一。彼昏不知，惑以溺志。從其所欲，蔽于血氣。怠弛放誕，猖狂恣肆。自賊自戕，自暴自棄。自絶于天，卒僨而斃。何不反己，何不自思。以敬爲本，以謙爲基。慮患也深，操心也危。所立卓爾，嶷嶷岐岐。可以盡性，可以知天。立事立功，立德立言。不朽不橈，于千萬年。凡百君子，其惟勉旃。

自恕箴

自治不嚴而去惡不勇者，自恕之心害

之也。恕以及人，則待人以寬，其可也；恕以自及，則處己以寬，不可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絜矩之道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强恕而行也。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❶則己可克而仁可爲也。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道盡仁也。責人必以顔、閔而不貸，恕己自爲桀、跖而不疑，則長惡不悛，從自反也，寡助之至，親戚畔之矣。

銘

樗庵銘

梓孰與材，樗孰與惡？惡乃得全，材乃自斲。蓋全者天，而斲者人。我初無心，惡用斧斤？故惟散人，乃知散木。有不散存，散乃自足。莫惹蔦蘿，莫纏葛藤。曠蕩一天，逍遥此生。

容齋銘

郭君之才容銘其齋，以銘爲請。銘曰：

偃偃以弗顧，藐藐以弗矚，❷是之謂忽。落陷穽而不爲之引，溺淵水而不爲之拯，是之謂忍。當於義而弗爲，事俯仰以徇時，是之謂隨。維兹三者，人欲之私。凡百君子，察而去之。剷闕塞以爲通，撤藩籬而大同。

❶「待」，原作「侍」，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藐藐」，原作「貌貌」，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東西其横，南北其從。❶浮雲在空，馬牛其風。彼横逆而至，於我何加焉！反之於吾躬，弗示人以不弘。汪汪洋洋，百谷之王。俱收並蓄，黿鼉蛟龍。而是非邪正，不亂乎其中。如明鏡，如止水。爾不吾欺，吾不爾從。是之謂容，乃天理之至公。凡百君子，維始維終。

曲肱亭銘 有序

昔濂溪先生嘗使二程尋孔、顔樂處，與所樂者何事。蓋孔、顔之樂，不在夫蔬食水飲、陋巷簞瓢也。安時處順，盡其在我，毋意毋必，與物俱化，窮達得喪，壽夭貴賤，非我性分，澹然相忘，而其樂有不可量者，所謂天下之至樂也。往歲靖肅徵士魏君過保下，以祥止王氏父子語余，而余未之見也。今年春始得入燕，祥止先生已僊去，其子惇甫明敏純粹，質而不華，謙而有守，與物無競。於别墅築亭曰「曲肱」，將以全天下之至樂，踵聖賢之高躅。故爲引其端而繫之銘。曰：

孰不爲處？處欲其中。孰不爲樂？樂欲無窮。彼不義之富貴，詭名與倖功。嶷嶷自熹，狡狡自雄。玉觀金宫，胡爲乎其中？一時之樂，侈然自肆。覆巢之禍，旋踵而至。則其樂也，豈能無窮？伊亭中之高人，方擇勝而棲神。與時屈伸，與道爲鄰。知時之不可以苟合，乃逍遥乎此身。高卧曲肱，不浼世塵。徜徉從容，室不求通。從爾卿相，盡爾王公。不爲伏鳳，不爲

❶「北」，原作「比」，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卧龍。本無心於求世，又何意於非熊。惟軒中之明月，與席上之清風。翛然而往，翛然而來。曾不知其幾何，過耳目如矇聵。肘則生柳，首則飛蓬。其神也矯矯，其樂也融融。飲水而眠，日自生東。乾坤一亭，樂在其中。命邪天邪，竟莫能窮。

日觀銘❶

惟帝出震，故東方首庶物，在南、北、西之右。而其嶽鎮，號爲天帝之孫，群靈之府，故泰山視衡、華、恒爲獨尊。自嶽麓而上，越黄峴，入天門，登太平頂，又極東南矗出而危峙者，曰日觀，視泰山爲獨高。故東土爲四方之冠，泰山爲四嶽之冠，而日觀則又冠夫泰山者也。以其隮高尊峻，下視日出，故以爲名焉。歲乙卯秋九月癸丑，自奉符登嶽，拜謁絶頂神祠，遂登日觀。光怪自觀北谷底環屬而上，九采聯綿，入于天心，不啻數萬仞、百千萬層，日入始滅。翌日復瞰觀旭日，神光瑰景，洞灼精魄，異遇靈界，皆所未覩，則又日觀之傑觀也。觀之巔有危石，四削突起，勒銘其上，傳示不朽。銘曰：

巖巖岱宗，作鎮大東。峙列三州，旋拱三峰。扼海拒河，綰結蒼龍。業業日觀，岱宗獨冠。八蠻九夷，平視天半。石脚隱日，昏曉割判。我來一登，神光揭摛。金環碧繩，連虹屬蜺。亘地經天，植起不移。雄雞忽驚，日出峰底。火山盪摇，紅海沸起。俯瞰愕睨，身在天裏。蓬萊方壺，金闗銀臺。❷

❶「銘」下，四庫本有小字「有序」。

❷「闗」，王鏐本、四庫本作「闕」。

赤城光明，照耀洞開。鰲頭突兀，飛仙飛來。回視秦漢，磨崖鐫石。玉檢金泥，夸示罔極。侈心崔嵬，青苔滿壁。我來大書，增壓其間。記異揭靈，揮斥神姦。庶答昭休，壯觀名山。

居庸關銘❶

朔、易斡會斗極，揭控地勢，隘天隱日。玄冬之氣，黃鍾之律，凝結形見，聚而不散，常爲冰雪，故號陰區。瞰臨懸絶，以建瓴之勢，居高走下，每制諸夏死命。故自三代、秦、漢至于今，號稱强悍之國。營、幽、并、代之北，山嶺隔閡，連高夾深，呀口傴脊，數千里巖壑重複，扼制出入，是天所以限南北，界內外，固中原之圉，壯天地之勢者也。自秦、隴亂，大河東抵，太和、紫荆，繞出盧龍之塞，列關數十。而居庸關在幽州之北，最爲深阻，號天下四塞之一。大山中斷，兩巖峽束，石路盤腸，縈帶隙罅。南曰南口，北曰北口，滴瀝濺漫，常爲冰霰，滑濕濡灑，側輪跐足，❷殆六十里石穴。及出北口，則左轉上谷之右，並長嶺而西，陰煙枯沙，遺鏃朽骨，悽風慘日，自爲一天。中原能守，則爲陽國北門；中原失守，則爲陰國南門。故自漢、唐、遼、金以來，常宿重兵，以謹管鑰。中統元年，皇帝即位于開平，則駐蹕之南門。又將定都於燕都，則京師之北門。而屯壁荒圮，恐啓狡焉，故作銘畀燕京道宣慰府，使勒石關上，且

❶「銘」下，四庫本有小字「有序」。
❷「跐」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此」。

表請置兵，以爲設險守國之戒云。

銘曰：

國宅天都，高寒之區，居庸其樞兮。遼右古北，陰幽沙磧，控帶阨狐兮。山連嶺重，鍵閉深雄，巍巍帝居兮。伊昔掣鎖，金源敗破，遂爲坦途兮。函谷一夫，百萬爲魚，竟執歌舒兮。思啓封疆，備不可忘，禍生不虞兮。寇不可玩，機不可緩，寔惟永圖兮。天險地險，莫如人險，兵刃相須兮。❶刻銘巖嵎，用告僕夫，當戒覆車兮。

面銘❷

大本達德，合坤配乾。小智自私，面墻蔽前。明通公普，誠一靜專。恭己正南，❸所以事天。

背銘

不獲其身，與天爲一。惟欲之從，物皆我隔。勿欺勿蔽，勿引勿絶。室中造車，天下合轍。

左銘

所惡於左，無以交右。汝則弗欲，人奚汝受。反身致曲，曲能有全。絜矩之道，自人而天。

❶「刃」，原作「力」，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面」，原作「西」，今據原本目録及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正南」，王鏐本、四庫本作「南面」。

右銘

所惡於右，無以交左。惟意惟必，道惡惡可。❶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己之要，宜書諸紳。

竹瓦枕銘

冰深玉肥，雷聳石裂。架空傾雨，迎刃破月。斲爲高枕，清風散髮。安眠滅念，萬古一節。

❶ 「惡可」，四庫本作「平可」。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贊

先天圖贊并引

宓犧氏按圖畫卦，以造書契，而爲民用，初不以爲易也。歷黄帝、堯、舜氏而王法大備，畫卦之説默而不傳。夏、殷之世，乃有《連山》、《歸藏》以爲卜筮，亦不知其爲易也。及紂囚文王於羑里，始以宓犧氏之卦重而制名，而謂之《易》。武王有天下，代殷爲周，於是謂之《周易》，而《河圖》之文，畫卦之理，重卦之義，變卦之由，其所以然而莫非自然者，則亦未之言也。至仲尼氏贊易道，於易有太極，則言《河圖》之本然；於天地定位，則言畫卦之本然；於帝出乎震，則言變卦之本然；於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則言重卦之本然。制作犧、文之後，超出犧、文之前，於是宓犧、文王爲後天，仲尼爲先天矣。由仲尼氏以來，學者求易於繇、彖、文、象辭、説之間，不復探原窮本，以造夫宓犧氏。至康節先生，因仲尼氏之言，推本《河圖》之文，究竟宓犧之畫，錯綜文王之重，以復八卦之序，爲圓方一圖，以明仲尼氏之所以先天者，曰《先天圖》。不用辭説，再造一易，而居宓犧之前、《河圖》之上矣。經潛心玩味，踰二十年。近

以久在舍館，益得致志，故爲之説，❶而意味無窮，復拜手而爲之贊。曰：

大物全體，❷渾淪厥初。天地萬物，本然一圖。叵密充周，自爲規模。停穩妥帖，極盡無餘。兩兩生生，並爲根株。當爲書契，歷數有在。匹馬隻輪，上天之載。觀象起本，不假神怪。太極兩儀，更相禪代。因而爲數，倍而爲卦。奇則有耦，理不獨生。一則有二，鬼神以行。影不離形，響即應聲。不作不爲，自然而成。無慮無營，本真則誠。死生兩原，穿徹一竅。動端有幾，月窟騰曜。變乃不測，天門龍跳。神定無方，在物則妙。君看元陽，可以盡道。乾、兑、離、震，巽、坎、艮、坤。天地列位，日月闢門。雷風噫氣，山川出雲。變動錯蹂，萬物糾紛。數爲之位，道爲之君。重以合兩，錯綜旋轉。意言象數，由此以見。卦爻以背，畫交以變。應違則惡，理契則善。本自震出，孰使乾戰？自犧而文，體用具完。仲尼探賾，扣其兩端。不復爲圖，祇以文觀。梁折山摧，喪其本原。刻舟求劍，聽目擊盤。❸惟無名公，創圖弗説。獨造犧皇，撐霆裂月。鞭出龍馬，再爲區別。奇耦重復，先天一訣。顛倒羑里，翻覆乾坤。分陰分陽，接續韋編。自震右轉，由巽左旋。一本乎中，皆先乎天。不假刓削，自然而圓。不離陰陽，皆本兩畫。坎伏于蒙，離轉爲革。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復長剥消，姤遇夬決。陰陽相根，盛衰以別。分陰分陽，用柔爲剛。倒乾爲坤，旋長爲藏。天地反覆，不

❶「爲」，原作「謂」，今據四庫本改。
❷「物」，四庫本作「易」。
❸「目」，四庫本作「日」。

失其常。八卦相錯，焕乎其章。不假裁截，自然而方。自下而上，不紊其序。由左而右，不失其故。縱入横出，緯錯綦布。神樞鬼紐，消息散聚。地中有天，闔闢一户。自奇合耦，以方契圓。再造一《易》，自爲二篇。祇是《河圖》，更無一言。道以象示，神以方傳。退藏于密，直在畫前。内聖外王，雜而不越。範圍化幾，經界心法。層層相呀，宛宛互發。一本萬殊，四面八達。都無轍迹，但見黑白。造天人際，復地天通。渾沌破碎，太虚玲瓏。却從有限，推出無窮。惟有數畫，纔留幾重。天地萬物，盡在其中。東堂西樓，毁爲一閣。醉裏跳丸，笑傲安樂。忽把地維，掛向大角。共山雲沉，洛陽花落。吁嗟先生，萬古絶學。

大禹泣囚圖贊

地平天成，萬古一治。人脱于魚，鼓舞聖世。稷務播種，契施禮義。伯夷降典，咎繇作士。刑猶弗措，豈禹之志？號泣旻天，反躬責己。雖得其情，哀而弗喜。彼伊辟王，敢擾天紀。血汙皇極，手刃赤子。顧瞻兹圖，寧無愧耻？

元遺山真贊

其才清以新，其氣夷以春，其中和以仁，其志忠以勤。不啻蔡、辛，❶與坡、谷爲鄰。歌謡慷慨，喜氣津津。唾玉噴珠，看花

❶「辛」，四庫本作「米」。

飲醇。而乃爇香讀《易》，坐席凝塵。假邪？真邪？嗚呼！復幾千年，更有茲人也邪？

王良臣真贊

嶷如喬松，矯如晴虹。視其眉宇，見其心胸。秋隼欲擊，頓超絛籠。每遇風飈，顧瞻長空。安得玉麈，❶助其談鋒？倒海傾江，續地天通。闟衆枉而歸直，彼僞辯則皆窮。今乃扣之不應，相視而笑，而欲愚我以形氣，蔽我以盲聾邪？快呼美酒，握手相從。外形骸與世累，徑一飲而千鍾。❷

說

文說送孟駕之

或者嘗曰，「彼作文不工」，「彼工於作文」。愚竊聽而惑之。蓋文可順而不可作也。天地有真實正大之理，變而順，有通明純粹不已之文，是其所以爲之，非矯輮造鑿而然也。唯其變，是以有文；唯其順，是以不已，皆自然也。故陰陽得以文乎天，剛柔得以文乎地，仁義得以文乎人，羽毛、鱗介、苞葉、根荄得以文乎物，清濁高下得以文乎

❶「麈」，原作「塵」，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徑」，原作「俓」，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聲，升降舒綴得以文乎節，麗縟華采得以文乎色，禮、樂、射、御、書、數得以文乎藝，德刑、殿最、號律得以文乎政，城聚、都鄙、廬井得以文乎居，華蟲、藻火、山龍、黼黻得以文乎服。易其無有，利其興革，化而新之，至至終終，爲神道之極致，亦得其本然之理而已，焉有作爲之贅哉！大庭氏而上，文有理而無名；大庭氏而下，文有名而無書；陶唐氏而下，文有書而無法；仲尼氏而下，文有法而無作。仲尼之門，游、夏以文學稱，未聞其執筆命題而作文也。物感於我，我應之以理而辭之耳，豈校其辭之工拙哉？是以六經之文，經天地，貫萬世，與博厚高明並而不朽也。

仲尼氏没，本散而末分，源遠而流別。文晦於理而文於辭，作之者工於辭而悖於理。故莊、列以之文虛無，儀、秦以之文狙詐，申、韓以之文慘黷，屈、宋以之文怨懟，卒致吕政焚書之厄。西漢古學，文學之分，其弊則極于江左，❶宂矯之談，浮屠之法，玉樹後庭之曲。而苻秦、元魏、高齊而下，血漂禹跡，寄斯文於霆擊之餘、風燼之外，邈乎莽于九原也。厥後有唐，杜氏文乎詩，而《風》、《雅》復萌；韓氏文乎儒，而六經方爝。又屬以晚唐弊俗，五季繁運。而有宋氏興，歐、蘇、周、邵、程、張之徒，始文乎理而復乎本，猶不能比隆三、五，去殺勝殘，致頌聲，興禮樂者，百千祀之蔽，不可一日而擴也。幸其用力之勤，❷俾斯文不遂滅，而吾民不爲狐蟲非類爾。由是而言，天地萬

❶「弊」，原作「蔽」，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本文以下逕改，不再出校。

❷「勤」，原作「勒」，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物之文未之或變，而人文如是之窮，作之者不工歟？工矣，然而如是者何？《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文何嘗不當？作爲者之過也。不作不爲，萬理皆備，推而順之，文在其中矣。故文作於人而窮於人，人亦作於文而窮於文。嗚呼！文窮人邪？人窮文邪？

養說

人皆可以爲大也。唯其忽之而自暴，委之而自棄，狹之而自小也，是以固滯戕賊，窘束流溺，卒不能以之大。夫人之性，天之理也。其氣，則一元之氣也；其形，則五行二氣萃其精而結之者也；其心，則官天地，府萬物，一智周知，泛應無量，如是之大也。有其大，必養之以充其大。不能養之，何以充之？故古之大聖大賢，莫不有以養之者。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此武王之所以養其武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此周公之所以養其聖也；三省其身，犯而不校，此顏、曾之所以養其賢也；至大至剛，養而無害，浩然塞於天地間，此孟子之所以養其氣也。由此觀之，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大之所以爲大，皆養之使然也。嗟夫！吾衆人者，去古之大聖大賢也遠矣。古之大聖大賢，皆知所以養之者。吾衆人者，乃不知所以養之，卒爲小人而不能大也，卒爲下愚而不能聖賢也，昭昭矣！

嘗觀夫蹄涔之水至小也，有魚焉而至微也，知所以養之，潛溺沉滯，會雨集而達於溝洫；循就因仍，自溝洫而達于川澤；圉圉拘拘，自川澤而達於江河；軒昂踴躍，自江河而達于海。由寸而尺，由尺而丈，以至

於爲鯨爲鯤，拉扶桑，翳暘谷，激水三千里，其大不知其幾千里。至於爲神鰲，負九地而橫騖，冠三山而却走，如是之大也，何者？養之使然也。苟不知其所以養，倔强於蹄涔，跳踉於泥沙，忘其河海淵藪之大，使薪翁笱婦動其食指而墮其構，❶雖遇子産之愛，寧免烹乎？

豈惟魚哉，凡物皆然。故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物之至微而賤者，猶必得其養而後大也，矧人之至貴至靈乎，而可無養也？故必明義理以養其性，寡嗜欲以養其心，禦奔蕩以養其情，致中和以養其氣，節飲食以養其體，盡孝友以養其本，執堅剛以養其節，擴正大以養其度，撤壅蔽以養其智，别邪正以養其習，慎細微以養其行。欲其養也，必先有容也；欲其容也，必先有勇也；欲其有勇也，必先有敬也。蓋敬則心不散，而齊莊中正，足以有執，則勇可致也。勇則私不犯，而發强剛毅，足以有爲，則容可能也。容則物無不受，而寬裕温和，❷足以有養矣。如是，則雖小而可以大，雖愚而可以智，雖凡夫而可以至于聖。而昧者不知也，乃輕佻以侮之，不忍以傾之，忿激以擲之，撑裂分披以壞之，淫佚以沈之。天地付吾者大，而吾自小，可乎哉？

嗚呼！是特不養自小之而已矣，猶無足深憾也。如蔽匿以養其姦，文飾以養其過，巖深以養其惡，掩覆以養其機，朴野以養其詐，高抗以養其傲，締搆以養其黨，從肆以養其淫，執錮以養其偏，絞切以養其

❶「構」，四庫本作「機構」。

❷「和」，王鏐本、四庫本作「柔」。

毒，以是而養之，小而喪身，大而敗國，又大而亂天下，不若不養之爲愈也。故養一也，有可者，有不可者。可者養之，不可者去之，不可不慎也。

讓説

性純乎義理，無非善也。而人之多欲，役於血氣，遂至于不善。蓋血氣勝則義理亡，義理亡則嗜欲張，嗜欲張則争奪起，非篡弑鬬狠不能厭也，性於是乎惡矣。聖人有憂之，乃尊卑之而制夫禮，等殺之而明其分。懼其欲勝而不能自克，至於廢禮亂分，削繩墨而自肆也，乃强勉而致夫讓，使謙抑遜退，沮縮椎魯，以鑠其剛鋭陵犯果猛之氣，卑以自牧，枘去角牙，虚而不有，推而弗受。彼軒軒堂堂，蜚怒騰勇，如飄風暴雨，蕩忽而至；吾則逡巡而退，拱揖而避之耳。彼之血氣肆，而吾之義理存，本然之分彰彰而著，所獲多矣。至矣哉！讓之於人，扶持成就者甚大，而樹立宏廓者甚遠也。故堯、舜以天下讓，而天下爲公矣；夷、齊以國讓，而天下友悌矣；稷、契以官讓，而朝廷和睦矣；子臧守節，而季札不受，挺特於末流叔世，覬覦僭亂之風少變矣。由此觀之，天下國家猶且讓，矧其下乎？

維此義不行，嗜欲張而血氣勝，義理亡，至有父子稱兵，推刃同氣，如魯桓、衛出、楚商臣、宋元凶劭者。[1]始而不讓，一至於是，誠可畏也。雖然，是特不讓，篡弑奪攘而已矣，是其跡不可揜，人得以凶惡逆類而目之矣。讓者如彼，而不讓者如此，昭昭

[1]「劭」，原作「邵」，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然白黑分矣，猶無足深憾也。世有讓非所讓而反以取敗者，有以讓而濟其姦者。紫之奪朱，莠之亂苗，賊德之甚者也。燕噲欲以舜子之，漢哀欲以禹董賢，唐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❶皆致大亂，幾絶其祀，是讓非所讓也。新莽搆僞以欺天下，欲重己勢而彰己善，例加恩秩，已則遜避。當塗盜漢，戕滅劉宗，賊弑母后，既取之矣，而始命其子禪讓。司馬懿欲傾魏，溢曹爽之勢，而稱疾不出。王安石初入仕，每遷一小官，輒累表辭讓，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是皆以讓而濟其姦者也，是皆非讓也。中義理而無私，推其有而不居者，讓也；近人情而不欺者，讓也；非所有而不敢妄有，固執而卻之者，讓也。故讓也者，禮之本，義之方，克己之要，求仁之術也。非以爲逆，亦非以取敗，又非所以濟姦。君子不可不辨，亦不可不慎，又不可不力行。

❶「貞」，原作「楨」，今據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書

請舅氏許道士出圜堵書

七月二十有五日，外孫郝經謹拜書舅氏巾几走：

天兵南下，晉臂不舉，用蕩析我母家，諸父諸兄是用不集，保命于四國，訖今四十餘年，泯泯也。上天降衷，俾我舅氏之子居於祁陽，越十祀，始獲拜聚，抃踊曲百，何樂如之。雖然，於經也復有甚不樂者焉。舅氏之子嘗隕涕而謂經曰：「我姑在此，我父在彼，焉得一會面，以道前日之事耶！」經再拜而問之故，曰：「我父以不羈之姿，肆志於輕世，窘於天步之艱，迫於勢利之厄，於是放心遺形，吸孤風，抱明月，耿耿自若，而逃山林、放滄海耳。妻孥親友，一遺于世，我是用不獲爲子者三十年。子曷爲我致之。」經曰：「噫！有是哉？斯蓋過於用智，致遠而泥者也。然至誠貫天地，可以動日星、開金石，況於人乎！經敢不罄悃赤，飭鄙隘，以盡親親之義乎！」其是是也，其非是也，可則行，否則輟，實在舅氏之所圖耳，經於何有！

夫道至易而求之者以難，至邇而求之者以遐，至同而求之者以異。故雖越藩墻，穿穴隙，窮高極遠，卒溺於異端，而終無所獲矣。寂然不動，物潛於極；感而遂通，極

蘊於物。本其理以動者，天也；成其形而靜者，地也。純於天地之間者爲人，雜於天地之間者爲物。隱極之先，見極之後，合天地之幾，通人物之理，消長盈虛，變化云爲，純純而不已者，爲道若是其甚易、邇而同也。❶故人稟天地之精，備萬物之理。其性則精實至善而主静，其中則有仁、義、禮、智之四端。神舍於體用之間，幾潛於動静之始。思慮未發而天已知，言行未終而人已見。充之則即孝悌可以盡性命，即脩身可以治天下。謹於存養之漸，慎於操舍之微。由之而行不以行，❷亦以見其易；反諸吾身而不有闕，亦以見其邇；參諸天地，質諸鬼神而不違，亦以見其同。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守一道，未嘗以爲難、遠而不同也。

彼或紐於血氣，蔽於物欲，故有輕世之心。甘志而溺物，助長而揠苗，游思横起，不知精明之所舍，馳突搏躍，以喪其良心，昧其明德，内焉而無主，足爲物誘而致疑。故疑於難者曰：「天地萬物，君臣父子，重爲我累，曷若吾默於虛静而有所知覺，閟於空明而皆使寂滅，以爲極樂乎？」是以達上而遺下，得内而忘外，間斷僻陋，無所連屬。及欲革其蔽，則立僞教以利死生，設因緣以引物，卻殺身以濟衆，而不知聖人明德、新民之教，此西方見性之説、大覺之教所由起，愈易而愈難也。疑於遠者曰：「血肉相愚，機穽相覆，勢利相逐，曷若吾挈先天之器，以遺于時，絶蹤遐游，杳然爲期？謂吾本無，曷滯於斯，使之如槁木？吾心本虛，

❶「邇」，原作「爾」，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不以行」，四庫本作「無不利」。

曷用於斯，使之如死灰？」是以絶物棄世，悖天生物之仁；無父無君，悖人處世之義。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既未能退藏于密，而又不能齊戒與民同患。此老、莊之徒，語命談天，揭辭矯辯，不知聖人欲無言之理，强作形骸，虛怪恍惚，幽深玄妙之説所由作，愈近而愈遠也。疑於異者曰：「人心如面，姸醜不同，曷若驅之以律，而一之以刑，即無異矣？」是以絶天倫，敗骨肉，同胞之民，以膏鈇鉞，未達聖人端拱之化，雍雍顒顒，仁壽驚民，而剸慘之刑、刻薄之法所由興，愈同而愈異也。故申、商之法行於秦而秦滅，老、莊之教盛於晉而晉衰，西方之教興於梁而梁亡。故疑吾道之難者卒入於佛，疑吾道之遠者卒入于老，疑吾道之異者卒入於申、韓。使肆人欲，滅天理，諸夏衰而夷狄橫。先聖人之正道，王者之大經，曠百祀而不收。吾民無辜，使之服左衽而言朱離。由是而言，佛、老、申、韓之爲害，若是其昭晰也。然而遂行於世，倡揭號呼，鼓震而風蕩，莫之敢何者，何也？高明之士用智之過，溺而不返也。

周道衰，孔子没，三代之俗日削月朘，佛、老乘隙而入，申、韓繼踵而作。申、韓之害也外，是以止於滅秦而已。佛、老之害也内，故能爲千萬世之惑。愈高明之士，愈在其中。人性善佛即説善，人性静佛即説静，人心虛老即説虛，人欲大莊即説大，其似是而非，非聰明睿知豪傑之士，其孰能辨之哉！昔龍門未闢，吕梁未鑿，河溢孟門之上。伯鯀障之，愈障之而愈深，愈防之而愈大。禹疏通之，使由地中行，九州以牧，四方以平。蓋鯀拂其性而用智之過也，禹能順其性以道之爾。夫高

明者，處心遠大，欲直趣高明之域，曾不知在躬之德，神鬼人天，高明之道盡矣。乃矯矯倀倀，疊出私智，見吾聖人之書，聞吾聖人之教，若聆風吮壤，然則反以爲迂，而皤然他求矣。一旦見二氏之書乃如此，是以耳目忽廢，天之與我者，萬物之備我者，皆亡也。雖翳於草莽，而卒無悔焉爾。嗚呼！好高明而非其道，則入于狂肆矣。好齊肅而非其道，❶則局于血氣矣。好孤絶而非其道，則入于譎誕矣。欲無心者愈有心，欲無爲者愈有爲，則用智之過也，顧不大歟？

雖然，苟知其非，反身而觀，平氣而待，察天理，辨人欲，視可否，使舊染之汙脱然而盡，向之良心可以興，向之明德可以明矣。孔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乎，知不善而未之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今舅氏誠能即不肖經之語，辨異端之害，求大禹之智，顔子之行，《詩》、《易》之文，庶垂裕親舊，緝熙宗祀，使天下知許氏之有人矣。不然，煢煢之身，陷於不義，使孝子不得盡事親之禮，以忍人之心自爲計，不亦過乎？一旦宛然而長歸，譏者誰歟？慕者誰歟？其爲天下之棄人也，必矣！雖然，高明之人，豈亦至於此乎？經不佞，輒以鄙辭相瀆，獲罪多矣。經載拜。舅氏許德懷，壬辰之亂，棄家爲道士，於長垣坐死圜者七年矣。其子國昌齎是書隔墻投之，舅氏遂排墻以出，從之歸，父子如初。

❶「肅」，原作「速」，今據四庫本改。

答友人論文法書

經白：❶急來惠問作文法度、利病，❷何吾子過於巽下，以能問不能，猶以工師審繩墨於匠人也，何倒置若是之甚哉！然切磋之義不可廢。非吾子之言，何以發經之蒙覆，❸動某之狂言哉！

二帝、三王無文人。仲尼之門，雖曰文學，亦無後世篇題辭章之文。故先秦不論文。騷人作而辭賦盛，故西漢始論文，時則有揚雄之書；東漢復論文，時則有蔡邕之書。建安以來，詩文益盛。語三國，則有魏文帝、陳思王之論；語晉、宋，則有陸機、沈約之作。折衷南北七代，則有文中子之説。至李唐，則韓、柳氏爲規矩大匠。如韓之《答李翊》、《上于襄陽》、《答尉遲生》、《與馮宿》，柳之《與楊京兆》、《答韋中立》、《報陳秀才》、《答韋珩》、《復杜温夫》及《與友人》等作。加之以李翺之《答王載言》、《寄從弟正辭》，皇甫湜之《答李生》、《復答李生》。下逮歐、王、蘇、黄之論議，則窮原極委，無所不至其極，無法復可説，百世有餘師矣。經何人也，而敢復論文章之法乎？顧有一焉，不敢告也。

爲文則固自有法。故先儒謂作文，體制之而後文勢。❹雖然，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謂法度、利病，近世以文爲技，與求夫法、資於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

❶「白」，原作「曰」，今據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急」，四庫本作「書」。
❸「發」，原作「廢」，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之而後文勢」，四庫本作「立而後之勢成」。

以理爲文，自爲之意也。古之爲文也，理明義熟，辭以達志爾。若源泉奮地而出，悠然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態度，匯于江而注之海。不期於工而自工，無意於法而皆自爲法。故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與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抱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夭閼於胸中，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一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❶

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則有法矣，未有無理而有法者也。六經，理之極，文之至，法之備也。故《易》有陰陽奇耦之理，然後有卦畫爻象之法；《書》有道德仁義之理，而後有典謨訓誥之法；《詩》有性情教化之理，而後有風賦比興之法；《春秋》有是非邪正之理，而後有褒貶筆削之法；《禮》有卑高上下之理，然後有隆殺度數之法；《樂》有清濁盛衰之理，而後有律吕舒綴之法。始皆法在文中，文在理中。聖人制作裁成，然後爲大法，使天下萬世知理之所在而用之也。

自孔、孟氏没，理寖廢，文寖彰，法寖多。於是左氏釋經而有傳注之法，莊、荀著書而有辨論之法，屈、宋尚辭而有騷、賦之法，馬遷作史而有序事之法。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爲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爲辭，而文

❶「矣」，原作「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爲百世之師也。故今之爲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爲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窮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以是理，爲是辭，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志帥行權，多多益善。標識根據，不偏不倚，中天下、準四海以爲正；輝光照耀，炳烈粲發，引日星、麗霄漢以爲明；造微入妙，探賾索隱，極九地、築底裏以爲深；包括綿長，籠罩遐外，塵天地、芥太極以爲大；龍驤虎步，瞰眺八極，登風雲、厲威震以爲雄；❶躋攀倚拔，窮原無上，棄形器、脱凡邇以爲高；莽蒼澗越，混涵太樸，鬱鴻荒、全渾沌以爲古。震雷霆，開昏塞，節八音，鳴萬籟，有始有卒，如律如吕以爲聲；通一元，貫四時，塞天地，鼓萬物，噴薄動盪，生成化育以爲氣。挈矩布算，摶節量度，徑圍天地，位置六合，規萬世以爲格；巍岸磊落，欲顛欲立，墮疊太華，推移日觀，屹萬刃以爲形；敷布振迅，欲歛欲溢，排闢孟門，疏鑿灎澦，決萬里以爲勢。爲門爲庭，爲堂爲殿，爲樓爲閣，以爲間架；爲甲爲乙，爲首爲尾，爲腹爲背，以爲鋪叙；爲閉爲錮，爲構爲締，爲聯爲屬，爲橐爲鑰，以爲關鍵；爲囷爲廩，爲庾爲倉，爲筐爲篚，爲裏爲囊，以爲含蓄；爲坐爲作，爲進爲退，爲折爲還，爲舒爲疾，以爲步驟；爲莊爲嶽，爲逵爲軌，爲途爲路，爲縱爲横，以爲馳騁；爲經爲緯，爲端爲緒，爲錯爲綜，爲織爲紝，以爲機杼。鍊金鎔錫以爲精，礱石磨玉以爲潔，去陳刬爛以爲新，苴漏塞罅以爲密，昭布森列以爲博，旁摎遠蹈以爲邃，依違諱避以爲婉，紆

❶「登」，原作「祭」，今據四庫本改。

餘曲折以爲態，容與平坦以爲易，遏塞險澁以爲難，澄湛静敞以爲清，激揚蹈厲以爲節，優游不迫以爲暇，頓放妥帖以爲安，建置强崛以爲固，鼎峙山立以爲重，持綱挈要以爲簡，填委充塞以爲富，穿徹沈著以爲快，警策峻緊以爲偉，恣睢徜徉以爲肆，齊莊謹肅以爲嚴，翦截裁制以爲整，超卓頓挫以爲壯，擁衛倚疊以爲厚，脱暢便利以爲通，一唱三歎以爲感，剴切訐忤以爲激，咀嚼雋永以爲味，深長奥衍以爲趣，音節中適以爲和，抑揚起伏以爲變，瑰詭譎怪以爲奇，雕鎪無跡以爲巧。成就而無作爲，順理而不生事以爲化。耳目口鼻四體衣冠具，不瘖不痺，活而不死以爲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莫非自然以爲神。則法亦不可勝用，我亦古之作者，亦可爲百世師矣。豈規規孑孑，求人之法，而後爲之乎？

故先秦之文，則稱《左氏》、《國語》、《戰國策》、《莊》、《荀》、屈、宋；二漢之文，則稱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蔡邕；唐之文，則稱韓、柳；宋之文，則稱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人，皆弗稱也。騷、賦之法，則本屈、宋；作史之法，則本馬遷；著述之法，則本班、揚；金石之法，則本蔡邕；古文之法，則本韓、柳；論議之法，則本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文，皆弗法也。何者？能自得理而立法耳，故能名家而爲人之法。苟志於人之法而爲之，何以能名家乎？故三國、六朝無名家，以先秦、二漢爲法，而不敢自爲也。五季及今無名家，以唐、宋爲法，而不敢自爲也。韓文公每語人以力去陳言，當自作，但識字，言從字順識職而已，不當蹈襲故爛，謂宏詞詞賦爲俳優，皆此意也。

然則前人不足法歟？文有大法，無定法。觀前人之法而自爲之，而自立其法。彼爲綺我爲錦，彼爲榭我爲觀，彼爲舟我爲車，則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無窮矣。近世以來，紛紛焉求人之法以爲法，玩物喪志，闚竊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爲狂爲惑，於是不敢自作。不復見古之文，不復有六經之純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麗縟，莊周之邁往，屈、宋之幽婉，無復賈、馬、班、揚、韓、柳、歐、蘇之雄奇、高古、清新、典雅、精潔、恣肆、豪宕之作，總爲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齊、梁、五季之際矣。嗚呼！文固有法，不必志于法。法當立諸己，不當尼諸人。不欲爲作者則已，欲爲作者名家而如古之人，舍是將安之乎？是經之志也，故敢以爲復，然未知其是且非也，吾子幸復惠教焉。某再拜。

與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

經白：昨承先生惠顧，謂經之質可問津伊洛，以闡明道學。經自惟揣涼昧，不足以辱惠教，又不足負任，且復有惑而未自信者焉，敢復諸下執事。

嘗聞過庭之訓，自六世祖某從明道程先生學，一再傳至曾叔大父東軒老，又一再傳及某。其學自《易》、《詩》、《春秋》、《禮》、《樂》之經，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大而天地，細而蟲魚，邇而心性，遠而事業，無非道也，然未嘗以道學爲名焉爾。夫聖人，道之至也。自宓犧、神農、黄帝至于堯、舜氏，道之全體著見，以爲斯人用，天下莫不學之，道學之名無有也。增修制作，自禹、湯、文、武、周公至仲尼氏，郁郁乎文，洋洋

乎盛，道之大用，極盡無餘，載在方策，以爲後世用，天下莫不學之，道學之名無有也。仲尼之門，自顏、曾、子思至孟軻氏，心傳口授，無非聖人之道，相與講明問答，無非聖人之學，道學之名亦未有也。逮夫戰國之末，處士横議，各自名家，曰儒、曰道、曰墨、曰刑名、曰縱横，道之全體始壞，大用使分，學者莫知適從。吾聖人之學，始自爲儒家，卒致焚戮之禍。由漢以來，六家、九流、三教、諸子、百氏蝟然雜出，喪心惑世，毒天下，禍生人，至于今而不已。儒之名一立，天下之亂不可勝窮矣。矧今復立道學之名哉！

夫道之大，兼天下之名而不自以爲名。一物一事，自有一道，自爲一名。分而言之，皆事物之名也；合而言之，皆道之名也。故《易》爲乾、坤等六十四卦，各自以爲名；太極天地爲人與萬物，各自以爲名；命、性、心爲三綱五常、百行萬事，各自以爲名：無非道也。於是曰易道、神道、天道、地道、人道，皆以道爲名，而道之名自若也。道衹一理爾，以其莫不由之以行，故名之曰道，豈可特以爲學，而自爲一家哉？秦、漢而下，以吾士夫爲儒家。故方術之士，以黄帝、老子爲道家，以虚無爲本，大害夫道。又豈可復以儒家，又特謂之道學哉？

始宋濂溪周先生，深於《易》學，謹於操履，志夫三代之際，作《圖》著《書》，以述仲尼、孟軻之志。繼以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横渠張先生，傳繼授受，其學遂盛。而康節邵先生，推衍象數，明伏犧先天之本末，始有道學之名也。及其徒欲神其説，分宗别派，謂之伊川之學、康節之學、伊洛之學，引而自高，揭然以道學爲名，謂一世之人皆不

知道，又謂漢、唐諸儒皆不知道，直以爲仲尼、孟軻復出。論説蜂起，黨與交攻，投竄貶斥，竟成宣、政之亂。秦、韓當國，遂謂之僞學，又謂之姦學，衣冠之禍，古所未有，皆標置立名之激之也。

周、邵、程、張之學，固幾夫聖而造夫道矣。然皆出於大聖大賢孔、孟之書，未有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傳者，[1]獨謂之道學，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學，不謂之道學，皆非邪？孟、荀、揚、王、韓、歐、蘇、司馬之學，不謂之道學，又皆非邪？故儒家之名立，其禍學者猶未甚；道學之名立，禍天下後世深矣。豈伊洛諸先生之罪哉？僞妄小人私立名字之罪也。其學始盛，禍宋氏者百有餘年。今其書自江、漢至中國，學者往往以道學自名，異日禍天下，必有甚於宋氏者。

移諸生論書法書

夫書，一技耳，古者與射、御並。故三代、先秦，不計夫工拙，而不以爲學，是以無書法之説焉。自包犧氏畫八卦、造書契，皇頡製字，取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而爲之，初無工拙之意於其間也。世變日下，漸趨簡易，故變古文爲篆，又變大篆爲小篆，又變小篆爲隷，爲楷，爲八分，爲行，爲草，爲真行，爲行草，爲章草，爲正草。廢刀用筆，廢竹用帛，廢帛用紙，皆與世變而下也。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爲工，始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而見其爲人，專門名家，

[1] 「夫」，原作「夬」，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始有書學矣。

故古之篆法之存者，惟見秦丞相斯。斯刻薄寡恩人也，故其書如屈鐵琢玉，瘦勁無情，其法精盡，後世不可及。漢之隸法，蔡中郎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魏太傅繇。繇沈鷙威重人也，故其書勁利方重，如畫劍累鼎，斬絶深險，又變而爲楷，後世亦不可及。楷、草之法，晉人所尚，然至右軍將軍羲之，則造其極。羲之正直有識鑒，風度高遠，觀其遺殷浩及道子諸人書，不附桓温，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江左高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法韻勝遒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風絶迹，邈不可及，爲古今第一。其後顔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蘇東坡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以楷用隸。於是書法備極，無餘蘊矣。蓋皆以人品爲本，其書法即其心法也。故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雖一時諷諫，亦書法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頗僻側媚，縱其書工，其中心藴蓄者亦不能揜。有諸内者，必形諸外也。若二王、顔、坡之忠正高古，縱其書不工，亦無凡下之筆矣，況於工乎！

先叔祖謂，二王書之經也，顔、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今之爲書也，必先熟讀六經，知道之所在，尚友論世，學古之人，其問學、其志節、其行義、其功烈，有諸其中矣，而後爲秦篆、漢隸，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頡本意，立筆創法，脱去凡俗。然後熟臨二王正書，熟則筆意自肆，變態自出，可臨真行。又熟則漸放筆，可臨行草。收其放筆，以草爲楷，以求正筆，可臨章草。超凡入聖，盡棄畦町，飛動鼓舞，不知其所以然，然後臨其正草。如是者有年，始可於顔求其正筆，於坡求其奇筆，以正爲

奇，以奇爲正，出入二王之間，復漢隸、秦篆、皇頡之初，書法始備矣。

然猶學之於人，非自得之於己也。必觀夫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求制作之所以然，則知書法之自然，猶得之於外，❶非自得之於内也。必精窮天下之理，鍛鍊天下之事，紛紼天下之變，客氣妄慮，撲滅消弛，澹然無欲，翛然無爲，心手相忘，縱意所如，不知書之爲我，我之爲書，悠然而化，然後技入于道，❷凡有所書，神妙不測，盡爲自然造化，不復有筆墨，神在意存而已，則自高古閒暇，恣睢徜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剛而不亢，柔而不惡，端莊而不滯，妥娜而不欺，易而不俗，難而不生，輕而不浮，重而不濁，拙而不惡，巧而不煩，揮灑而不狂，頓擲而不妄，夭矯而不怪，窅眇而不僻，質朴而不野，簡約而不闕，增羨而不多，舒而不緩，疾而不速，沈着痛快，圓熟混成，萬象生筆端，一畫立太極，太虛之雲也，大江之波也，悠悠然而來，浩浩然而逝，邈然無我於其間，然後爲得已。雖云一技，而可以名家也。諸君欲爲之者，試以吾言求之。經再拜。

答高雄飛書

經拜手復書雄飛兄執鞭走：

前辱書示，諄諄灌灌，諭以作文意。其開示閫奧，充斥原委，淵如淮，矯如嶽，昭以粹，如日星，誠文人之大匠也。顧經何以

❶「得」，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後」，原作「從」，今據四庫本改。

當之！

然以文自名，非素志也。生今二十有三季矣，方其髫齔白駃矣，適天步之艱，遭萬死之阨，累係俘虜，梗踣南北，烏知有誦書作文之事哉！知有汲薪負擔耳。厥後時奉杖屨于家君，且聞搢紳先生之論文談道，於是昧於一學。既而悔之曰：士生千古之下，而處斯世，遇斯時，豈宜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耶？於是求夫有用之學，天地之所以覆載，聖賢之所以用心，與吾身之所當爲者而學之，亦庶至其萬一也。於世俗之不免者，故一言半字，時時而出之，豈敢以文自名哉！又豈以所棄者而復爲所事哉！然吾兄不以樸樕之才，反覆勤厚，千里致誠，甚於面命，銘佩之意，永永不朽。然未知他日之趨拜下風，其許摳衣奉扃之一問乎？

二月五日，陵川郝經載拜。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書

與漢上趙先生論性書

經頓首再拜啓：

日幸一拜，得聞高誼，望江漢之驚瀾，漸伊洛之餘波。晉之鄙人，庶幾終用楚材以爲堂構，造大成之室，求仲尼之意。然羽毛齒角，其肯傾困倒廩而遂畀之乎？垂槖而入，必稛載而後歸爾。

靖康之亂，吾道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漢，自江漢入于閩越，百有餘年之間，蟬聯荆楚，蔓衍巴蜀，蘯湧旁魄，彌亘嶺海。如冬之日，至南而極，極則復北矣。蓋天之道也。於是近歲以來，吴楚、巴蜀之儒與其書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復入于伊洛，泛入三晉、齊魯，遂至燕雲、遼海之間。而先生巍然以師道自處，學者雲從景附。又爲《伊洛發揮》一書，布散天下，使孔、孟不傳之緒，家至日見，則道之復北，雖存乎運數，其倡明指示、心傳口授，則自先生始。嗚呼！先生之有功於吾道，德於北方學者，抑何厚耶！而經牽制於時，不能奉杖屨備弟子之列，抑又何不幸耶！不能親炙而以書，先生其忍棄之哉？

經自十有六始知爲學，今復十有餘年矣。世之科舉文章，記問之學，强勉爲之，弗好也；非六經、孔孟之書，弗讀也；富貴

利達，紛華之事，弗志也。獨於性分之内，求之甚力，體察之甚熟，究竟之甚專。第恨諸儒之説，相與雜亂，使自信之弗篤也，敢以爲質乎？

夫道之在人謂之性，所謂仁義中正而主静焉者也。統而言之，則太極之全體也；分而言之，則命陰而性陽也，命静而性動也，天命而人性也，人性而物理也。合而言之，祇一道焉爾，又何有論説之多乎哉？道之在人，一而静，純粹至善，充實之理而已，又焉有異端之多乎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性之善，《詩》、《書》已言之矣。孔子曰：「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性之善，孔子備言之矣。於是孟子道性，斷然以爲善而不惑，而以已天下萬世之惑也。荀卿，大儒也，學孔子者也，而謂之惡。揚子雲，大儒也，學孔、孟者也，而謂之善惡混。始惑于情，而以氣質之禀受者爲言，於是大起天下後世之惑，至于今而不已也。至今先儒謂性非學者所急，又謂顔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於是不言性，縱或言之，不過夫性習之説，不辨夫理性與夫氣質之别，遂謂揚子雲之善惡混爲最得。又謂論性之差自孟子始，孟子不當定名爲善。復談空説無，入于老、佛氏，皆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又在荀、揚之下矣。是以人之有性，不能自知、自盡而至于命。其説不可復聞矣。

自漢至唐，八九百年，得大儒韓子，始以仁義爲性，復乎孔子、孟子之言。其《原

性》一篇，高出荀、揚之上。至其徒李翱爲《復性書》，反復於《中庸》、《大學》之間，以復乎曾子、子思之言。恨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自唐至宋，復四五百年，得大儒周子、邵子、程子、張子、朱子之書，明六經、孔、孟之旨，接續不傳之妙，論道論理，論才論氣，論質論情，又備於韓子之書，皆先儒所未道者。又恨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由宋迄今，朔南分裂復二百餘年矣。先生及朱子之門而得其傳，裒然傳道於北方之人，則亦韓子、周子之徒也。又不得親炙之而問其所以然，質心之所素定者。性理，問學之本也，敢以書爲請。不大鄙外，以爲可教，則幸教焉，指其要歸焉，則幸甚矣。經雖不佞，亦敢爲北方學者之倡，使吾道復明于中國，兼晉、楚之富，必不乾没先生之材矣。經再拜。

上紫陽先生論學書

十二月五日，陵川郝經齊沐拜書大使先生：

經生今二十有八年矣。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世有科舉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有文章之學，學之無自而入焉，蠟乎其無味也。退而歎曰：利禄其心，組繡其辭，質日斵，僞日翔，何區區爾也？而狃於俗，陷於世，有不能已焉者。如是者有年，始取六經而讀之，雖亦無自而入，而知聖之學、道之用，二帝、三王致治之具，在而不亡也，真有用之學也。學之今十年矣，背馳而左事，形示氣露，已聚誚而群議矣，是以箝口重足而不敢言動焉。日舍

館一拜，幸先生不以鄙騃，置之隅坐，霽以懌色，煦以春言，鼠腹而既果然矣。再日而再侍，示之以明白純粹之書，揭囊倒篋，啓之以開廓正大之論。正襟而讀之，默默而思之，乃知吾道之果不亡，學之果有用，斯民其有望矣。愚之素所蓄而不敢發，可熟數之於前矣。

夫道貴乎用，非用無以見道也。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皆有用也。六經之垂訓，聖人之立教，亦皆有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至矣。」士結髮立志，誦書學道，卒之乎無用，可乎哉？幼而學，長而立也。邇焉而一身，小焉而一家，大焉而一國，又大焉而天下，必有所用也。鳥獸魚鼈，屑屑之物也，猶皆有用也。蜂蠆虵虺，毒世之物也，猶皆有用也。靈而爲人，學而爲士，夫乃反無用，可乎哉？世有人焉，之無伏臘之不辨，魯魚亥豖之不分，乃辨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濟天下之大難，享天下之大富貴，聲色不動而有餘裕焉？吾誦書學道之士，試之一職，則顛蹶而不支，委之一事，則屻撓而不立，汲汲遑遑，終其身不能免于凍餒，而趨利附勢，殞義喪節，何也？事無用之學也。

蓋自佛、老盛而道之用雜，文章工而道之用晦，科舉立而士無自得之學，道入于無用。惟其無自得也，故内輕而外重。外重矣，曄乎其曜矣，侈於物而衒於人矣，文章之所以工也。文章工矣，功利急矣，義理晦矣，道之所以入于無用也。嗟乎！不耕鑿、不蠶繅而衣食者，謂之游食之民；不道德、不仁義而文章者，謂之逐末之士。甚哉！天下之襲訛踵陋，而莫之知也；大聖大賢不作，而逐末之紛紛也。天下已亂，生

民已弊，無有爲拯而藥之者。之士也，方相軋以辭章，相高以韻語，相誇以藻麗，不知何以堯、舜其君民也。道其不行矣夫？

伏觀先生《韓子辨》、《正統例》、《還山教學志》，洋洋灝灝，若括元氣而翕闢之。其事、其辭、其理，皆有用者也，非世之逐末之文也。天其或者悔禍，而自先生發源歟？不窒塞，不夭閼，而遂承其流，推而放之四海，則道之用可白，而至治可期也，不見誚于江左諸公矣。經也小子，敢激其流而揚其波乎？經載拜。

與闞彥舉論詩書❶

經白：昨得足下詩一卷，瑰麗奇偉，固非時輩所及。然工於句字而乏風格，故有可論者。詩，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詠性情，以爲風雅，故攄寫襟素，託物寓懷，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凡喜怒哀樂，蘊而不盡發，託於江花野草、風雲月露之中，莫非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理。依違而不正言，恣睢而不迫切，若初無與於己，而讀之者感歎激發，始知己之有罪焉。故三代之際，於以察安危，觀治亂，知人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以爲王政之本焉。觀聖人之所删定，至于今而不亡，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詠性情者，祇見三百篇爾。

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讟煩冤，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

❶「闞」，原作「撖」，今據原本目録及卷十五改。

潘、陸、顔、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氏，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至蘇、黄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蓋後世辭勝，儘有作爲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有沈鬱頓挫之體，有清新警策之神，有振撼縱恣之力，有噴薄雄猛之氣，有高壯廣厚之格，有叶比調適之律，有雕鎪織組之才，有縱入横出之變，有幽麗静深之姿，有紆餘曲折之態，有悲憂愉佚之情，有微婉鬱抑之思，有駭愕觸忤之奇，有鼓舞豪宕之節。若夫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知之者鮮，又孰能爲之哉？先爲辭藻，茅塞思竇，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嗚呼！自李、杜、蘇、黄，已不能越蘇、李，追三代，矧其下乎！

於是近世又儘爲辭勝之詩，莫不惜李賀之奇，喜盧仝之怪，賞杜牧之警，趨元稹之艷。又下焉，則爲温庭筠、李義山、許渾、王建，謂之晚唐，轟轟隱隱，啅噪喧聒，八句一絶，競自爲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聯之工。嘔啞嚼拉於齒牙之間者，❶祇是天地風雷、日月星斗、龍虎鸞鳳、金玉珠翠、鶯燕花竹、六合四海、牛鬼蛇神、劍戟綺繡、醉酒高歌、美人壯士等。磨切錙銖，偶韻較律，鬬飣排比而以爲工，驚嚇喝喊而以爲豪。莫不病風喪心，不復知有李、杜、蘇、黄矣，又焉知三代、蘇、李性情風雅之作哉！

足下之作，不爲不工，不爲不奇，殆亦未免近世辭人之詩。願熟讀三百篇及漢、魏諸人；唐、宋以來，祇讀李、杜、蘇、黄，盡

❶「啞」，原作「嘔」，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去近世辭章。數年之後，高詠吟臺之上，則必非復吴下阿蒙矣。經再拜。

答馮文伯書

十二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謹載拜復書于文伯幕府執事：

往歲車乘過保，氣阜色瑩，心咸意孚，有古所謂氣焉相許，不待言而喻者。近復領書，所以賁續于塵槁者甚厚，諄諄灌灌，所以劇厲于茅塞者甚切而明也。抑其所謂俟時而動，不至猖蹶，於愚志固然。而閉滯辟左，有猶未達焉者。其以經爲有意於冒進耶？抑又動作云爲，不時乎中，形似乎妄，吾子得以窺之也？經之問學疏，蹈道淺，失慮左見，理未熟而齒穉，動不時乎中，則有之矣。其貪冒妄進，枉尋直尺，昧於一行，倖於詭獲，蓋亦有之矣。而反求之身，殆未之見也。孰不爲動，顧其幾何如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有可乘之幾而不動，後時之悔無及也。未見其幾而妄爲之動，惡足以爲有志之士乎哉！君子誦書學道，砥節礪行，其脩己切，其植身正，固期有用，而不與草木腐、埃塵飛，安忍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救也？學而有用，亦不脅肩諂笑于未同，以求試乎用，不以天民爲己任而自私也。

夫有有用之學，必有可乘之幾而後動，進退雍容，必有可觀，巍巍堂堂，必有可立。其致君，其裕民，其行己，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三聘焉而後起；孔明抱膝長吟，時人莫測，昭烈三往焉而後應。彼非敢以布衣

偃然而傲萬乘也，俟幾與時耳。湯仁而漢義，是可爲之時也；夏暴而魏篡，是可乘之幾也。於是奮然而起，卒之乎有殷配天，庸蜀繼漢，闊肆尊顯，莫之與京。吾子所厭聞而飫道，經亦所竊受教於君子者也。經不佞，雖不敢望其輝光，而亦不至顛沛妄冒，周章失措，養之久而傾之亟，遂以失己，而辱吾徒，壅吾道，虧喪聲實，委斯文於地也。

經自十有六束髮學道，非先秦之書弗讀也，非聖人之言弗好也。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以是而行之，殆六七年，六經既治，思有以奮然而復古也。於是作古文，不爲流俗所爲。蓋自孔子没，異端作，楊、墨行，而聖人之道衰；二漢亡，佛、老盛，而聖人之道絶；文章工，語言麗，俗學騖，而六經之義晦。故忘其菲陋，斷然欲有以樹立，揭世左馳而不顧，僨仵百折而不衄，塞吾道之衝，盤桓而不進，飢寒迫於身而不恤。合則進，否則止，苟遂不合，則將委世長往，抱明月以孤騫，吸清風而高蹈，續聖賢之墜緒，傳之無窮，亦不至於失己而委斯文於地也。

奈之何家君戴白而無菽水之奉，爲子之職分未盡也。二弟幼孱，婚取未畢，爲兄之義未盡也。爲人子而事父未能，爲人兄而撫幼未能，惡在其爲道也！是以低眉俛首，爲人講讀，餬其口於四方，以養老，以畜幼，以俟時之幾，而不以爲愧耻。其自視，猶愈於抱關擊柝者也。雖然，不爲威惕，不爲利疚，不犯非禮，不爲不義，以業自食，亦不至於失己而委斯文於地也。士信於知己，非高明而敢爲瞽言若是哉？惟高明亮恕焉。經載拜。

上趙經略書

月日陵川郝經謹齋沐再拜獻書于大行臺經略相公閤下：

經自前歲八月到杞。杞屬部内，尤密邇京邑。擬顙地一拜，而布衣疏遠，天淵懸而海山隔，進而止者屢矣。於是默默以思，以爲士雖貧賤，而傳言之禮不可廢。昔韓文公，大儒也，三上書宰相以自論薦，非戚戚貧賤而汲汲富貴，躁舉妄進，自輕而失己也。士束髮學道，期於有用，豈坐視天民腐同草木，噤不一鳴，瘞九原而已乎？故范仲淹有三年之喪，而言事不已。或者誚之曰：「此豈言事時耶？」仲淹曰：「士豈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其意以爲天與己者大，己不敢私而小之也。一身之戚小，而天下之憂大也。嫠憂宗周而不恤其緯，矧於士乎哉！

經自十有六始知問學，今幾二十年矣。身失道左見，與時背馳，亦自知其無用也。身之弗脩，學之弗成，親之弗能養，家之弗能庇，天下於我何有！雖然，遂欲自棄，亦自不忍。明天子賢王公在上，區區之言，可遂已矣？今又以事將北轅，去執事日益遠，胸中之蘊蓄者日益甚，不辟僭越，捃摭蒭蕘，驤首振袂，瞻望清光，積年耿耿，可熟數之前乎？

夫見天下之幾者，能應天下之時。撫幾應時而不失焉者，能成天下之事業。見其幾，失其時，事業弗立也；遇其時，失其幾，事業弗立也；有其幾，有其時，非其人，事業弗立也。故豪傑龐艾，而無幾與時，雖瓌奇抱異，瑰奇偉岸，欲不待文王而興，而

知不可爲，即退而窮處，與物無競，亦不强爲，以速自斃。姦宄鷙孽，有幾有時，不乘之以正，應之以道，侈然自肆，卒錯天下於禍亂。骫骳熟爛，龍斷詭獲，見其幾愉愉而弗乘，遇其時苟且而弗應，解弛舒緩，不能固結人心，痿痺國體，銷鑠國勢，卒之乎天下寖以滅亡。幾乎，時乎，其惟人乎！

幾與時未嘗無由。漢、唐以來，千有餘歲，有百年而一來者，有五六十年而一來者，有四三年而一來者，有繼日賡月叢會而疊來者。惟人也不可知。故有百年之治，而復有百年之亂；有五六十年之治，復有五六十年之亂。亂方弭而復興，治方成而遽壞，卒不善治，生民不免於塗炭，有志之士所以痛哭而流涕也。

國家光有天下，四十餘年矣。奮起北土，奄有燕、雲，據建瓴之勢，以强馭弱，遂有河朔。比之湯亳、周豐、高帝之漢中、光武之河内，不既大矣乎？致治之幾一來而弗乘也。并西夏，克遼東，服齊、魯，定關中，瞰陝窺洛，張爲龍形，蟠亘萬里，析天下之脊，扼天下之吭，而撫其背，稍霽威息民，足以善治也。致治之幾再來而弗乘也。繼而蹂荆、襄，覆汴、蔡，滅金逼宋，有天下十之八，降壽春，破襄陽，舉漢中，入成都，俘西域，形勢既定，混一有期，棄襟帶而弗固，得要害而弗守，舍二帝、三王之墟而觀兵海外，其小天下以爲不足治也歟？既往之幾不可追已。幾之來無窮，因勢成幾，如水之有源，遇風而爲波也。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後來者如先，而未嘗絶也。如或見之，又可失之乎？

往歲天子踐祚，廓清宇内，更革弊政，振舉綱維，脩明統紀，收僞符命，汰濫郵傳，

責己肆赦，與天下更始。舉燕、雲之南畀之執事，湔濯舊汙，解釋紛糾，藥其瘡痍，新其耳目，不期月而報政，致治之幾復來。而又太弟開府，都督諸軍，天下翕然望治，巖穴幽隱，莫不彈冠振纓，引領拭目，將以窺太平之盛也。徵車絡繹，登崇俊良，冠蓋弓旌，相望於道，則朝廷有意於斯民，至厚也。可謂能乘致治之幾，而應致治之時矣。惜乎願治之速，進人未盡其選，而挾術射利誤蒼生之姦，假王之命，成其詐謀。天誘其衷，隨舉輒敗，不念朝廷用人愛民之意，欲欺天下而卒自欺，跋胡疐尾，頓躓狼籍，宜矣！

雖然，致治之幾猶在也。有如執事之雄剛正大，挺不世之資，任天下之重，斡斗極之運會，開吾道之榛塞，特立獨行，不流不倚，挽回元氣，春我諸華，立志而行之以終，用人而加之以審，收攬俊乂，進用老成，張本汴、洛，爲天下倡，至治有期矣。天下之士，没蒿萊、局塾隘有年矣。苟遇明時，孰不欲刮磨振厲以自效，矧於執事嶷然而爲之倡乎！旭日始旦，群陰自伏，震雷一驚，鈎萌盡達。嗚呼！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捨執事其將安歸？撫幾應時，執事之事也。談王道，議國政，士夫之職也。是以敢爲是言而不忌也。異日執事成天下之事業，生民樂生，雍雍皞皞，經又何敢言哉！鼓舞康衢，謳吟聖世，守太行之敝廬，足所願矣。瞽言滋蔓，瀆浼高明，惶懼惶懼。經再拜。

爲家君請命書

維丙辰夏五月辛卯朔，二十一日辛亥，

不孝男經等頓首拜手言：

唯天降監，篤棐于有忱，肆經敢誕籲于天。時台郝宗，殷庶胤罔顯。惟曾伯王父及余王父，浚源于茲文，而大余宗。本支肆羨，亦罔顯于世。天步惟艱，厄于南河，折于析崩，又剡于兇殘，幾具盡厥類，大割余宗。惟遺余孱父，俾纘厥緒。是天大造，不敢不敬，是亦天大賚，不敢不應。若斷蓄孽，覬于春有夏，以考天惠，肆逮余沖愚，以永以遂。而天弗弔，集疢厥躬，恫鰥于厥中，乃在牀第，如楚如刈，弗克興以痦，至于彌留。若天斷厥命，不宜俾遺以育，俾墜厥宗，具盡于南河。既遺以育，是天弗斷命，乃有大造于余宗。若稽考，則亦宜引年，俾考終命。惟天有明命，非台敢私于親。越惟余父，自時厥立，適大艱于身，乃奉王父，涉于北河。于厥喪，復奉于宗塋，突于戎兵，逸于寇場，罔敢逭死于佚，以考其子義。既金墜厥命，俘于南河，梗踣于邁，饑饉喪亂，跋涉流亡，撫余及弟妹，艱關百至，以盡其父義，四十有五年，而無一日之燕。惟天降監，越經之年有斷，以引父命，畀余以終養。余聞曰：「始於憂勤，終于佚樂。」若弗引，是憂勤以殄。獨于余父，敢罄究私昧，以迓續父命。惟天畀矜閔，用宏生生。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順天賈侯藏書之所也。曰「萬卷」，殆不啻萬焉。不啻萬而曰萬者，舉成數也。金源氏末，天造草昧，豪傑鬩起。於是擁兵者萬焉，建侯者萬焉，甲者、戈者、騎者、徒者各萬焉，鳩民者、保家者、聚而爲盜賊者又各萬焉，積粟帛、金具、子女以爲己有者，斷阡陌、占屋宅、跨連州郡以爲己業者，又各萬焉。侯則獨不然。息民保境，禮賢聚書，勸學事師而已。於是取衆人之所棄以爲己有，河朔之書盡往歸之，故侯之萬者獨書焉。河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復各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淮南亡，衆人所取者如初，亦復各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故南北之書，皆入侯府，不啻數萬卷焉。始貯于室，室則盈，貯于堂，堂則溢，乃作樓藏之。

樓既成，盡以卷帙置其上，而爲之第，別而爲九。六經則居上上，尊經也；傳注則居上中，後傳也；諸子則居上下，經之餘也。歷代史居中上，亞六經也；雜傳記居中中，次史也；諸儒史論居中下，史之餘也。先正文集及諸著述居下上，經、史之餘也；百家衆流、陰陽圖籍、山經地志、方伎術數則居下中，皆書之支流餘裔也；其法

書名畫則居下下，藝成而下也。櫛比鱗次，高炌星漢，❶人之文與天文際，私家之藏，幾踰祕監，故賈侯之書甲天下。

方干戈壞亂，❷經籍委地，侯獨力爲捆拾，吾道賴以不亡。雖孔氏之壁，河間之府，不是過也。彼富貴者之樓，管絃樽俎，肴核几席，登覽燕集之具充焉。侯之樓，則古聖今賢，大經格言，脩身治世之典積焉。時順天之治嘗最諸道，推爲鉅公偉人，而又樂賢下士，炌炌於收覽遺書爲志，故天下之人益以此賢侯。

侯既貯書于樓，謂其將佐曰：「昔蔡中郎書籍畀之王粲，而粲卒名世。今吾之書若是，不有所畀，適足以爲蠹魚之食，不免墮檐之譏矣。吾聞郝氏子經嗜書力學，吾將畀之，鞅掌之隙，亦得竊聽焉。」時經寓居鐵佛寺之南堂，坐徹明者五年矣。以書幣邀致其府，於樓之側築堂曰「中和」，盡以樓之書見付，使肆其觀覽。侯則時令講解一編，輒曰：「吾之書有歸矣。吾不爲書肆矣。向吾之書貯于樓中，今則貯子之腹中。向者大聖人之道布于方策，今則布諸子之心矣。子其擒光揭耀，俾吾之書用于世，以濟斯民，則子之腹，乃萬世之府也。不然，則亦蠹魚之穴，墮檐之樓爾。子其勉之！」經再拜，謝其不克負荷，每爲流涕感刻曰：「經舉家之盎缶不能購一經，故每區區晨夜，叩人之門，藉書以爲學。今侯以數十年之勤，數萬卷之多，盡以見畀，雖侯之盛意，豈非天邪？如怠忽自棄，以多書而不能如

❶「炌」，王鏐本、四庫本作「切」。本文下同，不再出校。

❷「干」，原作「于」，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無書之初心，業不能勤，而卒無有成，則非負侯，是負天也，復何以立於世哉！」故書侯聚書起樓及畀經爲學之義以爲記，以明侯之德，且以自警，庶幾終不負侯云。

樓成於丙申之秋。經之處侯之門，則癸卯之冬。文成之日，則甲辰之春也。三月二十日，門下士陵川郝經謹記。

趙簡子廟記

滿城故隸易州。金源氏以保州爲燕都畿内節鎮，升爲順天軍，故復爲順天屬邑。縣北有古城，故縣也。城之東闉獨高，其上有廟，廟有像。其下大聚落，曰城東。居民以廟爲簡子廟，亦不知簡子爲何神。歲時祈賽，雩告雨澤，昭靈響答。以古廟圮侈，易而新之，請某辨其故而揭神之名。

按易州，古燕南之境也。古保州，趙之北境也。當七國時，趙爲長城以限燕，在易水之南。今自遂城、安肅亘出雄、鄚之間，長城猶呀侈綿絡。而滿城在西山之阿，長城之内，則爲趙地無疑。而簡子則晉趙鞅也。保州西北十里許曰廉梁，有趙將廉頗廟，去滿城三十里而近。俱爲趙臣，廟于趙邊，爲有徵矣。然而賢若文子、雄若武靈王而不祀，千六七百年獨簡子世祀于趙人，何哉？蓋趙鞅首并邯鄲，逐范、中行氏，遂成三晉，則開國之主也。故趙人特祀于邊，以旌其功，居民因之，遂爲世祀。至宋有國，趙之自出，而宣祖則保州人，其上世陵寢皆在州城之東，其族緒則布于涿、易之間。及與契丹疆白溝，而保州宿重兵，楊延朗諸將控扼西山，而滿城爲襟喉。且鷄距一畝二泉泛爲溏濼，以限突騎，又爲宋之重邊要

害。簡子之廟，必崇爲明祀，載祀典矣，故至于今而不廢也。

夫用物精多則魂魄强，積千年之誠敬于其故土，則其神必靈，宜乎呵禁一方，沛澤而禦厲。況其常爲霸國之政，以爲諸侯盟主，長吴伐齊，誅君側之惡乎？其世祀也宜哉！居民父老請書之壁，以告後之人，使知神之爲晉大夫趙簡子也，故書。年月日，陵川郝經記。

醉經記

譎誑、詭幻、邪辟，醉乎異端而不自知者也；怏殘、賊忍、殺戮，醉夫凶冥而不自知者也；役趨走、飾任佞，醉夫勢利而不自知者也；汩聲色、溺朝市，醉乎物欲而不自知者也。噫！人知夫酒之醉人也，又惡知其醉於此者哉！蓋義理之不明，性之不率，而淪於嗜慾，有所不知也。人以血氣而生，豈無嗜慾？特所嗜者之有差耳，是以蔽于是而不知也。欲知嗜慾之差，免夫四者之患，必先明義理以率性。欲明義理以率性，莫先乎經。經也者，聖人之所盡心，醇乎義理而爲言者也。知義理之所醇，嗜而醉之，夫豈有差哉！

人受天地之中，得至善之性，其心之所同然者，義理也。苟蔽於物而惑於私，則性之善者，心之所同者，皆亡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乃立教以脩道，布之方策，使人人得以自新，其哀我人也，亦至矣。則人可以自暴自棄乎？必當明聖人之經，以踐其跡，以求其心，由仁義中正之道，極純粹至善之理，則知吾性之盡焉者止夫是理，是理之盡焉者止夫是經，惡得而不嗜哉！亦猶

嗜酒者之得酒也。是以寤夜而思之，篤信而守之，造次而行之，卒以脱嗜慾之私，造正大高明之域。見於用者，則可致於民而格於天；徵於色者，則已睟於面而盎於背。川魚雲鳥，純純其天，而浩浩其淵，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又似夫嗜酒者之醉也。雖然，嗜酒而醉者，愈醉而愈迷；嗜經而醉者，愈醉而愈明。與其醉酒而迷，曷若醉經而明也？然醉酒而迷者，猶愈夫醉嗜慾之差者也。嗜酒而醉，夕醉而旦則醒矣。醉夫嗜慾之差者，雖老死而不能止，又將害天下與來世也。

嗚呼！自伏犧而下，道在聖人；自孔子而下，道在六經。今之人既不得聖人而親炙之，幸得遺經於千載之後，力求而深索，己之本然之質，至善之性，猶懼其亡也，又可陷於異端而恣於凶冥，溺於勢利而惑於物欲乎？故取文中子「心若醉六經」之言，作《醉經記》，庶使自暴自棄者，聞吾風聲，收其放心，全其良心，亦有志乎堯、舜其君民也。乙巳秋八月記。

鄰野堂記

野之處有二焉，有窮於野而道於心者，有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何以言之？討幽而山，阻深而泉，翦茨而嶠以林，繚垣而阿與磐，而笑傲焉，偃息焉，鬱焉嬉焉而飲食焉，進而獲覆，行而獲尼，抱道懷材而不遇，蘊德匱奇而肥遯者，如是而可也，是窮於野而道於心矣。故《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業以鎡於身，無德以光于行，無材以用于世，而據名山，挾大川，擅高腴之地，鬼蜮其志

而麋鹿其形，徜徉磐薄，以異於時，以高於天下，以動於王公大人，由是而言，得非爲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乎？安在其爲野處也。故傳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余常以是自訟處野之道。

乙巳秋，魯伯自燕來，以孝純張君之書示余，云：「近卜居于故宮，基構一室，逈絶塵閴，糞甓而開途，剗草而植卉，雖在燕城，實有野處之趣。故名其室曰『鄰野』，言非野而鄰於野也。吾子其志之。」余嘉其既不在野，亦不在市，既得其道，而又得其趣也，故附自訟之説以爲記。又爲歌曰：

堂乎堂乎，古則朝而今則野。是孰爲之？必有致之者。有顒張君，器則青雲。籍筌而佩蘭，詩秋而酒春。彼人翕翕兮，朝埃而暮塵；此堂寂兮，而與野鄰。又胡爲乎，生麟而死麢？

冬十有一月，陵川郝經記。

種德園記

伊人之生，耨地耕天，何種之多也！而小焉者不能以之大，惡焉者不能以之善，偏汙蔽窒者而不能以之備。❶種乎此而遺乎彼，種乎彼而遺乎此。種焉者而不種，不種焉者而種。是以擾擾紛紛，皆有所種，而不知所以種也。堂堂天地，命吾民以懿德、含弘光會，❷無所不在。有公明純愛之仁，有制宰施爲之義，有別嫌疑、辨上下之禮，有照耀昭晰之智，實而守之之信。如是之

❶「蔽」，王鏐本、四庫本作「弊」。

❷「含」，原作「合」，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會」，四庫本作「大」。

大而如是之善也，固宜於闇而屋漏之中，顯而廟堂之上，紛拂焉而淪潰之日，烜赫焉而權勢之時，傾焉揭焉而顛沛流離之際，雖一言一動，一政一事，皆灌溉封植，而有以種之，全天之所畀，不芟刈蘊崇，忽而自暴也。故或以之聖，或以之賢，或以之有國，或以之有天下。

而昧者、惑者則不知也。方種卉木以取材，種貨寶以取贏，種黍稷以取食，而不知有大者焉。種掊克以取利，種機穽以取獲，種阿諛諂僞以取容，姦宄回邪以取位。甚焉者種嗜欲以喪身，種驕淫以喪家，種侈肆以喪國，種崩析以喪天下，而不知有善焉者。俾固有之德，湮没茫昧，漠乎葬于九泉，泯焉而不聞也。意！小而惡者已甚矣。或者又翹私智尚德之名而無其實，詭言飾行，倖獲而僥利，坐而堯都，起而舜俞，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惟人是悦而惟獲是務，不能種之而反害焉，其愈於小而惡者乎！

趙氏，燕膴仕之家也。汲古先生置園別第，繚園而卉木發，闢館而泉石列，不務嬉游而不嗇宴樂，有意乎推本之而種夫德也，故名之曰「種德」。將由名以致實，張本乎是園，必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而後已。搢紳先生皆有詩文以誦之。丁未夏，敬君鼎臣自燕致命于僕以爲記。僕亦冀夫種德之慶，繁衍之盛，集乎趙氏之門，而有以徵之，爲天下倡，使天下之人皆有以知夫種德之目，故蔓衍而爲是言。夏至日，陵川郝經謹記。

臨漪亭記

鷄水控常山而東，穴保而入，激爲流，

疏爲渠，潴爲陂，浸而爲溪，析而爲塘，臺樓亭觀，雄列傑峙者，歸如也。別流泝市，❶由千户喬侯之第園而出，出而東則亭，亭則侯之別第也。面水者三，右池而左洄，屋重而廡列，鱗淥漪然，牓曰「臨漪」。茂樹葱鬱，異卉芬蒨，庚伏冠衣，清風戛然，迥不知暑。澄瀾蕩漾，簾户疏越，魚泳而鳥翔，城市囂囂，而得三湘七澤之樂，可謂勝地矣。

歲丁未六月朔，侯之仲子德玉者請余爲記。余曰：火雲燎天，山灰海沸，而是亭之上，觴豆濟濟，李沉瓜浮，琴間而奕危，曳絺麾麈，隱語談笑，粲然而四列也，樂乎哉？有敵日横槊被甲而趨者矣，有負耒耜庤錢鎛揮汗而喘者矣，翠波漪風，緑陰鏁日，蔗漿沉水，玉榼金罍，枕壓緗文，侍兒發扇，樂乎哉？有負戴永途、肩高足裂、蚊蚋嘬肌者矣，有窮閻局脊、槁腸而枯腹者矣，如是而可樂哉？蓋樂乎此不忘乎彼，樂乎身不忘乎人。政成而訟理，事治而日暇，燕兄弟以篤親親，交朋友以講道業，親賢下士以崇德譽。己樂矣，思吾民有未樂者；己安矣，思吾民有未安者；其不負于此亭矣。不然，則其有負於此亭矣。侯既没，諸子堂堂，皆有超卓之望，特立之姿，盛大之業，將張本于是亭，故不辭而爲之記。

含元殿瓦硯記

器有定名，有定象，而亦有定用。鼐鼎不可以濟瀰，舟楫不可以代烹，矢欲傷而函欲完，定故也。雲漢先生至自晉，篋古硯以視。形圓而理密，氣阜而色瑩，黝而光，鬱

❶「市」，王鏐本、四庫本作「布」。以下逕改，不再出校。

而揚，金聲而玉德，雲腴凝如，月魄黯如，星芒突如，露泣濡如，非端非歙，含元之廢瓦也。廢瓦而爲硯，夫豈定哉？瓦之爲名，則定名也。偃而桴，窪而隆，則定象也。鱗夏屋，甃凌雨，兜風胄露，烜日溶月，庇覆其人，則定用也。棟析榱崩，物化人去，墁坼而壞，與朽穢汙冗俱，則定理也。而友文章，朋典籍，役玄穎，巍乎几案間，豈陶氏之所期，與居人之所望哉？蓋質堅而工樸，雖廢而不廢，其用有不可量者。金錫之固其理，熯火之煉其精，日月之益其堅，雨露之養其潤，愈遠而愈固，如陰鑑之液，如玉肥之秘，泓湛真緻，而造夫神焉。昔爲之瓦，今爲之硯，昔暴露而今藉襲之，昔塵埋而礫並，今麟獲而鳳見，則似夫器化。燼南山之松，腐孤竹之管，盡天下之變，而終身墨墨焉，則又似夫尚玄也。將淋漓元氣，含弘四海，寓先生之天趣，亘千古而不滅，豈瓦之爲用而已哉？苟粗弊苦窳，缺裂浸漏，而反害于室，瓦之爲用而不足，其能用於後乎？

嗚呼！器形而下者，一定而必壞，質堅而工樸，則猶若是。矧人之官天地，府萬物，一受其成而無壞哉？苟堅其質，全其樸，如金錫之鍊而精，如日月之並行而不息也，不折于逆，蹂于亂，歷夷險，迭患難而不挫，處富貴、享榮映而不侈，其得志，其反古，又非瓦之爲硯，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如殘其質，散其樸，飾任佞而衒巧僞，以徇于時，以毒于世，又豈瓦之得比哉？姑書之，以志夫觀硯之所激云。丁未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庸齋記

昔者聖人之言道也，曰「中」而已。兼體用，貫本末，一理氣而爲言也。後世聖人之言道也，而益之以「庸」。庸也者，平常之用也。豈「中」之未盡而復益之以「庸」乎？不然也。後世聖人之意，謂天下無無用之道，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久，所以窮天地，亘萬世，翕闢而不尼，盪錯而不窮，化化生生而不已。非虛怪惚恍誕異之所能也。故觀覆載之常而不輟也，則知天地之用與天地之道矣。觀飛走動植之不易，屈信消長之不忒，壽焉而恤，榮焉而悴，而各得其常也，則知萬物之用與萬物之道矣。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立身行己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至於日月之照臨，寒暑之往來，晝夜之明晦，水流而山峙，風撓而雨潤，亦各有其用而有其常也，則亦各知其所以爲道矣。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則用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也：故常外無用。嗚呼！兹其所以爲道，而「庸」之所以爲平常之用，後世聖人必益之於「中」也歟？惟此義不明，故有非常道之説，有反經合道之説，有異端之説，道之所以不行也。

玉田楊君春卿，「庸」名其齋，可謂知所務矣。其欲庸於心，庸於言，庸於行。不然，豈庸於名而已乎？必不翹翹以嗜異，不囁囁以徇俗，不倀倀以惑衆，不爲太高，不爲太卑，不務誕幻以遺實，不索隱行怪以

驚世，不朝行而夕變，俛順而仰違，一謦咳亦庸也，一舉武亦庸也，一怒一恚、一喜一怖亦庸也，如是則一於庸，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不負於此齋矣。中庸之德，三代之末民已鮮久，矧今喪亂百折之餘，❶凋弊之俗狃於外，利欲之誘驅於內，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非卓然特立獨行不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君今如是，其有所望矣。戊申春三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記。

皇極道院記

具乎形器之間者，莫大乎天地，莫衆乎萬物，莫靈乎人。渾淪厖錯，並行而不悖，豈偶然也？各有其極爲之主而制之者。如户之有樞，如衣之有紐，如符節之有左契，如薪櫺之有要，開闔變化，根柢偏布，無不在焉。夫運日月而不息，播四時而不忒，生長收藏而不墜，主而制之者，天極也。載泰、華，振河、海，殖庶類，登百穀，主而制之者，地極也。眇天地爲一物，貫萬物爲一理，面目恍惚之象，脗合支離之數，主而制之者，太極也。輔相太極之體，裁成太極之用，奉天極而不違，因地極而不逆，五行、五事俾之叙，八政、五紀俾之修，敷五福而去六極，置吾民于逸樂，躋吾民於仁壽，洋洋乎發育萬物，主而制之者，皇極也。故天地萬物非太極不立，太極非皇極不行。由道以入形器，則太極爲至；由形器以復道，則皇極爲至焉。生人之初，皇極建而格之天，再格之地，又再格而得伏犧，八卦以之畫；又再格而得禹，九疇以之叙；殷、周之際，

❶「折」，原作「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又再格而《易》、《洪範》之書成，是以萬世之極立而不朽也。其法在乎書，其理則根於人心之固有，至于今而不少變也，顧建而用之者何如耳。

趙君才卿，以隱德見徵，以隆儒興學進言，以事親奉身求退。朝廷推重，賜號「虛白處士」，名所居曰「皇極道院」。嗚呼！皇極之不建也久矣。天地失其位，萬物失其所，生人之被害也甚矣。今以是而名其居，其必有其實乎！必將推心之極以爲身之極，推身之極以爲居之極，推居于鄉，推鄉于國，推國于天下，使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所，皇極之道建于世，如是而後已。國家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兆端於兹乎。

庚戌秋，請余爲記。處士之事業，築院之始末，皇極之藴奧，有遺山之銘在，故不書。姑贅數語，爲之推本，以爲天下建極者之倡云。八月日，陵川郝經記。

休復亭記

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其言斬絶高壯，似大而誇，其意則懇切哀矜，甚易而明也。夫人之性無不善，而萬物之理無不備，並天地而爲三，貫太極而爲一，初無聖人、賢人、下愚之間也。唯其氣禀之差，嗜欲之誘，或存或放，或昧或復，等而下之，則有焉爾。故性焉安焉，不思不勉，不待復而自全者，則聖。脩焉習焉，反躬克己，而能復者，則賢。自暴自棄，蕩焉忽焉，不能復者，則下愚也。所以有堯、舜，有顔、曾，有桀、跖，天淵之懸隔，陵谷之高下，邈乎其不相及也。雖然，苟能復之，循序以進，不爲威惕，不爲利疚，省察收斂，自下愚而可以

至於賢，自賢而可以至於聖，遠者可邇，而下者可高也。唯其弗爲，是以卒爲下愚，而不能聖也。

夫道，復而已矣。動極則静，静極則動，動静相根，卒歸于静，而道不窮焉，理之復也。一陰一陽，爲寒爲暑，寒暑相推，無過不及，卒歸于中，而歲成焉，氣之復也。榮茂壯穉，老瘁衰死，骨肉陰于土，魂氣登于天，卒復于本，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形之復也。故其始也，理入于氣，氣入于形；而其終也，形復于氣，氣復于理。天地萬物，如環之無端，惟人亦然。生而静，性之本也；動而常静，性之復也。其動之幾，心之體也；動而不括，心之復也。與物相接，情之用也；應而不流，情之復也。故其始也，性入于心，心入于情；而其終也，情復于心，心復于性。宰制萬事，收藏萬變，亦如環之無端。聖人謂「生生之謂易」，而於《復》之一畫曰「見天地之心」，其語顔氏子也，則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易也，心也，合而言之，復也。其義廣矣，大矣。之人也，可自暴自棄，忽而不復，而使天下被其不仁矣乎？

嘗觀夫《易》乾、坤二卦，自誠明謂之性，聖之事也，不假修爲而自復者也。復、無妄二卦，自明誠謂之教，聖之學，賢者之事也，脩爲而後能復者也。不能復性，當事於教，欲事於教，必假脩爲。脩身，復之本也。身脩則性復，雖不至於聖，亦可至於賢，而不爲下愚也。雖不能超軼，至於堯、舜、顔、曾，亦不至陷入于桀、跖也。是至易而至明也。世莫有爲之舉而行之者，當復而不復，可以爲堯、舜而不爲，悲夫！

賈君仲明，先正左丞襄獻公之孫也。

今參行臺幕，以仁存心，介然有守，聲聞四馳，藹如也。癸丑春，作亭于新居，乃取《復》之六二「休復」名亭，將於退食之暇，思所以復者。休復者，復之休美者也。欲盡復之休美，夫豈易矣乎？必好善而惡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而不妄，則惡去而善復矣。以仁易暴，煦枯爲榮，以天地生物爲心，以坤藏震生爲法，誠而不妄，則殺去而仁行矣。遏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剷窒塞而造於高明，廓疏通而無使闇蔽，誠而不妄，則可弭亂而致治矣。親君子，遠小人，則小往大來。斥柔佞，信鯁直，則嘉猷日至。剛不屈于物，自强而不息，則己可克而禮可復矣。今既名之，正特立獨行用力之秋也。一日休復之功成，充實光輝，仰視俯察，無所愧怍，不負於此亭矣。經雖愚，尚能爲君賦之。

恒齋記

道有常體，亦有常用。體常則久而不變，用常則雖變而久，是以振萬古而無弊也。夫道，常而已矣。天地萬物，皆一受其常而不變，高者覆，厚者載，溶者流，結者峙，甲者拆而蕃，鈎者達而茂，爪利者搏，齒壯者噬，❶翼勁者飛，足輕者躩。有定理而有定氣，有定形而有定用，雖更相錯蹂，而互爲磨盪，生榮死悴，弱虀强食，總總林林，變動紛拂，而各復其常。常故久，久故變而不變。故天地雖崩震而未嘗崩震也，日月雖虧食而未嘗虧食也，山川雖騫湧而未嘗騫湧也，草木鳥獸雖萎殈而未嘗萎殈也，風

❶「壯」，原作「牡」，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雖振而不終朝，雨雖淩而不終日。雖有於變，卒不能變；雖失其常，卒復於常。愈變而愈不變，愈異而愈常，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

之人也，備常理以成性，萃常氣以成形，官天地，府萬物，可變而失常乎？有父子之親，雖變而不可廢；有上下之分，雖變而不可踰；有夫婦之别，雖變而不可紊；有交際之信，雖變而不可棄；有守身之節，雖變而不可失；有處物之義與待物之敬，雖變而不可悖。顛沛造次之際，分崩離析之時，寵辱交亂之會，正斯人用力之地也。故浚井焚廪，至於納大麓，總百揆，受堯之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爲舜。囚夏臺，征葛伯，至于戰鳴條而有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爲湯。拘羑里，勝崇侯，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變而不變，所以爲文王。被流言，誅管、蔡，至於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變而不變，所以爲周公。去魯奔衛，削迹于宋，畏于匡，餓於陳、蔡，至於誅卯、墮都，脩經垂世，變而不變，所以爲孔子。彼雖大變，而吾有常者存。彼雖急遽横逆，如決如驟，蕩忽而至，吾有久者存。挺挺而不撓，自强而不息，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

嗚呼！叔世而下，世道交喪，孰知夫此哉！任私而好異，既不知夫常，又不知夫變，一慮未已，萬慮憤興，一欲未厭，衆欲蝟起，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與接爲構，日以心鬭，搶攘突蕩，爲鬼爲蜮，變詐百出，詭譎萬狀，曾草木鳥獸之不若，亂日益起，天下日益病，卒至於血肉訌潰，而莫之止極也。悲夫！

昔者聖人懼天下後世之如是也，於是命雷、風之象曰恒。恒者，常久之義也。天

下之變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風也。剛柔皆應，相與而得常者，亦莫如雷、風也。變而不測，乃道之用；應而得常，乃道之體。聖經具載，體用備存，道妙昭著，天地鬼神，陰布明列，不可誣也。何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哉！蓋聖人没而天下無恒教，異端起而天下無恒理，王迹熄而天下無恒政，風俗壞而天下無恒心，井田廢而天下無恒産，典籍滅而天下無恒法，庠序毁而天下無恒學，四民易而天下無恒業。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亦宜哉！

癸丑夏，經入于燕，激水王君良臣一見如故交，軒豁開朗，内外粹白。自其總角，已卓犖超軼，登神童第。再舉進士，連與春官薦書，方聳壑昂霄，而汴已亡。棲遲偃蹇，静以觀化，名其齋曰「恒」。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當周之世，已云如是，矧其下乎。今君揭以爲名，其欲使天下恒心恒德，復上世之治與道之常乎？世人方務於彼，而君乃務於此，是可尚已。於是蔓衍其説，而爲之記。

萬竹堂記

長清杜氏世蓺竹，子孫因材而篤焉，踣者植，栽者培，槁者沃，遠以益茂。初，金盛時，有堂曰「萬竹」，蔽冒庭廡，冠于汶篁，當世碩士詠歌之富，殆與竹等。城復于隍，俱用蕪滅。善甫先生，其仍孫也。❶河南亡，走于故居，淚堂而悲焉，曰：「時不與道，命不與志，此君又可無嗣乎？」乃刊落塵蔓，

❶「仍」，原作「收」，今據四庫本改。

聽萬物之春一宅而寓於竹。糞甓劙穢，身自爬櫛，揠穲抉根，翳青祝翠，縮蟄元氣，若保赤子，孽與志信，萌與誠達，鯨牙犢角，陰磔潛露，戢戢歸歸，奮絶地絡，掀揭鰲甲，神毛鬼鬚，唐突振迅，茁不可遏，春雷一擊，驚風一吹，而已數百竿矣。歲一再期，而復其初。又再期，而榮軼其初矣。乃構乃堂，乃塈乃茨，述先志也。

其風停雨霽，乾坤清夷，視其初植也，色既蒼然，而節則高矣。嶷嶷挺挺，邁倫蓋世，掃煙霞於八表之外，棲飛鸞而食雛鳳，有不與衆竹等者。則其王父之起家，浚源張本，高厥閈閎，雖已仙去，遺烈猶在也。其中植也，蕭然森然，枝葉疏布，璆琳葱錯，緑玉肥瑩，劒拔戟列，❶凛不可犯，端慤真固，❷不跛不撓，而鏘然有聲，斐然有文，猗猗簣簣，鬱乎高而沛乎下，拱於前而控於後，翕焉相扶，曄焉相輝。則其先子之賁宗承家，立庭垂訓，指視此君，而勿令翦拜者猶在也。昔也枯荄腐跋，破節蠹葉，没于棘荆，慘無生意，蛇腹馬耳，削裂殘缺，淚之而弗斑，倚之而弗蔭也。今也煙梢彗雲，露葉滴月，如玄如仍，比次相望，薈乎林而黝乎蓁也。則先生中興此君，復萬竹之竟土，而益拓大之者在焉。樂哉！先生詩秋酒春，太古一天也；偃息其下，静以觀化，萬古一朝也；不溺于世，不滓于涅，夷清惠和，千古一符也。

夫達者必有所寓也。我寓形于天地，天地寓理于我，我復寓心于物。故康之鍜，伯倫之酒，奇章公之石，今杜氏之竹，委其

❶「拔」，原作「技」，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慤」，原作「殻」，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天趣，惟適而已，迹雖不同，千古一寓也。嗚呼！彼弊焉於世，不能寓物，乃役于物，汩聲色，溺朝市，飾任佞，分趨走，脅肩諂笑，以役爲樂者，其視此，則寞乎聲而澹乎味，天淵海山，未必不以爲迂而誚之也。安得君家，穆如清風，埽是而爲之廓清也哉！

歲甲寅春，經客于杞，而先生至自汴，爲《滄浪之歌》，歌萬竹以見示。故引而伸之，爲之記。杜氏子孫，後來繼今，登斯堂，視斯竹，誦斯文，其敬而植之勿替。

時中齋記

王子惇甫既考室名之「時中」，經之入燕，而請曰：「室雖鄙而名之大，君其辭而訓諸。」經曰：之名也，天之所以爲天，聖之所以爲聖，萬世之所以悠久，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已焉者在，可謂大也。而經也，何敢言也！雖然，聞之師曰：古之人几杖盤盂、鼎鍾敦鬲，無不銘以戒。居室之於彝器，不既大矣乎？敢援銘戒與善禱之例，申而爲之辭。

夫天地，一時也。邃古，一中也。聖人繼天立極，建極垂世，亦無外於此焉者。一二奇耦，數之明乎此也；動静消長，理之明乎此也；陰陽寒暑，氣之明乎此也；穉壯衰槁，形之明乎此也；死生存亡，變之明乎此也。唯得乎此，所以造物者振古而無弊也。之人也，數理氣變無不具，性情形體無不備，天地萬物之美奄而有焉，無甚異而不可行者，無太遠而難行者。惟其學問之不力，窮理之不盡，故智不足知，有其時而弗見，所以不能中也。血氣勝而欲肆，中無主而摇，其天其仁不足以守，雖見其時，而物有

以移之，所以不能中也。信道不篤而刓其剛，始勇而終懦，勇則或過而懦則不及，執則固而遲則撓，是以時不能應，而中不能處，天地之美不能具，萬物交錯於前而莫適所定，倀倀如偶人。至其極，則戕天地而禍萬物，其流殃遺毒，慘於後世，有不可勝言者。

而實則甚易行也。苟理明義精而智足以知，天宇泰定而仁足以守，制宰萬物而勇足以行，事至而吾有以處，物交而吾有以應，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以語則語，可以默則默，輕重並立而中持衡，取與相奪而中見義，變動相雜而中有定，大變大故而吾裕如也，細節末故而吾肅如也，始有意焉而終則忘焉，無往而非時，無處而非中也，何難之有？故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而初不言時。孟軻述仲尼，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而復不言中。蓋中則時矣，而時則中矣，隨時處中而道盡矣。故子思子居其間，合而言之曰，「君子而時中」。嗚呼！上下數千載，歷數聖賢，互爲發揮，默執左契，立教之意，其深矣乎！今既揭而名之矣，其必有以充之，吾子其識焉。乙卯春二月日，陵川郝經記。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記

去魯記

歲壬辰，北首濟河，居燕、趙之交者二十有三年。局脊蟄隘，縻縛塵蔓，思有以奮然而新之。以爲聖人之澤及萬世，天地在而聖人之澤與存焉。故將抱六經於洙、泗之間，仰高鑽堅，挹聖人之餘澤，追顔、曾之高縱，❶攀游、夏之軼軌，徜徉諷誦，風乎舞雩，亦庶乎其可也，而事梗未得也。乙卯秋，始得東行，由趙、魏以適魯。八月，入于東原。九月，由東原而東濟汶、泗，越十有三日丙午，自鹿門入于曲阜。徑公宫而西，兩觀稷門，巍然雙高，而道出乎其間。泮宫雖廢，而泮水猶在。又西，則靈光故基也。遂自顔巷達于闕里，由槐路入于先聖廟廷，宫序廊廡，頹圮殆盡，乃拜謁先聖于新宫小寢。旋自西序，由杏壇而南，登奎文閣，徘徊徙倚，塌然有動于中，而莫知其然。乃降而北出，出于龍門，入于墳林。林廣衮十餘里，前洙水也。涉洙繚徑以入，漸得輦路，乃拜先聖及伯魚、子思子墓。復自龍門入，拜謁周廟，及建春門，拜謁顔廟。栩栩不忍去，又事梗不得留。積年耿耿，方爲釋然，而茅塞遽至，豈非命邪？既不能久依聖

❶「縱」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同蹤」。

居，有以自得，又可默默而去，無以自鳴乎？乃望而嘆曰：

大哉！聖人之道，其不與宮廟並存歿乎！宮廟雖圮，而聖人之道嶽嶽也。平泰、華以爲基，伐鄧林以爲楹，能庇一時，而不足以庇萬世。葺翠羽以爲宇，鏝丹砂以爲塗，綴以明月之珠，繚以崑虛之玉，能崇飾一時，而不足以崇飾萬世。極天下之侈麗，而聖人之道無所增；極天下之卑墊，而聖人之道無所損。蓋聖人之道，在土木者小，而在人心者大也。嗚呼！太極立於天地而未名，名於宓犧而未備，堯而後天極立，至禹而後地極立，至仲尼而後人極立。宓犧先天，堯、禹後天，仲尼則發先天之幾，合後天之統，著之書，與天地並，而其興喪，則在夫後之人焉。推之使如泰山之高，崛若垂天之章者，亦人也。混混乎元氣之貫四時，巍巍乎天地之造萬物，屹屹乎人倫之奠萬世者，亦人也。使之壞爛殘缺，支離崩頓，晦食而不明，萎薾而不立，❶壅塞而不行，至於禍天下而害生人者，亦人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昔道之方衰也，楊、墨以似是而亂真，申、韓以刑名而慘刻，儀、秦以口給而苟合，孫、吴以權譎而徼功，雜然蝟出，莫敢誰何。而孟軻氏折之以仁義之言，勝之以剛大之氣，挽人心於既亡。故擴充聖人之道者，莫如孟軻氏。六經火於秦，而士復坑戮。漢興，高帝過魯，即以太牢祠孔子，使後王後帝北面而師事之，開其基統，發其淵源。又使陸賈説《詩》、《書》，以明帝王之學，啓人心於未然。故尊聖人之道者，莫如漢高帝。

❶「薾」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你」。

曹參相齊，受教於蓋公，啓竇氏黄老之學。晁錯諸人，當文、景之盛，而挾申、韓之術，戰國餘習，幾於復振。董仲舒出，而孝武方隆儒，乃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尊孔氏，明仁義，聖人之道復立，存人心於欲亡。故明聖人之道者，莫如董仲舒。厥後分裂於三國，偏駮於兩晉，蠹食於南北，西方之誕幻盛行，南朝之纖艷相尚，人心遂亡，天理亦滅。而文中子立教河、汾，推明義理，建立皇極，而佐佑六經，脩飾禮樂，開唐之治，存人心於既亡。故存聖人之道者，莫如文中子。唐業中衰，所尚者詩文，所尊者佛、老，學士大夫習以成俗，后王君公竞爲崇飾，中國將遂爲西域矣。韓文公起，横身而争之，累九鼎而不移，觸萬死而不回，收人心於既流，然後聖人之道，巍然自立。故立聖人之道者，莫如韓文公。厥後陵夷於晚唐，奪攘於五季。宋興，歐、蘇則爲之藻飾，周、邵則爲之推明，司馬則爲之經濟，程、張則爲之究竟，天理昭明，人心泰定。故羽翼聖人之道者，莫如宋諸公。如是，則聖人之道雖大，非諸君則亦委地矣，固不在於土木也。

嗟夫！近世以來，以儒爲戲，放辟邪侈者莫之懲；以儒爲名，骫骳偷生者莫之振；竊孔、孟之糠粃，掞程、張之糟粕，欺世盗名，倖獲詭遇，以儒自負者莫之正；作爲文章，衒其儇巧，鄙正學爲質古，目純素爲不通，規規切切，以儒相譁者莫之辨；假我六藝，文彼姦回，静固幽深，矯輮造鑿，如新莽篡漢，以儒爲奇貨者莫之發也。破裂衝蹉，蕩摇除剗，莫知紀極，使天下之人以儒爲諱，復以儒爲異，吾道從何而興乎！言雖興之，而心實訌之，聖人之道，其遂不行矣。雖然，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

亦自若也。六經俱在，而人之類不盡亡也。子焉而知父其父，臣焉而知君其君，弟焉而知兄其兄，婦焉而知夫其夫。樂生哀喪，饑食渴飲，在人心者豈獨亡乎？聖人之道豈遂不行乎？顧瞻遺廟，周覽墳林，纚纚曳曳，泫然而去。年月日，郝經謹記。

麗澤堂記

天下有至悦，衆人去之，君子存焉。衆人之去之也，非無所悦也，其悦也外，是以去而不返。君子之悦也内，是以悦而無窮焉。聲色之華衒，車服之麗縟，飲食之鮮腆，宫室之高塏，位天下之至高，爵天下之至貴，禄天下之至重，嗜慾恣肆，志得意滿，衆人之所悦也，而不知有命焉，徇而求之，至有殺身而不悔者。君子則不然，反身率性，求其在我者而已。在我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在我者未盡，必求其所以盡。事親吾何以盡吾仁，事君吾何以盡吾義，交朋友吾何以盡吾信。欲盡而未之盡，則篤夫學問之道，求夫義理之明。物不能盡，而求之於己；己不能盡，而求之於人。内外交孚，物我兩盡，昭徹而無餘，雍容而有餘，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則其悦也，不亦大乎！

是以仲尼贊《易》，觀《兑》之象，以爲水澤之悦物，莫若義理之悦心；一己之獨悦，莫若衆人之同悦。義理昭著，則一己悦矣；講肄申明，則衆皆悦矣。推而行之，而天下被其澤，則天下悦矣。故於《大象》明悦之道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夫《易》，聖人所以盡天下之理也。而學，所以

明天下之理也。理有所未明，如澤之壅而不行。得朋焉而明之，如澤之行而不壅。内外浹洽，於身有潤，如澤之汪洋浸漬。發而爲事業，而物皆被其仁，如澤之膏潤有生，而施及下也。故悦萬物者莫悦乎澤，君子體之而講習，以盡夫悦之道，而存天下之至悦焉。

歷下姜君文卿，才具幹敏，參行臺事者有年矣。春秋鼎富，智局日增，以爲古之人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乃名其堂曰「麗澤」，將與諸賢講劘道藝，推明義理，求天下之至悦以潤其身，推天下之至悦以澤其民，去衆人之悦而存君子之悦。方落成而余適至，請申其義而爲之訓，故爲推本之。嗚呼！彼去至悦而存衆人之悦，縱嗜慾以悦心，極從諛以悦人，盡逢迎以悦君，脅肩諂笑，盤辟奔走，自同妾婦，不以爲咎，以容悦爲事者，聞君之風，寧無愧乎？年月日記。

素庵記

素庵，淄川先生書室也。先生自濟州遷益都，既定遷，以「素其位而行之」之義字其室。經之東游也，而請記之，曰：「吾生平連蹇，今老矣，將一聽於遇而莫之忤焉。」

經應之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莫非遇也。天地聽遇於道，萬物聽遇於天地，而人聽遇於天地萬物焉。豈惟先生哉？苟遇矣，吾欲弗遇，焉得而弗遇；弗遇矣，吾欲遇之，焉得而遇之哉。故遇而弗能遠，不遇弗能爲，命不可以力，天不可以人，顧吾所以處之者何如也。天地賦余以正大之理，委余以剛大之氣，俾超出乎萬物，制宰乎衆變，挺特嶷崿，不可

轉易，顧吾所以守之者何如也。能處而守，在我者盡，不聽之以物而聽之以理，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則獨立而不倚，一智而不惑，百折而不挫，苟天地之付畀，巋乎與天地並，爲萬物主，而萬物聽吾之遇，開廓昭著，而浩然獨存。彼或與余遇，則王公失其勢，晉、楚失其富，賁、育失其力，离朱失其智，以水沃焦，以石投卵，彼惡我當，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彼惡我闕，變在物而我不變，則正大之理明，剛大之器具，無往而不遇也，無往而非遇也，無入而不自得，無往而非達也。苟不能處而又不能守，則我不能遇物，而物皆遇我。吾欲達而塞已至，吾欲利而害已至，吾欲得以存，❶而失與亡已至。雖深以極其幾，夸以極其巧，險固以極其姦，詭譎以極其誕，冶妾婦之容，盡揣摩之術，密之以鈎鉅，窘之以刼制，智構心鬬，墳墳擾擾，愈遇而愈不遇。所遇見於前，所守易於內，變在我而不在物，則正大之理不明，而剛大之氣餒矣。惡惡可遇？❷故天下莫不遇也，而莫能遇也。如其能而各得所遇，天下無事矣。惟不能也，是以變故相軋而禍亂生焉。

先生學際天人，安於所遇，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歷萬變而中未嘗變。曳屣擊藜，攄泄運化，吟詠情性，從容自得，倏然天壤之間，而寓其天趣。其視渭濱之畋，傅巖之築，陽虎之誚，臧氏之沮，塵埃之與野馬，蜾蠃之與螟蛉歟？遇也，弗遇也，又何足爲先生道也。乙卯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❶「存」，王鏐本、四庫本作「有」。
❷「惡惡」，四庫本作「惡乎」。

横翠樓記

易、定諸山，尾常山而北，旁礴嶷㐌，自北而東，挾碣石以入于海，蟠燕亘趙，肆其雄麗。順天一道，連城數十，牙錯綦制，突兀乎其間。而塘濼諸泉，貫城而入，縈帶瀰漫，瀹淪泓澄，城市之間，遂有江湖之趣。腴家鼎族，往往築臺榭，樹樓觀，以肆其觀覽焉。歲甲寅秋，郭君仲偉起樓于市闤之北，敞軼掀翥，越廛闠而上，坐視諸山，瞰臨源泉，雲容天影，水光山色，峨翠蜚碧，獻奇供異。名之曰「横翠」，言諸山之翠，横列于下也。

仲偉春秋甚富，嘗學于薦紳先生。喜交游，許與結納皆天下豪右。每於是樓之上，置酒燕集，而余必在焉。其春煙滿簾，春雲繪山，西郎十二，顔行玉立，澄渌澹蕩，白鳥容與，馮欄撫几，觴豆粲如，志得氣許，把臂暢飲，開露肝臆，削去町畦，盃沉山影，酒激紋浪，吞江南之清風，吸燕趙之勁氣，亦一快也。至於夏秋之交，天虚氣清，紅蕖緑芰，香滿榱楝，諸峰隱隱，出没雲錦，白露滴玉，霞綺焕月，代謳燕歌，間起迭作，四座淋漓，盃盤錯遢，壯懷清怨，寫入瑶瑟，銀管風生，翠綃涼重，開元之舊曲，明昌之新聲，揄揚縹渺，浮動喜氣，一樓之上，獨見太平，營營之滯思，冥冥之隱憂，擾擾之塵蔓，孰得孰失，盡爲釋然。遠韻高清，脱去凡近，超超勝概，莫得名言。

嗚呼！人寓形於天地，而適情於萬物，初不爲物役也。倐然而往，倐然而來，不爲拘拘，不爲孑孑，遂古一樂也。或浮沉于杯酒，或放曠於山林，或優游于廊廟，用

舍乘化，不錮不滯，夫是之謂達士。今觀仲偉之自處，非古所謂達者歟？樓之成，四遠英賢往往爲之賦詩，而請余爲記。姑書其所見，且以識登覽之所得云。丙辰春三月十五日記。

積慶堂記

貫萬物一理，通天下一氣耳，隨所爲而應焉。種稂莠則稂莠興，種嘉穀則嘉穀殖。枳棘不可以爲芝朮，樗櫟不可以爲松柏。斷木含生，蒸而爲菌，腐草伏暑，化而爲螢。彼物之微猶若是，矧於人乎。是以聖人爲斬絶不易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以立人極，定天理，使天下之人皆至於至善而止，其仁天下後世也，至矣！一國之興衰，一家之隆替，一人之通塞，視履考祥，昭昭然莫吾欺也。

博陵田濟民，新其居而落之，奉觴以謂余曰：「先大夫仕於國初，遂有深土。披荆棘，立城市，剷除兇穢，蘇潤瘡疲，使池壘完固，疆埸不警，雖歷大變故，而民得生聚安妥，[1]免屠夷之患，復治平之舊。其德之施于人者甚厚，未嘗日之燕，遽没于世。母氏時年二十餘，保字其孤，一德不回，備極艱苦，俾余卒底于成。今始構此室，將刮磨以自樹立，復先大夫之業，報母氏之德，請名之以自厲焉。」

余謂之曰：積德累功，天必報施，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故鄧仲華不妄殺而奕葉貴盛，袁安理楚獄而四世五公，王祐以百口

[1]「聚」，原作「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保彦卿而累世台輔，是其明徵大驗，照映千古。君之先世既若是矣，而君又能卓卓以自振，既受報于天，又合德于人，其有餘慶也必矣。可名之「積慶」。雖然，先世之善，當益之以善，益以自脩，莫爲責報。夫造善言於衽席之上，目子孫於門閭之下者，是謂揠苗之善。徼倖於萬一，中誠則無有，是謂詭遇之善。包藏禍心，象恭貌仁，是謂盜賊之善。是三者，非惟無慶，又足召殃也。惟積本然之善，務去三者之善，則君之世殆未量也。其繁衍盛大，昭著崇顯之日，又當爲君書之。丙辰秋八月日記。

北風亭記

壬辰春，北首渡河，居于保凡十一年，僦廬而徙者十。最後徙南里，自甲辰至于丁巳，凡十有四年，於居爲最久。夏四月，以正陽鬱悠，崇土爲址，斲木爲楹，虛其北而不置户焉，命之曰「北風」。既塈以茨，乃偃息其下，仰而嘆曰：「余生三十有五年，而不寧者殆三十年。今之偃息者，非疇昔之匍匐者邪？」乃取莊生《齊物論》及宋玉辭賦讀之，敞然而樂曰：❶「快哉此風！凡物莫不如是邪？有萬不同，而卒莫不同邪？」客聞之，抱琴而至，援琴而歌《南風》，而謂余曰：「子之爲是也，將以寓予之所寓也。風之爲物也，而莫適所定也。之人也，東西南北之人也。而子生平不寧，而不寧方來，獨以北言之，何也？」

曰：「夫子見子之見，而不見余之見；知子之知，而不知余之知也。夫風輪、水

❶「敞」，原作「敝」，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輪，天地之所以造物也。一翕一闢，往來不窮，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風起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衝茸飄跋，吸忽鴻洞，蕩摇振撼，轉化樞，運神紐，推氣機，使天地萬物各盡其變而不與焉，固無有東西南北之限也。余之以北爲言者，亦非自狹而必之于方所也。夫乾爲萬物之終，艮爲萬物之始。坎也者，北方之卦也，所以爲始終之幾也。故天一爲水，而風輪在焉，運於東使萬物各遂其生，運於南使萬物各遂其長，運於西使萬物各遂其成，運於北使萬物各歸其本，宁于中則冲氣以爲和。❶故風之勢伸于巽，而水之澤成于兑。余之以北爲言者，蓋有取乎此也。其以北爲言者，又有義焉。余方爲人子，北面所以事父也；爲人臣，北面所以事君也；爲學問，北面所以事師也。且夫元光之元，長星彗天，赤氣起北方，國朝建武啓運，北風長驅，肆其威靈，而余實生焉。天興之末，北風吹雪，有金以滅，河斷其流，萬馬蹀血，而余北首焉。故余生於是風，而長於是風，將從是風以徜徉此生也。從其所吹，遇止而止焉。從其所吹，遇行而行焉。委是身於是風，龍虵也，蓬累也，野馬也，塵埃也，而各無所忤焉。」

客曰：「大哉！子之言也。吾當改吾弦而更張吾之琴，舍吾之《南風》，而歌子之北風。」乃命客張其琴，而余倚歌而和之，曰：「北風其涼兮，吾中之塞其攄以揚兮。雨雪其雱兮，吾物之翕乃所以爲張兮。吾於此亭，處不違兮，委之以順，壽而康兮。飄然而行，跨六合而凌八荒兮。敷仁兮扇義，擴道以疆兮。」年月日，書之以爲記。

❶「宁」，四庫本作「貯」。

棣華堂記

陵川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益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所也。諸昆皆賢而尤篤友愛，乃植棠于庭，名堂曰「棣華」，取《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尊卑壯穉，比次以序，秩然有禮，熙然有恩，而粲然有文，無鬩墻反目之私。於是家人篤於親，國人慕其義，道爲人師，禮爲人則焉。其季年，諸孫繁衍，冠娶異室，殆十餘人，聚則隘諸堂，退則偪諸庭，於是有別居之議。而先曾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扳庭樹涕泣，不寢食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終無數人，使子孫爲之，則吾食矣。」諸兄從之，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棣華特盛，人以爲友愛之瑞焉。

壬辰之變，郝宗殲于許、洛之間，獨先君以經北渡，居于保，以有弟妹孫子，郝氏不絶。陵川故居，獨棣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胄，❶穰穰簡簡，復其初之盛乎？己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于曹南，言「邇年棠華尤爲茂異，汝兄弟其興乎？」故作《棣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東軒老之懿云。

吾家中堂，高壓太行。茁彼本支，是生兹棠。棠始有華，實大吾家。玉昆峨峨，德音莫瑕。棠華日馨，諸孫盈庭。有光韡韡，有衿青青。突決棟焚，鞠爲荒榛。棣華弗凋，中堂獨存。脊令在原，兄

❶「胄」，原作「會」，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弟急難。遥遥空堂，歸彼高寒。鴻鴈于飛，哀鳴嗸嗸。鬱彼先棠，芬如李桃。惟彼桑梓，尚當敬恭。況兹庭實，祖植父封。爲告鄉鄰，勿翦勿戕。庶幾遺陰，本根不忘。經也作頌，載歌東軒。嗚呼兹堂，道德是傳，越千萬年。

太極書院記

書院之名不以地，以「太極」云者，推本而謹始也。書院所以學道，道之端則著于太極。宓犧畫《易》，以之造始；文王重《易》，以之託始；孔子贊《易》，以之原始。至于濂溪周子之圖《易》，則又以爲動静之幾，陰陽之根，建極承統，開後世道學始。今建書院以明道，又伊洛之學傳諸北方之始也。一以爲名，五始並見，則幽都朔易，復一太極也。

初，孔子贊《易》，以爲《易》有太極。一再傳至于孟子，後之人不得其傳焉。至宋濂溪周子，創圖立統，❶以爲道學宗師，而傳之河南二程子及横渠張子，繼之以龜山楊氏、廣平游氏，以至于晦菴朱氏。中間雖爲京、檜、侂胄諸人梗踣，❷而其學益盛，江、淮之間，粲然洙、泗之風矣。金源氏之衰，其書侵淫而北，趙丞旨秉文、麻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自稱爲道學門弟子。及金源氏之亡，淮、漢、巴、蜀相繼破没，學士大夫與其書遍於中土，於是北方學者始得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以爲高也。

庚子、辛丑間，中令楊公當國，議所以傳

❶「統」，四庫本作「説」。

❷「侂」，原作「托」，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爲之師，聚書以求其學，如嶽麓、白鹿，建爲書院，以爲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相與講明，庶乎其可。乃於燕都築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于壁，請雲夢趙復爲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度者爲道學生。推本謹始，以「太極」爲名，於是伊洛之學遍天下矣。嗚呼！公之心，一太極也，而復建一太極。學者之心，各一太極也，而復會于極。畫前之畫，先天之《易》，盡在是矣。使不傳之緒，不獨續于江、淮，又續於河、朔者，豈不在於是乎！是公之心也，學者之責也，其惟勉旃。年月日記。

鐵佛寺讀書堂記

郝氏始自太原遷澤、潞，復遷許、洛，復再遷于燕、趙之交。治經業儒者六世，百有餘年，以及于先君，於是有經。壬辰之變，始居于保。歲戊戌，先君官于保之滿城。是歲，經始知學，喜爲詩文。適詔試天下士，第者復其家，驅者爲良，遂爲決科文。其冬，至自滿城，先君謂先妣言：「今吾孱病且老，諸子皆幼。吾欲使大男經督家事，而懼廢其學，欲令專爲學，則無以督吾家，奈何？」先妣曰：「自吾適郝氏，逮事先翁姑，聞郝氏之先，未有不爲學者。如楊侍郎士表、元內翰裕之、武右司從善輩，皆有聲當世，吾門自出，可反令吾子未學而廢先世乎？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餓死，亦樂無憾。」先君曰：「是吾志也。」遂決意令經爲學。

時僦廬託處，無以爲生業，乃假屋於鐵佛寺僧張仲安，得其南堂，俾經居之，且聚

童子數十輩，教之句讀，以佐生業。夏四月一日，始入而從事。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汝。學所以爲道，非爲藝能也；所以脩身，非爲禄養也。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遑選舉，汝其無爲決科之文。今世以詩文事聲譽者、記問以事吻頰者，皆藝能之學，汝其勿爲。我先世有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考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藪也，又當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日力。慎勿慕人紛華，戚吾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故忍窮爲學之本，郝氏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曾叔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

經再拜受命，退而爲學，日誦二千言爲課，夜則考其傳註。始入夜，往庀家事，舂粟治菽。二鼓，入于書堂，篝燈隱几，不解衣帶，閱誦綴録，昏怠則仰就背枕以假寐。方五鼓，往庀家事，負薪汲水。黎明，入于書堂。以是爲常，雖盛暑大寒不替也。先妣時來竊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是？吾所不忍也。」經再拜言：「今二親忍窮，使兒讀書，惟恐不篤，不爲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

初治六經之時，以爲感發志意者，莫過乎《詩》，於是乎先治《詩》。二帝、三王之心傳口授者，莫過乎《書》，於是乎《詩》而後《書》。先王治世之具，莫大於《禮》、《樂》，於是乎治《禮》。大經大法，撥亂反正，莫大於《春秋》，於是乎治《春秋》。窮理盡性，以

至于命，以際天人之學者，莫大於《易》，故以爲終身之學。其餘自《語》、《孟》、子、史諸書，各如先君之命治之，不敢少躐其等殺焉。歲癸卯，順天道左副元帥祁陽賈侯邀致其府，始去寺堂。居寺堂者俶末五年，凡當治之書，及幾數焉。

歲乙卯被徵，而先妣已僊去。己未，與政于王府，宣撫江淮諸道，先君亦已亡矣。中統元年，至自武昌，寺僧張仲安來謁，與之俱至讀書之所。顧二親而不見，庭中之栢已自參天，而仲安霜栟滿頂。欲爲向之汲薪之事，而無爲爲矣。乃謂仲安曰：「昔子路思復爲親負米而不可得，今余有甚焉。」於是涕泗横集，因爲慟號。既而仲安請記其事於屋壁，乃揮涕而書此，名堂曰「讀書堂」云。

仲安，保州人。嘗爲汴京相國寺提點，每勑試梵具，輒爲第一。慷慨尚義，喜延接賓客。河南亡，衣冠流落，仲安嘗日飯數十人。無所歸者，使之居，至于踰年，卒無厭色。而戒行甚謹，經與久處，故尤見其嚴而無鏬者焉。三月十五日謹記。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記

鏡薌亭記

中統元年夏四月，宋維揚火，人屋燔盡。經適奉使告登寶位，宋人以火餘無以館客，乃於儀真即忠勇軍營總制真州軍馬治所置館。鏡薌亭，則館外東偏水亭也。入館之初，不知有此。明年夏，伴使潘拱伯輩始邀一至，其後或數日、或數月一往焉。真州瀕江，在老岸下，溝渠池塘皆與潮通，東接維揚，南對金陵。岸在六朝爲白沙，其後爲迎鑾，爲永貞，爲揚子，宋大中祥符中升爲州。自唐劉晏筦鹽鐵，江淮之人仰食海鹽，於是置揚子十院，漕鹽以給江淮，而運行入于州中。宋人因之置淮東運司，行商舶賈，遠近畢集，故爲江壖一都會，號稱揚一真二。❶亭則直古揚子院、今運司後，其東南垣墉，則揚子故縣城也。而館與州治、縣衙、宣聖廟、天慶觀等皆在故縣中，縣即州子城矣。館東之池亦與潮通，而亭處其中，有故隸字牓曰「鏡薌亭」。池中一甬路，直亭南北，界池爲二。池有蓮蒲，而柳皆成蔭。拘滯之間，時得改步寓目者惟此焉。歲益遠，出益希。今年春，復爲一往，以暵旱之故，荷死柳折，潮不復至，而不可

❶「真」，王鏐本、四庫本作「貞」。

復觀矣。於是自春踰夏，而不復出焉。

初，朝廷於沁南賜第一區、田十頃，州吏進牒及圖，則其田在河陽，封畛包絡，全得揚子一店，在黄河老岸下。明年遂入宋。每登是亭，與古揚子縣城相對，江壖河濱，殆無以異，恍然而悟曰：「天下事斷不偶然。行使止尼，殆必有主張者。河濱之田，有以兆此行矣。」乃書其入館登亭之事，以寓感傷焉。他日復到河濱之野，而思館中之亭，則必如今見館中之亭，而憶河濱之野矣。彼且爲是邪？此且爲非邪？彼此之間，其一揚子邪？中統五年夏六月謹記。

退飛堂記

甲子歲，猶在儀真館。一日風甚，鳶鴉蔽天，北飛而不得前。北首南尾，遡風直趐，❶飄忽而南，其勢不能自止。遂過于館之上，入于江之南。因仰而嘆曰：《春秋》所謂「六鷁退飛過宋都」者，殆此類也夫！與余之行使尼止，❷亦此類也夫！余方布衣窮處，際遇而北，其進于北而用其道于北也，則當然矣。乃一命則從役于南，再命則拘留于南，天下皆北而吾徒獨南，豈非天邪？鷁與鳶鴉退飛于風，余則退飛于天。天運風行，有時而然，力不能勝，則待其定而已。風止則鷁與鳶鴉復遂其飛，天定則人亦各得其道。嗚呼！吾徒在此有年所矣，天亦何時而定乎？

嘗聞之，天地氣數皆退也，其迹則皆進也。人見其迹，則惟知其進，而不知其退，

❶「趐」，王鏐本、四庫本作「翅」，

❷「尼止」，王鏐本、四庫本作「止尼」。

故皆務於進而嗇於退。夫物有消而無長，有屈而無信，有静而無動，有陰而無陽。非謂其誠無也，謂夫一理一氣，互爲往來，而卒不離其本而不載也。爲長者消也，爲信者屈也，爲動者静也，爲陽者陰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有以見夫長、信、動、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長而不已必消，動而不已必静，信而不已必屈，陽而不已必陰。而消與屈與静與陰嘗在，長與信與動與陽則一時之變，寄寓之氣爾。故無日不長而未嘗長也，無日不信而未嘗信也，無日不動而未嘗動也，無日不陽而未嘗陽也。自有初之初迄于今，莫不消沈屈喪于静陰之地，❶獨遺天地萬物塵埃土苴之迹，❷所以世變日下，風俗日壞，而氣數寖以微薄也。則萬古一朝，天地人物皆在退數之中，豈能獨免於余乎？

嘗觀夫天運而取法於日月，夏至則日北至、月南至，冬至則日南至、月北至。日月之行，則天之行也。進而至於極，則不復能北，不復能南，逡巡而退。其進而至於極北、極南，則一日一時一刻一杪而止爾。❸其欲北而不能北，欲南而不能南者，則自一時一刻一杪之止而始周旋，於數月半歲百七八十日之内，纔得至于極，而不能遽。而歲遠氣積，復有自然之差，不能必其本然之度。天運尚如此，而況于余乎？

雖然，天人大數不免於退，物不能終退，退必有進之理。以六月息者，必以九萬飛也。今日視余之退，莫不以爲終退，彼進

❶「沈」，原作「況」，今據四庫本改。

❷「苴」，原作「茸」，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杪」，原作「抄」，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而不已者，其能免於退乎？嗟夫！鷁之退飛也過宋都，而余之退飛也入宋國；鳶鴉之退飛也過于江之南，余之退飛也止于江之北：則余之退，又不及乎鷁與鳶鴉，乃退之退者也。姑書所見以志感激之端，且以「退飛」名舍館之堂而記之云。中統五年夏六月，陵川郝經記。

蘆臺記

宋人既改圖，館留儀真，使之分室聚處。余之介佐二人，參貳二人，暨余共五位。四人者各得後堂屋一楹。余則自中堂穿出，得南北棟者二楹，各蔭夏蔀，反不逮夫四人者之面陽背陰之正且敞也。方秋則江氣凝噤，入夏則鬱熇焚灼，局側墊隘，凡四易寒暑。甲子歲，又將入夏，望日而氣先僾焉，於是一行共請於寢室之西爲逭暑之所。乃喻伴使，具役徒，即隙地，起土樹址，翦蘆餐簝，下爲臺者三四尺，上爲屋者八九尺，企步之間，別得一天。每於西北隅置榻舒眺，近踰館垣墉，遠踰州雉堞。自南而西，則平出緑樹之杪，建康諸山，隔江呀出，[1]參差披拂，雲容水影，閃鑠蕩漾。塊然九地之下，忽見九天之外，甕中醯雞，益愧天池之鵬。

初於州北老岸受郊勞禮，坐與江山一接，館門忽闔，遂落陷穽，鉅姦魁猾，共爲下石，積四五年，日益深重。誰意井裏閉目，忽焉舉頭而復得江山勝概，豈非造物者哀其窮而使之然邪？凡所厭見，乃不使之見，所不可見，而遽使之見，是天欲變

[1]「呀」，四庫本作「岈」。

吾目而新吾觀也。是行也，道《屯》《剥》，而變吾之心而新吾思；行拂亂，而變吾之體而新吾氣；爲夭閼，而變吾之謀而新吾才；聽乖剌，而變吾之耳而新吾聞；今又變吾之目而新吾觀。一自拘隔，無不變而新之，日益其故所無有者，則天不負於余也。自今吾目不待金篦之刮，車輪之運，將萬古一今，天下四海，無塵有塵，皦然而洞觀矣。彼其爲蒙蔽、爲罔冒而禍余者，視其計猶遮日之手，覆天之盆，徒自蔽焉爾，何傷於余乎！

屋既葺，臺既平，於是與擊柝者和而爲歌曰：「江山余之故兮，劀余目之汙兮。適逢彼之怒兮，使余不得顧兮。乃今坐以看兮，山兮山兮，會當與汝去兮。彼渠姦兮，曷敢改余步兮。」中統五年夏六月記。

窞池記

窞池者，坎中之地也。久留儀真，連歲旱暵，不任濕滯。甲子夏，將爲蘆臺以障日，於寢室西南隅逼近壕柵，命僮僕剡木鍤，因窪以下下，崇土以高高。下纔二尺餘，土未覆地，細泉雜出。乃爲刓方，卻步，坎其中而復下之，即得緑沙黎泥，走注不止，而土不可復出。蓋江壖之地，其下皆走沙也。於是不復鑿，而窪自爲池矣。其上面徑方丈餘，其中坎窞僅四五尺，泥定水止，清淺可鑑。僮僕輩因騃嬉，置蓮、蒲三四本，魚栽數十針，殆如館人之數。既入夏，自二月至于六月不雨，池幾涸者數。欲因棄之，而蓮死魚槁不忍也。時爲汲水注之，僅得漫漶而續其生理。既而井益涸，天

益高，風薰日灼，池則爲鑪。乃命執瓶滴甃，日得斗升，以濡蓮、蒲、魚。終不雨，則終棄之矣。

池涸之夕，夢數人文身哆口，謁于床下，曰：「我輩與子相忘江湖，而爲子置此。子雖勤勤懇懇，焦心勞思，日以斗升相活，適足以禍余，❶而不足以爲澤也。曷若以斗升自活，❷而仍出我輩於館門之外，而置之大江之中，則子惠之大，圖報不朽。焉用以子之難而難余哉！」余應之曰：「嘻！我之懷矣。自貽伊慼，淪胥而然也。用土而坎地，坎地而得水，見水而置魚，志於活汝，而蘄于有用也。至于旱暵，井泉皆竭，❸江湖不波，則非余所志也。子雖屢涸於此，庸詎知不大涸于江湖，而爲鯤鱷所摧拉而埃塵哉！幸余能致斗升之水，而漱汝相濡之沫，何更噞喁以相誚也？夫意慮之所及而可能者，人也；意慮之所不及而不可能者，天也。余之爲此行也，解鬬救患，援溺弭兵，活二國而利天下，則其志也。而固滯拘執，重怒連禍，變與日深，片天之下，四壁之內，仰食館人，亦猶汝之待斗升也。夫豈余志哉？嗚呼！吾不絕斗升於汝，館人不絕斗升於余。天雨潮至，則汝必達于江湖；難終道泰，余必利于於天下。則余非汝讎也，館人非余怨也。汝毋喋喋誚余之斗升也，第恐一日館人絕斗升于余，余絕斗升於汝，濱江之館，館中之池，等爲一轍一肆，而莫如之何矣。曷若各安所遇，余居坎中之坎，汝潛坎中之池，則水薦至而斗升不

❶「適」，王鏐本、四庫本作「寔」。
❷「曷」，原作「盍」，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井」，王鏐本、四庫本作「水」。

絶，今日之窞池，即他日之天池也。」

衆遂不復言，悠然而逝。覺而嘆曰：「坎中之魚而訴坎中之人，弭兵而致師，天下赤子入于坎窞，戢戢魚頭，如炎如焚，將何所訴乎？」❶姑書所夢，益爲刻厲，以盡居坎之道，庶幾剛健不陷，其義不困窮云。中統五年夏六月望日，郝經記。

江石子記

余生平自書札外，於物無他嗜。及在儀真，與山川百物隔絶，每見一花木果實，輒持玩不能去手，汲汲如不得見。嚮也與物相忘，今則遇物輒感，有莊生所謂「去國朞年，見似之者而喜」者，蓋非爲物移也，所見者罕也。

儀真瀕江，土脉秀異，或過雨，或治地，每得石子，皆奇潤可愛，諸色備足。有脂白含蓄如隱玉者，有澹黄敷腴如蠟丸者，有縝黑圓瑩如玄珠者，有如丹砂剥泐而不純者，有如空青澹沱而類琴瑟者，有赤澁而芒角者，有白而絡紅脉者，青而黑暈重復者，黑漬而土食中邊黄者，淺碧而白暈雜者，有如晴虹凝結而不散者，❷有如抹霞返照而孕其餘者；有如拳者焉，有如栗者焉，有如錢者焉；有窪者、平者、缺者、凸者，有蒲背者，有雞卵者焉。每得一，則如獲物外之奇寶，濯之以清泉，薰之以沉煙，置之盤盂之内，而籔弄於明月之下，方爲熱中，而忽灑然，故尤嗜於他物，而常置諸座右。

每締顧熟視，以爲造物之初，一受其成

❶「何」，原作「如」，今據四庫本改。
❷「凝」，原作「疑」，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而不易者，山石而已。有千里者，有百里者，有萬仞者，有數仞者，有數尺者，有數寸者，至於爲礫爲砂，千態萬狀，其變有不可勝窮者，何也？夫至堅而不易者，山石也；至柔而善變者，水波也。當其造物之初，則山在水中，水出山上。既而水落山出，不知其幾千萬年。其湯湯滔滔、漭漭泱泱之内，而峰巒崖谷，呀突岭嵌，崩塌摧朽，故爲崒嵂峭截、坡阤巖險之狀。其衝觸磨戛，奔走轉迸，而崖角刓弊，故爲圓轉之石，而大小不同。其海潮之所舂食，江濤之所漱刷，煎煉日采，透徹月華，雲洩露浸，膏腴精粹，久而僅存者，則此是也。其磨滅而爲滓汁，復不可爲形者，沙礫塵埃而已。蓋至堅者之爲至柔之所變者如此。嗚呼！之石也，不知初爲幾千萬仞。今之幾千萬仞，焉知他日之不爲之石乎？凡有形者必變，變而必至於盡。水能變石，則天地能變水，氣復變天地，而道復變氣。夫高且大者，不可以爲必存；小且弱者，不可以爲必亡。惟在夫形器之内者，則無存亡也。

昔余之行也，北踰嶺，南踰恒，東則岱宗、琅邪，西則太行、嵩、少，所謂千里百里、萬仞千仞者，無不見也。今余之止也，而乃塌焉耳目俱喪，但與數十石子日爲周旋。余之行，彼高且大者，不能爲余增多；余之止，此小且弱者，不能爲余小損：則今日之石子，亦前日之泰山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泰山爲小。彼區區之形器，焉能制於余乎？姑汲新泉，恣爲濺弄，坐視諸山之爲石子也。中統五年夏六月，郝經記。

是是堂記

中統六年春二月十有三日癸丑，作《春秋外傳》畢。有中節人請見，曰：「聞先生著書絶筆，小人有言，可進于先生之前乎？」曰：「可哉。」乃再拜而言曰：「昔者先生居于保下，甫覊丱而名聞四方，❶其問學文章，❷有是者，有非者，一身之是非在焉。及被徵北上，列于官而位于朝，贊天子，改制度，施教化，進退賢、不肖，則亦有是者，有非者，一國之是非在焉。既而銜天語，奉信函，爲行人，以使宋，入國而不令進退，牒省院，關制司，爲陳請之表，上萬言之書，以明誠僞、仁暴、戰和、安危、利害之本，而皆不報，則亦有是者，有非者，兩國之是非在焉。一身之是非未已，加以一國之是非；一國之是非未已，加以兩國之是非。今先生又以爲未足，乃爲《春秋》作《外傳》，上下數千載，排斥削没、鈎致詆毁者數十家，而自以爲説，豈皆得之乎？則又有是者，有非者，而萬世之是非在焉。何先生之是非之多，而不憚煩也？」

予應之曰：「予之是非之多，誠如子之言矣。然而有所不得辟焉而受之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若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悦之而謂之是，則鄉原之賊也。爲不善，見人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自以爲是，則穿窬之盗也。爲非而不以爲非，不善而不以爲不善，亦自以爲是，則長惡之徒也。

❶「丱」，原作「艸」，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問學」，王鏐本、四庫本作「學問」。

予皆不敢爲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夫誰欺乎？故居家事親，從師交友，盡其在我，一身之是非人自見之也。事君莅官，爲政服勤，盡其在我，一國之是非人自見之也。奉命持節，講信修睦，盡其在我，兩國之是非人自見之也。著書立言，公善公惡，盡其在我，萬世之是非人自見之也。但是其所是，不非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是其所非，夫是之謂真是非。非其所是，不是其所是，是其所非，不非其所非，夫是之謂僞是非。予之是非雖大且多，顧自取之，不得而辭。第不以真是非自欺而爲非，不以僞是非欺人而非人，非非是是，則皆是是矣，又何憚乎！」其人乃再拜而謝曰：「若是，則先生皆是，而小人之非。敢請罪。」曰：「予方自罪，而敢罪人乎？」遂退，因名所居之室曰「是是堂」，書其言于壁。郝經記。

密齋記

丙寅之變，出居于儀真新館，位于東齋。國事梗而無成，介左叛而無與，館吏絶而無交，骨肉遠而無親，僕御逃而無儔。仰視榱棟，塊坐屋漏，所偶皆喪，有豐屋蔀家，無人自藏之象焉。自三食一寢，日用之事，惟是凝塵危坐，爇香讀《易》而已。至《大傳》「君子慎密不出」，「聖人洗心，退藏于密」，遂以時觀身，以身觀心，以心觀道，而得其義。天下皆動而余獨静，天下皆行而余獨止，天下皆通而余獨塞，坎然睽絶於衆人之外，闇然復襲於萬物之表，閣於九天之上，錮於九地之下，築底窮原，綰結重閉，天下莫能窺莫能見，而余自窺獨見，於是得身之密焉。方其變故蝟起，思慮周作，紛拂而

是非雜，潰錯而邪正亂，角奪而死生爭，其事若將無窮焉。反而求之，則有虛靈洞徹，靜固幽深，充匝而無缺，縝僃而無罅者存，雖有萬復萬之多，而余未嘗多，於是得心之密焉。推而窮之，不見其首，追而迹之，不見其後，渾淪圜轉，一大活物，倏焉而有鍵閉之體，忽焉而有開闔之幾，廓焉而有歸宿之所，造起萬變，互藏其迹，化化生生，莫知其端，萬物一息而莫不退，萬用一本而莫不藏，於是得道之密焉。

乃仰而觀天，俯而察地，夷考萬物，徵諸於人，皆本一密。故天以密而健，不密則墜；地以密而載，不密則陷；日月以密而照臨，不密則薄蝕；星辰以密而維繫，不密則霣落；山川以密而融峙，不密則崩竭；氣以密而充，不密則間斷；精以密而聚，不密則耗散；形以密而壯，不密則衰絶；萬物以密而育，不密則消歇。惟人也有甚焉，體道之全，爲物之先，故當無所不密。方其無事，存養謹敬，方其有爲，制宰發輝，握幾持要，實之以誠，主之以靜，雖造物者莫能窺其際。常以己之有餘，應彼之不足，以己之泰定，應彼之不定，藏舟于壑，藏天下於天下，無所不用，而一無所用，官天地，府萬物，示微存妙，❶一歸于密，則能馭道之權，而無有害之者矣。

惟其欲勝而理昧，故多逐物而外馳。揭暴振露，夸毗耗蠹，撑突破裂，沉溺困頓。違義理以蔽道，恣情欲以蔽心，役血氣以蔽身。言不密則妄，幾不密則泄，事不密則敗，行不密則乖。弛而不張，闢而不翕，進而不退。散密爲疏，鑠剛爲柔，夷明爲闇，

❶「微」，原作「徵」，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踣强爲弱。眇然一心，鑽穴萬竅，宛然四體，凌落百節。來舉世之重，萃百物之攻。卒爲小人，而自屈于物，倀倀焉無所歸，道之所以不明也。故聖人贊《易》之際，反復爲言，重以其義告之也。夫《易》卦繇爻象之文，每致戒于吉凶悔吝之間。蓋吉凶悔吝，皆自夫不密而出也。苟密矣，鬼神皆來舍，夫何吉凶悔吝之有乎？濯去物欲，潔静精微，齋戒其心，慎而不出，退而藏焉，又何失身害成之有乎！故《易》之爲教，亦皆本於密，乃道之刑書，凛凛哉嚴乎其可畏也。

嗚呼！余因處密地而得密幾，闇而益彰，守而益固，惟恐其不密也。彼用智自私，蓋覆蔽匿，狐鬼其計，巖壑其謀，城府其心，井穴陷穽其中，甓甃塗塞其表，崎嶇隱没其迹者，莫不自以爲密。徵之以義，則見其肺肝，乃小人之術耳，其能觀諸此乎？今余墮彼之計，彼方以其術密余，余則方望聖人之門墻以求自密。彼則以爲得計，不知余之計尤爲得焉。孫仲謀方士子布之門，子布亦自土其門矣，庸何傷乎！乃名齋曰「密」，書其言于壁，因以爲記。六月十五日記。

宋兩先生祠堂記

國氏而並稱先生何？一宋師儒，祇程氏二昆焉爾。千載而下，聞而知之，純誠静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履實踐，含章蘊道而立極，知幾乘化而詣聖，振霜風而不稿，納萬物於一春，隤乎其順，淵乎其奥，混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顔氏之學，學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載而下，聞而知之，高明正

大，獨造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下之不行，耻一人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霆碎電折而志益堅，匯源委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道之統，得孟氏之學，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歸而周盛，兩生去而漢雜。五精緯奎，天敷文命。❶兩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師事濂溪周子，大其學而倍蓰十百之，泛瀾委浸，放乎四海。百年以來，君相士夫，國庠鄉校，莫不知爲程氏之學，粹然一歸孔、孟之正，在所祠爲先師，尊其道也。

河東自唐爲帝里，倚澤、潞爲重。五季以來，屢基王業，故其土俗質直尚義，武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爲保伍，均役法，惠孤惸，革姦僞，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語父老以先王之道，擇秀俊而親教導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授《大學》之序，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篤於治己而不忘仕禄，視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達乎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擔簦負笈而至者日夕不絶，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

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隆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尤盛。雖爲決科文者，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知愧謡詠，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靡，重而不佻，矜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生之純焉。泰和中，鶴鳴李先生俊民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退

❶「命」，王鏐本、四庫本作「明」。

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經之先世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爲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弗敢失墜。嗚呼！紹興以來，先生之道南矣。北方學者，惟是河東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于江、淮，獨不愸食于立政設教之土邪？覺其學而不知其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乃移書澤守段君，刱祠于州學，以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尊爲先師，題曰「宋兩先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焉。祝其澤而泳其淵，鬱之久必發之迅，異時先生之道，未必不復自南而北也。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序

一王雅序

六經具述王道，而《詩》、《書》、《春秋》皆本乎史。王者之迹備乎《詩》，而廢興之端明；王者之事備乎《書》，而善惡之理著；王者之政備乎《春秋》，而褒貶之義見。聖人皆因其國史之舊而加修之，爲之删定筆削，創法立制，而王道盡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嗚呼！麟出非時而聖人没，禮樂征伐，專於諸侯，移於大夫，竊於陪臣，處士横議，異端並作，折爲六七，❶并爲孤秦，焚蕩禁絶，而《春秋》復亡。壞亂極矣，王道從何而興乎！

戰國而下，逮乎漢、魏，國史仍存。其見於詞章者，如《離騷》之經傳，詞賦之緒餘，至於郊廟樂章，民謡歌曲，莫不渾厚高古，有三代遺音。而當世之政不備，王者之事不完，不能纂續正變大小風雅之後。漢、魏而下，曹、劉、陶、謝之詩，豪贍麗縟，壯峻沖澹，狀物態，寓興感，激音節，固亦不減前世騷人詞客，而述政治者亦鮮。齊、梁之間，日趨浮僞，又惡知所謂王道者哉！隋大業間，文中子依放六經，續爲《詩》、《書》，

❶「折」，王鏐本、四庫本作「拆」。

騁驥騄而追絶軌，甚有意於先王之道，乃今墜滅而不傳。李唐一代，詩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韓吏部、柳柳州、白太傅等爲之冠。❶如子美諸《懷古》及《北征》、《潼關》、《石濠》、《洗兵馬》等篇，發秦州、入成都、下巴峽、客湖湘，八哀九首，傷時詠物等作，太白之《古風》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聖德詩》，樂天之《諷諫集》，皆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中聲盛烈，止乎禮義，抉去汙剥，備述王道，馳騖於月露風雲花鳥之外，❷直與三百五篇相上下。惜乎但著當世之事，而及前代者略也。

中統元年，今上踐祚，詔經持節使宋，館于儀真。抑塞之極，❸無所攄泄，以爲由漢以來，千有餘年，聖君英主，忠臣義士，大儒名賢，猛將良吏，穢亂簒逆，憸邪姦宄，❹關國體，係治亂，本廢興，不爲振而鼓之，摛光揭耀，搜疵指纇，則王道從何而明？四壁之内，無他文籍，乃以素所記憶者，取韓、杜諸賢義例，皆以五言，斷自漢高帝，終於陳希夷，絶筆于五季之末。自高帝至于安樂公，皆爲漢，如王莽、曹操、荀彧、管寧、孫堅、孫策等，皆爲漢臣。吴大帝始爲吴，魏文帝始爲魏，相錯而書，如司馬懿及師、昭等，皆爲魏臣。至武帝始爲晉，而終于桓玄，其劉、石諸僭，則亦如曹操等，書其姓名而雜置於晉君臣間。宋、魏南北，亦如吴、魏，相錯而書，而高歡、宇文泰等亦同劉、石，仍爲魏臣。至齊文宣、周武帝，則各爲

❶「傅」，原作「傳」，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騖」，原作「鶩」，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抑」，原作「柳」，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宄」，原作「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一代。隋、唐、五代，亦各爲一代。其國初僭僞所并滅者，皆載於本國開創帝王之下，如本史云。凡以母后稱制者，皆不書。得二百二十一人，共二百五十篇，小者十餘韻，大者六七十韻，名之曰《一王雅》。抑揚刺美，反復諷詠，期於大一統，明王道，補緝前賢之所未及者而已。非敢妄意於大經大法之後，而輒自振暴，故不計其工拙焉。始于三年秋閏九月十有九日，終於四年春二月十有三日，越十有五日，陵川郝經序。

春秋制作本原序

《春秋》以一字爲義，一句爲法，雜於數十國之衆，綿歷數百年之遠，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説。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難爲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爲之説，其説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繁，其法愈亂，卒使大經大典昧没而不明。蓋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先定規模，量其高卑廣厚，間架棟宇，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愆于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素定之規模乎？❶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理，然後爲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事雖多，則若網若綱，❷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矣哉！故必挈其綱，持其要，探其本原，觀其

❶ 「無」下，王鏐本、四庫本有「所」字。
❷ 「若綱」，四庫本作「在綱」。

規模，遡洄從之，而後順流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

今自聖經之外，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爲之説。始于心法，制作次之，言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次言爲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即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内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爲盛，故以桓公爲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晉、楚更霸，而陳、鄭叛服，爲中國之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吴、越遂霸，故吴、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夷狄之横也。吴、越則進於中國，而夷狄則終於夷狄，故夷狄又次吴、越也。諸侯之衰，政在大夫，而《春秋》終矣，故大夫又次之。而後舉其要義，正其名號，别其爵命，辨其倫類，定其次叙，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共三十一篇，始爲升天之階，望道之門爾。

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説，但一章一句，纔萬餘言而已。而吾子之説，未嘗一説聖經，而直於其外，爲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説於聖經之外，不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爲辭説，欲後人之説之也。説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爲之説，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而爲六十四，而爲之辭；分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爲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爲未足，又從而爲《彖》、《象》、《文言》、《繫

辭》、《說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爲未足也。以聖人之言說聖人之經猶若是，矧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爲之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說，每援《易》、《書》、《詩》，❶以經明經，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爾。亦未敢謂之詳也。中統五年歲舍甲子三月晦，陵川郝經書于儀真館。

春秋三傳折衷序

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覆究竟，精粗並舉，本末具見，未易學也。在厄處危以來，爲《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意，求聖人之大道。不敢躐等，循叙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定《章句音義》，次爲《制作本原》、《比類條目》等，一本諸經而不及傳，尊經也。然傳爲經作，經以傳著，雖曰尊經，傳亦不可廢也。《春秋》以口授而寖失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於書法之中，各有所見而不没其實，原遠末分，說者不一，而羊亡於多岐，則亦昧夫真是之歸矣。六經自絶于秦，復于漢，《易》、《書》、《詩》、《周禮》、《禮記》僅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鈎校，備爲剖決，徵諸大典大法，以求夫真是之歸而定于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

夫傳之不同，自夫傳平聲。之不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一年冬自衛反魯，删《詩》，定《書》，繫《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則其書之成，

❶「詩」下，原衍「書」字，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删。

歲月無幾。當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遷徙往來，多歷年所，分仕他國，札瘥夭昏，漸以凋落。蓋口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於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于顔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貢、冉求終不聞「性與天道」。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矣。故曾子之學，自顔氏之後獨爲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學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爲忠恕，則予奪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説，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説有所自而然也。惜乎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爲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

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于西漢，而皆不著其傳。爲《左氏》學者，謂爲左丘明與聖同耻，親授經於仲尼，爲經作傳。丘明雖見稱於仲尼，而顔、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而不厠於不及門十人者之列，豈大經大法不授之顔、曾之徒，而獨授之丘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没後四五十年之間爾。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丘明見稱之日，年甫

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爲同耻，則賢於顔、曾遠甚。賢於顔、曾而稱顔、曾者屢，顔、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而不復一及丘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況諸子之論説，亦不一及焉。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授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説而成書者，丘明也。則丘明論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丘明殆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已。《藝文志》謂「左丘明，魯史也」，杜預序謂「丘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已。蓋左氏，魯左史，世掌策書，故以左爲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没，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間，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爲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别録》謂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爲不易也。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爲之記録，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丘明乎？劉向所録，蓋「丘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丘明輩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受《春秋》於丘明。曾子於諸弟子年最少，則丘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此尤妄焉者也。聖人脩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

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觀之，以譏貶當世？必不然矣。聖人修經，高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而皆不與，豈獨與丘明共之乎？親受傳旨猶不敢與，又况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爲經傳乎？故此爲尤妄焉者也。

爲《公》、《穀》之學者，以《孝經説》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貢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之書。」❶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夏。彼皆漢興以來讖緯曲説，豈可以爲按！夫聖人脩經，子夏以文學稱，使之從周太史請求記録，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事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爲之傳，則未敢以爲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元年稱「子女子」者一，❷隱公二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公三年、二十三年、❸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七年、成公五年、昭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年稱「子貢」者一，僖公二十四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焉。《穀梁氏》亦不及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高弟亦皆不及焉。夫加子

❶「之」，王鏐本、四庫本作「寶」。
❷「元」，原作「二」，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及《公羊傳》改。
❸「三」，原作「四」，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及《公羊傳》改。

于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高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年自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蘧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没，門弟子之稱有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高弟一不及焉，《語》、《孟》傳註無所謂魯子者，而屢稱焉，故嘗疑「魯」爲「曾」。曾、魯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曾子爲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爲魯，此豈非誤曾爲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爲説。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爲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授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于子夏明矣。

三傳之傳，皆本諸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縟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徵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説亦有戾於聖人者。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

惑者十四五。

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氏》，互爲短長，相與訐擊，至于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葉，户牖穿鑿，末流散殊，涇、渭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乃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爲集傳，而一以《左氏》義例典禮爲本，不雜乎他，以遏衆説。《公羊氏》之學，最盛于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爲之註，以明所得，雖遠探力窮，而推演圖讖，反有累夫傳者。《穀梁》之學，亦盛于漢，至宋范甯爲《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長，以釋經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唐興，孔穎達等爲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註以疏三傳。而穎達爲《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同僚楊士勛疏之，遂行于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真是之旨終惑而莫能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別爲沱、爲九、爲東、爲中北，支流餘裔，汎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傳之説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

自王通爲「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爲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專于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疊出，各爲作傳，以明聖人之旨，莫不自以爲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每以三傳爲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爲六經，確然如乾，隤然如坤，❶易簡

❶「隤」，原作「頹」，今據四庫本改。

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之《易》以求其理，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禮》以求其制，本諸《語》、《孟》以求其説，本諸《大學》、《中庸》以求其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不吾欺也，不吾蔽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自、之本、之差得矣。

今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説。以《左氏》爲按，故先之，且變其錯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即經以見傳。以《公》、《穀》二氏爲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各附經後，因之而不革。❶杜、何、范之註，則或去或取，各見於本傳下。從而爲之説，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之説，同于真是，❷則同真是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爲據，使不相矛盾而脗合于經。庶幾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爲諸儒所亂，而學者知所從，不茫然惑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爲一傳，折之以義理之至中，歸之于義理之至當。有萬不同，貫而一之，俾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者不復竊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無所逭，爲道受責，亦所甘心焉爾。中統六年春二月辛丑朔，陵川郝經書于儀真館。

❶「之」，原作「乏」，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是」，原作「氏」，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春秋外傳序

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以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剥則繫之以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則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孔子、孟軻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脩六經，尼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籍嘗遺韓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及貶斥去位，始爲《原道》等以左右六經。則古之聖賢之爲書，皆自夫憂患困厄，窮而無所爲，而後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于後也。

金源氏之亡，朔南構兵幾三十年。上即位之元年，始下武昌之詔，詔經持節使宋，諭以弭兵息民意。而姦宄樂禍，誣爲款兵，拘于儀真之揚子院。經之始入，三十有八年矣，歲在庚申。至于甲子，猶不見釋，經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而不德瞢昧，以自速戾，其敢望於古之聖賢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予，天不以道窮于予也。豈可以人之窮，而并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絶哉？河陽苟宗道，嘗受學於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年之間，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説，而無書以爲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爲《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爲論次，作

《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爲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爲《比類條目》一百三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説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爲《三傳折衷》，俾經之大義定于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于天，是以爲是，非敢妄意於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爲之書也。其間訛缺謬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庶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志云。既具草以授宗道，復爲書此以冠篇首。中統六年春二月十三日，陵川郝經書于儀真館。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序

甲子集序

中統五年歲舍甲子，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經時猶在宋之儀真館，仰而嘆曰：「我生之初，是星没焉，金源氏滅而爲本朝。今四十有二年矣，星復出焉，而越在他國，其能久於此乎？」遂束載警備。於行橐中得弟彝、庸、軍史趙文享、書狀官苟宗道等所録雜藁數帙，惕焉有感於中，因自誦曰：「何兹生不辰之甚乎？夫學所以爲道，非志於文而已也。德業積於内，行實加於人，而文章以爲華爾。如景星慶雲，日芒月采，瑞太平，光天下，黼黻一世者也。今乃梗踣跋疐，自南而北，自北而南，蹂藉穢亂，纏結氛祲，鬚髮野變，形體道敝，無一日之晏。功業不建，道德日愧，而徒區區於文字之末，混淆於血肉之極，展轉於彗孛之變，入于罟獲陷穽而莫之出，可爲哀已！豈天啬于彼，祇令就于此乎？」遂畀宗道，令整領綴緝。❶其《詩傳》、《春秋集傳》、《外傳》、《原古録》、《通鑑書法》、《三國條例》等，各自爲一書。其諸史文雜著，則類别爲編，爲詩、賦、論、説、辨、解、書、傳、志、箴、銘、贊、頌、序、記、碑誌、行狀、哀辭、祭文、雜著録、

❶「領」，王鏐本、四庫本作「頓」。

宏辭、表奏、使宋文移等類，總爲一集。以其集於是年，故以其年數命之，曰《甲子集》云。

夫甲者，造物之始，數之所由生也。故黄帝迎日推策，而使太撓造焉，以之統運會，記歲月，書日時，起消息，正氣候，定律曆。故凡言年數者皆本焉，絳縣老人之對晉大夫是已。余之生也，在甲戌元末，癸未之季。數往者順，至于甲申，又至于甲午，又至于甲辰，又至于甲寅，今又至于甲子，幾一周焉。《蠱》之《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先夫甲者三焉，所以原其始也。後夫甲者亦三焉，所以要其終也。天之道如是，況於人乎！余之事業，先夫甲以爲始者，則具夫是矣。其後夫甲以爲終者，則將本夫是以爲始焉。「知來者逆」，引而伸之，則自甲戌之元，復至甲子，互爲終始，❶殆無窮焉。余得俛焉，日以孳孳而已矣。故自是集之外，隨年增入者皆繫之甲子云。且甲者，甲坼也，❷物生之始也。子者，滋也，氣生之始也。余今處於絶地，天窮而人厄焉。窮則變，變則通，將如「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迴一氣於地中，鼓萬物於天下。雖明夷之闇，❸不失箕子之貞。撲滅彗孛，摺長庚之光焰以光旭日，庶幾終至于萬丈云。六年夏五月，陵川郝經序。

❶「終始」，王鏐本、四庫本作「始終」。

❷「坼」，原作「拆」，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❸「之」，原作「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原古録序

中統七年，春王正月，猶在宋之儀真館。十五日己未，《原古録》成，叙曰：

昊天有至文，聖人有大經，所以昭示道奥，發揮神藴，經緯天地，潤色皇度，立我人極者也。故自書契以來，載藉所著，莫不以文稱。天曰天文，人曰人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仲尼之以道自任也，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皆言文而不及道，則道即文也。觀夫揭日月，運寒暑，翳雲霓，斡星漢，組布綦列，焕乎有文，覆冒磨盪，庶物出焉，則天之道可知矣。載泰、華，振河、海，敷原隰，固谿壑，涵負崛岰，❶穆若有章，發育蕃衍，庶物生焉，則地之道可知矣。家焉而生聚教育，國焉而經理安定，耕鑿疆畛之有限，宫室車服之有數，貴賤親疎之有叙，爵禄上下之有分，典則采物，粲然有法，庶事治焉，則人之道可知矣。非是，則三極之道，莫得而見也。則文即道也。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爲道之用，而經因之以立也。

故文之大端本於太極，而經之法制成於聖人。天之文本然而固有矣，其推步歷象，始於黄帝而成於堯，於是乎履端舉正，敬授人時，而天之經立矣。地之文亦本然而固有矣，其荒度疏治，始於后土而成於禹，於是乎地平天成，蒸民乃粒，而地之經立矣。人之文麗乎兩間，畀賦藴畜，尤所固

❶「崛」、「岰」下，王鏐本、四庫本各有小字「音倔」、「音物」。

有也。其裁成制作，始於伏羲之畫卦，見於唐、虞之傳心，備於周公之制禮，成於仲尼之脩經。於是乎推本四象，貫三爲一，盡兼天地之文。元、亨、利、貞，乾有四德；直、方、大、利，坤有四體；仁、義、禮、智，性有四端；《易》、《書》、《詩》、《春秋》，而人有四經。萬世有統，萬物有紀，萬事有制，太極之統體昭著，而道之大用無窮。

是以仲尼氏没，大經與天地並爲至文，巋爲名教，至於今而不可易也。雖駁雜于戰國，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周、隋、唐，而大儒傑士相繼而出。孟軻、韓愈則浚源張本，雄辨力抵，廓清禦侮，接續正傳。荀況、董仲舒、劉向、揚雄、王通則著書立言，尊王賤霸，脩仁明義，表章儒學。陳摶、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則根極致命，盡性窮理，比象衍數，直造聖地。孔安國、毛萇、鄭玄、何休、王弼、杜預、范甯、孔穎達則掇拾補綴，緯韋撥燼，反復訓詁，申明經旨。司馬遷、班固、荀悦、陳壽、干寶、范曄、沈約、李延壽、宋祁則罔羅遺文，❶抽閲秘記，藻飾言動，完具國典，以爲信史。樂毅、張良、賈誼、汲黯、蕭望之、丙吉、魏相、袁安、楊震、李固、陳蕃、孔融、諸葛亮、羊祜、王導、劉琨、謝安、王猛、高允、房玄齡、魏徵、褚遂良、狄仁傑、姚崇、宋璟、張九齡、顔真卿、❷陸贄、權德輿、裴度、李德裕、王朴、竇儼、趙普、王旦、寇準、吕夷簡、范仲淹、韓琦、文彦博、富弼、歐陽脩、司馬光則挺特瑰偉，神明博達，剛大諒直，闔肆尊顯，佐王經世，撥亂反正，以爲

❶「祁」，原作「初」，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卿」，原作「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事業。戰國之莊周、屈原、宋玉、商鞅、韓非、李斯，漢之鄒陽、枚皐、東方朔、司馬相如、王褒、劉歆、張衡、崔瑗、蔡邕，魏之曹植、王粲、陳琳、阮籍、嵇康，晉之張華、左思、潘岳、陸機、孫綽、袁宏、陶潛，南北之謝靈運、顔延之、任昉、鮑昭、江淹、謝朓、❶温子昇、徐陵、庾信、❷薛道衡，唐之陳子昂、張説、蘇頲、李白、杜甫、元結、李華、賈至、楊炎、常衮、李翶、皇甫湜、劉禹錫、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牛僧孺、皮日休、杜牧、陸龜蒙、司空圖，宋之楊億、王禹偁、夏竦、蘇洵、❸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吕惠卿、李清臣、黄庭堅、張耒、秦觀、晁無咎，金源之韓昉、蔡珪、党世傑、趙渢、王庭筠、趙秉文、李純甫、雷淵、麻九疇，則鼓吹風雅，鋪張篇什，藻飾綸綍，列上書疏，敷陳利害，詰竞論議，雕繪華采，琱琢章句，掐抉造化，窮極筆力，精覈義理，照耀竹帛，剸刻金石，撼摇天地，陵轢河山，剴切星斗，推盪風雲，震疊一世，作爲文章。皆有書有集，有簡有策，名家傳後。於是大經之枝葉，蔽蔭六合，其穉萌孫根，籠絡八表，❹源委波瀾，放乎四海。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緒，闡焉而不墜；道德仁義、大中至正之理，皭焉而不昧；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截然而不亂；禮樂刑政、文物聲明之典，粲然而不亡；中國夷狄、龐亂純一之俗，判然而不雜。彼異端邪説，干時妨政，喪心惑志者，焉能行胸臆於其間哉！故斯文之大成，大經之垂世，名教之立極，仲尼之力也。斯文之益大，名教

❶「朓」，原作「眺」，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庾」，原作「庚」，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洵」，原作「荀」，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籠」，原作「宜」，王鏐本爲墨丁，今據四庫本改。

之不亡，異端之不害，衆賢之功也。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大經始。遡流求源，以徵斯文之迹，衆賢之書不可廢也。

嗚呼！近世以來，夸毗者不務實學，骫骳蕪穢，纖艷浮侈，朅然恣肆，以古爲野；徼幸者干禄詭獲，祗務速售，破碎綴緝，無復統紀，以正爲左；穿鑿者窮奇索隱，嗜新歆異，臨深爲高，自以爲得，以訓傳爲膚淺；僞妄者談天説命，立聖遺世，動關鬼神，言涉造化，以文章爲末技；誕幻者朋扇異教，剽飾虚僞，欺世罔利，詭譎深阻，以吾道爲土苴。俾大經淪棄，斯文委地，此《原古》之所以作也。

《原古》，所以正今也。於是斷自先秦，以及于今，六經之本真，子、史之幾衡，諸家之要删，衆賢之傑作，原於道德，傳於義理，合於典則，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則並録之。其所作則各附于其人，其人則各附於其代，其叙則各以其代爲先後，其體制則各附于其類。❶以其皆本于經，故各附于經：如原、序、論、評、辨、説、解、問、對、難、讀、言、語、命，十有四類，皆義理之文，《易》之餘也，故爲《易》部；國書、詔、赦、册文、哀册、❷謚册、告南郊、昊天、上帝、封禪。❸制、制策、令、教下、記、檄、書、疏、表、封事、奏、奏議、牋、啓、狀、奏記、彈章、露布、牒，二十有三類，皆辭命之文，《書》之餘也，故爲《書》部；騷、賦、詩、聯句、樂府、樂章。歌、行、吟、謡、篇引、詞、曲、長句、雜言、律詩、絶句。十有五類，皆篇什之文，《詩》之餘也，故爲《詩》

❶「制」，王鏐本、四庫本無此字。
❷「册」，王鏐本、四庫本無此字。
❸「禪」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册」字。

部；碑、銘、符命、頌、箴、贊、記、紀、傳、志録、墓表、墓銘、墓碣、墓誌、墳版、墓版、權厝志、誌文、壙銘、殯志、歸祔志、遷祔志、蓋石文、墓塼記、墳記、葬誌。誄、述、行狀、哀辭、雜文、雜著，二十類，皆紀事之文，《春秋》之餘也，故爲《春秋》部。凡四部，七十有二類，若干篇，若干卷。部爲統論，類爲序論，目爲斷論。凡立說之異同，命意之得失，造道之淺深，致理之醇疵，遺辭之工拙，用字之當否，制作之規模，祖述之宗趣，機杼之疏密，關鍵之開闔，音韻之疾徐，氣格之高下，章句之聲病，纔鑿鉅細，遠近鄙雅，皆爲論次，本之大經，以求其原。遂古無上之面目，太極造始之樞紐，鴻荒冲漠之兆朕，渾淪灝渺之津涯，死生終始之槖籥，陰陽鬼神之情狀，穹象厚垠之端倪，倫類事物之條貫，命性心跡之位置，政典維綱之軌度，治亂安危之運世，山嶽丘陵根柢之所繫，江河湖海淵淚之所托，雷霆風雨變化之所起，蟲魚草木生植之所因，雲煙花鳥月露態度之所極，金璧珠貝錦綺光彩之所發，琴瑟鐘鼓磬管音節之所契，天球《河圖》大玉琬琰之秘藏，布帛菽粟果菜水火之日用，衆人之所未覩，天下之所共見，搜抉振暴，羅列而進，盡在目前。非特以正今，亦所以正昔。庶幾先賢之用心，不爲後世所誣，仲尼之道，家至日見，牛童馬走，皆與斯文，邪說無自而入，大經業萬世，名教垂百王。彼僞妄誕幻之徒，不復敢以區區藝能視之而忽蔑也。

或曰：「昔王通續經，論者以爲僭而自聖。子是之作，得無似之乎？」曰：「夫經，不刊之典也。《易》本三皇，《書》本五帝，《詩》本三王，《春秋》本五伯。故皇、帝、王、伯爲《易》之體，虞、夏、商、周爲《書》之體，

文、武、周、召爲《詩》之體，齊、楚、秦、晉爲《春秋》之體。前乎犧、炎則不足徵，後乎桓、文則不足法。數千百年，離爲四經，混然天成，不可加損，不相參涉，而無間斷。後世雖復有仲尼，亦不能復爲也，況王通乎！當偏駮之極，壞亂之餘，而以私意效聖人，贊《易》道，續《詩》、《書》，修《元經》，直以繼夫經，自以爲仲尼復出，是以謂之僭也。今之所録，推廣聖經之餘裔，以爲斯文之命脉爾。古今文章，皆經之自出，❶萬言千論不能有以外，而莫能及焉。爲之群分類聚，論定區別，以稽其變，益見經之大，聖人之不敢覬覦，則尊經也，夫豈僭乎哉？」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入宋國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序。

太極演總叙

天下之理，一隱一顯而已矣。故其間有開闔之幾，總萃之體，變動之用，布散之迹焉。其始也，皆自夫隱而出也；其終也，皆自夫顯而反也。於是天下之理無滯無弊，道之大用全體旁行而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不易而易行乎其間，妙萬物而爲神，翕然而藏，天地萬物無不隱；闢焉而生，天地萬物無不顯。一翕一闢，一生一藏，一隱一顯，所以爲道，所以爲易，所以爲神。天地萬物，至今而不窮，至今而冥冥也，至今而昭昭也。是以聖人作《易》，推其隱者，而爲頤爲密，爲幽爲深，爲幾爲微，窮原築底

❶「自」，王鏐本、四庫本作「所」。

而無上，反而爲顯，於是爲太極；推其顯者，而爲圖爲畫，爲卦爲爻，爲象爲數，爲辭爲説，亦窮原築底而無上，復反而爲隱，而止于太極。故《易》之爲書，本末一隱顯，太極則其開闔之幾也，總萃之體也，變動之用也，布散之迹也。故道、易、神之藴奥，皆具于太極，而伏犧發之。伏犧之圖，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孔子之象，皆自太極推出，而孔子獨爲言之，故「《易》有太極」，而太極《易》之本也。學《易》者必先求其本，本得而《易》道可求矣。攝網者必提其綱，衣裘者必挈其領，入室者必由其户也。

由孔子而來，言《易》者衆矣。開卷而便及乾、坤，直造犧、文，莫不忽怳茫漠，以爲高深幽遠。至簡至易者，而以爲至煩至難。夫《易》成于四聖人之手，莫不先後相因。伏犧演《河圖》，文王演伏犧，周公演文王，孔子演三聖。後世之言《易》也，則在夫孔子之後矣。故當由孔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易》，自流徂源，由末及本也。孔子之《易》，其《彖》、《象》、《文言》、《説卦》、《序卦》、《雜卦》，皆所以承三聖，❶擴而充之也；其《繫辭》上、下，探索犧、文之前，包舉萬世之業；其抉示道本，挈舉《易》紐，轉斡神機，推出兩儀四象，造起天地萬物，則在夫「《易》有太極」之一言，固當即此以爲學也。知孔子之《易》，則知三聖之《易》矣。

嘗聞之師，讀《易》者當先讀《繫辭》，其次《説卦》、《序卦》、《雜卦》，其次讀乾、坤二卦，既精且熟，然後讀屯、蒙諸卦，此學《易》之序也。蓋意言象數之本，皆在於是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爲學《易》之標準，類

❶「聖」下，王鏐本、四庫本有「人」字。

《繫辭》、《文言》、《説卦》、《彖》、《象》之名義，探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徵諸太極之後而演其顯，問津洙泗，以及河洛，遍參諸儒，庶幾數年之後，可以學《易》，觀道、易、神之髣髴，不失吾身之極焉。故取道、易、神等二十三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説，謂爲「《易》道藴極」，演諸太極之前者也。其次取太極等六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説，謂爲「《易》有太極」，所以演太極也。其次取《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名義、《人輿》、《皇極》等凡二十四條爲一類，❶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説，謂爲「人道建極」，合隱顯而立極成《易》也。其次分《易》爲四，爲伏犧《易》、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合爲「四聖《易》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説，爲之圖，演太極之後，所以成《易》者也。其次爲「孔門言《易》」、「諸儒擬《易》」、「傳註疏釋」等類，以爲《易》之支流餘裔，見太極爲《易》之用，極盡而無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爾矣。凡十類，六十篇，總謂之《太極演》云。年月日，陵川郝經書于儀真新館。

周易外傳序

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凡道德之要，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説，天地人物之在夫意言象數之間者，莫不充周表著，推致其極。《易》於是乎集大成，聖人大經大法之原，而不可加損焉。蓋數聖人之制作，孔子復以聖述聖故也。後之人德未

❶「輿」，原作「輿」，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至於聖，欲以一己之見，求夫數大聖人之意，雖弊精極神，不免於猜揣料量之私，不能造夫真是。或有見焉而不能純備，斷然自作，則違戾遠甚。是以紛紛藉藉，至于今而不已也。

夫《易》，聖人所以用道之書也。伏犧氏按圖畫卦以述道，造書契以開斯文之統。歷數千百年，至于黄帝、堯、舜氏，而法制始備。又歷夏、商千有餘年，而文王受命作周，重伏犧氏之卦，繫之辭，而命之爲《易》。聖子周公心傳口授，分其文而繫之辭，以斷其吉凶。復六百有餘年，而孔子出焉，晚年讀《易》，而韋編三絶，以求三聖之意。於是退而脩經，推皇、帝、王、伯之世，而本乎伏犧，終于五覇，列爲四經。而爲《易》作傳，尊之爲經，以冠夫《書》、《詩》、《春秋》。使天下萬世共用一道，舉畫前之固有，重後之逆數，造無窮之形器，壞無窮之形器，而一《易》之用不可勝窮矣。則伏犧氏述道，文王述伏犧，周公述文王，孔子述三聖。世代相去若此其甚遠也，聖人之作若此其鮮也，以聖述聖若此其恭也。至孔子而僅爲成書，猶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則《易》之大，不能一聖人當一世而爲之，必數聖人數十百世而僅成。以孔子之聖，不敢自作，曲爲之述，而猶以爲未既盡，而懼或有過。後之人乃欲以一己之私，遽述數千載之德業、四聖人之能事，又輒自作爲，不亦難矣哉！

且自孔子没，曾子、子思、孟子得其傳而著之書，雖皆易道，而不及《易》中一言。繼而火于秦，雖幸而以卜筮之故，《易》之書獨存，天下之人祇以卜筮視之，而其道不明

也。漢興，言《易》自田何，本其所自，謂孔子授之商瞿子木，而授受及何，何爲傳數篇而不傳。自是學各專門，原遠而末益分矣。揚雄之學最爲深到，準《易》作《玄》，而不述易道。東觀學者雖盛，而祇爲傳註之學，亦各專門自私，而明夫易道者亦鮮。魏正始間，王弼以二漢之學爲之註，唐世以爲至當，而孔穎達爲之疏，學者至今宗之，殆亦專門之學也。寥寥千載，竟無聖人而述聖人，家異傳，人異義，易道不可復聞矣。故王通謂「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惡其私而專，專而分，分而異，卒使聖人之意不可得而見也。

宋興，大儒輩出，莫不以闡明《易》道爲己任。於是華山陳摶肇開宗統，而濂溪周敦頤、西都邵雍遠探羲、文、周、孔之業，推演意言象數之本。至侍講程頤，大變傳註，爲《易》作傳，直造先秦，布武聖門。其諸師友，更唱迭和，《易》道幾明。今二百有餘年矣，學者復各擅其師傳，立論馳説，求新角奇，誕夸而自聖，言義理者不及象數，言象數者不及義理，又往往雜入偏駁小數，異端曲學，周、邵、程氏之學復昧没而不明。其誚王弼，蔑《正義》，厚誣妄訾，悖理傷道者，不可勝紀，又甚於專門之弊矣。反復壞爛，遂至此極。世代如是之遠，聖人不作如是之久，蠹食穿鑿如是之衆且多也，又豈一人之專見臆戾所能蔽之哉！則聖人之意，終不可得而見矣。

竊嘗以爲，後世雖無大聖人，兼綜諸聖以述夫聖，如孔子之集大成，苟不以一人自私曲學自蔽，專門自聖，削去畦町，没夷滋蔓，排斥一我，開示公道，合漢、魏、唐、宋諸儒之學，順考其往，逆徵其來，積數千百年

之問學，❶數十百人之能事，契其所見，會其所得，合天下以一心，通天下以一理，貫古今以一易，聖一而後世百之，聖十而後世千之，遡流求原，問津以濟乎道，則亦庶乎其可也。故不自揆，嘗欲論次孔子以來述《易》而有合於聖人者，纂爲一書，而未能也。

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宋人館于儀真，留而不遣，五六年間，頗得肆意經傳。及被劫殺，出居別室，益曠寂無事。乃據所有書及故所記憶者，自孔子以來迄于今，凡訓詁論説，諸所註釋，覈其至精，去其重復，義理象數，兼采並載，巨細不遺，不徵其人，唯是是與，各以世代第其先後。凡諸經傳子史百氏，《易》之自出而不謬聖人，必當關涉引用者，亦各依世次編入。其流入老、佛，異端曲説，非聖人意者，則盡刊黜。夫漢、魏傳註之學，則至于魏王氏，唐、宋論議之學，則至于宋程氏，故備録二氏，以爲諸家折衷。經有所見聞者，則彌縫其闕而要終之。且徵之歷代之得失，以爲《易》之事業，窮原極委，致諸道、易、神之本然，以爲一經之綱領。疑而不可固必者，則存而弗論，以俟能者。積成八十卷。又旁搜遠蹈，創圖立説，爲《太極演》二十卷，申明列聖及諸儒餘意。共爲一百卷。《易》之成，俶落周世，謂之《周易》。近世或單稱《易》及《大易》等以爲題，而不言周，有未當言者，故仍稱《周易》。孔子爲經作傳，既謂之傳矣，後之人復爲傳註，則皆傳外之傳也，故曰爲《外傳》，且示不敢自同於聖人之作也。然亦未敢自爲成書，後來繼今，或別有所得，

❶「問學」，王鏐本、四庫本作「學問」。

當復增入云。九年春正月立春日，陵川郝經序。

續後漢書序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吴，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僭僞，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❶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❷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僞。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

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人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爲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束臂抱節，無所營爲。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乃

❶「逆」，原作「迎」，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丞」，原作「承」，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作表、記、傳、録、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❶歸于翔實。❷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吴爲僭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録八卷，共九十卷，別爲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❸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奥，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暗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❹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安得復於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具位陵川郝經序。

玉衡真觀序

人並天地爲三極，其爲道則一。凡義理、象數，皆所固有，學必周知，然後爲至已。是以聖人仰觀俯察，範圍曲成，推步占候，以爲大法，著之《詩》、《書》六藝，謂夫人而所當知也。故自天子至于列國，各有官守，以世其業，其法家至日見，猶夫土田疆理，州閭井邑，人能道之。於是一世之人，

❶「校」，王鏐本、四庫本作「較」。
❷「翔」，王鏐本、四庫本作「詳」。
❸「操」，王鏐本、四庫本作「曹」。
❹「校」，王鏐本、四庫本作「較」。

莫不知天，祗畏奉事，恐懼脩省，通三極爲一敬，貫萬變爲一誠，天命不違人心，人事合於天道，天與人一，純而無間，所以爲二帝、三王之世也。

及周之衰，如《蝃蝀》、《巷伯》、《大東》、《定之方中》、《漸漸之石》等作，皆細民宦寺役徒之辭，亦能言天以爲風。其列國名卿賢大夫，於變異之際，道其所以然，愊君而迪畏乎天，❶如裨竈、梓慎、萇弘、晏嬰，往往有之。仲尼之門，顔、閔而下七十子、三千之徒，問學之際一不及；曾子、子思、孟子，著書難疑答問而亦弗及。皆知其法，以爲常事，置而弗論。文武之道在人，而先王之澤未斬也。

至戰國縱横，異端並起，道厖術雜，莫不以人勝天，天人始二。視天夢夢，於己無與，放辟邪侈，無所顧忌，怪異疊出，不知警懼，益殺人以逞，卒皆大亂亡滅。其遺書古法，或有知者，如子韋、唐昧、尹皐、甘公、石申、吕不韋，各專門名家，無復大聖大賢之能事。一世之通學，爲陰陽數術之流矣。然賴數子傳其緒業，漢興，學者得以尋繹。於是張蒼、司馬談及子遷、鄧平、唐都、洛下閎、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馬續、張衡、鄭玄、劉洪、譙周，皆著書推衍，而翼奉、李尋、谷永、蘇竟、郎顗、襄楷、蔡邕，於昏君亂朝，横身論列，壓之以天，懼之以禍，使聞者奪氣流汗，謂之天諫，大有功於漢室。於是四百年間，復知畏天，有三代之風焉。至南北七代，其太史多能占測，以言休咎，儒者則猶有崔浩、高允，漢氏之遺烈也。隋、唐

❶「愊」，王鏐本爲墨丁，四庫本作「言」。

以來，學者以爲異端謏道而恥言之，❶其星翁曆史，列于有司，備員而已。復設私習天文之禁，使天子至于庶民，皆戴天而不知所以爲天，至有謂「天變不足畏」者，於是三代、二漢之學絶矣。

經自知讀書，即嗜天官學，常欲纂古遺法，以合天人，求其所以，然畏法律禁忌而不敢爲。今上即位之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積年不遣。曠寂無聊，乃改脩陳承祚《三國志》，至爲八録，推本六經、三傳、諸子史，自漢、魏、晉、隋、唐諸天官書、志，及所齎宋、金源氏與本朝燕都臺司秘書，爲《曆象録》，具述歷代星曆，傳之以理。既成，書狀官苟宗道爲之音註，請别爲一書。乃更論次，復加損益，益之以圖象、細行曆、變異、事應等類，凡十二卷，名曰《玉衡真觀》。天地之道，真觀者在，璿璣玉衡，所以觀之也。拘幽之中，仰視片天，十餘年間，凡天地日星之變，徵之於書，若合符節。嗚呼！安得弛絶天之禁，❷以是進讀於人君，傳之學者，使天下後世復盡知畏天哉！中統十四年癸酉六月十五日丙申，具位陵川郝經序。

變異事應序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星變，議而不辨，故不言其事應。至左氏作傳，始具載占候之辭與其事應。於是《史記》、《漢書》、歷代諸志，皆宗其法，事與變符，而象占有徵矣。夫人之善惡兆乎思慮，必動乎

❶「謏」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小」。
❷「絶」，王鏐本、四庫本作「習」。

四體，而其憂喜必徵于聲色，見於氣貌。蘊于內則必發于外，而不能揜，况事變之大者乎！將有大故，陰幾沉潛，而鬼神已知，其氣焰朕兆，必見於天。不能恐懼脩省，以圖消弭，則事必效而無及矣。嚴哉！懔懔乎，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君子所以懲忿、窒慾、慎獨，而戒于屋漏，絶惡于未萌，弭變於幾先也。邵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思慮之先，藏密之地，閑邪存誠，可不務乎？故脩省於無變之時者，上也；遭變而脩省者，次也；事變尋至而不悟者，刑戮之民也。紀變異，徵事應，布列簡牘，以詔以告，其扶助道教，至。❶

班固《漢志》曰：「古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爲有逆行。夫曆者，正行也。古者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順，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屍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正行也。」劉向亦言：「日、月食及五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是殆不然。❷夫有人事即有天變，雖聖王在位，極治之世，不免於疾病、憂戚、死喪、誅罰、更革、廢置、予奪、征討，而天地日星，亦不無崩震、鳴裂、薄食、移徙、飛流、逆順、伏見、犯守，第治世鮮而小，亂世多而大耳。以黃

❶「至」下，疑有脱文。

❷「殆」，原作「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亦有征伐、戰鬬、流放、誅殛、拘幽、誣譖、叛逆、崩殂之事。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桑穀共生，大風拔木等，亦書于策，豈天地無變，二星不逆行乎？且仰觀俯察，推測占稽，皆聖賢之能事，其書之必備。第以秦人焚滅典籍，二帝、三王之簡策，暨西周之行事，皆没而不得聞，故其變與事不可徵也。賴孔子作《春秋》，左氏爲《春秋》作内、外傳，東都以來纔見一二，變應可得而述。固、向據之，遂謂周衰日月始食，五星始逆行，甘、石所紀非正，豈通識哉？

今據《春秋》、《左氏傳》、《國語》，託始於周幽王，據《史記》、二《漢書》、《三國志》、《晉書》，終于晉恭帝、宋高祖之篡，上紀其變，下列其事，各别爲章，凡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君臣父子之間，中國夷狄之際，兵戎之起，誅殺之行，崩薨之象，篡弑之端，僭叛之由，割裂之勢，專擅之故，亂亡之本，自王而霸，自霸而雜，自雜而夷，兆變於上，應之於下者，亦已備極，姑爲占候之。案其占法，已各具經星緯曜諸星氣本宫下，[1]故皆略而不書。

[1] 「宫」，原作「官」，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

序

送常山劉道濟序

歲癸卯秋八月，道濟兄南歸，經爲之言曰：道之不行也，非謂佛、老、小人之相害也，由君子之自不行耳。道之不競也，非止謂君子之不自行也，由反倡佛、老、小人之爲禍耳。蟲生於木而蠹其木，則木萎而蟲死。焉有挫其本而能振其末者哉！己爲之，己得之；己不爲之，己何得哉？苟君子能審其道而篤行之，佛、老、小人雖盛也，殆將何所至乎？苟不能也，不反倡之而爲禍，以竢天之定，猶可也。可倡之而爲禍，拂天理而絶吾道乎？則彼將肆行，而莫敢誰何也。

昔也，自宓犧至于舜，道傳而天，天傳而人，而人自道矣。自湯至于文王，人傳而天，天傳而道，而人亦道矣。自周公至于孔子，道傳而書，書傳而人，而人猶道矣。孔氏而下，人失其道。至孟軻氏，❶猶能道其道，天其天，人其人，書其書，使人不入于楊、墨而爲非類矣。後雖佛、老更興，異端並作，揚、王、韓、歐之徒衡而争之，猶能扼其吭而斷其舌，使人知有此道矣。今之君子，非不能争之，又特倡之。倡佛、老而爲

❶「至」、「氏」，王鏐本、四庫本無此二字。

禍，虛無寂滅，乃曰「此可以致精微而保吾生也」。鼓小人而回天衷，蟊賊生靈，爲鬼而爲蜮，乃曰「此可以致富貴而充吾欲也」。侮聖人，非聖言，繪句雕章，謠東風而詠楊柳，乃曰「此可以大吾聲名而廣吾業也」。故其身愈張而心愈亡，欲日彌而道日微，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於戲！吾道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夫如是，將壞天地而絶人類歟？誠欲壞天地而絶人類，則吾徒何生也？天既使吾徒生，則道之將行也歟！

唐宋近體詩選序

事有至大，物有至多者，萬言之文不足以盡其理，詩四句，何以畢之？所謂至簡而至粹者也。❶故必平帖精當，切至清新，理不晦而語不滯，庶幾其至矣。五言難於七言，四句難於八句，何者？言愈簡而義愈精也。譬如觀山，諸山掩映，中有奇峰一二，則諸山皆美矣。若一二奇峰平地而立，便有峭拔秀潤氣，非樓石、劍門、少華則不能。此絶句全篇，詩人所尤重也。今集唐宋諸賢絶句全篇之可爲矜式者，與夫傑辭麗句之可以警動精神者，條例而次第之，爲訂愚發蒙之具。雖末學，亦窮理之一事也，學者其無忽。歲甲辰八月二十五日，陵川郝經題。

再送常山劉道濟序

中國之勢不振，正大之道不明，禮樂之

❶「粹」上，王鏐本、四庫本有「精」字。

治不興，天地一元之氣湮淪茫昧、杳然廓然者，豈無所自而然乎？必有以也。世無昌揭之士，故亦無明盛之功。而庸鄙樸樕，乘漏抵罅，私小惠，立小道，衒規規之文，信淺淺之議，擅孑孑之學，以愚吾民，以誤天下，以基禍亂，而自謂經綸大手，古莫我若，舉世而不能辨，比行而不能改，此故之以也。是以如是其危且亂，久且遠，而莫之或止矣。噫！其猶是而遂陷吾民爲禽犢乎？抑亦將遂崩陵而浸以勦絶乎？其亦鬱之久，悖之極，亂之至，將大有以昭晰也？

《否》之上九曰：「先否後喜。」《剥》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蓋爲否極而必泰，亂極而必治也。今而危亂既極矣，天亦將興明盛之功也。欲興明盛之功，則所謂庸鄙樸樕者，必大殄也。而儲靈孕秀，必芬芬鬱鬱，巍巍昂昂，而降昌揭之士。之士也，必學崇高廣大有用之學，必恢宏遠博達有爲之器，必施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材，而使蔽者振，❶闇者明，廢者興，除百世之害，富百世之用，享百世之譽，任百世之責，奮乎百世之上，俾百世之下，必仰之如日星，重之如山嶽矣。豈堂堂天地，斡制萬化，欲興明盛之功，而寂寥索莫，乃無此人哉？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余亦必得而見之矣。由是，則余輩之所以誦書學道，脩身立志者，乃有所試也。天期不愆，屬運而會，則結余髮，斂余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無空老矣。天而不欲已亂也，則之人也，之功也，與余輩之所學，及余輩之所期者，庸可冀乎？其斃而已也，必矣。若道濟者，其誼高，學之正、器之遠以大，又非余

❶「蔽」，王鏐本、四庫本作「敝」。

輩之可企也。所謂昌揭之士也。其興明盛之功也，必矣。於其行，序而勉之。十有一月五日也。

送太原史子桓序

霜風呼沙，陰霾帨天，拉苴而號枯，昏曀曀，鶩颸颸，道殣裂膚而羸卒墮指者相望也。宜乎墐户攣處，以充天地之閉塞，❶贊玄冥之化育。史夫子胡爲來哉？其有駟傳之急，而郵檄之遽歟？則宜有貂貉之重，狐纊之温，而夫子累乎其單也。其有貴俠之游，校獵之樂，而衝風冒寒而出也歟？則宜夫腰金而戛轡，鳴弦而挾矢。而夫子冰髯局脊，扶蹇而癯也。其欲徒步千里，扣閶闔而振長策乎？其欲摇吻於諸侯之上，奔歷於權勢之路，締從連衡，合鬭而弭兵乎？其爲龍斷之利，而戰寒暑於道路乎？其欲苟富貴，務僥倖，而以驕妻妾，恣嗜欲乎？是數者，皆世人之所奔競，知愚之所共趣，雖外寒暑而必爲者也。❷夫子寧有於是乎？

夫子之操之志，以父之故而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恤，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遑遑，斃而後已，庶乎其一遇也。嗚呼！篤孝哉，史夫子乎！犯霜雪之志，則亦古人寢冰之志也。唯天福善應誠，其亦必有遇也已。觀夫霜雪之塗，冒寒而往來者，或以勢，或以利，或以智。出於一塗，而志趣之異也如此，則夫觀路人者，不宜一

❶「充」，原作「允」，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雖」，原闕，王鏐本爲墨丁，今據四庫本補。

以路人觀之也。丁未冬，太原史子桓索父不獲，過保下，適燕都，書此以贈。

送漢上趙先生序

窮先生者，此行也；達先生者，亦此行也。漢、淮亡，纍俘北首，作異俗而荏異聲，茹腥衣毳，而不獲安士敦化，振書閭閻，矢謨廊廟，致君乎三、五，赫耀文明之光，賁冒草木，樹正大之業，宏徽衍之號，則此行也，窮先生者也。雖然，窮乎此而達乎彼，果窮也耶？先生嘗蹈夫常矣，而未蹈乎變也；嘗行夫一國矣，而未行乎天下也。天其或者欲由常以達變，由一國以達天下歟？昔之所覩者，江、漢、荆、衡而已。今也仰嵩高，瞻太華，涉大河之驚流，視中原之雄浸，太行、恒、碣，脊横天下。昔之所遊者，荆、吴、閩，越而已。今也歷汴、洛，睨關、陝，越晉、衛，觀華夏之故墟，覩山川之形勢，見唐，虞、三代建邦立極之制，齊、魯聖人禮義之風，接恒、岱之曠直，激燕、趙之雄勁。昔之所學者，富一身而已。今也傳正脉於異俗，衍正學于異域，指吾民心術之迂，開吾民耳目之蔽，削蕪漫，斷邪枉，破昏塞，俾六經之義、聖人之道焕如日星，沛如河、海，巍如泰、華，充溢旁魄，大放于北方。如是，則先生之道非窮也，達也。

士居中守正，執德不回，明通人物，密格鬼神，而大參天地，恒達而不窮。素患難達於患難，素夷狄達於夷狄，時有時而窮，事有時而窮，理則達矣。噫！仲尼窮于行而達于聖，孟軻窮于行而達于賢，史遷窮于行而達于史，杜甫窮于行而達于詩，韓愈窮于行而達于文。果窮也邪？此行也，人視

先生以爲大窮，經則以爲大達。先生可縱軌揚轡，沛胸中之浩浩，騖通達之坦坦，勁行而無慮矣。鄙辭滋蔓，不足以爲贐，姑以爲繞朝之鞭。

送鄉先生宋君還燕序

觀君子之所養，不于常，于其變。變于外而不變于内者，養焉者也。變于外而内亦變焉者，無所養者也。天命我以德，執之不回，守之不易，養之無害而已矣。我何加損焉！又何榮落得喪之足變於其間哉！故君子無變，非無變也，變在物而不在我也。大浸稽天而我不溺，熯火灰山而我不熱，疾雷破柱而我不動。彼則變矣，奚事於我哉？此君子之所以有所養而無所變也。觀所養，則觀所變而已矣。小有所得侈焉爾，小有所失蹙焉爾，區區於銖兩，汲汲於毫末，倀焉如倆者，則其所養可知已。

鄉先生宋君，經自垂髫識於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已而北歸，紛拂而不救，窘散而不支，厄迁顛躓而不振，殆一紀焉。戊申秋，復一拜于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不少變焉。由此觀之，先生之所養亦可知已。於其還也，而爲之序，以識先生之養，與余觀變之所得云。

送王之才南遊序

君子之動，無苟焉爾矣。動爲一身，則有一身之義也；動爲一家，則有一家之義也；動爲天下，則有天下之義也。内焉而有所定，外焉而有所止，動而必中，中而必

可，法於時人，召於來世，而必無所苟也，如是可動矣。故伊尹一動而成殷，太公一動而興周，子房一動而起漢，孔明一動而王蜀。不然，則食蔬而衣敝，處僻而居陋，安時而守順，存心而養性，不動而可也。彼躍馬揮鞭，横金匝玉，被貂厭毳，不避燥濕寒暑，弊弊焉跌蕩唐突於浩浩之塗者，謂之爲身動也，則心溺而形梏，❶奔蕩蹶趨，不能固筋骸之束矣；謂之爲家動也，則尊卑倒置，疏戚逆處，父子無以親，夫婦無以别，長幼無以序矣；謂之爲天下動也，則治亂安危之道，戡定寧一之理，彼惡足以知之，不過夫苟富貴，役趨走，奔競夫勢利之間耳。是以目途中，觀道左，❷未嘗不爲三嘆也。

友弟之才，積精蕴志，儲秀孕靈，静而養之有日矣，而未見夫動也。諺有之：「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今膏車秣馬，將有所動也，果爲一身歟？爲一家歟？而爲天下歟？必一夫此以正大之學，著高明之業，振起衰俗，使天下知余後學之有人矣，而不一夫趨走富貴，奔競勢利也。余方恬處，静以自存。吾子其着鞭前路，不失其馳，而後有忻慕者矣。

括囊圖説序❸

人肖天地以生者也，故有心中之天地，有掌中之天地，有書中之天地。蓋天地之理在人心，而其文在指掌，其象其畫則在乎書。是三者，人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而

❶「梏」，王鏐本、四庫本作「桔」。
❷「左」，原作「佐」，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括囊」，原作「囊括」，今據本文及王鏐本、四庫本改。

俯仰之間，舉世而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可乎哉？夫知天之所以然，則知日月星辰之所以然；知地之所以然，則知山河草木之所以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又舉世之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者。夫知其然者，知其法也，見其象也，形而下者也；知其所以然者，知其理也，見其心也，形而上者也。故邵子曰：「今之學者，知曆法而不知曆理。能布算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也。二人者，知其法而不知其理者也。唯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故自三代而下，以理合數，知所以然者，揚子雲一人而已。子雲而下，以理制形，知所以然，張平子一人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宜乎無有能知者。之人也，而知之，是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嗚呼！仰而觀，俯而察，天地自若，豈難知哉？顧第弗學爾。

少陵杜君叔通，博綜問學，精于曆數，有太史公家傳之秘。懼學者之以爲難知而弗學也，欲人之即法而知理也，於是分裂天地，運行日月，森羅星辰，鳩爲一書，曰《天地括囊圖說》，[1]使人開卷即悟，灼然心見。上章閹茂之冬，與經會于保下，命題其端。經方憒憒，罔無聞知，俯仰之間，漫不加省，敢妄爲滋蔓乎？雖然，契義之重，有不克讓者，故疣贅而書之。十月一日既生魄，陵川郝經題。

送柴梓材序

歲庚戌冬十有二月，柴君梓材來。先，

[1]「括」，原作「恬」，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余於王内翰座識其兄，賢之而交未定也。及梓材來，氣爽而色潤，容裕而禮下。與之年，年甚富，與之語，語甚和而節也。乃嘆曰：「不有其中，外其如是乎？是必縉紳先生淵源之涵育，賢父兄朝夕之訓誨，不移于流俗，而有守于中者也。」

將告歸，爲之言曰：今而天地自若也，山川草木亦自若也，何獨至於人而有變也哉？人之性自若也，其氣其形亦自若也，何獨至於今而有變也哉？學校之不興，流俗之所移，流而不反，仆而不振，潰亂而不救，顛覆而不支，疾日彌留，無有爲藥而起之者，卒至於元氣死而人道喪也。雖然，苟不顧流俗，挺然特立，誦書以益其智，寡欲以全其仁，力行以振其勇，明王興而道行矣，則可以革弊俗，去弊政，苴漏補鏬，張皇仁義，致君乎三、五，躋民于壽樂，揬鴻譽於無窮，建碩業於不朽。明王不興而道不行也，則耕於荒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抱明月而長歌，吸孤風而高蹈，亦可以養天倪而樂天命，豈流俗之足移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若是，是無文王而興者也，真豪傑之士也。嗚呼！彼徇流俗，合汙世，黄金横帶，馳騖于天下者，自以爲豪傑也。由是觀之，果真豪傑也哉？今昆仲既志于道，卓然樹立，終不爲流俗所移，則古之豪傑之士，何遠之有！於其行，書以贈之。

送道士申正之序

天地有剛大挺特之氣，隨物而賦用，宛轉旁薄，豐湧曼羡，囊括六合之外，充塞六

合之内。明白輝光，引而上也，則爲日星；巍巉峻極，萃而下也，[1]則爲山嶽；溶而流則江河；鬱而茂則草木；翼焉飛雲，蹄焉走陸，則鳥獸也：皆是氣之用也。其在於人，則精淑純備，溥博淵深，剛而不撓，大而不局，挺特而不流，卓犖而不倚，紐而不暌，結而不離。宜夫養之而不害，振之而不挫，擴而充之而不弊，瀹而疏之而不滯，以盡其用也。而乃冒没而使之不明，委靡而使之不立，狹其大而自小，削其剛而自弱，峨大冠，襜大裾，駢風雲，偶月露，執筆綴辭而已。未聞有以剛大之氣，正大之學，振末俗而障頽波者。一有長材偉人出於其間，則蝟起而疾視，譁而攻之，默而穽之，必使之顛踣壞亂而後已。悲夫！剛大挺特之氣，不能自用，而卒自弊，道之所以不明，士氣之所以昧没而不振也。

辛亥春，鄉叔申君正之馳駔至自燕。余見其羽衣雲集，環列拱捧，曄乎其光，鬱乎其氣，退而嘆曰：盛矣哉！是其所以主盟其道，而大行於世歟？能全其氣而用之者也。衆一而氣集，氣集而用大，故離者可合，而弱者可强。是以犯霜雪歷夷險而不沮，振聲名宏教化而不侈，去琳宫度沙磧吟笑自若，御使車奉王命恬然自得。宜其光事三師，卓然樹立而不私，屹若扶持而不墜也。嗚呼！彼方自振如此，吾徒自弊如此，可若何！正月六日，陵川郝經序。

儒行序

世之所謂儒者，文章而已矣。父師以

[1]「萃而」，原作「而萃」，今據王鏐本、四庫本乙。

之垂訓，學者以之爲務，有司以之進退多士，是以翕然相尚，炳然相輝，而儒之爲儒，不復古矣。蓋文章者儒之末，而德行者儒之本也。務其本而末自從，有諸内則必形諸外，韓子所謂：「根之茂者其實盛，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則謂之儒者，可工於文章而已矣乎？文章工矣，行如之何？

秦君道隆，志乎古者也。欲學之知所先務，乃取《儒行》一篇，并其傳注，鋟木而版行之，庶幾天下不獨以文章爲儒，以德行者爲儒也。人之去浮華，植本根，革澆訛，尚忠信，雍雍皡皡，復古之治，其張本於兹乎！歲辛亥夏五月甲戌，陵川郝經序。

删注刑統賦序

宋真尚書德秀云：「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魏右。」經嘗以是爲不刊之論。蓋金有天下，席遼、宋之盛，用夏變夷，擁八州而征南海。威既外振，政亦内修，立國安强，徙都定鼎。至大定間，南北盟誓既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大禮盛典，於是具舉。泰和中，律書始成，凡在官者，一以新法從事，國無弊政，亦無寃民。粲粲一代之典，與唐、漢比隆，詎元魏、高齊之得廁其列也？是時，太原李祐之精專新律，試吏者皆出其門，臺省寺監，藩邸郡國，名卿能吏，彧然炳然。癸丑春，其外孫劉君敬之出祐之《删注刑統賦》一篇，精約博綜，首尾原委，有宗有趣，

酌人情而歸之中，不峭刻，不慘激，本之仁恕，真涖政之銓衡也。熟之復之，然後知真尚書之言尤信。

國家今地過于金，而民物繁夥，龍飛鳳舞，殆四十年。改正朔，❶易服色，修制度之事，謙讓未遑。雖然，必欲致治，創法立制，其先務也。昔漢高帝百戰之餘，食未下嚥，而命蕭何造律令，張蒼定章程，韓信申軍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著《新書》。史臣以爲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今有漢氏之地而加廣，有漢氏之民而加多，豈不爲金源氏、拓跋氏之治乎？創法立制，此其時矣。發源張本，必自是賦始。

敬之甚秀而文，與余游者有年，請題其端。余謂之曰：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問焉，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敬之其執此以往，豈不爲李氏之介孫乎？年月日，郝經序。

朱文公詩傳序

古之爲詩也，誦歌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没。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絶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爲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楯。如《關雎》一

❶「改」，原作「政」，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篇，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衰之詩，❶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説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濶略簡古，不竟其説，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

嗚呼！《詩》者，聖人所以泰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于變，變適于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庬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

以及于宋，歐陽子始爲《圖説》，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説。河南程氏、横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吕伯恭父，集諸家之説爲《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横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爲《詩》作《傳》，近出己意，遠規漢、唐，復

❶「衰」，原作「襄」，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糞訓詁之弊，❶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複，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焕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

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爲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率義會序

古者井天下之田，制鄉飲之禮，俾從居綦布，守望相助，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起揖讓於閭閻，生友義於里巷，使之睦婣任恤，豈弟和侃，鑠其倔强悖誕、兇悍不馴之氣，❷銷天下之争端，而莫肯爲亂。後世先王之禮廢，而人道解散，無情義以維其心，骨肉睽爲仇讎，肝膽濶爲楚越。於是戍卒役徒，黥髡盗販，敢爲亂首厲階，而天下被其禍。嗚呼！聖人制禮之義，其於維世，不亦深矣乎！

順天當燕、趙之衝，自昔號多豪傑。兵亂以來，三十餘年，生聚教育，將復治平之舊。俊茂輩出，往往露頭角，以氣相許，而合爲君子之朋。一日相率過余，曰：「我輩十餘人，欲以古井田、鄉飲之義，歲時群聚。凡吉凶賓嘉，相侑而不相悖。不尚華靡，不爲驕奢。義則相勉，而過則相告。其有不

❶「糞」，王鏐本爲墨丁，四庫本作「釐」。

❷「馴」，原作「訓」，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如約者，則會義而合攻。是可行乎？」余應之曰：「是相率而爲義者，其誰曰不可！」乃名之曰「率義會」，而爲之叙其意，又爲之載。

其載書曰：「凡我同盟，以義相合，毋以利睽。過則面質，毋退後言。險阻艱厄，共爲引手。始終一心，以崇大義。各啓悃臆，無或有慝。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絀其禄，無以遠到。」

心菴先生陰符經集解序

大庭、軒轅，降及叔世，道書穰疊，往往備言曲論，如數山石，如觀海波。故大者至數十萬言，小者亦不下數千言。至于《陰符》，獨三百餘言而已。於是歷爲究竟意，然後知至言必簡，聖人之意有所斬也。夫道，幾而已矣，非幾無以見也。天地，幾而已矣，非幾無以用也。故幾之所在，不可周測，通圓而神，惟妙是用，潛於動静之理，發於翕闢之氣，見於消長之象，伏於存亡之形，造起萬變，樞泄運化，使天地萬物由之而不窮，而天下莫能知，莫能窮，遂爲天下之至微。

《陰符》一書，聖人所以發其幾，攄其微，示人知而藏之密者也。端緒則見，引而不發。天地萬物之幾在我，沉沉默默，如執左契，如持權衡。無往而不合，無往而不中，無往而不應，無往而不時。其體則静，其用則無窮。雖三百言，而天下之理無不備。故言道術者得之，則可以窮神知化，握道之要；言治體者得之，則可以致君堯、舜，隆平天下；志士得之，則可以籠罩宇宙，揮斥風雲；處士得之，則可以藏舟于

壑，遯世無悶；養生者得之，則可以精神健羨，騎氣御風；數家得之，則可以奇耦變化，逆知來物；兵家得之，則可以戡定禍亂，從橫無窮。萃而合之則一言，散而推之則萬變。其支流餘裔，各底于成，有不可勝言者。嗚呼！禍莫大於發人之幾。聖人立經陳極，則發道之幾。故其情深，其文切，其旨秘以斥，其辭約以要。觸造物之忌，訐造物之蘊，不敢備言曲論。聖人之意，其深矣乎！

是書之有傳注，尚矣。三代而下，不啻數十百家，各據其所見，而各著其所傳，莫有爲貫而一之者。丙辰冬，余外叔司馬可道來，以心菴先生集註三十卷見示。天真皇人而下，會義三十餘家，末以己意爲之結斷。汪洋炳烺，周悉備至，上下數千載，始爲完書。且命經叙其意。先是，常識先生於常山皇極道院而爲之記，今其可辭？於是推本論著，而書其端。先生姓趙氏，名素，字才卿，嘗被徵，賜號「虛白處士」云。

丁巳元日，陵川郝經序。

送張漢臣序

丁巳夏，四月不雨，枯風吹塵，赤野立塊，穡人焦勞，額地祈穀。子張子奉其母以行，既南轅，陵川郝經告之曰：「之時也，之士也，行安用也！擢禮闈之桂，探驪龍之珠，振書閶闔，魁岸炳烺，❶吾子之事也。從輿義列，紆餘籌策，撼搖王公大人，嶷嶷以樹立，吾子之材也。擴充王澤，兼善致治，旱火不光，而雨天下，吾子之志也。是三

❶「魁」，原作「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者，吾子之所固有，而所素志也。而乃問舍求田，下元龍之樓，而甘心許汜，與夫初心，不既背矣乎？」

張子曰：「噫！吾以子謂知己，而莫吾知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而懷土者，小人之事也。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龍蚰。行使止尼，固非我之得專也。紆朱紫，步巖廊，身名俱榮，焜耀一世，非吾所惡也。負耒耜，溷塵梗，窮巷束臂，蓬累而行，非吾所欲也。氣數使然，固非我之得專也。在我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可行矣，雖無是行，其無是行乎？不行矣，雖有是行，其有是行乎？故拔樹接淅，微服絶糧，聖人所不免，矧其下乎！」經聞其言，以爲向者知張子之淺而見其面，乃今知張子之深而見其心也。若張子者，可謂速于行而以理自適焉者也。於是書其言，以贊其行。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述擬

先人初命經爲决科文，述擬宏詞數十首，仍命各依歷代體制，立法措辭。謂西漢格高辭約，有先秦三代遺風，後世辭章不可及已。東漢而下，至晉、宋、六朝，漸趨近體駢驪之作。李唐以來，對屬切律，遂爲四六，謂之官樣。或爲高古，以則先漢，依放盤誥，❶則以爲野而非制。故皆模寫陳爛，謹守程式，不遺步驟。至於作者，如韓、柳、歐、蘇，亦不敢自作，强勉爲之，而世謂之畫葫蘆。行之千有餘年，弗可改已。然而點化《詩》、《書》六經，雜用先秦、二漢，暢如陸贄，質如吏部，富如文饒，情如封敖，雄如東坡，工如彦章，學經作句，亦足自爲。要之典雅古贍，情實感激，得體而已。故自東漢，終于李唐，爲詔、赦、制、册、檄、書、露布等，述其事而擬其辭。其後專爲古文，不復記録。近在儀真館，與書狀官苟宗道論次詩文雜著，裒集追憶，得故述擬者若干首，復依世次别爲類云。

漢淮陽王檄郡國討王莽文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陵戴侯曾孫玄即皇帝位。光武大破尋、邑于昆陽，遣將

❶ 「誥」，原作「詰」，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破武關，檄喻天下，使共誅莽。

漢更始元年月日，某官告郡國宗室父老士庶：

漢德休明，天命未改。豈容僭僞，久肆叨竊，俾我高廟神靈，無所馮依，億兆之人，遂墜塗炭。皇帝陛下以近屬懿親，不忍失職，坐視夷滅。是用奬率宗盟，纂承大統，恢復漢室，誅讎討賊。今月某日，類于上帝，遍告山川群神，即皇帝位于淯水之上。

逆賊王莽，椒房餘蘖。飾詐構僞，寅緣爲姦。適漢統之三絶，乘四父而輔政。言方色厲，谿壑深固。謙遜卑讓，象恭滔天。遂弑孝平皇帝，抱負孺子，比德周公。號曰安漢，其實篡漢。既受九錫，因稱假攝。假而不歸，遂謀即真。卒盜有我有漢，更建位號。改易制度，變置名器。顛倒六合，翻覆海宇，弗寧弗令。擾弊民物，鋪張妄意。潤色虚文，自以爲新。於是黜奪我大漢諸侯王，剪滅劉宗，俾爲齊民。至于金刀錢文，亦不行用。我高廟十二室，遂不血食，聿至于今。奮其威詐，逞其暴戾。窮兇極惡，過於桀、紂。乃自以爲黄、虞復出，志欲盈溢。高視濶步，鄙隘漢家。毒流諸夏，禍延蠻貊。四海囂然，猶未足厭。今幾二十年矣。故家遺民，無不歌謳思漢，矧我宗室之人哉！惟我高皇帝肇造區夏，伐秦救民，軼于湯、武。孝惠、文、景、武、宣，文治幾于三代。鴻恩厖惠，暢浹穹壤。膏于肌膚，藏于骨髓。哀、平短祚，惡不及民。豈令姦僞異姓，遂盜有之乎？紫色蛙聲，餘分閏位。秦政、楚羽，皆爲我漢驅除。莽又萬一弗逮，馮藉外戚，恣僞矯誣。豈令遂綰皇帝璽，稱説天命乎？且外戚吕、霍、上官，稗我漢道，皆伏其辜。豈獨釋莽，使遂代漢？

今漢兵已斬莽將甄阜、梁丘賜，取宛。又敗嚴尤、陳茂，下昆陽、定陵、郾。又殺王尋、王邑，破莽兵百萬，徇潁川諸郡，偏師入武關，攻三輔矣。群龍奮迅，大人虎變。風蜚雷厲，星馳電邁。火德炎運，有光燭天。凡我劉氏，及故臣民。宜各率先，共雪讎耻。❶誅莽釁社，訊清郊廟。復爵土，爲侯王，一如漢制。如或尚爲逆黨，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昭烈帝討吴孫權檄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令吕蒙取荆州，襲殺關羽，❷稱臣于操。昭烈帝章武元年，自率諸軍伐吴，移檄喻權。

年月日，尚書令某諭孫權及江東將校部曲父老士庶：先王之典，負固不服則侵，賊賢害民則伐。矧于僭竊位號，蔑寡王室，屠害方伯，黨附叛逆者哉！是用興師，以致天罰。申明逆順，庸示播告。夫叛逆之罪小，黨逆之罪大。逆而無黨，則爲惡者孤；寔繁有徒，則爲惡者衆。故先王重治賊黨，《春秋》必誅同惡。所以湯伐韋、顧而夏桀喪，齊桓侵蔡而楚子服。我高皇帝虜魏豹以禽項羽，光武皇帝平隗囂而滅公孫。皆先治賊黨之義也。

國家遭陽九之厄，當四百之運。漢道弗昌，皇綱不振。致令群盗，撑裂于縣。曹操父子，闚闟神器。陛下以帝胄皇孫，誕膺天命。龍蟠幽朔，蠖屈漢南。欝神武應運

❶「共」，原作「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羽」，四庫本作「侯」。

之姿，奮撥亂反正之志。一旅復夏，百折興漢。天方佑賊，用武無所。顧惟孫氏，有功漢室。破虜則汛清河洛，討逆則盪定江東。畀之孫權，使誅賊操。誰知托國，竟匪其人。操之陷江陵，權遽欲迎降。陛下遣丞相亮諭旨，相與拒操，遂大破操于赤壁。堅甲利兵，盡作灰燼；江濤山木，總爲漢兵。權遂不復畏曹公，天下始知有劉氏。陛下不矜不伐，推功讓能。割吴、越以封權，奄荆、益而復漢。操不敢取，遂畀之丕。孺子童昏，夫豈我敵！方爲掎角，一舉盪平。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權乃謀爲僭竊，妄肆姦兇。❶志谿壑之無厭，罪丘山而不顧。❷欲如熊繹之陵中國，❸不止子夏之在西河。

前將軍督荆州關羽，陛下親同骨肉，分則君臣。有古義士之風，爲漢虓虎之將。報效而去，操所畏敬。所當無前，權豈能敵？分權江表，置關羽荆南，身出漢中，三道並進，相與蹙操，討賊之規也。陛下已拓定梁、洋，進攻關輔。羽已威振許、洛，❹攝服河南。權祇保據江東，不謀進取。遂怵陰謀，襲殺關羽。盜有襄、漢，奉賊稱臣。反爲掣肘之仇，與作輔車之勢。則權復一操，漢賊不在丕，而在權矣。受其王爵，南面稱孤。忘父兄之忠義，陷臣民爲逆虜。倔江湖之中，經營子孫之計。一操未已，一操復生。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我漢。所以必先誅權，而後圖丕。

今陛下舉梁、益之衆，連交、廣之師。水陸東下，順流揚麾，星飛電邁。哭羽荆、

---

❶「妄」，原脱，王鏐本爲墨丁，今據四庫本補。

❷「不」下，原衍「大」字，今據四庫本删。

❸「欲」上，四庫本有「乃」字。

❹「威」，原作「滅」，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楚，尸權秣陵。恢張討賊之威，益大復讎之義。爾皆世服于我有漢，乃二祖之遺民。寬仁之所覆育，恩澤之所涵浸。顧豈迷復，靦面事賊，舍衣冠禮樂，而斷髮文身，以徇蠻夷之人哉！且天道助順，不登叛人。吴、楚之王，世爲僭僞。擯斥遠外，不通中國。一時跳踉，卒致禽滅。故三苗逆命，終于投竄。夫差争長，自剄幕下。老劓驕恣，利刃揕胸。苟不以道，江湖之險，安足憑恃。夫權之姦虐桀猾，自視與項藉、王莽、子陽輩何如哉？卒皆覆亡不暇，則天祐我漢，高廟之神靈未艾也。今爾有衆，爲權詿誤，俾爲匪民。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一時脅從，必未丕變。陛下總干問罪，宜去逆效順，倒戈前行，共治賊黨，并掃僞孽，還于舊都。大者王，小者侯，各如賞典。如欲與權併命，甘爲蠻夷逆虜者，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丞相亮諭僞魏檄

安樂公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伐魏，至郿，屯于五丈原。檄喻魏丕朝，告以討賊之意。

年月日，丞相長史楊儀告魏將佐、故漢父老士庶及曹叡中表族屬：

蓋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堯、舜與賢，禹、湯與子。苟無桀、紂之惡，勦絶基命，族屬之微，斷祝嗣續，則傳序統體，在於一姓。其或間甚僥倖，必干先王之誅。昔后羿簒于有夏，少康以一旅之衆，起而殺羿。王莽中絶我漢，世祖以十世之裔，奮而誅莽。殆天未厭有夏、皇漢之德，天枝帝胄，磐石之宗，維持擁衛，他姓莫得而有。

仁如徐偃，賢如齊桓，强如楚莊，不能易姓改物，況慆淫匪彝，豈能盜有之哉？是皆天下所共聞，古今之大義也。

自周室陵夷，秦人吞并，民受塗炭。我高皇帝代虐以寬，易暴以仁，除其煩阻，置之夷坦，受天明命，開大漢萬世無疆之統。孝文皇帝繼體守文，增脩德政，恭儉愛養，滋息涵育，刑清政簡，開大漢萬世無疆之德。孝武皇帝南勦勁越，北討强胡，東置朝鮮，西定西域，表章六經，制禮作樂，開大漢萬世無疆之業。光武皇帝剷除祅穢，子惠謳吟，恢復境宇，懋建社稷，投戈講藝，息馬論道，開大漢萬世中興之功。則我皇漢，基圖鞏固，神州中嶽，不拔之宗也。歷世數十，載祀數百，本支繁衍，九州四海，盡爲劉氏。雖桓、靈失馭，漢道中微，第宦、戚專朝，隳敗王度，非有桀、紂自絶之惡也。故天命復集于我先皇帝暨皇帝陛下。

國賊曹操，螟蛉假姓，贅閹遺孽。自其祖父騰，與左琯、徐璜瀆紊朝憲。父嵩馮藉，饕據台鼎，弱昧漢道，傾覆帝室。職此之由，操尤剽狡無賴，清議不齒。國家之材，授以偏裨，穿窬闚覬，遂領方州。少帝反政，使脩郊廟，倒持太阿，放虎自衛。操乃輒行刼遷，重爲囚執。逞其梟獍之心，肆其豺狼之志。握皇樞而蹙威柄，挾天子以令諸侯。祇將簒竊爲謀，動以詔旨行事。南征北伐，抑并屠滅。植根柢于山東，置巢穴于鄴下。睚眦以肆狠，刑戮以立威。弑母后而帝不敢詰，殺皇子而帝不敢怨。誅鉏豪傑，剪刈人望。族九江太守邊讓，殺將作大匠孔融及議郎趙彦，榜掠太尉楊彪，殺彪子脩。至於荀彧、許攸、崔琰、毛玠，皆中朝茂異，衣冠領袖。或位常伯，或參帷幄。

天子之昆，百寮之師。少有牴牾，即加刑害。毒螫若蛇虺，詭秘如鬼蜮。罾繳遍寰宇，機穽盈道路。自昔人臣不道，貪婪沓鄙，狼忍暴戾，未有如操之甚者也。

先皇帝，孝景皇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語宗盟則近，於屬籍爲尊。以仁厚之資，挾英雄之氣。慨然以復漢自任，收攬豪傑，從臾義烈，扶奬王室。操尤忌惡，必欲誅除。託足無所，流寓漢南。丞相以伊、吕之志，爲顔、孟之學。才兼管仲，知若子房。躬耕隴畝，不應辟召。先帝三顧於草廬之中，幡然而起，❶爲漢討賊。連衡孫權，破操赤壁，挫其兇鋒，折其毒尾。於是不敢遂取。既爲漢賊，又爲漢臣，孤媚梟伏，謂天可欺。逮其將死，分香析履，不及禪代。生平姦僞，至此盡露。逆丕嗣立，公爲簒竊。父以趙高爲桓、文，子以浞、羿爲舜、禹。厭然自若，居之不疑。拘執漢帝，降削位號，大統幾絶。先皇帝遂跨有荆、益，立漢社稷，期於攘除，不幸殂落。謂丞相才十倍於丕，畀以討賊之事，師保陛下，拓定中原。於是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先盡内治，次乃外攘。曹丕遽死，逆叡復立。乃湜童心，窮奢極侈。至使公卿百官，負土版築。竭我漢民膏血，以奉僞妄土水。丞相痛心疾首，拜表出師。義旗一指，關輔響應。遂營五丈，雜耕渭濱。非不能將五諸侯，縞衣問罪，直入彭城，付信一面，轉戰出奇，以舉燕、趙。但以一民莫非漢臣，尺地莫非漢土。衣冠右族，皆漢庭公卿之子孫；畎畝細民，皆漢家風俗之涵養。固未忘于祖宗，豈遂違其君父？是以不忍蹀血，以自相

❶「幡」，原作「番」，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殘。按兵觀釁，用敦文告。

故夫曹氏，非有高皇帝寬仁之統也，孝文皇帝恭儉之德也，孝武皇帝盛大之業也，光武皇帝中興之功也。特一時僞定，篡竊之賊耳。雖據中原，漢有奧主。威虐逼窄，又有孫氏。則其篡竊，又不若莽之强也。祖孫一再傳，以僞承僞，刻薄寡恩，禁錮骨肉，勢成孤立。彼司馬懿者，又一操耳。其能久乎？與其託於新造危亡之僭僞，靦面同賊，曷若臣事二十六葉之大漢天子，歸四百餘年之舊主乎！則去就取舍之義，昭昭然無疑矣。且昔誅滅禄、産，迎立代王者，平、勃之臣也；盪逐尋、邑，臠食新莽者，南陽之親也；洞刺董卓，暴尸然臍者，王允之謀也。矧今漢世之危，過於二京，曹氏之禍，甚於莽、卓。豈無一義士，相與誅讎討賊哉？丞相肅將天威，所嚮克捷，宜共合勢，摧拉震蕩。張大漢之天聲，掃僞庭之妖孽。奉迎鑾軫，還于都邑。遂使建興，復如建武。告于高廟，論功行賞，在兹舉矣。如律令。

隋晉王廣滅陳禽陳叔寶露布

文帝開皇九年，晉王廣爲元帥，大舉伐陳，獲陳叔寶，露布以聞。

臣聞伐罪救民，是謂天討；禁暴誅亂，乃爲義兵。所以用五材而正萬邦，奄四海以大一統。黄帝戰于涿鹿，垂衣裳以無爲；大禹征于有苗，混車書而致治。不享不覲，割據河山；稱帝稱王，叨竊名器。無與覆昏援溺，爲之推亡固存。紛争惟日以興，禍亂何時而已。

我國家天開至聖，運啓昌期。建皇極

于中朝，纂天王之正朔。❶復見唐、虞之盛，揖遜而興；乃有高、光之才，指揮而定。粵惟吴、楚，寔古荆、揚。詩人刺爲蠻夷，《春秋》貶其僭僞。逮孫權三分以自立，暨司馬六代以相傳。競尋干戈，月一易主；❷殘并骨肉，歲幾弑君。血淮海之横波，魚鰕盡赤；污江湖之隙地，草木皆腥。莽、卓桀鷔于門庭，❸曹、馬喧呼于傳舍。❹至陳叔寶，尤極慆淫。頸瘡猶帶夫藥刀，狎客已行其酒令。雜遝女御，倡和詩篇。珥貂蟬者百餘，曳綺縠者千數。肆爲瀆侮，無復君臣。歌《玉樹》之新聲，斷金陵之王氣。珠璧飾臨春之閣，光耀半天；沉檀構結綺之臺，香聞數里。祠宗廟則稱疾，拜妃妾而臨軒。惟侈是崇，蔑天弗畏。趙高視事於武帳，妲己晝可于寶牀。以江總爲皐、夔，任孔範爲伊、吕。國益告病，民不聊生。疎斥忠良，賊虐諫輔。不止二十罪，殆逾三千條。衆叛親離而不知，神怒人怨而不恤。聽謡言而弗悟，❺卻畫像而自如。謂限南北有長江，豈能飛渡；比敗周、齊有大福，皆使不還。方幅員共致於雍熙，乃東南獨阻於聲教。爰示禮意，反致辱書。釁乃自生，罪底不赦。授臣以鉞，❻致天之誅。

總統百萬師徒，節制八十總管。過庭而奉承算略，禡牙而昭告神祇。布宣雷霆

❶「纂」，原作「篡」，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主」，原作「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❸「鷔」，原作「驁」，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傳」，原作「傅」，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❺「謡」，原作「淫」，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❻「鉞」，原作「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之威，將率熊羆之士。申湯、武之仁義，蕩桀、紂之淫昏。東西連衡，首尾並進。視風濤如平步，卷江山而順流。舳艫隱天，旌甲耀日。忽龍驤之電邁，謂楊素爲江神。賀若弼出廣陵，韓擒虎濟采石。甫航一葦，即走萬艘。乘大霧而縛醉人，當元日而驚睡主。正月某日，若弼自北，擒虎自南，會於秦淮，以取建業。前徒倒戈於朱雀，後庭指莽於漸臺。擒虎自南掖門入宫，若弼自北掖門登殿。陳叔寶啼泣掩袂，猶然詩酒興濃；倉皇竄身，乃謂衣冠道盡。落臺城之翡翠，墮辱井之胭脂。不銜璧而出降，欲下石而始應。授繩引之，叔寶與張麗華、孔貴嬪同束而上。丙戌，臣斬張麗華、施文慶、沈容卿等，以謝三吴，執陳叔寶及僞王公百司，擁衛赴闕下。埽數十世之僞朝，盡爲王土；合三百年之異域，皆貫諸華。荆、舒爲中國之人，江、漢被文王之化。此皆皇帝陛下，允文允武，聖謨洋洋；❶乃聖乃神，帝德蕩蕩。是以諸將宣力，兆民同仇。師不踰時，役不更舉。會三光五嶽之氣，安九州四海之人。宋、齊、梁、陳以來，始復混一；夏、殷、周、漢之際，今乃比隆。臣無任慶快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年月日。

唐太宗即皇帝位赦文

門下：

朕嗣守丕基，獲承休緒。厲宫闈之變故，致遐邇之震驚。庸釋群疑，肆行大賚。敷于心腹，告爾神人。

昔虐政之毒流，致皇靈之壅底。朕從

❶「謨」，原作「漠」，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太上皇帝，糾倡義舉，奬率宗盟。稱無辜而籲天，爲有衆以請命。下河東之甲，孤隋自斃于維揚；翊覇上之師，僞政行平於伊洛。化家爲國，代虐以寬。遂統承于先王，乃撫治于方夏。維爾萬姓，甫出阽危；肆予一人，退守藩服。執臣子之節，推尊榮于父兄；持恭遜之心，全始終于孝悌。孰意天未厭亂，時弗底寧。締構姦兇，藴隆讎敵。變起蕭墻之内，禍生骨肉之間。力百戰以方成，忿一舉而自棄。社稷大計，須行管、蔡之誅；宗廟再安，遽有唐、虞之禪。讓焉弗允，退亦無從。仰順宸慈，肆登大寶。處兆人之上，❶可無及天下之恩；得四海之歡，庶幾盡天下之養。可大赦天下云云。

於戲！遭家不造，幸免於覆亡；繼志無能，豈堪乎授受。施大《易》雷雨之澤，始潤瘡痍；負《春秋》肆眚之譏，重增祗慄。無稔怙終之惡，遂生僥倖之心。各去舊污，共成新化。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太宗伐高麗班師詔

貞觀十九年，上親征遼東，不能成功，深惜之。十月癸未，敕班師。

制曰：止戈爲武，佳兵不祥。爰有弗享則征，殆非得已而用。叛而伐，服而舍，是謂德攻；忘則危，好則亡，時乃大訓。朕自削平四海，奄有多方。施教化而不復言兵，制禮樂而惟期于治。祗務脩文偃武，庶幾保大定功。裔夷高句麗，遠負海隅，自謂日影。怙恃河伯之勢，矯誣箕子之功。謂

❶「上」下，原衍「處」字，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删。

隋三往而竟亡，❶夫誰萬里而更舉？敢行威虐，公肆馮陵。格文祖而苗民弗庭，會塗山而防風不至。朕膺傳禪，姑示涵容。乃拒璽書，愈失藩禮。至蓋蘇文弑君以逞，以莫離支專國而驕。連結民夷，侵擾遼右。蕩摇我疆埸，竦動我諸華。命將致討而弗悛，致朕親行而問罪。舉泰山而壓卵，彼惡敢當？傾滄海以沃焦，則莫我遏。奪命而浪走絶島，棄城而空濶無人。兵刃莫支其鋒，將士咸賈其勇。蠢兹小虜，敢怒大邦。不足辱於王師，姑增修於德政。諸軍可即日發還。

嗚呼！聖有謨訓，鬼方反憊于殷宗；悔其可追，輪臺漫勞于漢帝。勝之不武，祇以爲勤。不能自克而遂非，以致貪功而過舉。違大臣之强諫，蹈亡國之覆車。越朕之愆，式愧爾衆。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贈魏徵司空制

貞觀十七年，徵薨。贈司空，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制曰：古有社稷之臣，力行而濟天下以道；爲朕帷幄之佐，强諫而格君心之非。方垂拱以仰成，遽彌留而不起。宜崇優數，用卹忠勤。故特進、侍中、知門下省事、兼太子太傅、鄭國公魏徵，中誠積真，仁義立德。以坤之直方大，用乾之純粹精。不二三以釋君，篤忠貞而事主。耻朕不及堯、舜，作佐時之皋陶；致朕必如成、康，爲制禮之姬旦。每進藥石，輒中膏肓。有政事之或遺，而諫章則即至。爰自言職，遂踐台

❶「隋」，原作「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司。施教化者四年，俾風俗如三代。奪去之遽，天不憖遺。❶忽廟堂之遂空，何斯人之不幸！雖臨小歛，忍視大還！追登平土之司，以爲下泉之賜。庶幾英爽，服我寵休。嗚呼！在亂臣則十人，共期予治；亡正身之一鑑，誰弼予違？❷中流而虞風波，未濟而失舟楫。❸興言不已，涕泗徒零。可特贈司空云云。

宋璟右丞相制

玄宗開元十七年，以璟爲尚書右丞相。

制曰：共政必圖舊人，以篤儀刑之典；格君尤賴莊士，式資匡直之忠。重德佐王則朝庭尊，元老在位則社稷固。乃眷耆英之宰，宜升上相之崇。黃門監、同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廣平郡公宋璟，弘毅而明，靜肅而勇。堅如鐵石，凜若冰霜。不阿不撓，而行以方；至大至剛，而養以直。盡心強諫，獨配魏徵之忠良；正色立朝，復見汲黯之風采。夷險一節，寅亮三朝。共倚賴于袁安，匪中庸之胡廣。佑我先后，相予冲人。既撥亂以有爲，以中興而自任。革去神龍之弊，追還貞觀之隆。厚風俗而振紀綱，肅典憲而抑僥倖。格天大略，非一旦之救時；經國遠圖，舉萬代之長策。抗章而去，成功弗居。宜正位于中台，❹復登庸于右弼。爕和四海，表正百寮。於戲！股肱之寄，久已倚毗；體貌之餘，敢忘尊禮。

❶「不」，原作「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予」，原作「于」，今據四庫本改。
❸「楫」，原作「揖」，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位」，原在「居」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方詢咨於黄髮，以允慰于蒼生。懋建大猷，圖惟極治。兹朕無斁，時乃之休。可特授右丞相云云。

贈張巡揚州大都督制[1]

至德二載冬十月，睢陽陷，巡、遠死之。十二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贈巡、遠等官。

勑：執干戈以衛社稷，焉得勿殤；聞鼓鼙則思將臣，況於死節。挺英靈而不散，凛冽氣以如生。[2]重爲褒崇，庶慰精爽。故御史大夫、河南節度副使張巡，慷慨立志，突兀效忠。開誠心而待人，委軀命以徇義。苟不以道，甘餓西山；胡能詭隨，欲蹈東海。屬逆胡之荏惡，熾兇焰以燎天。縱臾興師，倉皇討賊。聲淚俱發而誓衆，邀截不暇以乘城。戰百合而氣益振，緘萬計而賊乃沮。料敵應變，出奇無窮。屹承天之不周，歸中流之底柱。牽制醜虜，絆一孤墉；遮蔽江、淮，全半天下。走令狐而矢盡，眇子奇而事危。駡賊而嚼齒空齗，乏食而殺妾饗士。[3]援絶乃陷，不復求生；力竭被禽，付之以死。無負國而奚憾，得其所則爲榮。嗚呼！大節巇天，古實罕見。精忠貫日，今孰可侔？寔祖宗之神靈，乃國家之元氣。有士若此，賊不足平。無爵以稱，人何以勸？巡可特贈揚州大都督。其守許遠，功與巡同，可特贈荆州大都督。其將南霽雲，義烈尤著，可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訪

[1]「州」，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2]「冽」，四庫本作「烈」。
[3]「乏」，原作「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求其子孫，各加官爵；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主者施行。

郭子儀賜號尚父制

建中元年，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賜號尚父。制曰：

朕以眇德，獲荷丕基。諒陰之中，方恭默以思道；嗣服之始，惟垂拱而仰成。兹既太公之在朝，尚何傅説之求野？宜進異號，以崇元勳。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汾陽王郭子儀，華嶽炳靈，金天傑氣。純誠惟一，忠勇具全。沈雄而略包河山，高明而精貫日月。早識兵勢，嘗甲武科。屬孽胡之憑陵，致中原之板蕩。舉燕、趙而擣巢窟，復雍、豫而清京都。保乂皇家，殄殲逆虜。功愈大而心愈小，事益殷而謀益深。乃師中之丈人，寔天下之大老。方叔克壯，佐周室之中興；孔明勤勞，期漢家之恢復。單騎見虜，壓之以誠；孤軍逐戎，勝之以義。於古人則未有，固當世之罕儔。羽翼四朝，用舍一節。存億萬衆之性命，繫三十年之安危。雖位中台，久疏王爵。琢金石而許宥十世，逮子孫而進用數人。賞不酬勞，名未稱德。宜俾兼于元宰，仍錫號爲父師。於戲！富貴著社稷之功，始終乃人臣之道。范蠡泛舟而去，豈曰見幾？子房辟穀爲辭，亦未盡善。豈如今日之繾綣，而無曩時之猜嫌。極其尊榮，永俾稱頌。敬服朕命，其代予言。可令攝冢宰，賜號尚父云云。

贈韓愈禮部尚書制

穆宗長慶四年，愈卒，贈禮部尚書，

謚曰「文」。

制曰：道復有統，乃爲百世之師；天不憖遺，孰謂九原可作！梁木壞而復將安放，衮衣歛而庶以爲榮。故吏部侍郎韓愈，執德不回，以道自任。幾聖未達于一間，大儒兼綜于四科。傳仲尼心，若顔淵、曾參之親炙；述孟軻志，謂荀況、揚雄爲未醇。明白而皆仁義之歸，奥衍而得性命之正。完三光五嶽之氣，浩然而獨存；承八代百家之微，嶷若而自振。力闢二氏，申明六經。去陳言而新斯文，距邪説而立名教。巍巍乎泰山北斗，玉潔石光；浩浩乎長江大河，龍翻鳳躍。置之朝庭之上而不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憂。六軍無譁，踰月而清輦轂；萬刃注視，片言而折兇鋒。以有用之才，明佐王之道。直造先秦之上，豈惟由漢以來。於戲！才難其然，間生乃爾。子房而下有賈誼，卒棄於文、景之隆；孔明之後生王通，不與夫堯、舜之運。今甫中壽，遽即大還。爲邦竟無百年，致治豈能三代！爰申遺恨，進長儀曹。❶庶幾幽冥之中，不忘制作之意。咨爾精爽，服予寵休。可特贈禮部尚書云云。

追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制

宣宗大中元年，貶德裕崖州司户，卒。懿宗咸通九年，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

制曰：朕祇遹先烈，爰念英賢。每待旦以旁求，嘗當饋而屢歎。眷惟會昌之政，實頼社稷之臣。厥德不回，運乃逢于千

❶「長」下，原衍「命」字，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删。

載；於今爲庶，道終否于九原。䀌焉傷心，❶何以爲訓！故太尉、同平章事兼太子少保、衛國公、東都留守貶崖州司户參軍李德裕，弘毅軼世，挺特邁倫。廓達而無町畦，明辨而有風采。淵源問學，滔滔不窮；議論辭章，衮衮可喜。以興起斯文自任，以經濟天下自爲。入掌絲綸，則高文大册動觀聽；出爲牧伯，則深謀遠略服荒遐。遂踐台司，獨專大柄。信任之重，古今所無。政如昭烈之孔明，又甚高宗之傅説。當國一相，輔政六年。威令幾如元和，削平藩鎮；風俗頓還三代，罷絀僧尼。雖逢不世出之君，幸得大有爲之佐。至先朝遽褫官而退；乃權臣快私忿而行。湮沉海島之中，淪棄煙瘴之表。兆民謗讟，四海訟寃。天亦致傷，朕胡能忍！嗚呼！豈意姦邪之黨，復見于今；乃令忠直之賢，銜恨而死。不爲昭雪，以謝衣冠。永使沉冥，終負義烈。可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依禮改葬。主者施行。

李克用破黄巢露布

僖宗中和三年，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爲京城東北面行營都統，破黄巢，遂復京師。

尚書兵部臣聞：兵以禁暴，王者所以行天誅；德在除殘，聖人所以運神武。故草竊姦宄之構亂，❷非芟夷蕴崇而莫寧。惡不去則善何以信，伐不張而政何以舉？霜露既墜，乃成亭育之功；陰沴盡消，方定高

❶「䀌」，原作「盡」，今據四庫本改。

❷「宄」，原作「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明之位。我國家基圖鞏固，德澤汪洋。高祖、太宗，除隋亂而軼湯、武；高宗、玄宗，致唐治而肩成、康。植茲鴻休，畀我列聖。陛下誕膺明命，紹復先王。憲章以承天心，厲精而張治具。十八葉太平天子，德本好生；三百年有道邦家，仁而不殺。

孰謂亂生于治，遂令安底于危。逆賊黃巢，器寔顓庸，資乃樂禍。會祲氛以爲氣，包蛇虺以爲心。初爲偷刼之謀，豈有帝王之意。乘仙芝之鼠竊，聚亡命以蜎興。始則距躍于河南，終乃翻騰于嶺外。蜂蠆吴、楚，蟻結江、淮。高駢玩寇而不追，王鐸畏寇而不戰。或嬰城而固守，或擁兵以窺窬。遂鼓姦兇，❶恣行亂略。鴟張而無所忌憚，家突而莫敢誰何。郡國以之丘墟，京師因而覆没。謂己有命，乃啓異謀。奸踰王鈇，稱建僞號。諸陵乏祀，可勝抔土之悲；萬乘蒙塵，莫雪終天之痛。雖人神之共怒，而禍亂則方殷。猰㺄血世以無厭，豺狼肉人而不置。

臣克用繆膺旌節，遠在邊陲。父子俱受國恩，君臣敢忘大義。不能先事入衛，曲突徙薪；固當投袂即行，焦頭爛額。乃揮涙而爲禡，遂歃血以成盟。掃部内以興師，指天心而誓衆。下兵嵐石，建旆夏陽。義聲振而軍聲揚，賊氣沮而士氣倍。彼謂鴉兵已至，褫魄喪心；我知龍運方興，賈勇儲鋭。乃屯沙苑，以告師期。進及乾坑，便禽賊將。二月某日，遂合臣重榮、臣處存等兵，與巢及其將王璠、林言、趙璋、尚讓大戰梁田。師直爲壯，天棐惟諶。❷雷萬鼓而一

❶「鼓」，王鏐本、四庫本作「致」。
❷「天」，原作「大」，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枹，震三川而皆沸。馬逸不止而橫騖，衆怒欲洩而長驅。激土雨以奮威，彗霜鋒而合勢。營頭壓陣，二百萬賊衆皆奔；積屍橫空，三十里僵胔不斷。雖已奪氣，尚礫游魂。襲其餘師，再戰于零口；邀其奔路，先搤於藍田。彼猶釜中之魚，乃作几上之肉。❶ 四月某日，進臨京雉，直繫渭橋。我七戰而七禽，彼一遇則一敗。乘勝以奮勢，破竹以無前。逐北而攻快，建瓴而孰禦。越某日，入自光泰門，挺身決戰，先衆摧鋒。呼聲動天，殺氣蔽日。彼則建輪擁盾，柵巷而排墻；我乃投刃揮戈，執俘而斬賊。由東內及于西內，自外城入于子城。居人擲瓦石以助威，僞官裂冠裳而請命。萬騎一蹙，百道并攻。賊窘相擊，人自爲戰。蕩蜚血於魅穴，薄死骨於貍丘。蹂賊於望春宮庭，蹴賊於昇陽殿闥。賊乃大潰，崩於鉅鹿之沙；彼惡敢當，碎甚長平之瓦。首尾俱斷，羽翼皆殘。鳥駭而銜，獸窮則躩。叱魯陽之日，鬬又踰時；見鄢陵之星，戰猶未已。巢乃乘其暮夜，奪命遁逃。其衆已燔，雖貸息其何濟；分師捕討，旋授首則有期。

臣竊念此兇渠，禍踰往昔。熾甚樊崇、張角，慘於朱泚、禄山。幾頓我皇綱，敢窺吾神器。蓋皇天所以申警於于陛下，❷使陛下以之寅畏于皇天。開萬世無疆之休，啓一日中興之運。臣今肅清禁署，洒掃神京。宸極巍巍，罷狐鳴而梟噪；雄都業業，復虎踞以龍蟠。❸ 伏念臣本裔夷，生於沙漠。非良、平智謀之士，乃統戎行；無信、布爪牙

❶「几」，原作「机」，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申」，原作「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踞」，原作「琚」，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之材，亦承鈇鉞。元兇遂殄，菲劣何能。此皆皇帝陛下德並乾坤，明侔日月。蘊英圖于轂內，騖大造于區中。以撥亂之才，施致平之略。委任不僭，授受是宜。兆人所以傾心，諸將爲之宣力。日出而群陰伏，盜竊發以何爲；聖作而萬國寧，兵一試而即已。櫜弓却馬，挈黎庶于雍熙；端委垂衣，躋瘡疲於仁壽。延我唐祚，過彼周期。臣無任慶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以聞。

諸鎮討朱全忠檄

哀帝天祐四年，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約晉王克用共討梁。克用乃傳檄諸鎮，告以討梁之意。

天祐四年夏四月，晉王克用致告諸鎮諸侯王及僞梁臣僚：

蓋聞田横列國之壯士，恥臣漢而竟不西朝；魯連縫掖之書生，聞帝秦而欲蹈東海。蓋義烈著于平昔，而死生爲之不踰。昭昭在天，矯矯貫日。亂臣賊子所不敢肆，微君弱國賴之以存。奥惟皇唐，奄有四海。踰二十帝，幾三百年。雖紀綱寖以陵夷，而德澤尚爲龐厚。鼎未可以問其輕重，歷惡得而窺其短長？故朱泚、禄山，肆其姦兇，而隨以殄滅；黄巢、尚讓，張其盜竊，而繼即誅夷。緬惟人心，灼見天意。

僞梁朱全忠，資尤兇悍，内寔姦雄。初以碭山之一夫，亡入寃朐之群盜。負跳踉之劇氣，稱庸狡之謏材。遂覆京師，以毒海内。知賊必敗，乃謀自歸。歛羽戢毛，以待風飈之會；瞑目弭耳，長懷蛇虺之心。國家推寬大之恩，致懷柔之道。賜之旄節，適

爲養惡之謀；分以土田，祇祚資賊之計。❶既蒙優渥，乃寖騫騰。伐叛捕亡，收貳以爲己邑；厲兵秣馬，假義而逞異圖。遂踐台司，益封王爵。闚闟日切，意望彌深。乃納交於朝權，叨求天寵；又激怒于鄰壤，締起兵端。遂連十萬之師，并有四鎮之地。國賊崔胤，知賊焰之方熾，甚王室之甚微。賣鼎命以外交，持天權而内刼。全忠益自恣肆，無所憚違。中潛犄角之機，遥作輔車之勢。力制中外，威臨邇遐。胤以爲，宦官天子之腹心，非盡去而國不我得；百官天子之輔翼，非易置而權不我歸。全忠乃效董卓之尤，興晉陽之甲。京師因而覆没，乘輿以之播遷。進逼鳳翔，乃犯行在。矢及君屋，血濺御衣。兇鋒肆以無前，毒尾摇而益怒。侯景渡江而指闕，梁帝倉皇；晉師還墓以成圍，曹人兇懼。乃抄餽餉，而遏惟蘇。❷天子併日而食，後宫析骸以爨。❸主父親探於雀鷇，❹楚王安復得乎熊蹯？言之傷心，痛如疾首。不能岐託，終入梁亡。全忠乃泣下沾襟，徒行執轡。奉龍顔而効順，極狐媚以欺人。急於攘竊之私，乃定刼遷之計。挈萬乘而不置，挾孤注以遂東。殺戮諸王，賊虐宰輔。惡其名士，投畀濁流。文物爲之一空，衣冠爲之掃地。乃蜚血于禁禦，而薄肉于宫闈。天子涕泣求生，哀矜請命；社稷已非唐有，左右罔匪。梁人雖李氏之天王，實朱家之日月。甘行禪讓，冀免誅夷。懼人望之不除，竟椒蘭而行

❶「祚」，四庫本作「作」。
❷「惟」，疑當作「樵」。
❸「爨」，原作「㸑」，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雀」，原作「崔」，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肆。❶大肆殺戮，恣爲矯誣。尸成濟而貸賈充，❷釋羽父而討蔿氏。大器既以入手，孽運遂乃應天。賊母后以示威，立幼君而資篡。卒移皇祚，構建僞朝。以鄙沓之材，蹈崇高之位。恃己有命，謂秦無人。逞其梟獍之心，行夫狗彘之行。報子婦而自肆，❸淫臣家而不歸。污穢我皇綱，泄瀆吾神器。如此不道，自昔罕聞。禍絶三綱，罪踰九法。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

惟爾多方，乃祖乃父，世惟唐臣，有社有人，豈非唐祚，可坐視而不救？乃偷生而自營，不共討平，有靦面目。彼既盡其東略，必又肆其西封。雖欲不危，其可得已？今孤以沙陀之騎、契丹之甲，建旗麾而出漠北，聲金鼓而下河東。瞰臨黄流，直抵白馬。❹背引趙、魏，横約青、齊。東西連衡，首尾並進。岐王則卷三輔而直擣，下二川而旁馳。蜀王則舉梁、益之衆出江陵，楚王則會荆、襄之師渡漢、沔。吴王則跨連淮、海，蟠亘東南。厲三吴之鋒，進圍濠、泗；淬兩淮之鋭，直壓汴梁。梟賊首而剖逆心，祭先皇帝；掃寇穴而削僞號，復唐乾坤。立宜臼于宗周，奉世祖而歸漢。其爲梁臣人，比及師臨，有能斬全忠首者王，得其支者公、侯，舉郡國降者超遷，仍赦附叛逆之罪。急急如律令。

❶「肆」，王鏐本、四庫本作「弑」。
❷「尸」，王鏐本爲墨丁，四庫本作「戕」。
❸「報」，王鏐本爲墨丁，四庫本作「姦」。
❹「抵」，原作「秪」，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二

奏議

東師議

右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摹》、《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扦牧圉，遂筦軍國機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今論定《植齋奏議》，乃爲《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罄竭。近奉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嚮所論奏，皆爲無用。從驛騎而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激于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有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繫重甚，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爲全其終。故不敢謹默，復爲《東師議》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驛上進，畀諸執政，番譯聞奏。議曰：

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

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徼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吴，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欣，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

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鋭，以力則强，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❶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

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

❶「屯」，原作「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强弱，必合圍把稍，❶獮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❷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陜，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虚之計，自西和逕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❸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鋭，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❹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繚逕，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况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

❶「稍」，《元史·郝經傳》作「矟」。
❷「會」，《元史》作「澮」。
❸「百萬」，王鏐本、四庫本作「萬乘」。
❹「攻」，原作「政」，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射魯縞」者也。

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兩師既構，❶猝不可解。如兩虎相捽，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而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盡吾東師，❷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

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

❶「兩」，《元史》作「西」。

❷「盡」，《元史》作「進」。

路，以攜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絶，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❶彼必震疊，❷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鋭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鋭。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内限絶，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辟堅攻瑕、辟實擊虚者也。

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❸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掇襄陽，絶其糧路。重兵皆趍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潰潭、湘，以成犄角。❹一軍出壽春，乘其鋭氣，并取荆山，❺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濼，❻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

❶「徑」，原作「俓」，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必」，原作「不」，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襄」下，原衍「都」字，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删。
❹「犄」，原作「椅」，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❺「并」下，原衍「成」字，今據《元史》删。
❻「濼」，原作「檪」，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口，南入于舒、和，西及於蘄、黄，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强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

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度，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争地之術異。併敵一向，争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吴，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徼倖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内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强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❶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

❶「翦」，原作「剪」，今據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❶

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盛全之力在於東左，❷若亦直前振迅，鋭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❸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淩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萑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内空虛，易爲摇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内，以建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瞽言，妄爲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班師議

右臣經奉命與諸執政會議聽書記帳中，所有陳説，已令身毒和者斯譯奏。退而復恐未盡，欲更陳説，疫癘大作，不能登山。以爲今日速當退師，歸定大事，故作《班師議》，以覼縷前後陳説。議曰：

《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

❶「崛」，原作「堀」，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盛全」，《元史》作「全盛」。

❸「反」，原作「及」，今據《元史》改。

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至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

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次也。彼凴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

共惟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强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

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❶「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

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静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

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闘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露，❷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比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

❶「言」，原作「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露」，《元史》作「鷺」。

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滸、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

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安，❶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❷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巋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爾。

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必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内空虚。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脾相依，❸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絶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❹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

❶「徑」，原作「俓」，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祇」，原作「抵」，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與」，原作「興」，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戎」，原作「戒」，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樓，❶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秖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

願大王殿下以祖宗爲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生靈爲念，奮發乾剛，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❷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立政議

臣經言：前歲從扞牧圉，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爲天命曆數在於陛下，至治可期，於是欲有所言，而遽旋旆。臣經亦以負薪之憂，道路匍匐，今年三月，始達順天。而陛下應天飛龍，詔令使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者斯傳聖旨，令條奏當今

❶「弗」，原作「弗」，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梓」、「兩路」，原作「梓」、「雨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宜行事理。倚馬起草《便宜新政》，畀仲謙、和者斯等使譯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既渡淮入宋，引領北望，顧瞻魏闕，每爲自誦：「有君如此，可遂無言乎？」於是作《立政議》。雖尸祝代庖，極爲僭越，有所不計。

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爲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爲人之所不能爲，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爲貴，以爲己所當爲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莫不當然。❶

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敝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爲之倡，率其群而修之，琱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歠，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也。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群起而争其餘，天下亂矣。

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

❶「莫」上，王鏐本、四庫本有「亦」字。

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

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毒海内，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甘爲慵懦者，可爲憫笑也。

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1]而修完之

[1]「甚」，原作「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宫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鋭，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慴伏。

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移剌楚材爲相，❶定税賦，立造作，榷宣課，分郡縣，籍户口，理獄訟，别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宫闈違豫之際，恣爲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顒顒，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爲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❷污吏濫官黜責殆遍，❸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

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

❶「移剌」，王鏐本、四庫本作「耶律」。
❷「求」，原作「來」，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殆」，原作「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没，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爲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制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

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緑，取黄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取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内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1]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歛

[1] 「詔」，原作「昭」，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蘗，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佽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據有爲之位，乘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器，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政，❶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公曰：「呂獻可之先見，❷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汙，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挈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願也。

臣草茅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辟斧鉞，冒觸神威，庶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❶「政」，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❷「之」，原作「以」，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中統元年八月，附報入宋奏目上進。

河東罪言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綿長，亘數萬里，尺箠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爲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湔濯，分裂頓滯者，獨河東而已。

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莅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爲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爲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爲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于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

竊惟國家封建制度不獨私，强本榦，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1]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維，强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

[1] 「侯」，原作「侯」，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爲失也。

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内鼓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户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户四斤絲，一户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産，菜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損價直，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爲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黄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銀二兩得黄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黄金，十倍其費。空筐篚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爲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況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没，盡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則視諸道爲獨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

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爲之總統，俾持其綱維，❶一其號令，輕斂薄賦以養

❶「持」，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民力，簡静不繁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耻。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

經本澤人，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心，比之他人爲尤急。天庭遼邈，漫爲瞻臆，太行山色，黯然凋瘁，引領翹望，❶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鈇鉞，謹附使者以聞。布衣陵川郝經言。

便宜新政

臣經言：臣昨承和者思得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例如左：

一、大有爲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有爲而後可以無爲。故舜去四凶，格有苗，成王伐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爲垂衣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即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曰：「陛下新登寶位，必光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内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大有爲之時也。當大起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嚮。如因仍苟且，爲人所先，則釁亂一生，不可猝定矣。

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

❶「望」，王鏐本、四庫本作「首」。

勝，故歷朝踈于備禦。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密會軍旅，嚴爲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徹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先皇帝有備，昔剌木無備，故掩而取之。至於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況非平日之勢乎？

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莅天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爲二輔；京兆、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爲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一日緩急，便可得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既固，則太平可期。

四、置省、部以一紀綱。今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陛下親決。雖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若省、部既立，名分既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無事也。

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猝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爲，則兵民息肩，而政可立矣。

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爲國生事。

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

八、行寬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爲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

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

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路打算，重爲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算，以慰安元元。

十、罷冗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官，員數可爲限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户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爲急務。如罷去此等，好家門户計補添軍民氣力，爲益甚大。

十一、總錢穀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交鈔、諸色糧，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爲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

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爲黨與，苦刻良民，從横爲害。合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污暴者重罪而黜之。

十三、堅凝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鋭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群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

十四、擴充誠明以絶猜阻。夫逆詐億不信，❶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絶。

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

❶「夫」，原作「大」，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此其職也。

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于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覦，則一日莫敢争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盛事也。

庚申年四月十七日，臣經上進。

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略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于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繞出西南，嘗爲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懼乘虚作變，與西北連衡，遏截旭烈大王，在所蟻聚，轉相營惑，使有反顧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爲摇蕩，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軍馬，於好水草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脾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張聲勢，以接應旭烈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爲備，或有透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矣。

臣又竊見，[1]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

[1] 「竊」，原作「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國家不可不爲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四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1]河南自唐、鄧至陳、潁置一帥，京東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

臣愚微爝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戀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進。

[1]「四」、「成」，原作「西」、「城」，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三

碑文

唐帝廟碑

道本于皇，成于帝，降于王，終于霸，曆數之運會，帝王之統紀在焉。孔子贊《易》，自伏羲至堯而止，黄帝以下不論，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言生民之道，至堯而後大備，始並乾坤而爲三，則堯爲皇之終。及其定《書》，斷自《堯典》，高辛以上不論，則堯爲帝之首。於是帝堯上兼皇、帝，下冠王、霸，獨出乎震，而其仁如天也。故揚雄謂：「法始乎宓犧，而成乎堯。」「匪宓匪堯，禮義悄悄。」蓋三皇以來，少昊、顓頊非不神聖，而堯之在位，相舜者二十有八載，以聖相聖，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治曆象以成天，平水土以成地，教人倫以成人，賞均刑法以成典，去凶庸善以成政，然後以天下授舜，以德爲位，公天下之端自是始；而命之以中，傳其心法，以道爲統，立民之極亦自是始：故爲帝者之宗。一降而王，又一降而霸，而後德衰。故德莫盛於帝，帝莫盛於堯，宜乎配天而食也。

自三代以來，載在祀典，世封其後，以崇明祀。後世帝王，其德弗逮於王，有愧於霸，而兼皇、帝之號，往往崇飾淫昏，以爲大祀，而帝之祀闕然不舉。漢氏自以爲帝堯之苗裔，而廟不及焉，則亦忘其祖矣。唐高

祖以内禪法堯，號爲「神堯」，稱其代曰「唐」，而亦未嘗享于帝。立廟乃推皐陶、老子爲帝，以本所出，則亦虚其號矣。於是陶唐之祀忽諸，德之不建，❶而神乏主矣。

近世，惟平陽故帝都有廟存焉。中山之永平，帝之所生，故有廟焉，而今則弗存。按地志：伊祁山，❷堯母所居，葬于慶都，曰慶都陵。又曰：望都山，一曰靈都山。又曰：望都，堯母之名也，故以名山。今中山之永平之西，水出伊祁口，越蒲陰，爲祁水，而州曰祁。永平之南，有故城曰堯城，故有廟，有碑言堯生于此。永平之東，有縣曰慶都而無山。永平之西，有縣曰唐，有碑言堯初封唐，縣其故國也。有水出于常山之西北，曰唐水，東合于祁水。以是徵之，蓋堯生于此，始受封焉。其母殂落，葬之于此。及其爲帝，則都平陽。國家不以爲命祀，帝王不躬親致享，國人與居人不忘其德，歷數千百年獨能指示其處，❸廟而享之，則其德在人之深者可見也。

永平，故中山屬縣，金源氏升爲州，曰完，今隸順天道。歲甲辰，監州事蕭侯顒以堯城之廟久廢，乃令進士董仲方規故基，復爲立廟，并督其役。朞年廟成，侯率州文武及其故老落而享之。經，侯之門下士也，請碑其事，故援李唐張謂虞帝廟例，題曰「唐帝廟」而不名，且贊帝德而爲之詩，❹庶幾居人識賡載之遺音，知爲陶唐氏之民焉。❺其詩曰：

❶「德」，王鏐本、四庫本作「後」。
❷「祁」，原作「祈」，今據下文改。以下逕改，不再出校。
❸「歷」，原作「曆」，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帝德」、「詩」，原作「德帝」、「師」，今據四庫本改。
❺「民」，原作「名」，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伊祁蒼蒼，唐水蕩蕩。[1]神母之邦，是降生陶唐。曰帝之鄉，帝德是昌。纂于有皇，唐哉皇哉！帝道光哉，乃聖乃神。於戲前王，其能忘哉？載葺茅茨，載築土階。尊酒簋貳，曰烝嘗哉！享于有誠，[2]曰馨香哉！曰雨曰暘，帝德惟常哉！民無殃哉，神豈無方哉！

廉將軍廟碑

將軍名頗，趙之良將也。當秦人虎吞諸侯，趙獨雄山東，援韓、魏，蔽燕、齊，故秦特忌趙，屢加兵邯鄲，欲斷山東根柢。趙用將軍及上大夫相如，秦人畏焉，趙重而山東安。一旦被讒，秦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秦遂壓趙、韓、魏、燕、齊皆事秦，將軍乃去趙，卒于楚。

今順天之清苑，趙之北邊也。西北隅十里而近，鷄水泛出，別爲流滄，有石梁焉，謂之「廉梁」。梁之北有廟，在汭之曲。初，河南亡，經自滿適保，往來其間，見其遺阯没于荆棘，以爲荒祠，略而不問。一日，忽爲新廟，蕭鼓闐溢，因問之。其人曰：「趙將廉頗葬于此，古有廟焉。廟之北，有墓存焉。」則梁以姓名，廟以爵稱也。初，將軍以讒去趙適魏，趙遣使召之，故爲健啖以示可用，復廢于讒。將軍思用趙人，[3]落莫而卒。今墓于是，豈將軍終不忘趙，楚人歸之而葬于是耶？豈將軍與趙奢是雄北邊，[4]有功于民，

[1]「蕩蕩」，四庫本作「湯湯」。
[2]「誠」，王鏐本、四庫本作「成」。
[3]「趙」，原作「將」，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4]「是」，王鏐本、四庫本作「自」。

而將軍獨没于異域，邊人思之，爲虚墓而廟祀于是耶？然將軍以一人爲趙之安危，在趙而秦却，去趙而秦肆，非止一將，亦豪傑之士，仲連之儔也。觀其勇於爲義，折節以下相如，負荆詣門而謝罪，烈烈風度，千古不渝。❶宜其英靈在天，死而爲神，廟而世祀也。廟之之成，❷本于權帥府事苑侯，終之者，其鄰並居民也。乃書其事，俾刻諸石，作楚歌以刺讒，❸告諸神云。

黄榆落兮刀滿霜，朝中山兮暮光狼。甲萬騎兮血染裳，一夕絶漠兮禽胡之王。趙有人兮主父爲不亡，將軍虎步兮國無與强。秦人閉關兮弗敢望。高疊堅壁以作氣兮，期一鼓而奮以驤。老寇而壯吾兮，中權之良。孰知君之信讒兮，括爲騎刼而貞可傷。士卒何辜兮，坑死于降。趙豈能國兮，折棟而壞梁。彼譖人兮，尚畢翕而箕張。猶爲頓米肉而示可用兮，冀其君之不忘。竟不召而去兮，卷甲免冑而彷徨。客死而莫之歸兮，孰爲墓于廉之梁？魂兮來歸兮，❹將軍之故鄉。御李光兮露瓜香，斟糯醑兮傾酪漿。鼓相如之瑟兮歌慨慷。邯鄲無人兮叢臺荒，郭開野馬兮祗何方。

漢義勇武安王廟碑❺

高、光以仁義得天下，而桓、靈失之，一

❶「千」，原作「不」，今據四庫本改。
❷「之成」，四庫本作「獲成」。
❸「讒」，原作「纔」，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以下逕改，不再出校。
❹「魂」，原作「魏」，今據四庫本改。
❺「碑」，原脱，今據原本目録及王鏐本、四庫本補。

時豪傑，莫不欲代漢受命，比迹高、光，而祇事於詐力智計、土地甲兵。獨昭烈帝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盡心於復漢，無心於代漢，漢統卒歸之。袁氏徒爲僭僞，曹氏徒爲篡竊，孫氏徒爲偏覇，竟不能以有漢。初，王及車騎將軍飛與昭烈爲友，約爲兄弟，死生一之。及昭烈取益州，留王鎮荆州，獨當一面，掎角蹙操。昭烈進取漢中，王威鎮許、洛，❶幾復漢矣。不幸而操、權合謀以圖王，王死而曹氏篡。昭烈與飛出師伐權以誅讎，飛死而帝崩。始則王與飛以死事昭烈，終則昭烈與飛以死報王。嗚呼！仁之至，義之盡也。王諱羽，字雲長，姓關氏，解梁人。起義於涿郡，戰争於徐、兖，犇走於冀、豫，立功於江、淮，而殁於荆、楚。❷其英靈義烈遍天下，故在所廟祀，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荆、楚爲尤篤，郡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爲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刀赤驥，儼如王生。千載之下，景仰嚮慕而猶若是，況漢季之遺民乎！天假之年，誅操復漢有餘地矣。容僞醜正，寔繁有徒，嗚呼哀哉！

順天當燕、趙之衝，而府中之廟二，皆庫俯墊偪，不稱王之威靈。歲丁酉，權帥府事苑德於鷄水南湖之右創爲新廟，耽耽奕奕，神居巍然。初爲廟貌，並昭烈皇帝、車騎將軍及王爲三。萬户張公來享于廟，退謂德曰：「廟無二主，尊無二上。君臣同祀，而王侍側如昔，享覲不專，非制也。」遂議别爲昭烈皇帝廟，而王始正南面之位焉。

❶「鎮」，四庫本作「震」。

❷「殁」，原作「投」，今據四庫本改。

己酉秋，大享。禮畢，請碑其事，故推本君臣之義，以昭不朽，[1]仍作詩以侑神。其詩曰：

漢季草澤生英雄，王自蒲坂來山東。結交四海皆兒童，燕南壯士忽相逢。義氣許與開心胸，樓桑五丈即沛豐。破屋半夜噴長虹，指天誓日除奸兇。萬折不易以死從，瞰如兩虎夾一龍。風雷盪天漢火紅，誰知京都遽蕪空。盡爲曹氏妖狐蹤，[2]忽爾陷賊當天窮。躍馬斬將萬衆中，侯印賜金還自封。横刀拜書去曹公，千古凛凛國士風。跨有荆益事戰攻，直指許洛期一戎。操如喘鼠謀避鋒，權如黥梟示象恭。肘腋撩襲有吕蒙，遂令大業弗克終。飛死帝崩永安宫，三人在天義烈同。惟王神威地天通，血食廟祀仍軍容。操骨已朽王爵隆，操鬼不食王禮崇。作詩頌王興義功，願如東坡贊孔融。

四賢祠碑[3]

四賢者何？燕賢臣郭隗、樂毅、劇辛、鄒衍也。辛亥之秋，過督亢，至易水，投文酌酒，弔太子丹。聞水汭有祠，國士劉鑾所塑，技極精巧，不知爲何神，遂往觀之。四象皆南面列坐，一王者拱其側，衣冠極古，殆皆周制。問諸守祠丈人，言：「祠故有榜，曰『四賢』，不知爲何代之賢。契丹時有題曰『樂將軍』者，亦不知孰爲樂將軍也。」某乃大悟，其列坐，曰郭隗、樂毅、劇辛、鄒

[1]「昭」，原作「詔」，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2]「狐」，原作「孤」，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以下逕改，不再出校。
[3]「祠」，原作「祀」，今據原本目録及王鏐本、四庫本改。

衍，拱而侍其側者，燕昭王也。因爲叙其事曰：

按北燕，周文王子召公奭所封。至王噲效舜、禹事，推國于其相子之，燕遂大亂。齊人伐燕，入其國都，遷其重器，虜其民人，幾亡其國。齊師退，國人立故太子平，是爲昭王。王思得賢臣，以雪國耻，乃築宫師事郭隗，以招徠四方賢士。於是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遂以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趙、韓、魏之師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入臨淄，歸大吕，反故鼎，徙汶篁，祀桓公、管仲，示之以禮，不拔莒、即墨，示之以義，燕幾於霸。當是之時，儀、秦方以嘴吻傾軋，孫、吴方以詐力争奪，孰知《春秋》復讎之義，以仁義爲王者之師哉！而燕，天下莫弱也；齊，天下莫强也。孰知夫仁義之兵，❶能以弱勝强哉！獨孟軻告宣王于前，樂毅佐昭王于後，天下始知仁義之無敵。燕有國以來七百餘年矣，世服事于齊、晉。今乃一戰勝齊，而以秦、晉爲屬，遂雄七諸侯。又知用賢之功，有如是者。《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昭王有焉。其後樂毅父子大顯於燕、趙，俱爲封君。郭隗之事不復見。劇辛事業亞於樂毅。鄒衍又能著書，以明律吕之本及終始五德之運，漢以來大行于世。嗚呼！以昭王之禮賢，四賢之不負昭王，君臣之義，師表百世，世祀于燕，宜哉！遂作思賢之詩，以遺易州守郭公，俾刻諸石。仍大署「四賢」字，俾牓諸祠以識之。其詩曰：

督亢之坡，易水之滸。臺平樹古，昔

❶「夫」，原作「大」，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賢何許？有祠遥遥，塵闇香銷。廟貌肅然，相見燕昭。❶臣乃嚮明，❷君猶北面。敬賢若茲，豈惟一戰？仁義之師，幾及三王。世言管、樂，於仲有光。當時九九，今何足數。不用如鼠，用之如虎。冀北多馬，材皆日千。世無燕王，斷鞭不前。人有黄金，裝飾子女。士皆餓死，可憐黄土。燕國之金，盡在一臺。宜乎諸賢，莫遠具來。爲告邦人，勿乏其祀。庶幾永世，賤金貴士。爰想燕丹，乃用荆卿。不得秦城，遂傾燕城。君臣道合，千古是仰。師臣者王，視此遺像。

羑里周文王廟碑銘

相之南，屬邑曰湯陰，去朝歌五十里而遠，故殷紂畿内地也。湯陰之北，道右有古城，圮復之餘，猶峻絶屹然。以其隘小而逼，故土實其中，幾與堞平，乃紂拘文王羑里之庫也。前有文王廟，祇存數楹，一碑斷碎不可讀，然過者望望，必披荆棘拜謁咨嗟而去，莫不尤紂之兇，閔聖之厄。於是屬諸相臺總管蕭侯，使新其廟，以勗斯民善善惡惡之心，重爲序其事曰：

昔有殷既錯天命受，惪毒逞戾，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而竊嘆，怒而拘之羑里西北。乃推天命，重卦觀象，繫辭設戒，恭畏警省，益篤臣節。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受始歸之。於是天下不直受，而共起亡殷。嗚呼！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不貳；七年拘縶，畏罪自責而不校；以憂患作

❶「相」，四庫本作「想」。

❷「嚮」，原作「響」，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易》，反身脩德而不怠：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或謂文王在羑里，使閎夭、泰顛等以賂悦受而獲免，及受命稱王者，皆妄説也。若然，則其於天下有意於得失，❶非所以爲聖也。韓文公作《拘幽操》，❷謂爲「小臣畏罪兮天王聖明」，可謂知聖人之心矣。銘曰：

嶪嶪垠土兮，❸至今崔嵬。適以彰聖德兮，驅天下之歸。《易》之多戒辭兮，憂世之衰而繩己之違。不入于朝歌兮，于嗟乎羑里之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廟其可不新兮！

齊太公廟碑

齊有兩太公。姜姓，四嶽之後，國于吕，遂以國氏，太公其後也。當殷帝乙及紂虐亂，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釣于渭濱，以俟天下之清。西伯畋而遇之，載與俱歸，使佐理其國，時年已八十矣。武王即位，尊爲尚父而師事之，稱「師尚父」，遂并將八百諸侯之師，誅紂救民。周有天下，遂爲太師而封之齊，五侯九伯，得專征伐，而在周、召之右。及薨，葬于周。子丁公伋嗣，復相成、康，五世皆葬于周。齊以其始受封之君，稱爲「太公」，廟爲始祖，而世祀之。至桓公爲五霸首，尊周抑楚，❹王室賴以復存。是爲姜齊之太公。當陳禦寇之亂，公子完奔齊，其後爲田氏，又以國氏稱陳。至田常專齊，周安王命常之孫和爲諸侯，滅姜齊而代之，及卒，亦稱太公。至威王僭號稱王，後爲秦

❶「其」，原作「與」，今據四庫本改。
❷「公」，原作「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垠」，原作「狠」，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抑」，原作「帖」，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所滅，是爲田齊之太公。齊人以姜齊有大功於天下，故不祀太公和，而特祀周太師太公。由漢迄唐，廟享于故齊都臨淄，以故姜齊祖廟而不絶。唐開元間，又特立太公廟于京師，以名將留侯等十人爲十哲配享。其後又進爵爲武成王，號爲「武廟」，禮秩與孔子廟同。宋、金以來，遂爲大典。金亡而臨淄之廟廢。今大行臺李公總統山東淮南道，開府于益都，東海、西河、穆陵、無棣，❶四履盡在統内。遂於臨淄復立姜齊太公廟，請碑其事。爲之論次云：

夫太公，聖人也。其相武王伐紂救民，亦一伊尹也。《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特言其功烈之美，而不言其所以聖。至武王既受命，進丹書，謂「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亡」，乃見其所以聖者。其言舉「於緝熙敬止」，「敬之敬之，天惟顯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等，共爲周家心傳家法，以受天命而維王統。❷同夫堯、舜之「允執厥中」，「惟精惟一」，兢業之道，聖之事也。故孟子謂：「若文王，則聞而知之；太公，則見而知之。」知之者何？知堯、舜、禹、湯所傳之道也。知堯、舜、禹、湯所傳之道，而爲文、武師臣，非聖而何？後世兵家者流，乃以《六韜》書爲太公作，皆陰謀狙詐功利之説，謂以是佐周取殷，而埒於孫、吳。嗚呼！豈知太公者哉？後世又推爲武臣之首，而與起、翦並，以一將待聖人，則又誣太公甚矣。武成之

❶「棣」，原作「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維」，原作「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號，❶公有所不受也，故不書。繫之詩，載揚公之所以聖，以侑神云：

渢渢乎大哉，齊之風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顯與西土，而國之東乎！不顯惟德，祗稱其功乎！敬勝乎怠，神道之充乎！心存不忘，堯、舜之中乎！乃武乃文，聖德之同乎！於乎不能，忘三代之隆乎！

涿郡漢昭烈皇帝廟碑

王統繫于天命，天命繫于人心。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絶續，統體存亡於是乎在。觀漢氏之三起三滅，民到于今稱之，廟食血祀于興王之地，越千歲而不忘者，可見也。夫有仁民之誠心，上通于天而下固結于民，雖欲舍之而去，天與民弗舍焉。不篤于仁，不誠其心，一以暴戾詭僞驅民而力爭之，自以其民爲己有，而民視之爲己讐，縱一時或得，則必失之。

昔秦之暴甚矣，高帝寬仁愛人，聖度豁如，而得人心，留侯自留從之，以爲天受義帝，諸將推爲長者，使之入關，除殘約法，秦父老爭持牛酒，惟恐不王。雖避楚王漢，天與民弗舍，卒一天下，受天命，纂承三代之統。莽之僞甚矣，❷光武仁厚英明，推赤心置人腹中，而得人心，鄧禹仗策而求見，耿弇倡義而來歸，馬援以爲帝王自有真，遂留而不去。雖避更始，留河朔，天與民弗舍，卒復漢祚而大一統。操之暴則如秦，而其僞則甚於莽，復有項籍、韓、彭之智力，盜有

❶「成」，原作「臣」，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僞」，原作「爲」，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漢祚，陰畀之丕，偃然自以爲無漢矣。昭烈以遐胄遺孤，有大志，尚義烈，與人誠盡，堅忍自强，一時推爲英雄，尤得人心。關羽、張飛，熊虎之將，恩同骨肉；諸葛孔明，伊、吕之佐，而爲之用。雖逼于操，忌于權，奔走於二袁，身無所歸，而所在民輒歸之。尤篤於君臣之契，顛沛之際，信義愈明。掃境以復關羽之讎，身死而無憾；遺命孔明，謂「孺子不可輔則自取」；至於不負劉荆州，哭墓而去；當陽、長坂，[1]不忍棄民；勸於座襲劉璋，以爲當與操如水火；及其屬纊，自謂德薄：皆古之賢王所難能，高、光之所無有。故曹氏雖據中夏，祇爲僭僞，天命王統，卒在昭烈。嗚呼！高帝、光武、昭烈三君，傳一誠心，歸之於仁，作漢命脉，以爲統體，維繫中國。始則造漢，中則復漢，終則存漢，幾五百年，涵浸深浹，固結民心，至今不忘，在所廟祀。秦、楚、莽、操之後，卒皆無聞。仁與暴、誠與僞之徵，昭昭矣。

沛豐邑之高帝，南陽之光武，涿郡之昭烈，皆爲帝里，故其廟祀尤甚。涿，故燕國也。古多豪傑之士，歌謡慷慨，借交報仇，遺風尚存。每言曹魏篡漢之事，莫不欷歔流涕，想見昭烈君臣父子之際，[2]仁厚灑落，藹然三代之風，故其祠下拜謁而致奠者，朝夕不絶。其歲時祀事，合沓走集，不遠千里，指示樓桑故居，彷徨不忍去。故其神靈赫奕，又有盛於沛豐、南陽焉。[3]廟在涿郡南十里而近，自隋、唐、五季、遼、金以來，皆即故居，代爲增葺。其正殿，當中山靖王之

[1] 「坂」，原作「坡」，今據四庫本改。
[2] 「之」，原在「父」字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3] 「沛」，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後昭烈之諸父祖墳園。其神室，則昭烈像設，袞冕南向。其佐命將相，則列于兩廡，左則諸葛亮、龐統、法正、許靖，右則關羽、張飛、趙雲、馬超，位序崇敞，❶有法制焉。廟又有碑，金翰林應奉王庭筠詞，推明昭烈之志，論義文采，近世所無，然猶題爲「先主」，名號有未正焉。

按《春秋左氏傳》，稱「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辭，生則稱「主」，没則稱「先主」，非帝王之號也。魏、晉私計，以昭烈父子爲僭僞，故稱「蜀」不稱「漢」，以昭烈爲「先主」，安樂爲「後主」。至陳壽作《國志》，即以漢統與魏，使昭烈父子與劉璋共爲《蜀志》。其後著書者，皆以魏爲正統，惟宋司馬光更「蜀」爲「漢」，初曰「漢中王」，即位曰「漢主」，崩則曰「漢主殂」，追稱則曰「漢昭烈帝」，而亦不以正統歸之。至建安朱熹始奪「黄初」之統，以「章武」繼漢，漢亡始爲魏。夫高帝以寬仁得人心，開漢統；光武以謹厚得人心，復漢統；昭烈以信義得人心，存漢統。故魏篡漢之始，❷昭烈以爲天下不可遂無漢，傳序在己，故即漢中王位。及魏遂代漢，廢漢帝而幽之，乃即皇帝位于武擔之南，❸正名定分，聲罪致討。及崩，而畀之孔明，使復漢卒事。其中興功烈雖不逮光武，其出師誅讐，纂承高帝之志，揭示漢家神靈，震竦姦僞。若天假之年，必拓定中原，如建武之際矣。且與光武皆漢子孫，豈容神器之他歸，而獨不與其統，稱大夫之稱乎？

❶「敞」，原作「厰」，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之」，原作「以」，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擔」，原作「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或者又以爲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吴王恪後。此又從而爲之辭者也。後世之致疑，未若孔明之傳信。初，昭烈見孔明，即曰：「今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即以復漢自任。孔明即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天下」，又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爲帝胄，使興漢室，當是之時，莫不以昭烈爲漢帝，曹氏爲漢賊。豈至於後世，而欲以一己之私反之哉？故爲推本漢氏家法心傳，統體所在，正其名號，曰「漢昭烈皇帝」，牓其殿而碑諸廟，再歌義烈，❶系之以詩。詞曰：

高祖造漢，拯民塗炭。世祖戡難，民適思漢。兩都二祖，垂四百年。昭烈之興，死灰復燃。難於二祖，百折不沮。倉皇奔走，衆纔一旅。豈弟仁厚，民心是歸。必得國士，乃可有爲。既挾熊虎，復起臥龍。電掃漢南，雷震江東。蹙操脱吴，據有梁益。遂取漢中，興王立國。高皇之起，始實在此。拓定中原，貽于孫子。漢賊不並，顧豈偏安。丕豈其敵，誅讐弗難。天不假年，❷僨軍崩殂。不能致討，還于舊都。顧命孔明，伊周之事。不私其子，天下大計。琅琅格言，勗以爲善。三代君臣，乃今復見。宗臣流涕，效死出師。游魂倀鬼，折敗不枝。崦嵫返照，有光屬天。既絶之統，復一再傳。三君一仁，三起三滅。廟食帝里，至今不絶。燕山之陽，涿水湯湯。篤生異人，復一高光。杜鵑不來，桑猶在寢。刻詩廟

❶「再」，原作「在」，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天」下，原衍「下」字，今據王鏐本、四庫本删。

門，萬世是諗。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廟碑

以天下自任，佐王而行道濟時，伊尹也；以天下自任，無王而不能行道濟時，孟軻也；以天下自任，佐王行道不能盡，濟斯民不盡其用，諸葛孔明也。伊尹之佐王而行道，孟軻之無王而道不行，皆判一定，無復於憾。至於孔明，以王佐全才，立政於區區庸蜀，不能疆理天下，完漢故物，制禮作樂，比隆三代。以節制之師，祗平雍闓，❶禽孟獲，馘王雙，斃張郃，不能汛掃中原，討魏黜吴，翦操虜懿。方雜耕固壘，敦信明義，張漢天聲，信九伐之法，而遽隕星嘔血，與道而不與命，與之才而不盡其用，是以有志之士，莫不痛哭流涕而致惜焉。

嗚呼！唐、虞、三代之盛，孔子歎其才難而僅稱九人，至孟子，則又獨與伊尹一人爲聖之任，何哉？蓋士不能自重，則不能任重；不能輕天下，則不能有天下。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不以道義，繫馬千駟、禄之天下不顧。三聘而起，遂任天下之重，一夫不獲，若撻于市，放夏桀，廢太甲，一以天下爲計，己獨任其責，故爲聖之任也。孟子爲稱道，則亦己之志也。當其時，中國無王，有王者起，則必爲伊尹之事，行道以救天下。故每自謂：「天未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若齊能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猶反手也。」又謂「萬鍾於我何加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乃爲大丈

❶「平」，原作「乎」，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夫」，則亦伊尹之儔也。故伊尹而下，以天下自任者，孟子一人。

漢室傾頹，群雄競起，天下之士莫不徼倖功利，反復於智數詐力，❶汲汲以争天下。獨孔明高臥南陽，抱膝長吟，視天下不足爲，躬耕隴畝，若將終身焉，則亦伊尹耕莘之志也。及昭烈三往，知其仁誠敬讓，可以有爲，遂起而委質焉，則亦伊尹幡然而改也。既從昭烈，慨然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及永安顧命，則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繼之以死」，則亦伊尹佐太甲之事也。至於内治既脩，將以外攘，以圖報効，臨發上疏，精忠懇盡，藹然三代君臣，復見《伊訓》、《太甲》之書。其將兵薄伐，出入巖阻，一以節制，不爲浪戰，申明賞罰，開布公道，不規近利，恢張遠圖，秦、漢而下，復見王者之師。其駐兵五丈原，懿終不敢出，則已定勝。至其臨没，懿按視營壘，亦歎服以爲「天下奇才」。則孟子以來，以天下自任者，又祇一人耳。論者乃以爲自比管、樂、蕭、曹亞匹，❷將略非所長。又謂不當復漢，不可以詐力雜仁義，去中原，入巴蜀，非其地，當如陳平用金間魏君臣。或者又以魏爲正統，而書伐罪之師爲入寇。嗟乎！孔明其可若是班乎？乃以是奇孔明，而又以是責之乎？豈真知孔明者哉？

初，昭烈即漢中王位，以孔明爲軍師將軍。及繼漢即帝位，遂以爲丞相。安樂公即位，封武鄉侯，領益州牧。及薨，謚曰「忠武」。魏、晉以來，既以昭烈爲蜀先主，乃書孔明爲蜀相。至於杜甫，甄别題評，號爲精

❶「詐」，原作「作」，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蕭曹」，原作「管蕭」，今據四庫本改。

當，亦仍蜀相之名。今既正昭烈之號，而碑之涿郡樓桑之廟，復正孔明位號，曰「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則君臣統體皆得其正。推本論著碑之，配享之廟廷，作歌以悲其志云：

季末汩于功利兮，咸跋蹶以顛蹐。苟無益於己兮，則并其民而棄之。士氣日卑兮，任天下之重者其誰？莫不欲臣其臣而莫予違兮，❶孰能以臣而爲師？莫不患失而欲得其君順而弗違兮，而甘妾婦之爲。治弗逮于古昔兮，皆苟且而詭隨。漢室傾于桓靈兮，薄崦嵫而日益阽危。姦渠僞魁群起兮，鬩爲力爭而竊窺。或豺狼以肆毒兮，或狐鬼而誣欺。不以爲羞而助桀兮，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獨之人高臥而不起兮，若太山之四維。雖不足以有爲兮，胡腆腮以自脂？❷王室乃有遐孤兮，逼無所容而民莫知歸。三往乃見而益之以恭兮，沛然龍起而夾之以飛。以復漢自任兮，吐胸中之奇。君臣之契灑落兮，相與撥亂而興衰。顧命而託國與子兮，涕泣而以死繼之。仗義而討賊兮，雜耕按堵而軍無私。反正而抉僞兮，還舊都而有期。巍然聖之任兮，將越孟而配伊。天不假年兮，忽隕星而反旗。志士莫不痛惜兮，至今以爲悲。嗚呼噫嘻！使侯不死兮，禮樂其可興，三代其庶幾兮。不侯之知兮，侯其可幾。有格天之才兮以造命，有佐王之略兮以濟衆。有不可奪之節兮以輔政，有不可窮之智兮以應變。有必信而不可屈之義

❶「予」，原作「于」，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腆腮」，四庫本作「淟涊」。

兮，以誅仇而匡時。成敗利鈍畀之天兮，一不動于中而死生以之。遂世而磊磊軒天地兮，❶其道淳曜而無疵。俾萬年之敬仰兮，❷視此麗牲之碑。

❶「遂」，四庫本作「處」。
❷「年」，王鏐本、四庫本作「世」。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四

碑文

漢高士管幼安碑

東漢中興二百有餘年，處士之盛卓冠前古。其整領清議，激揚頹波，振起末俗，以衛宗社，固自有力。而其疾惡荏孱，激怒召亂，隆譽飈欻，虚聲扇盪，與宦、戚相軋，而卒成黨錮，搏國共僨，亦皆自夫處士。獨建武之初，會稽嚴子陵抗志絶俗，遠引長往，不爲漢之三公，激成一代風節。建安之末，北海管幼安離群高蹈，肥遯居貞，不爲魏之三公，以全一代名義。得處士之道者，惟兹二人。然而君子當出而處則失義，當處而出則違道。子陵之不事莽，得其處矣。有君如光武而亦不事，當見而飛，乃潛以遯，高則高矣，於義未盡也。幼安生於桓、靈之際，出於黨錮之餘，董、吕、袁、曹鬨起亡漢，❶而社稷卒爲操有，欺孤遺，❷殺母后，賊義士，動以詔旨行事，而終身不受禪代，則其姦有甚於莽。其共爲篡竊，委質而臣事者，皆患失無耻不顧名節之人。當是之時，處而不出可也，不受其三公可也。故東漢處士雖盛，節高而道全者，惟先生一人焉。

❶「袁」，原作「表」，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孤遺」，王鏐本、四庫本作「遺孤」。

先生名寧，姓管氏，避亂適海外。公孫氏亦僭擬王者，又偏方一操，故和順道德，玩味經術，格之以誠，卒免於禍。魏既簒，以太尉徵，不就。正始二年卒，天下莫不高之。迄今千有餘歲，邦人慕其德化，代爲祠宇，歲時致享，禮爲先師。乃叙其事，書爲「漢高士」，作詩以歌詠遺風，俾刻之石云。其詩曰：

漢鼎破碎天地閉，處士一網無噍類。妖狐垂涎猛虎噬，失身便爲賊睥睨。噎喝不敢伸大義，少見圭芒即賈忌。文舉、德祖競棄市，荀令倉皇亦自斃。中原殆無置足地，惟有海外可避世。先生振纓從此逝，箕子之貞固當繼，遠害全身最得計。醫巫閭高有餘翠，鴨緑江深涵海際。濯足歸來儘和氣，紗帽無塵風滿袂。東夷尚仁心簡易，土俗厚敬篤無僞，遷善從化日純粹。華歆見金節自廢，破壁殺后脅漢帝。當時割席絶交契，更着三公重相穢。回視諸人等兒戲，滿朝不識司馬懿。吾敢與人家國事，從渠九遷還四至。《禮》、《樂》、《詩》、《書》是吾志，孤蹤遥遥謝權勢，蠖屈龍潛當未濟。民未忘德猶世祀，遼海千年漢高士。

漢義士田疇碑

燕、趙控帶朔、漠，土風雄質，其服義尚氣，借交報仇，奮不顧死，振古以然。當漢之季，得義士一人，曰田疇。方董卓廢立，豪傑並起，莫不欲盜漢以爲已有。獨賢宗子虞牧幽州，不受山東尊號，誓清國耻，而天子蒙塵，君臣道絶，乃令疇奉章奔問官守。比歸，而虞爲公孫瓚所殺。疇乃哭墓

而去，糾合宗黨，掃地而盟，期於誅瓚。無何，瓚爲袁紹所滅，而紹亦終不勤王，陰懷異志，尋爲曹操所并，遂謀篡代。於是袁、曹等爲一瓚，故躬耕不出，民夷義之，漸成都邑。以烏桓屢殺鄉州冠蓋，故假操以誅蹋頓。操欲以五百户封爲亭侯，辭不受，終身不仕魏世而卒。邈乎高哉！古之義士無以尚已。

嘗謂豫讓、荆軻，亦燕、趙之豪，其感概許與，固有烈士之風，然中懷譎計，并命于數寸匕首，不免爲一刺客。如疇之卓犖，數千里間關寇敵，不隕君命。以未反報，臣主在難，竟不拜官。斥責去瓚，而瓚不敢害。歸於無終，撫和民夷，約法立制，其志不止誅瓚，欲獎率燕、趙義士，并討袁、曹，興復漢室。不幸而遂爲操有，故終不臣操仕魏。其義烈矯矯，非豫讓諸人所能及也。嗚呼！漢室傾頽，姦臣倚疊，惟劉公虞以幽州死漢，昭烈及關羽、張飛起義於涿郡以復漢，管寧隱遼海，田疇邑無終，終身不仕魏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千古者，惟兹六人，皆自夫燕、趙，古今所稱，殆不誣矣。宜其没而爲神，各食其土也。

歲戊午，經及易州總管何侯世麟越易京，登黄金臺，瞰臨督亢，慷慨懷古。因論燕、趙義士，以疇爲首。侯謂：「君欲誅公孫瓚而未卒志，此瓚死所也，君之靈豈不烈烈于是乎？吾欲祠而祭之，以表君義，可乎？」經曰：「可哉！」遂祠于易水之上，經爲碑其事，題曰「漢義士」，作歌以明君之志云。歌曰：

君在難兮時多艱，士有志兮事無難。
躍馬去兮踰關山，明月皎兮照刀環。
奉章遑遑兮入長安，見天子兮覩天顔。
未報命兮不受官，臣節達兮壯士還。主

君死逆兮血未乾，苦淚徹泉兮骨已寒。糾宗盟兮戮兇殘，倒渤海兮摧燕山。誰知復有數賊兮，瓚已死而操尤姦。天下已無漢兮，吾何以立於世間？ 復何面目以見燕、趙之士兮，當蹈海而尸狂瀾。彼荆卿兮，尚不負於燕丹。吾寧負劉幽州兮，俛首以事曹瞞？ 死爲漢士兮，躬耕以盤桓。嗚呼！ 君之義烈兮，高薄乎雲之端。應與傅説兮，跨箕尾而凌高寒。永爲燕之神靈兮，俾萬世其仰觀。酒滿樽兮殺滿盤，挹靈氛兮佩幽蘭。我欲從君兮不可攀，魂兮來歸兮天漫漫。吁嗟不可得兮摧心肝。

殷烈祖廟碑

大河之陽，有廟曰「湯王」，絶去老岸，深入故道，瞰臨中潭。蓋以王伐夏救民，光有天下，旱乾而無水溢，故廟于是，假其神靈，以禦河伯懷襄悍猛之患。不知其幾千百年，稽天之浸，漸入地中，迆迆南却，遠廟數里，益出腴田，貽我來辫，歲則大穰。於是邦人益知有相之道，庇神之休，靡來祈賽，❶禮盛先稷焉。

歲戊午，詔以懷、河陽爲今上湯沐邑，於是經在藩府，得賜第懷，賜田河陽。河陽吏以田籍進，疆畛之中有店曰「楊子」，楊子之東廟曰「湯王」，即此廟也。廟前有水曰湨，❷乃晉湨梁水也，盡在賜田内。郝氏之先，繫出有殷帝乙之支子。今啓南陽之田，而得烈祖成湯之廟焉，衰門敝族而遇其祖，

❶「靡」，四庫本作「咸」。
❷「湨」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泒」。

豈將令繼緒不忘乎？時河陽進士苟宗道從余學，其家故爲大姓，在廟之側，桑梓阡陌與賜田接。乃命其弟宗禮規廟周之地，廓其神宇。令河陽守置户衛護。仍爲崇飾象設，增伊尹、仲虺二相之像，以一神德。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王拯民于水火之中，可謂禦大菑矣；廟于河而河不溢，可謂能捍大患矣：其世祀也，宜哉！

夫上世帝王皆以名稱，宓犧、神農皆是也。至堯、舜之世，始有祖宗之號，曰文祖、神宗。至夏后之世，則以禹爲皇祖。殷之世，以湯爲烈祖，其後嗣王，亦各有號，曰中宗、高宗。然於簡策則皆以名稱，於廟則特以號舉，尊之也。今既廟矣，而以名稱，非制也。故更曰「殷烈祖廟」，作頌以畀田畯，俾歲時歌舞以燕神云。

惟帝降格，先天啓土。湯聖不違，應天篤祜。夏惡盈貫，我伐是舉。枅彼三孽，震厥皇武。挈民請命，脱之砧斧。濟以寬仁，淪其瘡痏。建中立極，道繼堯禹。盛德世享，于何方所？伊侐斯廟，在河之滸。民猶戴蘇，萬世一雨。慝厲不作，重爲呵禦。河水洋洋，莫余敢侮。沃壤每每，安流順去。孰敢仇餉，共饁南畝。孰敢不祀，競藝稷黍。民以有年，神不乏主。麰麥如雲，際神之户。菽粟如陵，隱神之宇。民飽而嬉，燕厥父母。奉盛以薦，潔登羃俎。乃麗白牡，乃酌清酤。報本反始，在昔自古。黄髮婆娑，望神屢舞。奏鼓坎坎，衎我烈祖。玄鳥于飛，集于河梁。迎神語語，曰湯是常。小子作頌，于以歌商。載祀百千，神其樂康。於乎！成湯不亡。

新野光武皇帝廟碑

繼秦以楚，而無高帝，則中國不能復；繼莽以操，而無光武，則漢統不能纂承三代。天下後世，不知用儒爲學之有益治道而德於斯民，殘陋蕪穢，荼毒宛轉，不復見先王風化之美矣。高帝平秦滅楚，恢拓綱維，帝有中國，垂統二百年。光武復汛掃僞妄，振踣植僨，以帝王之學潤色皇度，賁若草木，復垂統二百年。粲然二帝、三王之治，郁郁乎文，繼周而傳萬世。高帝平亂，開建大業，光武中興，身致太平，號稱二祖，其有功於中國，則一也。

自成、康而下，帝王始不務學，陵夷至於東周，漸不用儒，而中國不復有先王之治。至秦而彗滅除剷，專習法律，一以殺人爲務。漢興，將相皆刀筆軍功。文、景之治，本于黄、老、申、韓。孝武雖號稱隆儒，相公孫弘而擯董仲舒，轅固、申生、汲黯老死於下國，相如、枚皐侍從文賦，畜以俳優。宣帝厲精爲治，綜核名實，不喜於儒，謂漢家制度雜于霸王。元帝好儒，昧于識斷，貢、薛、韋、匡迭爲宰相，卒殺蕭望之而不悟。故西漢制度陋于三代，帝王不學，瞢於大道，卒爲孔光、張禹所誤，而欺于王氏。

光武起自諸生，以謹厚稱，正大之學，蘊爲真勇，昆陽一戰，破尋、邑百萬，直壯之師，遂興漢室。風雲感會，鄧、馮、寇、馬皆稱儒將，左提右挈，底寧方夏。既即位，則進卓茂，登宋弘，用孝廉爲郎，保全功臣，不責以吏事，講論經理，夜分乃寐。閉玉關，謝西域，不勤遠略，推誠御物，不尚狙詐。躬幸太學，脩明禮樂，優禮嚴光，激成風節。

始充高帝祠孔子，説《詩》《書》之規摹，緝熙文、武、成、康帝王之學。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横經問道，期門、羽林之士通經問學，有濟濟洋洋之盛。於是大儒輩出，維持鼎命，袁、楊、李、杜，屹然效節。終我四百，作成政治，保佑民命，風化之美，同於先王，則其功又有大於高帝者焉。且自昔中興之主，若夏少康、周宣王，特一時復國，不失舊物，其功烈未有盛于夏后、文、武者也。而宣王之治，又不克終。光武之興，條理文獻，遂軼西京，幾於三代，篤實輝光，基命以德，温純縝密，服天下以柔道，雖則中興，同夫創業。傳序十二，德威惟畏，使曹操終身染指垂涎而不敢革命，昭烈父子崎嶇艱阻，猶天命人歸，復漢討罪者，終曹氏之世幾五十年，又非少康、宣王之得比也。文德軼於高帝，中興功烈，遂古所無，於乎盛哉！

初，帝與其兄齊武王起兵舂陵討莽，乘牛而殺新野尉，奪馬以戰。其後廟于新野，歷代祀之。歲己未，經奉命宣撫江淮，乃登昆陽故城，顧瞻舂陵，鬱葱之氣，浮動草木，英靈髣髴，猶可想像。又不能自已，推本論著，繫之以頌，畀鄧州道總管萬户史公，勒碑于廟，垂示不朽，足厭景聖之心焉。頌曰：

於鑠漢業，如火烈烈，滅之水兮。僞魁懷姦，投隙抵間，肆狐鬼兮。高廟有靈，翦除棘荆，❶豈遂圮兮？白河赤龍，群飛天紅，有孫子兮。昆陽一戰，長驅百萬，天復啓兮。夔梟磔魅，糞污抉穢，滄靈沚兮。百秦幾莽，撑裂天壤，復闖起兮。雷鼓彗鋒，指麾群雄，盡寧敉兮。帝

❶「翦除」，原作「蔽手」，王鏐本二字闕，今據四庫本改。

有聖學，沉幾先覺，繼文軌兮。投戈講藝，夜分乃寐，究經理兮。以熙帝載，比隆三代，風化美兮。享國永久，德懷九有，殆三紀兮。身爲武、湯，治復成、康，孰可比兮！廟食世祀，代無廢事，賁帝里兮。于高有光，民猶不忘，載揚頌章，刻示茫茫，漢德無疆兮。

周子祠堂碑

道之統一，其傳有二焉：尊而王，其統在位，則以位傳；化而聖，其統在心，則以心傳。位傳者，人人得之，故常有在不忘；心傳者，非其人則不可得，是以或絶或續，不得而常也。三代而上，聖王在位，則道以位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已。三代而下，聖人無位，則道以心傳，孔子、顔、曾、子思、孟子是已。周室東亡，秦人西并，祇一王位，屹爲争奪之具。得之者非血戰之豪傑，則推刃之子孫，其心則蠱于佛、老，散于辭章，弊于法律，瞢于功利，壞于智數。聖人不作，强有力者挈位而不置，不復傳道，而道統紊矣。千有餘年之間，學士大夫致志用力，掇拾殘斷，崎嶇章句，不爲不勤。其獨造自得，力探特悟，以道自任者，如揚、王、韓、歐，絶無僅有，雖競于一時，而其學不復傳，是以終不能永聖人之統，續而復絶也。

剥食糜爛之餘，儥踣撑裂之極，獲聖人之心，紉緝道緒，傳諸其徒，益久益彰者，有宋舂陵周子而已。其學不知其所自，不事章句，不工文辭，不務決科，沛然一致諸道。蹭踴孔、孟之後，瞰視羲、文之前，揭振本根，浚泐土苴，範圍天地，窮神知化，盡性至

命。創爲《太極》一圖，申明大《易》先後天之幾，著《通書》數拾章，指陳聖學之極致。發前聖之藴奥，先儒之所未言，爲道學宗，傳心之統。蓋其欲慮静盡，極于精一，篤于純誠，遂造高明，乃能如是。故太史黄庭堅稱其爲人如光風霽月，其瑩絶洞徹，猶可想象。一傳而得程顥、程頤、張載，❶再傳而得楊時、游酢，卒之集大成于朱熹，泛瀾充匯，洋溢旁薄，君相服膺，師儒鼓篋，而學者遍天下。六經、《語》、《孟》，各爲傳註，性理、象數，各爲論説，正千載之訛，復一貫之道。既傳諸其徒，又傳諸後世，又傳諸外國，迄今二百餘年，莫不知義理之所在，各爲一太極，反諸吾身，各有一易，使人人自致聖域，而不以爲難。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祠祀之禮，盛於江左，而未至于河朔。

今領中書相國楊公始嗜其學，乃建太極書院於燕都，立祠于院，以祀周子，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菜，尊爲先師。燕自安史之亂，睽隔王化者將四五百年，至於孔、孟之祀亦將廢墜。一旦祠祀道學宗師，而以其徒配，禮秩文采，聳動幽朔，尤近世所未有也。嗚呼！道統爲不亡矣。祠既成，適經貳於公而徵銘焉，遂序其事而爲之銘。周子諱敦頤，字茂叔，湖南道州人，仕至虞部郎、廣東提刑、分司南京，卒于江州。嘗築堂濂溪以自名，故門人號爲濂溪先生。銘曰：

析木之津，上扶斗極。周子有廟，復一太極。民不鄙夷，會歸有則。渺渺絶緒，如絲伊緡。聖遠弗續，又從而棼。祇揚其波，不探其源。縱尋斧斤，自戕

❶「顥」，原作「灝」，今據四庫本改。

其本。舍轍而車，血手燥吻。客氣賈勇，莫不僨隕。過高好奇，誘于誕空。看鳥應人，自忘其躬。不及與過，皆失乎中。聖心有端，聖學有要。無欲而一，乃造其妙。無極之真，根柢兹道。道有一極，極盡無餘。轉斡化府，推激神樞。天地人物，埏埴貯儲。心死不傳，乃載于書。六經一《易》，道統之集。梁折山頹，千載寥闃。無爲升堂，更孰入室。日下有日，五星聚奎。發原湖南，派流江西。肩顔踵孟，傳心仲尼。伊洛湯湯，會爲一水。復生晦翁，又一程子。坦坦一道，昭昭一理。《太極》有圖，《通書》有章。遂令燕雲，亦如荆揚。嗚呼盛哉，吾道之光。

順天府孔子新廟碑

天不言之孔子，孔子能言之天。天垂象，萬物本焉；孔子立德，萬世師焉。故天極其神，孔子極其聖。郊祀天，廟祀孔子，禮冠百神，宜矣。按漢史，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則孔子之廟祀於戰國、先秦，尚矣。至高帝始以帝王親祠焉，於是孔子之道，尊與天同，由漢以來，載在祀典，以及于今。自京師、郡國、州縣，皆爲立廟，自天子、大臣、方伯、守令、師長，皆師而祀之。封爵爲王，象設南面，被衮冕，服登龍，禮秩一如天子。諸弟子爵爲公侯，各以服章配享，禮秩一如諸侯。敷天之下，祀事之盛，無與侔也。夫人之尊，莫尊於帝；神之尊，莫尊于天。帝王受命有天下，郊祀之際，則

以其祖配天，烝嘗禘則於廟。然止一代一姓而已，秦不祀周，漢不祀秦，魏不祀漢。孔子無土不王，未嘗受命，以一儒者歷代祀之，配天不已，然後知道之尊有甚於位，乃以萬世爲土焉。

順天，故清苑縣，置於隋、唐間，爲鄚州屬邑。宋初置保塞軍，以其趙氏之故家在焉，故縣比豐沛，升爲州，曰保。國朝奄有中夏，今萬户張公柔自滿城建牙于保，開斥土宇，西盡常山，東出瀛、博，南踰滹池，北負涿、易，自爲一道，統城三十，仍兼河南諸道，詔錫名曰「順天」，開大帥府焉。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堙之北，及公開府，則夾兩闤闠，囂塵坌鬨，殆非清廟居神之所。且文廟宜在文明之地，在辰爲巳，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藏之所，游息之地，以次具舉，高廣其舊，幾於倍蓰。又爲奎文樓于南，鑿壁水于西。歲戊午，告成，迎神于新廟，仲春上丁，釋奠以落之。公之嗣子弘略攝領帥府，而被服如諸生，尊禮先輩，向學事師甚謹，而文請于某，以文其事。

某爲之言曰：觀於海者難爲水，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以孔子而稱堯，猶曰：「大哉！蕩蕩乎，無能名。」矧於以衆人而稱聖人哉！且得聖人之道者則有顔淵氏，傳聖人之道者則有子思氏，述聖人之道者則有孟軻氏，尊聖人之道者則有韓愈氏，贊聖人之道者則有邵雍氏，某何人也，敢置言於聖人之前哉！姑推本聖人之道，所以配天而廟食之所自，以序其事，然非經之私言，聖人之所自道也。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每以天自處，故生則

代天爲言，没則配天廟享。堯仁如天，孔子道如天，昭布森列，萬世一天，洋洋乎其上。吁！可畏也。爲之詩，以歌詠聖人之門云：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有開必先，是生夫子。金口木舌，代天爲言。六經垂世，道同夫天。皇帝王覇，氣數是會。集聖而成，所以爲大。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三綱五常，所以爲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教爲位，以德爲土。彼天吾人，彼君吾師。建極立心，萬古是資。天子北面，廟食帝享。泰山梁木，萬世是仰。燕趙之交，保爲之衝。今同齊魯，巋如新宮。矯矯虎臣，文武兼備。顧視耽耽，敢儒爲戲。小子作頌，敬揚休風。刻之廟門，道在乎中。

豐縣漢祖廟碑

惟天陰騭元命，降監下土。惟不嗜殺人，能一天下，聿志于仁者是與，强有力者弗能奪，弱且賤者弗能辭。故秦、楚之際，大統卒集于漢太祖高皇帝。在昔帝王受命，若舜若禹，皆以大德大功相其君數十年，天命人歸，不得已而後授受，弗與弗求，弗征弗伐，而天下泰定。若湯若武，皆積德累功數十世，千有餘年，天命人歸，不得已而後征伐，一戎一戰，不復更舉，而天下亦泰定。得之如是之難，定之如是之易。至於漢祖則不然。初無大德大功，升聞丕顯，亦未積德累功，世修長發，崛起阡陌之間，裂裳斬竿，奮挺大呼，滅秦踣楚，誅鉏豪傑，即受天命，而有天下。然而四五年間，大小

數百戰，稱帝之後，叛者四起，夷傷呻吟，始得粗定，得之甚易，而定之甚難者。

堯授舜，舜授禹，天下無難，即以天下與人，即受人之天下，非有大德大功則不能。有大德大功而有天下，故不復有爲，恭己正南，垂衣裳而天下治。湯放桀，武王伐紂，夏有天下五百載，而造難者一人，殷有天下六百祀，而造難者一人。德澤在人，賢聖之君六七作，一旦暴君虐民，啓難毒世，非積德累功，基圖鞏固，仁義信於天下，則不能遽起而革命。既積德累功，應天順人，以濟一時之難，而拯民于水火，故亦不復有爲，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垂拱而天下治。是以得之則難，定之則易。

周自幽、厲，斬先王之澤，滅絶宗國。平王東遷，僅守虛器，號令不出京畿，侯甸采衛，撑裂王度，霸者五起，日以陵遲，禮樂征伐，專於諸侯，僭於大夫，竊於陪臣，帝王大統無所歸屬，故赧王無罪孽而西走，秦人無功德而東并，❶八百餘年，遂折入秦。虞、夏、商、周之世皆絶，而焚燒《詩》、《書》，坑戮學士，剷除先王，事首級，行刻薄，一以殺人爲事。於是陳、吴首難而復事殺人，項羽殘暴而又事殺人。秦人之殺未已，而楚人之殺尤甚。獨漢祖寬大長者，仁而愛人，聖度豁如，知人善任，聽納無我，見幾成務，故雖至賤至弱，跌宕里舍，不事生産，不以功德稱，無先世之積累，而天命人歸，有不得辭。扶義而西，五星聚井，不殺秦降，不居秦宫，還軍灞上，約法除苛，固結人心，即受天命。是以得之如是之易。然而六七百年，殺戮之難，積釁荏惡，鍾爲桀驁，布滿天

❶「并」，原作「幷」，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下，不睥睨神器，則仍欲分割河山。故號令三嬗，非大汛掃，不能清夷，遺黎之命，無與迓續，是以連戰劇鬪，窮極智計，始一海内，而大先王之統。故定之如是之難。

當是之時，中國亡矣，向無漢祖之寬仁，收擥群雄而帝之，繼之以文、景之恭儉，孝武之恢拓，孝宣之綜核，光武之德業，明、章之問學，垂統四百年，傳世二十有四，公恕利澤，簡厚敦朴，愛養元元，補完瘡痍，則一秦未已，一秦復生，獸蹄鳥跡交而人之類滅矣。嗚呼！三代而下，中國之復得爲中國，千有餘年，歷三國、五胡、七代、五季，遂至于今，遺民猶稱爲漢民，猶有君臣父子，三綱五常，衣冠禮樂，漢祖之力也。有功於中國甚大，廟食世祀，宜哉！

帝姓劉氏，唐堯之後，自秦徙于魏。❶秦滅魏，遷魏于豐，今徐州豐縣是也，故帝爲沛豐邑中陽里人。既有天下，以爲湯沐邑，其後即中陽里故居立廟，歷代祀之。廟之前後殿各一。其前殿，則高皇帝居中，南向，爲太祖，以吕后、薄后配于神室，留文成侯張良爲佐命，配享于右，東向。其後殿，則太上皇帝居中，南向，爲始祖，昭靈后配于神室，其左則孝惠皇帝至孝平皇帝，凡十有一帝，以次西向，其右則世祖光武皇帝至孝獻皇帝，凡十有二帝，以次東向。皆衮冕黻珽，登龍備章，藻火尚赤，仍有漢制。代爲崇飾，居民世守，恪恭寅畏，尊尊親親，如事父祖。故其靈貺昭著，❷草木有神，亂兵劇寇，不敢樵采，海内莫不爲墟，而廟獨巋然。

❶「徙」，原作「獲」，今據四庫本改。
❷「其」，原作「有」，今據四庫本改。

國朝奄有區夏，豐隸東平道，大行臺嚴公忠濟，置官監視，給户灑掃，有所廢缺，輒爲增賁，故常煥若一新。經嘗以爲，漢祖非惟二漢之祖，乃三代以來吾中國之祖也。而史臣妄引神怪，侈大奇異，遠探自出，以爲授受之符，不足以鋪張耿光，蹈厲大烈。故序其所以受命而帝者，畀行臺公，使刻諸石，昭示中國之民，用揚漢休，乃作頌焉。詞曰：

漢承天統，奄有四方。生民有王，中國不亡。蠲除凶殘，蘇完瘡瘍。代虐以寬，視民如傷。虎氣龍文，屬天有光。爲民請命，師於咸陽。釋縛受璽，還軍灞上。纔舉孽秦，又突暴項。推功弗有，銷鑠倔强。曾不芥蒂，宇宙在量。螻居梁漢，潛構大象。建壇授鉞，有相有將。縞素百萬，討賊誅讎。從天而下，扼其襟喉。遂宏三綱，維繫九州。人謀鬼謀，轉圜如流。躓强踦頑，宛轉寬柔。卒活斯民，歸涼燠休。海内既平，猶不稱帝。既得弗名，襟度尤異。視彼汲汲，夸徒兒戲。天命人歸，始踐大位。圍魯弗誅，天下之義。親祠聖人，萬世之計。大明賞罰，讎封恩誅。祖述湯武，憲章唐虞。制作禮樂，稱説《詩》《書》。興滅繼絶，論功剖符。盤石之宗，匪秦之孤。復見三代，大哉規摹。傳世數十，載祀數百。七制之主，鴻休龐澤。至今稱漢，炎炎赫赫。廟食世祀，中陽之宅。小子作頌，大書深刻。民未忘漢，式告罔極。

留城留侯廟碑

帝王受命，以濟斯民，天必授之元聖，

使與戮力，謂之佐命。故成湯革夏，則舉伊尹；武王伐紂，則用太公。至於漢高帝奮起亡秦，舉事之際，與留侯遇于留。留侯説以太公兵法，則輙稱善，謂爲天授，卒滅秦僨楚，而有天下。高帝則比迹湯、武，留侯之功烈與伊、吕並，而後世莫及。雖然，留侯之事，又有重且難者焉。伊、吕之佐湯、武，伐一桀，誅一紂，拯民一時之難，底寧方夏而已。留侯之佐高帝，當王統綴旒七百餘年，血流四海，兵黷宇内。既爲宗國復韓之讎，又爲天下復生民之讎，又爲高帝復君父之讎。始則始皇爲一桀，而二世又生一桀，既而陳、吴、六國，項羽、英、彭，又生數十桀，皆乘機撫會，顧眄嚬呻，使之自鬬自斃，卒以大義一天下。不貪寵利，納履而去，非惟甚難，而又獨高。且夏、殷之季，中國未亡，而秦、楚之際，已無中國者數百年矣。一旦誅鋤滌盪，舉二帝三王之綱，大復讎之義，以尊君父，宏仁義，接續中國之命脉，使大漢爲後世中國帝者之首。嗚呼！留侯之功大矣哉！

高帝既定天下，剖符封功臣，使留侯自擇齊三萬户。留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時而中，臣願封留，足矣。」乃封留侯。留，故沛國屬邑，今徐州沛縣留城是也。❶由漢以來，廟祀不絶。中統元年夏五月，經持節使宋，由泗舟行，而留城在泗汭，遂頓於廟下。殿廡圮没，荒基遺樹，覆茅半椽，香火蕭然。有斷碑泐蝕，駮不可讀。是夕至徐，徐邳道總管李侯某言：「先君嘗駐兵于留，欲修文成侯廟而弗及。今鳩工事材，將卒先志，而

❶「沛」，原作「市」，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行府適至，敢丐文以揭侯之靈。」故諾其請，推本論著，以徵其成，而系之詩曰：

智貴乎幾，用貴乎藏。勇貴乎怯，義貴乎彰。天畀留侯，握玆佐王。功並伊吕，中國不亡。木運告衰，僭侯蹠民。折并屠割，鍾惡于秦。父肉未冷，子血復新。委積首級，仇寃孰伸？中韓鞅斯，投稈下石。起蒯鶩恬，刳吭斧脊。共爲倀鬼，不顧宗國。盡反先王，孰能討賊？壯哉子房，獨爲復讎。蹈揚義烈，憲章《春秋》。折節進履，遂興炎劉。窮神知化，揭仁闡義。範圍情狀，縱横奇計。不怒而笑，徬徨辟易。總在吾術，卒令漢帝。獻璧燒棧，借箸躡足。❶兔起鶻落，乾旋坤覆。雍容閒暇，仇誅寃復。紛紛幾秦，坐使銷屈。功成不居，翛然而往。高風孤雲，邈絶天壤。偶來濟世，不麗世網。封邑有廟，宜乎世享。

❶「箸」，原作「著」，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五

墓誌銘

遺山先生墓銘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于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以馬舁歸葬，[1]爇文酹酒，哭于畫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叙而銘之。

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癖澁，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黄，振起衰踣，[2]益爲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禄，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群聚訕笑，大以爲異。委墜廢絶，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黄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沈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絶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璧，[3]糅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謡跌宕，挾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

---

[1] 「以」，原作「已」，今據清雍正十二年刻本《山西通志》卷一九六《元遺山先生墓銘》改。

[2] 「衰」，原作「裹」，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3] 「璧」，《山西通志》作「碧」。

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恩者，❶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曀昧，❷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繫而不絶，其有功于世，又大也。

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爲。而國史、實録在順天道萬户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人所沮而止。❸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録》。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録，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録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

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❹大系出拓拔魏，❺故姓元氏。曾大父某，❻大

❶「恩」，《山西通志》作「思」。
❷「曀」，原作「噎」，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人」，《山西通志》作「武安樂夔」。
❹「定襄」，《山西通志》作「秀容」。本文下同，不再出校。
❺「拓」，原作「柘」，今據下文改。
❻「某」，《山西通志》作「春，忠顯校尉、隰州團練使」。

父某，❶父某，❷妣某氏。❸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❹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子爾。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穿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❺不就選，往來箕、潁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其什，人嚼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❻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❼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❽辭劇致養，轉内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掾。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

❶「某」，《山西通志》作「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

❷「某」，《山西通志》作「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城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邑食三百户」。

❸「某」，《山西通志》作「河南縣君張」。

❹「屬」，《山西通志》作「倡」。

❺「五」，原作「三」，今據《山西通志》及中華書局點校本《金史·元好問傳》改。

❻「也」下，《山西通志》有「初筮仕，除鎮平令，再轉内鄉，遂丁艱憂，終喪」十七字。

❼「鄧」，《山西通志》作「中」。

❽「以太」至「終喪」，《山西通志》無此句。

❾「掾」下，《山西通志》有「居無何，除左司都事，再轉爲中順大夫，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四十九字。

于定襄之先塋。前配太原張氏，❶再配臨清毛氏。❷子男三人，曰云云。❸女三人，❹長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

銘曰：

士子賈技争綴緝，❺僥倖寸禄奔走急。以爲詩文作無益，糞壤擲棄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黄室。開闢文源翦荆棘，大聲復完金玉擊。爛漫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姤護前喘肝臆，群犬獟獟共讒嫉。塵埃野馬爲鬼蜮，遺山巖巖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拔國，馬舁歸來反玄宅。❻有書有傳俱未卒。❼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房山先生墓銘

先生諱伯熙，字善甫，漢中山靖王之後，唐盧龍節度使伻之裔孫也。自伻有幽州，傳姓授節數世。入契丹，爲王公數十

❶「太原」，《山西通志》作「同郡」。「氏」下，有「户部尚書林卿之女」八字。

❷「氏」下，《山西通志》有「榷貨司提舉飛卿之女」九字。

❸「曰云云」，《山西通志》作「長曰拊，奉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奥魯勸農事；次曰振，仕至太原路參佐；次曰揔，尚書都省監印」。

❹「女三」至「張某」，《山西通志》作「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東勝程思温；次嚴，女冠，詔爲宫教，號浯溪真隱；次順，早卒；次適成和郎大都惠民司提點太原翟國才；次適建德路織染局大使定襄霍繼祖」。

❺「士」，《山西通志》作「才」。

❻「來」，《山西通志》作「葬」。

❼「有傳」，《山西通志》作「百卷」。

人，如劉六符等，尤其貴顯者也，終始契丹，二百餘年。入金源氏，爲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其宗黨在仕塗者嘗數十百人。先生年十六七入國學，喜爲詩文，卓犖有聲，與雷御史希顏齊名，號曰「雷劉」。崇慶之變，遂不就舉，游公卿間，跅弛自肆，❶吟諷爲樂，視世事若不足爲者。貞祐初，從乘輿入汴。金亡而復歸燕，往來燕、趙之間二十餘年。歲丙辰，復如汴，卒于旅次。年七十四。寓殯于蘇門。丁巳春，其子某改葬于燕京梨園頭劉氏先塋。房山其自號也。

先生資度瑰偉，面若頳玉，鬚髯奮張，貴氣郁郁。每花朝月夕，浩歌綿唱，音節豪宕，聲滿天地，觀者傾側，以爲異人。出於官族，而交一時鉅公，故王綱國體，大禮經制，無不洞練。每言唐、宋、五季、遼、金以來廢興因革，亹亹有條，若所親見。如性理象數，經學文章，皆能道其抵要。其書法出於二王，尤善真行、小楷。嘗謂經言：「篆至於李斯，隸至於鍾繇，真行、草、楷至於王羲之，此書法之本也。張長史、顏真卿、柳誠懸、蘇子瞻、黄魯直、米元章，能盡其變者也。然袛當以二王爲法。學二王不至，不失爲顏、柳、坡、谷，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不本二王，便學顏、坡，不至則遂無正筆，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僕初學書，先大夫令臨真武樓《黄庭》者近千紙，又令臨《樂毅論》者數百紙，其大字則令臨魯公畫賛、磨崖離堆，更不許他學。數年之間，始令臨定武《蘭亭》、魯公《座位帖》，其草書則令臨張芝、索靖、二王而已。今五十年矣，不敢廢也。子今嗜書，其以是求之。」嗚

❶「跅」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託」。

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學道廢缺，如先生者，寧可復得耶！銘曰：

涿郡古廟桑蓋倚，幽州大墳近十里。龍文虎氣尚未已，笑傲一世還葬此。突兀又見筆冢起，玉骨清峻有驥子。《蘭亭》已臨數百紙，嗚呼先生乃不死。

須城縣令孟君墓銘

甲寅冬十有一月，大雨雪。經在杞，戍人方警，孟君振文來曰：「余生而孤，今三十有二年矣。汲汲遑遑，無他樹立，先君子又不克葬，何以爲人子？今將由汴、洛以求先君子遺襯，跋履山川，蒙犯霜雪，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恤也。」遂去，獲于洛之登封以歸，而經亦北轅。將會葬，振文狀其事以請銘。予哀其孤而嘉其志，叙而銘之。

君諱某，字升卿，世爲保州人。大父諱興，字子昌，登大定十九年進士第，立朝莅郡，嶷嶷有政績。時方右文，而公復長於吏事，故遂掇膴仕，終振武軍節度使。父某，業進士，有聲場屋。母王氏，年甚富而失其天，介然有守，嫠居以終。伯父某，登進士第，摛藻挺秀，再賁天庭，鸞凰翻翥，遂爲國華，終同知順天軍節度事。君蚤失怙恃，子於伯父。既生鼎腴，能落紛華以自振，三赴廷試，特賜進士第，去不就，曰：「丈夫豈爲牛後乎！」以任子補保州録事，攝順天軍節度判官。貞祐初，北鄙用兵，乘輿遷汴，君爲供具，截截有紀律，民不擾而備。上嘉之以一官，❶不受，曰：「臣子養君父，分也，何

❶「以」，王鏐本、四庫本作「賜」。

以賞爲。」已而北兵屠保，尸積數十萬，磔首于城，殆與城等。君率遺民聚瘞之，封十餘塚。兵饑荐至，託迹無所，猶與州學生數人采稆食椹，講肄不輟也。河朔亡，奔行在所，授滕州司候，辟東平府元帥譏察，徙須城令，累官懷遠大將軍。知國運日蹙，不復中振，遂不仕，居偃師之大口，志崛氣阜，不忍自棄，遂感疾。正大元年秋七月辛酉卒，得年四十九。寓殯于登封龍潭寺左。三十二年乙卯夏四月某日，葬于保之西原，從先塋也。娶李氏，同郡都轉運使李公之女。賢明有介操，自君之殁，撫其孤，襁負寇埸，艱關百至，卒底于成，人以爲難能。一子鐸，即振文也。幼孤，自知爲學，通《春秋》。節節山立，雖落魄不偶，而不滓世汙。事業雖未見，已能挺身數千里葬其先人，以是而推，識者知其必復其先矣。銘曰：

先澤未斬，國步已蹶。本既顛矣，況乃枝葉。埋志下泉，於焉可揭。君材不墮，君節不折。氣自杳杳，行自曄曄。有子而賢，自復先業。摇摇新楸，偃偃穉柏。三尺纍然，是爲君宅。文或不死，萬古斯烈。

許鄭總管趙侯述先碑銘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固處之難，去就死生之際，處之尤難。乾坤震蕩，宗社翻覆，去乎就乎？骨肉離散，宛轉決命，死乎生乎？惟識之明而養之素，中有主而不惑乎其外，雍容泰定，不僨不橈，不奪乎志，不愆于義，去不苟，就不屑，生不偷，死不傷，而後權得而處之盡。叔世板蕩，罕得其人，於趙侯一門見之。

大梁亡，天命去金，乘輿入蔡，侯與其兄從。時宗祧失守，將夷師熸，百司竄伏，至蔡者十一二。四郊皆壘，孤城彈丸，君臣誓死，瀝血以戰，池戰而没則登陴，陴墮而圮則柵巷，柵拔而燼則負户，短兵頓則張空拳，肉薄骨并，眥裂齒碎，氣數盡矣，於是君臣慟哭以自刃。侯之兄謂侯曰：「吾荷國厚恩，叨玷仕籍十餘年矣，義不偷生，以自起穢。父、祖俾我受學，非爲禄養，爲忠義耳。如或苟免，非惟負君，又負父、祖。汝未服王命，有矻矻之勇，足以樹立。國難不可不死，趙氏不可無後，吾死國，汝存趙氏後，九原無憾矣。」言卒而戰以歿。侯號擗突圍，遂適宋。宋人官之，非素志也，乃舉族北歸，而仕國朝，倅二州，將千兵，封植松楸，糞除虛墓，任恤宗族，生聚子孫，藹然之譽，稱於當世。嗚呼！去就死生之義，侯之門不既具矣乎！

歲己酉，寓殯者皆舉而葬，將碑先塋，以賁下泉，謂經曰：「先兄不以椎魯，臨終而畀以後事，受命於危亡之際，竄身於兵刃之交，自惟涼菲，日夕汗戰，懼不負荷。今天誘其衷，既卒事矣，其敢自以爲功乎？先世之德也。銘之可乎？」經拜手曰：「兄之忠，弟之孝，先世之德之澤，其誰曰不可！」乃推本所自，題曰「述先」，叙而銘之。

趙以國氏，本嬴姓，與秦同出于伯益。秦滅趙而趙散，故爲四方著姓。侯之先，河間之趙也，世業農，孝弟力田，稱於州閭。宋靖康末，遼、金搆難，曾大父元遷於冀州，遂爲冀州人。大父榮有志概，爽拓不局。時方右文，天下靡然向風，掇膴仕，綰朱紫，顒岸炳燿，動炙耳目。顧謂其子曰：「閭閻皆進士，唫唫取富貴，吾子不可乎？大吾

門間，此其時矣。」遂執贄求師，俾受學，即侯父也。諱甫，字亨叔，資警敏，謹於禮而勤於學，德既修明，業日精富，三與春官薦書。而天嗇厥壽，泰和二年卒于家，春秋三十有八。端序則見折于未騫，有識興嘆。子璧，字敏之。次子輿，字伯玉，即侯也。時大父尚康寧，以未卒志爲恨，復命璧受學，振厲穿徹，年十九赴廷試，聞望軒朗，嶄嶄見頭角。而大父得疾，援其手而語之曰：「來，吾畀汝以志。吾令爾父讀書，欲大吾門閭，不幸蚤卒。成吾志者，惟汝而已，其惟勉之。弟不見聳壑昂霄爲恨耳！」言終而逝，享年七十有二。璧感奮，泣血力學，泳今茹古，掐抉恣肆，蹬踴群倫，登興定五年進士第，釋褐泗州司候，累遷朝列大夫、尚書省掾、權尚書户部主事。方駸駸仕路，而鼎命已移。天興元年扈蹕入蔡，二年春正月城陷，死之，年四十有七。侯靖深有謀，沈鷙老事，嗜書力學，重然諾，耿耿有介操，慮事審而舉必得機，故挺身禍亂，不跌不頓，卒成其志。尤高氣節，所交皆天下豪右，以義相許，故聲名嶷甚。其去蔡適宋也，宋以爲唐州司法參軍、簽判隋州軍事。及歸國朝，爲許鄭總管、行軍千户。銘曰：

孰不爲死，義所則死。孰不爲生，幸偷不生。死生以之，義烈則榮。趙氏一門，業業言言。義存君親，死生兩完。當地維之四絶，六鰲岌以驚奔。宗沈社僨，蜚血渾淪。莫不失守，遯如荒麕。孰如彼二昆，臣節既盡，先祀亦存。一則奉君以死，如奔命之尚。一則冒難去國，如投吴之員。❶千載烈烈，有若而人。蔡流湯

❶「吴」，原作「無」，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湯，宛彼忠魂。松柏桓桓，蔭其子孫。兄不隕厥分，弟不隕厥問，先世不虛其教育之勤。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視茲貞珉，其書諸紳。

崔氏世德銘

博陵崔氏，由漢、魏以來與范陽之盧爲河朔右姓，門地世閥，更負迭庇，高自擬絶，當世貴官要族，猶耻與聯昏匹。然其家皆能自修飾，世守禮義，爲朝貴，爲國士，爲士豪，嶽嶽樹立，卒不靡於流俗。蓋其先德先代流風遺範有以致然。故王、謝子弟，雖文獻不足，而猶超人群。高陽崔仲温，博陵之別脊也。某嘗與之游，其論議粹白，容止雅亮，每爲敬仰，想見世家風采。一日狀其世德，而請爲之銘，乃爲俶落之。

崔氏世遠族大，漫不可考。河間與博陵連壤，其先自博陵陟河間，故爲河間高陽人。仲温之祖某，字種德，淹綜經術。方以經旨授鄉曲俊秀，而禮部設經童舉，君乃裂篇題，銓句讀，定關例，童稚甫齓，❶語言猶啞吒，即令明了，功近而力捷，其師法見稱於一時。娶張氏，生某，字伯玉，業進士，有聲場屋。方摛藻翥秀，郁爲國華，而北鄙用兵，信安軍帥檄爲吏知管，尋以才幹辟按察司議事，居無何，遷提舉南河漕運。時京師戒嚴，河渡梗塞，往往沉舟而去。君喻以禍福，曲爲防制，糧餉竟達。既而燕都失守，河朔郡縣相繼降没，惟信安爲金守，四郊皆壘，屹如面誌。君與其帥誓與國斃，以戰多，累授驃騎衛上將軍，遥領邢州節度副

❶「齓」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襯」。

使，卒年六十。配温氏，貞孝賢明，母儀婦德，中表宗之，卒年八十一。初，君蚤喪其父，終身不茹葷肉，事母尤謹。及卒，信安猶被圍，乃僞爲殯，竊骸而瘞之家。三年，與其子某冒重圍，葬先塋，人以爲難能。某即仲温也，資純孝，篤於天倫，弱冠而孤。信安既潰，乃負母携子，裹糧闘刃，隱垣墉，蔽蓬蓽，日數十徙，遇寇則戰，戰已則食其母而哺其子，展轉匍匐，完歸鄉社。埽除先人之廬，養老撫幼，益能托大其家。萬户張公知其綜實，授規運使，非所好也，去之。取張氏。子杲，字晉之，業進士，卓犖不群，嘗從余授《左氏春秋》。一女，適劉氏。男孫一，女孫一，尚幼。銘曰：

博陵族，藹世閥。先澤流，代不乏。惟種德，經作業。惟伯玉，挺完節。賢父子，孝奕葉。惟仲温，志烈烈。力幹蠱，必也竭。負厥母，突寇穴。忍愈堅，歷百折。逃威奔，患難疊。鬱松楸，改顔色。子復孫，慶弗絶。我爲銘，照阡陌。九原光，萬古揭。

程先生墓銘

惟程氏系出於重、黎，至伯休父，爲周宣王司馬，見於《常武》之詩，程之得姓，其昉於此。晉主夏盟，鄭爲悼公乘馬御。子華子著書立言，稱於仲尼，以趙孟殺賢大夫而去。厥後晉滅鼓，鼓折入于晉，則晉之程，先生之先也。先生名良，字子美，世家于鼓。大父滋，父革，匱德不仕，鄉里以孝謹稱。先生資禀純亮，昭曠淵塞，振落紛華，篤於力行。明昌末，舉進士，兩與薦書。繼而有崇慶之變，乃辟地于河南。乘輿遷

汴，再赴廷試，歸而嘆曰：「上不能匡時，下不能爲己，可較尋常以冒進乎？」於是反身閉關，無復世味，居溵水之上，❶聞望日著，遐以益耀，從而受學者甚衆。律身既謹，尚友論世，❷與魏璠、麻九疇、王若虚爲道義交，常稱先生，以爲遠之如不可得，近之如不能去，問學淵深，行業純備，粹然一世之師儒，轅固、申公未足多也。壬辰，河南亡，逃威于陳州，州陷而卒，享年六十有八。同室同邑趙氏。❸子男二人：鎮，字安卿；鑄，字伯禄。先生嘗語之曰：「鎮，汝執余之鬯，幹余之蠱。鑄，汝繼余之志，述余之事。且禮罰醫藥不可忽，禮以閑邪，罰以厲行，醫以攝生，三者脩身之要。」安卿以先生之故，學不爲仕，而史學淹長，工於詩，與北平王鬱唱和，甚有時名，亦亡於陳。伯禄舉進士，有聲場屋，才幹通敏，嘗爲諸侯卿，雖艱關百至，益能托大其家。一女，適同邑進士宋壽之。男孫二，曰大章，業進士；大有，尚幼。丙辰春，改葬先塋，伯禄爲經言：「先君子墓宜有銘，敢以累吾子。」經拜手曰：「斐文謏見，不以爲辱，又何敢辭？」乃序而系之銘。曰：

北風吹塵，戈矛鬭紛，先生胡爲乎來？不爲千仞之鳳，而爲大野之麟。以道爲裳，以德爲紳。言中乎慮，行中乎倫。不争尋常，自同于澐淪。潛以益振，退而益尊。不矜于文，惟德之純。雖爾時而屯，而以屈以伸。業以傳諸人，德以貽厥孫。與化同盡，亦異乎無聞。淮水

❶「溵」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同澐」。

❷「友」，原作「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同室」，四庫本作「娶室」。

湯湯，淪彼厚坤。古聖今賢，何皆厄陳？吾欲扣帝閽，而真宰或嗔。壞運構凶，玉石俱焚。於呼先生，有不死者存。區區世塵，又何足爲先生云。

廣威將軍潞州録事毛君墓誌銘 并序

臨清毛氏，在宋熙、豐間，成忠君瑜以力學起家，一舉而三子進士第，蟬聯華胄，❶德業相望，郁爲鼎族。自宋迄金，百有餘年，至廣威君而復以名節著，終其令聞，子孫蕃衍，而毛氏益大。

君諱某，字伯朋。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珣，洎二弟評、乙，同登進士第，終泗水令。父大壯，靖康之亂徙大名，金初仕爲永年簿，有惠政，人以佛稱。君資孝謹，介然有守，嶷嶷樹立，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每以名節自期。明昌中，承父任，五爲監差，而皆以課最聞。赴靈寶簿，令有故去，攝縣者幾二年，髪櫛苗薅，愛利浹足，憲司以廉能舉之。方終更，太夫人李氏訃至，遂赴喪。老幼遮道號泣，展轉攀送，數十里不絶。禫服向闋，復丁永年君憂。大故疊複，哀毀骨立，言禮動禮，未嘗少替。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軍資庫使。未幾，大敵至，庫所貯犒軍金帛億鉅萬，姦人乘我師潰，公爲攘奪，同官亦挾輕貲以遯。從者因以爲言，君厲聲曰：「不能守官，無所逃責，又可乘君父之難，爲盜竊計以自利乎？悖天負國，禍累子孫，吾不爲也。」貞祐初，調潞州録事，待次于大名。尹知其才幹，檄監漕赴燕都。戒嚴，乘輿還汴，河朔震蕩，游

❶「胄」，原作「會」，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騎充斥，道路阻絶，篙工役徒，蝟議曹逃，君束之以法，勉之以義，且戰且前，糧饟竟達。己亥冬十有二月丙申，敵攻府急，尹委君計軍食，而城已陷。兵人脅君降，君不爲屈，曰：「余家世荐食國禄，無所圖報，國危而死，分也，又可偷生耶？」兵人怒，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墻，立致殞絶，得年五十。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吴莊原之先塋。累官廣威將軍。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翛然之女孫，封滎陽縣君，❶與君同日遇害。兵退，遂祔焉。子男四人：居謹，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監；居仁，進武校尉、通許醋監，既北渡，以名德被徵，參陝右宣撫司事；居喜，❷早卒。二女：長適宣授千户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户張柔。男孫三：漸，業進士；涣、澄，皆尚幼。母弟二：僖，字仲和，定遠大將軍、渭南令；儀，字敬之，年未及君，遲之數年，竟同解而仕。敬之既仕，而數課殿，至於逮繫。君每營援，必令全釋。君昆弟未嘗别籍，丁壯六七輩。軍興，選募良家子，敬之一子被選，時征人往往陷没，其母行坐涕泣。君憐之，以己子代行，人以爲難能。二女及笄，鄉里名門競求姻對，君不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若而人，庸庸之徒，何足辱之？」卒之，兩婿皆開國勳臣，鏘鳳乘龍，光賁外舍。壬辰，河南亡，毛卒在汴，居仁白之張侯，侯力出之，護送北歸，而爲之保宥安集，本支滋蔓，日益腴茂。居仁以德度直諒，與縉紳先生游，爲時聘君，方須不次之用。諸孫蔪戢

❶「滎」，原作「熒」，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居喜」，原作「喜喜」，今據四庫本改。

露頭角，❶伯仲祚胤，曄曄榮暢，其增大門閥，軼先德而霈遺澤也，必矣！成忠君之志，廣威君之義，繼繼綿綿，無窮已乎。

歲丙辰，將改葬公夫人洎居仁，請經爲之誌。經，張侯之門下士也，而與居仁爲道義交，其敢辭。序而誌之。銘曰：

先德以爲基，孝友以爲資。細謹以自治，剛宏以自持。突兀瑰奇，頓而欲施。孰意其與之材，而不與時。金風告衰，日入崦嵫。塌翼乎卑枝，而莫能奮飛。于嗟乎君，古人與期。國步危而氣不危，鼎命移而志不移。崔嵬此心，死生以之。與國俱死，非死之私。義烈在天，子孫是貽。碩大蕃昌，其爲報也宜。幽墟冥冥，鑽石埋辭。君義不可埋，諸孫其篤之。

左副元帥祁陽賈侯神道碑銘并序

昔李廣數奇不侯，及其卒，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太史公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❷及傳大將軍青，則以爲有天幸而功烈不與。蓋論人者不以成敗，顧材品之何如，其得失之輕重，成就之淺深，特係夫用與不用而已。近世河朔豪傑，跨州連郡，分民專土，莫不自以爲雄奇。至論長材偉人，必以祁陽賈侯爲稱首，聞其薨，噫嗚咄唶，痛惜不已。蓋侯以布衣崛起，而爲一方之侯伯，不爲不偶。位侯伯者四十年，不爲不榮。但其有戡定禍亂之略，而未賜以鈇鉞；有

❶「哉」，四庫本作「然」。

❷「蹊」，原作「磎」，王鏐本作「徯」，今據四庫本改。

弼成至治之器，而不被以公衮；有處劇弭煩之智，而不吏於輦轂；有裕國阜民之術，而不踐於會府；有斡旋造化之手，而不典於機密；可以表則一世，冠冕當代，而不羽儀於朝廷之上：所以有識之士，重嘆恨於英賢也。

侯諱輔，字元德，中山之祁人。❶曾祖某，皇祖某，皇考某，皇妣李氏。侯生六歲而孤，養於舅氏佟之家。自知讀書，卓犖山立，沈鷙善射，魁出輩行。貞祐初，將鄉兵萬，以功授祁之蒲陰尉，尋遷爲令。土豪王知以賂領州，大爲民害，州人逐之，推侯爲守，聞諸行臺，遂授宣武將軍、祁州刺史。時諸方州皆事屠并，争地殺人，不恤其民，且荐饑，更相啖噬。侯獨保境，教之耕戰，招徠四方賢士，制事約法，故民得按堵，兵食足餘而戰有功，遷鎮國上將軍，遥領濬州防禦使，仍知祁。恒山公武仙時鎮真定，而挾智事詐，跳踉姤護，❷憚侯膽略，密令所親取侯。侯挺身逸，州人從之，遂歸國朝，詔副萬户張公，領州如故。居無何，仙窮蹙，亦降。時金源既棄河朔，在所寇敚，首鼠反側。侯將本兵略地，所向克捷，取慶都，攻蠡吾，還掇安平，取深州，近右諸縣鼓城、束鹿等望風降附。於是踰滹沱，取冀州，兵勢大振，武義、寧晉、衡水、饒陽皆下，遂逼鎮定。而仙復叛去，侯遂有鎮定東南諸郡。萬户張公開都元帥府于滿城，侯行元帥事於祁，號南府，祁南皆隸焉。已而從定山東，屢立戰功，❸遷左副元帥，副張公，開府

❶「山」，原脱，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❷「踉姤護」，王鏐本、四庫本作「梁跋扈」。

❸「功」，原作「多」，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以下逕改，不再出校。

于保州。築壘以合南北軍，兩府諸城并爲一道。張公將兵在外，侯常居守，故無巨細，一決于侯。乃鳩遺民，寬賦租，拔猾梗，剔姦蠹，資糧日富，士馬日盛，春施秋殺，恩威並著，黠守豪帥，帖沮慴服。於是有城數十，地方千餘里，節度之州二，刺史之州五，勝兵數萬，而户不啻十餘萬。西盡常山之尾，繳出鎮定，❶左轉蜚狐之口，東包河間，出九河，南入冀野，北盡涿、易，横絡上谷、盧龍之塞，而跨有燕、趙恒嶽之鎮，有滹沱、淶、易之浸，有桑麻魚鹽之利，棗栗五穀之饒，金鐵纖纊之産，河朔諸道，車轍馬足，皆出其間，四方之珍充羨，而貨泉川流，遂爲一大都會。汴梁亡，朝省名士五十餘人會于保下，侯皆厚爲資給，盡禮延待，擢其英俊而加任使，其耆德則事之，由是四方賢士，翕然來歸，冠佩藹然，有平原、稷下之盛。故好賢之譽日隆，事之利病日益聞，政化修明，人有生賴，既富而教，駸駸乎治平之世。朝廷嘉之，璽書褒贊，賜以金符，升州爲府，錫名曰「順天」。丞相耶律公致書，稱述政績之美，仍以詩詠歌焉。官制行宣授行軍千户，權順天河南等道軍民萬户。自是聞望益重，每國家有大號令及大更革，諸侯大會同，必推侯爲首，俾應受焉。侯思致周給，閑於辭令，條析闓闔，聳動觀聽，故所言無不允諾。至於籍户之式頒之諸道，子錢之蠹一本息止，貸逋租，薄重賦，陰賜及天下不可枚數。朝廷欲使自諸侯入爲卿士，侯輒辭罷。燕京道最爲攘劇，號稱難治，且與順天境土相呀，大行臺以詔旨命侯兼治之。侯力辭，不從，遂聞諸朝，以所佩

❶「繳」，四庫本作「繞」。

金符授其子文備，令襲爵爲行軍千户。復授侯金符，與之商處行臺事，領順天等道如故。歲甲寅，諸侯會于朔廷，上必欲相侯，而侯得疾不起，内醫、中使問視相望。冬十月戊戌，薨于會，享年六十有三。上聞震悼，曰：「朕方用之，而奪去遽邪！」乃賻廐馬五，俾輿歸以葬。乙卯春正月庚辰，葬于祁之東原先塋，夫人安氏、王氏祔焉。子男六人：文備襲侯爵，文兼襲祁州刺史、行軍千户，文遠、文進蚤卒，文慶、文亮尚幼。女五人：長適行軍千户劉克剛，次適參知政事王椅，餘皆適名族。男孫曰壽孫，嗣侯之嫡子也。

侯資瑰瑋，長八尺餘，精傴老事，志略深長，望之儼然，而其中甚仁。初籍户，詔驅掠者私其主，侯之所有殆數千人，語之曰：「普天之下皆天民也，吾可奴爾而獨良吾乎？吾若不德，子孫覆亡不暇，其能久有若屬乎？」悉籍之爲民。其餘奇孤僮女數十，侯一日謂其夫人曰：「是皆良家子，彼無父母，則吾其父母也。可辨其族姓，❶比其年質，使各爲伉儷。」乃爲築室，庀器具、粧奩、衣物，置大會而命之，且爲訓戒之辭，聞者皆惻然感泣。及疾革，又親書券，并其子息與故僕御十餘家，皆使爲良。其仁隱如此。生平喜爲學，聚書數萬卷。每令講讀，必爇香北向而聽之，跼蹐甚恭。或勸之少安，曰：「彼老、佛者凡出一言，則謂之説法，令人亟拜不已。今聞聖人之道，敢不致敬乎？」尤喜奬拔後進。歲時諸生即賀，侯輒先拜。或止之，曰：「天下賤士久矣，士不知自重亦久矣。吾所以若是者，示

❶「辨」，原作「辦」，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不敢以位爲貴，使爲士者知道之在己，亦當自貴也。」常置金帛於座右，曰：「今河南新破，衣冠狼狽，吾必有以待遇。」每戒門吏，有來謁者，雖當寢食，少報，則必倒屣出迎，厚爲燕勞而重爲資給，其好賢如此。晚年惟讀《語》、《孟》，曰：「是聖賢傳心之要典，而世謂之小經。吾欲使與六經並爲大，可乎？」又能重自克治，嘗曰：「凡今諸侯，馮藉兵亂殺戮之餘以有今日，曾作何等事業，既享諸身，又欲貽厥子孫。斯民何辜，使汝世肆于上乎？吾叨玷仕禄五十年矣，刑戮之間豈無過濫？沒身而已，敢望其後哉！」其存心如此。當是之時，諸鎮侯伯往往爲嚚吏朋民牙角囓猘，使長貳侵官，父子奪位，而兄弟相吞偪，封剥黎庶，行賂傾軋，至於破家赤族而不已，故其兵民因以逃散困弊。侯雖嘗蒙讒間，弟爲隱忍，至死不起訟，則其惠賚州人甚厚幸也。嗚呼！侯在州里，則庇護惟謹，而爲良將帥；收斥土宇，所當穿徹，則爲雄方伯；撫存遺黎，濟之以德，則爲循良吏；應變處劇，創法立制，則爲材大夫；樂賢下士，爲善不倦，則爲賢諸侯。就義棄利，不貪寵榮，忠於所事，致死不易，則有古之遺直；德澤在人，益久益深，死而不亡，則有古之遺愛。方海宇横潰，不資於人，挺然自致，恢宏正大，停滙淵博，非豪傑之資有大過人者，能若是乎？惜乎未盡其用，而止於是也。

歲庚申，經宣撫江淮，至自武昌。嗣侯某請碑諸神游之道，某應之曰：「向在許、洛，聞諸父師曰，河朔兵亂，而愛民好士者，有祁陽賈帥焉，則知侯於童齓之時。及其北渡，館于侯門，侯一見待以國士，盡以所藏書見付，使之誦讀，日夕周旋，聞其論議，

見其施設，則知侯於問學之日。侯之喪至自朔庭，闔境士庶奔走以逆，自涿、易抵深、冀，旁午五百餘里。黎老扶杖，坌土衝雪，塵壓鬢素，冰淚滿面，崩塌號慟，若喪所親，嗟隱之聲，道路不絶。比襄事，凡十有五日，奠祭者倚疊而哭之，無不盡哀。某爲誌文，環視而泣者日數十百人，有所謂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則又知侯德澤之深也。」故叙其事而爲之銘曰：

三光五嶽之氣分，天下無全材；三綱五常之教廢，天下無實德。嗟嗟賢侯，元化之一。間世炳虚，萬夫之特。精金百鍊，天下之利器；良玉不琢，天下之美質。巍巍堂堂，爲時而出。乾坤破碎，元氣湮塞。溟涬茫昧，滑泥抹漆。盗販髡黥，蹀血吞食。嗟嗟賢侯，嶷然而立。應龍騰驤，捧天開闢。激水轉背，垂雲矯翼。廓清氛祲，剗除荒棘。連燕跨趙，大啓封域。挈民嚻爐，置之涼寂。我戰我守，爾稼爾織。瘡殘痏餘，始得蘇息。如焦斯濡，如槁斯植。髮櫛苗薅，去其螟螣。濯之以浹旬之雨，膏之以三春之露。動之以凱樂之風，晞之以陽和之日。尋以富教，歌謡盈溢。桑麻垂蔭，山河改色。不有君子，其何以國！曹子臧之守節，❶孔文舉之好士。卓侯清淨之化，寇君愛利之實。嗟嗟賢侯，乃見古昔。而止於斯，莫不痛惜。及門慟號，行道隕泣。大木斯久，中生蠹賊。磊落瑰岸，長材偉器。不害其爲，明堂太室。矧夫斷金之義，寧肯棄於鬼蜮？伊祁之南，滹沱之北。丘山巖巖，豐碑抑抑。大書特

❶「臧」，原作「藏」，今據四庫本改。

書，萬代是式。不朽惟德，不在玆石。

公夫人毛氏墓銘

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户、宋亳道行軍總管張公，❶其在國朝，樹元勳，開帥閫，分茅樹社，傳之子孫者，雖其英略有以自致，蓋得内外之助焉。封之本根，隱然啓土，别作一道，跨有燕、趙，則左副元帥祁陽賈侯輔；先後禦侮，爲虎傅翼，夾之以飛，則行元帥涿郡喬侯惟忠；智謀勇力，腹心爪牙，戰功獨多，則易州軍民總管何侯伯祥；霽威爲和，撫摩將校，使盡死力，屹爲内主，則公夫人毛氏也。賈侯三人者皆先公卒，經皆文其碑。經自弱冠館于公門，教授諸子者七年，故受公夫人禮遇茂厚，知其内行爲悉。歲庚申，經宣撫江淮，至自武昌，則公夫人已薨矣。乃爲文奠哭，而其子某等致辭請銘，經何敢辭。

按毛氏，周毛伯之胤，北京臨清人。宋熙、豐間，成忠君瑜以力學起家，一舉而三子進士第。以迄于金，遂爲鼎族。公夫人，泗水令珣之曾，永平簿大壯之孫，廣威將軍、潞州録事伯朋之女，大興尹、明昌名臣、涿郡王翛然之甥也。既出閥閲華胄，❷而其少艾，郁有貴氣。與其姊皆及笄，鄉里名門競求姻對，廣威府君皆不許，曰：「吾二女若而人，必配豪傑，靡靡庸壻，何足辱之。」及北京陷，張公納以爲夫人，而其姊則配喬侯焉。

公夫人資婉淑明徹，沉郁有策略。時

❶「亳」，原作「毫」，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閥閲」，四庫本作「閲閥」。

門下將校百餘人，多與公故等夷，或刮金飲血之友，或布衣刎頸之交，或擒獲屈膝虓勇之士，或反覆變詐姦宄之人，皆方資之以爲用。而公以蓋世之氣，事多濶略，且日鏖戰，不暇存撫。公夫人則勞來燠休之。每詰旦，以醇酒數石，置大銀甕中，設金銀斗盌，不置盃杓，褰簾徹幕，撾鼓鳴笛，命各劇飲。置大胾，不置挾，恣其嚵啖。嘗製錦紵絺繡美衣，而時以公意賜之。其戰而被傷者，則親飲之藥，而爲良劑傅之。又各與膏腴田宅，而時以珍玩慰結其妻子，故無不感悦盡力。公常出征，軍中、府中雖賈侯總統，而於機要必取決焉。經營比次，嘗出資糧馬仗以給公。故公無内顧之憂，而攻必獲，戰必勝。己亥，❶己出，教之書而勉以義，故皆有成資。喜爲學，陰陽圖傳，藥石之術，老、佛之書，詩文之藝，皆能究竟。日讀佛書爲課，焚香静坐，澹然若與世遺者。初自乙亥歲歸公，己未八月某日以疾薨于寢，享年六十有二。是月某日，權厝于府城東原。一子某，蚤卒。二女：長適喬侯之子琚，幽閑執禮，有母氏之風，賦詩彈琴，窈窈物外人。元内翰以其姨女，嘗與之號曰「静華君」。次適易州太守郭某。

竊惟婦德以順爲正，而不在於才。故《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❷則不可有爲，其垂戒如此。而《春秋》謂「宋共姬女而不婦」。《易》復謂其「動也剛」。古今載籍，

❶「亥」下，原闕文，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以下闕文，依明季本刊，惜無善本補正，姑闕疑仍舊，以俟博識者。」

❷「詒」，原作「遺」，今據四庫本改。

殉夫訓子，烈然有爲，凡著名節者皆著于篇，則與其有爲，以垂訓又如此。蓋以順爲正，不可有爲者，常也。開國承家，贊内叶外，紛拂而不失其操，顛沛而不改其度，卒能成大事業，有爲而静專在焉，則變也。故正者德之本，變者德之用，二者兼備，公夫人有焉。銘曰：

高門夏屋兮婉娩周姬，玉虹蟬聯兮光生門楣。乘龍崛起兮邦家之基，宜爾室兮公之資。室有閑兮孰敢嘻，子孫奕葉兮而乃棄而。碧梧凋兮鳳于飛，春風花落兮百鳥悲。素琴生塵兮褰繐帷，老虎飲泣兮霜滿眉。百城縞素兮失壼儀，長紼十里兮攀靈輴。聲徹天兮淚成池，其德在人兮兹其可知。中堂蕭條兮門慘悽，覆玉盌兮反金巵。將士揮涕兮撫我其誰？賓客掩袂兮吾將安歸？松摇摇兮柳依依，魂一斷兮雞水湄。西園月照兮西堂西，星爲冠兮霞爲衣。玉女兩兩兮纏霜霓，天外珮響兮鳴珠璣。香霧冉冉兮煙霏霏，貞魂之來兮其惟此時。

故易州等處軍民總管何侯神道碑銘有序

朔龍起陸，真人時乘，破蟄窟奮冰天而蜚，其翻瀚海之波濤，震雪山之雷霆，瑰厲日月，推蕩風雲，布爲時雨，轉爲陽春，發育萬物，作新生人，雖曰聖神受命，運會所屬，俾之立極垂統，亦一時豪傑相與比佽基構，鳩緝樹立，有以孱就者。於燕、趙之交，崛起雄鶩，羽翼元臣，開拓土宇，共成天功，智計則策士，勇力則名將，慷慨服義，忠於所事，千户何侯有焉。

公諱某,❶字世麟,易州淶水季路里人。曾大父泉,大父國清,世厚于德,爲鄉里望族。父淵,材武善射,智略沉勇。貞祐初,起家爲義軍都統,守清楊口,戍紫荆關,阨上谷諸道,濟流民,還生口,遏寇衝,威惠並著,終于易州刺史。母鄧氏,州里名門,以聖善稱。侯資夙成,自童丱從其父,勇不自制,數嘗敵鋒,輒執俘折馘,衆皆異之。年十五,事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初,道潤與其副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顛于道左,從者駭散。侯獨下掖之,道潤瀕絶不能乘,伏發前突,侯奮槍大呼,殺數人,賊乃遯去。遂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聞諸朝,乃命易水公靖安民代道潤,因事之。初,侯之父嘗爲山西賊所襲,乃言諸靖侯,與十二人俱冒險捷出,以復父仇,殺掠數百里,破靈丘、奉聖、安水諸堡寨。時年十有六,衆以何郎目之。是歲,靖公薨,侯以符節歸今萬户張公,摧堅陷鋭,勇嘗冠軍。張公愛其材,常置左右,使之先後禦侮,每戰輒與之俱。侯亦以死力自效,迅厲穿徹,所當無前。時河朔既定,惟保定王子昌與信安張甫犄角爲金守,阻水出没,刼掠近右。子昌貌寢善戰,軍中號爲「墓裏鬼」,爲金經略使,尤爲驍跋。萬户張公一日命侯取之,侯厲水徑渡,薄其城,遂門焉,格鬭以入,旋戰而出。子昌窘甚,攜其妾以遯。侯追及之。子昌背左以射,中侯,闘手于槍。乃拔矢舍槍,縱所乘騎,張空拳而搏之,生獲子昌及所佩金虎符,偏裨數人束手就命。信安尋亦潰,甫出奔,河朔遂平。西山諸砦,餘寇所保,如軍市川、

❶「某」,王鏐本、四庫本作「伯祥」。

姑姑堝、紅花谷、閃堂、白虹、野貍、郎山等尤險絶，皆攻下之。於是闢地千餘里，取三十餘城，南直滹沱，背盪幽陵，西塞蜚狐之口，東跳瀛、博，鷹揚虎踞，隱然一軍，跨有燕、趙。

歲壬辰，從萬户張公攻汴京，拔洛陽，圍歸德，破蔡滅金，第功嘗第一。歲甲午，宋人畔盟，大舉伐宋。從萬户張公破漢東諸城，屯曹武鎮。侯將一軍於安陸、郢、復，沿江上下，破三十餘湖，❶得船數萬艘。又破芭蕉、望鄉、大洪諸寨，馘虜萬計。宋人出荆、鄂，選兵二萬救洪山。公逆戰，破之，獲統制、路分等一十六人，軍資器械不勝計，瞰臨江口，有長驅之勢，威震荆、楚。從攻光州，帥拔都軍二百先登，破其外城，遂急攻，并其子城拔之。會攻黄州，適有小舟來覘者。萬户張公曰：「是舟泛泛，伺吾隙耳。必暮夜來攻，不備必爲所乘。」命侯伏甲赤壁下以待，夜二鼓，果水陸俱出。侯令其徒按槍箕踞，俟其過中，衝而横擊之，宋師大敗，溺水者不勝計。師還，又拔張家砦，俘獲數萬。大帥口温不花、察罕等既厚賞拔，且以其功聞諸朝。歲戊戌，張公入覲，陛奏曰：「臣之佐何某屢立戰功，宜加旌異。」乃賜宣命、金符，充易州等處行軍千户兼軍民總管，仍賜廐馬、錦衣、金甲。自是，萬户張公常命侯將行營，攝帥府事，軍中、府中事無大小，一取決焉。侯既佩恩遇，知無不言，有所不合，必犯顔以争。萬户張公之樹元勳，開帥閫，兼統河南諸道，鎮遏江、淮，侯之力爲多。

歲壬子，將行營會諸軍南伐，既入敵

❶「湖」，《元史·何伯祥傳》作「栅」。

境，而大帥以故自他道遽還，諸軍不之知也，錯迕倉皇，莫知所適。至于江口，侯曰：「由所來而歸，必爲敵所遏。不若出其不意，深入巢窟，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突戰旁出，直抵司空寨。寨，宋重兵所宿，衆十餘萬。逼寨而壁，疏布營壘，凌高伐木，爲合圍攻取勢。既夜，命人爲五竈，火十炬，選精鋭設伏于營之前後，先據險要。黎明，令軍士盡行而後鼓，敵下衆來追，伏發，敵駭亂，且疑其衆盛，遂奔。追擊，大破之，摩壘而還。轉鬬千餘里，他軍不能歸者，并護以出。上聞之，下詔褒異，賜白金五百兩。

歲己未，方以疾歸第，今上南伐，詔侯參與帳前軍國事，奇謀秘計，多所獻納。秋九月，王師渡江。冬十月二日，侯故疾復作。壬寅，終于鄂州江上之滸黃洲，春秋五十有七。夫人郭氏，萬户張公之甥也，婉淑有禮，中表推其賢。子男二人：長瑛，襲行軍千户，先侯卒；次瑋，卓犖有父風。孫德隆，襲行軍千户。二女：長適鎮撫王林之子某，次尚幼。庚申春正月，葬公于易州馬頭砦麓之貯梁原。既卒事，其夫人及其孤與其將佐任某等狀侯行，請文諸神游之道。某嘗館于萬户張公之門，與侯游而莫逆，故知侯爲詳。侯偉風儀，善辭令，膽力拳勇，輩行罕儔。沈鷙有幾衡，每戰輒先人而奪之心。御下嚴厲，束之不少縱，雖其同僚，至出令臨陣，必以聲色威之，渠亦慴服，故攻必克而戰必勝。疾惡尤甚，面數其姦而不斬。通書傳大旨，樂與士夫游，謙抑蘊藉，不知其爲武人。渡江之役，與某會于武昌，釃酒臨江，跌宕懷古，論當世事，從橫無窮。國家方將奄甸江、淮，混一區夏，而奪

去之遽，可哀也已。既叙其事，又繫之銘以寓哀。文或不死，樹不朽云。辭曰：

大恒東馳，直入海涯。海山沉雄，故其人似之。趙韓王之智，曹武惠之賢。照曜有宋，亦如唐之山西。歌謡慷慨，借交報仇。流風至今，豈惟昔時。烈烈何侯，乃今見之。將門出將，而又過之。童稚虎舉，露食牛之氣；終乘龍運，有良將之規。目無全敵，而能全師。攻無堅對，而能堅持。握兵之符，發兵之幾。如脱兔與處女，每紛紛而出奇。晚節方隆，遽與世辭。風蕭蕭兮易水湄，壯士一去兮不復歸。昔人送荆卿，吾以爲侯悲。

故中書令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撫大使楊公神道碑銘

皇朝誕膺天命，奄征區夏，經武海外，既一再傳，始究内治，用楊公爲相，與天下休息。公乃恢張規模，維繫綱紀，誅鉏兇渠，愛養黎獻，整領衣冠，收藏典籍。斯民得以迓續遺命，吾道賴以不亡，天下復見中國之治，繄公之力焉。

公諱惟中，字彦誠，洪州人。曾祖某，皇祖某，皇考某，皆用武貴。金末，公以孤童子事太宗，自知讀書，有膽略，太宗器之。弱冠，銜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威靈，敷布條要，俾皆籍户屬吏，數年而歸，乃有大

用意。廓出太子伐宋，❶命公於軍前行中書省。克宋棗陽、光化等軍，光、隋、郢、復等州，及襄陽、德安府，得名士數十人，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都，立周子廟，建太極書院，俾師儒趙復等講授，公遂知性理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耶律楚材罷，❷遂以公爲中書令，領省事。太宗崩，太后稱制，❸公以一相負任天下。谷幽皇帝即位，平陽道斷事官斜徹橫恣不法，詔公宣慰，公按誅之，出一府繩擱，莫不健其決。金亡，恒山公武仙潰于鄧州，其餘黨散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國開興年號，衆至數萬，出没刧掠數千里。詔會諸道兵討之，不克。公仗節開諭，降其渠帥，其黨悉平。憲宗皇帝即位，今上以太弟鎮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奏公爲河南道經略使。初滅金，以監河橋萬户劉福爲河南道總管，盡有金源故地。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二十餘年。公至，召福聽約束，福畏公，稱疾不至。公命設大梃於坐，❹復召之，使謂福曰：「爾不奉詔者，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執梃擁衛，下車見公，公即握大梃擊踣之，方起，又連擊之，福匍匐褫魄而去。數日福死，百姓鼓舞稱快，河南大治。遷陝右四川宣撫大使，以諸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户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其子告，公馘之以徇，關中肅然。公語人曰：「吾非好殺，國家綱紀不立，致此輩賊虐良民，無所控告，不去不仁，何以爲仁乎！」

❶「廓」，原作「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耶」，原作「邪」，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太」，原作「六」，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梃」，原作「挺」，今據《元史·楊惟中傳》改。下同，不再出校。

歲己未，今上總統東師，奏公爲江淮京湖南北等路宣撫大使，俾建行臺，以先啓行，宣布恩信，蒙古、漢軍諸帥並聽節制。師還，冬十有二月某日，薨于蔡州，春秋五十有五。公相三君，歷事四朝，出入柄用者三十年，天下畏其勇而懷其仁。夫人某氏。一子某，方爲諸生受學。以經公之同僚，上介請文其事。經曰：「昔王儉碑褚淵，❶張説碑姚崇，同僚故也。矧公之德於斯民，有功於中國，甚厚幸哉，可無書乎？」序而銘之。銘曰：

赤氣竟天，北屬斗尾。殺伐用張，❷貞人是啓。太祖取之，太宗治之。帳前異人，去殺有時。崑崙虞泉，仗節而往。飲馬河源，指揮酋長。滔滔江漢，伊洛淵源。北面降虜，遂傳中原。試可不違，爰立作相。始用漢人，斯民有望。化樞載轉，雷雨一新。日出冰天，萬象皆春。乃宏三綱，乃舉八柄。噓枯爲生，活我遺命。天資嫉惡，誅去三兇。精金百鍊，莫當其鋒。斯文不喪，衣冠是賴。又一太極，天地不壞。伊予何人，一旦佐公。布宣王靈，附鳳攀龍。振旅凱入，際會千載。年未中壽，遽止于此。德能及人，施必在子。刻詩貞珉，以召信史。於千萬年，公乃不死。

河陽遯士荀君墓銘有序

中統元年持節使宋，館儀真者二年。河陽荀宗道以門生從行，爲行府都事，治書

❶「褚」，原作「楮」，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伐」，原作「代」，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狀，都管二事，繾綣淹抑，日夕相從。一日，書其先人之事以請曰：「不孝瞢昧，不能備述先德，惟是先人之事所見聞者，敢請一言半辭，以賁冢木。」余之先君子晚年與宗道之父游處里閈，相得而甚相洽也。以余父之執，且其子受學於余，故嘗聞其論議而見其梗概，於治亂情僞靡不洞練，而論皆膈臆，❶蓋知幾之士，不犯難行，而能遯世以保身者。嗚呼！乾坤龍戰，海宇横潰，能爲時而起，樹勳名、開治泰以濟斯人，則可也；如其不能，卷懷閉密，不與時角，以全其天，亦可也。不然，則冒難以進而不知止，鮮不爲暴虎馮河，徒靡身於世者。❷

君諱士忠，字信之，孟州河陽人。金源末，以貲食豪鄉土。知世將亂，乃俠游京都，結納豪右，以觀時變。及歸，而河朔已受兵矣。州募民團守，號義兵，推君爲都統，保青龍山。時金遷汴，限河以國，流民南渡，爲北兵所擠而阨于河。孟津渡尤爲要塞，而津吏因緣爲姦，名爲守法，而控勒納賄，積流民數十萬，蹈藉以死。君謂其人曰：「是不可坐視。」於是列津吏罪狀，請於機察使而聞諸朝，即詔不拘常例，命曰：海放流民，濟以全活。歲壬辰，河南亡，君知不可爲，乃散所保，各歸鄉里。兵鋒方南，遂北首以辟之，居燕、趙之間。宣使老索來莅順天，知其材，欲引爲參佐，力辭不就。無何，告訐蝟興，更相誣陷，往往破家，惟君獲免。益稱疾不出，二十餘年不視户外，以絶辟召。或者又欲相授，遂稱疾篤，舁歸河陽。先世之未葬者皆爲遷祔，其諸子昏配

❶「膈」，原作「偪」，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靡」，四庫本作「糜」。

亦畢，乃曰：「養生喪死，餘無憾矣。汝曹有業足以樹立，有田足以衣食，我亦瞑於地下。」戊午春二月己亥，卒于河陽之沇河，春秋五十有九。從葬先塋，禮也。同室劉氏，雲中大姓也，敬順不違，克盡婦道。二子：宗道、宗禮。宗道沉郁力學，已爲偉器，宗禮材勉克家，識者皆謂能大其後矣。作詩以告諸幽云：

昔曾拔劍倚太行，種花釃酒家河陽。濡如裘馬年少場，南入鞏洛東汴梁。任俠尚氣脩髯張，四方有志歌慨慷。大河誰意忽褐裳，沇濟一夜水滿箱。沸鼎不敢還探湯，長材逸器都卷藏。九牛欲挽從爾强，欲我妄動君荒唐。落日倒景明榆桑，桑梓奕奕生輝光。始終全歸計亦良，有子有禄君不亡。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六

墓誌銘

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墓銘

金有天下百餘年，澤、潞號爲多士。蓋其形勢表裏山河，而土風敦質，氣禀渾厚，歷五季而屢基王業，而嘗雄視天下，故其爲學廣壯高厚，質而不華，敦本業，務實學，重內輕外。宋儒程顥嘗令晉城，以經旨授諸士子，故澤州之晉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經學名家，雖事科舉，❶而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耻謡詠而道文理，遂與齊、魯共爲禮義之俗而加厚焉。

陵川學者，以郝氏爲稱首。郝氏之學，浚源起本而托大之者，自東軒君始。君諱震，字子陽，系出有殷。帝乙封支子太原郝鄉，因以爲氏。始祖儀自太原遷潞州，高祖祚又遷澤州陵川。曾祖善。祖從義。父璋，七子，君其季也。君資茂異，自知讀書，不爲章句謏學。宦學入京師太學，游公卿間，久之乃還，蓋厭棄凡近，不屑就之也。既歸，徜徉山谷，從而學者甚衆，講劘道藝，淵匯日邃，益有高世意而無復世味。以經旨授學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專於傳注，尤長於禮學。❷賦詩多警句，晚年益趨

❶「事」，原作「士」，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禮」，王鏐本、四庫本作「理」。

平實，淡如也。彈琴得古遺音，每呻吟俯仰，趨節紆韻，超然若有所得。逢山水佳處，輒爲數日留，賦詩彈琴自樂也。一日，過一道院，松竹茂蔽，坐於其下，彈琴而歌。睡鶴十餘，驚起鳴舞，珊珊戛戛，終曲乃去，從者咸以爲異。事諸兄甚謹，篤于友愛。諸兄以族大，稱長兄之命異居，君乃涕泣三日不食，曰：「吾業儒而爲是，何以爲訓？不義而生，不如死。諸兄得欲而生，我將服義而死。」諸兄懼，復聚廬同食以終。年四十九。配侍某氏。❶ 子男三人：天祐、天祺、天禎，皆治經爲學，而天祐尤知名。君初名旦，後更今名，自號東軒老人。銘曰：

太行峨峨，天地之脊。吾家其顛，千載寥閴。箝以益固，噤以益默。惟君亢亢，矯首迅出。揮斥鴻荒，面目太極。搴玄圃之玉芝，剗荒除之夭棘。秋蘭兮青青，秋香兮滿庭。君翩翩兮下征，掇其實而餐其英。乃曳長裾，乃抱玉琴。明月清風，翛然此心。葱葱兮桂陰，慕其德音。人累益輕，天趣益深。夫復何爲，付之長吟。君其往矣，後來繼今。

先伯大父墓銘

郝氏世業儒，以治經力行爲本，而篤於齊家之道。自曾伯祖以嫡長蒞家，已有法制，使子孫世守。至伯大父，復以嫡長蒞家，而昆季十餘族，長穉百餘口。既總家事，乃會諸宗戚而告之曰：「夫衣食足而知廉耻，倉廩實而知禮節。士所以忘義失守，至於沮氣墮節者，殆多逼於饑凍耳。故孟

❶「某」，原作「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子以農桑爲王政之本，而其書數及之。今某以次爲家督，欲諸宗親子弟治生、爲學二者兼進，始則仰事俯畜，終焉立身行道，進而得則各大而家，退而失則必有所歸，不至於落魄無賴，亦足以爲善士。夫少有大志，不事家人生産，雖或成就有過人者，而爲書傳所稱，亦非教育之良法。泛駕破車，雖一日千里，曷若馴服以進於道。」乃相其宗親子弟材器，曰：「畀汝田若干頃畝，汝率田夫而治之；桑若干本，汝率諸婦而治之；錢若干緡，汝率商人而治之；書若干帙，汝從某師、友某人而治之。余則均其有無，而治其勤惰。❶」於是數年之後，眥食豐餘而學業日進，先祖及諸父文譽大振，而門下學者日盛矣。

其在家也，則雞鳴而冠衣，杖而立於庭。諸房子弟婦姒，❷皆闢門秉燭，盥漱笄總，黎明以次省於舅姑父兄，退而各執所業。或少有稽緩，則旦而問之故，責之庭。少廢禮者則加鞭抶焉，至于再，則會宗親中表，列其狀而加之罰。飲酒醉者有罰，冠衣不正者有罰，取友不端者有罰，事師不謹者有罰，惰于學者有罰，相甚閗者有罰，譁于庭者有罰。中堂曰「棣華」，歲時燕集，上下肅然。又以孝友、睦婣、任恤等數條書于榜，曰：「有違此者，非郝氏子孫。」至於鄉鄰不法者，畏其聞知，輒自戢曰：「勿令大翁知。」有訟者，則相率而質其曲直。行於里巷，望者趨而避，不及則揖而拱以待。其爲人敬畏如此。縣令、丞每至縣，則輒就門

❶「惰」，原作「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以下逕改，不再出校。

❷「姒」，原作「似」，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禮謁。其諸弟姪，必一人教授縣學，故門弟家法無不推重。

君諱源，字清卿，曾大父昺之長子也。卒年六十四。伯祖母王氏。二子：輿、輦。輿字正之，博學能文，三赴廷試，有聲場屋，歲壬辰没于兵，士林惜之。銘曰：

郝宗重承兩世嫡，方玉千仞斷鰲立。之綱之紀撫其室，支本蔓衍蕃宗戚。李廣簡易誠無敵，刁斗未若程不識。有身有家衣且食，晝吟夜誦簡與筆。原田每每日墾闢，繭絲爛爛充以殖。孝弟忠信脩行實，言笑顧步皆紀律。家道既正無敢逸，富貴在天吾豈必。凛焉高風誰可及？雲白天青太行脊。擬將傳聞作家極，再拜揮涕書貞石，子孫世守其勿失。

先大父墓銘

歲丙辰春，經至自沙沱。家君得風痺疾，遂在床簀，卧以畀命曰：「吾齒已過吾父十年矣，雖疾病，夫何憾！惟吾父之事，先有子元子之表在，而壙中之文未具，且大節之灼灼者，而猶未既載焉。吾語汝，汝其論次。」乃再拜受命，敘其事而爲之銘。

惟郝氏繫出有殷，世于太原，一再遷于澤之陵川，❶遂爲陵川人。高、曾而下，皆學不爲仕。先大父諱天挺，字晉卿。幼開朗，卓卓不群，舉進士，兩赴廷試，以太學生頡翥搢紳間。崇慶之變，束載而去，曰：「時事如此，可區區冒進乎？」遂歸，遠近俊茂

❶「于」，原闕，今據王鏐本、四庫本補。

多從之學。其教人以治經行己爲本，莅官治人次之，決科詩文則末也，故經其指授者，往往有成資。河東元好問從之最久，而得其傳，卒爲文章伯，震耀一世。其餘鉅公碩士，出其門者甚衆，則其所學可知已。

時有金既棄燕、雲，河朔隨亦不守，遂往來淇、衛間。貞祐初，人争南渡而阨于河，河陽三城至于淮、泗，上下千餘里，積流民數百萬，饑疫薦至，死者十七八。先大父曰：「坐視天民之斃，仁者不爲。」乃貽書機❶察使范元直，使聞諸朝曰：「昔昭烈當陽之役，既窘甚，猶徐其行，以俟荆、襄遺民。曰：『成大事者必資於衆，人歸而棄之，不祥。』君子謂漢統四百年，此一言可以續之。今國家比之昭烈不至於窘，河朔之民，獨非國家赤子乎？夫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絶續也。乞詔沿河諸津，聚公私船，寬其限約，晝夜放渡，以渡人多寡第其功過，以救遺民，結人心，固天命。中興之期，庶幾可望。」書奏，即日中使告諭，令疾速放渡，河朔之民全活者衆。於是亦挈家南渡。

興定元年冬十一月八日，遘疾，考終命于北舞寓舍。春秋五十有七。臨終浩歌，一不及他。先祖妣張氏，前卒。繼祖妣司馬氏。一子，即家君也。男孫三：經、彝、庸。女孫一，歸清苑陳氏。初，既遘疾，謂家君曰：「郝氏儒業，自吾叔父東軒老人始。我死，葬其墓側，庶得奉杖屨于地下。」既祥，家君將歸葬，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家君乃夜啓殯，負其櫬以遯，而英靈屢見，于其所往，輒爲警覺，以導其行，雖徒步千里，渡大河，登太行，展轉寇穴，卒達于陵

❶「機」，原作「譏」，今據四庫本改。

川。興定四年春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先塋東軒老人之墓側，從其志也。先大父美風儀，冠衣甚偉，閑於辭令，脩然物外人。而談王道，議國政，商處吏事，甚得體要，嶷然公輔之器。而適叔世，東背廛閈，竟莫能用，卒於流寓，人憐其志云。銘曰：

郝世不競，枘其株根。赤立擎霜，蘊華于春。一世于邁，天葩吐芬。晦以奕世，其氣益振。氤氳渾淪，其屈益信。萃于我祖，瀹蘭天津。篷其羽翰，嶷于青雲。巖巖盤盤，穹乾厚坤。玉山高寒，瑩徹無塵。雖事業不少見，而道義是存。繼其志，有千里負葬之子；述其事，有萬古遺山之文。滄海遺珠，長鯨怒吞。匱輝翳光，以耀其諸孫。嗟余諸孫，可汨其流而湮其源？志惟益堅，氣惟益完。以復九原，以慰乎下泉。

先叔祖墓銘

先叔祖諱天祐，字賢卿，先曾叔大父東軒老人之子，先大父之從昆弟也。宇貌瑰托，器識高邁，日記數千百言，而下筆不能自休。初爲學，即不作決科文，務窮性理經術，而汎入佛、老者數年，以爲過高，無畔岸，復取六經、《語》、《孟》讀之，於是際天人之學，瑩如也。大安末，知世有復隍之變，愈益遯默。貞祐初，南渡，隱居魯山，往來箕、潁，超然欲以追巢、許也。作古文歌詩，往往散落世間，故雖隱而名愈顯。尤玩意書法。嘗以爲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而鍾、王書之經也，❶顏、坡書之傳也，其餘則

❶「鍾」，原作「鐘」，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諸子百家耳。故其筆勢莊重秀勁，能作丈餘楷、草。❶嘗言大字雖大而小，小字雖小而大，正書須有草意，草書須有正筆。其論書如此。趙内翰周臣見君蘇墳詩及書蹟，遂遺書，欲致之京師。即挈家去，於山林幽阻人迹不及者而居，然無幾何，雖京都人亦知其處。後聞有欲薦諸朝者，曰：「大厦將傾，吾不能爲破家人。」又挈家去。元内翰裕之既受學于先大父，又嘗與君周旋文場，故特敬畏，聞其又遯去，乃以詩相招。君復詩絶之，而竟不出。

壬辰之變，年四十九，没于兵。先叔祖母宋氏。一子思直，字繼先，亦博學能文，亦皆殁于兵。嗚呼！郝氏之學，大于東軒老而終于君，其嗣胤遂不復見，而諸父昆季亦皆泯泯焉，獨遺家君及經。天乎！何於吾郝氏若是之剡也！❷先君既命經論次先世，故書此以列諸東軒老之墓側，以事不朽。❸銘曰：

文葉班班，賁于衆枝。道氣顛實，于君匱奇。初則亡羊，幾惑多岐。瑰詭譎怪，投瀾抵巇。番然而回，真是之歸。明白開朗，冲融希夷。弄月吟風，獨樂良知。德充乎身，命違于時。收藏天光，滑于塵泥。每登琴臺，望元紫芝。千山雲沉，知音者誰？濯足于潁，振纓于箕。庖不治厨，何與祝尸？棟折榱崩，夫誰可楮？我其長往，山鹿野麋。君無我招，亦莫我追。我非絶世，不可有爲。大河絶流，商於雪飛。天狗墮地，蚩尤出

❶「丈」，原作「文」，今據四庫本改。
❷「剡」，四庫本作「刻」。
❸「事」，四庫本作「示」。

旗。嗟嗟乎君，既往莫違。獨不慭遺，諸孫孔悲。伐石鑽辭，東軒之西。魂其一來，與不死期。

子阿寶附殯誌

歲壬寅，余始醮于滿城徐氏。甲辰春正月，子阿寶生，廣顙方頤，眉目若畫，氣阜而聲宏。家君以爲類先大父，日夕抱弄，甚以爲慰。丙午春，先妣委化，權厝于府南侯河之北原。術者默言：「君家喪氛未殄。」余在衰絰，重以爲憂。夏五月三日，童稚聚嬉，以冰屑置于阿寶之腹，觀其溶滴，以哈其駭。頃之，寒氣入腹，暴下數升。入夜，背弓搐搦而氣竭，生三年矣。明日，附殯于先妣墓之西側，哭而納銘于壙云。

屬余毛，離余裏，狀乃爾，嫡有子，而遽死兮。吾母之土未乾，而復窆于此兮。祇重余之戚，豈余之子兮！

子阿長附殯誌

歲戊午冬，先君告終，權厝于府西吴爺灣之北原。庚申春，余宣撫江淮，至自武昌，哭墓而入。墓之東足，小丘附焉，不知其爲誰也。銜涕而去，及門，冢婦哭于室，乳媪之懷空矣，乃知向之丘，吾子之所也，因慟幾絶。既而嘆曰：「天乎！何天虐吾郝氏之酷也。母氏之終再踰月，而吾子阿寶卒，附殯于墓側。吾父之終亦再踰月，而阿長復附焉。豈母氏之愛阿寶，而攜持之去耶？吾父之愛阿長，而抱弄之不忍舍耶？故各于其終之後而卒，卒而附于其墓。抑吾之不德不孝，致吾子之弗克昌

耶？祇吾之不德，而禍吾子耳，可無殤乎！」乃叙而誌之。

初，徐氏不婦，歸于家。再娶淇澳張氏，是生此子，五年而卒。生于乙卯春三月五日，卒于己未春三月十二日。尤慧而秀，發言如成人。以癖疹疾，殆將卒，謂其母言：「我死則已，奈我母憂何？」或問其父，則閉目擺手，曰：「我不得見矣。」聞者皆爲泣下。銘曰：

不子其父，孫于其祖。各附于墓，共爲冤土。欲問無所，于嗟天兮。

行狀

先父行狀

郝氏本貫澤州陵川縣。曾祖章。祖昇。父天挺。先父諱思温，字和之。資剛潔，迥迥不倚，不爲籧篨，戚施疾故，與世不偶，然而人亦不敢以非義屈横逆加。儀幹不及中材，而凛凛莫敢犯。以亮直自處，不億不信，中心充實，無所虧欠。初成童，與河東元好問從先大父學，俶落六年，洞達邃匯，其所得者有所自，其所作者有所徵，天端理倪，首尾貫究，晦而蓄之，靳靳不妄發。年二十許，奉先大父下太行，往來淇、衛間。時河朔已受兵，有金疆理日蹙，慨然有志於功名。居無何，得腰股疾，志鬱抑不信，遂不就舉。貞祐初，南渡，館而師之者甚衆，誠法理意，籍籍馳播，所至席不煖。先大父卒于舞陽，既免喪，[1]謂諸父兄曰：「先君子卒於流寓，不克歸葬，安用子爲！子而委

[1] 「免」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問」。

父，何面目天下！」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乃與先妣夜啓殯而負之去。渡河至長垣，資用皆爲盜敚，從行者因是亦散去，獨與先妣扶杖負骸，步登太行。中路，賊二人呵止之曰：「背負與我，不然則死。」乃啓之，賊愕異問故，曰：「是先君之靈，將歸葬鄉里。」賊慘然曰：「擾擾如此，而欲辨是，是癡子，不足道。」置火餅數枚而去。遂葬先大父於陵川之先塋，興定四年也。元光元年，復渡河。河南亡，攜經北渡，居于保，聚俊秀而教之者十餘年。經年十有六，命治六經，先傳注疏釋，而後唐宋諸儒論議。必一經通，然後易業焉。壬子，館于萬户張公府，教授諸子。丙辰，經被徵北上，及還，議歸鄉里，拜謁松楸。夏四月十有七日，得風疾，不起，在床簀者三年。戊午冬十有一月二十六日，增劇。二十七日夜，忽命經等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人惟恒久，乃有前程。天下事何嘗不因不恒壞了。」整衣冠，强爲之起，咄嗟曰：「發志氣！」遂暝不復語。二十八日終于寢，年六十有八。門生荀宗道、趙泰、尚文等相與謀曰：「先生不苟禄仕，困而不撓，臨終而猶以志氣爲言，不亦卓乎！可謚曰『静直』。」其未嘗禄仕，可稱『處士』。」十有二月一日，與先妣神宫同權厝于保城之西吴爺灣之北原。三男：經、彝、庸。一女，適清苑陳咨。男孫二，女孫二，皆幼。

先父生平喜爲歌詩，徜徉跌宕以自樂，而多散逸，得遺藁一百二十篇。晚年尤邃性理學，手書《西銘》畀經，曰：「是入德之幾，造道之階也。」教人以小學爲本，以爲洒掃應對進退，即性與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樹立事業，性與天道之功用；充實而大，大

而能化，性與天道之成終者。人之始生，其醇未醨，其朴未散，其見解未出，其物欲未雜，先入者而爲之主，終身由之而不能去。古之人至於胎教，况髫齓之間乎？語言啞吒，肝臆緘固，神出入而未舍，識靄昧而未明，容妥娜而未莊，氣閃鑠而未定，謹其所習，政在於是。乃爲言坐行立、揖拜俯仰之節，誦記執復、執筆爲書之制，聲音笑貌、疏數疾徐之儀，一之以敬，而不使之惰。少長則爲解説義理，綴緝章句，簡直切律，力少而功倍之。成童則以性理、經學爲本，決科、詩文爲末，而寖致之《大學》。嘗語人曰：「人見吾之規規孑孑，必以爲是區區致力於小者而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無小大也。本末先後，吾不敢躐而欺之也。彼所見者以爲小，吾所見者以爲大，是吾所以積德而遺吾子孫者。世之人好高慕遠，以欺世盗名，未能洒掃應對，而便説性與天道，紊理踰分，枉探速成，戕本根，壞倫類，示不以常，而重爲之誑，敗德孰甚焉？吾不爲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其爲大人，保是心而已。棄赤子之心，即爲大人，可乎哉？歐陽子謂『顔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殆亦爲是耶？」其設心如此，故所到輒見稱學者，往往終爲成人。方卧疾也，一日語經曰：「汝祖父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汝曹毋以淺功近利有速售之心也。慕利則敗義，欲速則不達。汝能勤則功自至，汝能儉則利自來。故立身行己，在夫堅忍而已。能堅忍則能任事，歷大患難，處大富貴，決若長河而不回，屹若泰山而不移，然後可謂大丈夫。凡爲亂略姦宄不終其身者，皆不能忍耳。染

指垂涎之氣不除，負鼎滔天之心常在，一旦肆欲，憤不顧義，殞身喪元而及其宗，盜侈一時，遺臭千載。汝曹可戒也。」過庭之訓類如此。

嗚呼！先父身無一命之爵，史無一字之書，其於改葬先塋，壙無一辭之文，是大泯泯也。立言君子，苟爲稱述，銘佩之意，死且不朽。孤子經等謹狀。

先妣行狀

先妣姓許氏，澤州陵川人，與郝氏同里閈，世爲姻好，故既笄而適家君，逮事先大父。甫廟見，北鄙已用兵，遂從家君奉先大父逃威山谷間，推夷就險，羞精食糒，❶采薇蕨，汲谿澗，樵薪蒸以養，備極艱苦而不憚也。興定元年，先大父卒，既禫，家君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父死而不克葬，安用子爲！」遂與先妣決策歸葬。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乃夜啓殯竊骸以遁。時金國棄河朔，限河爲守，諸津要皆禁，自北而南者則渡，有王事于北者則渡，非是則不渡也。久於河上，資糧懸罄。適有受業先大父者爲機察使，俾偕賜上黨公茶果船以濟，遂至于衛之長垣。賊衆單重等行剽掩至，人皆入窟室，先妣獨不去，守骸以坐，曰：「寧死，可棄我翁之靈而求生乎？」賊至，將兵之，不爲之動。賊厲聲曰：「若何人，獨此不去？若所守者是何寶貨？」曰：「此我翁之靈，將歸葬先塋者。今幸得濟河，有死而已，其可去乎？」賊感愴，兇鋒少沮，詰姓居，曰：「陵川許氏也。」

❶「糒」，王鏐本爲墨丁，四庫本作「疏」。

昔舅氏彪嘗爲澤掾，賊中有澤逮而得舅氏保宥者，因驚悟曰：「若，許某之妹也。」且語舅氏之恩，且壯其節，遺白金數兩而去。遂登太行。時隆冬雪盛，天地晦冥，官兵盜賊，搶攘旁午，從行者因長垣之役皆散去，獨家君、先妣二人而已，而家君復目赤暴發。道滴水塲，太行之至險也。盛雪冒之，蹊徑不辨，指峰巒爲的，攀緣嵌隙，循蹭崖磴，負骸導家君而進，纔半途已入夜矣。黎明始出山，再日達于陵川，乃克襄事。

元光元年，復渡河。冬十有一月，生經于許州臨潁之城皋鎮。天興元年，河南亡，攜經北渡，居于保，繼舉彝、庸二弟。經年十有六，欲以幹蠱自任。先妣謂家君曰：「郝氏儒業四世矣。名士如元遺山者，我之自出。故家淵源，當益浚之，可自我而涸乎？今宗族之在河南者皆盡矣，惟吾獨在，有三子焉，豈非天也？使是子也而有成，不隊家聲，❶吾儕凍餒無憾。其或不成，亦云命矣，於吾責何有？若利故之以，❷子而不教，是廢先世也。先世之靈，照之在上，質之在傍，將於誰而責也？」故家君感泣，爲之賦詩，有「日月儻隨天地在，詩書終療子孫貧」之句。於是命經就學，欲其先經也，乃命之曰「經」。經亦感奮，以夜繼日，或冠衣不釋，如是者有年。一日，雞初鳴，經猶凭几伏誦，書帙紛紜，殘燈無焰。先妣竊視之，慨嘆良久，呼經語之曰：「能若是，吾有望矣。勿始勤終怠，熹而自足，❸半塗而廢。吾見進鋭退速者多矣，力學而卒成

❶「隊」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墜同」。
❷「利故之以」，王鏐本、四庫本作「以利責之」。
❸「熹」，王鏐本、四庫本作「喜」。

者鮮也。汝自暴棄一身小矣，先世之責之重，於汝大也。」經遂日益激勵，蟠錯刮磨，肆意經傳，砥礱抉剔，鈎昧蹈遠，❶塊乎其若癡，茫乎其若迷。爝焉猶未光也，而天遽降割。歲乙巳冬十月十日，遘疾。丙午春三月九日，考終命于私室，春秋四十有九。寓神宫于保之南原。

先妣資稟淳懿，婉淑有守，識慮詣極。經所與游，一見之輒曰「某當交」、「某當絶」，經或不如訓，輒爲小人所累。所居既去，鄰里思之，稱道不容口。待人以信，不疑人欺己。事家君敬慎不違，每勸以義。賓客至，盡力供具，資用闕，必假貸以給。經逮事十餘年，雖屋漏獨處，未嘗見其墮容。柬諸子以義，嘗語經曰：「吾忍窮使汝就學，非爲利也。欲汝知道義，負荷祖宗，不汙之而已。今世子弟，以一時之利敗終身之義者，皆是也。是豈子弟之罪？其父母不處以義，而責以利使之然爾。以貨財殺子孫，吾不爲也。汝其敏之。」先妣雖終，言猶在耳。

嗚呼！旻天弗弔，經未底于成，不副母氏之意。母氏亦無一日之燕，終身艱厄，下壽而卒，孰爲之司而使之然也？一女未笄，二弟尚幼，宛然失怙。家君戴白，坎然而憂。何剥吾郝氏之虐也？惟母氏之節之德，固宜昭之金石，著之竹帛，不可昧没也。❷矧昊天罔極之報，萬萬無一乎？於是録經之所聞所見者，立言君子，苟賜矜允，爲之譔述，使遺美不墜，光慰下泉，雪終天之痛，報罔極之德，銘佩之意，死且不朽。

❶「鈎」，原作「鉤」，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没也」，原作「也没」，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正。

謹狀。

喬千户行狀

高祖諱　，曾祖諱　，祖諱　，父諱順。世業農，爲大家。母李氏，腹公七月而寡。公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東王里人。世業農，爲大家。母李氏，腹公七月而寡。公幼聚嬉，異於他兒。及長，有志略，捷勇善射。衛紹王遇弑，北鄙用兵，四海有改卜之兆。公慨然輟耕，長嘆曰：「時事如此，大丈夫樹立之秋也，何區區爾爲！」遂落魄，不事生理，俠遊燕、趙間。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擾，公以義軍從今萬户張公起於定興，保西山之東流埚，樹義旗，招叛亡，跨山連海，威聲大振。北兵扼吭，盤桓而不得進。行臺聞之，便宜授公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受經略苗道潤節制，從張公鎮撫西山諸保砦。張公勇而有謀，膽決善戰，燕、趙之豪附之者衆。每以方略授公使戰，輒中機會。嘗以少擊衆，由是威名冠張公之軍。

國朝悉兵南下，萬户張公逆戰于狼牙嶺，馬跌被執。時公居守東流埚，北兵以張公至埚下，招諭使降，公拒之。諸軍既登，公猶拒守自若。進攻拔之，張公以腹心之舊，爪牙之用，能全節守義，義而釋之。公荷更生之庇，以死力自效，遂從下雄、易、安、保諸州。宋人乘金之亂，使彭義斌將兵襲河朔，至澶、魏，建旆而北。公以一軍蹂其鋒，諸軍壯之。真定武仙叛，並山諸州縣保砦皆拒守。萬户張公會諸軍擊之，令公攝帥，將騎兵數百、步兵三千人鼓行而西。時敵兵將聚保於狼山砦，公召諸軍吏曰：「彼將歸其巢穴，我遏之，必殊死戰。歸師勿遏，軍志之戒也。不若覆諸山下，啓其歸

路，彼既得歸，莫有鬭志，是獲獸于穴也。」衆從之，適兵既過，公鼓譟奮擊，大破之。時有别部將陷敵者，公横戈突陣而入，力戰救之，乃獲免。於是諸叛望風降附，遂入鎮州。武仙奔，公會諸軍追之，馘虜甚衆。遂會攻彰德，轉戰至齊、魯，駐軍滕州牙山。中夜敵出不意，襲壘而入。公獨騎追戰，奮戈大呼，横衝逆擊，諸軍始覺，譟以繼之，敵衆駭散，填山湮谷而奔，於是公名震河朔矣。其圍益都也，援兵數萬幾及城，公掩擊，敗之，獲衣粮戰具甚多，遂閉其門。會内兵鬬門突出，公嬰其鋒，短兵接戰，敵敗走。主帥旌公勇以勵諸軍。先是，萬户張公開都元帥府于滿城，以公爲元帥都監，遷副元帥。至是帥還，仍行二安州元帥事。未幾出鎮唐縣，行元帥事。復從張公鎮新衛州。辛卯冬，渡河，會戰于鈞州，遂會諸軍圍汴。金義宗北渡，丞相白撒圍衛州，力戰卻之，追奔至黄龍崗。復會諸軍圍蔡。河南平，張公入覲，以公將行營征淮南。歲甲午，朝廷論功，張公陛奏曰：「臣馮藉國家威靈，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亦臣有一二爪牙熊虎之助。臣之副將喬惟忠，戰功甚多，乞加寵異。」於是朝廷以璽書、金符錫公，仍以千户世其封。自是連年大舉伐宋，公感戴恩遇，益自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黄等州，功尤多。丙午夏，寢疾，五月二十七日薨于第，春秋五十有五。寓殯于順天府城之東原。

公美鬚髯，沈勇善戰，遇大克捷，恬無自得之色。其攻黄州也，敵兵夜襲諸栅，公率鋭卒戰，主帥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黄馬者戰甚力。翌日，主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陳，其不矜如此。雖奮起畎畝，藹然有閥閲

簪笏之風。事母孝，每酣戰而歸，必頓整冠服，拜而問安。及居喪，過於毁瘠，遂感疾不起。治家有法，束諸子以義。節於自奉，爲千户侯而服食不過于華。夫人毛氏。子男五人，孫三人，女孫一人。歲庚戌，將改葬先塋，文碑墓隧，故次第始終昭灼者于右。鴻儒碩筆，其諒于兹。孤子珪等狀。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七

使宋文移

宿州與宋國三省樞密院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再拜奉書于宋國三省樞密使相國公閤下：

經等欽奉聖旨，賫擎國書，前往宋國，告登寶位，仍布弭兵息民意。比及啓行，即還江上兵，告諭沿邊萬户，俾各守故屯，撤去哨騎，不得挑亂生事。令山東淮南行省李公，遣劉仙等二人入楚州通報，而無來音。又令漣州總帥移公文會問，❶云不知所在。五月十五日，經等一行至邊，於是再發關移，自漣州入楚州，以復前事，仍請入國日期，至今不報。以節次靄昧，至於差池，❷今不能明主上盛意，改途捷出，駐劄蘄陽。今副使劉人傑、參議高翿親往計議，敢布腹心於閤下。

竊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必按劒，無因而至前也。疾雷破山，烈風振海而不懼，安於故常也。故無因而至者應之而不失，安於常者而知其變，惟智者能之。天下之事，幾而已矣，顧乘而處之者何如也。變故方殷，幾會鼎至，乘之而不失，

❶「令」，原作「泠」，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差」，原作「茬」，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則無因而至者不疑，安於故常者而知懼，處得其當，天下無事，而生民被其澤。不能乘而失之，則無因而至者而爲之疑，安於故常者而不知變，以至變故紛拂，不可救藥，而天下被其毒。蓋天下之勢，治亂相尋，禍釁相紐，其幾無窮，而變故亦無窮。乘而處之者，宜重慎而審之也。天下之大亂必出於大治，天下之至危必出於至安，天下之大憂虞必出於無虞，戰之負出於勝，事之失出於得。惟其忽而不審，執而自蔽，不知倚伏之幾，安於常而不知變，是以至於是而不能復，一日雖悔，而莫之追也。

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其用兵於江淮者幾三十年，兵勢之振，莫甚今日。取東海，下巴蜀，平大理，圍武昌，克漣水，穿徹二廣，至于湖湘，縱兵長驅，幾至吴會，有一天下之勢，鴻毛衡風，似有所不足舉。而一旦斂兵而退，又先之以信使，是無因而至前也。其飄忽振蕩，騰擲宇宙，忽去忽來，往年之常，而彼國亦以爲常，其中有非常者而不知，是安於故常也。無因而至而弗之信，安於常者而以爲常，是忽而不乘，過計而不審，閣下必不之知也。無因而至者，果無因乎？進退之常，果如常乎？幾會之來，所繫甚大，不可因仍苟且，執於一偏而泥於虛文，以爲我國情狀不可測，擯而不以信義待，是幾一失而暴國之禍復起矣。當國者宜重慎而審之也。

今日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豈師旅不及曩時歟？將帥不及曩時歟？甲兵車騎不及曩時歟？五十年之儲蓄不能一朝用歟？土地加於舊，而賦力倍於前，聯西海者五十萬，控東夷者三十萬，自大理至於漣海，帶甲百萬，兵力崛阜，莫之與京。無

故而斂兵，無故而先信使，此無他，主上如天之仁，曠世之義也。往歲主上在潛邸時，先皇帝畀以東師，俾之東出。比師之行，其舊獲俘囚如張都統輩，及所在拘繫間探人等，皆縱歸之。渡淮而南，諸山堡砦所得生口，皆撫而安之而去。下不殺之令，使宣撫楊惟中出先前茅，布宣恩信。及其渡江，如滸黄洲、青山磯市，初未嘗戮一人。至于武昌，先遣王一清開喻，而彼守臣執而殺之，又射殺一肺腑大官，於是始下令具攻具。以爲肉薄骨并，殺人盈城，實匪本心，故雖合長圍，而攻之不急也。若彼國當時不殺信使，少加以禮，可退師成盟。經等侍從左右，聖意仁隱，好生惡殺，實所具知。大官元臣請長驅入臨安，主上以爲：「江南治平三百餘年，其民物繁夥，居室櫛比，吾若徑往，則皆躪籍矣。生靈何辜，而吾若是，是獨非吾民乎？」遂不往。聞先皇帝上僊，乃置師而去，乘傳北歸。德澤既深，天命攸屬，親王四十餘人及藩方侯伯會于開平，共行推戴。既踐祚，謂諸王近臣曰：「朕欲息兵安民久矣，而弗克爲，今在朕矣。」遂命河南經略使史公往江上，詔諸軍各還故屯。命山東淮南行省李公於楚州通國信，而命經等充國信使、副，奉國書以往。其書辭一依今國名分，未定與國平交例。

南北暌裂，好聘不通，五十餘年。天誘其衷，幸而集此，而乃不報，未知何如？必以爲如王楫矣。王楫挾兩國而庇一身，言於北則以爲降，使於南則以爲和，終於兩國交兵，而身以之斃。今則不然也。以爲三十年間，佳兵毒民，禮義不通，信使先往，欲崇禮義而弭兵兇也。必以爲如述速門、譚

浩矣。❶述速門、譚浩逢迎徼倖，以不直之辭，要難行之事，貪汙跋疐，啓釁重怨，以其不納，歸而生事辱國，而傷來使，激萬乘之怒，使之投袂而起，連兵數年，屍骸委積，魚肉生民，長惡祟禍。今則不然也。以爲待人以禮而不以力，服人以道而不以勢，尊人而後自尊，安人而後己安，先之以敬讓而不以爭，導迎和氣，天必悔禍，至治可期也。是皆冀於曩時，有爲而爲，非無因而至也。

且通好之利，不在於北，而在於南；非惟今日，振古以然。昔孫氏據有江東，僅能立國，稱臣於魏，而乃敢王。殷浩、桓溫連年北伐，終至敗折。宋高祖、文帝屢爲大舉，亦未嘗得志，足以自敝。王羲之謂：「江左立國，賴萬里長江，畫而守護，風寒之處，不過數四，大抵江北羈縻而已。」此誠至論。蓋江淮立國，以之自守則僅足，以之侵伐則不宜。故終之吴爲晉平，陳爲隋平，江陵爲唐平。往事則亦已矣。自宋有國以來，西北二邊常爲祖宗患。寇準與契丹定盟，治平者百有餘年。宣、靖壞盟，終以失國。高宗渡江，善於處變，俾秦檜以盟，合神聖之子母，歸二帝之客柩，治平者二十餘年。孝宗尋盟，治平者五十餘年。是其明效大驗，閣下所熟復而日省者也。❷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已事遄往，皆可爲監，無因而至，可不察歟？

今主上聖度優宏，開白炳烺，好儒術，喜衣冠，崇禮讓。踐祚之初，以爲創法立制，非耆舊英賢則不可，乃起宋子貞於東平，王文統於益都，劉肅於彰德，許衡於覃

❶「述」，王鏐本、四庫本作「术」。
❷「省」，原作「星」，今據四庫本改。

懷，其餘茂異特達，弓旌相望，使之論定統體，張布綱維。以爲善治必當偃兵，如金源大定之初則可矣。故特用經等，不以蒙古、回鶻參注。其將發命，會諸王大臣於齊宮，蠲日告天，以明誠心。令經等乘馹速往，軍回使入，信國家明信。使麾之出，❶莫不顒顒，以爲至治之君，開兩國之泰也。地廣兵雄，戰勝攻取，乃能遽爾霽威縮鋭，屈己伸義，先人以禮，是曠世之幾，不可失也。何乃再爲通信，邈然不報？

且彼國邇年以來，兩淮殘破，四川陷没，二廣透漏，江面綻缺。如開、達、夔門，施、黔、邕、桂，巖險之阨塞；沿江上下，羊羅、采石，舟師之出没；通、泰而下，新河料角，海道之徑捷：我之師徒將帥莫不悉知。昔以爲憚，而今不以爲憚；曩以爲難，而今不以爲難。上流在所可以下，江面在所可以渡，斡腹在所可以出。如秋高馬肥，再爲之舉，兵釁一動，未可卒解，三百年之文物，數十世之累積，可爲憂已。

若剷去疑阻，以承天休，弭兵息民，申畫疆理，通天下之一氣，合南北之太和，蘇潤瘡痍，補葺傾敗，舒釋靈長，締結歡悦，明月、夜光，實爲彼國之寶，安於夏屋，破山之雷，振海之風不作，挈倚伏之幾，置泰山四維，三代可以四，歷年可以過漢，而不止於唐。閣下亦與先正比隆，而與享安寧之福矣。如信矯誣，身而不國，以負爲勝，以危爲安，以有事爲無事，以誠爲詐，以變爲常，先來之使爲可疑，諸軍之回爲不武，北方遂可玩，南方真可强，異日必有任其責者！故是行也，非爲我國，蓋爲彼國，非爲吾生

❶「之」，四庫本作「遄」。

靈，蓋爲彼生靈。不宜疑貳遷延，牽於多議。利害明白，一言而決矣。尤無以退師爲不武，而無意於取也。

彼之將帥，多崇飾虛名，以徼爵賞。初以復讎攻蔡。金源氏滅，我師北還，又以收復兩京、灑掃山陵而犯河南，遂敗盟約，使江淮之民塗炭至今。崇虛名而受實禍，利歸將帥，禍及生靈，茅土相聯，節鉞相望，而遺民安在？抑可哀已！今師之退，又必自以爲功，而以我無意於取而無能爲也。昔國家破金師於會河，❶遂斂兵而去。金人以爲無意於取，中興可期，恬不爲慮。既滅西夏，平西域，旋旆東指，一舉而取之。今之師還使入，果無意乎？倚伏之幾，不可不察也。崇明信，昭大義，乘時挈會，安民而固社稷，成不世之盛事，掞鴻烈於無窮，挽回元氣，春動山河，離析分崩，幽厄憔悴，盡爲改色，可不爲乎？

經等不佞，敢肆騰口説，張布鼓於雷門。蓋疆理限越，區區茅塞，不能縷悉，故罄竭狂斐，冒於一言，惟閣下孚照。暑勇方盛，萬望永綏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宿州再與三省樞密院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再拜奉書于宋國三省樞密使相國公閣下：

經等欽奉聖旨，賫擎國書，入宋國告登寶位，仍布弭兵息民意。自四月終至邊，漣、楚上下，累移文牒。至于宿州，又具書縷悉，寂無來音。禮部郎中劉人傑親往計議，亦不爲報，使居河麋，露宿茇舍，甚非所

❶「會」，王鏐本、四庫本作「澮」。

以待使人之意。我以禮義奉辭而往，而彼擯蔑鄙外，一不以禮義答。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退師輸平，墮讎崇好，不審高明何故之以，而爲若是？昔晉、楚列國，欲弭兵而安諸侯，猶兩釋纍囚，鍾儀如楚，荀罃如晉，各使求成。矧於堂堂兩朝，鏖兵聯戰，久無期已。❶今日之事，幸而集此，方之晉、楚，不既大矣乎？而乃不報，如石投水，如矢搭地。蘊蓄疑慮，必有所在。以僕規測，殆無藏覆，特遷怒重怨，欲爲孑孑報復之計。夫搖蕩疆埸，撐裂藩垣，荼毒生靈，互爲吞噬，皆已事既往，於今日何有？使麾臨境，拒而不納，漫爲閼塞，第使得以窺爲國淺深，而示人以不廣。

僕等非汲汲求入，亦非貪仕冒進，徒爲口說者。以爲兩國暴骨幾三十年，遺黎殘姓，殆欲殲盡。上天悔禍，主上踐祚，首用僕等，畀以和議，康濟瘡痍，於是振衣束髮，慨然啓行。副使何道寧，本臨安人，既入我朝，着道士服。主上在潛邸時，即以議和爲請，主上許之，曰：「俟一日當行。」既踐祚，遂命與僕偕行。僕等若知其不可，亦非安行者。近朝廷聞猶未入境，有詔北還，且言秋高馬肥，當整六師，載爲南伐。僕即上章，以爲劉君等既入，必不可行，而後旋旆。蓋以朝廷初發二使，一入高麗，一入宋國。使高麗者未入其境，而使者兩輩繼至，項背相望，一賀登寶位，一請復故疆。主上嘉之，而許其請，且於北京、遼東搜括高麗人户，送還本國，於是高麗遣子入侍。僕等自離輦轂，幾踰三月，未見次第，已被責問。區區之心，以爲此幾一失，邊釁復動，兵連

❶「已」，四庫本作「日」。

禍結，何時而已？寧負稽緩罪戾，堅爲之待，庶幾有成。明主上之意，❶活兩國之人，雖斥逐戮辱，死且無恨。

僕等久聞高議，是其利害，白日正中，不必蓋覆，牽於多議。奉天子之恩命，而久於河上盤桓而不進，豈惟僕等之辱？亦閣下之所惡。不免喋喋，再爲具此，以重干瀆。秋暑未艾，萬望惠綏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經頓首再拜啓：

邇者欽承朝命，猥備行人，荷仁綸，奉信函，乘駟而至境上。疆埸之吏不時達，於是駐泊於五河。朱、秦二君至，云執事開閫而國信始達，且揄揚高議，於是願見之心益切，以爲鍧鍧之金聲，炳炳之玉光，輝映蕩洞者有日。乃今舍舟而騎，蹈陸去水，徑移儀真，天啬厥幸，而莫之見也。雖然，義同氣合，則楚越肝膽；背馳殊趣，則對面九疑。胸中之所茹塞，將以俎豆於左右者，敢自靳乎？

嘗以爲士之爲學，期於有用，不區區於浮末。天之與己者大，而己自小；賦畀者皆有用，而己自棄之也。夫道以用而見，天地萬物皆是也。其或無用，則天地萬物息。人所以裁成輔相，使天地萬物各盡其用，而不使之息者也。生生而不窮，化化而不已，任重道遠而不斃，特立獨行而不撓，❷嶷嵂自致，不與草木腐而埃塵蜚。爲有用之學，

❶「明」，原作「名」，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撓」，四庫本作「搖」。

待有用之幾，行有用之事，或遇或不遇，或成焉或否焉，命與時不可期，故有一時之用，有一世之用，有萬世之用。不虛生，不妄爲，則建一時之事業，建一世之事業，建萬世之事業。事業雖殊，而期一有用，❶一也。學而有用，而終不遇，則亦命焉耳矣。學而無用，與遇而不能以自用，事幾去而功業墮，失道左見，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顧，使天地萬物壞而俱不能以用，可以爲士乎哉？

僕始知爲學，則以是自淬厲，憤悱以崛起。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以爲不屈則無以信，不積則無以用，乃束髮頓脰，箝以益密，索太極之藴，鑿混沌之竅，閉關塞隊，絶彼柔道，進明以晦，續晝以夜，求夫體以致夫用。奪造化者有年，而無幾與時，不可用也。乃剷欲樹志，削去世蔓，累九鼎以不移，挽萬牛以不回，以天下之至静，觀天下之至動，必可行可用也而後起。今主上在潛，開邸以待天下士，徵車絡繹，賁光丘園，訪以治道，期於湯、武。歲乙卯，下令來徵，乃慨然啓行。以爲兵亂四十餘年，而孰能用士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士於此時而不自用，則吾民將膏鈇鉞，糞土野，其無孑遺矣。故主上踐祚，首有是舉，即命僕以行，將以彗積年之凶釁，頓百萬之鋒鋭，存億兆之性命，合三光五嶽之氣，一四分五裂之心，推九州四海之仁，發萬世一時之機，盡天地萬物無窮之用，建天下後世無疆之事業，以正人極，

❶ 「一」，四庫本作「于」。

以承天休。❶是以主上以是命僕而不疑，僕亦受之而不辭。

四月維夏，冒暑而南，既至邊，方爲憒憒。朱、秦二君繼至，聞執事開闔，賈公爲相，乃指天而賀，以爲有用之學今真有用矣。於是開露肝臆，觸忌冒諱，作爲一書，言當世事，達於賈公。以其不報，又繼以書，及再爲公移於執事。非敢妄意狂斐，以爲二公之德之懿，作新政治，乘幾與時，其措置云爲，必大有以異於前日。主上踐祚於北，二公登拜於南，而僕有是行，一世之事業與萬世之事業，可由此而建，生民自是而生矣。於是忘其固陋，不自量揆，蕪辭蔓語，勇不自制，喜而爲之多，激而爲之切，倒廩傾困，無所藏蓄，似大而誇，其實懇惻昭著，至盡而明也。凡辨天下之大事，❷必立天下之大節，而一之以誠。豈區區小智，孑孑小數，掩匿蔽昧而襲取之者所能哉？故僕不敢竭盡也。二書既備，又屢言於闕移。闕移既切，又誓言於書式。越行人之例，負僭易之責，裯複周悉，期於壹悟。在僕者亦既盡矣，其成與否，則在執事與賈公。

執事顯面正朝，賈公秉鈞當國，合符應契，中外持衡。天開此幾，爲二公用，治亂安危，實此乎在。其保合太和，使群生咸遂，濡龐澤於不竭，張鴻休於不朽，致君於堯、舜，躋民於仁壽，干戈不試，朔南無虞，遺黎殘姓，復見慶曆、大定之治，天地萬物各盡其用者，惟所命。挑怨興禍，使鋒鏑餘民殲盡而無孑遺者，亦惟命。僕之事業，業已如是，使卒有用，對揚主上知遇，不負於

❶「承」，王鏐本作「正」，四庫本作「迓」。
❷「辨」，四庫本作「辦」。

初心與所學者，惟所命。使之疐跋顛沛，學於有用而卒無用者，亦惟命。雖然，賈公與執事學際天人，爲一世元氣，致位將相，生民休戚之所係，其所負任者亦自重矣，又何俟僕淺淺之言哉！

嗟夫！士之所患，無時與不遇，故有終身不能立一事者。無時與不遇，猶不忍自棄也，猶著書垂世，託之空言以自見。至於孟軻之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議者猶以爲功不在禹下。矧於得時行道，撥亂世反之正，厝天下於治安者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金亡以來，兵亂極矣。極而必治，理勢然也。故《剥》之上九稱「碩果不食」，桓公無王，而十年書「王變風，終陳而繼以豳」，聖人立經陳紀，以爲治極必亂，亂極必治也。今北朝則主上踐祚，急於爲治，南朝則二公登拜，咸與惟新，事幾鼎來，和氣荐至，則僕之所學，果有用矣。

自到五河，及移沙洲，綿曆五月，書劄闕移，一無所報。今始南轅，大懼鄙外，不能自進於門墻，於是又爲喋喋。顧瞻江淮，風濤滿筆，胸次餘波，亦爲從臾。不知江浄天澄，徹去藩垣，兩無猜阻，竟在何日？賈公望崇地絶，已重干瀆，不敢復載。❶ 區區之心，惟執事是望，未卜良晤。冬律權輿，萬望對時綏育，膺受厚福。不宣。

李制置回書

庭芝頓首拜啓奉使翰讀大學士：

比勞徒御，來次淮壖，知使指雅在弭兵。綣惟我朝以仁立國，儻信義交孚，南

❶「載」，四庫本作「陳」。

北息警，此聖主所樂爲者。一再承問，備認輸情。第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修南城，闖北鎮，幸我先備，得以勝之。以此而和，殆類款我。今閫外方且飭備，於行人之事未敢轉聞，且令潘鎮參具白此意。必使松壽無害於成，然後執事始可銜命造朝也。冬寒，更冀珍嗇。不宣。十一月日，庭芝頓首拜啓奉使翰讀大學士。

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經頓首拜啓：

自到境内，既蒙改館，復令幕中名德致書置燕，敬佩至意。玆承朝命，宣賜銀絹，而加恩禮。雖朝廷推仁，實惟執事孱就之自出，益爲感刻。然自陛辭南轅，星窮歲易，束臂舍館，坐麋饔牢。近過天基節，方具劄拜辭，而有是命，馮馮翼翼，以爲便當束載，而復寂然，益爲踧踖不寧。事非難處，不知何故之以而淹遠如是？

前書以淮安之役相訝，今見省劄，猶斥而不置。淮安之役，經等何與？政所謂魯酒薄而邯鄲圍者也。夫邊將之事，行人之禮，初不相干。況我輩乃主上之使，非李公之使，款兵之計，殆不其然。第恐歲月淹久，聘使不出，中間蘊蓄，別起端倪。李公素號驍雄，而又驟勝，一旦折辱，不能寸克，則乘驛而上，以拘信使、平南城激怒廟堂，移檄諸鎮，而起忿兵。東務方作，嗇人在野，飄忽而入，再爲揚塵，則貴朝必起應兵。兵端一交，禍亂何時而已？使人何日而歸乎？且青、齊，塔察國王之分土；而李公，王之妹壻也。伯姬雖没，叔姬復來。今王

有定策之功，而士馬精彊，必相率而致怒。故宜早令我輩北還，經雖不武，亦能以理譬解而抑其鋒。其修南城、襄北城、戰淮安，亦得敷奏，明其師之曲直。顧惟方今之事，無大於此，而無急於此者。宜急而反緩，何也？抑又思之，以堂堂大宋，而與區區一鎮將校短量長，而屢以爲辭，得無使人得以窺其淺深而擬議之乎？

嗚呼！中州遺士，鋒鏑之餘，收其驚魂，引其餘息，營緝鳩贊，締和圖安，回生意於寒原，泮冰天於雪國，發爲陽春，再立元氣，而有主上斷然行此，雖云天意，亦人力也。治亂之幾，於是乎在。後來之英俊，一世之豪傑，歛羽毛，待風飈，伺隙而投間者，莫不引領拭目，共觀此舉。頓兵鋒之鋭，服豪傑之心，塞覬覦之意，老悍健之師，雖不墮都銷甲，使之戢縮自退而無所施，厝天下於治安，此其時矣。議者必曰：北方有故，姑留信使，吾當收卞、莊之利。或以爲故境可復，中原可圖，聽玄謨所陳，豈無封狼居胥意？以是而稽遲，殆必誤國。夫南北之事，漢、晉以來至于今，其成敗皆可考。親仁善鄰則治，締怨連禍則亂，無出此二者。自非大亂滅亡，一彼一此，徒以斃民。羲之之書，蔡謨之議，藥石之言也。矧於自古易代之際，不無小梗，骨肉之間，豈皆安和？周之管、蔡，漢之吴、楚，唐之巢、隱，皆是也。雖或稱亂，終以殘滅，詎可以是爲利，而墮好崇讎乎？

今主上應期開運，資賦英明，喜衣冠，崇禮樂，樂賢下士，甚得中士之心，久爲諸王推戴。稽諸氣數，觀其德度，漢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故宜先於此復，以成歡盟。夫内交於牽聯有故之際則易，求成

於安彊無事之時則難，此經所以披露肝臆，不避僭易，借箸而爲籌者也。❶事至今日，處置云爲，在君相與執事。君相則不敢干瀆，以重取罪，故又振淩滯氣，撼摇枯舌，彊爲一鳴，而復於執事也。庶幾與此新歲，共成陽和，❷發育萬物，咸躋仁壽。

上宋主請區處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昧死載拜獻書于大宋皇帝闕下：

前歲三月，主上踐祚，命經等奉書，告登寶位，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經等草芥，固不足以奉揚明命，然亦不敢貪冒行李，昧於一來。以久聞陛下仁聖，而主上亦以仁行，竊不自揆，庶幾兩朝之仁，因是以達于天下，於是沛然而行，而不忌也。六月初至境上，于五河，于濠梁，于儀真，今凡九月。夫以兩朝之大，兩國之重，生民之事之多，敢自以爲淹而私憚煩有欲速之心乎？初，未入境時，見陛下批答王楫等事有云：「中孚信及豚魚，忠信行乎蠻貊，彼以善意而來，朕秉至誠，若夫成功，則天也。」以爲仁聖如此，而主上又先以信使，申以忱辭，下臣獲考，其無疑矣。乃今綿易歲月，縻耗饔牢，❸積委賚予，迄無成命，實爲不寧。顧惟經等鄙外疎遠，重以羈旅，宜乎頓滯，卒不自露芻蕘，則皺蔑之面，終無異於滅明。

竊惟王者王有天下，必以天下爲度，恢弘正大，不限中表，而有偏駁之意也；建極

❶「箸」，原作「著」，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共」，原作「供」，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縻」，原作「糜」，今據四庫本改。

垂統，不頗不撓，心乎生民，不心乎夷夏，而有彼我之私也。故能奄有四海，長世隆平，包并遍覆，如天之大，使天下後世推其聖而歸其仁。故孔子贊堯曰「大哉，民無能名」，贊禹曰「吾無間然」。言其君人之度如此，其道其德乃如此也。故貴朝高宗皇帝有曰：「國家兵不及漢，地不及隋，民不及唐，所以維持人心者，風俗也。」風俗者何？仁也。仁者何？愛利而不殺，公普而不偏，犯而不校，遜而不争，不以地以道，不以力以德，不以衆以禮，上下薰陶，守之如一，所以爲三百餘年之命脉也。太祖皇帝初受推戴，❶入京師，兵不血刃，嗚咽流涕，感人心而服天命，仁之原也。親平三叛，置燕、雲而不取，授李彝興以節鉞，仁之度也。創業垂統，濶略宏遠，立廣大之規模，使聖子神孫儀刑世守。至於太宗皇帝，剗拾諸僭，平有河東，威靈大震，益務德教，期於休息。真宗皇帝澶淵之役，從綏弗及，反窮守約，而與其成，圖惟安治。仁宗皇帝推明信義，再爲定盟，由是海内乂安，隆於禮義，民物滋殖，教化盛行，遂成風俗。高宗皇帝所以推本而言，爲之力行，知鞭之長不及馬腹，匿瑕藏疾，再造區夏，奉安列聖，保有下民，積德累功，祈天永命，多歷年數，而中興之主也。聖聖相承，罔有逸德，故能見遼、金、夏人之滅，以至于今，而紀綱正，君臣和，風俗厚，文物盛，藹然仁愛之治，遠軼漢、唐，駸駸乎三代比隆也。

恭惟陛下久御宇内，仁聞四塞，積德而化，内恕以仁，❷故能遇警不聳，釁禍自鑠。

❶「戴」，原作「載」，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仁」，原作「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今當天人厭亂，碩果不食，接續元氣，迓衡弭亂之時，政陛下恢弘正大，撤去藩垣，親仁善鄰，墮讎崇好，張皇一仁，大明公恕，以天下爲度之日也。夫貴朝之與本朝，初無大故，三十年間，雖事之殷，累承通好，而本朝多故，卒無有成。蓋天方開亂，聯戰鏖兵，彗撲鼎，亨大有，以革其曲直之責，亦有自任之者。本朝立國五十餘年，天將韜戢鋒鋭，而底安治，故令聖德集于主上。資賦仁明，樂聞善道，喜衣冠，躬禮遜，樂賢下士，自在潛邸，已符人望。於是致之先帝，而退守藩服，聘起儒生，講論書史，究明理學，問以治道。嘗以爲創法立制，乃可底平，弭兵息民，其先務也。先帝嘗爲大舉，主上力諫，諫而不從，致有合州之役。受詔東出，至于渡江，實匪本心。十餘年間，遵養時晦，將以大賚于民者，今始得行。故即位之初，首命經等奔走致書，此亦曠古希濶之遇，南北二朝罕有之幾也。以爲揚鞭而入，挂席而出，即見二境玉帛交馳，於是經等握其機，汲汲而來。豈意貴朝牽於疑，置而不急，必有横議以移天聽，蝟起事端，各陳便利，自以爲功，❶私而不國，荏釁種禍，因爲交亂，大見鄙外，以誤某等。夫較短量長，欲圖報復者，淺淺之謀也。姑留信使，坐以觀變者，孑孑之計也。交亂輸款，以圖夾攻者，良嗣之徒，誤國之人也。貴朝以仁立政，陛下以仁存心，夫豈必爾爲寇讎，無容爲善自新，必爾於擯蔑而絶之，無乃亦有所失，非聖人先王維持人心之意乎！

且某等之來，斷然爲之以行夙心者，主上也；合謀啓迪對揚天衷者，欲親諸王也；

❶「功」，王鏐本、四庫本作「公」。

經營比次計安遺黎者，六七儒生也。夫狡焉思啓封疆，以亂爲利者，何國蔑有！燕嶺之北，河湟之西，姑置勿論。藩方侯伯，牙錯棊制，各土其地，各分其民，擅賦專殺，父死子没，今一再傳，年皆未及四十，書傳方略，時務情僞，莫不明練，而各握重兵，多者五七萬，少者亦不下二三萬。比年以來，鏖戰長征，山川險易，靡不周知。以經觀之，其寧甘於束臂，坐老歲月，志富貴而已哉？以主上英明，統御有方，懷服有道，故皆雲從景附。若今信使交通，相與報聘，申畫疆理，要結好事，講睦修文，數年之間，紓餘舒徐，鎮壓解弛，使其壯健衰，猛厲弊，干戈朽，鈇鉞鈍，强雄之氣，潛以消沮，殺戮之運，庶得少回。貴朝祖宗仁愛風澤，亦得流諸華而濟諸人，以引以翼，傳之無窮，則自陛下始。不然，則事幾差繆，威武再奮，各得信其藴隆，韝鷹柙虎，掣去突出，際風飈之會，起雲霄之志，相與牽聯，共爲飄飈，北朝有事，則南朝不能無事，一塵河朔，載波江淮，❶則誰復誰何？聘而不報，使而不入，某等何惜？第恐異日有以歸曲，而或傷累朝之仁，累聖政之萬一也。昔韓愈述破蔡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之事，某亦謂在陛下斷之而已。夫天爲剛德，人君體之。剛故明，明故不惑，不惑故能斷，斷則天下大事無不行亦無不成，天下恃之以安也。牽於多議，優游不斷，❷漢祚所以中衰，天下亦因以亂也。《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聖學高明，英偉夙著，

❶「波」，王鏐本、四庫本作「渡」。

❷「游」，原作「淤」，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何待疎遠之臣之言哉！

某等自啓行南轅，至于入國，南北之事，一無聞知，其間變故，已與初終錯迕不同。兩朝之事，朝夕之間，變不可必，一日則有一日之變，一月則有一月之變。某等之歲月有限，兩朝之變故無窮。以有限之歲月，待無窮之變故，某等何辜哉！伏望陛下仁覆矜閔，察其螻蟻，體太祖一仁之本原，太宗一仁之涵養，真宗一仁之要約，仁宗一仁之風俗，高宗一仁之命脉，不限中表，不爲鄙外，不心乎南北，心乎生民，答主上之盛意，允遺黎之傒望，乘機趣會，攄抶潛慝，❶保合太和，使天下後世稱陛下之仁，曰五十年之兵亂至是而止。經等亦得因依末光，守先世之弊廬，涵泳太平，感恩佩德，死且不朽。聘而不報，使而不入，因仍苟且，遂成變故，締和圖安，反以稱亂，陛下之仁不能及天下，主上之命不能達，則經不能共職，遂墮好事，負君負國，自怨自艾，永以自責，亦死且不朽。如申命下吏，畀一明命，無庸此輩玷污壤土，姑緩其死，俾完守以歸，使主上治其無才無術，曠日淹久，卒無有成之罪，亦死且不朽。

自至境内，已嘗致書于執政及制閫，又因給賜，上表陳謝，因以陳情。顧惟經等之技之心，亦已傾盡而猶未白也，故有申餙固陋，罄竭悃赤，剌劃肝肺，觸忌冒諱。天威不違，顧豈敢有籍襲而或靳隱！貴朝元老碩德，如雲如林，陛下聰明神智，幽遐罔蔽，其處置云爲，必大有以允當也，何待經言。雖然，言之重，辭之複，其間必有大善惡。故《春秋》有屢書、載書。聖人定《書》，則夏

❶「抶」，原作「扶」，今據四庫本改。

之書四，商之書十有七，周之書三十有二。非故如是之少，如是之多也。君臣之間，信則言簡而略，不信則言重而繁。矧於二國之間，風俗不同，好使不通，信義不孚，大兵之後而濟以言，又閼塞頓阻，不能成行，故鬱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所以喋喋弊弊，知其獲戾而不顧也。陽靈扇和，伏願對時育物，大庇生民，允屬廑望。經等謹昧死載拜以聞。

與宋國丞相書

經頓首載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閣下：

自銜命造境，授館儀真，累蒙燕勞，敬佩至意。近又傳宣撫問，而加給賜，不能隨即裁謝，是懼是惶。經居燕、趙之交，在馬牛下風，天淵海山，懸邈限越。而於是時，已聞執事之議，渢渢灝灝，從臾一時，私相告語，以爲必相天子，而底南北之平，一日亦概受其賜。及主上踐阼，經承乏使人，則聞執事果膺登拜，符敉寧之幾，會隆平之運，大允南北之望，龐艾輝炳。瑞日祥雲，賁增天光，於是趯趯而喜，而莫之勝也。昔遼主聞相温公，乃敕邊吏曰：「無或生事，中國相司馬矣。」今執事爲相，而主上適命輸平之使，宛然翕合，不無以司馬公之事業望於執事也。

夫天之所以付畀於人，[1]不偶然也。有是君則畀是相，有是相畀是事業。人之所以荷天之畀，亦不易也。相是君則行是事，所以事天也。政有所未立，吾相矣，吾當爲立也。事有所未行，吾相矣，吾當爲行也。

❶「付」，王鏐本、四庫本作「賦」。

以至亂有所未弭，民有所未寧，君子有所未用，小人有所未去，吾君之未遑，吾法之未備，吾相矣，吾其能已哉？ 乃汲汲焉，弊弊焉，不敢少有暇逸，必去必行，而後廢者舉，缺者備，弊者革。 然後取古之人相君而未嘗格之君者，舉而行之，爲一王法，增益前人之光，而爲日新之政，則相業至矣，事君盡矣，事天謹矣。 嘗以爲周公相武王，有未下車而行者，有下車而行者，至於「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奚爲如是之急哉？ 一有所未行，則民有所未靖也。 而或自暇自逸，豈先王相我後人，「日昃不食，咸和萬民」之意哉？ 蓋亦不得已也。 故溫公作相，曾不幾年，新法之未便，舊典之當舉者，更易殆遍，至於憂勞以終，天下至今稱爲賢相，不敢以急遽責。 去民之虐，底民之寧，當如是也。

竊惟方今之勢，禍天下者兵，福天下者和。 相君而宅人者，當如何哉？ 去其所禍，就其所福，可也。 夫爲禍福者在於北，成禍福者在於南。 且如北朝不肯休兵，夫孰能止之？ 雖南朝欲休，而莫能休也。 南朝欲和，而北朝不從，雖欲和而豈能和也哉？ 故爲之計者，北人好用兵，因其欲止而止之，鮮於和，因其欲和而和之，則亂可弭，而天下被其福也。 好用兵而激之以兵，鮮於和而拒而不和，則亂無期已，而天下被其禍也。 故曰：「爲禍福者在乎北，成禍福者在乎南。」本朝與貴朝初無大故，無故而交兵者幾三十年，未知孰主張是，而使至此極也！ 天哀遺黎，濟剥以復，主上踐祚，下止兵之詔，發輸平之使，導迎嘉貺，去天下之禍，集天下之福。 適執事登拜于南，是天贊之，使大有以成，變茲福於無窮也。 以爲

貴朝几不及布，庭不及灑，僕等有以獲道路稽遲之罪，❶匍匐一拜，啓鑰進書，合兩朝之和，爲一元之氣，洋洋之幾，波湊鼎集，措天下於萬世一時，出生民於萬死一生，使天下後世稱之曰：「雖北朝仁愛之心，而成之者執事也。」由是以開惟新之務，❷裨益相業，翼明中興。而乃館留儀真，淹易歲月，宜急而緩，實有所未解也。

自陛辭入境，南北之事，一無所聞。每與一二介佐自責自咎：無乃主上舉之之失？而未見也；行之之速？乃宜速也。無乃僕等委之之非？而不知也；命之之違？而弗敢也。何至於是也？方今之事，莫大於此，莫急於此，而淹緩如是。反而求之，既不在於主上，又不在於僕等，不知孰爲之而孰致之？抑其天欲未福於民，而猶將以禍之也？抑其爲人階禍，而不欲其福也？推明其故，而莫之知也。抑其不無望於執事，抑亦不敢蔽于執事，而敷心腹而自獻也。其或是也，與或非也，惟執事處也。其使進見，以達主上之命，而復書遣使，以成其好，固所望也；其使進見，復書於僕等，不遣使而命之回，亦可也；其不使進見，具書遣使，俾與僕等即此俱回，亦可也；其不使進見，不具書，不遣使，命僕即此而回，亦可也。是豈執事欲爲之？或其事勢一出於此，有不得已者。抑僕等嘗亦受教於君子，固非生事而交亂者也。其即此而回，則亦平心易氣，告諸主上，以爲貴朝與執事非故爲此，有不得已焉者，方圖後舉，汲汲而至也。主上聖度優宏，既先以

❶「獲」，王鏐本、四庫本作「得」。

❷「惟」，王鏐本、四庫本作「維」。

禮，夫豈增忿，返以自違？亦必恭己而待矣。第恐執事牽於多故，念不及此，僕等不能進，不能回，而猶在於此。方春疫起，或有變故，虚其望而失其期，莫能追悔。僕等何恨，第恐有以瑕纇于相業也。

嗚呼！僕等兵亂之後，束髮志學，期於有用而行之也。遭遇主上樂賢下士，即受弓旌之聘。及其即位，而有是命，慨然而行。如或籍賴，脱民于兵，而底于成，使南北少見安治，則執事之賜也。疐跋顛躓，水益深，火益熱，坐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援，所學所志卒無有用，貽天下後世之非，則僕之責也，於執事何有哉！竊觀河朔自金亡之後，碩士大老，英偉之人，流落殆盡。而一二憗遺，收緝殘墜，致之主上，乃有今日。其發詔命使之時，莫不扶杖引領，惻然沾涕，曰：「不圖今日復見盛事，更須忍死，以覩其成。」厭亂者則如是也。後生晚進，無科舉之羈束，無學校之礲錯，自其童丱，便習兵革，其肯如是乎？瑰岸突兀，隱隱自負，莫不自以爲王猛、高允、崔浩、蘇綽，將自致覇王之略，姑刮目視此以爲進退也。慰老成之望，服英俊之心，在兹舉矣。執事必有以處之也。

積日累月，久爲茹突，感於德度，爲一快吐，惟亮其淹抑而加恕，蚤賜區決焉。有上大宋皇帝一書，更望敷達，以白塵悃。未遂參覿，惟冀惠時珍攝，爕和元化，光慰輿望。至祝，不宣。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八

使宋文移

再與宋國丞相書

經頓首載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閤下：

曩者南北定盟，國有定命，使有定辭，禮有定數，使來如歸，往反之間不過三數旬，無出疆之專，無請覿之私，無僭易之言，周旋禮律，加之以敏而已矣。故禮無不答，行李不淹，國家安其利，生民被其澤，而使人亦擅皇華之美，振耀一世，而以爲榮也。若夫盟好未定，約言未成，變故相仍，梗塞猶在，則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請覿不以爲私，多言不以爲僭。故張温使蜀，未見而先抗表；鄧芝使吴，見拒而即通書：論者以爲得，而不以爲失。

經等自到境上，至於授館，如無沮遏，即得成禮。自視區區兵亂之餘，糠粃土苴之學，將觀禮慕儀，焜煌未見，顧瞻之不暇，安敢輙自振暴，露短於三百餘年文物禮樂之朝乎？以爲疆埸交兵幾三十年，宿憾蘊隆，怒氣旁魄，一旦欲使委餒銷鑠，舒徐安緩，而底之平，非大爲剖白則不能也。於是弊弊纚纚，忘其固陋，不計辭之工拙，時之忌諱，而杌然傾盡。苟能解鄉閭之鬬，則雖被髮纓冠而亦往；虎害可除，則攘臂下車，從爲士者之笑；果可濟人，濡乘輿而不愧

於無術也。既朝廷不得造，執事不得見，制使不得接，於是作爲表書、關移、公牒，而皆不見答。經等如是之無所靳，汲汲切切而誠且盡，而貴朝乃鄙外不急，置而不問，如是之擯蔑也，必議者之不察，以爲此輩不識時務，大兵之後，敢涉吾地，而踵王楫、譚浩之故計，❶必爾乎拘之。雖執事高明正大，横議之多，不能無摇于中，而亦有意乎督過之也。不然，何錮滯淹抑之如是！經等亦頗受教於君子，不畏義死，不榮幸生，夫豈一旦臨小利害，遽有所惜？第恐傷貴朝積累之仁，失遺黎傒蘇之望，啓豪傑覬覦之心，種南北殺戮之禍，中州遺士經營啓沃之勤無所濟，主上兼愛好生、屈己通好之美意無所成。此所以重爲之惜，懇懇灌灌，猶以爲言也。

夫天下之安危，幾而已矣。一失猶可，不可再也。再失猶可，不可復再也。主上自在潛邸，貴朝奉使王元善等至朔廷，所持書幣，實在貴朝皇帝。主上以爲國家用兵歲久，議和通好，此其時矣。雖前朝事，今日猶可行也。乃聘師儒魏璠、王鶚以議之。及先皇帝踐祚，遂命送還貴朝奉使，遣术速門等報聘，以不使入見，歲月淹遠，姦人藉以激怒，於是有合州之役。主上每爲咄唶嗟惜。當時主上方御西師，南平大理，不見處置使人之事。向使主上在先帝左右，必不至於是。故生此厲階，至今爲梗，是事幾一失也。歲戊午，主上行營至真定之北牛鎮，謂經曰：「今師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日事定，汝爲吾使宋，講信通好，以安百姓。」經拜手曰：「經不佞，不能奉承明命。

❶「譚」，原作「潭」，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弭兵息民，天地人神之福也，其何敢辭！」主上曰：「一日便當行耳。」乃知主上通好弭兵之心，有素也。及其渡江，得合州凶聞，乃議班師，令丞相趙公於鄂州東北隅萬人敵下與貴朝約言，曰：「如辭順，便可許和退師。」而言者忽略不一，竟不得底要，是事幾再失也。雖然，猶命緩攻退師，喻蒙古、漢軍諸帥曰：「我今北定大事，汝輩勿復攻擊，總攝諸軍，濱江駐劄，無得侵掠，以俟後命。」遂乘馹而北。不意蒙古、漢軍諸帥不遵約束，攻城侵掠，備極凶暴，大傷和氣。

主上既至開平，受諸王推戴，即下詔於順天，起經於病中，畀之書命，授以金虎符，令奉使貴朝，❶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意。命經略史公賫詔往江上諭旨，言有信使，仍還江上兵。適蒙古、漢軍諸帥棄師北歸，而史公不得前。主上即欲治諸帥方命擅回之罪，而值即位大赦，雖貸而未釋也。時經等已在路月餘，既至東平，而李行省連三致書，言：「近遣人於淮安，報信使之至，仍先奉書，要結好事，爲葉安撫所殺。且聞毁都亭驛，下詔告喻，誓不與北和。公等毋入，不測也。」既而又令一幕官來邀令回。經等以爲主上美意有素，今日甫行，千載一時，不可中止。宋國禮義之邦，專務德化，事循典則，寧有不測？苟盡吾誠，以奉吾君之仁，迓續兩朝遺黎既絶之命，其成與否，繫之於天。且仗節即路之日，百姓無不遮馬快覩，至有涕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見盛事。」人情如此，天意必從，吾輩豈可懷私偷安，半塗而廢。乃移文告諭沿邊守將，不得

❶「令」，原作「今」，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無故興師，摇蕩疆埸。西至雲南，東傳于海，鐫戒諄複，重爲約勒。遂自蘄、宿，至于五河。貴朝果遷延不納，一行介佐三節人員，莫不請回。經等以爲事至今日，更爲少忍，露宿茇舍，泥飲糲食，蚊蚋之與居，狐狸之與伍，枕虺籍蛇，暴冒氛霧，嘔泄並作，瘧癘交攻，而不憚也。如是者三月。及朱制幹、秦通判相邀登舟，乃拜表闕廷，移文邊鎮，以爲順流東下，便當成行。而復泝流而西，置之沙洲者一月。儀真授館以來，雖恩禮加厚，坐享饔牢，而使人之事，竟莫區處，今復九月。初謂本朝有故，請回而不許。及得蘄、宿回文，復無他故，而又不放還。如稽留我輩，有益貴朝，雖老死片天之下，不以爲憾。如其無益，徒役人衆，耗糜禀餼，❶箝口束臂，塊處株守，面四壁而不聞，無一人而與問，事勢淹遠，人情憚煩，多言而必謂之躁，催請而必謂之急，不言而必謂之怒，喟嘆自艾而必謂之怨，積日累月，必得罪於衆左右矣。不能成事，而反生事，此焉是懼。

且术速門之事，❷合州之役，武昌之舉，江上之師，皆先朝之事，非主上之所欲爲。主上之心，經等所奉行者，前歲三月二十四日之事也。迄今乃復周歲，其間事勢，與國書所言，詔命所授，必皆不同。貴朝難以處置，經等何由入見？惟執事加察，曲爲聞奏，即賜區處。如信及經等，成禮遣使，保於無虞。兼以與蘄、宿文字，已言貴朝具禮遣使，達之本朝矣。如猶有疑，必於難處，放令歸國，以爲後圖。不然，則寢以生變，

❶「糜」，原作「縻」，今據四庫本改。
❷「术」，原作「木」，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進退不能，李行省之言爲驗，經等獨受窒蔽迂潤之責。事幾復再失之，則南北永無好合之事，天下後世無復有爲生民橫身負任者。主上必謂汝輩嘗謂此事宜行，今乃如是，責其僞妄，則皆得罪，中州遺士，無復孑遺，是最可痛也。事勢如此，關係重大，雖有雷霆之怒，斧鉞之威，必復再干瀆而不顧也。

久在舍館，從臾下風，饜聞執事之議，善處大事，能弭大變，出御藩方，入總庶政。始則有陶士行之敏，而威名則過；中則有謝安石之賢，而德度則優。將以導迎和氣，弘大信於天下，以成其終。經等之事，所以動天下之幾，而莫有大焉者，宜乎執事之謹處之也。束裝荷檐，❶拜書鶴立，佇聆明命。暑勇方盛，萬望對時珍育，膺受厚福。不宣。

復與宋國丞相論本朝兵亂書

經頓首再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閤下：

久在舍館，累塵清聽，知以數瀆獲戾。而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茹塞填梗，不能自制，故不復計其煩疊。若貴朝疑而不處，僕等默而不言，則差池更端，錯迕兩置，日益背左，睽離乖隔，何時而已？使人之事，當變故非常之時，則竭盡忠赤，力爲剖白，開陳利害，萬折不衂，職分然也。豈箝口從諛，以常自處，靡靡碌碌，坐制於時，甘爲賤丈夫，則非惟僕等之辱，亦執事之所惡也。今日之事，固知進退在於執事，徒死在於執事，使之榮、使之辱皆在於執事，固惟所處

❶「荷」，原作「何」，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也。抑其有誤於執事者，可靳忍閉密，從其誤而不辨乎？非惟誤於執事，顧亦誤於僕等；非惟誤於僕等，顧亦誤於二國。僕等之死徙進退之事小，二國之治亂安危之事大，雖不見信，尤當論列也。

昔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晝，韓文公三上書宰相，豈去之不勇，求之太切乎？君子濟世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豈有一不見信，則悻悻而去，遂自棄絶哉！僕等銜命造境，歲月淹遠，言之不爲不盡，待之不爲不久。初以李行省之事相訝，今則不復犯邊，復以訛言變故相動，今則萬安無事，而猶不放還，無乃説者以西王之梗，指擬爲辭，將以僕等爲藉手之具，以之幸災觀變乎？是所謂誤於執事者也。夫貴朝億料之見，豈若僕等之親見？間探不根之説，豈若僕等之親説？説者必謂北方有故，西王爭衡，主上之立有可議，西王之勢反可興。如此而稽留，如此而待變，如此而誤執事，如此而誤兩國，豈可不爲之辨，遂使卒有誤乎？

夫主上之立，固其所也。太母有與賢之意，先帝無立子之詔。主上雖在潛邸，久符人望，而又以親則尊，以德則厚，以功則大，以理則順，愛養中國，寬仁愛人，樂賢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漢、唐英主之風。加以地廣衆盛，將猛兵彊，神斷威靈，風蜚雷厲，其爲天下主無疑也。故屬籍之尊而賢者合丹大王，先帝之終，率先推戴。摩歌大王，主上庶弟也。在諸王中英賢亞於主上，嘗處大事，不動聲色，先帝臨終，畀以後事，先歸推戴。塔察國王，士馬精强，當代主上帥東諸侯，亦先推戴。倏烈大王，總統西師，奄征西海，鎮壓西域三十餘國，主上母

弟也，❶去中國三萬餘里，亦遣使勸進，言：「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長兄既没，次兄當立。兄若不立，吾誰與歸？」主上乃集大統，應天人也。即位之初，首發信使，通好貴朝，弭兵息民，聘起諸儒，更定制度，則賢主也。

不意一二懼罪不逞之徒，糾合奴隸，間離骨肉，刼立阿里不歌大王，締起兵端，拒命漠北。以次則幼，以事則逆，以衆則寡，以地則偏，兵食不足，素無人望，一時跳踉，❷終就揄滅。❸夫開平去和林四千餘里，❹彼所據之地，又去和林西北三千餘里，在金鐵山外。其極北則骨利幹等，西南則火石林牙，諸回鶻也。乃漢西突厥北偏，地窮荒徼，陰寒少水，草薄土瘠，大抵皆沙石也。其所從之人，惟是西域近左小小部族，爲所脅制者。如爲必死之寇，并命衝突，不過乎闐瀚海，窺河湟，摇蕩遐裔。而波斯外五大食、安息等，皆西域强國，與相犬牙，亦足相制。矧於倏烈大王統御西土，其容大肆僭偪？縱使刼制其子，詎肯以兄臣弟？且其兵勢足以自帝一方，又詎肯以衆從寡，以順從逆，以彊從弱？則彼卒無所成，無疑也。❺

今主上既以正立，一時豪傑，雲從景附，全制本國，奄有中夏，挾輔遼右、白霫、樂浪、玄菟、穢貊、朝鮮，❻面左燕、雲、常、代，控引西夏、秦隴、吐蕃、雲南，則玉燭、金

❶「弟」，原作「第」，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踉」，原作「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揄」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同搯音慴」。
❹「去」，王鏐本、四庫本作「至」。
❺「無」下，王鏐本、四庫本有「所」字。
❻「霫」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音習」。

甌，❶未爲玷缺，藩墻不穴，根本强固，倍半於金源，五倍於契丹。縱彼小有侵軼，則塔察國王一旅足以平盪，其餘三十餘王，猶卷甲牧馬，從容營衛。矧於中國諸侯，如史、如李、如嚴、如張、如劉、如汪等，大者五六萬，小者不下二三萬，虓將勁卒，荏習兵革，騎射馳突，視蒙古、回鶻尤爲猛鷙。則前日北方之彊，轉而爲中國，其肯使蠹國害民之尤者，復肆虵豕？彼雖死寇，此亦死敵也。彼之崛强，祗足以自斃，而不足以爲害，明矣。説者豈可便小本朝，謂秦無人，以先遣使，便謂怯弱，拘留待變？夫三百餘年禮義之朝，論議之多，當如是乎？

且先帝即位，此輩挑亂起釁，各肆窺窬。主上令發回王元善等，因以修好，此輩則故爲沮壞，以之激怒，致令先帝有合州之役、武昌之舉、交廣之師，南北生靈，頓斃數百萬。先帝既終，意猶未已，前歲二月，復令脱里赤等大起蒙古、漢軍，十丁内再起兩名，以之西行。部藉既定，方行點數，主上乘馹禽縛，即罷其役。向使此輩可量也，初主上未立，中國無備之時，此輩乘之，先人奪人，或因可入。今中國之備日修，彼之力日憊，宛轉頓斃，寖以朘削，何所從入？第恐窘急奪命，穿捽西偏，池池而南，一日或爲貴朝之憂。則政當講信修睦，通好合勢，守衛中國，計安元元。貴朝備施、黔以西、交趾以南，塞黎、雅之險，增嘉定之戍；本朝備漠北、河右、瓜、肅、涼、隴；倏烈大王蟠亘西域，扼其吭，拊其背，不能有爲，則中國之禍庶幾乎息。何乃覊持信使，坐以觀變？貴朝之策，果安在乎？

❶「爥」，原作「獨」，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昔我朝太祖陳吉思皇帝初并有諸部，❶與汪罕連戰，言者謂金源章宗曰：「彼之相攻，中國之利。他人之恤，❷不在己家，不爲之謀。」卒以失國。本朝烈祖脱鸞皇帝自金、房穿出，貴朝襄陽守臣以爲「是將圖金，何與於我」，不爲之拒，四川、荆、襄，隨以陷没。凡守經事而不知權，忽於近幾而無遠慮，❸鮮有不敗者。且天下之勢，如一人之身，使心廣體胖，丰容無故，則可共爲安泰。如一處受病，則舉身不寧。焉有斷一臂，去半身，從其潰腐，不爲砭焫，❹謂未至腹心，以爲無疾，可乎？使主上萬安，中國無事，則貴朝可以安坐，説者可以待變，姑行讒慝，以昧執事。如天未悔禍，萬一有梗，南北牽連，相與鴻洞，貴朝豈能常如今日？則説者之誤，非爲觀變，是自待變也。故契丹之滅，禍延及於貴朝；金源之滅，禍復及於貴朝，以及於今，其可再令北方有故乎？如其有故，可以爲懼，而不可以爲幸也。故爲貴朝計者，急於北復，保合太和，亟謀唇齒，葺護藩籬，修理邊防，奬率將士，却浮摇之議，定堅凝之盟，逐生事之人，必力行爲無所藉惜，南北兩朝，庶底安定。

僕等此言，擬於面進。既無入見之理，亦無交際之期，故規規反覆，瀝血刳肝，又至此極。説者又必以爲狂爲愚，一日或有驗，則渠亦必復以爲知言也。竊惟執事高明正大，練達事幾，慷慨服義，必以爲此惟説者之生事，小智自私，不與利害，咸於頬舌，恣爲營惑，指近利以爲功，引遠事以爲

❶「我」，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❷「恤」，王鏐本爲墨丁，四庫本作「事」。
❸「於」，原作「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焫」下，王鏐本、四庫本有小字「同爇音屑」。

證，曲牽合以爲辭，知常而不知變，見迹而不見理，蔽俗而不知權。或有誤於執事，亦並誤於僕等。惟加亮察，幸甚！幸甚！

過總管回降與賈丞相書

云云。自接納以來，禮意隆茂，以國事限越，望崇地絕，不能屢通音敬，惶愧！惶愧！然再更冬，歲月深久，累爲祈請，不見區處，未知何故之以而艱阻如是？僕等奉承明命，通好弭兵，計安元元，以入貴朝。其進退可否，則定於接納之初，邀之以入，不使之出，竊惟貴朝必不其然。貴朝三百餘年，仁政是行，禮義爲治，不爲駁雜之事，純務王化，以崇明信。豈於通好使人，亦既接納，無故而不使之見，有故而不使之還，固爲羈留，不與明降，大爲擯蔑，終於不遺，如夏人之拒命，契丹之敗盟，金源之仇敵？[1]使人之來，貴朝處置，逆則益推之以恩，悖則益加之以禮，不校尤分曲，天下莫不稱貴朝之義。至於本朝王楫之往反無成，朮速門等要以難行之事，貴朝皆置度外，不重怒復怨，禮而歸之，天下莫不稱貴朝之仁。豈獨於僕等而特有以異乎哉？

顧僕等之事，非有大難處者。如事體之不定，變故之不虞，橫潰之衝隔，蘊畜之蠹壞，徒重恩禮而誤於接納，別有牽制而疑於發遣，事至今日，亦宜通情相告，諸所藏蓋，一皆開剖，撤去藩籬，掃平畦畛，豁堂奥之深邃，敞宮府之洞達，[2]使僕等舌茹心服，雖賜之鈇鉞，亦含笑入地，何用如是之重且

[1] 「源」，原作「原」，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2] 「敞」，原作「敝」，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難乎？委如本朝有故，至於分裂壞亂，不能以國，貴朝欲圖報復，則下一明詔，却還其使，命將出師，無施不可。貴朝酌進退之禮，僕等全所守而歸，貴朝得義理之當，僕等盡臣子之節，則於事體兩無虧損。貴朝建極垂統，保衛宗社，維持人心，忠臣義士，節節山立，以至于今，名教之力也。豈忍使僕等束臂兀坐，失守喪節，隕辱君命，背棄名教，則亦貴朝之所惡。夫復讎者不折莫干，矢惟射者之發，故交兵亦行其使。使人通好，必有何罪，而拘留不遣？至竟貴朝有可乘之幾，❶又焉用僕等而爲疣贅以相梗礙？必本朝可與，又焉用僕等淹遠歲月以稽好事？至若貴朝長驅底定，捷奏交馳，版圖麕至，❷則自貴朝事，僕等亦當復命，無遂留之理。必本朝不幸，果如貴朝所言，復隍之變，迄無所歸，則僕等亦當壇帷致使，三踊盡哭，在我者盡，而後事天待命。必不偷生，因仍苟且以自穢，縱使貴朝不以爲戮，復何面目以見中州遺士？

僕等之事，止於是而已，而日益昧没，漭無津涯，反復思惟，蝟起百端，絜天斟海，都所未解。而二年之間，四壁之外，一無聞知，塊處株守，如幕上之燕，釜中之魚。凡諸文移，如石投水，隻字片紙，不與交關，使之局脊無聊，號呼宛轉，而卒莫之問。生平之所躩躩，初心之所焰焰，一朝磨滅，晦蝕殆盡，而竟無矜閔者，則亦命焉耳。國事稽遲而家不能恤，志力衰塞而親不能養，未知何以獲戾，而至此極？既言本朝兵亂，再報異聞，不接國書，却言入見事體違左，必

❶「竟」，四庫本作「意」。
❷「麕」，原作「麇」，今據四庫本改。

不可行。今又坐待數月，復及回降，引見之期，亦無明降。不能復自噤默，故又一鳴，激切之罪，有所不避。初望執事而來，不請於執事，則將焉往？執事方隆相業，遂底雍熙，協贊中興，巍然當國，政爾駕馭英賢，慰允人望。豈獨使不幸使人沈頓於此，以傷和氣？望賜矜察，斷爲區處，即此發還，終貴朝曠蕩之恩，全僕等區區之節，幸甚！幸甚！惠風扇和，萬望對時茂育，膺受厚福，光慰輿望。不宣。

與賈丞相書

經頓首再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閤下：

一自授館，屢易星歲，竟不獲瞻望輝光，漫爲傾佇。邇者牒請，亦無回音，不免再爲干瀆。經等之事，本自易處，數年之間，不克進退，是用喋喋，以重速戾。蓋不敢欺貴朝，亦不敢負本朝，復不敢自欺，亦不敢欺天下後世，以誤生靈。終不見報，且屢爲有司扞格，必其陳説不合事體，而徒致干聒。是以歲月益遠，變故益深，暌離孤隔，置而不問。夫主上之命使人而不忌，經之奉命而不疑，皆以素聞執事之議，指擬而來，以爲好事必成。不知孰爲厲階，至今爲梗？一室之内，旁薄抑塞，顛連宛轉，天所賦予，己所固有，平昔之負任，及今之所奉行者，沮撓銷鑠，漸欲澌盡。而復遭遇貴朝大故，墮甑解瓦，復無所望。是天靳福祚，禍，未欲天下平治，阻遏之極，又重以此，非惟貴朝之不幸，其於使人尤大不幸。嚮者事勢乖張，今復氣數翻覆，則經等安用仍在舍館？

執事方處伊、周之任，佐重光之命，百

官以聽，四海仰成，大聲轟磤，正氣崛𡾊，興滯補弊，革訛飭陋，事有壅而必行，釁有積而必彗，理有暗而必燭，勢有悖而必回，蕩滌振厲，烜赫一世，咸與惟新。經等之事，既久且廢，屯艱亦極，亦望賜一區處。如本朝可與，不替好事，經雖不佞，亦足付畀。如其有故，終於無成，亦望縱遣，以間館吏。經等貪冒，不識事幾，以入貴朝，同夫俘執，固所甘心。今既數年，新朝肆眚，亦冀昭雪。昔魏武之於關羽，❶梁高祖之於賀拔勝，孔明之於徐庶，皆謀臣猛將，反覆去就，知其無留意，猶不固止。矧於通好使人，斷無不歸之理，而貴朝亦無終止之義。區區一介，留之不足以爲益，去之不足以爲損，焉用耗糜餥牢，❷幽閉嘆嗟，以傷和氣？曩時無故，弼成阿衡，亦在執事。只今有故，轉斡剖決，尤在執事。執事爲之接納，執事爲之區處，保宥終全，以禮進退，則更生之賜，皆執事之自出，銘佩之意，永永不朽。太簇布氣，惟冀惠綏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❶「羽」，四庫本作「侯」。
❷「糜」，原作「麋」，今據王繆本、四庫本改。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九

使宋文移

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齋沐昧死再拜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

竊惟經愚，鄙外使人，信函未入，天顔未覩，而不揆荒蕪，輒重塵瀆，惶懼！惶懼！ 經聞使人受命不受辭，銜命出疆，無他事變，兩君辭命之外，固不容使人私言。銜命出疆，遭遇事變，則必造命，使綸綍不致縮絶，而信義克著，雖煩贅稠疊，有不敢已焉者。 經自入境，向使都無閼塞，以禮進退，則經豈敢踰閑越制，于君命之外，復置私言於二國之間哉？ 由其以天下之至信，❶獲天下之至疑，以天下之至利，蒙天下之至害，本欲澤加於四海，而乃禍叢於一身。 所以觸雷霆，犯鈇鉞，傾蠡於萬尋之底，側管於九地之下，撞寸莛於洪鍾，舉爝火於太陽，覬天日之一見，曖昧之一白也。於是始踰年時，即上書闕下，不報；復上書宰相，又不報。 經愚瞢昧，不識忌諱，以爲奉揚君命，負任二國，提挈希邈之幾，輸納和平之美，當不諱之朝，遇聽言之主，一有阻絶，即依違顧望，自同寒蟬，輒遂噤默，則懷姦辱命甚矣。 雖以爲愚且妄、狂且惑，不

❶「以」，王鏐本、四庫本作「于」。

命之進退，屏蔽其耳目，儘其號呶而不聽，從其狓猖而不顧，而不少自沮撓，益爲刮劘，刳肝瀝血，盡智畢慮，比欣以進，至疎而爲至親，至離而爲至合。乃一表、復表、再表，一書、復書、再書，牒省院，關制府，陳説者非一，一皆不報。今既綿歷四年，薦更寒暑，禍變外鑠，中熱自焚，抱臂蹙額，氣息縷縷，必漸以澌盡。豈能捫舌以坐盡，又當引領而快吐。明天子、賢宰相，或一感悟，昭降大命，終成好事，使之歸骨，以見主上，則銘佩之意，死且不朽。至於盡言取怒，或賜死於館下，則九原不敢憾。

夫天下之禍，始於天下之不一。自兩日並照，海宇分裂，各土其地，各分其民，事乎此者則遺乎彼，謀於北者則不及南，一元之氣散，而兆人被其害，相與爭奪并滅，而公天下之義廢。必有兼愛無私、一視同仁之君，復有保合太和、道濟天下之臣，視彼猶此，視北猶南，撤天下之藩籬，破天下之畦町，曠然一德，充實無妄，卓爾而立而不惑，斷然而處而不疑，一以忠恕公普待天下，天下雖不一，而其義固自一，天下雖不合，而其義自脗然而無間也。方乾坤破碎，角立瓜剖，而乃對面齊、秦，肝膽楚、越，弊弊焉自營之不暇，戕生人，禍天下，何時而已乎？

夫天下有定理而無定勢。聖人馭天下之大柄，本夫理而審夫勢，不執于一，不失于一，而惟理是適。是以舉而措之，成天下之事業，以天下之至靜，御天下之至動；以天下之至常，應天下之至變；以天下之至無爲，而爲天下之至有爲。勢莫能定，而理無不定，推理而行，握符持要，以應夫勢，天下無不定也。賈誼有言，湯、武之定取舍

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審者何？審夫勢也。定者何？定夫理也。取舍者何？理勢之間也。見夫勢必求夫理，輕重可否，不相違戾，而後權得而處之定。天下之大柄不去，而行夫臨制之道，故不以一己之勢易天下之勢，不以天下之勢易一己之勢，不以已然之勢累本然之勢，不以當然之勢累未然之勢，定于中，審取舍於外，操存其理而曲盡其勢，王者之事備矣。夫一己之勢，如是而便利，如是而遂樂，而理有未安者，寧違於已以徇夫理，是不以一己之勢，易天下之勢也。天下之勢，如此而可以有爲，如此而可以得志，而理有所不可者，必反諸己以求夫理，是不以天下之勢，易一己之勢也。天下之事業已如此，屹然不可移也，判然不可變也，而理不可焉，必棄之而不爲也，是不以已然之勢，累本然之勢也。方今之勢當如此也，而一時則可，異日則不可，不爲也，是不以當然之勢，累未然之勢也。如是，則審勢求理無不盡矣。❶故曰，天下有定理而無定勢也。

若夫聖人在位，大一統以安天下，際海内外，靡不臣屬，有天下之全勢，行天下之正道，無復有事矣。❷不幸而紀綱衰微，遂底頹敗，則迹夫所以衰，求夫所以興，此自一勢也。脩而安之，以復其初，亦自一理也。又不幸而豪傑並起，割裂河山，相與爲敵，莫能相尚，此又一勢也。撫而安之，各保其有，此又一理也。故大一統以安天下，三代、漢、唐及貴朝之盛時是也。修而復之以安天下，周宣王、漢世祖之時是也。不能

❶「理」，原作「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有」下，王鏐本爲墨丁，四庫本作「餘」。

有天下之全，而各安其所有，六朝、五季之際是也。南北並起，中分天下，以交際之道共求安治，貴朝中葉以後及今日之事是也。不計夫勢之强弱，兵之勝負，時之利病，事之得失，一之以和，而本之以理，此貴朝之所以爲得也。抑不知當今之勢其當然，❶而理亦當然耶？當今之勢已然，而理亦已然耶？

竊惟貴朝今日之事，有似乎徇夫勢，而於可否之間，有未盡夫理者。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❷其取淮南，平三叛，滅唐、蜀，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强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爲漢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貴朝享國之久則似夫周，可以爲後三代。然而貴朝國體則以正爲大，國勢則以弱爲强，而維持人心，曼衍國脉，鞏固疆理，孱葺基圖，則和平舒緩，寛柔將就，犯而不校，不以力争，以惜兵愛民爲本。故有夏后氏之質而不華，有商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不疎，有李唐之德義而不雜。度德而處，量力而用，逡巡退遜，保宥安全。無赫赫甚大之名，有皞皞治安之實。致力於綱紀、文物、禮義，不侈於甲兵、土地、人民。不爲孟施舍之守氣，而一以曾子之守約。其勢常屈，而其理常信。故能祈天永命，踵三代而軼漢、唐。是以聘契丹，交金源，待本朝，不愛重幣厚禮，而使者冠蓋相望於道，使顯德之民，增羡數倍。雖靖康之難，而資東南之富

❶「其」，四庫本無此字。
❷「諸」，王鏐本、四庫本作「夫」。

庶，足以立國安疆，徙都定鼎，以及于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信。或者亦嘗棄理而事勢矣，圖惟未成，而禍變輒至。或者又嘗惡屈而求信矣，勢或少信，而禍變輒至。一再有爲，徒爲厲階，至今爲梗。一理之定，必不可違，一時之勢，必不可成者，亦可見矣。蓋自石氏失馭，耶律氏入汴，天下便有南北之勢。以周世宗之英武，僅能取關南數縣，終不能復有燕、雲。太祖受禪，則姑置北漢，使藩翰契丹，席周人之威，遂平諸僭，終不以燕、雲爲事，但畀邊將以權，使專制生殺，捍禦疆埸而已。創業垂統，保大定功，卒安中國，殆深見夫理而不拘夫勢，此其所以聖也。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世爲儀刑，與之定盟。至于金源，信誓愈固，是以南北樂生，幾三百年。一理之定，用之不盡，而享之無窮者，又可見矣。

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息貫革之射，而包干戈以虎皮，德著刑措，幽遐罔間，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必不可也，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必不悖理妄動，以自速咎。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篤夫道，安於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於勾踐之棲會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卻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於所遇，得動靜之幾者也。故能高提霸王之器，應時致治，功烈著于時，而名聲昭于後。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勤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國勢方張，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丕承基統，國勢益固，可以有爲而不爲。真宗親卻大敵，國勢益盛，可以有爲而不爲。仁宗治效浹洽，國勢益彊，可以有

爲而不爲。神宗大有以革，國勢益新，可以有爲而不爲。高宗坐弭彊對，國勢不蹙，可以有爲而不爲。至德盛烈，輷輷殷殷，在人耳目。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不以和以惡，以一己之勢，易天下之勢，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見手末之瑣屑，❶忘肩背之擁腫，輕泰山而重鴻毛，不亦誤乎？

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內交，越國萬里，徑達一脉，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兵鋒搶攘，小人交亂，事體不一，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天祚明德，而有主上，轉斗極之氣，透冰天之春，藴降仁惠，以福天下。自爲諸王，聖敬日躋，即有濟世之心，弭兵之意。蟠見藩服，延致儒生，訪以治道，議和止殺，期於必行。於是語經於沙陀，命經於常山，約言於武昌，畀書於開平，下詔於江上。即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聖度優宏，尤爲慈愛，樂聞善道，篤於濟衆。有魏孝文之賢，❷周武帝之義，金世宗之純，極其至，則三代名君不是過也。不知貴朝何故之以而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

❶「末」，四庫本作「指」。
❷「孝文」，原作「文孝」，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正。

羃蒙覆，不使進退。一報兵亂，告之以無所歸；再報異聞，扼之使不能處。山東之事，本不相干，以爲款兵。及其降附，底裏進見，則又擯而不問。累爲文移，儘自陳説，而皆不報。一室之内，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夫重兵鋒以相圖者，先朝之事也；伺釁隙而生事者，疆埸之吏也；推兼愛以弭兵者，主上之心也；委身命以奉行者，經等之義也。必貴朝欲以曩時之事行之於今，以爲主上不當通好，經等不當妄來，始至境上，卻之可也；誤於接納，逐之可也；欲加之罪，戮之可也；邊將犯邊，指爲款兵，徇而後戮可也。必欲錮滯窮蹙，使之皇惑自裁，不知其罪，且有君命，亦自不敢也。

伏惟陛下聖德天縱，造道立極，存神過化，銷鑠大變，在位今四十年，享國之永，與商周聖王、貴朝祖宗並世比隆，將使萬物各得其所，豈獨於通好使人，使至此極乎？經等之來，一自入境，貴朝即有定處。況復耆英滿朝，俊德在列，宰弼陪貳，謀之不爲不深，臺諫侍從，議之不爲不熟，學館髦異，貢之不爲不多，邊閫將帥，察之不爲不精，交際之道，故典具在，上下井井，條綱不紊，總萃如一。觀本朝之盛衰，視本朝之虚實，體本朝之强弱，酌本朝之可否，則經等之事，爛乎其覩，亦易處也。而乃置之舍館，數年不問。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小信未孚，不足與録。敵有釁不可失也。彼之相攻，吾之幸也。大變之後，是吾大利之日也。必有范山語楚子之言，❶以爲

❶「山」，四庫本作「子」。

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之志，擊楫中流，以爲中原可定。桓温進取之計，洒掃山陵，以爲函夏可有。王玄謨北伐之説，從入横出，以爲居胥可封。天方佑吾，吾可有爲。進據山東，則河、朔可圖；檄出關南，則燕、雲可復；直扼天塹，則故京可收；泝江而上，則兩川可舉。以貴朝積累之盛，蓄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爲，辦此一事，❶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爲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太武歛戍之計，縱令入境，一旦抄騎百千爲群，則或者之論，適足以病國，不足以有成。其次則不過乘其有故，奪據要害必守之地，進取必取之地。方其有釁，焉問使人，闖隙攻瑕，冒利以進。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隳壞禮義之國體，結起邊釁，以爲背脅疽根，則或者之論，又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蓋惟計天下之勢，而不計天下之理故也。若燕、雲可復，則太祖復之矣；舊京可圖，則高宗圖之矣；淮北可取，則寧宗取之矣；山東可收，則陛下之收矣。❷又豈直俟今日之有隙而後乘之耶？蓋非不能也，勢不可也。非惟勢不可也，而理固不可也。是以祖宗知理之然，寧失之弱而不爲强，寧失之守而不爲戰，寧失之棄而不爲取，不以地以道，不以力以德，撫有人民，奉安宗祧，至于今而烈烈也。

❶「辦」，原作「辨」，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之收」，四庫本作「收之」。

故凡天下之事，❶無有出於理之外者。以理而觀，得失自見也；以理而處，勝負自知也；以理而行，通塞自見也。苟不計夫一定之理，而求夫不定之勢，欲以一己之勢，而易天下之勢，天下之勢卒不可易，而一己之勢自窮，未有不貽禍於天下者。故熙、豐之間，有意於强國矣，而卒莫能强，新法之弊，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弊師徒，漫爲拾瀋，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横潰，至於今日，以陛下之德勝，卒自解弛，委餒而去，又可復有爲耶？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但顧一己一時之事，不顧天下後世之事：此經所以昧死强僭，必言之而不靳也。

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爲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摇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且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况又如是之大且强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疎略，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委如所報，豈能一向即無君主？有中國以來，纔四十餘年，豈能

❶「凡」，原作「几」，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一向便至淪棄？金源氏既失燕、秦，又棄河朔，限河以國，僅有河南一道，猶作一軀茲，貴朝不與之絶者殆二十年。本朝縱有一時之變，豈可遽爲輕蔑，而遂不與乎？無金源氏之世讎，有金源氏倍半之勢，殆亦未可輕也。

況復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至如所報，本朝骨肉睽鬩，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而文致太平，❶豈能遽至是耶？夫一時之禍亂，天所以啓主上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底於極治，則必厭以大難。乾坤而後必繫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由其道，❷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以興，齊有無知之難而桓公以霸，❸夏有澆、羿而少康以王，周有管、蔡而成、康以治，諸吕所以啓文帝，巢、隱所以啓太宗，豈獨至於主上，使即不幸於禍亂之間乎？是無天也。至如所報，❹非惟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遂成好事，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壽。不然，則戰争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不再爲報，前日之事未可必也。❺則宜汲汲遑遑，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别有所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

❶「致」，王鏐本、四庫本作「治」。
❷「由」，王鏐本、四庫本作「有」。
❸「桓」，原作「威」，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❹「如」，王鏐本、四庫本作「于」。
❺「必」，王鏐本、四庫本作「定」。

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置之舍館，綿歷歲月，久益不問，此尤所未解者。抑其間有不得已焉者耶？抑得已而有故欲不已者耶？抑天未許二國之成，故令梗踣隔越耶？何昧昧如是也！必或者之論，以爲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南北之勢，一定之勢也。南之不能有于北，一定之理也。理之所在，非人力之所能强，又非一時之勢可以軋，蓋本然不易之道也。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屈者，信之本也；死者，生之原也。所以死而不厭，而爲北方之强；寬柔以教，則南方之强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豳，去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汧、渭覇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蹙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鷙，吕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温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略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折敗相繼，

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之時，蔡謨之言，羲之之論，最爲見理審勢，而竟不見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爲大舉，到彦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至於齊、梁，出入於彭城、懸瓠之間，爭奪於雍、豫、青、兖之地，錯迕紛拂，❶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之亂而納元顥，未幾而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牧伯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祇爲揭其本根，而以之召亂。是數朝數君者，夫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於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

夫終南、劍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猛厲，長於騎射，善於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鬭。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於舟楫，利於速戰，上岸殺敵，洗脚入船，故能馮險而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爲一，則都無所用。苟爲分裂，各恃所長，好聘不通，則卒相折并。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天蓋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於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

❶「迕」，原作「迂」，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户口滋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真宗不戰澶、魏，❶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絶金源。義理之疆，巍巍蕩蕩，所以不害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之俗，直壯克己之道，公普便利之澤，正大高明之域，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一者也。

蓋祖宗神聖，創業垂統，深見夫理，爲一定規模，使子孫世守，不敢少有變更踰越。一或違之，則禍敗輒至。是以大本一定，基緒延遠，對越上帝，光臨大寶，至於三百餘年。有漢氏之中微，而無漢氏之大亂；有李唐之中微，而無李唐之大亂。漢氏之有天下四百餘年，而唐有天下者幾三百年，自三代以來，享國之久，不是過也。❷而貴朝則近踰於唐，遠幾於漢。漢氏則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弊則禍起於外戚，而國竊於大臣。李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頹靡，故其弊則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貴朝則大綱正而不頹，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鄰之義，有時而違之也。小違之則小變，大違之則大變，又大違之，則其變有不可勝言者。所以有遷國違難之事，不能全有中華，校其國勢，則反有不及漢、唐者。且承五季之後，元氣蠹蝕，契丹、

❶「真」，原作「貞」，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是過」，王鏐本、四庫本作「過是」。

西夏，已據西、北二邊，故其國勢頗弱。祖宗神聖，而能安靖，不致力於兵，而致力於禮，屈己交鄰，計安中夏，故能以弱爲强。語地語兵，則不及漢、唐，曰禮曰義，則大有以過之。故講信脩睦，弭兵安民，不以力爲强弱，以禮爲强弱者，貴朝三百年之命脉也。推而行之，不使壅底，以玉帛爲干戈，以使人爲將帥，行李往來，不動聲氣，二國之間，迭爲賓主，其所役不過數十人，所費不過一州之賦、一郡之貢，而天下帖然。是以祖宗以來，紆餘委曲，略其細故，而存其大體，脩飭明信，而不敢墜也。非惟其勢當然，而理固當然也。

故凡有天下者，必有所事，與基圖並立，而爲一國之盛衰。使爲國者，業業焉持之而不敢失也，奉之而不敢違也，脩之而不敢怠也。其隆平安治，則自夫其事之得；亂略阽危，則自夫其事之失：必由之而莫能去。爲天下者，必謹之而不敢忽也。三代以來，可以喻貴朝者，漢、唐而已。雖其爲治則不同，而其享國則相類，經所以援擬之而不置也。夫母后、外戚、宦官、大臣，二漢之事也。文、武、昭、宣能謹之，是以不能爲禍；元、成、桓、靈不能謹，是以受其禍而莫能違也。宮闈、藩鎮，李唐之事也。自宮闈有故而入于藩鎮，相因而然也。天皇以來，或謹其始而不謹其終，或始終俱不能謹，是以病國家，禍生人，而莫能已也。貴朝之建國也，家法之美，統體之正，❶治內者甚備，御下者甚嚴，唐末五季之弊，一皆革之，純乎其一王也。故母后之聖，號爲女中堯、舜，而外戚不與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殺

❶「統體」，王鏐本、四庫本作「體統」。

大臣，此又漢、唐之所不敢望，與三代可以比隆者也。而其所事，則在於邦交之一事，關國體，繫民命，本盛衰，乃漢、唐之所無，而貴朝所獨有。是以祖宗以來，曲意勉强，要結好援，斂戢國勢，維持國體，不與校量，圖惟安静。與其忿然而舉萬衆，曷若藹然而馳一介，一以和議邦交爲國，此貴朝之事也。

夫邦交之事，非惟貴朝，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爾。經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乎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間問、歸脤、致禬，是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治大行人之事，❶始重中其辭命，致其曲直，邦之安危、師之利鈍皆繫焉，是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於六國，締從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蘇秦之車騎，摇撼張儀之脣脗，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蘇武，遠至數萬里，久至十餘年，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于蜀漢、吴、魏，各據一面，自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温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吴一合，而勝赤壁；漢、吴再合，而取漢中；吴、魏一合，而取荆州；吴、魏再合，而勝猇亭。當是之時，行人之事益重，是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宋、元魏裂天下爲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邵、徐陵、庾信等，紛紜參錯，歷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

❶「治」，原作「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福，離則生民被禍。至于李唐，始舉義師，首命劉文静使突厥。及其季年，内交藩國，外聘諸夷，疊疊幡幡，莫適所定，卒僨以亡。至于五季，中國微弱，耶律氏起於松漠，而復有南北之勢。自朱氏篡逆，祂笏梅老來聘，而高頎報之，南北之交始通。晉高祖受其冠帶，而事之甚謹，南北之勢始定。

至貴朝啓運，剗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一再傳後，遂肆憑陵，真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準、高瓊，相與戮力，以卻大敵。而聖慮深遠，不爲從綏之計，遂與定盟，慴之以天威，臨之以大信，餽之以重幣，示之以明約，而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數十年。其後盟約浸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己信義，而富弼遂能負荷，復再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墮䜊崇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而海陵兇虐，妄爲大舉，以瀆明神，而貫盈自斃。高宗猶示大信，不爲追奔，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邊釁，而寧宗增修德政，復與章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鄰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

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方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爲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

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絶。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契丹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儘自陳説，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惟，以爲必有横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國於何損？❶至若貴朝所舉皆中，圖惟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

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盛治洋溢，大業崇極，❷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羲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摇動，可也；不棄其輔，員于其輻，以固皇輿，可也。經聞貴朝廣西帥臣以交阯之變有言曰：❸「國家紀綱正，君臣和，百姓安，若其有故，天亂宋也，宋不亂宋。」經每爲稱道。蓋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横逆而來則天也。天欲

❶「國於」，四庫本作「于國」。
❷「業」，原作「蒙」，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❸「阯」，王鏐本、四庫本作「趾」。

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已無所致，都所不計也；已自致之，覆亂不暇也。

經嘗以爲養生之術，足以爲壽國之道。人之一身，制嗜欲者，心志也；固筋骸者，血氣也；爲資養者，飲食也；爲節宣者，起居也。故起居以時，飲食以節，血氣周流，無有墊隘，心志安彊，無有沮撓，則一身安而可以有爲矣。在童穉時，則致夫童穉之事；壯浪之時，則致夫壯浪之事；[1]耆艾之時，則致夫耆艾之事。矯揉於顓蒙之際，騁騖於方剛之年，存養於耆艾之日，以引以佚，則可以延出年數之表，而無札瘥夭折之患。苟怠忽恣肆，不知理身之道，拂其心志，勞其血氣，飲食不以節，起居不以時，誑幼子以不常，賈餘勇於中年，肆侈哆於衰暮，往往損其天年，自致中下之壽。故省事者養生之本，生事者傷生之源。由穉以壯，由壯以衰，由衰以老，由老以盡，理勢然也。少不爲壯者之事，老不爲少者之事，亦理勢然也。善養生者，循夫理而已。夫爲國者亦然。啓基圖者，道也；結人心者，義也；維持統體者，紀綱也；培埴本根者，風俗也。創業之時，則爲創業之事；守成之時，則爲守成之事；寖明寖昌之時，則爲寖明寖昌之事；寖微寖弱之時，則爲寖微寖弱之事。闢國創制於建極之初，張皇崇飭於盛明之日，擁衛固護於微弱之時。亦猶人之一身，相其年數而時其所爲，老不爲壯，而穉不爲老。故其取以治，治以安，安以久。强不爲弱，弱不爲强，亦本然之理也。都無所逆，而一順夫理，則世卜可踰，祚胤

[1]「壯浪」，四庫本皆作「壯盛」。

可永，而無覆敗自絶之禍矣。苟失道廢義，爲於不可爲之時，可爲之時而不爲，禍敗之事，咸其自取。可以盛大蕃昌，傳世永久，而自致傾覆，亦理勢然也。❶故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善爲國者，亦循夫理而已。

伏惟貴朝道盛德至，無疆惟休，累聖奕葉，瓜瓞綿綿，昭宣重光，賁若草木。然而以理而推，傳世歷年，既盛且遠，殆如龐厚耆艾之人，精通事變，練歷多故，義理之强，混涵亢矯，精神折衝，久而益壯，然而血氣則衰矣。政爾具膏粱，奉酒醴，供藥餌，湛静簡默，深居高拱，以壽國脉，而固天命之時也。或者乃欲添足于蛇，置魚于木，委棄廟筭，經營野謀，進廉頗之米肉，覯馬援之矍鑠，獎厲充國，牽率陶侃，與新進少年力競一時，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❷方之萬全坐勝，應時居易，不既背馳左顧，有以誤天下國家乎？夫往歲交、廣之師，渝、合之變，武昌之役，是天所以大警于貴朝，深眷于陛下也。備禦嘗疎缺矣，因是而申治精緻；圖惟嘗簡緩矣，因是而密勿深切。玩易者因是而畏難，恣肆者因是而斂戢。怠者激之而於是乎悚以壯，懦者逼之而於是乎强以力。如器之方弊且漏，因是而湘濯釘錮。如事過之後，不爲生事以求夫異，要結好援，蔽之以信，蘇潤瘡痍，鎮之以静，閉關息商，以待元氣之復，求吾之所以未備者於内，不求夫所以不當爲者於外，本夫理而不徇夫勢，則景定之元，乃建隆之初也。周、漢、晉、唐之中興者再，貴朝則至是而三也。《詩》所謂「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不

❶「理」，原作「埋」，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猷」，原作「猶」，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止於文王，復見於陛下。

而或者乃徇夫一己之勢，狃于一時之利，不忌天之所警，欲於大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而別作爲，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争易禮義，苟得志焉，而都所不恤，果能必無誤乎？

貴朝有國以來，鄰並之間，得失之故，不爲不多矣；利病可否，不爲不熟矣；勢之當然，而理之本然，不爲不久矣：不待監之他人，皆可自監也。國步萬折，一安一危，至于今日，而復可爲是耶？ 陛下聰明睿智，彰往察來，周乎萬物而不過，濟於天下而不遺，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得聖人之時，顧豈從此，以危二國？ 蓋有不得已焉者。

誕妄迂疎之輩，徼功生事之徒，偷貳苟且之人，自用怙亂之士，❶蝟起横議，相與沮撓，經等如鹿，衆爲掎角，雖天子仁聖，宰相賢明，鑠金之言，不可奪也。誕妄迂疎者，則無有遠慮，不識時務，敢爲大言高論，視天下之事皆不足爲，自以爲子房、孔明復出也。翹然自喜，惟欲多事，己不能持寸刃，惡人之不復讐；己不能取尺土，惡人之不恢復。笑夫登牀告病，而勇於背城借一。聞其欲和，則忿然而怒，即指爲秦檜之流，必爲之梗沮，而使之不行。

徼功生事者，則不知國家長久之利，惟以爵賞爲志，今日一戰可以進某階，明日一出可以掇某職，是以以敗爲勝，以怯爲勇，

❶「怙」，原作「恬」，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不用其所長，振暴其所短。幸而俘獲，❶則列上首虜，多張其數；不幸而一僨委地，使生靈肝腦盈野塗城，則恬不爲怪，若己無所與。聞其欲和，則曰：「卷甲休兵，置吾徒於何地？」必爲之梗沮，而使之不行。偷貳苟且者，則脂韋阿違，不與負荷，固陋營寵，惟恐其失，幸得且爾，❷儘自遷延，有少利害，輒遽推避。或以爲當和，則曰「姑爲接納其使」；或以爲當戰，則曰「姑爲命將出師」；至於兩相背戾，則曰「姑兩廢置」。稽誤日深，畏難日重，則惟恐陛下聞知，而益爲緘錮，必爲之梗沮，而使之不行。自用怙亂者，則喜同惡異，樂爲傲倖。

某等之來，倡義拘留，始焉觀變，中則待變，既而一切差池，而無以應變，則曰：「事勢若此，與之絶亦戰，與之和亦戰，執其使無以已其兵，而終當與之戰。」始可以和而不爲之應，自致其禍，而歸咎於人，再起兵端，不自悔悮，棄疾於某，益爲誣染，必爲之梗沮，而使之不行。是特横議相與沮撓者而已。二國之間，誤國欺君，又有甚者焉，彼間探造鑿之人，反復姦宄之徒是也。夫間探造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强此之説以取容悦，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必曰：「彼方有故，彼必亂，彼骨肉必離，彼臣子必叛，彼民思吾君，彼必慕吾化，彼之輸平也僞，彼之命使也詐，彼畏吾而爲是，彼款兵而爲是，彼不足與，吾可折箠長驅而取之矣。」聞之者必喜而必信。夫反覆姦宄之徒，尤所以誤二國而深禍本也。或得罪於北而逭死於南，或得罪於南而逭死

❶「幸」，王鏐本、四庫本作「倖」。
❷「得且」，四庫本作「其得」。

於北，一旦乘幾投會，蔽匿以進，而重爲交亂，懷鬼蜮之計，扇迎合之辭，苟可以得志，而無所不爲。奇發陰中，巧爲營惑，與夫所謂誕妄迂疎、徼功生事、偷貳苟且、自用怙亂、間探造鑿者，焰焰而飈煽，哄應而翕合。前者倡于而後者和喁，其勢可以回天轉極，挂南斗於天山，潑湖湘於瀚海，決江漢之波以洗濯天下。雖陛下神聖，特立獨行，斷然不惑，亦未能有以卻彼。經所謂然，彼則以爲不然；某方反覆其辭以自明，❶彼則倍蓰其誣以必壞；所以誤某之事，至於今日，譸張爲幻，皆此輩也。

彼誕妄者大言惑上，掇膴仕，擅榮耀而自肆矣；徼功者積勞累多，位上將，綰侯印而自得矣；偷且者容身苟簡，遠得失，持兩端而自便矣；自用者文過重怒，肆强執，安殘忍而自若矣；造鑿者取重賞，獲厚禄而自營矣；姦宄者戢羽翼，俟風飈而自喜矣。四海之内，被無窮之禍者，兵民也；二國之間，蒙迍邅之難者，某等也；九重之内，貽社稷之憂者，陛下也。抑將終從彼之言，而必爲乎？抑亦將采蒭蕘之論，舍彼而從此乎？昔富鄭公奉使契丹，謂契丹主曰：「和則利歸國家，福及百姓；不和則利歸將帥，而禍於國家。」契丹主大悟，於是定盟。蓋理到之言，不得不從也。貴朝祖宗良法美意，一主于和，維持宗社，以及于今。豈可行之外國，而不行之本國，使此輩一時得志快意，以害二國，而種無窮之憂哉？此其所以誤陛下之甚者也。非惟誤之於陛下，而又誤之於經等；非惟誤之於天下，而又誤之於後世。經所以熟數亟論，而莫能

❶「某」，四庫本作「經」。本文下同，不再出校。

已也。

經本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爲請。其後對揚之間，敷陳不一。是以即位之初，先遣信使，即命經行。入境以來，綿歷四年，凡有藴蓄，無不傾盡。經實何人，敢如此過涉猛浪，與人家國事？蓋不敢欺天，不敢欺君，不敢誤國家，不敢誤天下後世。已然之事則既備言矣，未然之事亦既先言矣，將然之事亦既亟言矣。本朝之事無不盡言也，貴朝之事無不僭言也，兩朝之事無不並言也，先朝之事無不兼言也。推本一世之利害，究竟萬世之利害，無不欲貢之貴朝，以成好事也。抑之而其氣愈厲，挫之而其志愈堅，闕之而其辭愈切。經之所以不負於國而忠於君者，惟此焉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布弭兵息民意，其餘無他蔽匿。必貴朝以爲不可，必不能從，何用置經於此？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故，梗礙牽制之由，稽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明白指陳，使天下四海知本朝之所以命使臣而欺貴朝，貴朝之所以留使人而責本朝。至若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今皆數年，長淮以北，一切事勢，必皆非曩時，通好使人，亦宜區處。或貴朝終於疑阻，已別遣使，無用經等，亦宜賜一明降。或欲與本朝校量疇昔，必決勝負，一主于戰，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乃仍自拘留，擯而不問，陳説不答，表請不報，差官不從，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寖以銷鑠，必自斃館下。經等之辱，固自遺臭，通好使人，至於如此，亦非貴朝美事，所以惶惑無聊，而又致夫此也。墜乎千仞之下，仰天而呼，高下疾徐，都所不知。過之者睨而不視，聞之者

掩耳而走，彼横議反覆之徒，必又瞰臨而下石，惟恐其不忠也。區區使人，不足忌惡，陷誤至今而猶不已，必使之死而不出，二國之民靡有孑遺，然後爲快也。夫天下之大忌，必出於所不忌。但恐貴朝之事，不在於好生之君，講信之臣，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有意慮之所不及者。

伏望陛下奮乾剛，操獨斷，以大禹之智，行其所無事，體主上之本心，閔經等之愚昧，本夫理而不徇夫勢，以天下爲度，以生民爲念，卻夫横議生事、反覆誤國之言，用夫祖宗導迎和氣愛利之道，畀經以二國之事，使經展布四體，披露一心，有以不負陛下者。今氣數將周，甲子改元，政二國迓續惟新之日也。雖誤之於始，不誤之於終。主上行之於北，陛下成之於南，經等數年之戚一旦得信，則事體仍在，釁雖積而可消，兵雖交而可弭，億萬之性命可存，挽回元氣，春動諸華，天地人神之福也。觸忤聖聽，不勝戰懼之至。秋律西成，伏願對時育物，大庇生民，允屬塵望。使臣郝經等昧死載拜上大宋皇帝闕下。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末

陵川郝先生文集後序

《詩》有韻語，《易》亦有韻語。《春秋》敘事，《書》亦爲敘事。《春秋》褒貶甚嚴，《禹貢》義例尤密。爻象章什之協比其音者，又明良喜起之濫觴者也。人言六經無文法者，非也。六經爲學者之日用飲食，然自後世之以辭章爲文者，視先秦、西京，已邈乎不可及。是故唐之初，陳子昂變六朝纖靡而爲唐之文；宋之初，歐陽永叔變五代軋茁而爲宋之文。雖若濶略於道德仁義，然於洗腐理棼之功，爲不賞矣。宋之季，與金源氏競以明經爲文，其弊至于附會蔓衍。弊極必變，則挽淳風而古之明良，亦繫乎其時與其人哉。

欽惟皇元以神武開國，聲應氣求，功能咸奮。時則有若陵川夫子郝文忠公，以雄文雅望爲中外所仰，其於五帝三王之事業，口之不置。方劇論時，四座傾屬，公亦無所推讓。會有使宋之行，館留之累歲，歲月閑永，窮經修史之暇，遂得肆力爲文。韻語則有賦、頌、歌、行、古律詩、箴、贊，敘事則有狀、疏、序、説、記、誌、論、義，蓋多儀真館中之筆也。長江大河其思也，移鼎拔山其力也，龍光牛斗其氣也，武庫之隨取隨足也。此愚所謂其時其人也。武功載定，文教鼎興，尚欲大用，而公逝矣。當時及門壽俊護襲遺藁，迄今餘五十年。延祐戊午春，集賢陳大學士上聞聖明，軫勳崇舊，嘉惠斯文，

遂繡梓行世。微臣良佐職領江廣儒學，且董役竣事，率儒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無訛矣。然不可以辭語淺陋爲解，敬述梗概，以識家傳輿誦之盛，❶幸無俾陳、歐二子專美前代，庶昭之方來云。

是年冬十月吉日，臣馮良佐頓首百拜謹識。

集外附録

陵川集序❷

明道立教之謂文，何代蔑有，其間升降隨乎運會，而顯晦因之。六經道言，無意成文，文之至也。先秦、兩漢下，由文溯道，疊更盛衰，後或弗逮夫前，變而不失其正。其人類皆媢經術，貫百氏，大放厥辭，力迴瀾倒，中流一壺。如馬、班、賈、董，韓、李、歐、曾之徒代興者，是情有各深，才非相借，雄長一時，群遂奉之爲宗；而旁出唐子，末由竄入正統。則古今一轍，援此以定，南渡、金、元之文，莫不然矣。

陵川郝伯常先生，崛起冀南，奉使不辱，中誠大節，載在《元史》。間嘗取其世論之。當干戈俶擾之秋，齊盟早渝，邾、莒不狎，寧復知有通經學古之事？先生蒙難，艱貞不夷。其明蘊釀載籍，發爲贍博宏肆之言，理性得之江漢趙復，法度得之遺山元好問，而獨申己見，左右逢源，固自有其文，

❶「盛」，原作「甚」，今據王鏐本、四庫本改。

❷本文原無，今據王鏐本補入。原文無題，今據四庫本補。

以之驂驔前哲何愧！嗣後姚氏燧、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黄氏溍、柳氏貫、歐陽氏玄、吴氏萊，咸以其文成一家言，有名元代，非先生導其先路哉？蓋作者難，識者尤不易。歷下李攀龍，創論不讀唐以後書，貌《史》、《漢》皮毛者靡然從之，以故近世遺文放失，間脱蠹口，則烟煤庋閣者多在。昔昌黎起衰八代，必俟二百年後，六一居士得舊本韓文，爲之演繹，其學始昌，他可知已。故明三數巨儒，講求復古，不以世限，往往掇拾標舉，疏通證明。若所稱牧菴、道園諸君子之書，次第昭布。

先生所著《續後漢書》，暨《易》、《春秋》内外傳、《太極演》等書，不下數百卷，俱不傳。其《文集》三十九卷，曾一刻於元。迨明武宗朝，沁水李司農叔淵官楚，復鏤諸板，江右陳司空文鳴爲之序。其本行於北，東南學士罕藏之。余願見，既久購不獲。會移知澤州，歲乙酉，纂修郡志，遍搜，得李刻全册于陵，大喜逾望，惜魯魚漫漶。訪他邑，又見一前本，似初刷者，頗明晰，較其可知，餘則姑付闕如。因歎先生之文，宜冠元儒，遭逢不偶，至宋，被留真州十六年。當時其地守臣，請與張頲、吴澄並祀，曰三賢祠，訖今不可問。陵川故里廟亦頹廢，製作迨將澌滅。此大闕軼事，忝守先生鄉，責不在我乎？檄屬鼎新其祠，爰舉前集，命刊梨以行。敢謂先生異世之桓譚，聊志私淑，且厭求者心爾。然後知處晦之必有時而顯。先生實大聲宏，光芒終不可掩，曠在易代，一遇於余，則表而出之。彼雷同剽竊，龐無一物者，即汗牛充棟，初何異水火之投。撫先生集，于是乎有感。詩文具在，卓爲諸大家後勁，固也。余覽其論兵議，及上

宋主萬言書，通達國體，指陳利害，務俾守以持重，答天心，惜民命，於和議拳拳三致意，非空言無實可比，其見超矣。經濟專門，望洋徒歎，孰云文士弗適于用哉？發微者當自得之，沾沾源流派別，又可置弗論焉。

澤州牧武進陶自悦譔。

陵川文集序❶

竊聞明道先生之令晉城也，刱建學校，擇鄉之秀俊而教育之，親爲正句讀。澤之士大夫承風嚮化，被儒服者，四野相望。逮乎金、元，其流風遺俗，日益隆茂，大儒輩出，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而加厚焉。攬今追昔，鄉校之故蹟已湮，即當日之被其化而昌明其教者，有所撰述，以微言傳後，其文詞亦不概見矣。如郝文忠公者，澤之陵川人也。其生平忠誠大節，載在史册，彪炳千古。第知其人，必讀其文章，究其軼事，以想見其爲人，聊志私淑，以慰素心耳。

甲寅春，來守濩澤，知爲郡之先賢，訪其遺集，罕有知者。在郡三年，僅于陵川諸生武氏得其藏本，家已世守，不輕假人。爰效古人抄書之例，隨閱隨録，始得全書。考公之崛起冀南，隨先人避兵許昌，既而北遷滿城。當是時，河朔之間，兵鋒充斥，黎民播遷。公克承家學，執業于鐵佛寺中，晝庇家事，夜入書堂，冠衣不釋，雒誦徹旦，如是者五年。受知於祁陽賈侯，居之萬卷樓中，而其學業益粹。故其所著詩文，閎中肆外，含英咀華，抽思逞辭，汪洋浩瀚，靡有涯涘。

❶ 本文原無，今據王鏐本補入。原文無題，今代擬。

復皆準乎聖賢之精義，而左右逢原，脗合于道。其詮釋性理諸圖說，暨五經、辨微等論，道徹天人，學該今古，更爲淵邃。蓋根柢於周、程，而獨造其微妙。且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方當南北多故，人民瘡痍，勤勤於仁民愛物之義，以感動人主，洵非託諸空言者可比。公之先世業儒，至曾叔父東軒老，以先人及明道先生之門教授鄉曲，講劘道藝，淵匯日深，得太極、先天之旨。其教後晜，以治經行己爲本。思夫紹興而後，明道之教自北而南，伊洛墜緒僅在河東，郝氏之宗師，蓋淵源有自矣。及公之奉命使宋，館留真州者十有六載，覊愁抑鬱，人不堪其憂，而處之泰然，其道益昌，其文益肆，中懷道義，有足多者。惜所著《周易》、《春秋》外傳、《續後漢書》、《原古録》、《一王雅》等書皆不傳，其《叙》載在集中，九鼎一臠，令人朶頤，索之不得，徒增浩歎。至若雁足帛書，使人異舉，臨文歎咏，迄今猶想見風姿。齧雪咽旃，節旄盡落，屬國之精誠，先後相媲美矣。遐思往蹟，能無慨然！

前者武進艾圃陶先生曾牧是邦，亦録是集去，欲爲重鋟，僅冠以序，未遂其志。後松坪王少司空，郡之鄉先哲也。勤求掌故，有志重刊，會督餉秦川，亦未竟其事。今其令嗣涵紫，好學稽古，承先人志，付諸梨棗，閲三月而告竣，裒然成帙，問序于余。嗟乎！公之文章節義，冠冕金、元，歷亘古而彌新。然時移代遷，去古日遠，鴻章傑作，其不與謏學鷇鳴同歸澌泯者，曾幾何哉！其集一刻于元，迄明再刻于楚，即今得武氏本也，魯魚亥豕，重難校讐。又得孝

廉興鈞孔君輩勤加檢閱，得成完書。因思河東文物，自古勁豪。其有企郝氏之流風，不負明道先生之遺澤，倡明實學，繼軌前賢，以復當時之盛，余忝郡守，能不登棣華之堂，而興歎羨也耶！

乾隆三年戊午初夏，澤州守錢唐朱樟序。

跋❶

余憶髫年追隨先大夫松坪府君側，論次前賢，講劘學業，即聞所稱郝文忠公者，吾澤先賢也。有文集若干卷，先大夫欲付之梨棗，以其集刻于明季正德間，沁水李叔淵先生宦鄂州，一刻于鄂。而澤之有是集，亦鄂州舊本也，魯魚帝虎，漫漶殘蝕，問之藏書之家，亦並罕有，非重梓不可。夙有是志，已鳩工集事，嗣以督餉西陲，青天運粟，其事中輟。厥後晉秩司農，薦階水部，政務賢勞，未遑及此。荏苒迄今，已廿餘年事矣。

今歲早春，以公事至郡城，謁太守朱鹿田先生，共論吾邦文獻，則首舉郝文忠公，且云購其遺集，重費經營，復言是集宜亟付雕鐫，庶不湮没。蓋以文忠公之忠誠大節，彪煒炳烺，載在史册。至其理學文詞，閎深灝博，溯源伊洛，繼軌韓歐，以文傳道，爲後賢程式。或鮮有知者，必得重梓，傳播四方，非第爲澤郡文獻之光，其有功于好學深思之士，非淺鮮矣。予恍然若失，曰：「是吾先大夫之志也！勞攘馳驅，初心未遂，非予後人之責耶？又何敢辭！」退而畀繕

❶ 本文原無，今據王鏐本補入。

書者重付剞劂，并延郡中宿學重加校勘，閱三月告竣。呈諸太守公，請弁其端，謬加獎許。是集也，先大夫之夙志存焉，誠未忍忽，捧讀之餘，非敢云克承先志，亦聊以向慕古人之著作，俾成完書，使後學之輩知有津梁，非徒藏之名山而已。他日裝潢成帙，用呈告廟，先大夫知之，庶稍慰于九京矣！

乾隆戊午夏日，高都王鏐敬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❶

《陵川集》三十九卷，《附録》一卷，❷元郝經撰。經有《續後漢書》，已著録。其生平大節，炳耀古今，而學問文章，亦具有根抵。如《太極》、《先天》諸圖説，《辨微論》數十篇，及論學諸書，皆深切著明，洞見閫奧。《周易》、《春秋》諸傳，於經術尤深。故其文雅健雄深，無宋末膚廓之習。其詩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❸與其師元好問可以雁行，不但以忠義著也。延祐五年，經門人集賢大學士郭貫請以是集與所作《續後漢書》官爲刊版，付待制趙穆、編修官蒲道源等詳定，得旨允行。卷首所載江西、中書省劄付、咨文，蓋即其事。後官版散佚，明正德丁卯，❹沁水李叔淵重刊於鄂州，❺陳鳳梧序之。康熙乙酉，武進陶自悦守澤州，得李本於州民武氏家，欲鋟木未果，僅爲製序弁

❶ 本文原無，今據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陵川集提要》補入；參見臺灣影印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陵川集》卷首。

❷ 「附録一卷」，《陵川集》書前提要無此四字。

❸ 「挺」，《陵川集》書前提要作「秀」。

❹ 「丁卯」，原作「己卯」，《陵川集》書前提要誤作「乙卯」，今據劉龍序、陳鳳梧序改。

❺ 「叔」，原作「淑」，今據《陵川集》書前提要改。

其首。乾隆戊午，鳳臺王鏐始校刊之，而摭諸書之有涉於經者，❶別爲《附録》一卷，綴之於末。其誌、傳、行狀、官誥、劄咨，及元明人原序，皆仍舊刻貫於首。今所行者，皆鏐此本云。

元史郝經傳❷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❸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葅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

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内，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

❶「而摭」至「於首」，《陵川集》書前提要無此句。

❷本文原無，王鏐本據《元史》卷一五七《郝經列傳》補入，今仍之。

❸「元裕」，當作「元裕之」，按元好問字裕之，《元史》誤。本文下同，不再出校。

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説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

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

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

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吴，隋之取陳，皆經營比佽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

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劇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

其力安得不弊乎！　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　以志則鋭，以力則强，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　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内治既舉，外禦亦備。　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　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　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　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截矣。　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　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

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　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强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　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　自澮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　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　既而爲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　爲擣虚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　爲示遠之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　皆用奇也。　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　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

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土，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嚙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

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鋭，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藴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雖有奇謀祕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爇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

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鬬，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比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

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别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内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

兵勢既振，藴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絶，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鋭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鋭？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内限絶，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虚者也。

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

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掇襄陽，絶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横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鋭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淝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黄，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强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

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争地之術異，併力一向，争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吴，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

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幸之舉乎？ 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内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强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 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

嗚呼！ 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鋭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 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内空虚，易爲遥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

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議曰：

《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强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整

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

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静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既聞凶訃，即當遣使偏告諸帥各以次退，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既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機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成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

彼既上流無虞，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鬬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濼，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

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湇、黄，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

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既渡江，不欲攻城，既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毁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翕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

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内空虚，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絶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

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搆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

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

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勑沿邊諸將毋鈔掠。經入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多不載。

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璮以書止經，經以璮書聞于朝而行。宋敗璮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翿請入國日期，不報。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户，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

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鬬，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顔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勅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

經爲人尚氣節，爲學務有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玉衡真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起家知林州，仕至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

